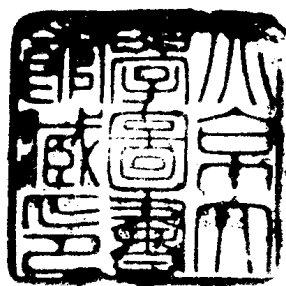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五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一五六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蠙衣生黔草二十四卷傳草二十二卷首一卷（二）

〔明〕郭子章撰

黔草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傳草許昌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黔草二十一卷》提要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卜豫弟雅似
浣溪姪立衡
蘇溪姪之琦校

詩

謁四先生祠 有序

予鄉自文信國公爲宋就義後士大夫爭以名節自砥靖難時死難者比比其尤著者予邑周紀善公是修廬陵顏沛令公伯暐及其子有爲峽江練中丞公子寧俱近在百餘里不一拜祠下非禮也會練公裔孫稿自閩歸持公集來句予序因棹小舟同練生 門人康仲揚蕭元卿等往謁四祠初入邑城謁 公祠公孫銓部如春言公存日爲予先族祖 [illegible]題復姓卷手筆稿尚存予請歸之郭爲郭氏 [illegible]圖遂下玉峽拜中丞公祠因以序文歸練生得墉公遺書并羅文恭公手筆序返棹張家灣入寺下謁顏令公祠顏係魯公後祠扁日月爭光子孫環而居之陸行至富田謁文信國公祠富田山水環洄一峯插天三獅鎮水口乃繩丞相

信不偶然因訪友人劉文光不遇遂市二小艇以
歸歸至白下友人贈予信國公北去舟中手筆詩
一幅讀之潸然因自念此行得睹文周繡三公手
蹟而文周二書謹十襲藏之笥顏公郎亦見其書
見公孫衎見公焉虛往實歸不可無紀每祠敬題
一詩以識景仰云

文信國公

乾坤可奈莫撐持歸難從容萬古悲愁血猶凝燕市草愁
雲秖逐楚江蘺憐題帶存鄒魯不美書辭屬義熙莫能
極殺風雨急酸然拭淚讀殘碑

繡中丞公

朽骨猶　君賜祠鄉喬復歸批鱗爭日烈書血帶虹飛玉
峽江逾壯金川草自輝 公有金川玉屑集 文山雲在望野色正依
依

周紀善公

人生誰不死公死獨從容江上節方潰宮墻氣正雄春苔
藏義魄秋葉吊英風愚讀遺千古相看恨未窮

顏沛縣令公父子

豈沛循良令堪憐惟世艱結纓貞匪石倡義重邛山正氣
三十卌壺盼家聲自八顏爭光堂下草染血更斑斑 路史 玄仲

兄之門顏氏逆者八路
咀讀者何祖高辛

贈顏桐栢杜史還朝

昔年錦水縮文樞竊比歐陽得二蘇 杜史兄弟聯第 曾見燕臺義
獬豸武看楚郡縛於菟豐城曾出池中劍銕柱長懸井上
符歸到承明應有問波濤夜夜滿彭湖 時江右大水公正題奏云
蛟在重淵虎在關多君函奏動　天顏直聲遙震嚴廊上
生計頻蘇水澤間經畧武庾圖陣石功勳劍閣勒銘山西
川人物流風在莫學老臣湯乞閑
顧榮攬轡道爲尊役也何緣復在門宴廁鷹揚名將席籍
通虎旅　聖王恩園林徙倚尋彭澤筋力衰殘媿馬援桃

李初蕃欣有託別離心緒欲無言
桐栢岡前老子微鶴從桐栢破烟飛西州豸史文章伯南
浦烏臺錦繡衣六合方將憑作雨五湖那得獨忘機直須
整頓乾坤後還却絲綸璽印歸

壽王養吾先生八十 玉州守從吾父梅岡里人

共羨斑衣勝紫衣八齡華髮映春暉雲車秖見元方御秋
笛長聞子晉歸鶴舞梅岡堪作馭鷗盟螺水又忘機蒲輪
[illegible]赴旌更老炯炯弧星徵少微

壽劉復菴明府八十

[illegible]縣公八諫武城賢解組歸來正十年門就更生家法迴社

從慧遂道情便爭誇醉色桃同紫獨稱閑心草又玄最是
香山堪借長傳經乆夷隸華斯浪巷弟一鶴斯亦爲學博士

贈李太易山人

桃山貢水鬱精華李耳生來不事家衣拂岫雲騰紫氣瓢
分巖瀑帶朱霞留侯却辟人間穀溥望遂乘海上槎我亦
有心參敎妙願從函谷度流沙

壽王起巖丈七十

憶昔兒童莫逆時眉溪溪上獨肩隨枌榆共里千年社歲
月同庚兩鬢絲愧我冲虛非有道多君瀟洒似王維古稀
稱壽饒行樂桂馥蘭馨笑解頤

壽康盤溪七十 雷岡

謾言兩鬢半成絲七袠古來事亦奇聖世祇應將杖授人
元更得並弧垂壇邊芝草兮真氣雪裡梅花映壽巵自是
僧淵名不忝雖娛况有綵衣兒

祝歐陽母陸太孺人六十壽詩 并序

陸太孺人宮詹歐陽瞻南先生配宗伯文莊公孫
婦也賢慧敬義飭家政如宮詹存日暨兒孫皆青
雲器軒發可待今年春秋届六十孟春二十四日
爲設帨辰予兒太孺人甥也携外孫承昇等爲壽
敬裁韵語用祝千齡

春月映冰壺春光翠水濡極星高婺女傑醞醉麻姑竹欵
慈風迴萱將瑞靄紆玉簫來鳳馭絲服見龍駒聖善應非
偶賢明原不殊雖違偕老願巳得食真娛拜舞兒曹並渭
陽慶自符

哭龍二龍三兩表兄

歸來兄弟鴈行成兩歲那堪哭二兄賴有阿戎供俎豆獨
憐伯道最傷情龍二兄無子
伯道無兒又哭孫蕭條猶與老人存不知風動摧蘭葉望
望甘溪欲斷魂

祝周司馬章南先生六十 并序

周司馬章南先生參武部之五兵贊周官之九伐
胷次蹈踰於兵甲筆端巧敵於金湯以奉 命差
還流連里中壽介六十予兒太與司馬有兒女好
乞言爲壽敬擬二詩用祝千秋因趨之北上

吉雲迢遞武華巔恭羨龍岡似輞川經世巳抒公瑾畧娛
情獨愛道州蓮朱明花氣薰蘭麝長夏鶯聲韻管絃壯志
耆齡鵬翮健誰能相伴老溪邊
歸來能渚逐浮鷗幾度周郎意味投司馬有君依日月聽
蟬容我臥林丘鐘叢西去笳方急鴨綠東頭霧未收好叩
智囊麟閣畫勳名六十正芳猷

祝張郡丞庄源先生七十并序

貴陽郡丞張庄源先生予孫昊舅氏也年未及耆巳致其事太令甫七十而太夫人尚在堂三弟競爽昊往獻詩敬攄其辭致頌焉

早辭玄冕貴爲結赤松權曲徑寒惟菊閑庭瑞有蘭舟藏吾道在世載　主恩寬更喜堂萱茂斑衣舞二難

德將年龠懋泉石寡塵氛酒憶金莖露談霏翠水雲時尋三秀草日悟五牙文獻壽子孫在榮依玉樹紛

再祝張庄源郡丞七十并序

張庄源先生壽七十予爲詩二章授昊孫祝矣姪孫時亮先生館甥也復來謁言再賡二什用祝千齡

芙蓉冉冉五雲偏中有高人善引年傲世應栽彭澤柳逃名獨種遠公蓮龍湫鳥蕩曾爲侶白鷺金牛夙有緣況是北堂清晝永萱花色映綵衣鮮

予孫祝壽渭之陽復戒阿戎獻壽章翠泉梟風枝愈茂圓荷照水日偏長崇陰芨芾天台郡蘭砌芳騰比部郎聞道希齡雙眼碧兩家子姓醉霞觴

壽章爲盧太孺人八十 臨川草廬文平用也

萱花爛熳五雲偏正是華堂啟綺筵齊祝武姥介眉壽極

星頭傍婺星懸有兒不負和熊志一朝髡坐廣文氈鵬搏九萬從肖冥　北闕恩從丹鳳傳兜毋蚤秉幽閒德媼御公姑共稱賢歲寒松柏昌世胙竹效慈風晚節堅最喜斑衣堪娟老紫瑤白鶴慶長年

聞蕘未幾遂蒙　恩旨有感

焉牛任爾呼天道豈模糊鬼國三年伐祥柯五月瀘歸來勤菽水猶自念黔巫讒口饒黃舌羊腸盡畏途三夫成市虎千里以爲鷖官舍堆書卷齋厨具荀蒲戎亭未撤柝路冠尚稽誅麟了添蛇足將軍捋虎鬚官錢還脊藏月俸辦樵蘇毋論夷齊樹諒非盜跖徒奈何將薏苡輕詆作明珠

顛有　明天子郊憐一腐儒艱苗逾七載覆䤈幾千俘祭告分　郊廟恩榮及妻孥世崇大司馬　誥代執金吾設誤說麒麟畫總歸造化爐丢人慚指摘黠鬼免揶揄愛國心偏急酬　恩志未渝萱堂雖晚奏馬齒亦桑榆巳似馮唐老徒傷賈武愚課兒導孫子努力報唐虞

挽李霖宗太師

祇請遷墨凈俄聞失老臣銅魚泣畫戟犀甲暗朱輪巫峽猿聲斷燕山鴈夢頻束芻聊以贈廻首一沾巾

共事瓛場日偏黔列地營二苗曾奏凱一跳見交情世誦歸忠傳人知司馬名真談星隕夕風劇太師榮 予苗功公預知

不敢日向公猶能放人

龍泉金侯奏最馳　恩許　并序

池陽金侯令吉龍泉三年矣離邊菊秀桑下雛嬌
桃李春融衍楊兩岡兩臺奏最　九重馳恩百里
覺試昆飛二親范沐驚誥邑丞陳君奇謀邑簿褚
君積邑尉張君元覺相率請予句言為賀漫綴洗
韻丕顯　明綸五柳長榮更覺賢聲逾茂九芝之函
下行看　帝澤日新

玉泉春滿縣花開高第遥聞課最四單父琴彈逢宓子武
城人得是澹臺　龍綸五色從天下鳳誥雙飛映日來螺

浦鶴池千里隔白雲重望首徘徊
數載歸來岸幅巾蓮花峯下濬相親芙蓉秋甫人如玉桃
李江城縣自春光是一堂雙鶴髮相將百歲老龍鱗今公
九萬鵬程遠犀軸牙緋逐處新

贈少宰劉幼安先生赴　召三首

幾載匡廬卧白雲　廟廊側席正殷殷李斗未解誰爲政
洛蜀將成孰漁羣盡説封章留禁掖空餘俊彦老江濱持
危須仗經綸手好把忠謨翊　聖君
書來出處費商量幾望劍江煥斗光一壑一丘聊自媚
九重九成行君航慶雲未許棲消浦法雨還應遍大光受

道人情多險巇舟楫倫當郎平康

豫章相業重規隨宜正之間似者誰宜德楊文貞正統彭文憲皆豫章名相
誠斯自能廻主眷心清久已畏人知傳經濟濟成槐市應
制雍雍侍鳳池顧我縣與今尚晚松風蘿月足棲遲

九日送張封君還雲間

相君人豪望不孤臺前綵鳳已鳴梧五雲正奏龍黄課九
日偏沾雨露濡路滿棠陰征憶濕衙餘草色舞衣娱從茲
歷盡中書考歲歲鸞封下海隅時公就養五雲逕松江故云

壽劉光禄章原先生八十詩　并序

五雲西郭劉氏自司寇方伯端毅司空諸公以來

奕世尊顯光禄章原端毅公令孫也蚤謝進賢歸
課諸子翩翩鳳毛而家姪平陽令道隆叔濟州太
守子維垣銀臺楊武東先生孫嘉穀皆公快婿穀
又予門人也乞予韻語爲公壽敬賦近體用祝遐
齡

五雲聚處擁三台世業韋平久見推喉舌摩霄光太乙清
規照水映蓬萊年逢消息璜應釣日涉陶園句更裁遶膝
兒孫堪媚老共襟江上紫崔嵬

九日登忠孝寺藏經閣

藏經高閣接天池飈起纓冠不自持却笑山僧饒短髪倚

[illegible]一任八風吹

九日送尹以極潘司理入蜀

捲[illegible]雖此宦苦卑天高霜重去何之東籬促別陶元亮錦
里還尋杜拾遺古棧雲連迷鴈杳陣圖江遠棹舟遲蜀中
[illegible]弟如相問習得[illegible][illegible]寄之

新忠孝寺送李自得北上

自社新林喜漸成那堪此地別同盟漫呼剩盞來人境幾
見荷衣入　帝京野鶴月明高鳥意沙鷗故識遠遊情獨
憐吟賞江山趣不比奔[illegible][illegible]利名

武都雙烈詩并序

萬曆乙未冬綿竹劉叔慶先生以宣城博士攝縣
化令返棹漢江夜半盜索槖中裝無所得語侵其
妻曹孺人遂抱嬰兒投之江而女瓊姐年甫十四
亦以身殉並瘞魚腹噫嘻烈矣豈真曹娥苗裔耶
已仲子守烈領賢書謁罷泣訴兩臺以聞於　朝
天子從其請詔旌雙烈令仲子[illegible]甫辭奏敢役貺
恩兩尊人而伯季皆負青雲器則天所以玉成貞
烈寢昌胤嗣者大矣乃仲子孺慕愀然日見於色
予兒太陵赴試白門從蘭水歸手雙烈傳句予詩
紀之且仲子見李皆予督學西蜀時所取士誼不
容辭遂賦八絶

萬里相從樂宦遊那知難起漢江頭貞魂一夕隨波去擬
共曹娥千載遊

滄江三女似相招白璧雙沉楚澤遙自是巫峯靈氣在於
今猶傍九疑椒

有子長含菽水悲鹿鳴歌罷淚枯時明朝一疏　天顏動
玉藻應懸幼婦碑

蜀國三貞石不磨關關黃鳥並堪歌江心夜夜微風起泣
向夔門逐逝波

峨眉月度楚江天嬿美堪輝子政編太乙家聲原不偶雲

霄快覩鳳毛鮮

石鏡山精事有無臨邛女子陋當壚何如劉氏雙貞女明
月秋江照玉壺

阿毋氷心鐵作肝瓊姑伴毋烈風寒泉臺叠拜君王寵耿
耿雙靈鬱芷蘭

屈子沈江恨汨羅君山湘水鬱嵯峨堪憐賢姊歸來後應
挽曹家棹夕波

臨陽郭符霞司理考績將署泰萬二邑篆賦贈

漢庭司李獨推賢炯炯乎星傍斗躔兩邑謳歌雙鶴舞三
春卧治五雲鮮霞飛玉笥明花綬月朗金川對法筵積奏

應徵高第入吾家故事築臺縣

雙旌似結幔亭雲幾度春行看曉耘一念平反稀牒吏三

竟清簡領神君賢聲已識廣冠蓋異政偏從鄭錦聞最兩

湖西棠陰滿依依歌舞樂南薰

清閒疏散寄一官贏得公餘身自安共說神明方孔狄誰

知詩酒擬蘇韓驅車鷗閣夜偏過歇馬梅巖春可看　聖

世于今招吏隱吏書早已借鵷鸞

祥刑到處挹春風舉最行誇第一功郡內幾年勞展驥江

邊兩地看飛雄司勳牘奏明光動如綍恩沾雨露濃入道

汾陽多歷考臨陽正與令公同

延兒四十未仕詩以問之

四十強而仕爾年正及時將無沽待價畢竟拙求知龍蠖

元同轍鵾鵬非兩岐此中真意解即是可男兒

我年七十一強半走天涯悔別青山早歸來白下遲二姑

留作伴五老日相隨爾意能如我斯文亦在茲

汾陽功就後甲第遍長安嗟我歸荒落共兒覓考槃息機

依佛榻成道問漁竿並蔡碑何在誰人仔細看

鄱湖方奏捷役役向田州予幸歸三徑鷗盟勝五侯廬陵

多孺子文水老莊周林下饒師友吾兒正可求

癸丑端陽

一住荏苒端陽節屈指蹉跎七十年短褐長竿煙雨足听

兒簫鼓戲龍船

朝看林光紅吐日夕連水氣白成烟池荷的的擡龍渚鷗

鳥翩翩繞釣船

歸自八番學種田寂歷端陽又五年芳草茸茸迷野色翠

蘿繳繳擁江煙

九節紫蒲低水檻五絲角黍繫江船汨羅澤畔清風老贏

得人呼水謫仙

夜郎當日動天誅六月功成五月瀘歸去紫瑶看鶴舞朋

前不用著靈符

喜把蒲觴與客傳主賓忘卻醉如仙清齋一局堪消夏集

福何如集絲年

嘉辰每在宦遊逢浴罷蘭湯興便濃翻憶半生辛苦事林

巒此日更心鬆

鬭草紛紛鬧里兒縱然蓄艾病多隨田更也羨天中節過

我猶談竹馬時

贈曾參軍魯齋并祝其年

曾參軍學孔永豐宗聖裔也思繩祖德以魯名齋

予昔奉　命討夜郎參軍來參幕議凱奏膺恩眷

比予歸養參軍往來山中臨池討論惟甚洽也且

有同庚之雅敬賦小詩爲祝

世外交情幾見真夫君過我往來頻揮毫盡是煙霞色把酒偏酣薜荔春范蠡舟中惟爾在陶潛社裏許誰親同庚共老還同里携手雲山作近隣

追憶下驛宗叔愛蘭先生有作

五雲亭下紫莖殘九畹清風萬古看秀色還稱王者瑞芳菲偏結美人懽蕙樓垂葉思平子玉樹緑階憶謝安郄羨吾宗多彥士百年身後頌芝蘭

曾毋鄭孺人六十

相夫遺愛楚江濱翟茀偏優女德醇錦帨光搖慈竹勁絳

河色映瑞萱新由來綵服堪娛老那羨玄姬問食真婺女星高南極金酬歌魯頌祝長春

壽於潛尉叔八十 時嘉平十七日

東山歸臥髩成絲絕似安玄共奕時早起江頭尋舊艇夜深燭下弄殘碁寺饒楊柳連蓬閣園勝池塘浸竹籬石柱山前碑尚在八十杖朝更有誰 叔曾爲於潛尉有善政故云

吾家八十壽莊椿吾父弟兄四皓倫獨有潛州忘寂寞似於天目遇仙真山川澄淨初經臘草木暄妍正遇春林下阿戎來拜舞園池鷗鳥互相親

劉約我先生七十賦祝二章

德星南極金炯炯騖江濱服食山中相風流刻帅倫令迎丘長節學逸鄭玄身望氣知書就閒亭問字頻市朝原太隱泉石見斯人霧豹偏從蟄雲龍豈易馴秋高青桂老露濯紫芝新薜荔垂門長得無礙轍輪

和璧終難售行藏道自殊青山知己在白雪和人孤偉矣高三顧居然長五湖爲園招武姚下榻礙文儒此日金商度清溪玉露濡壽杯衣競綵仙會履皆朱善意延年過眞心奠石娛隱淪元子驥事業屬神駒

贈別王彬吾太學

美人溪上醉巳云三度月世事縱可談疇能渝理窟笑我

白雲怡青山增傲骨堯日忘圭肩一爐自黔靜記別武夷時巒巖事征伐求無負　天子歸來繁華髮廻首越王石宿徑紊濱渤胡爲廑尸祝猶時覘山碣相知千古前河汾惟未歇豈意遂別離驪歌不成發

贈王用之用之太傳文端公玄孫

卓哉太傳孫縱橫輞川筆貌我五色箋威儀何佖佖　天子加殊恩魚龍穿瑞靄二足快騰躍兩翼更猴猴彷髴麟與麒鯤鯢何足匹而予謹儀貌毫髮無一失傳示我雲仍朝夕仰月日珍重藏玉笥如綸亦如綍

廣譬悟詩 慈受深禪師作華屋譬悟詩蓮池禪師以衣食羸足之予爲廣之作廣譬悟詩

曲肱有餘樂所志何足憂孔林配三五孟廟卑王侯梵宇
雖莊嚴雲霞自爽猶不知爾何人歌舞十二樓 右宮室
志士貴令聞誰顧衣文繡光被蓋聞闇其心搜宇宙[illegible]
未足華藍縷不為皺不知爾何人沐猴而冠袖 右衣服
廣庭陳滌器殷勤尚渾樸苟可實尊俎何必營雕斲[illegible]
聊自適瓢簞當罍足不知爾何人[illegible]象而杯玉 右器皿
生即五鼎食得之貴以道所念在道腴寧必論葷[illegible]濃
以為戒苦淡以為實不知爾何人[illegible]食[illegible]飽 右飲食

建平向簡可明府[illegible]贈一首 五十二

世宦馮亭耀家聲自在節鉞成三輔最賦叙[illegible]雍雄
惟何劇栖鸞材可儀惠風桐納遍環觀[illegible]
百里桑麻色何奈種秋榮花隨民吏滿淵比使君清績奏
輝南斗文雄副上京 璽書徵卑典[illegible]銅卷名

龍洲雅會詩 并序

孟連洙年文填撫破雨蕃不使偕同年彭方伯化
中王京兆元卿握手龍洲時孟丈齡七十有八化
中七十有三元卿七十有二予七十有一合之幾
三百歲敬賦四首用文潞公同甲會詩韻

歲稱三百同門客宴罷曲江四十年星聚有賢干太史雲[illegible]
謨不老作神仙大君貢水知懸樹我材洪嚴共拍肩緬想
潞公居洛日孤今應作兩圖傳
稱齡共羨弟昆賢況是同登辛未年 彭祖孟軻原一道王
喬郭璞命遊仙凌空踏月堪乘興入定坐雲偏袒肩江畔
兒童惟笑語商於四皓又爭傳
谷生顧聖書縣何幸虔南遂有年 劍合多聞方外語杯
行未許洛中仙阿東鄒魯原同社嶺北勳名敢比肩仲子
滕前誰不羨七篇世業自家傳 孟仲子隨事中丞舟中故云
潞公九十稱旭召兄少潞公十二年正擬貴為天下宰不
妨長作地行仙 聖明側席須披膽世界橫挑硬着肩早
晚餘皇趨白鷺離觴此處更堪傳

附文潞公原韻

文潞公居洛日年七十八同時中散大夫程珦朝議大
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皆七十八嘗為同
甲之會各賦詩潞公詩曰四人三百二十歲況是同生
甲午年占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亹亹
風生席素髮蕭蕭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
畫圖傳

贈劉達生遷國子博士 并序

吉盾文劉達生由名進士宰三河以航髒忤特旨
振鐸青原士瞿然顧化萬曆壬子大比達生[illegible]

黔南所遇五十二為吉人則甦生有造吾吉豈非
夙緣今擢博士入成均積冒黎四門之解維文載
五業之授入則森禮樂議威儀出則安社稷行風
俗達生異日可咄嗟辦者茲去吉州諸生悵悵若
失五雲劉生告於黎子弟姪子發九皋兒孫太陵
昊等乞予言以佐驪駒之歌
歌驪正值一陽春去去長安近紫宸未論邅迴見影在曾
將蹀躞駿圖陳經傳自合燃藜杖官冷何妨嘆汲薪賦就
雕雲池上繞環橋快聽誦絃新
送蕭大美表姪司李入閩

共羨安玄恩寵頻多君司李向南閩少師相業金鑾舊駕
部清名武姥新坐嘯鶴山門似水風迴赤海頌如春九仙
相見應相問願借丹霞壯白綸時大美叔應徵同擢司李太原故云
韓柱史晶字公祖還朝賦贈二首 甲
樓登帝子樂為春筆閃匡廬帶楚新一夕光搖龍劍動三
江秋肅路車轔名高泰北繩家學謀寝淮南見直臣便道
扮榆皆勝事天門靄靄氣逾真
繡斧稜稜入漢京福星遥笠法[illegible]萬里驄爭避藻
鬱三臺鳳自鳴列栢原高前席詣甘棠猶傍別筵榮荊州
識後天還二牍有光輝抑耦耕

劉文垣太學七十賦祝文垣名汝爵艮方人
烟鎖軒居翠作闌晴風暖川五雲飛三千世外閑棋局十
八灘頭穩釣磯綠服斕斑當供奕掩映滿書幃龍鍾
老我同稀壽共約赤松結羽衣
太學當年千里馨抱經有意躡天根歸蛇歲月依彭蠡荏
苒江山卧白雲異治寒通青藜火棐牀暗護紫芝紋趨庭
獨羨劉公幹不數黃初侍魏文公有子士楨字吉侯從予遊故云
陳生時獻歸嶺南賦別時獻先師海山先生孫也
夫子當年水鑑殊長文猶是日南珠九苞威鳳鳴霄漢千
里驊騮出海禺大庾嶺邊芳草合羅浮山外白雲孤相逢

莫恨旋相別異日還看展壯圖
八 涂印玄書來六祖後尚虛七祖衆以相易賦此為謝
曹溪一徑到層溪直指明心路不迷誰似印玄深愛我却
將七祖漫相期
贈馮都閫濟之
十載兵戈老八番膽嘗薪卧向誰言寸今羸得俱衰白握
手猶談報主恩
君自七閩入故園我從赤水返青原馮唐九十猶超召莫
學龐公守鹿門
寄謝建州水犀林仙女祠

綽約懷仙府松筠夾逕深高棋瑤珮響王册玉樓陰雨過
泉添澗風飄磬出岑兒孫俱長大何以報犀林

中秋入螺川金牛寺晤劉明自京兆別後贈詩次韻
以畬并簡青原同會諸公

別來高卧白雲深蘭氣猶然穪樹林彦入庾樓餞桂醑歌
傳郢雪響松陰遺民悟得無生訣郭泰空懷有道心勝會
青原應此日憐予百里想徽音

金牛白鷺薜蘿深把臂相將共入林坐聚清言娛永日起
看空翠落輕陰千章灌木開中趣一片招提物外心京兆
風流兼大雅杖頭藜火是知音

侍曾金簡鄒南皐兩先生臨喜思寺衆贈以詩漫
次來韻

聯翩祇苑慧雲深性相如如總出林雨逐仙郎花欲墜山
當台宿畫垂陰能輸色是浮空碧鳳釆光連共說心已向
枌榆歌郢調迦陵忽送雅和音

劉明自京兆詩

郭青翁枉教金牛寺同社畢至敬賦此呈謝

滄洲葭菼紺宮深秋遠偏宜水月林司馬風規開洛社
子猷朋誼下山陰江湖憂國看霜鬢魚鳥親人會素心
寂是空宵能說法可將鞭影示希音

是日鄒爾瞻羅公廓曾舜徵三兄偕升復集雪山禪
刹舜徵詩先成升復次前韻

涓涓秋浦水雲深水上雙山翊茂林臺院參差通遠覽
薜蘿迢遞結層陰喜携謝朓驚人句選問覺王出世心
況有羣公同勝刹空中齊發海潮音

鄙作述懷

憂斷浮名歲復深年來蹤跡半叢林尊前自喜如吳會
機灌何能負漢陰方外風烟黄葉寺社中朋舊白雲心
秋高正劇招尋屐山響泉聲有梵音

曾金簡儀部詩

甲寅秋七月既望大司馬青螺郭公大光祿淳寰劉
公大京兆明自劉公給諫匡湖文銓部南皐鄒文偕
余集金牛雪山二寺次明自公韻

羣公偶集梵宮深入道風流似竹林秋轉螺川爲赤壁
杯浮鷺渚作山陰放開礎石持綸手證入蓮花不染心
假使吾曹當白社翻愁洛下少知音

共對雲山意味深還[illegible]復入禪林車穿花逕沾秋色
座徙蒲團及暮陰杯酒未忘當世慮江湄應見老臣心
暫依僧舍親玄論里耳何由接大音

同南臯鄒年丈隨喜大司馬靑螺郭公忠孝禪林閣

歲次韻

迢迢寶刹水雲深龍藏恩須出禁林菊徑花飛隨竹杖桂叢香滿度槐陰談空碣石超三界默契維摩不二心幸附仙舟登彼岸風鈴同聽百千音

西昌淨土隔溪深寶笈瑯函映竹林香接令公煙黛閣鶴鳴白傅柳池陰閑經如對蓼莪詠捧勑常懸魏闕心賜養便登安養國法臣羣繞法王音

鄒南臯銓部詩

忠孝寺訪青翁大司馬次韻

無奈懐人感慨深扁舟乘興訪東林孤燈炯炯明初地十畝閑閑蔽緑陰經世已酬出世志買山還了住山心壯猷元老如公幾佇覩追鋒需玉音

人生獨有此緣深可是風流在竹林石解點頭聆妙法風能施手掃晴陰空中鏤影三提秉炎裏開蓮一證心曲到無絃誰解和祇餘流水自知音

挽張中丞名川先生二首并序

予平播後留黔十年始歸養與金谿胡中丞公瑞芝代胡公四年遷司空與新建張中丞公名川代黔苦國前後昇予維桑維桑人甚苦予三人而張公討寇與其夫人並以身殉則苦之苦者胡公

告未　俞在里擬共泛舟弔張公予竟以老不任舟不得往黔劉鎮撫范和歸張公櫬入新建過白下出張公遺勑藁示予公未得子勑猶子爲嗣予讀之欷然因謝劉生而哭公以詩

侍郎鴟竊十餘年仗鉞猶然愧兩賢詎意闌西翔大鳥誰知劍浦泣龍泉兇除道上爭歌凱星隕營中欲問天擬共康侯攀隴樹翻憐潦倒未同船

西風木落大江湄痛哭西南粤石移天意無知殘佾道文山猶子是家兒魂歸鐵柱悲蒿里淚墮莽柯擬峴碑王柄

寂寞門客散劉生生死不相離

再哭張名川五首

詔起東山鐵騎來蠻苗穴掃淨無埃朝傳露布　天顏動夕奏邪堪鵩鳥哀

短旐蕭蕭泣夜郎白雲秋色滿龍場弔車莫道邊壃苦貌入麒麟朽骨香

紫殿推高翊漢才渡瀘奇策更相催何如歲運非辰巳悵望龍沙土一坏

楚闕棠樹口碑纏峴石題來鐫暮烟千古中郎雖有恨醉吟猶子業堪傳

[illegible]返二蕭臺豈是仙緣地下催當日鳳前[illegible]
紛天上玉棺來

題慈節流芳卷 內姪蕭生相母

一片貞心秋水鮮未亡人影弔燈前銜悲不惑雕牆口秪
為宗祊寂可憐
軋軋機聲課二難蕭蕭璧室月華寒遥知両土淋漓血彷
彿玉娥承耳盤

劉武畧冽溪七十 并序

冽溪劉君予鄉沙村百川先生宗胤學録公聞孫
也身隱田埜資富能訓嘗從予受播授武畧秩昜

二子建明廷賢貢青雲器予兄京之子孔書倩于
賢君以嘉平踰七十叨倚玉樹賦詩為祝

沙溪偏映日光熙紫綬拋來白鳥知閒醉竹林饒傲骨静
吟梅塢愜清脾庭當嶺巘人爭頌砌舞萊衣壽可為最是
天苞家慶賸遺民蓮社羽堪儀

壽謝鳳竹傅士八十

看看童丱聚論文邇爾芳漁渭水濱白社談來松作塵黃
綺食罷鶴為羣風廻翠玉池芹懋日映斑斕庭樹芬顏貌
渥丹機盡洗幾多人世事堪聞

登三顧山有懐蕭清節先生

一派清流盧石玄遊人尚說釣龍年雲將壁翠橫曹桒月
挾驪珠煥手渥萬壑松風鶯夢斷滿林夜雨鶴聲連春秋
辯授奇男子師弟勛名冰玉然

徐節母楊太夫人壽六十賦祝二首 并序

徐母楊太夫人五雲南高令公尊慈也太夫人年
未三十稱未亡人和丸課三子皆負青雲器南高
方九齡服行母訓成進士高等出令萬安百里借
重三異頻書知公琰之名高討曾恭之勳懋太夫
人當有異數乙卯仲春壽躋六十予兒孫延太陵
昊句言為壽敬賦二章用祝千齡

曾從玄女授牙真錦幌權逢六十辰竹母韻廻孫月炯栢
舟光帶五雲新鸞庭謙敉因丸膽鳳闕恩馳不老身况有
鶯聲堪佐酒綵衣偏弄杏園春
蘋風曉送絳河津王母庭前舞石麟十八灘頭南極燦三
千世界北堂春共萱草年年緑更喜桃花樹樹新鳳集
左[illegible]今已[illegible]蠡湖處許漾絲綸

贈新建馬劬思明府考績

西山[illegible]借白[illegible][illegible]義麻兩地偏宜入澹臺閒似水樓
登帝子更憐仙蹟聲已識恭名嗣漢殿還看賈席前遥望
五雲鳧影動儒宗扶德定堪傳

春日送張子進自吉州教諭奨門

載舟携酒別儒宗十幅輕帆處處通已美金牛沾化雨還
看玉壘醉春風鶯啼嫩柳浮新翠燕接飛花帶淺紅歸夫
諸生如問我天池頂上一漁翁儒宗張禹以儒宗爲相位

挽劉文垣太學二首

歸來龍渚故人稀約買青山種蕨薇兆十能飛空入夢心
隨鷗鷺澹忘機那知松徑迷雲去不向茅堂帶月歸聞道
玄廬今已築蒼蒼老栢倚斜暉

十里松區翠作圍遥看鬱鬱正依依濃含宿草晴如滴亂
濕山雲曉不飛匣劍相隨沉宿渚牙籤仍舊滿書帷枕中
鴻寶忻有託天禄杖頭夕照輝文垣有子士龍能讀父書從事遊

春日同蕭靚我郡丞集龍洲寄壽陳望洲太守

歸來龍渚拂垂楊幾度思君在夜郎夷落千山煩葛亮相
門五世見元方祥雲映日銅人曉春色臨階玉樹長屈指
誕辰身未老佇看勳業耀旂常

扮榆巷裏接朱陳共事西陲笑語頻魏笏傳暑繩祖武謝
蘭得鳳足開人兵戈授丹心炯撫字勞勞白髮新獨有
龍洲洲上客霞觴遥害萬年春

保昌翟令公奏最賦贈二首有序

郡邑翟公鑑實出宰保昌三年奏最應有殊擢表

姪曾主簿籌介張丞汝聽周尉測乞言爲賀漫題
二章以致則望之意云

雄州鳥舄影飛自華山來清飲凌江水白鮮庾嶺梅牛刀
觀異政驥足踐中臺潇濆明光奏丹書出紫台

廷尉流光遠翟公有令名玉亭蓮已白合浦珠還生一札
從天下三年報政成殷勤懷上策早晚謁承明

康母劉孺人七十壽詩并序

劉孺人出荷山著姓嬪吾友康高行先生共隱如乙
賓賑饑恤孤昇于其化老而嗜佛逾謹朂三子諸
孫卓然有成郝法潘輿信有徵矣今壽介七袠敬

賦詩以祝之

內德徵中壘賢明壽可爲極星高寶婺仙醞獅琖池愛日
萱爭媚流風竹共慈雖違偕老願堪結淨因期寂寂心珠
炯融融膽教垂孚孤貧不厭隣媼食同嬉郝法慇相朂潘
輿樂更育已齊鳩木咏還進鳳笙詞競致長生祝桃顏闘
有儀

周司馬如春武岡新第落成賦賀

舉岡佳氣武岡移炯炯蓮開碧玉池已勝載書三十乘蔡
然應逝半千期測游[illegible]偏尋趣客入玄亭祇問奇莫道
漁樵生計好佇看 丹詔羅門楣

共推忠孝一門奇館闡宗文慶自垂奎聚二華龍暫臥情
留八詠鳳堪儀（令祖紀善公有樂園八詠）庭前玉樹干雲秀洞裏瑤編
帶月窺幾度訪君講道後忽聞淸籟拂松枝

贈陳堪輿龍川

一壺長貯石藍鮮六吉明來性所便名苦徧尋方外秘華
山尤覓筒中玄春熙勦渚停游艇兎烏護園椿自引年携手
便看雙眼碧壽觴蒲酒更陶然

齊國華宗侯壽六十賦祝

英藩名譽盛簪晃推華年鍾阜來佳氣鳳臺生紫烟梁驂
振瑀珮周屛陳瓊筵列胄爭薦醴蓍公咸頌慶宮槐联瑞

日禁揶拂晴天奇文黃絹碣高調白雲篇史籀指間落張
旲筆底眠超超名理窟亹亹箇中玄銀榜集詞伯金罍呼
酒禪聊將展燕戲笑把石羊牽誕毋還冊聖淮王服食仙
海山不足羨厥品等期佺

劉明自先生七袠侍郎陳生楚材爲告壽期賦祝四
首

五百輿名世才華又建安偶思三笑侶應解兩梁冠玉行
徵庭秀金牛坐夜闌勉旃爲壽意瑤水月㦬懽
曳履今何待縣輿老自垂世情尤易促公望繫安危恣意
雲千頃浮名酒一卮乙藜家學迥應屬綵衣兒

北窓眠一老南極爍三垣本是天苞慶尤多洛社英有詩
娛子美何事到康成 聖主惟求舊靑原暫執盟
賜養予先得今歸豈復狂鳳游曾 帝里龍卧在神岡北
闕心猶炯西池信自將遺民世不乏歸矣會靈光

再壽劉明自京兆七十用原韻

三山東望海雲深遥映當堦玉樹林香藹菖蒲淸几畔影
搖松竹滿堂陰天台夙世尋仙迹京兆平生濟代心 聖
主祇今求舊急壽筵開處有 綸音（誕辰在五月）

又

與君白首締盟深幾度追攀訪道林貝葉共探函藏裏蓮

華同證塔輪陰乍拋朱紱看山色盡拂紅塵出世心 照席
氷桃紛似錦雲暖將送鳳鸞音

苦旱

女魃爲憂赤日偏穗垂南畝火雲連靈湫急款桐魚禱大
地那看石燕翩凉入北窓難並傲厲紛西社最堪憐蕭條
歲歲呼庚癸此際窮愁欲問天

送張郡博蔡銘先生入閩

幾年桃水育英材此度延津劒氣廻荷詔尚遲方朔召談
經爭羨鄭虔來香餘首宿書堪就藻溢芹泮詠自裁別駕
流風今未遠驪珠收盡越王臺（公尊人曾爲福州別駕）

李泰華郡丞入　覲賦贈（郡丞名雲階泉州人）

坐靡青原郡胸殘紫帽雲清吟亞供奉白鹿伴劉君報
國心逾壯朝　天寵自紛一囊何所贈丹衷有遺芬
杯水送君行螺川政共清路碑醫菜色泥軾愛棠棠似快
雲霄步尤多風月情寄云知己者已遂白鷗盟

蕭節母曾孺人六十壽詩并序

節母曾孺人學士松臞先生孫女也嬪于内弟汝
迪年未三十稱未亡人一意植孤如京比京從子
討播奏凱　賜誥賜衣授官鎮撫母德懋矣茲届
六袠子兒孫同京齊舞膝下屬予一言以祝

紫烟朝遜鳳皇山絲帨俄縣三戊間壹意立孤甘髩白百
年爲壽　賜衣斑慈風祖竹堪娛老瑞靄桐孫足駐顏何
論食真玄女授素珠齋室日偏閑

贈別羅敬叔山人并寄徐念吾司空

南州才子忽相逢徑裡荒蕪畏客蹤麥筆秀分天子障游
囊雲自老人峰秋歸洞口嘶行馬月滿湖頭疋釣龍知己
獨憐千里隔何時三咲虎溪鐘

送羅允所賡文之新建

龍沙高於城江西出聖人聖人不時有賢士亦詵詵吾友
羅豫章讀書極苦辛晩年得一官却脚雙劍津學宗洙泗
老歌[illegible]舞雩春無羨玄纁肯無嗟賡文貧三載教成後擕
傳入成均南窓忘年友廻首望松筠

送楊邦隆孝廉北上

把酒澄江上龍光煥斗躔向來投璞意此去染金年父鵠
千秋烈神駒萬里騫一經還世業纘瑞相門偏

趙和甫過訪山中別去以詩見贈次韻奉酬時上春
官并致期望之意

幾年荒徑謝交游一夕扁舟過子猷文自鬱蒸曾吐鳳氣
因酣戰直連牛行將綵筆塀頭對不盡青雲足下浮高調
急催驚老眠既汾事業亦宜休（來詩有既知汾封事未休之句故云）

附趙和甫來詩

湖嶽精靈開上游翛然邦憲壯全猷勳垂荒徼歸司馬
書著名山仗執牛霄外風雲翔物望夜中星斗燭天浮
莫嫌盟草堪龍卧既知汾封事未休

龍陂蕭氏重建宏遠堂賦賀并序

龍陂令尹松淵公尚書寅庵公從子也昔建宏遠
堂於祠之傍今諸孫攻而新之彌甥郭復明等
乞言爲賀予賦七言律落之

遷勝依然令尹標美哉輪奐地千秋郁侯峻業驅泰鹿頭
[illegible]高風[illegible]游[illegible][illegible]巘聚合簾外聳梧岡拖碧座中浮司空

朝相佩環湖水共濤故人如有問垂白學無生

祇合二首　存

十載夜郎逐急湍歸來兒女話團欒時平朋却刳鯨手祇合江南把釣竿

病後日尋本草經饑來兀坐子雲亭百年生計渾蕭索祇合山中採茯苓

祝鄒母趙宜人七十

宮洗歸來對孟光武功雙隱醉瓊漿星瞻婺女輝螺鷲酒進麻姑叶鳳皇慈竹正舒慈日麗瑞萱偏引瑞雲香嶧陽世澤瀘江遠競祝齊眉壽社長

大水後爾瞻夫有詩却寄步韻二首　八民

論兵十載鬢雙華五日飛濤更可嗟最恨層城堪鬼窟誰將一粒飯胡麻較入夜喧聲爲沼龍女春還有幾家叢罷來詩堪痛哭森森王樹庇蒹葭

強持蒲釀壯容華歲運逢辰可怨嗟淫雨一枝尤散梗灌城千尺足漚麻郊荒淚盡災生魃火劫愁深厲蒲家（時水後郡中火旱病疫四起）人世已憐流共險重勞新句咏蒹葭

爾瞻來詩嗟跎鄉井送年華荏苒流光倍可嗟老去方知安稼圃時違始解識桑麻愁聞東魯民相食忍見西江水是家鴻鴈嗷嗷沙際度況逢道路湳蒹葭

庚洗五知兩公祖枉顧山中賦謝

遊兩旌還白露秋龍江紫氣護鳴騶翩翩父子祁軍肩嬌嬌入倫洗隱侯顧盼草衣終綣鳥咲談松塵不驚鷗庚星雙炯螺川上得遂逍遥伴釣舟

祝顧母王夫人七十（顧錦衣所建母）

璧月鏡中懸冰壼訶壽筵短機宮錦織廣被閫馨傳桂子堪娛日萱花不記年家聲元憲舊彤管德逾鮮

顧侯開世緣　君寵一門新頭獨違偕老閑帷結淨因崔郎權以著高毋頌乎仁共祝長安日子孫步後塵（孫昊備貞錦衣）

萬安徐令公更督豐城賦贈　并序

毗陵徐侯南扃先生以名進士出宰五雲澤于理道洞於民隱……兵兩臺以蟻封不足展驥請于　朝侯飭江士民雖乞侯弗遂而猶喜曰河潤百里霑濡千里雲劍介在一隅猶只也侯且行矣同諸鄉紳祖于鷺洲上各贈一詩而以瑞雲環斗題篇云

翠擁夫容下九芝翩翩家學石麟姿爭看一犢留淮日恰喜雙龍煥斗時雲掠吉江聚共溥秋高華月衡相思災廻水旱功尤劇會有純忠結　主知

祝鍾半愚太醫七十

丰慧丰慧本志機白下龍江度牖飛刼羨上池長洗藥兒

蓮飲水亦應肥

流水高山遇子期玉華嶺下結茅㳉隣兒早晩來尋藥只

認門前有紫芝

表弟蕭廷宰七十詩并序

予姑氏適皇岡蕭石亭翁舉三子今獨存表弟廷

宰時共談咲宰少予四歲今冬壽躋七袠兒孫遶

膝下敬賦小詩以佐舞斑

毋訓標來母族芬幾廻談吐鳳岡雲縣弧正值梅花放進

酒還歌桂樹紛閑坐隱囊玄鶴舞靜携吟杖白鷗群今朝

漫憶吾兒弟共斵松脂猶有君

曾懷宇六十壽詩并序

曾君懷宇門人東昇父也居桂林里儒雅有聲父

傅士南源昔與予同講業嚳宮南源病君宵衣御

牀下者三載病乃瘳三事後母咸得懽心族太保

見臺公脩曾氏譜倚任三懷宇獨摯每遇咸侵能

以其餘周急今年二月八日春秋躋六十予從子

孔常爲隱君館甥携兒漢同四郎君舞班庭下因

屬予詩以祝春祺

芳䖍日三省華衍桂林里咄咄未逢時行行自遂累豪吟

[illegible]爲冠塵不染城市養志兼疾瘳因[illegible]懽何已宗盟崇[illegible]

[illegible]太保能相倚一朝悲澤[illegible]歲忘呼庚癸象賢老可娛緑

[illegible]含兒齒酌以[illegible]酒百花前玳履

吉水温侯青徵先生考績賦贈

撫摩三載冠諸城邑有譫臺政有聲佽美武原倉盡散更

看文字水同清簾垂旭日公餘興綏柒春花吏隱情風俗

鷺洲能共美何人堪並太真名

王令公心軸先生考績賦贈并序

王侯以靈川名進士來令予邑三載奏績通學師

生乞言爲贈予已備術侯政大書之矣同僚丞簿

尉韓君許君何君復屬言爲賀予不能辭乃撮前

篇中状饑拯溺繁隄常平四大政括爲韵語以當

謡歌夫當水溢至饑溺瘵民莫不望景聳魂瞻雲

佇足而侯加恫瘝嘗布蕖枯株民歌而咏之也固

宜予不佞代爲之詠詎徒效輿人之頌且以需

天子之葵

五釆龍洲近赤城淵源治譜播循聲金隄百尺雲爲障花

石千尋政共清坍論沈菑廑乳哺且忻隨手飯常平　徵

書定寵襲黄課佇覲喬鳧入漢京太翁曾刺史台州故云赤城

挽劉京兆明自先生

金陵佳氣接金牛京兆當年攬鳳游歸去白榆堪共隱莽
成玄草忽生愁風期尚想遺民社煙水難追范蠡舟延望
鷺螺談道處旋將長劍挂枝頭

賦得長嘯枕流二首寄贈秣陵孫燕詒

何須著五游攤膝藕門嶠人向竹林來趺然聞一嘯
溪上雲爲臥溪聲朝且夕冷冷兩耳間世諦喧何劇

貞節篇爲宜興陳母邵碩人作

結褵纔五載夫子覲桐君詎知一片影相失萬里雲思以
微躬殉刃加項血紛悲心人望月獨夜鳫離群忽爾歌將
雛帷牆口正勤斷髪簪刺目惆悵在孤墳已勝耳盤烈依

燕終不分持此貞一心機聲軋軋閨白花搖鳳影青節勤
龍紋 天子下旌詔彤管有餘芬

贈陳懷古先生 宜興人補碩人之子

幾將經術授群髦愛日慈闈苦共操朝夕絲衣承毋穀江
湖青草見人豪式閭是[illegible]範補袞香浮付鳳毛遙憶
荆南煙月下五雲深處瞰秋濤

永新謠贈周奠維明府

孤抗三命事堪憐禱雨繩羨夢可圓恰是小娥冤白日二
中援首大江邊
歌與衢壤頌平圜月朔氷壺炤覆盆天日凜然三尺在一
孩一扇夢中言 周處士歿一孩持一扇題曰天月故云

張敬吾使君入 賀期會龍洲舟次賦贈

凱風遙欵使臣車握手相看意未踈孤棹恍登徐孺榻午
秋重奏九齡書江頭氣接龍光迥篋裡香浮鷄舌餘此去
長安逢舊侶爲言生計老樵漁

贈楊邦隆武選之留部

螭頭對罷遂爲郎親捧除書出建章地共斗牛輝畫錦勝
窺龍虎烱文昌爭夸舊業饒多瑞且喜高臺鳳復翔聞道
四郊猶是壘贊謨還擬繼西楊
念我曾分父鵲光喜遺名德屬仙郎槎浮綵氣登江迥賦

就雕雲路揚烽燧竹看銷紫塞石城還觀聳金湯縣知
邑運應昭泰清白家聲續未央

萬戶侯子新弟七十賦祝 并序

予從堂弟子新幼從予習易已世父世毋棄新早
乃捐業從戎得千戶侯然非其好也予年七十有
五新亦七十子孔常孫承漢爲邑郡庠生咸能世
[illegible]業諸子孫之穀者喜賦一律以祝長年

三[illegible]山 萬戶家碧梧翠竹半雲遮鶴原兄弟鋤瑾草槐
[illegible]兒孫 彩霞窓下晨香燒栢子甕頭春酒釀松花年來
[illegible]嬉 撥擬上南臺度歲華

龍觀察斗冲先生七十賦祝 并序

公躋名進士累官山東觀察胄系納言厚敦伯高纏邑四知之芳沛東　萊五龍之澤未老勇退堅卧禾川今登七十孀嬌如孺晚年始舉子蚌珠玉立可愛子見太以子妻之近公之壽敬賦二詩爲祝

東平遺澤迥南極一星縣鷺渚盟逾狎龍溪卧轉便貌[illegible]金液駐瑞靚玉蘭鮮應有蓬萊侶相將奏管絃

玄要知戰勝敦厚自家聲蕨採禾山秀棠垂郎墨榮散金卅可就倚玉道逾清白社堪同老烟波釣艇輕

壽張母朱太夫人八十 并序

子孫承昊入都時頓首請曰外王母朱太夫人今秋壽登大耋有郡丞孝廉文學諸舅氏孫曾蘭玉齊舞斑斕融融樂矣獨昊身羈萬里未及登堂稱觴敢乞言遥祝子追惟司寇公昔日高義太夫人大耋勁節敬賦小詩用介眉壽

芙蓉卅闋晝氤氳直接瑶池五色雲萸酒尚隨仙醞麗菊花猶傍壽筵芬老萊舞處衣爲綵王母來時鶴作群最是發𥫗齊萬里燕山情自渭陽殷

贈劉克省醫士

一瓢隨處有丹丘採藥雙童日伴游毋論杏林溪上點歲從沙渚想依劉（瀏乃祖百川翁也）

逢瞻令利塔近理公還四明

閩錡解來已十年標心時在鄮峰巔遥瞻赤董雲千頃靜想金沙月半弦雙闕常數禪寺迥孤幢無幾實珠懸秋風蒹葭天涯遠仲看浮杯下甬川

題劉念亭年丈石柱喬松卅 戊二

螺川澤方沁未老徑賦歸灌息從所好道民願不遠石隱高千仞撫松大幾圍徙倚東山日阿玄共忘機何美四明狂已覺賤餘肥南極遥相望秋連慈水輝

祝曾母鄞孺人七十詩 并序

孺人以名家女于歸於曾爲龍池君令妻二子伯陽仲玉皆從子遊子是以知孺人賢今年元日七十賦二詩以祝

織紡多女智不數恤緯疲綫急倉公傳勤勞衛母詩翻經花雨市施食鳥鳴枝未遂麗公願後先有兩兒

大兒挾六桑小子戀慈帷堂北稱萱草溪南足紫芝公卿斟壽酒賓客薦新詞況是三元日臨風誦女師

七日趙紫芳公祖杜鵑山中賦謝

消夘雲衛特將春遽遣前旌問釣綸空覺歲華能妬我喜

逢冬日更稱人風移鷺渚歌來莫寵遊龍江洽閭瀹多謝
百年知遇在漸將懷抱鼓盆伸

同郡南皐銓諫蕭拙𢖍太史奉陪蔡紫房公祖遊青
原山

倒荊涵翠抹青晃詩府衍緣接笑嚬歌鳥正嬌開社處谿
桃如潊武陵春寧波武陵山有桃花樹 清流一派疑窺膽細語三乘
似現身老草已從行部綠惠風駘蕩鷺江濱

永寧令劉侯考績賦贈 并序

永寧令劉侯旭陽予督學川中所取士也本以御
龍之裔出蠶叢之都筮仕令吾吉永寧區區蟻封

未展驥足然業已三載 奏最矣因内姪蕭生明
彥銘彤衔齋屬予詩以贈

卯金之子令江南澤沁黎元歲又三揮麈昔年曾共語憩
棠何處不分甘江將濯錦稱文采庭以鳴琴瞻翠嵐功就
定膺 宣室召凝山雲色送征驂

鍾敦復授深州判官寄贈名自成與國人

趙燕多佳士越國政相將原以鍾王業克繩阜曾芳紫文
耿署近白馬滯溝長忝飯舊在知君不厭嘗

寄贈王滄庵令公考績 并序

濛陽王令公滄庵宰舒子三載懋著賢聲爲諸城
冠奏最 馳恩二尊人需次 召入宣室内姪蕭
廣文大來以予昔在錦官與滄庵有一日雅徵言
爲頌敬搞蕪詞以陪棠咏王名氏𢖍四川彭縣人

喜毓天彭秀飛凫治譜傳卿封晨散吏鐘響夜栖禪幾載
循良著三江癖寐縣漫言蹤跡異吾道自堪憐

二令名何忝三湍見組紱地夸金斗勝文讓錦江匀宦味
雲同薄賢聲歲共新 恩馳光寵臏知不負 君親

青原會後舟中賦贈劉生宗魯

吉字江先兆青原道氣匀共探文足吉廳長學苗新澄水
心堪洗高山調轉眞棹歌猶未罷明月卻玄津

贈康仲揚

下榻無吾友翻憐有白眉花前頻授簡席上稱言詩語合
況寘趣身夸戰勝時伊蒲長日共雲水更相宜

暇日相尋樂青原汝共過曲聽圭水在句就栢梁多筆底
生新彩牀頭掛太阿白雲千古思對酒幾狂歌

揚子亭中卧偕淵不厭頻相看鴻鵠志長嘯鷺螺濱皂帽
終堪隱青山秖助貧北堂非正劇披拂瑞萱新

將時狂態出玄想謫無生雅負千秋意猶餘二仲情仁文
奇可問然諾信非輕讀罷同居錄偏多孝友聲

題曾汝煥少府新居

歸來耽市隱築室綺明霞一本情偏洽千秋慶自脎恍然
更爽塏猶不溷紛華有子真熙事謳吟與未涯

題康長君君直胥樂軒

義方誰不羨圖史是箕裘掌榻雲爲臥雙溪水合流松篁
淸俗耳花月豁吟眸政得逍遥趣何夸五岳遊

祝子莊弟七十 名桓 業

弟兄俱七十其實似童兒山果權相折春花咲共嬉溪亭
羣客飲竹院看僧棋幾度爐邊坐安貧百歲期

同鄉南皐蕭拙修陪黃寓庸督學遊青原

翩翩玉璜喜黃流伴看青山雲更幽我老閒情隨野鶴君

材竹箭一囊收
苔痕覆磴坐高春墅刹初開興轉濃蓬鄙非消逢叔度角
巾依舊媿林宗
斑荆坐對玉泠泠影挿寒潭倒石屏酒把浮雲堪一咲鵬
鵠嶺外數峯青
勝地尋盟事若何榛蕪掃淨亂藤蘿龍從老服餘名理還
向青天發浩歌

劉容甫七十壽詩 并序

憶予橫帳揚氏鱣堂迄今五十餘禩矣比歸養二
三子晨星落落容甫猶老于青衿每一握手驩如
舊也茲當七十今予可權以壽期告遂爲之祝

憶從童丱聚遊度古稀年儉室心同遠聚燈杖欲燃溪行
文武勝身了是非緣猶厭儒冠累還將詩字傳途窮吾道
在社[illegible]競進[illegible]觴[illegible]老象賢

病後四禁詩

病後形容消欲盡下床一步便支離曲肱爲枕衾爲友臨
深[illegible]是我師 右禁步
病後語言多蹇澀原來此道試不得一開口合錯難醫不
如兢兢守寂默 右禁語
交情原與道情合交情翻覆道情淨病裡猶記歸去辭息

交絶遊不是錯 右禁交
病後文章障盡捐何思何慮歸求全如今焚卻筆和硯汪
費精神五十年 右禁文

蠙衣生傳草卷之六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仁和鄭之惠
南海陳廷表
吳江練　綺
弟松問際美校

雜著

跋周氏世藏[illegible]王章卷

臣章昔爲周紀善[illegible]事凡放鳬等賦屬之　建文帝命比
歸養紀善耳孫[illegible]出家藏　御札卷示章謂此卷
高皇帝手札也札凡四有日無歲月臣章臣[illegible]盡發紀善
親筆稿跋而精之得紀善洪武丙子一跋跋内云洪武乙
亥三月至京師　高皇親授　周府奉祠歷試文賦　高
帝試也命侍儲君即　建文帝也朝夕承　恩眷遇隆厚
觀於先後所賜　寶翰可知　高帝寶翰也此爲徵一又
得紀善親書放鳬賦一幅序云洪武丙子春仲之月　陛
下燕乎東城之臺有進〻　餘畏者　召奉祠臣周是
修賦之是時建文未帝曰陛下曰召升　高皇而誰此爲
徵一由是以談放鳬御札的槩　高帝無疑舉一反三餘
可知已羅給事景大紘跋云　帝翰王章以前四札屬
高帝以後三札屬衡王是已　高皇帝放鳬仁及於水鳥
胥書不廢於高齡真　聖人盛德事衡王少年尊師賦詩
遺垢不偶遂至國除紀善上事　高皇下師衡藩署官一
雉義高千古又得孫叢[illegible]負百享天之所以報忠烈者未
嘗不篤也臣章何幸得睹如綸因綴數語於卷末以附不
朽云

跋周氏世藏唐人夜宴樂意圖

此卷唐人夜宴樂意圖也圖中有貞觀二年七月七日字
周紀善公親跋爲先世僕射公遺澤則此卷似唐人筆子
章謬意圖中有李成畫三字考畫譜李成字咸熙唐宗室
裔也避地營丘遂家焉博學能文磊落有大志因命不偶
放意詩酒畫師關仝下筆輒妙其徒長安許道寧得成之
氣驚丘翟院深得成之風譜置之李龍眠郭忠恕後又考
關仝師荊浩當時郭忠恕亦師事之荊浩河內人書冠唐
末浩傳仝仝傳成與忠恕則成爲宋初人無疑愚直品此
卷宋李成畫唐七夕宴圖也自宋到今六百餘年久矣紀
善公跋云家藏黃山谷陸象山程鉅夫手札與此圖爲四
卷今止存象山卷與此圖紀善公俱有跋語筆畫勁遒辭
氣雍容無异荆璧南金周子孫當世珍之又何論此圖唐
耶宋耶

跋尹御史君厚跋陽岡周氏譜序卷

周銓部如春出示尹君厚御史題周氏譜序卷始知御史實爲紀善公塀而其册　勅封孺人爲周簡齋公女跋云丙吕止冠朝郎爵譽周兩家爲　朝廷賜名而陽岡畢岡皆爵譽僕射公分派則知吾冠朝與爵譽自宋以來爲朱陳陽岡銓部祖居畢岡紀善祖居捴之爵譽枝也紀善公爲予族祖從陵題復姓卷今墨蹟尚鮮銓部郎君士遇聘三兒太女榮光倚玉則御史之言若爲之讖云御史諱崇高字君厚號自牧由永樂乙未進士歷官御史巡按兩浙有明年此地再巡歷猾吏貪官種也無之諠則御史之居官又可知已

跋周紀善公親書族祖從陵復姓卷

族祖從陵出繼陳氏後復姓郭肅公坦行序其事周紀善公跋其後予家譜執文志首刻之矣一日予過紀善孫銓部如春道其文銓部曰此文先公親稿尚存與摘遹言家訓太極圖說共爲一卷無若以歸才衙門在尉不過庭訓在郭足爲世徵予謝不敢苟隣壬子夏銓部枉教即以此卷相贈予跪之勁氣泪金石讀之玉聲諧韶濩當與劉家宰公子高親書郭氏慶源本末共藏焉

跋周能蟠翁遹言家訓卷

遹言家訓龍蟠先生訓子孫語其近如地其遠如天百福之宗萬物之户曰遹言謙辭也先生復有摘遹言家訓與太極圖說及書族祖從陵復姓說共爲一卷銓部君如春以從陵復姓係吾家故事以界章而章因得竊先生遹言數條以訓吾郭子孫毛忠烈之筏者爲汾陽之藥石而銓部君錫類之仁亦弘修矣

楊處士兊泉像賛并序

處士諱典役別號兊泉中村里人大參公琚姪孫也蚤業儒弗售遂一意修什一之業好行乎德譽藉藉士縉間配康氏有淑行子天都幹有父風介子從子孔厚厲

題遺像厚處士彌甥也義屬朱陳故不辭而繫之賛云君貌則臞德威孔暢頎然神王洵有道之氣象君志未酬遠蹈獨遊淝大龍湫鄉泚泚之海鷗君才則豐享有素封飛乎彌隆邁五湖之高風噫嘻斯其儲精于三顧而養晦于中村邪不侵然諾不爽孝友貞清以吏子孫邪可朽者骨不朽者神鳳雛翩翩羽粲交之未騫邪

楊毋康孺人像賛

濯秀仙源作賓名士六行俏化三德修矣祇奉尊章益虔滫瀡既具以君芳軌胝閉從隱仁敦桑梓里無嬈言聖善毋氏有子象賢助以經史允能佐之蘭芳玉峙食德

無涯標榘可竢懿範載圖閨閫仰止

祭歐陽省溪封君文 司理豫章歐陽君

惟公蜀水炳靈星圖儲皃負才嗟遇秉質毓靈渤海赫赫

爲程倜倜鏵笑𦭘樊含有 人倫蔚矣民望焉生

令子五誤六甍蚤擬巍科司理 戒無擾民自不爭

惟問平反劾喜得情肺石思洛户碑滌盈三年一奏最恩

隆如綸世家濟美雋軌絕倫如棐有修如通有翰文非是

寵恭備寫隣祓期壽祉百年如春忽夢龍蛇竟奮名賢吉

路永爲清都俄遷六月霜飛一雨酸然色黯華峯雲暗芝

田章厚在枌榆兒叨內戚微猷夙聞未拜麗德溘焉已矣

我心孔譴靈爽如存昭玆御饗

姑夫蕭石亭府君贊 并序

蕭石亭府君予姑夫也家世鳳凰岡上初業儒父棲雲

公歿與曾氏在幾府君遂以家督一意色養撫諸弟姪

敬宗好義率多長者行事王父贈司馬公甚謹友先司

馬郎興姓兄弟情好篤 府君姪見巖先生

女比內宋府君中外實 僅下壽而逝予姑母

嗣未亡人曰予學於舅舅姑也植三子俱能世其家而

廷守廷寶又早世表弟廷寀學於予奉遺像請贊予不

忍辭

三顧之峯五色爲雲靈毓石亭孝友早聞竭力事母入宦

省出耕耘間以其隙爲族人解紛爲隣婦柬爐非儒非俠

豹隱其文王父視爲冰玉司馬倚爲弟昆弟斬于壽而德

則殷儼然望之穆穆盼盼睍睆翔翔當日之清芬耶

蕭氏姑太孺人贊 四用

姑溫如玉克佾猗彌適爲蕭氏婦若梁之高君孟之恭事堂

上姑不渝于窮稱未亡人從一以終鳳之岡凰之桐離不

卯爲女中之娥晝荻和丸以燕翼子又何羨於良冶良弓

其尤異者歸寧雍雍世父嚴君齡皆大耄宛若三山之嶷

龍噫嘻今皆已矣瞻孺人遺像其能不忡忡於中耶

李源甫中丞像贊 并序

源甫予同年友也初令寶應選戶科給事中張江陵公

有父喪濡滯不奔會今 上大婚源甫疏江陵不宜以

絰與嘉禮雜蒙 旨切責一時直聲震 朝廷尋外轉

山東僉憲尋丁內艱江陵殁源甫起復歷官藩臬擢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予告歸以憂存起巡撫保

定等處提督紫荊等關兩疏乞休有 旨着在籍調理

照舊聽用無幾何卒于家萬曆壬子中丞子光春持中

丞像來乞予贊予惟中丞貌肅氣和學正才周在禁闥

有讜言與鄒 南臯相伯仲撫應天多善政持周文襄像

爲師保天假之年當爲　國柱石而十未抒一二意贊
志以埸人琴并絶泉壤長辭睹像興思系之以詞
贊曰金鷄𤇆靈銅鉢降瑞梧碧竹翠鸞停鵠峙文燦烟雲
學宗洙泗令寶應如萬壑之清氷晉尹垣作鳴鳳之赤幟
嘉禮一骯髒砥柱於流澌姑蘇三載起震澤之骫骳望之
者玉樹之丰儀即之者紫芝之宇有才足以爲龍爲光力
足以爲贔爲屭而羅巖既隱二豎爲祟其數則奇其遁未
墜秀骨昂藏奇姿郁倅即百世之下能使頑者廉懦者媿
而豈圖繪之手能髣髴其一二耶

蕭隱君莘野贊并序

凰岡蕭隱君廷鎧號莘野廬江郡丞可齋公孫子族伯
錦館甥也郡丞以尚書魁于鄉隱君步趨祖武力學不
售悛悛質行親沒行服墓次與吾姊氏暱敬如賓已奉
詔拜高年爵七旬而逝子明彦孫應科繼賢俱有聲黌
序諸孫亦翩翩未艾介于表弟廷宰屬題嘉像因掇其
槩系之左方

偉乎璠璵邑然鄙雅郡疑健力壯如覇下抱璞弗售躬耕
伊野上不媿於郡丞下足啓乎兮冶家族稱其孝睦尸祝
羨其純嘏爲郭恢撝爲蕭大夏禹之球崙之學豈繫丹青
可得而摹寫

蕭母郭孺人贊

母系吾宗孟光齊德女憲既閑幃政[illegible]式㮚修蘋藻以式
閫閾顧復兒孫用廣燕翼即偕老之願稍違於夫子而八
十之齡有光於內則懿矣　保生色母德悃愊母齡
千億與此圖永永無極

同鄉合祭劉少宰雲嶠文

彭湖水濶匡阜天齊儲精含秀毓爲紫豁紫豁之劉磅礴
江西蔚焉粉績燦若彩霓齊曰稷下越爲會稽豐屋名苑
喬木琁題篤生少宰振振媞媞戊己之間星聚彭蠡少宰
秉之遂奮駃騠林篳甪鳴禁籞日躋金馳玉馹齊鶩金鷄

璀房紫府如錫如圭祿檢黃絁爲璧爲奎春雲秋月莊生
天倪太山北斗韓氏門黎成均鑄士賢愚莫迷　講幄沃
心天地不僁戢ㄋ內艱哀苦如蠶行服墓次風雨悽悽
天子褒之起於草土既召宗伯復佐銓部九袞眉信萬物
紙吐　廟廊山龍待公而　黻待公而乳飛瑞食
人賴公砥柱黠虜寒盟賴公大猷　䀜膈公當驕戶揖
紳戈盾公當儀羽爲兆　召未幾忽告墮
寢維此五嶺遺於二豎歲苦旱暵乃望霖雨舟若波濤竟
失盾櫓天意如何爵此遺鴻　天子曰吁失予良斯乃令
議謚乃令加祖司空[illegible]令廡廡相彼西山[illegible]公所[illegible]

拾兩尹山貳拾兩内尹建繼兄弟拾兩尹位卿陸兩尹
拯蔬肆兩鄧文貳拾兩内鄧煥炳兄弟拾兩鄧大篤伍
兩鄧通訓伍兩蕭翰拾伍兩内蕭一韶拾兩蕭文宰伍
兩劉桑貳拾兩内劉文賢拾兩梁直貳兩梁三貳兩梁
四子陸兩俱明注於簿
一王荊公青苗之銀朱文公社倉之穀皆取息民間今社
銀官仍取息亦王朱二公意也官既筭息領銀者不得
不生　且在六戶自斟酌爲之無假官銀營私利
則善矣但王朱筭息亦[illegible]行惟官無筭息則善之善矣
一領銀六戶如本名子孫長者實不許更換萬一消歇

即着追出前銀本利另選本家有身家者領去明注於
簿以便查考
一領銀　建官不賑濟照常收貯無待言矣一遇
水旱官必賑濟領銀者當照舊價糴穀送官府分賑庶
令窮民沾惠大氐凶年銀賤穀貴償糴曰我前領銀未
領穀也
一官府差官及老人吏書查倉此最厲民今賢父母
濟濟矣　首領縣佐貳營幹下鄉查倉亦
當有以應之今立[illegible]　也官來查倉六戶内領銀壹兩
者收銀叁分大約共銀叁兩以備接官使用此亦備前
不用之意也

重建郭氏讀書　坡[illegible]常集賢二祖文

仰惟二祖　紛綸雲漢昭回里名冠朝鄉名
冠甿著於墨石彰於宋[illegible]　涂年棟宇頹摧穆卜吉日
用剪草萊雖新堂宇無着實矣乃修墻屋視昔崔嵬層溪
衣帶三顧龍堆敢告二祖佑啓後人　生賢嗣繼往昭來

祭甘宦亭大爺年文

嗚呼嘉之　以泛舟三顧之陽念犬馬齒製軸酌兕
特來稱觴聚首　作婚笑如故食飲如常別去廿旬往來
赫曦積帙盈緗獻歲之後以病報予蹙甚恇勷勤勤虎肚

既召其藥復詢其方文云狗寶對病聖藥產於五羊遣使
入粵予爲治書　做裝藥末及至婁書報我能飯能漿
予爲色[illegible]　額天相慶二月之朔道僧禮佛以祈
以禳公猶作　遂弱罷殃嗚呼痛哉憶昔庚午
予薦燕邸公　莲命　自中後先翺翔讀書
中秘執簡[illegible]　洗　自[illegible]盧督學西粵聲施巖廊
二十餘年　且予嫵　學憲教洽
夜郎覲旅　祇知于楚之北
辰常之疆科弟前[illegible]　名巖　貸[illegible]望旦夕執政以榮
桑梓以福黎蒼云何一病困於二豎遂返帝鄉庚午同籍

公爲領袖而今先亡白鷺雅會公爲山長而今先俺兒孫
玉倚河潤海潤誰爲餘皇斯文牛耳問德問業誰爲主張
顧予老矣眇焉雙立能不彷徨撫棺一慟朋友義重骨肉
情傷所大 是之業付之蘭砌
畀之肅奭 與顔一指今古
一瞬誰在誰

祭劉復亭

澄江泙潛 儲奇含精篤生喆人瑩䔲璵璠氣薄
秋旻麟也鳳瑞 世珍學追兩驥雖弟彬彬霞流藻思
轍軾等倫教弘菁莪弋字爲津出宰惠安瑞覩雉馴大嚴

日恬蔑社迴春漢室循聲徹於七閩夕夢蓮社朝迈湖濵
侶壽三笑一 椰徑柴關抑志志仲萑蒻歲月待
詔輭輪云胡 厄獲麟遽之帝所風雨酸辛子章昔
同黌序公在自新君子之 穆𢖍伇收長者之度繹繹振
振黔中歸來時接笑嚬齒 淪今乃已矣我
淚沾巾魂兮何招楚 此藻蘋

竹林七賢小傳

當晉之初譙國嵇康陳留阮籍及兄子咸河內山濤向秀
沛國劉伶瑯琊王戎此七人者共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
林七賢也康字叔夜早孤有奇才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
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
然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喜愠之色山濤將
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絶此書行人知其不可
羈屈也性絶巧而好鍛 少激水圜之每
月居其下以鍛向秀 右無人東平呂
安服康高致每一相 以安事辭相證
引而鍾會譖之遂與安并弃市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寃
痛之阮籍字 貌瓌傑志意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
羈而喜怒不形 服之與濤書曰嗣宗口不論人過吾
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其

推高如此兄熙子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
之交然居喪 禮與籍相似當世禮法之士疾之若
讐籍官至從 卒年五十四咸歷仕散騎侍郎以壽
終向秀字子期 有遠志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始
欲注嵇康曰此書詎 耳及成示康曰
殊復勝不又與康 與康高論也康
既被誅秀作思舊賦 侍郎散騎常侍卒
於位劉伶字伯倫身長六尺容貌甚寢放情肆志常以細
宇宙齊萬物爲心談默少言不妄交遊與阮籍嵇康相遇
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産有無介意嘗爲建威參

晋可用此評似刻東坡云可則可第恐杏花桃李不敢承
當耳此語似誰却是確論

書三代 誥勅碑陂 九

臣章事 先帝 今主四代封贈七次賜勅誥
共一十八軸臣即揭麋未定○○報七 以馬卒蒙 恩論
祭并及先夫人又累數 欽釘部兩磎先生爲書碑刻石
綦右 誥勅碑懸刻石墓左竟謂 王言之重王父王考
之制委之於人非孝也再廑大賢如鄒先生不敢也即大
馬齒七十有一手弱筆秃勉強一月始竣其役因識歲月
以示子孫毋忘 國厚恩云

跋金魚銀錫印封卷

萬曆壬子五月兵部覆序子章黔中菡功 主上書章兵
部尚書子上三代 誥命 賜大紅飛魚一襲賞四十金於
原廩見男之輕之一級於是孫昊加錦衣衛同知章捧 賜
衣命工製爲衣服之〻〻 謝 恩祠宗廟矣 朱紱欲自
內帑故事當有緘封章發而驗之 天府印封也當時
督造官則應天撫臣李 讓有尹楊廷相而李
故章同年友也已 賜金來自貴州章捧 賜金命工製
爲三爵酌酒告廟祀祖宗矣黔藩司有公移有銀封章發
而驗之則貴州布政使司印封也當時封送官則思南道
參政黃文炳而黃故章門人也二印封楮豈曰赫曠總督
綸恩章惡敢越屑之敬命工製爲一卷題曰金魚銀錫印
封而敬跋之以示子孫記曰大夫下公門式路馬慶路馬
芻誅齒路馬誅夫路馬中[illegible]十餘年三[illegible]賜物士大夫載鞭
策不敢授綏其敬如此嬰而[illegible]之蓋[illegible]此況二紙爲
主上恩賜之封敢視爲[illegible] 自取罪戾耶我子孫一展此
卷必將曰 [illegible]之解衣衣我祖如此 主上之賜金養
我祖如此 [illegible]子孫者何以上報 國恩何以無忝我祖是
章所爲製卷意也觀暮寶笏子明護視凡我子孫敬之哉
敬之哉

見知說

或問道統見知如禹皐之於堯舜伊萊之於湯無容議矣
文王見知、鄙之武周而屬之太散何也郭子曰子謂武
未盡善也子[illegible]非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獨夫可誅奚
爲懸之太白箕子可封不遠之朝鮮故燕子直擊之曰
非聖人管叔誠有罪如[illegible]象[illegible]有鼻可幽之園土
亦可而奚必誅之故[illegible] 走過不以見知屬武
周或者其謂是耶或曰太公丹書似規與吉陰謀權奇並
列武經唐貞元間議置武成王與文宣王埒闕播議太公
古稱大賢下乃置亞聖義有未安李紓議太公述作止六

新勲業著一代與文宣百世所宗異位止周太師耳今至
尊屈禮於臣佐神何敢欲嚴說議太公兵權奇計之士耳
貞觀中始於磻溪立廟開元漸著上戊釋奠上元之際執
事者苟意於兵遂封武成王擬國於彼於聖人非倫也陸
淳等議武成王殷臣也縱紂不諫從周傾商夫尊道若
師其人使天下之人入其門登是堂稽其人思其道則仗
節死義之士。 畢仲尼宗堯舜賢夷齊不道桓文不
賛伊尹殆叢此也謂宜罷武成祀立廟磻溪爲宜紂因西
伯閎夭之徒求美女進紂釋西伯宜生與閎夭比肩事紂
何以不諫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孟子

乃以見知屬二子豈取節耶抑謂其能伐暴安天下耶郭
子曰然文王見知不屬武周不屬太散將無所屬耶無已
其太伯仲雍乎孔子曰文王至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以天下也 又曰泰伯至德三以天下讓民無得
稱亦以天下讓殷也守父訓明臣節其純聖哉仲雍同兄
逃之荊蠻身中清廢中權中清則可與立中權則可與權
亦亞聖已文王之見知合二子吾誰與歸周自太王以來
泰雍述父尊君以立萬世之綱常武周除暴救民以開八
百之太平王季克類子孫五聖古今遭際太王一人而已

盜跖說

非莊子盜跖篇非莊子之言也全椒楊道行曰春秋齊人伐
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受命于柳下惠于是柳下惠不知
其年然業已爲魯人所推重矣自此距會于蔇任而孔子
生之歲八十有三年孔子長而交于四方距柳下惠蓋百
餘年也孔子安得與柳下惠爲友而盜跖又安得侮孔子
哉莊周載盜跖篇余以爲此非莊子之言也後人僞之也
道行之言辯。 以事理推之盜跖篇曰孔子見盜跖曰
丘聞之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
皆說之此上德也老云上德不德書載三德六德九德論
語載據德依仁豈有以長大美好爲上德乎此必非孔子

之言也盜跖篇又曰盜跖詈孔子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
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
孔子厄於陳從者莫能興講誦弦歌不衰匡人拘孔子孔
子曰天喪斯 人其如予何桓魋欲殺孔子孔子曰天
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當患難死生之際脫然如
此而乃怵於盜跖據軾低頭不能出氣若是乎此必非孔子
之事也道行之言信矣不寧惟是徐無鬼篇曰仲尼之楚
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
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
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

郢人技兵丘廟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按左傳孫叔敖是楚莊相哀公十六年仲尼卒後白公爲亂宜僚未嘗仕[illegible]十二年傳楚有熊相宜僚則與叔敖同時去孔子甚遠則又不獨盜跖之誣已也或曰莊子荒唐此類甚多蓋寓言人寓言以明道可寓言以毀人不可況詈孔子侮聖人不亦無忌憚乎人言孔子之有孟子老㓂近於莊子一也然孟子七篇亡一語貶老莊則吾儒之待人恕矣

鍜說

世傳嵇叔夜好鍜夫鍜之爲物非若鈍鈎豪曹之足舞也非若横笛短簫之足聽也又非若漁竿樵斤足釣而荷也而叔夜好之不置叔夜賢者是必有深意予思之未得其說則取說文讀之鍜小冶从金段聲徐曰椎之而已不消故曰小冶此鍜之義非器之釋也又取廣雅讀之鍜椎也又曰鍜謂之鉅益未晰一日有客貺予竹林七賢圖叔夜之後有小童持鍜隨之其形[illegible]器之鑢予乃取傳雅讀之鑢音修鉏鋌也又音秀鍜也則鍜[illegible]明甚豈叔夜不樂仕絶山濤俗主戎而一意[illegible]乎爲好果哉末之難矣一日讀韓非子外儲說造父之御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騖矣說在椎鍜平夷

榜檠矯直比讀其傳椎鍜者所以夷不平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所以平險夷矯不直也齊閔王趙主父皆不能用椎鍜榜檠故身[illegible]天下笑乃喟然嘆曰叔夜之好其在斯乎其在斯乎[illegible]正始正元之間朝廷不夷不平事觸目而是也之驟高貴之弑皆叔夜所切齒扼腕者恨不得借鍜以夷之而未可形之齒頰不得已寓意於鍜濤戎等俱未可與言向秀雖佐鍜亦不過知爲鍜柳耳而豈知其爲司馬昭設乎而豈知其痛二帝之爲閔王主父乎而卒不免於法者則鍜之意露鍾會等因而乘之耳夫忠義之性一也顯行之則爲傳浪之袖椎爲殿前之請劍陰行之則爲靖節之鋤豆爲叔夜之鍜柳由是言之陶豈真好鉏嵇豈真好鍜哉意在鉏之鍜之者耳

桃說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公賜之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啖桃公曰黍以雪桃非飯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故不敢孔子之言辨矣而予猶未解上下貴賤之義比讀禮記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天子以黍羞與含桃薦宗廟

七方壽考 命撫黔曾先尚書病章乞養八疏未 俞
乃昔復寺上祝 君壽下延親齡已父病稍瘉 上亦
令章歸養乃鳩工創寺請藏經于 內府捨州田爲常
住視故南臺益宏穠焉 曾君令儀題曰大忠孝
寺黃太史愼軒爲書云 公知棫竊閱下草乃鑄鉄
爲鐘于四天王殿後而爲之
銘曰高涸鐘䥶以懿公卿西昌之識惟鐘寂靈言建忠孝
彝倫是程上報 君恩下永親齡 君父爲重公卿爲輕
而假之鐘以抒予誠谷空則響鐘空則鳴人法俱空何佛
不成公乎卿乎世法之銅慧足福足出世之鍠一願鐘聲

佑啓賢英惟忠惟孝明德惟馨一願鐘聲如瑶如璵啓迷
導愰無滅無生一願鐘聲上拂太清廣陿徧容有情無情
一願鐘聲永徹幽冥如雷如霆沉魄頓昇一願鐘聲湧出
四明如阿育王利熒熒一願鐘聲開世太平上護三寶
下銷五兵一願鐘聲調雨順風 野穰穰萬物庚庚毋
令西昌獨以埶榮毋令高涸獨擅識聲 開斯聲者鐘
不加轟不聞聲者鐘不加聾 無臭無聲 鐘義斯宏誰能
繹此請繹予銘

六大六真示諸生

六笑手足不思耳鼻不言學至於此謂

大靜

鏡之照也不以妍媸異象雨之沂也不以富貧異濡火之
烈也不以玉石異焚學至於此謂之大公
問儒答儒問玄答玄問禪答禪問天地答天地問古今答
古今無煩擬議毋煩思索學至于此謂之大道
譽在一世恐萬世人不與吾譽 毀在一世恐萬世人
不非吾奚以毀譽至于此謂之大定
聖人之至不知不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何言哉天何
言哉學至於此謂之大默
逢難便敵見險不休逢利害便敵利害逢毀譽便敵毀譽

逢生死便敵生死須敵得過方稱好漢學至於此謂之大
勇
五倫中惟父子最真餘便有間以父子之情事君必爲忠
臣以父子之情交友必爲信友以父子之情處兄弟則兄
友弟恭以父子之情處夫婦則 婦節學至於此謂之
真忠孝
獨與衆一尸居龍見淵默雷聲晝與夜一昭昭莫冥冥冥
莫覺與夢一無寐於覺而涸於夢死與生一死者復生
生者無死學至於此謂之真愼獨
執一則賊故舉一廢百之一不可有適一則權故一以貫

之之一不可無學至於此謂之真精一
必造次顛沛於是乃不違仁若爾汝語默未克非云精義
學至於此謂之真仁義
知我者天人真我知知我 我者 此四我者皆自
知也學至於此謂之真知
我未見好仁惡不仁我未 好色我未見能見過
而內自訟此三我者皆自見也學至於此謂之真見
劉吉候以不爲酒困義相訊因作子絕四解荅之 吉候
名士 摘
天下何思何慮同歸殊塗百慮一致天亦何思何慮此聖

人之毋意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言必信行必果硜硜小人
此聖人之毋必
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明則行舍則藏此聖人之毋固
默識夫識學不厭誨不倦 是夫人我勉
喪事不以生死累我毋敢不勉 我此聖人之毋
我

重建讀書臺祀傳十

崔與之書臺廢于宋二 廷名冠
史謀增重善建舊抱惟德爲祥 朔怨時惆鳩工

風 參差甍層水襟帶三衢 太清可頌
依蒼後人蔚爲世用如竹 俱爲國
之棟節近長至藻藉度供

龍舟尹宜人贊

湜湜洪源師垣替緩 若慈舟之義嗣
嗣樂羊妻之風弗沸壯觀 之赤敦日佐
助勤榮中翟茀衡光稍迤萱花 彰能允易子豹變文蔚
豐寶存乎慈儉貴戒勤于藕沸將百世之弓裘圖畫疇能
彷彿吁嗟宜人之聖善何忝文和之家法

恭跋鄒南皋先生命弟子龍以善送華嚴經板入忠

孝寺

萬曆癸丑臘八日鄒南皋先生命弟子龍以善駕三舟載
華嚴經板八百九十塊送入冠朝忠孝寺舟至珠林江口
水涸舟膠乃復五小舟命忠 寺僧傳盛僕貴三等頂
禮香花往迎以是月十 殿閉南皋手
書云撒邑刻華嚴經弟 流通茲喜忠孝
寺告成敬以龍君手寫 修度 也予始知
是經爲以善手書幾至脫稿南皋又囑以善若行恐經本
鏤於胍望乃募緣剞劂又恐置不得所即剞氏同歸於析
故送入忠孝以予夫婦及三兒子息俱齋戒事 佛有年

作七篇無一字及激與沉止有木若以美之[illegible]聖賢之不
私其親如此

曾點論

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　昔曰狂而實非狂檀弓曰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　親者斯道也將亡矣士唯
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
倚其門而歌檀弓買點倚歌於固表微之後其意微矣季
氏世專國政國人事之如公固守禮矯俗不脫齊衰不敢
貳君也庶幾哉夫子墮三都張公室之心又惡知點之意
非固意耶不然檀弓胡爲置點於固後也或曰武子爲政

猶稱賢大夫二子何過之深也曰魯之弱弱於三家三家
之弱魯始於毀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成於舍中軍
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而皆武子爲之此固點之
所憤也夫問疾而致其哀疑於生而弔既喪而倚門歌疑
於死而賀此皆非人情[illegible]　[illegible]胥焉爲之其意何如哉昔
武子之毀中軍也叔孫不[illegible]說[illegible]閔[illegible]詛五父之衢受
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孫之哭蟜固之衰曾[illegible]之歌
其忠於魯一也柰何謂點狂也

題葉氏孝慈大祥卷

松溪葉龍江處士去始祖七世子姓蕃衍至有遠邇若秦
越不相別識者乃合族建祠市田共祭工未落而處士歿
長君生甫予門人也繼志畢事不遠數千里來謁予出卷
例題予題孝慈大祥記曰君子營宮室先營宗廟重祠也
又曰祝以孝告嘏以慈[illegible]而大祥[illegible]也龍江[illegible]之生
甫繼之可謂知禮乎昔司[illegible]四十[illegible]淡[illegible]令親督學
禹卿次生甫禹卿成進士爲[illegible]儒宗而生甫尚滯青衿予
甚惜之予嘗讀宋葉[illegible]言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
也二者蓋皆有[illegible]藏於有司朝覲會同太師執之以蒞事
周衰禮亡惟孔子知之故謂之執禮而過庭之訓又以告
伯魚漢戴延君刪禮爲八十五篇號大戴禮次君又刪爲

四十九篇號小戴禮由是禮有大小戴氏之學今龍江父
子世明於禮曲殺經等放文順摭栩祠設祭敬宗尊祖雖
謂之建州孔戴可也禹卿入仕以來書來問學問禮不一
而足無以异生甫甚矣予衰無以應二子竊意孔子問禮
老聃二戴受禮后倉予[illegible]二子聃倉耶則甚有其媿
矣

慚閑暇笑四樂說

予自黔歸養始忙於定省既迫於讀禮甲寅以後二尊
人已矣覓閑竟不得人有告予者曰若要閑須學懶不
慚而求閑未之有也予乃釋書卷省交遊學懶久之果

雲飛入片岩[illegible]因步韻贈之柴門雖設晝常關秋雲飛
來去任閒閒[illegible]出岫無心[illegible]人何用更尋山敬書以附
之玄孝[illegible]公[illegible]

蠙衣生傳草卷之七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武林黃汝[illegible]

海陽黃文炳

蘄州周延光

海陽曾用升

安居周　達

綿竹劉宇烈

同里劉冠南

蕭士瑋校

尺牘

謝盛揚灣太史撰述三代兵部尚書　制詞

二苗之役僥倖成功　主上加恩叨月過分小奴從長安歸踞領　代言薦之　宗廟揭之蓬蓽殊尤顯會家族騰驩竊惟太史公英發擅萬石之鍾雄文扛百斛之鼎片紙隻字流播宇內視爲黼錦蘭茝而子章家得之連篇累軸其爲珍襲銘刻又不知當何如也昔淮西敘功之碑成于退之汾陽家廟之文出自魯公章尺寸之豐豈敢望淮西汾陽而門下之爲吾郭韓顏也厚矣豈子章一人敢專承之其自先王父以下至萬子孫共拜門下之賜

懇尚寶司正堂用　寶

奉帷門下職在　非廷守歲　符節天金押玉檢如姬周典
璽之儀扇符芝泥資泰漢掌節之使一時大僚多缺門下
燦如北斗旦且夕秉信圭調大此此　朝埜所共踴躍非
徒局局出納幡節已也子章平苗溥功　皇上特賜録序
恩及先世　誥命用　賓帷門下焉賴色祁于鮮印祁于
全歲之家笥百生輝映雙魚在闕萬里肅使登階無繇可
勝依戀

與郭筍霞司理公祖

虔臺五年相與萬里成別不得已扶病一晤又幸得與公
祖促膝坐譚歸舍以後老病如故乃檢二運官解顛末再

上記室自念人生無百年豈可當吾世而令此良法不十
分完全又豈可當公祖世可以完全此良法而不一傾囊
陳之也倘議猶叅善未備不妨博訪從長參酌改正祈於
十全以為永利蕙香滌穎九頂以請

與本省諸公祖論官運

項者以下邑兗南官解銀數上句是時止憑道路之口未
及查卷搨碑故未有定數今搨縣儀門石碑細讀一過然
後知今昔之數似確然不可易者碑云一編徵額數本縣
民米并官米折民共計三萬九千八百七十餘石除優免
外實米三萬六千石有奇每石比照盧吉編徵運銀七分
計得二千三百零四兩以充兗南直櫃并旁歷糧米諸費
止因一二甲向係民運役過不編則兩甲運銀相應以未
役八甲加派故七分之外加編一分俟本甲役完十甲通
編改正七分詳行已久相應永勒遵守今壬子改造正當
十甲通編之時原詳七分碑載甚明則八分之中似當裁
一分也此當議者一也碑又云一直櫃之費官運每石徵
銀七分則戶無不編之糧人無不供之役矣猶擇糧多者
直櫃是重役也查原議吏書直櫃內編有紙張工食銀二
百六十兩據詳吏書不便今計本縣每年止用櫃頭二十
四人新議每名給發工食銀十兩紙張銀二錢稍稍倣顧

役之意見奉詳允遵守夫憫直櫃為重役則七十二都之
民無一不思脫是深仁也而改募櫃頭二十四人此二十
四人者率多市魁加耗重秤又厲階也近年以來仍用糧
長每糧長一名止當直櫃二日此亦用民之力歲不過二
日之意實良法也第既用其力以直櫃復徵其銀以顧募
不已複乎則此二百六十兩之銀似當蠲之以還民而直
櫃之法或名以為未善近又改簽糧多者直櫃糧少者蠲
免夫糧長一名直櫃二日則糧多者利糧少者苦改簽糧
多者而槩免糧少者則糧多者苦糧少者逸非均乎畫一
之法也愚意每年止三百六十日每年某甲糧長通一縣

計之共糧若干石除本年士夫舉監生員優免外一日該
派糧幾石則糧多者爲日自多糧少者爲日自少貧富均
平似可永行此其所當議者一也此二事者就碑文所載
若議耳若碑所未載其當議者亦有二焉據前濮侯諭民
便覽一欵通縣官運二千三百零四兩正以九五色銀折
算又用司降法馬秤兌每兩作紋銀九錢四分夫舊以九
五色銀徵今以紋銀徵大約每兩該減去六分於總額內
共減銀一百三十八兩此當議減者一也南兌二運脚費
兌運派給銀一千五百兩南運派給銀六百六十兩碑文
所載允裕正此之謂矣近日運官猶以爲未足每上米一

石私科銀一分則作俑自四十年張典史始今年大計典
史去官實由於此上司孳孳惟恐民多一分增一分之苦
多方設法以損之何物運官既得厚利又復私派多方刁
難以益之似當嚴禁以垂永久此當議革者一也以上四
欵或碑文已載或碑文未載揔關民瘼實係民脂恭惟公
祖愛民如子理　國如家又當十甲改編之秋不以此時
懇爲定例悠悠十年誰復有知此利患者惟公祖留神查
議詳允而施行焉此實一邑千百年之利其爲尸祝豈止
今日

答族人論賴夫人墓

祖母賴夫人墓此事蕭人來說久矣而僕不敢信者彼郭
蕭之姓尚未定惡能定吾賴夫人墓之真僞耶吾輩子孫
不信先世之譜而信蕭氏之一狀一刻耶據其刻銘大都
是僞乾貞止有二年康熙八年一僞也遲勃嵩昇四公本
是賴夫人子今銘中乃以爲孫銘末又以爲了二僞也以
黃巢爲黃曾三僞也唐進士如韓退之柳宗元文集俱不
書賜進士書賜進士　本朝例也四僞也其僞立見矣信
以傳信疑以傳疑惟譜是據始爲確論病中草復其以質
之族中之賢明者

謝李本寧太史

豚兒浪遊白門丈貺如猶子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爲之父
者感當何如豚不自量輕以犬馬齒躐之丈丈軫念舊義
錫以八章并及內子　天於癸卯生弟夫婦倫生宇宙逾
七十年衰秋不死患難不死　天恩也弟事　主上四十
餘年內子事弟五十餘年　敕封者三　誥封者四　主
恩也又幸丈錫以難老愛之欲生木公金母之頌司馬伯
鸞之稱東方宛若南嶽夫人之褒友誼也而埒於　天與
君亦渥恩也弟不能忘　天與　君敢忘丈耶世事紛負
弟甥徇巳陳仰屋竊歎丈齒少弟六歲又翰苑例得拜相
人欲平治舍公其誰子章無死猶得拭背以覩太平

謝林仲山司空

憶去名邪十有五秋始在黔中以飧風宿瘴消其精魂纔歸子舍以枕流漱石習於疎慵晨風弗借訊問缺如言念舊義頻繁夢寐門下雲鵬逃致天驤上才　聖天子以大司空特召猶若弗聞也者靈光巋然德齡益懋山川阻隔莫繇促膝一話出世因緣徒增纏綿耳子章宿疴尚塡赤海每念越王之石未嘗不泚然面惡乃諸君子猶能記憶尸而祝之重勞椽筆記其事又承念及犬馬齒壽以文一字一珠一言一感既慚叔子石似峴山恍若曾孫讌赴幔亭德戢百年筆舌難罔肅椷上謝可勝唐注

荅劉貞白中書

昔年門下鄉試得雋偶得楚齒錄讀之門下不忘賢祖系籍西昌已知為鐵心翁嗣矣近得南宮之報齊名字於天地增光明於列星三顧七星增崇廻綠子章即山林亦何幸分榮劉氏向快焉夫今日甲科名香蘭蕙價重璵璠非祖宗積厚何以得之三楚所顧門下繼修前行兼資九德清法鐵心不可磨磷傳極七星為世盤盂則豈獨一科第之榮已耶子章老矣勸飛已焉榮望惟先高王毋貫出德門骨肉至親不能作輭語故為之饒舌如此遠厲提劍標又存注矜便忙謝可勝懸企

繼母劉夫人卒辭親朋長者弔奠

不孝孤無幸繼母弃世記曰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孤五年內兩遭大故惡敢隆於吾父而殺于繼母然記又曰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當先公弃孤時孤未七十故勉焉終喪今犬馬齒已七十二矣又多病不能禮容不能倚廬不能稽顙答拜不能徒步謝孝是長者來弔賜奠本欲成禮而令孤違禮也是重不孝孤罪也唯長者憐而諒之不孝孤敢冒死以請

五

與王仁父令公論發社倉穀

仁父下車子章局於禮不敢以衰見今仁父信州歸矣謚

當謁禮入公門說齊衰仁父以禮處人必不令孤說孤以嘉服見則衰禮未畢其以喪服見則衰不敢入公門生是次且未敢絕龍江而茲有公事不敢不以告僱室去歲歲儉入單令茲米價漸踊縣城西鄉一金穀四石或四石四斗南鄉一金穀五石縣城西鄉斛稍昂南斛稍平故不十如此下邑城鄉原貯有社倉穀大約二萬餘石此時不一發糶貯之何為故願仁父一發糶也南鄉社穀領銀一兩原議穀六石係二十五升桶愚意今以發糶六石之中當以五斗作數年鼠耗其以予小民當以五石五斗比鄉例時價五石多得五斗小民亦幸矣以一都穀救一都饑其

鄉未置社倉者當以預備倉穀發糶則人人飽仁父飯也
發糶之後查一都中發過社穀若干入銀若干其銀仍給
社長於熟後買穀上倉仍以一兩六石爲額各貯社倉以
備來年發糶若縣城西鄉發穀之例仁父幸與城中西鄉
鄉紳士民議而裁之非孤所能與也社倉穀額社長領穀
姓名俱有冊在該房仁父幸查冊趣各社長備穀發糶不
許升合拖欠於現年里長取各鄉社長見在穀數冊於各
鄉約長約副里長報買穀小民姓名并總計一都糴穀米
民若干人銀若干兩該穀若干石入倉穀殫而止乞軫念
民困毋差人下鄉查倉以困社長城市毋令市魁結衙棍

買穀鄉中毋令鄉棍結豪民買穀一戶止許一石有子許
二石而止庶幾貧沾實惠亦救荒之一策也至於預備倉
穀伏乞細查與社穀一體發糶此又望蜀之意非孤所敢
必也仰惟裁教此係七十二鄙窮民嗷望豈獨孤一人之
幸

上吳澈如公祖

敬啓今歲大荒蒙老公祖極援閭閻更生荒後不雨秋藝
無獲此時熟後米價不甚賤則今冬明夏可知歲凶民饑
盜賊易起則今冬之盜宜防漫爲數條以備採擇一議立
留社倉恭和縣原無社倉社倉自縣令唐公伯元始通縣

共二萬餘石甲寅之荒實靠此穀一大救濟唐令之功偉
矣僕近與鄉官同知蕭覲我公議舊社穀二萬石所濟尚
少今當推而廣之名曰新社倉通縣實糧三萬餘石每糧
一石令出积穀一担一都另設一倉另僉一社長看守明
年四五月與舊社倉穀同價平糶穀一担議價二錢通縣
共五萬餘石亦救荒之一策也夫糧多者出穀自多則不
必僉富民而富民已出穀矣鄉官舉監生員富者俱不免
則不必勸借鄉官而鄉官已出穀矣或謂穀既從糧糧各
有甲令各都里糧冊空倉貯之亦可此法卽推之一郡似
可通行一議禁水客王政無遏糶謂鄰國凶荒不得閉糶

也夫鄰國凶荒則本國豐足可知已今鄰國凶荒本國亦
凶荒安得槩言無遏糶而瘠己以肥人乎則今水客是也
水客市我土之穀賣與他鄉覓厚利以自封而不顧我民
之瘠我土之富民利水客之厚利亦以自封而不顧鄉里
親戚之瘠夫天之生穀止有此數以一鄉之穀食一鄉之
民是謂食土之毛倘有餘猶奈何令富民以我土之穀市
之水客乎此其跡似遏糶而實非也禁之之法責在于行
不許歇水客并許民出首如首者是實水客之銀與富民
之穀同入官備賑此禁雖稍厲然不如此不足以禦水客
之來而阻富戶之糶或曰富民輸納亦須金何禁之厲如

此夫富民之不利在無金無金者委曲措置猶可爲也餘民之不利在無食七日不食則死無以爲也爲人上者以猶可爲者與無以爲者權之其輕重自縣矣一議流通吉虔城鄉之穀水客既禁吉民從虔州載租谷回吉此似水客而實非也夫虔州各縣大半皆吉民田以吉州土狹民夥二百年來俱買田虔州非自今日始也愚意吉民買田虔縣者虔各縣俱有糧有冊照舊令吉民裝回自食自糴糶止給本鄉人不許半塗串水客盜載出境至於府縣城中士民其田俱在各鄉照舊令各城士民裝回自食自糴糶亦止給鄉人不許半塗串同水客盜載出境即各鄉士

民買租別鄉者亦許裝回不許攔阻一議防流寇夫流寇有二非今之流民也辛酉流寇其一爲廣東程鄉之寇其一爲汀漳上杭之寇然流入虔吉者實程鄉寇也由程鄉入平遠會昌雩都興國從白羊坳入寇泰和廬陵永豐壬戌寇平後設兵守坳者以此夫程鄉上杭之寇豈能飛越羊角水遞入泰萬哉其起蹤有聲其流劫有報禦之之法當增兵守坳坳兵原設百名近裁五十名則少矣儻一報至守備官當增至百名守坳萬泰二縣當堅壁清野以待之夫清野非清洗田野之謂也諭鄉民近城者入城近山者入山令野無所掠賊不能久清野之說也堅壁非堅守

城池之謂也要在畫江而守令賊不敢近城始爲上策賊一近城則城外人民多於城中盡驅而入恐無容足之地更爲可慮則堅壁之說也至於議戰則又難言矣賊之來也非二千則三千萬安守備止兵七百衆寡不敵其何以戰此外別無兵可恃不得不議練土兵今家自爲守人自爲戰無餉兵之費而得强兵之用善之善者也中秋以後霜降以前便當熟議每鄉有都若干每都自爲一營一都之中除鄉官舉監生員童生外餘皆盡數即戎人辦一刀至於鎗棍鉄鞭即銃鳥銃之類人執一器每月望魚貫遊行一都境上耀武揚威至晚始散各就所居聚爲小營每

遇夜警盡數出救此則先聲而陣足以奪賊之氣有虎豹踞山之勢遇寇有械足以壯吾之膽無空拳待敵之苦而又一都之內擇其驍雄者或一百或二百有司給之衣甲教以弓矢鳥銃便是勝兵一都一百十都一千三十都三千一都二百十都二千三十都六千儘足禦賊矣大氐防賊之法防之於未來賊亦有所憚而不敢來上也來而禦之擒之次也來而不能禦不能擒下也故今日亦爲其上者而已一議防明火夜刼之冦禦流冦之法大畧具前說并以城書利器解叅之伍之其法稍備所難防者在明火夜刼之冦起於莫夜所向叵測患在倉卒不知多寡如前

郡城之坳東安城之坳南恐能夜夜防之處處防之愚意城中當嚴木柵并練近城之土兵鄉間當練土兵并嚴鎮市之木柵夫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有明訓故無門不可門而不重不可無柝不可柝而不擊不可木柵者一重而又一重所謂重門也夜門柝聲不絕所謂擊柝也鄉有保保有甲甲有兵今徒講保甲不講保兵是紙上之保甲也練土兵者按保甲之籍而練保兵有兵而後甲可保是禦寇之保甲也真保甲也郡邑城中左右市相向大約百家設一木柵即爲一保每夜輪五家守夜然燈擊柝董勞五家餘九十五家俱安卧也五家之中每家止輪一更是一

家止勞一更餘四更仍安卧也燈油之費一夜五兩一宗止供油一兩不甚費也一保百家每家出一兵兵持一扶是一保而百兵也若市市有柵夜夜然燈擊柝即有突[illegible]之盜能斬一柵不能斬二柵能斬二柵不能斬三柵英[illegible]無用武之地彼即巨姦安所施其技乎鄉間有大鎮市[illegible]而爲之亦同此例亦同受其利最大便也城中市巷俱有木柵夜間一閉柵即官府無得擅開以撓之郡邑衙所[illegible]分巡各城守各城門大都民令守市官止守城爲力甚易爲防甚周計之便者也巡城之官夜間一更止放一銃令一城之民知已換更賊亦知更換有銃官兵不睡縱有不

忍之心亦當潛消練土兵之說已具前條雄悍者或能殺賊縱不能殺亦能奪賊之氣張吾之氣而近城土兵朝呼朝至夕呼夕至又在各有司愛護皷舞胺有緩急自當得力一多買硝磺以備火器盜賊中所少者惟火器一項以硝磺爲禁物難辨也官中長技惟火器以硝磺易辨也今市中出賣硝磺爲賞燈烟火之用例屬違禁法當嚴禁則賊無從市買官中當差人於出硝磺處公平易買分屬各縣以爲守城置火器之需查城書利器解半屬火器而鳥銃爲急亦須廣召銃手教師教成銃手一隊出吾之長技以制賊則賊無不破矣

答宜春錢石樓明府

鮒潜彭蠡方媿微渺螢遡春臺敢言芒耀須李山人自得從袁歸來能言明府虛懷且辱下問榮耀既多鐫銘倍切弟自分龍鍾甘從豹隱毋論坐春爲難即令懷刺亦滅乃明府獎兹齟齬念及老慵吐沭青於金口誇姓字於同心捧讀來韻三十慌如老氏五千吹之以宋玉之風照之謝莊之月如云千金曾屬馬片玉竟歸詵則竟豈敢如瞿兒期恐後觸兕怨爭仲宣受其半如云是處皆縣罄何官不積新傳之子孫足爲實錄人亦有言天下有一人知我亦足以死則府非竟之一人乎至於城書器解則以歸

田七載姦暴四起魚遊宋池燕巢衛幕桒泰安人殊無上
策乃以已試伎倆早託英雄譬之一丸便可換骨止求半
偈寧必剜身不獨此書之幸亦抑地方之福也再閱椽刻
如入武庫讀羅晉白水諸集則陸海郭江爲孟爲蓋讀鷓
鴣蝴蝶諸篇則袁山香水成鼎成鍾使君之文之望何異
文饒退之第不省丘墻膺門得有如盧如黃者揚翹振響
慰使君卷卷耳厚損月俸足周歲饑恩長感集德厚慙深
瞻仰閶闔不勝肺肝

附錢石樓明府詩青螺郭老先生終養歸賦詩三十韻

紫蓋鍾靈秀青原產異人心緣吞石慧筆以夢花神鼓

翅騫朱雀揚聲躍赤鱗千金曾買駿馬片玉竟歸詵鳫序
題名塔鸞鶩刻鶴琪羣兒期恐後獨鬼怨爭伸幾試庖
丁办難弢郢匠斤寨惟臨海嶠擊楫向江濱化國從坻
適周行任士遵干戈紛起播羽檄遠通岷好會聞雞舞
能辭叱馭辛輪攻梯併設易畫陣全因爍日旌旗閃凝
霜劍戟新奇窺潛九地勝眞合三辰殺氣兼矜憤鐃歌
帶跛振泥沙封白骨野草點青燐化已沾狸豫聲今息
掛信兵韜元擅豹關像且標麟入陛身方寵趨庭意轉
親循然懐陸橘詎傲憶吳蓴砌遶衣爲綵園遊敍作輪
花邊堪設幔沼上可垂緡止信家忘樂寧知世道屯當

闕無猛虎倚窩有毚貌是處皆懸罄何官不積薪遼陽
傳燧急薊北恐盟涇但費金繒市誰將表餌陳杞人深
抱慮綿婦最含顰鄙耗欽曾閱時方待渭莘蓬壺雖咫
尺未許便尋真

又荅錢石樓

承台諭誦詩達政原無二解誠然誠然第政事文學在孔
門已分爲二科卓魯不聞詩李杜不聞政宇宙以來誰能
兼之必兼之乃可以說無二解然孔子亦曰我於辭令不
能也非謙也實不能也難矣難矣雖然三月魯國大治何
有於政刪述六經何有於詩此政所謂無二解也夫子曰

我戰則克文莫猶人則亦自任兼之矣吾輩但當求所以
無二解處不宜專在政與詩上求也佳集當作一序以報
知已今暑未能俟稍涼將稍請政然亦不出無二解三字
爲骨矣巖翁草復諸容續布

荅潘朗陵觀察論粵中全書　丙

自得足下五羊之報喜劇欲狂以五羊距虔吉稍只領教
有日未幾陳門生廷表使巫郎以八行奏不謂遂煩遽使
之特辱也感沁肝腸筆舌難周于章犬馬齒已七十有四
矣比之懸車之例已多過四載埒之　孔孟之年又偷生
二年甚矣勸飛已焉榮望如來教云云在夢魂所不到亦

道長所未可修身俟命正是今日事惟足下教我作如何
餘惟足下青齡壯志今方展布來教錢糧全書一節章在
兩浙刻有由票便覽比入楚中得與聞三楚全書歸來江
右江右顧桐柏杜史公祖係蜀門人卷卷此二書盡以送
之爲江右賦役全書草今浙楚二書不存僕中止有敝省
全書一部敬以附覽來諭書之所裁祈於畫一歲之所派
間有增減夫畫一者十之七八增減者不過十之一二以
一二之增減并七八之畫一者廢之此良法之所以難行
也孔子論夏殷之禮有損益孟子論井田之制在潤澤今
日粵賦之損益潤澤屬之足下某日夜望之爲并州快也

昔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季孫欲其
法也則有周公之籍在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今
之全書即仲尼之所謂籍也惟足下毅然行之不肖且當
以聞之周制府以助足下爲百粵永利書成幸以一冊遺
僕

上郡侯祁夷度公祖論守江要害

項於白下得聆玄教語及守江要害又及巡檢司弓兵予
鄙意甚合然匆匆未悉也敢竭其愚而盡言之吉州爲文
物之區二十年來吉爲盜藪壽及縉紳至再至三亡一家
能枕於枕亡一歲不賊於賊然非吉盜之自爲藪也吉之
不幸與茶陵郴桂陽楚人慓悍吉人脆輭謂吉人易與
而士大夫又以被盜爲恥而不敢言則益肆吉枝江甚多
總歸大江劫掠之後揚帆而下瞬息千里則難捕而守江
之兵虛弱寡少又益無忌今議守江當首議要害以防其
路次增兵戍以壯其勢章生長於斯聚族於斯請先言要
害而後及兵戍可乎吉士大夫不盡住大江干也多散處
小江賊劫掠後勢必由小江出大江乘流而下至清江豐
城辟港乃始分贓即有善捕安所捕之故今之守江者當
守小江之口以制其出入之路乃名要害如萬安當守窑
下江口界之窑下巡檢龍泉當守龍泉江口界之龍泉巡

檢泰和當守株林江口界之花石潭巡檢守牛吼江口界
之早禾寺巡檢廬吉之界當守白羊坳隘口以備粵閩大
盜廬陵當守張家渡口界之廬陵巡檢安福永新之間當
守三江口界之安福巡檢茶陵永新之界當守蠟子樹下
隘口界之永新巡檢吉水永豐之間當守丁江口界之吉
水巡檢總吉安一府要害九處每一處用戍兵六十名益
以弓兵四十名用大紅舡二三隻總計戍兵實用兵五百
四十名查府營守備營食糧兵共一千餘名分五百四十
名以守要害而留餘兵以守府縣之城則營兵尚有餘弓
兵共用三百六十名以各縣輪戍則弓兵亦尚有餘不必

若兵也有兵自有糧不必增糧也第兵雖已足償帥多貪放有百兵之名無百兵之實則設法嚴查之如梭船之法可行也有梭船則夜行之船當禁也多槳之船當禁也茶陵齎毯貨之人當禁也故江人引買布之人當禁也遊僧募緣之類當禁也至於練兵巡河二官本是一事今分爲二練兵者不給兵以巡河巡河者持兩手以搏賊非計也愚意郎以練兵官兼巡河每月以半月練兵於城以半月巡各地方河可也至於府營之兵內則各衙門諸役以僕充之外則各市棍土豪以僕充之者衣裹冒頂有名亡實當嚴爲之禁可也庶幾戍兵蒸蒸而對虎豹歟乎若保甲之冊

甚周然能冊於陸不能冊於水保正保副之設雖備然能捕於屋不能捕於舟故分戍兵守要害亦近日對病之劑也巡道未莅守道遣一令所恃者惟公祖實風雨之廣厦歸爲之北林也公祖慫惥地方效孥下問故子章以曆見請至於斟酌潤色全仗公祖與二三公祖商量裁割令畢方罔象潛藏遁徙城市閭里安枕寞居地方幸甚士大夫幸甚

與搢紳戚朋鄉約論郡庠社倉書

祁公祖柱教白下僕入郡城謁因談爲政首務在養士救荒養士於學而府學燬救荒以社倉而倉穀出納混柰何僕應之曰重建府庠約費萬金費何從出勢不得不因糧簽自上出令則爲加賦加賦之名公祖不願也自下出金則爲義助子來之義公祖亦聽之而已遂別去之吉水與羅匡湖鄒南皐二公議僉曰善南皐曰糧一石出銀一分僕曰吾郡計八萬石有奇民糧每石一分五厘合之得四千餘金始可足用又僉曰善歸廬陵與劉斗墟曾金簡賀定齋三公議又僉曰善僕歸來以聞於陳望州廖淳初蕭

觀我蕭夢瑤四公又僉曰善計亦親朋所共聞者第此衆既名義助此銀必欲有司催納與加賦無異故僕意一都一圖當請二三君子家富心厚者爲斂首若敝都僕與諸兒孫輩任之矣餘七十二都乞注定斂首尊名斂完乞送至僕所僕總上之郡太公祖無煩有司催督乃爲義也社倉一事僕再請教祁公祖公祖曰無問銀穀貯之公解恐戶吏乾沒貯之民間恐不才社長乾沒聞去年荒甚社長至無穀以應此法之敝也子意欲買田道契收穀各都每年輸穀入縣預備倉除納糧簡之二米縣官自以穀湊納餘穀貯倉備荒如今年收穀明年不荒可存一年之穀

又四年不荒可有二年之穀以二年穀抹一年荒歉僅有
備所慮者特買田難耳僕應之曰誠然公祖因問田價僕
曰泰和上田租一擔自八兩至三兩者為上二兩一擔者
次之二兩以下為下今欲買田當以二兩一擔為額如其
鄙原領社銀壹百兩即當買租五十擔置契定耕戶每年
收租當責之遞年里長里長收租後運入縣倉縣給倉收
待至荒年縣官當以本都之租還抹本都之荒而以預備
之穀補抹無社之都則民間社長之苦盡除而吏與社長
乾沒之弊盡革祁公祖曰善僕意官既為民除社長之苦
民當為官買社倉之田況二兩一擔亦不為厲惟我親朋

齊心朋力共買公田以備濟荒此其責在見今社長為首
而田之肥瘠價之多寡則十遞年共議之僕承乏叨有四
十年蒙　主恩世襲即社長決不僉及兒孫所以卷卷者
上念祁公祖既有美意良法吾輩當曲成之下念子孫他
日蕃多豈能人人皆貲不僉社長乎故乘此時一舉永逸
亦計之便者也夫有身家者少捐隨糧之金既足以明有
終之義少效買田之勞又足以脫社長之害此不待再計
而決者也牘請益明以九月朔送函書至萃和書院書院
門子送至僕所共成義舉庶不虛稱忠義之邦謹啓
一本都都額民糧若干石內一啚民糧若干石二啚若
干石如有三啚四啚五啚須要明書
一一啚當有一二歛首姓名為誰幸填於書無以虛名
相誑
一民糧一石出銀一分五厘合一都民糧若干石應出
銀若干兩
一此銀歛完期以秋熟後八月送至僕所類齊送府

荅祁爽度公祖

昨以藏書訓約序稿上政并報水災計未及入台覽而尊
教下及卷卷怵惕語語拯抹沉淪之民至魚腹者既無可
奈何而延殘喘者猶尚思手援聞之人言此番災水源湧

於横浦波揚於章貢禍延於萬泰初三初四之夕江騰海
沸山動岳搖歷陽波來智愚同陷海鹽溺及里邑為虛逐
波而浮者夾龍江而交撓舉一龍江而他江可知也迴流
而聚者合百竈同窟舉一迴流而他流可知也公署私
宅無一不傾堅城石壁無一不破民間食米盡棄流水預
備倉谷已濕其半即如子章家居猶巢燕幕然一年食米
半貯水次今為水濕浥不堪煮未知此日何以為命也鄉
紳中之苦猶有不忍言者攢宮壞而棺逐朱池巨浪至而
柩挂大樹劉孝廉卒而棺歛於屋棟馬公橋折而盡夷其
室家更聞五雲猶有甚於泰和者豈陵谷好遷乾坤忌蒲

故作此灾怪邪夭擘斷華山空假巨靈之力决平滓水須
憑神禹之才今日仰望全在公祖來諭取倉谷二百石舂
米少給災民一九可以換骨半偈贊於剜身是忍足王肇
必其備嚴略序復顛錯無倫臨楮可勝流涕

與萬安徐南高仁父

須承枉教荒村擬圖躬謝而尼於雨既而稍霽又擬脂車
而困於水雨與水亦春夏間常事也而今歲之水突發遄
至無所厝手足今死淪之民死者既無可柰何存者猶尚
思手援淪胥之屋漂者既與汩俱沒壞者猶尚思撐持振
濟全活全仗仁父斂遺一介岩申安問竊計仁父扶死抹

傷日不暇給愁腸焦慮夜不安睫惟乞爲　國保裔爲民
瓊玉以爲兩邑二天僕不勝祝願

蠙衣生傳草卷之七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同里陳以躍
蕭一傑
康于忠
温江梁祖堯
華陽高　偉
黃岡孫大祚校

[illegible]功始末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夏六月六日黔合蜀楚三省平播州
逆龍二十九年辛丑春三月黔合楚師恊勦皮林招降九
股自討西南一隅役無再舉矣三十年冬十有一月播州
逆黨吳洪連結楊氏楊孽俊盧文政盧里受譚里保羅忠
王金義等復叛報至蜀黔震駭十有二月四日章令宣慰
安疆臣漢把王宗舜督兵斬吳洪擒譚里保等來獻章會
同畢御史三才合疏畧曰元惡吳洪在七姓中最號兇頑
實啓播亂播平歸鄉保有室家幸矣不思悔禍乃以爭土
細故揷血稱兵收合餘燼蟻結兇徒橫逞逆謀幾釀大患
既以爭長相殺投戈四潰與其逆黨叟突出奔宣慰安疆
臣一舉而擒從惡李光等再舉而斬元兇吳洪始斷長狄

之喉旋獲吕嘉之首克清大憝曾不崇朝不可謂非其功
仲軍官劉岳旗牌官王安民督率夷兵把截要害旋擒首
惡其功足録相應具題奉　旨下部三十三年春正月貴
州左布政使趙僷按察使尤錫類守巡各道陸續申報山
苗路苗梗於平越新添龍里銅仁之間至七月終苗聲言
先打關廂後打城池於是司道合呈貴州一省原是苗仲
雜居　國初雖設貴州新添平越威清等十四衛分布上
下以通雲南之路而一線之外北通四川東接湖廣南通
廣西皆苗仲也近自征播以來糧餉欠缺軍兵困苦兼以
征播各兵不能歸籍者身無所依竄入各寨潜探消息與

苗仲倣脚串同勾引日益猖狂往往刦盗間一出没今無日
不出刦且一日而刦數起矣往止數十成羣今動輙數百
爲夥且近千餘矣往昏夜潛出今聚集山箐白晝公然肆
出無忌矣往止刦客貨今刦及官員盡其盤費衣服　詰
命文引矣往尚竊發於山谷曠野今窺伺府衛州城且逼
近省會矣夥類日繁猖獗大甚肆其慘毒不可勝計道路
官商不敢往來屯堡軍民不敢出入貴州數百里之境將
成盗藪雖哨守官兵屢有擒斬但賊衆兵寡乍戢乍起非
大集漢土官兵盡撲滅而懲創之恐銅仁三省之苗聞風
而起東西南北結連爲害勢益衆而難爲力矣伏乞挑選

方等及召募四方勇兵并諭各土司夷兵逕至
剿殺或圍於山箐困而勦之或隨於庄寨圍而剿之
務必空其巢穴絶其種類俾道路清寧軍民安堵地方幸
甚甚ノ會同金御史忠士合疏其畧曰盗多起於饑寒之
迫切而黔中歲頗有年盗多困於官司之凌虐而苗民絶
不見官然而今歲苗賊視往更甚臣等反復惟之往播賊
厚募惡苗爲羽翼播平散歸故寨不能盡殄四方募兵爲
征播四至播平流落山箐便作勾引盗之繇也往滇黔俗
樸陋近年以來俗尚奢靡富人衣彭段市民衣京青不惜
厚值以市而商日湊滇出銅錫宦滇者載而歸輜重蓋至

苗民多以爲寶鏇而刦日熾盗之招也自平播後瘡痍未
起庫藏益竭賊覘知虛實以謂必不能復用兵又自興隆
至普安上下二千餘里都清新鎮二道貴陽思州銅仁三
府俱未銓補臣等才本庸下又鮮輔車盗之所以日恣無
忌也盗初起時臣等謂偶一二起未敢以　聞微有斬獲
亦未敢叙而今數月以來無論刦商即官員被刦慘不忍
言無論夜刦即白晝當路人不敢問無論鄉村屯堡即近
城近省殺人無忌無論糾黨成羣且踰百近千嘯聚山箐
甚至聲言欲刦雲南起解　御扛又丢木刻欲攻州衛等
逆城郭衆集犬羊毒逾梟獍夫四郊多壘臣之辱也八𢒫

未靖臣之罪也臣等猶愳其日長月增雄唱雌和小之如
昔年韋同烈米魯之徒大之如古者黃巾青犢之流而臣
之罪益無所逃矣今士民請剿之詞無日不詐府縣請兵
之文無日不上又據三司會議賊惡已稔賊勢方張旣積
鬼誅之罪正當 天討之辰臣查得原領 勑書開載如
有盜賊相機剿捕臣謹遵 勑書調集漢土官兵宣慰使
安疆臣兵一萬分營於貴陽威清之間佐以指揮徐用賓
把總劉崙王安民魏國忠越其進李文學王嘉言鎮撫蕭
如京而以都司高垣坐營馮邦濟督之以攻賊之西自龍
里至平越以宣慰安疆臣萬兵爲主又以守備李大諫把

總馬武卿周之德劉昆土同知蒙詔土舍張鶴䲵蕭芳羅
國權分爲四營約近五千而以都司陳雲鶚遊擊劉岳督
之以牽賊之東西賊之巢在老王山波羅清水箐阿倫哆
囉阿郎洪麻王岡等寨八九十處不下數萬人而阿倫阿
紱阿萬阿鰲王廷鳳等其賊首也東賊之巢在蝦麻塘紗
帽山凱里大平伐小平伐的貢樂平等司寨六七十處亦
不下數萬人而阿皆阿戎阿浪阿晏阿落等其賊首也黨
類甚衆聲勢甚強非大創之不可至於二路將兵監紀督
餉等官總督將兵官左都督陳璘總督監軍官布政司左
布政使趙健西寧紀功按察司 按察使尨錫類督餉威清

兵巡道參政兼僉事王尚德分理糧餉貴陽府推官楊可
成入營紀驗功級新貴縣知縣龔一慶東營紀功分守安
平帶管新鎮道左參政何偉督餉分守思仁道右參政洪
澄源分理糧餉平越府管府事通判楊可陶入營紀驗功
級黃平州知州曹進可鎮寧州知州吳天祐近省地方與
省會城池委掌印都司陳所學督同二衛印捕官防守臣
等猶慮諸賊奔竄湖廣檄清浪參將董厭宗將兵於偏鎮
堵截又恐賊逃廣西委場陽守備王應速帶兵於定番把
遏各分理其事再照臣七年於黔矣討夜郎之後繼斬吳
洪討皮林之後繼皮羅海臣非不知國小民罷財竭力殫

願事有亡可柰何勢有萬不獲已者不得不仰仗 天威
糾率義旅以極此一方生靈況今年黔中頗秋田禾被野
正因糧於敵之候而安疆臣地界已明毋鳳氏 恩賜郵
典亦共努力報 國之將臣與按臣謀議僉同又與總兵
官陳璘分布稍定乃敢馳疏以 請奉 旨逭苗惡旣稔
天討宜加一切征勦事宜俱依擬許便宜從事務保萬全
以安遠人章乃箋八月六日誓師八日進兵冬十有一月
十九日左都督陳璘參政洪澄源移稱銅仁水硍山十三
寨惡苗流毒銅仁思石四府居民在在受害赴告被刦殆
無虛日且屢撫屢叛罪惡貫盈而大苗頭吳老喬僭稱將

巾身服紅袍張蓋擡轎鳴金吹打糾衆出刦而各寨苗首
倨興吳老成石老四等悉稱首惡虎肆鴟張本鎮切齒腐
心移請兩院俯從征剿調募精兵一萬二千員名分爲四
路並進至三十四年春正月終左布政使趙健摠揭東西
二路二起生擒原　題疏內有名大賊首阿倫阿絨阿萬
阿鷲阿皆阿涙阿落七名斬獲阿晏首級一顆水硍山生
擒賊首吳老喬倨興吳老成石老四四名三路共擒黨賊
二百九十一名斬級二千七百零六顆擒斬通共三千零
九名顆招降過男婦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一名口是役也
自西南以至水硍山苗其地千有餘里大山深箐堪以藏

衆各賊昔有餘處兵西擊則東遁南搜則北走非深入
窮追必不能薙其穴而殲其人故自八月誓師迄今正月
二十五日合漢土官兵數萬將領把守百員自西及東漸
次竭力攻剿方得殲其首惡殄其羣醜即未能殲類無遺
亦已喙息鼠竄自今畏威來降者猶不啻數千俱給之免
死以示不殺之恩老弱扶挈出見者不啻數萬盡招之使
還故土以廣益生之惠由是分兵選將[illegible]哨守要以爲善
後之計以圖萬全之策庶乎道路可清商旅可通而黔民
刦掠之患少蘇矣竟復會同按臣具題畧曰貴州之苗在
東西二路名曰仲家蠻巢於貴龍平新之間實諸苗之一頭
目在水硍名曰山苗跳梁於銅仁思石之竟又紅苗之猾
夏其一則恃千里種類之繁飽怒饑嘯輒敢懷拒撫之心一
則偵黔中平播之後財竭力殫無能爲再舉之役以故三
十三年內無一月不出刦無十日不報警掠商人而禦其
貨遂不保其首領刦官士而奪其貲且辱及其妻孥乂之
嘯聚林菁聲言欲窺城池大羊之惡滔天神人之憤切齒
臣萬不得已會按臣請命於　朝仰荷　皇上嚴旨令臣
必剿許臣便宜從事又責臣務保萬全　皇上秋殺與春
生並行破竹同繫桑兼命臣用是益加兢惕與按臣金忠
士晝夜協謀以水硍山先責之總兵官陳璘參政洪澄源

用本營漢兵爲主而益以土兵以西路專責之監軍布政
趙健用安疆臣夷兵爲主而督以漢官二寇既蕩而後專
責總兵官陳璘親入東路雷擊彗掃以收全局雖其千巖
萬谷不敢謂盡殄其種而草薙獸獮亦庶幾深入其阻西
路苗頭阿倫阿絨阿萬阿鷲東路苗頭阿皆阿涙阿晏阿
落水硍山苗頭吳老喬倨興吳老成石老四等或生而擒
之行間或斬而梟之京觀是皆仰仗　皇上天威震疊
明旨森嚴執政攄忠謨於　廟堂樞筦授方畧於邊圍省
垣讜議職方區畫成剿厥敵推陷乃成故臣即愚猶得協
同總兵鼓舞將士借三冬農隙之時獲三千斬馘之功道

路如故官商無警豈獨殊方奉揚　王休共老於覆露亦
使愚臣恭行　天罰得免於罪督皆　皇上恩威所暨也
奉　旨下部二月班師再獲千級以報并進銅鼓十二面
已象大人病病章以親病再乞終養奉　旨亂苗雖已掃
除善後事宜猶須撫臣料理何得遽請歸養不允辭章乃
總括苗功謹題爲路苗山苗兩寇並勦仰仗　天威擒斬
四千餘級謹敘任事文武各官功罪以明勸懲事臣以么
麼荷　皇上拔置撫黔八載矣二十八年逆龍稱兵有征
播之役其後播黨再叛有斬吳洪之役是黔之北鄙也三
十九年皮林匪茹有征黎之役因皮林勾引九股有撫九

股之役是黔之東鄙也中間銅仁水硍苗賊平越新龍仲
裓鳩集蟻結在在而是猶不敢蠢蠢然動者一則征播征
黎之兵戈在場彼憚而覺爲兔伏一則凶年饑歲之腹腸
不充彼饑而未振鷄聲而自三十年以來天與之歲穰棲
於畝其廩高其腹實矣兵戈既散商旅疊至其涎垂其膽
張矣而臣三四年間舌敝於水播之爭界耳回於蘭州之
爭印髮眉盡皤形骸亦枯彼眄伺之以爲臣之精力罷矣
而星沙之粟不輓鎮爲之負日甚哨兵菜色而執戈扛夫
枵腹以負擔彼又眄伺之以爲黔之虛藏罄矣以故銅仁
水硍苗賊吳老喬侯興吳老成石老四等平越新龍仲賊

阿浪阿背阿倫阿晏阿落阿絨阿萬阿鐵等聚嚮山谷出
劫道涂始猶季一二出後則無月不出始猶月一二出後
則無日不出始猶劫商後且劫官始猶劫過往之官後則
劫本省之官始猶橫於道路後則進逼城郭始猶聚散靡
定後則嘯聚山箐而黔之勢岌岌乎將如播如皮林矣臣
始問兵於總兵官陳璘璘曰兩路並舉須用兵三萬人兵
不難辦難辦者餉金臣復問餉金於布政使趙健健曰楚
蜀不解黔室懸磬即解年例也非兵餉也無已軍門八年
節縮餉銀元以待不虞而今其竭矣如有金無米柰其問
之治粟者臣復問按察使洪澄源參政何似對曰往征播

借米於屯彼時有煩言民疲疲方起其誰能運臣乃羣集
文武將訪之有言哨兵爲賊之日軍屯私庄爲賊之窩臣
於是下連坐之禁有言苗中屢豐今歲更有年臣於是下
因糧於敵不許焚米之禁有言安籠臣兵壹萬餉自裹糧
可省運米臣於是下籠臣兩路之檄有言水西向不斬檄
功多虛冒臣於是行布政使尤錫類有親驗功級之檄
有言上六衛軍夫稍逃每衛借運五百石會提學僉事甘
雨考校上衛臣於是有提學催餉之檄有言水硍近總兵
府西南近水西先舉二路而後合兵向平新免於腹背受
敵於是下二路並舉之檄有言平新賊黠而黔盜路剌

棘而深非大兵不可臣於是有總兵移鎭四司道共住新
龍之檄有言仲賊實番有徙水硍西路稍見功次亦宜開
一面網以散黨與臣於是下來降不殺之令比總兵官陳
璘至新添布政使趙健按察使洪澄源叅政何偉王貽德
相繼至璘本以播州皮林之夙名寨賊之膽而復以水硍
山之新兵扼賊之吭司道一心討賊文武協力共謀一二
臣同千萬人住賊果不能支竄入山林米害於寨悉為兵
粮蓋自秋八月與師至春二月班師㓜夫運米不能三之
一餘皆取給於敵而水硍西路東路三路功次臣　奏報
兩既實四千有餘一一皆右布政使尤錫類叅政何偉所

親驗者臣查得播州首功三省共一萬九千餘級費金錢
若干萬皮林首功三省共五千餘級費金錢若干萬臣今
此役擒斬共四千餘級上不敢請金於　朝下不能派糧
於民中不敢貸貰於鄰臣以八年與司道銖銖錙錙節縮
者毫釐分給姑以充其腹而以　皇上之　部首鼎將而
宣布之實以鼓其氣　皇上有苗惡既稔天討宜加之
旨故苗人懼必誅而竄竄走險者先以褫其魄　皇上有
務保萬全以安遠人之　旨故苗人懷不盡誅而倒戈投
降者又足散其黨則諸文武將吏之功實　皇上之明威
也而未成功之先臣原無厚餉徒以空言勉而責之戰既

成功之後不一品叙而滋其望而難責其再故敢冐死爲
皇上陳之至於臣章六載貴州始播州繼皮林繼水硍路
苗無歲不動干戈始議平清四衛繼議播水地界今又議
永赤四衛無歲不鼓唇舌下勞民力上煩　聖聽其無所
短長之效居然可見　皇上即逐之罷之猶以為晚而敢
言功即　皇上不忍斥逐臣前屢疏終養乞　皇上終聽
之臣願足矣此非臣之飾詞也四時成功者退不退名曰
逆天父母老當歸養不歸名曰逆子　皇上為臣去二逆
之名而全臣父子之倫明臣進退之義賢於叙功千萬矣
疏下兵部都察院行巡按貴州馮御史奕垣覈功御史行

貴州按察司該司署印提學僉事甘雨覆行同知廖自伸
推官楊可成再三磨覈據冊報三路原報擒斬功級通共
肆千零叁拾叁名顆內斬獲功級叁千柒百叁拾壹顆今
削去壹百陸拾捌顆實計叁千伍百陸拾叁顆生擒叁百
零貳名今削去叁拾貳名實計貳百柒拾名擒斬共削去
貳百名顆實共存留叁千捌百叁拾叁名顆拜俘獲賊屬
壹千零叁拾伍名口奪獲器械捌百壹拾柒件牛馬陸百
貳拾隻招降男婦壹萬叁千陸百玖拾伍名口俱覈明冊
報到司復該本司看得黔地僻在西南界於楚蜀地名鬼
國本是豺狼之居種出槃瓠何殊獠猗之尚巖谷既險林

曾益濃四顧皆苗一線是路平清漪龍之邏烏道羊腸在
在皆爲巢穴蝦蟆錢坪之區蜂屯蟻聚處處盡是腥羶而
水硍惡苗作梗於石思之間與路苗互爲聲援交相要結
遠刦屯堡近掠郊垧以官道爲奇貨視商旅若外府月增
月長禍及縉紳之妻孥雄唱雌和來窺府衛之城郭彼自
謂征播之後中國罷於用兵貴筑之會軍門難於養士以
故長驅醜類梗我道塗動搖八番斷隔千里自貴陽以至
下衛由石阡以及銅仁一帶地方岌岌乎殆矣於時亦由
之囊紛至兵食之計兩窮仰荷軍門千萬措据籌兵籌食
前按院三五申令同力同心自總兵以下及於三路漢夷

將士咸受指揮共奮膽勇兵交刃接魚散烏驚由秋徂春
成此奇捷夫有功不賞則披堅執銳者何所勸敘功不實
則偽級冒賞者何所懲此又職所大懼也今弔取監軍總
鎮紀功各官文冊始委廖同知楊推官親自勘對已二官
冊到職復躬自查覈其一人從征而於三四處部下報功
者削其合軍掩殺無將官姓名者削其已紀於水硍而復
紀於新添者削其零星斬級而非在交戰之日者削其僻
路斬級而不在對陣擣巢者削蓋亦庶幾無濫冒無重複
矣職又查得水西儸兵凡奉調討賊向不割級以致漫無
稽考奉軍門令責安疆臣將西路功級一一解省聽尤右

功級紀驗不解者不算又查征播征皮林各官兵以路遠
不諳所獲功級俱委小官入營紀驗以致間有參差軍門
洞燭前弊令將東路功解何參政紀驗水硍山功解洪按
察紀驗驗明俱劈面掩於近郊以聽覆驗故此番之功除
有疑者削去外其存者皆經司道親紀親驗最真最確萬
無可疑職又查得播州之役合策於川湖皮林之役協力
於楚粵而今山路二苗之役則貴州之獨力未藉尺寸之
鐵於鄰省借升斗之餉於友邦也播州斬級貴州陸千餘
功用金伍拾餘萬皮林斬級貴州肆百餘功用金叁萬而
茲山路二苗斬級肆千取金於節縮之餉因糧於敵人之

囷上不請於　朝廷下不派於民間不可謂非全捷也此
皆由巡撫郭都御史以八載之威名奏兩路之偉伐義師
方張首席上醜虜悉擒於目中前巡按金御史目擊山路
之苗督力贊和門之征討悉心而効六奇指掌以佐三捷
郭兩院功在　社稷不敢僭敘又職兩偶因巡按上衛奉
檄輸將原無纖芥之勞不敢濫叙外如總兵官陳璘參將
董獻策遊擊劉岳都司陳雲鶚原任總兵坐營今陞都司
汪如淵軍門坐營官馮邦濟以及守備指揮把總等官陳
金魚貫義旅鷹揚制勝摧堅同推天山之旆出奇設伏共
函谷之泥監軍紀功督餉左布政使趙健右布政使左

錫類按察使洪澄源原任參政今聽除何偉然參政兼僉事
于胎德以及紀驗理餉分運糧米府州縣正佐首領等官
亂冠掌上借筋幄中萬竈生煙士倍折衝之氣三軍挾纊
人稱時雨之師文武崇卑雖有差等奔走後先均勤　王
事通應分別紀叙賞賚以酬其勞者也該司上之馮御史
御史乃上覈功疏臣看得國家之大事在戎西南之難馭
在苗地接怍驩種共槃瓠故邦政條例以虜功優功苗功
並列雖賞格不無軒輊而撻伐均非容易貴竹孤懸萬山
中東西千里稱衛什一苗獠什九自楚入滇黔為咽喉天
設高墉之險地通如綫之路苗一扼其吭孰與翼而飛乎

稽之載記自高宗克鬼方後唐宋以來叛服無常入　明
始列版圖然思田普安香爐山在洪武拾肆年永樂伍年
宣德陸年正德柒年嘉靖貳拾貳年惡其跳梁凡五出師
徵調轉輸不下千萬最為勞費後討擒斬俘獲數僅百拾
尚未能帖席蓋苗之為黔患始猶蟣蝨之屯於髮膚湯櫛
之所可及今猶蟊蠹之據於腠理鍼石之所難施病亦云
篤矣平居雜處無異編民一呼剽掠猛於豺虎時或竄伏
於深巖密箐之間時或出沒於屯堡閭閻之內離則鼠匿
合則蜂起蹤跡詭秘勢難猝勝又黠自播亂以來十室九
空百里無炊烟燹未熄流離未歸沿途哨堡戍卒皆以撫

馭解散以故苗得偵我無備益肆猖獗在水硍山苗則恃
險鴟張於石阡銅仁之間在路傍惡苗則乘危蝟起於平
新龍貴之邊初猶月振鴉響繼則日恣狠毒初猶行旅家
災繼則轎軒受禍攫金不已辱及妻孥殺人不已殃及鷹
今四方亡命又皆托足於此客為間諜潛為耳目以張其
豺蝎之勢而瓜分其贓不肖屯官利刀錐而甘為兎窟無
賴將領懷首鼠而恣其虎噬千里提封幾乎道斷此神人
所共憤而斧鉞所必加也維時撫臣郭　子章前按臣金忠
士共軫民艱會題　請剿乃撫臣多方鼓舞將士前按
臣加意申嚴號令致師出數月功成肆千是皆仰賴、皇

上　睿算中潛　神威外讋　許以便宜從事故羣帥踊
躍共受計於　明堂　示以萬全為則故百蠻奔走上會
圖於葱嶺元輔密勿籌決從容而調劑化于槐棘之上嵓
廊廟勝談笑而制四夷於掌股之間樞臣勒九天之上以
發謀晉授折衝之畧見萬里之外而制勝遂成止戈之勳
兵垣指授宏畧而青蒲白簡巧藏於金湯職方力贊神機
令甲洞錄林氛制於斥堠故貴州即當夜郎皮林之後兵
弱餉詘之餘猶能賈其餘勇芟此貳苗不盡在疆場也顧
一時疆場在事諸臣臣延歷所及始詢之文武事外之人
既叅之道路輿人之口臣請先序其槩而後列其詳撫臣

郭于章當兵餉未備之先檄總兵而問兵則曰兩路並巖
非叁萬兵不可於是按尺籍脩之衛所之軍力不勝雕哨
守之兵亦董董足壘守檄藩司而問金則曰用兵叁萬日
幾費伍百金州湖之糧原是餉軍且道夐不前司帑之金
罄於夜郎皮林即涓滴能濟幾何檄糧道而問米則曰泒
之里甲貴州元無都圖可泒問之富戶富民落落如晨星
雖有借屯米一策昔年行之而不免於嗸嗸之口於是撫
臣蒿目焦心會同道文武而廛議之曰用兵叁萬土兵任
其半漢兵任其半土司之半安疆臣壹萬蒙詔等伍千彼
萬伍千者皆是裹糧此行稍發金劝其市米而已漢兵之

半分為撫標兵共伍千不必予金止人日給米壹升新募
萬兵足之則金與米俱昇焉金則用八年所節縮之轉餉
米則借上衛之倉米以給征路苗之兵借思石銅之倉米
以給征水苗之兵庶幾兵無艱食且歲既有年苗方刈米
因糧於敵正惟此時於是以捌月誓師進兵會水硍山苗
突出前按臣巡歷石阡目擊苗逆移會撫臣請兵殄滅乃
撫臣檄總鎮與思仁道按察使洪澄源叅將董獻策總鎮
標下中軍官汪如淵先剿山苗而後移師新添會殄路苗
路苗實分東西貳路西路之苗令宣慰安疆臣督部兵壹
萬自裹糧食專剿西路以遊擊劉岳原任都司高垣標下

中營中軍官馮邦濟督指揮把總等官率募兵銳手佐之
東路之苗在新添平越間用土司知蒙詔士舍羅國禎金
大璋張鶴虓等土兵伍千名以都司陳雲鵬原任叅將劉
效節督指揮把總等官佐之貳路監軍則以左布政使趙
健總之西路紀功則右布政使尤錫類督糧則叅政王貽
德東路紀功則叅政何偉督糧則按察使洪澄源仍兼水
硍山蓋紀督餉於時提學僉事甘雨考校上衛撫臣令就
便催運上衛糧米以濟匱乏叁路將士俱聽總鎮陳璘調
度璘始平水硍再趕新添櫛風沐雨由冬徂春而功始奏
矣是役也丈人長子既擁[illegible]而專任強士健兒共勷力以

成功因糧於苗地糧米於上衛市[illegible]鹽於川湖借轉輸於
逸卒無煩　朝廷内帑之財未[illegible]貢邦助餉之費權宜措
授飽士卒於道[illegible]多有[illegible]流[illegible]於周道而又懸賞格
以激士擒斬有名賊首爲上臨陣斬級者次之搜山獲級
者又次之嚴軍令以來降殺降者抵罪殺老弱良民者抵
罪以故數閱月之間擒斬肆千餘級已築京觀招降不下
萬餘安插故土聚數拾年逋寇解辮削衽如路苗頭阿倫
阿浪阿皆阿晏阿落阿絨阿萬孫六等水硍苗頭吳老喬
[illegible]老四侯興等渠魁纍纍就縛散蜂屯蟻雜之羣擧數十
[illegible]賊數破穜波域如西路苗老王山波羅平茶王周谷坤

甘爾通行紀錄候以何衡近以廣東副使被察聽降仍應
照播平叙功例准復原職聽用者也清浪叅將董獻策一二
貌虎頭燕頷淵腔豹畧龍韜韓內地而固金湯風生八面
搗賊巢而親矢石威著三藩遊擊劉岳矢口譚兵六奇了稟
擬其銳殫精破寇百蠻爭避其鋒取首虜不啻封羊招降
夷多殊馴鹿屯田都司陳雲鶚斗北卿星荊西將種胝足
胼首麥新固深壘高城怒髮掀眉苗醜畏風聲鶴唳標下
坐營中軍官馮邦濟身肩將領胸富智囊除戎器而左旋
右抽陣成鵞鸛偵賊情而出謀入告膽落鯨鯢原任總兵
坐營中軍指揮使今陞雲南都司汪如淵有萬夫莫當之

勇擅百戰必克之能視大敵若小兒雙雕騈落倚短兵爲
長技萬馬俱空㶚陽守備王應速力能擔荷志不詭隨小
隊出郊坰六洞之犬羊惕息大軍壓邊徼八番之狐鼠潛
踪思石守備葉定遠增竈不減竈攻城復攻心志切於雪
恥除兇殲渠無算機熟於扼吭拊臂緩急有資以上柒臣
破賊壘而共振鼓鼙遏賊衝而互爲犄角均應優異內董
獻策劉岳馮邦濟汪如淵居黔最久獲功最多均應陞級
以酬其勞而董獻策尤堪大將之選汪如淵雖經陞任仍
當論功再加陳雲鶚王應速葉定遠功勞相等并應紀錄
厚養者也署銅仁守備事水硍山領兵貴州前衛指揮使

薛紹瑄律嚴步伐止彝機妙弛張剛闔推心置腹三軍同
挾纊之温斬將搴旗一鼓剗探囊之易標下署中軍事西
路領兵貴州前衛指揮同知李棟材斬案激貔貅之勇過
者芟夷控弦消蛇鼠之魂遇之披靡師中長子閫外元戎
領兵前衛指揮僉事徐用賓雅馴如處子激之則義氣不
回鎮靜若書生抑之而奇謀立見功成三戰勇冠諸軍總
鎮旗鼓官水硍山領兵平溪衛指揮同知洪應選奉揚號
令凜然雷厲風行旋轉旌旗儼若雲飛電掣既懋叅襄之
績復饒俘馘之功總旗督陣百户征東加銜守備陳九德
縛虎雄威落雕妙手酋庭深入獨高芟薙之功戎路先驅

丕壯軍屯之勢以上伍臣在薛紹瑄李棟材俱以代庖戍
功在陳九德洪應選俱以裹革自命而用賓父死事於播
尤爲可矜均當紀録擢用者也原任掌印都司今革任聽
勘陳所學神閑氣定識達慮周編保甲以衛城闉千里之河
山鞏固選壯丁以譏闗市重門之暴横潛踪原任操[illegible]
司今革任高垣察敵情如數一二間將畧迥過尋常[illegible]
智垂尚翼鯤溟之獨奮驥心尤壯堪求燕市之骨以[illegible]
贖臣在陳所學應候蜀中勘明擢用在高垣雖以軍政被
革然近報新功似足抵贖相應准其赴部謝用者也監紀
文臣平越府署府事運同楊可陶吏才與武畧俱高衛

共陰符並運櫛風沐雨將出入于猿啼虎嘯之場鳴鏑控
弦卒芟除其封豕長蛇之毒東路干城全黔左臂貴陽府
通判徐淳友才誠兩合謀斷兼資驗功涇渭分明有衡鑑
先平之頌轉餉粟芻遝至無樵蘇後爨之虞貴陽府推官
楊可成練事如轉闈迎刃宅心若執玉捧盈攝郡符而庭
除水冽督兵餉而芻粟山來鎮遠府推官今丁憂鄧希稷
明照燭奸長材禦侮驗級而錙銖不爽人稱水鏡錄功而
毫髮罔私領起氷壺思南府推官張文英真誠馴雅莅慎
端詳典司軍實而輸將備極艱辛出入戎行而期會不辭
旁午黃平州知州今陞登州府同知曹進可免冑雄風請

纓壯氣入虎穴而搜虎子親提組練之三千伏龍劍而試
龍韜卒縛雕結之婁百定番州知州萬曰軾身攖虎豹雄
圖夙豫于徹桑信及豚魚逆節潛消於伏莽一方資其覆
露八番賴以安瀾新貴縣知縣龔一麐蠖屈通才鵬摶勁
氣佐烏臺之豹略龍劍長隨察虎帳之膚功魚珠立剖按
察司知事今陞甕安縣知縣唐時雍枕戈鋋而不辭跋涉
轉糗糒而務濟饑勞豈徒爲蓮幕之英行看奏花封之績
以上九臣在楊可陶㴸腔經濟一片血誠水洞錢科之功
實其手办清新平越之寇靡不心降况本官歷同知運同
之俸幾及歷年卽術省一轉亦非躐等似應量加知府職

銜仍待後功更議超擢在徐淳友左右軍營曹進可躬擐
甲冑龔一麐經營壁壘均應陞俸楊可成鄧希稷張文英
萬曰軾唐時雍給餉不乏均應紀錄厚賚者也轉餉文臣
石阡府知府汪大鯤籌筴時艱謀周國計多方勸相輸將
踵接於右阡極意拊摩樵爨歡騰於士伍思南府知府陸
鏻矯木世臣之冑甘棠郡守之良牖戶綢繆食寢不遑於
達旦蘇門飛輓糇糧荷至於愆期安順府知府喬惟槐惠
能使衆才亦勷煩拊六衛之瘡痍從若生色給三軍之餽
餉庚癸不呼平越府同知李在公露覆人傳子惠風裁獨
秉官常出庾粟以佐軍儲千鍾畢集度土功而嚴武衛百

雉聿崇銅仁府推官今陞臨洮府同知譚完精勤無懈沉
毅有爲綰綏危城赤白之丸屏跡移車異境陳紅之粟摩
肩龍泉縣知縣段貞標當披荆斬棘之區極埒茶徹桑之
苦負載勤而千軍鼓腹綏懷廣而萬姓揚眉印江縣知縣
今陞襄府審理李應發推露積以惠東方措畫不遺餘力
梯雪山以資北討護持尤旣厥心以上七臣均以督餉效
勞均應紀錄量賚內鄧希稷曹進可譚完雖已去任李應
發雖已劣轉而功在黔中亦應併叙喬惟槐近報大察革
任閑住似應照播平叙功例准復原職致仕者也入營督
陣領兵官指揮吳國柱郭維瀚張承爵劉世爵林起鳳王

有道姚谷岳栁國柱楊芬鎮撫蕭如京張鶴翀孫耀祖千
百戶李春元王安民李文學王嘉言葛宗儀印鎮國李朝
陽陳叙戴宗茂陳諫朱悅陳謨蔣宗周黃勝元徐鉦梁之
賓洪信劉衎宗高萬里范休元劉冉邦薛應時韓紹縉尹
三聘田成把總魏國忠越其進劉崙徐用輔劉范和王[illegible]
陳大緒沙應魁陳寵用熊宗棟蕭泰王見龍劉岱劉廷玉
馮承烈葉天植鄭國明沈輔明宋真相林懷遠王必進蕭
雲呂聯芳詹元富何尚卿楊祖夔葛師儀劉崑鍾一麟華
尚文尚宗龔陳守貴鄔正志董仁朱楫林夔王瑞宋廷詔
李良材安世珍宋師相張威陳宗慶姚必賢胡來賓蕭美

中唐秀茂張萬英宋廷祿吳嘉隊劉鳳吳永貴鄭崇憲柴
可成梁應科楊子直蕭倅通蔣廷通蔣其策張德以上玖
拾柒員名踏羊腸鳥道之衝爭先滅賊鼓披堅執銳之勇
之死靡他苗夷畏其摧鋒俘馘皆從手外均應嚴實獎賞
內楊芬戴宗茂張鶴翀陷陣摧鋒獲功尤夥王瑞宋廷詔
偵探聲息巡緝最勤更當紀錄以備將材之選者也運米
入營及供事營中各官指揮李光春蔣國勳黃運清金鳳
鳴黃映裳張九德涂顯祖張世閎劉化龍韓衎奇章達許
敬所李先春千百戶王有聲胡禹定李東生李枝盛吳永
吉李騰龍劉應祖袁應龍張汝功鄭國柱李以謙楊東明

葉仲經歷陳江定附成禮照磨左鉶知事劉本典史劉起
江印萬鐘黃一揀吏目非一貫以上叁拾肆員跋履山川
傷力効馬牛之走徇量兵食同心剪豹虎之羣雖大廈非
一木可成乃重裘必千腋始就均應獎賞內陳江定趙戎
行曾批虜首鎮平伐頗得夷心應與薛紹瑄酌量擢用者
也糴米催糧官指揮楊師震葛守仁蘇氏悅黃崇正吏目
丁文用巡檢匡徹造火器官指揮張世卿洛獻圖千戶劉
世臣差往楚蜀買魚鹽官指揮楊祖禹馮國恩千戶傅良
臣吏目王惟善李樹華文解王路直巡檢張奇玉省祭官
楊允泰以上壹拾捌員董儲備則輸將獨苦造火器則製

作最工雖甲冑未親而辛勤難泯均應同賚者也宣慰使
安疆臣與疾視師攄誠報　國調目兵以萬衆不煩斗粟
于公庚殺酋虜幾半千無返隻輪于夷穴此一臣者先因
播亂同弟隴澄有大水田之捷繼以播孽再亂又有吳洪
之斬時撫臣叙議加銜該兵部題覆奉　聖旨安疆臣隴
澄候地界勘定另加優異今地界久明前功更烈相應查
照楚蜀播平土司例優叙以示大信於夷部者也至於鎮
雄府土知府隴澄雖與伊兄俱奉有優異之　旨但此皆
平苗實未効力應候平播善後疏內另叙者也其安疆臣
部下領兵漢把周愷王嘉猷李勝李輔發應朝袁[illegible][illegible]

羅城與從衆頭目化跨阿縱喇罵色白卒鬼亞祭縱白弟
普豆麻容遮白的阿四阿列等相應分别賞賚者也獨山
州土同知蒙詔忠勤本天性自來義桀非土司可及披荆
榛而除狐鼠轉戰數廻總部落以掃妖氛艱危半載宣慰
宋承恩同知安大貴金筑司土舍金大璋金全十二營司
土舍羅國權鎮寧州署土同知事監生張鶴鵝新貴縣土
主簿應襲甯之翰韋番司土官韋啓程番司土官程弘道
盧番司土舍盧世臣西司土官楊光世平州司土官楊
國陛平越府屬土官舍羅袍楊位楊開運宋世孝艄國柱
楊鯨毛守爵太平伐司土舍宋應祥小平伐司土舍宋國

臣樂平司土舍宋拱乾提溪司土官張位省溪司土舍楊
昌緒四川石耶司土官楊正魁邑梅司土官楊光丰以上
貳拾陸員名左戟右矛若庸蜀之効忠牧野前掣後曳似
江黃之宣力陸亭俱應分别奬賞內張鶴鵝荷戈獨勤妖
曰罔極蒙詔金大璋羅國權楊正魁訊馘有功翱翔最久
允當重賚近故宋承恩曾經職疏論雖從征効有微勞然
負罪俘虜適誅是幸不得與諸臣槩從優録者也原任偏
橋衛指揮陶[illegible]劉之屏先因縱擒入城縱囚出柙問擬
戍遣已奉貳拾玖年　恩詔宥免發隨舍餘差操今貳次
獲功年力俱壯似當照舍餘例量加録用者也原任守備

楊惟中把總蔡明遠俱因征播僨事擬戍待遣偶值征苗
立有戰功又奉　恩詔宥還似應免遣間伍仍留撫臣標
下効用者也都清守備李大諫地方本有專責失事不可
勝書撫臣念其力不能支委把總周之德馬武卿助其不
及叁人戈矛互起厥罪惟均之德武卿又經前按臣金
行查據該司囬報細查叁弁在之德武卿假以殺賊賣放
横索蓋頭銀兩在李大諫貪肆無厭大惹邊釁即有斬獲
而罪浮於功所當姑准抵贖免其勞績者也百戸陳其學
雖屬有罪近報病故無容再議千戸吳東鉞始而誤傷兩
良苗既而運米數百石劳績頗勤應姑免究者也新貴縣

土主簿甯國梁先假緝賊以騷擾後幸運米以轉輸功可
贖罪但國梁年老應令伊子之翰襲職者也凱里安撫司
署安撫事楊燧庇匪東路苗賊侵越黃渭新疆平茶司土
官楊光祖入營已為後夫私遁又獨先去十二營司土官
蕭芳把總李逢元初則縱兵市擾續則抽身宵遁此肆員
者均應提問在楊燧臣見疏參論應正其匪賊之罪并責
令吐退越占疆境削土削爵在楊光祖蕭芳李逢元俱究
先逃之罪仍各追原領餉銀還官者也行間得病身故原
任叅將劉效節征播既竭心力討苗不避艱難若已備嘗
死猶可憐所當贈官仍于祖職陞級以為勸　土死綏[illegible]

勸者也把總陳大經奉統上官何天與百戶於世科因營
致病因病殞命所當量加優恤以爲效死之勸者也陣亡
把總鄭國英趙友仁水西頭目裸驢阿農漢把龔泮史敬
者白哀蒼罵色阿列沙兇阿四阿翁以卒部兵阿二黨元
等慨敵已收全捷迎刃不忘喪元勇烈足稱對死最苦所
當重加優䘏把總量贈壹官以爲死綏塲之勸者也至于
撫臣與臣并總兵監軍司書吏戍大文吳明智林應朝李
克明羅錦案牘勞心行陳僇力應照征播事例乞恩者也
其開功級有應削者卽行刪削不敢徇情以滋虛冒有不
應削者仍舊紀録亦不敢苛削以負忠勤有功浮於罪者

不敢以一眚而沒其功有罪浮於功者亦不敢以微功而
掩其罪若奪獲賊屬牛馬當已變價貯庫奪獲器械當卽
充賞招降男婦就經安插原土諸皆樂業無容別相應具
題伏乞　勑下吏兵貳部再加覈議覆　請施行庶邊功
覈地方安而文武臣功漢土苗民咸悅服矣於三十五年
五月十八日上疏疏下兵部是年子章屢乞養六月始奉
俞旨三十七年己酉夏四月始與胡中丞桂芳代夲十有
二月家大人捐館舍三十八年章請卹典家　上遣官諭
祭并祭先夫人蕭氏予全塟肆百金三十九年辛亥秋月
兵部彙四川苗功并善後功於是光禄卿趙健上揭爲川

貴總督功次彙　旨特賜議覆懇乞台恩俯念邊方[illegible]
一體揔敘以勵人心以安遠方事本月三十日據報吏部
一本給由事內開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畧禦
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王象乾歷二品俸三年
考滿繫在京堂上官例不考核合無照例行令就彼復職
管事及照薊遼等邊原繫緊要重鎮各該廵撫考滿事例
節經題　准在優處之列其川貴善後平叛征苗薊遼勦
虜各項軍功聽兵部查叙外如他日評川貴之積勞轉次
或破常格就此時課薊遼之重鎮加銜仍照成例但　恩
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奉　聖旨王象乾陞兵部

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照舊總督廕一子入監讀書給
與應得誥命其川貴功次着兵部卽與議覆欽此欽遵職
查得吏部疏未歸重于川貴功次以川貴之功未蒙議覆
故也除經制善後之功有四川李按院疏叛黨吳洪等擒
斬之功有四川孔按院疏皆係兵部議覆外其川貴征苗
一事職原任貴州左布政使曾與其事地方休戚相關敢
肆具揭仰懇看得萬曆三十五年五月內該貴州廵按馮
御史題爲路苗山苗兩欵並勦仰仗　天威擒斬四千餘
級謹叙在事文武各官功罪以明勸懲事內稱奉　都察院
勘合劄付准兵部咨前事煩爲轉行廵按貴州御史查前

項擒斬路山兩苗大捷功級的有若干是否真正有功人
員作何議叙有罪人員作何宛處逐一查勘的確具 題
以憑覆 請定奪等因咨院備劄臣查照勘得貴州東西
兩路共擒斬苗賊四千餘級已築京觀招降百萬餘苗安
插故土自班師以來官旅並出于途車馬不停于路則督
撫與前按臣之主謀諸司道之協衆諸將帥之折衝諸士
兵之戮力功有不可泯者看得原任川貴總督兵部右侍
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象乾以萬里平城之才兼三
藩鎖鑰之寄慮周桑土金湯久固于西疆威鎮苗夷烽燧
盡銷于南服知從天授忠爲孝移総撫貴州都察院右都

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郭子章學貫天人才兼文武平蠻儔
冠椎威震疊于三方料敵决機明燭遠周于萬里作熊羆
不二之臣服則舍逆則誅策麒麟第一之勳外而嚴内而
順雖勞謙遜美直欲爲介于之辭乃徽愼論功誰能居汾
陽之右前巡按監察御史金忠士避馬霜蹄馮熊風采布
行閒之勝筭借箸以籌作閫外之威聲應弦而捷折衝氣
倍勞苦功高以上三臣俱爲憲臣 恩典出自 朝廷非
臣所敢擅議原任貴州今調廣東總兵左都督陳璘見任
都督已無可轉重加世廕或特加銜爲功臣勳又戮功右
布政使尤錫類督餉按察使洪澄源右參政王則德僉事

甘雨并運餉知府推官知州知縣參將都司守備把總指
揮宣慰使司土官百有餘員其爲有功應陞應賞其爲有
罪應議應處分別明白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具載憑按
臺疏中其確自核功以後有貴州名色把總徐用聘奉差
入京具呈兵部蒙給劄付實授把總黃平知州後陞同知
曹進可起復到京具 奏録功又蒙兵部覆疏移文吏部
查新陞同知上加俸一級俱以憑御史所核功次爲准二
官皆蒙 恩矣既以二官功次爲真則他官之功皆真二
官之功應叙則他官之功俱應叙况自司道各官而上其
應叙又何如也據兵部原咨前次擒斬路山兩苗爲大捷

則此功應叙不爲虛冐明矣且是役也不調外省一兵不
請 朝廷一金止爲苗夷日肆官旅被刼衆心憤忿情願
出力擒勦漢兵止日給米一升土兵愿裹糧自徃故督撫
順軍民之情與勦巢之役數年以來苗夷安靖道路無虞
未必非此之功况今蒙 聖明特許議覆是貴州文武
官軍皆藉總督之庇而遍及一軍伏乞台臺溥大公之念
弘一視之仁特憐貴州將吏士兵人等忠義之心兵革之
勞戰陣死亡之苦一槩議覆自司道以至將卒應叙功者
叙録有罪者議處死亡者優叙則生者奮勵于將來死者
啣結于地下若職原奉委監東西二路官軍雖家按院題

敘然董奔走于矢石實未効力于尺寸何敢妄有希冀特
爲貴州將士勞苦六年未叙御史總兵將官強半物故殊
爲缺望冒昧具揭乞賜優敘本十一月初二日少傅兼太
子太保兵部尚書李化龍　題爲路苗山苗兩寇並勦等
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按貴州監察
御史馮奕垣題前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遵抄出送司
卷查萬曆三十五年六月內該四川巡按御史孔貞一題
爲叛黨次第就擒新彊隨獲底定等事內稱楊應龍叛黨
吳洪等乘機煽亂官兵勦平叙録有功文武各官遂一查
明如貴州巡撫郭子章行同金玉而猷爲吏務安攘節比

氷霜而籌畫尤深帷幄門庭寇掃鍾雋功高總之忠爲
國家誼切隣封懋賞酬庸　朝廷自有　恩典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今該前因相應併叙又查得該省兩
苗功次奏捷入役巡撫郭子章差舍人蕭鎮總兵官差舍
人葉逢芳相應照例陞授試所鎮撫案呈到部除獲功級
傷亡官軍陞賞優恤等事查照覈冊另行議覆及原任總
督王象乾已于川貴善後疏中併叙郟州背進可已今另
疏陞俸宜慰宋承恩負罪逋誅與百戶陳其學俱經病故
守備李大謙把總周之德馬武痴始准贖千戶吳秉鉞
功過適均各免議究俱照原題不議其內外效勞書吏歧

大文等張魁等俱移咨吏部照平播事例酌處外看得巡
按貴州御史馮奕垣題稱路山兩苗流刼地方行旅阻塞
荼毒生靈官軍三路進勦一鼓蕩平所有擒斬功級除剿
去外實計三千八百三十三名顆俘獲賊屬一千三十五
名口奪獲奪獲器械八百一十七件牛馬六百二十隻招
降男婦一萬三千六百九十九名口逐一查勘明實叙録
有功文武各官內稱元輔爭功籌決廟勝樞筵發謀
折衝制勝廾戈兵垣指授宏畧職方力贊神機巡撫右都
御史郭子章拮据劻勷及九戰陞賞自當頻加前巡按御史
金忠士折衝氣倍勞多功高俱爲蓋臣　恩典出自

朝廷非敢擅擬原任貴州總兵官左都督陳璘自昔武功
於今爲烈但本官見任左都督已無可轉　錫予之典惟
上所命或重加世廕或特加文銜爲功臣勸監軍左布政
使等官越健洪澄源應超推以需大用尤錫顯應陞俸仍
與王聯芳甘兩遍行紀録優賚何傳近以廣東副使被察
罷降應照播平叙例准復原職聽用參將等官董獻策等
七員均應優異內董獻策劉岳馮那濟汪如淵均應陞級
以酬其勞董獻策尤堪大將之選汪如淵雖經陞任仍當
論功再加陳雲鵠王應述葉定遠升應紀録序敘指揮泆
等官薛紹瑄等五員均應紀録擢用原任都司陳所學鄧

僕留中勘明擢川原任都司高堃雖以軍政被革然近報
新功似足相抵相應准其赴部調用監紀文臣運同等官
楊肯陶等八員在楊可陶似應量加知府職銜徐淳友龔
廣楊均應陞俸楊可成鄧希禔張文英萬曰軾唐時雍均
應紀錄孚膺轉餉文臣知府等官江大鯤等七員均應紀
錄量賚內鄧希禔譚完雖已去任李應猷雖已劣轉而勦
猫黔中亦應併叙喬惟楒近報大察閒住應照播平叙例
准復原職致仕入營督陣領兵指揮等官吳國樑等九十
七員名均應聚賞與賞內楊芬戴宗茂張鶴鳴列名端宋廷
詔吏公西紀錄以備將材之選運米入營及供事營中指揮

等官李光春等三十四員均應獎賞內陳江定應與薛紹
瑄拘量擢用權木催糧指揮等官楊師震等一十八員均
應同與宣慰安疆臣相應查照楚蜀播平土司例以示大
信於吳部鎮雄府土知府隴澄應候平播善後疏內另叙
安疆臣部下領兵漢把周愷等頭目比跨等相應分別賞
賚土同知等官舍蒙詔等二十五員名俱應分別獎賞內
張鶴猫蒙詔全大璋羅國樵楊正魁尤當重賚指揮陶應
龍劉必序遠戍已奉　恩宥今二次獲功年力俱壯似應
照舍餘例量加　用原任守備楊惟中把總葉明遠似應
免遣罰伍仍加　臣標下效用土主簿蕭國梁劾付嵩罪

應令伊子之翰襲職安撫土官楊燧等四員均應提問在
楊燧應正其匿賊之罪責令吐退越占疆境削土削爵在
光祖蕭芳李逢元俱宽其逃之罪仍各追原領餉銀還官
病故叅將劉效哲所當贈官仍於祖職陞級以爲勸　王
死綏之勸把總等官陳大緒等四員所當量加優恤以爲
效死之勸陣亡把總鄭國英等頭目袾驢等所當重加優
恤把總量贈一官以爲死疆場之勸各一節爲照貴筑地
號鬼羅種多猓猓乃西南之荒徼爲通滇之咽喉其間峻
嶺叢巖深林密箐苗仲易於潛蔽逋逃因而竄匿以商王
武丁三年始克降自唐宋姑無論已　明興自我　太

祖以至　世廟五次徂征勞費千萬雖經胡尚兩鳴張
彼其苗賊存心豺狠成性伏則自等鬼窟出則大肆鯨吞
苗之爲黔患也所從來矣蠢茲路山兩苗乘我播州皮林
之後士馬罷於徵調糧餉匱於轉輸逞彼貪淫恣爲不軌
在石阡銅仁之地則被山苗之傷殘在新平龍貴之區則
遭路苗之荼毒始猶刼商旅繼則擄及弁紳始猶剽掠
道途繼則焚掳村屯始猶利人財物繼則辱人家室迹其
所爲若將謂我莫敢誰何此其不道之辜真常刑之罔赦
而　天討之必加者設使圖之不預剿之稍遲無論滇南
被其阻絕即楚粵亦受驛騷關係豈渺小哉所賴督撫明

[illegible]允鎮道志期滅戎[illegible]吏用命 澤士[illegible]勇
狩劾力兵分三路謀出萬全餉[illegible] 取之省[illegible]米則[illegible]于
敵眞孤黙于安枕闢一線爲通衢[illegible]馘數幾五千論功已
逾七捷是皆仰仗 玄穹鑒假于冥冥 列聖效靈于赫
赫暨我 皇上神威遠播廟畧弘敷之所致也昭垂方策
猗歟休哉如內閣輔臣寅亮 天工勛勷 國是佐訏
謨於 密勿收勝筭於封疆簡在 帝心非敢擅擬原任
兵部尚書蕭大亨老成謀 國精神折千里之衝慷慨
談兵文武式萬邦之憲歸林已久 環召宜先兵科諸臣
機宜潛於九地九天籌畫出而百發百中功成有自叙宜

並加前貴州巡按御史金忠士馮奕垣豸冠肅吏驄馬巡
方激揚富而將士以勸以懲稽覈嚴而功罪惟明催允賞
以酬庸典由 聖斷近查馮奕垣已經物故尚應議贈又
如原任兵科都給事中宋一韓着詳章疏悉皆入告嘉猷
原任職方清吏司郎中趙耕極陞光祿寺少卿贊理樞機
盡是安邊石畫雖各被察難泯積勞欲示酬功應加優卹
所據有功文武各官如原任巡撫貴州右都御史今終養
郭子章學富珠璣胸羅兵甲移文傳檄蚤決計于除兇據
筭持籌竟收功于剪逆名堪圖閣績邁標銅者乃膚公爲
之特與原任總兵官左都督今病故陳璘勇且多謀[illegible]

[illegible]六師勞[illegible]竹[illegible]擧醜[illegible]若[illegible]名重冠軍八[illegible]
[illegible]朝露功烈秋陽欽表忠勤宜蕃晉錫原[illegible]
致[illegible]陞光祿寺正卿等官龍健等六員各以文臣兼董
戎事監軍督餉士卒勇奮前茅協策紀功魍魎魂銷網極
內趙健兩路監稽百千勞瘁內遷原循資俸按績仍合優
超 近查洪澄源已經物故尤錫類王貽德俱各致仕與何
倬甘雨均當查照原題分別酌處原任參將等官董獻策
等官七員銜鋒冒險執銳披堅凡茲醜類之芟除實藉衆
擊之拮据內董獻策黔地舊勞已著滇南新績更優應候
勘明通叙汪如淵已經雲南叙功准以原官調用仍與劉

岳等通行錄賚者也指揮使等官薛紹瑄等五員原任都
司等官陳所學等二員或係代庖或親褁革或罹禍最慘
或罪不掩功均應叙錄以勸將來運同等官楊可陶等八
員知府等官江大鯤等七員咸竭胝胼共圖匡濟既勤勞
之各效宜錄賚之維均近查內楊可陶張文英譚完俱經
物故徐淳友龔一慶俱陞王府審理萬日軾唐時雍俱考
察不謹李在公已革職爲民原無陞俸紀錄均應免議指
揮等官奚國杜等九十七員名李光春等三十四員楊鍋
雷等一十八員奔馳於層巒疊嶂之鄉勵勤於製器部伍
[illegible]克成大捷應有同酬近查[illegible]江定已經物故相應免

叙巳故宣慰安疆臣畏糧討賊力疾從戎應與恩褒以昭
大信漢把周愷等頭目化跨等戮力　王家均應賞賚土
同知等官舍昆家韶等二十五員名職之崇卑不一心之報
効則同賚予宜加以酬厥績前撫陶應龍劉之屏原任守
備楊惟中把總葉明遠先雖戍遣後獲多功酌法平情應
量録用土主簿蓋國梁功足蓋愆應令襲職至於凱里安
撫楊燧之匿賊侵疆平茶土官楊光祖之後期先逃十二
營司土官蕭芳把總李逢元之縱擾肯逍均應提問以正
厥辜病故參將劉效節把總等官陳大縉等陣亡把總等
官鄭國英等或冒烟嵐或攖鋒鏑死事可憫贈卹當優再

照前項軍功自勘報以來蓋歷五年所矣臣等非故爲濡
滯以寒將士敵愾之氣但功罪必須論定後明則叙録必
須詳慎始當今資貴州路山兩苗蕩平迄今商旅周行道
途無梗此之爲功胡可少也况今奉有即與議覆之　綸
音臣等敢不仰承德意哉第歲月居諸其間文武將士潛
見存没者殊人陞遷事故者不一所以臣等一照按臣之
勘叙者而折衷之若夫有應酌處者文職咨吏部武職咨
臣部各從議酌處列不敢濫觴以市私恩亦不敢操切以
快衆志惟期賞當其功罰當其罪而已既經按臣題叙前
來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將郭子章御加優賚陳璘優

加賞秩旭從優陞叙金忠士于今推司道上陞一級仍
加重賚馮奕垣洪澄源各賜有應京職尤錫勅何偉王貽
德甘雨各加優賚内甘雨仍行紀録何偉以原官副使調
用董獻策劉岳陳雲鴞馮邦濟汪如淵王應速葉定遠各
加重賚内董獻策候滇功勘明通叙汪如淵准以原官遇
缺推用薛紹甯李棟材徐用賓洪遠遐陳九德與陳雲鴞
王應速葉定遠俱各加紀録陳所學候蜀中勘明另議高
垣酌用徐淳友王官楊可成鄧希稷萬曰軾不謹龔一麐
王官唐時雍不謹各加厚賚内楊可成鄧希稷仍行紀録
萬曰軾唐時雍准各復原職致仕江大鯤陰鏴喬惟槐李

在公段宜標李應魁各加量賚内江大鯤陰鏴段宜標仍
行紀録喬惟槐准復原職致仕吴國柱郭維藩張承爵劉
世爵林起鳳王有道姚岑岳柳岡杜楊芬蕭如京張鶴翀
徐爵石李春元王安民李文學王加言葛宗儀印鎮國李
朝陽陳叙戴宗茂陳諫朱梭陳謨蔣宗周黄勝元徐鉦梁
之甯洪信劉楓宗高爵里范体元劉再邦薛應聘鄭紹縉
尹三聘田成魏國忠越其進劉崙徐用輔劉范和王韶陳
大縉汝應魁陳嘗用熊宗楨蕭泰王見龍劉岱劉江王愚
承烈葉大楨鄭國明沈輔明宋貞相林懷遠王必進蕭雲
呂聯方詹元眉何尚卿楊祖夔鄭師儀劉民鍾一陵世间

文尚宗龔陳守貴鄔正志董仁朱梢林夔王瑞宋廷詔李
良材安世珍宋師相張威陳宗慶姚必賢胡來賓蕭美中
唐秀茂張萬英宋廷祿吳加隆劉鳳吳永貴鄭宗憲柴可
成鄧應科楊子直蕭倅通蔣廷通蔣其策張德各加獎賞
內楊芬戴宗茂張鶴翀王瑞宋廷詔仍各紀錄候用李先
春蔣國勳黃連清金鳳鳴黃映宸張九德涂顯祖張世國
劉化龍韓微奇章達許敬所李先春王有聲胡禹定李東
生李枝盛吳永吉李騰龍劉應祖袁應龍張汝功鄭國柱
李以謙楊東明葉伸陶成禮左鑾劉本劉起江印萬鍠黃
一徠莊一貫同加獎賞楊師震葛守仁蘇民悅黃崇正丁

次用臣轍張世卿洛獻圖劉世臣楊祖禹馮國恩傅良臣
王惟善李樹華文解王路直張奇玉楊允泰蒙詔安大貴
金大璋羅國樞張鶴嵇甯之翰韋啓程弘道盧世臣楊光
世楊國陞羅袍楊位楊開運宋世孝猶國柱楊鯨毛守爵
宋應科宋國臣朱拱乾張位楊昌緒楊正魁楊光斗各量
加獎賞內張鶴嵇蒙詔金大璋羅國樞楊正魁仍各加賞
安疆臣加贈三品職銜朋惟王加猷李勝李輔蔡應朝袁
熙白周維城吳從衆化跨阿縱喇罵色白卒魁亞祭鑾白
弟普豆麻客遮白酌阿四阿列行該巡撫衙門分別獎賞
國應龍劉之屏照舍餘例量加錄用楊惟中葉明遠惟危

遣開征仍留撫臣標下効用當國棨惟令伊子襲職楊燧
楊光祖蕭芳李逢元各行貴州巡按提問具奏劉效節贈
副總兵仍陞祖職一級世襲陳大緒華統何大與于世科
鄭國英趙友仁稞驅阿農龔浮吏歛者白表蒼罵色阿列
沙魁阿四阿翁卧卒阿二兇元等行該省巡撫衙門分別
優卹內鄭國英趙友仁各贈指揮僉事其報捷舍人蕭鎮
照例陞授試所鎮撫但　恩威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
便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十四日兵部奏貴州功次行欽
天監擇日宣捷奉　旨是十有二月朔禮部署部事侍郎
翁正春等題爲路苗山苗兩冠並勦等事儀制清吏司案

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兵科抄出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馮奕垣題前事內稱
路山兩苗肆行流劫殘害地方官軍三路進勦一鼓蕩平
實計擒斬苗賊三千八百三十三名顆俘獲賊屬一千三
十五名口奪獲器械八百一十七件牛馬六百二十隻招
降男婦一萬三千六百九十五名口逐一查勘明實敘錄
有功文武各官請加陞賞緣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欽遵抄出送司卷查本部見行事例凡報捷擒斬虜賊七
十名顆以上爲小捷九十五名顆以上爲中捷一百一十
名顆以上爲大捷苗功六倍俱照大明會典奏捷事理咨

行禮部擇日鴻臚寺于早朝將差來人員引至　御前宣
讀捷音欽此又查得萬曆八年五月内准禮部咨稱廣西
十寨等處報功欲行擇吉宣捷題奉　聖旨是這宣捷事
理還着禮部查照舊規行欽此隨該禮部議覆行鴻臚寺
查照大明會典即于本月十三日　皇上常朝之日　御
前宣讀捷音稱賀祭告　郊　廟仍乞　勅下兵部今後
除異常大捷遵照例祭告稱　賀列其各奏報計筭斬獲
之數如兵部見行事例原擬大捷以下者止照　會典于
常　朝之日　御前宣捷仍照常　奏事免行祭告慶賀
之禮節奉　聖旨是欽此遵行在卷今照前項擒斬俘獲

四千八百有奇七倍大捷委爲奇功相應照例題　請宣
捷祭告　郊　廟案呈到部爲照貴州僻在西南通滇一
線之路山巒聳疊林箐交加苗仲錯居叛服靡定自昔徂
征勞費不貲乃路山兩苗出聚瓢大肆跳梁阻塞道路刦
擄行商甚且村堡受其傷殘輶軒遭其侵辱貪淫無忌稔
惡多端誠不可一日少容於堯舜之世者苟不早爲撲滅
任其猖獗入滇咽喉已梗西南聲聞難通滇黔之間寧有
休日所幸督撫决計除兇鎮道同心協力八月誓師三路
進勦按俘獲數及五千論捷功已逾七倍是皆仰仗　玄
穹垂格　列聖效靈暨我　皇上神武遠昭　廟謨指授

之所致也先該撫鎮奏報又據按臣勘實誠宜薦告宣捷
除獲功員役查例另行議叙外合無恭候　命下本部移
咨禮部轉行欽天監擇日祭告　郊　廟鴻臚寺將差來
人役引至　御前宣讀捷音稱賀以仰荅　天地　祖宗
之靈丕揚　朝廷武功之盛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
遵合咨前去查照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查萬曆八年五
月内該兵部咨稱廣西十寨等處報捷欲行擇吉宣奏奉
聖旨是這宣捷事理還着禮部查照舊規行欽此隨該本
部議覆查照大明會典即于　皇上常朝之日　御前宣
讀捷音各官各具吉服行慶賀禮本日早遣官薦告　郊

廟以後除異常大捷祭告稱賀外其餘奏報大捷以下者
于常朝之日　御前宣捷仍照常奏事免行祭告慶賀之
禮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外今該前因
隨行准欽天監手本選擇于十二月初九日巳時宣捷辰
時奏告　郊　廟等因到司案呈到部臣等看得路山兩
苗敢逞跳梁肆行殘殺地方受其侵辱法紀在所必誅幸
而在事諸臣各謀進勦計斬獲之數將及五千論大捷之
條已逾數倍既經兵部移咨前來允宜祭告　郊　廟以
荅玄穹宣奏　闕庭以彰神武者也恭候　命下臣部行
移鴻臚寺查照萬曆八年題准事例及今次欽天監選到

吉日於十二月初九日巳時 皇上常御之殿 御前宣
奏捷音是日百官各具吉服候宣捷之後鴻臚寺致詞行
五拜三叩頭禮以伸臣子慶 賀之忱本日應將先行遣
官祭告 郊廟所有行禮大臣三員伏乞 聖明欽定本
部仍行移翰林院撰告文太常寺辦祭器至期欽遵施行
謹題請 旨初五日奉 聖旨是奏告南郊遣公張維賢
北郊郭大誠太廟駙馬侯拱宸各行禮四十年夏五月五
日兵部爲捷功叙賞久稽人心仰望甚切等事催叙路山
二苗功次奉 聖旨這平苗功次各官既著有勤勞相應
叙録郭子章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給與應

得誥命終養仍于原廕兒男上陞一級世襲賞銀四十兩
大紅飛魚衣一襲陳璘贈太子太保廕一子本衛百戸世
襲趙健陞通政使仍管光祿寺事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二
十兩大紅紵絲二表裏金忠士賞銀二十兩陞一級馮奕
垣洪澄源着吏部擬贈郁應京職尢錫類等四員各賞銀
十五兩董獻策等七員各賞銀十二兩徐淳友等六員各
賞銀十兩江大鯤等六員各賞銀八兩吳國柱等九員各
賞銀六兩李先春等三十三員各賞銀五兩楊師震等四
十二員各賞銀四兩內張鶴翀褒 部金大章羅國樵楊正
仍各賞銀三兩安疆臣贈三品 職衔部報捷舍人照例陞

授職級蕭大亨着該部給與郵典該科官賞銀十兩宋一
韓于降職陞一級南京用該司郎中劉九光賞銀十兩其
餘各八兩趙拱極復原職改南京用餘俱依擬八月內奉
兵部咨爲路苗山苗兩寇並勦仰仗 天威擒斬四千餘
級謹叙在事文武各官功罪以明勸懲事該本部題前事
等因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具題候 旨未下又
該本部題催爲捷功叙賞久稽人心仰望甚切懇乞 聖
明速賜涣發以勵遐方以昭盛典事等因萬曆四十年四
月二十九日本部署掌部事總督倉場兵部尚書孫瑋等
具題五月初四日奉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抄送司案呈

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照題奉欽依內事理欽
遵查照施行子章瀝肝 渥恩於本月內具疏控辭爲草
土餘生橫被 殊恩謹瀝誠控辭以安愚分事臣章奉
命巡撫貴州十有餘年 恩放歸養尋丁父憂荷蒙 皇
上特賜祭塟臣於四十年四月遵 制釋服豪江西撫按
題奏俱已奉 旨又接得兵部咨爲捷功叙賞久稽等事
催叙路山二苗功次奉 聖旨這平苗功次各官既著有
勤勞相應叙録郭子章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給與應得誥命終養仍於原廕兒男上陞一級世襲賞
銀四十兩大紅飛魚衣一襲欽此欽遵臣飛魂再還職汪

文集臣自平播之後再勦皮林思得與民休息共歌太平
無何而有吳洪之役臣督土司縛斬逆洪是以四川按臣
孔貞一有叛黨就擒新疆底定之褎又無何而有山苗路
苗之役臣督同總兵陳璘布政使趙健兩路進兵斬級四
千是以貴州按臣馮奕垣有兩寇並勦擒斬多級之褎此
皆仰仗　皇上廟筭中潛神威外憺故　王師鼓行窮寇
席捲即以臣之不才亦能幸成厥功至於今七年所矣當
時共事諸臣如按臣馮奕垣監軍洪澄源總兵陳璘業已
物故如臣幺麼亦久在凷土僅存皮骨貴州跡遠闕庭戰
士淪落邊鄙不謂光祿臣趙健與臣同在行間發憤爲戰

士雪者不以去留二心少傅臣李化龍與臣久治軍旅臨
終爲臣一序苦辛不以存亡易念　皇上不以二臣之言
爲私不令邊臣之功久淹　聖恩無限　天造不貲遂令
枯木之上殘花忽開寒灰之中餘燼再爇死者瞑目生者
信眉臣得藉手一慰遠人亦既萬榮萬感矣而臣猶於釋
絰之後坐取非據之榮尚書比天之喉舌司馬爲國之爪
牙而以畀臣則爲負乘飛魚本自命服朱祓藏自禁府而
以畀臣則爲不衷臣於夜郎之役上光祖父下廕兒孫窮
極寵幸萃於一門而今復贈加級則爲逾涯　主恩則深
天槩可懼嘗求當功享逾其量此臣所以怔營而不敢也

除賜金至日望　闕叩領外一切新命實爲忝越伏
乞　皇上俯照血誠特廻　睿旨容臣以原官終養於里
廬　聖朝不剌於在棄微臣免求於嫩室臣尊子訓孫尚
圖補報銘心鏤骨敢忘銜結臣無任感激惶恐之至八月
二十七日疏　上九月初五日奉　聖旨卿勳猷素著叙
勞加恩已有成命不准辭該部知道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尺牘

與丁敬宇司空年丈

屈指同籍昆弟落落晨星獨幸翁丈巋然靈光澤沁東南悪寬質汗跡雖滯丁秦淮屢且曳于漢殿然主持大界力分偏黨亦何論南北也子章忝谷壽春世路灰心數爾螢牘縹緗與隣一葉瀨舟繭綸不廢老漁生涯不過如斯翁

丈輿居莫能時訊徒切耿耿耳兩小兒太陵學不加修浪戰爲偲翁丈以子子之錫之玄模潤以金莖洗其塵胃俗腸引之日光[illegible]澍則大幸也至如功名莫莫者自有司之亦任之而已鳳臺雲長望之神馳

與李本寧太史

門下道本猶龍文能吐鳳天下士得片言之褒重于金石珠玉章何人斯辱太史公數爲品題藏舟雖遠愚谷益光錫望屛門益深感激遠承手教始知年已及傳詩星德星交炯二陵敢操觚謬爲壽詞士之不朽愈久愈大在昔往哲足爲前茅巾而頌之敢阿所好兩豚兒赴試之便令之

躬呈壽几翠水一觴正在茲時玉[illegible]三公期以异日子章倘藉雲庇得並遐齡上歌聖主休明之世下觀聖相燮理之實抑大快事也省墓之諭少俟[illegible]悰謹掃青原白鷺以俟

與汪靜峰中丞

頃先司馬之故公祖遠自紫塞特遣使頒弔賜奠哀苦中巖略序謝計當已入掌故嗣聞公祖讀禮擬即欽弔無何章復有繼慈之變歸田六載兩挂苴絰翹首至室此悰旦且夕耳歲下空繼慈并塟長豚千百哀結無頃刻舒眉今春稍暇始敢興奠於尊人之幃未能効徐生磨鏡之行

敬托便羽以申鷄絮令宇內急才如饑之竈如渴之井天生敏手足了十人寧令千莫匣於豐城騏驥逸於郊坰邪必不然矣釋絰之後自當借寇子章即老漁惟拭背山巖以觀太平

與王慕蓼憲副

南浦西昌相距只尺子章齒衰服衰既不能泛舟章江躬領玄譚即尺一之書亦未能時上記室空相邇耳茲專有懇者泰和南充運易民爲官民困始蘇而官運派數尚未畫一近閱江右賦役全書泰和縣南北二糧官徵官解每民糧一石派銀六分二釐七毫八絲九忽六微第四十一

[illegible]署驛臨江郭司理諱維翰條議實減至五分四釐有奇
當是刻全書在先郭條議在后故未改耳今送永利碑一
通上覽伏乞一言於藩司行縣再查明改刻始爲信書事
屬錢糧公祖總轄故敢向祖臺一鳴之實泰和一邑永利
非僕一人私也臨楮不勝祈懇

荅馮文所年丈

黔僧至出瑤函循環讀之楮短意長　萬壽之賀借重足
下　天子坐明堂群臣嵩呼文旹進金鑑如子壽故事喜
溢　天顏賚金賜讌自當先及獨恨予章相距數千里莫
繇聞　天語從日邊來耳足下歸依金仙有年大種福田

功德無量度世經世正屬我身惟勉圖之先册早棄不孝
無貌於心雖七拜　聖恩而懿德未彰敢丐椽筆撰神道
碑伏蒙金諾幽明感篆公餘乘興幸一脫草遲望文星九
頓以請

荅陳[illegible]公

建昌涂生世將自貴郡至能言道履清勝甚喜甚慰明公
嘗有言吾本薄福人當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當行惜福
事旨哉言乎愚意行厚德事即厚德人德厚而惜福德益
厚矣行惜福事即厚福人福厚而積德福益厚矣福之厚
薄吾輩[illegible]知惟厚德惜福無問富貴貧賤一也涂生又言

眉公下問措草敬以全帙請政尊秘笈章既讀之矣秘笈
列尚未之讀惟悉教之或謂吾輩刻書太多爲綺語業此
言誠然第業已剞劂亡可奈何其是非可否一俟之百世
而已

與周丰垣督學

錢塘螺水不甚遥長足下振鐸以來僅一寄訊惟是情切
坐春勞阻執鞭獨此中洒然如侍夜郎城耳吳越印估文
星山靈增彩青衿之子倚爲衡鏡白屋之士待以旌拔兩
浙桃李盡在公門爲　國樹人其功孰多兩小兒太陵應
試金陵便叩杏壇足下以教浙士者教之一洗俗腸引之

至道亦大幸也肅椷上候神與之俱

與吳微如僉憲公祖

春光明媚山谷岑寂然時雨既降草木甲折卿閭改觀尾
䃜生姿老漁如章與物俱春總之皆覆露也下邑王令公
心惟天禱清畏人知顧復民萌真如赤子偶以閭閻之變
遂生山林之念不孝率老稚再四留之第聞已具公移請
告祖臺批下懇留民心稍定然尚未坐堂治事是敢布悃
上干台慈伏乞俯順下民之情力挽令公之去此非不孝
一人套語實七十二鄉之公願自數[illegible]之共仰也惟賜
之手書諭以[illegible]之意[illegible]於[illegible]於文[illegible]勉以功

名之進退當以道義不當以閭閻庶幾邑侯翻然改去志
而民萌忻然樂恬特矣臨楮無任悚ㄗ待命之至

饑與鄒彥雲太參公祖

癸戟去湖西春月百萬生靈不翅坐九陰中望太陽賴
天之靈復睹重來去歲女魃為災人呼庚癸今年疫鬼為
厲家恩龍蛇化燎成舒公祖焉賴兒吳公祖已行青原白
鷺之間惟福星之相護也子章年復一年衰而又衰左臂
作痛不任舟車辟處山谷即綵鴿道白下竟莫繇共候江
干此際依依與螺川俱北耳

又

門下入闈校士旋聞蕃憋不出豫章竟喜如之何比讀牛
禁編大序如傳閼里之書似送屠城之壁此編一布仁聞
四周遂使齊庭歡龢再闢甯氏之歌西河犢特不受鸞刀
之苦盜源一窒閭里安枕公祖之惠廣矣大矣并此附謝
臨楮感戀

荅沈五知司理公祖

自登龍門獲聆玉屑歸來又復改歲日月不居疾病相仍
烏頭已白魚尾將赬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仰屠手問并賜
鳳曆特分餘潤微假末光竊比龜靈敢忘雀報今歲雨暘
時若穀價亦不甚翔迴視去年此日何翅九霄九淵此皆

公祖廣求民瘼竭力捄濟大則致鼓腹之歡小則有息肩
之惠故灾而不害凶而不登米價吉照九同何以酬高厚
耳祁夷度公祖將蒞螺川公祖少息拮据亦是快事舊新
相告後先相成此之謂陰德此之謂仁言惟公祖留神臨
楮惓切

與王心岫仁父

承發賑銀四十五兩分給敝鄉九都每都銀五兩每一都
約極貧饑民不過百人每人五分自五月五日起至十三
日止一日一都饑民俱至敝都忠孝寺親領而僕手散之
均沾　皇恩白骨頻肉第各都饑民有不滿百名者餘銀
二兩三錢買米十石於十四日分散諸乞兒每名五升又
蒙發下吳徵如公和家載賑米十石分給九都或不能足
豚兒延稍添數石凡來領賑銀者人給米一升令自煮粥
為食以無負吳公祖推食之意外饑民一冊上覽并以附
卷

又

項承寵召集于龍塔時雖亢旱而領教竟日穆如清風即
北窓上人菱寐中未壽此樂辭而之里不三日霖雨如注
丘陵墳衍既霑既足則又似不肖挾大夫之雨歸而散之
都鄙封滿中也感何可言茲者新穀既升可舂可蒸敬以

獻新而鮮荔鮮柳來自嶺南并以獻果暑氣正隆絶江未
易遣使代將伏積覤惕

又

頃者賜宴賜教未得躬謝近日獻新獻鮮未得躬致既感
且愧惟有耿耿承諭廣社穀本原以濟荒然士大夫不喜
者十九惟不孝意與仁父意同與王大蒙公祖意同耳令
幸穀價稍平留此以待異日誠如尊諭第此議已有成案
捄荒亦是一奇百年千載皆仁父明賜也豈必今日鐫簾
由書達李左丞公祖敬具請政乞械封投之臨楮依依

又

龍山雙塔碑記仰承嚴委脱稿請政唯裁教之無即加竄
於石書碑則廪生羅鴻存為佳義助二塔姓名數目另具
一册内塔張父為政管工貢生王文端公孫渙渙雖物故
其子監生逢辰數目清楚可憑外塔始起四層金父為政
李蕭二義民管工俱已物故蕭李之子俱為諸生乞令查
之合尖三層僕父為政主簿劉似能典史鄢從龍管工二
生數目清楚可憑若不孝父子出金内塔不孝四十金外
塔先父五十金不孝五十金共百金其餘士大夫内塔有
册外塔未考并附以聞

與史玉池奉常

士訝來告駕止吾吉闕門紫氣彌漫金牛旋蕩小艇辟呵
領教實以老病不任舟輿只尺千里悵如之何　宮闈事
起　嚴旨切責不肖與爾瞻仰屋竊嘆誰肯復鳴朝　陽
比見大疏諫舌切切上磨貴近不謂冊杵　龍鱗竟獲嚴
譴顧此等議論陰奪姦壬之魄大為　七鬯之助豈徒負
剛腸譽追強項名已邪又聞門下追憶播事辨白涇渭天
下有一人知我亦足以死而況監邪古鏡抱直長松如門
下乎子章不朽矣近刻數冊敬附請政濡毫伏紙億萬常
心

與曾棠芾儀部

兩載以來婁辱手教感深存注篆在肺腸天埴之　命何
故久稽計旦夕將下惟棠芾何以格　天何以貫日不肖
即林巖領洗耳以聽焉此時冰署閑寂似當留神夫國家
有久弊積痼人不及言者今當廣搜預構　命一下便可
昌言亦有事變突起關係安危不得不言者苟得其當無
愛一紙但恨道遠不得面商耳兹因歐陽豫喬入燕敬附
八行豫喬朴愿大似其師惟棠芾教之子章老矣棠芾念
我無以耄棄苟可以繩老迦者毋吝金玉

與歐陽豫喬司理

昨承枉教執禮甚恭非僕所敢承然在豫喬取善之意拜

昔之風嘗必有見顧僕幺麽無所益高深也出處升沉亦有分定不怨不尤乃是實學文忠之文文莊之學皆名門祖德此二集不可不日夕熟讀第世態日險物情叵測愼黙二字尤是對症之藥何如何如長安貧人漸不可識令師張澤臘年姪曾棠芾二書附上少申契濶之意云耳

荅徐鍾汝太守

輿爲七閩名邦單父多暇稷下饒俊主爵者以界足下誠知書不操燭日有餘光何有於輿僕久於閩閩士民來謁者嘖嘖詞懿政不歇且曰徐使君故僕門人閩人愛徐君澤猶是僕聚沙而雨之也特僻處山谷晨風爲艱無由一

奉尺素忽接瑶劄感篆於臧便羽入閩敬庀八行以謝僕老矣倦飛已焉榮望來諭云云夢想不到至云性命有悟菩提有緣鄙見然喜此無論秉笏持竿隨處可修無論門堂異竟隨人可學特無若靚面促膝一語爲親切耳此念既誠終須有會姑且俟之臨楮悚息

荅沈河山觀察

自賢昆仲齊鳴燕臺以來宇内外之有如華向軾轍而鄉會硃墨即玉樹一叢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光芒士林傳誦家置一帙于竟時以爲子弟式而卒未似也至於鴻裁鉅兩任三楚鄉録江右武録風雨爭飛魚龍百變及今得真

隱軒稿讀之有節有度愈昌愈高而格致一說乃其大根苑處十九與鄙說合特論物處稍有異同何特得促膝連床一竟此語也平播微功乃學問粗跡而伐交一節則平播關鍵章著有平播始末得一賞識便足不死感可知已遠塵瑶札如錫十朋庀簡上謝百不宣一 奉詩上祝新禧全刻以佐覆瓿仰瞻龍虎可勝肺肝

與明虞豯令公

項接手教始知令壻之訃未及奉慰罪何可言大都人生缺陷無有全昌令壻突變極傷閨情顧事出無奈只得順受仁父無過自於邑白樂天詩我有一言君記取世間惟

有苦人多不肖毎遇拂意嘗以此詩自寬自解惟仁父之洞然無礙也一自悩恨便涉怨尤 天大父毋唯其所命誰敢怨且尤邦境稱難堪道故如是臨楮可勝悵悵

荅劉明自京兆

翁丈未老縣輿白鷺金牛執耳而盟後進知歸德星益炯茲者七袠逢辰天游輿劇祝融君開讌稱觴授以牙眞經雲爲侶南極增煕不朒之詞何足爲祝翁丈歸來即蒙[illegible]謝雙南二珮之褒章何人斯敢聞是語愧滋甚矣細讀佳句山靈生色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鍠第愧下里無能屬和耳何日扁舟過我煮茗以談

谷足音輙跫然喜頃者門下駐真州曾一上起居入山所深音問遂踈扶溝之遷未解其故然明道先生亦曾爲令於斯官與地俱以人重人之重無藉官與地也君家經術有和伯文章有六一字學有率更理學有文莊取之家庭自足千秋然此四公俱詣其至未可以易言也惟留神圖之世情太行議論風波百凡慎重臨楮悚息

答劉明自京兆

自陳生送來天玉經匆匆啓謝未獲再領教一則蘊隆方熾筆墨如仇一則西旅方殷童僕去側不謂重煩瑶翰示我以天玉序而又重勞遴使乃知丈眎夏如春而弟眎夏

如夏弟之不如丈此一端也敬服敬服玉經之旨歐二明公得其解得其效而未有一言剖疑啓迷其後人又視爲秘書不欲外人傳習不知寒家郭本之注得之何人眎他注最明而弟又欲公之於人今又得大序發明不獨天玉之幸爲楊曾傳神亦歐陽二明之幸吾二人者爲之忠臣也第此書雖具意義猶難解解之者止豐城一姓甘者其人未至至則卽送謁丈自與之談方知其可甘生未必能尋午眠而却能解天玉故弟尚留之門墻不卽麾去此外尚有一陳姓者稍可若餘子碌碌無一可者丈莫輕信之悲前禍不細也役還庇謝并布區區

又

今夏水灾殊常而廬吉泰萬四邑邊江獨受其苦舊祁公祖拯溺救焚視若已推而沈公祖佐之同心共拯則亦吉民無幸中之幸也邵康節水旱吟曰堯水九年湯旱七載調燮之功此時安在又曰九年洪水七年大旱非堯與湯民死過半則今日祁沈二公祖之謂乎不然吉民之死亦半矣承手翰卷卷示府公移文留意桑梓何異二公若不肖弟豈敢秦越自遭水後公呈私書達之院司道郡至於再至於三矣九月青原之會弟亦當赴偕郡縉紳同謝祁沈二公其未盡者共頌言之總之爲桑梓也吾吉近來風

俗澆惡與弘正閒殊姦盜遍拟士夫則小人負君子叛僕告主甚且投王則奴負主吉水鄉民擊李氏諸生永新王氏擊甘監生翼之泰和龍氏遂擊周司馬葺南則齊民負衣冠此三負者爲禍不細似當明言以告祁公祖亦吾輩之責也并附以告

答蔡槐亭

闢仁兄枉教兩次一爲弟外出一爲水阻豈至人難遇耶抑機緣未偶耶猶幸茶陵螺川路不甚姚長領教之則當必有日海內至人如羅近溪[illegible]胡廬山師俱已矣弟歸田以來止有鄒南皋以爲切磋今得仁兄以爲盟主地又相

近不可不一會以光大斯道又一大快也吾輩中更有何人可爲益友禪門中如沈蓮池已矣亦更有何僧可爲益友均乞見示孔子有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此是大道爲公善與人同的本體何容揀擇然又曰今也則無未聞好學則曾閔游夏尚在門外故弟向至人前求真友也有真友然後有真訣有真訣然後可印証弟愚鈍何敢望曾閔游夏藩籬況於顏子但一日未死意念却在　孔子身上去求不知是否惟仁兄教之承賜三書俱祗領附以謝

與王心岫仁父論置社田

竊聞之古人立法制政始未甞不欲施霖降祥令窮澤生流枯條更芽而末乃萎頹終之怨悵非法不良窮則變變則通亦其埶然也井田之制三代良謨自阡陌後更爲賦稅至今不可復井青苗之法始於唐人王介甫不過續之頗放利而行遂爲宋槩朱文公變銀爲穀名爲社穀以穀貸人又復求息故亦難久行今之社倉卽朱子遺意也而社長之害恐朱子時未有也亡論他邑卽敝都頗稱文物民居亦稠然士夫舉監生員吏承不僉社長卽有富戶自立社倉三四十年以來三年一換輪當幾周故一僉社長鄉宦舉監生員曰例不當也諸富戶則曰役不再也不得

已[illegible]不富不貧者應役建倉有搬土度木之害看守有盜賊侵偷之害查點有廵下鄉騷擾之害濟荒有發穀賠敗之害是社倉爲利於國中而爲阱於社長也僕自黔歸鄉人告苦僕乃呈於前濮仁父以原領官銀一百二十五兩分散於各大家僕首領十二兩其餘監生生員吏承俱以次分領或八兩或五兩或三兩蓋自以身爲役不專責於庶民以故甲寅之荒敝都不害蓋須銀者皆大家故穀亦易辦此皆我仁父所目睹者然他都不爾也不謂祁公祖下車以來洞悉民隱創爲置立公田社田四條申詳兩院司道行之九邑此誠社長更生之會荒年永利之政也伏讀公移曰社倉散處於各鄉誠不乏壯哉之鼠雀而毎至僉點廵緝典守之人不啻若赴湯蹈火者此真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又曰以拾石之穀置田歲可收壹石之租穀既不與日以俱耗而租乃得與歲以俱增不出十年則歲收之息且過於原存之銀此真所謂不忍人之政也乃仁父恪爲遵行與民更始有賢公祖仁父如此何忍負之僕乃將敝都社銀會倅置買社田令里老共呈上之仁父伏乞轉詳祁老公祖不獨爲一都之利且將爲九邑之倡昔吾夫子有言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某竊有志而未之逮張橫渠慨然有志三代之治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方與

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
下以成禮讓之風俗有志未就夫遂與就亦　已矣僕不
量亦有仲尼橫渠之志今日躬逢社田之議卽井田經界
之遺意青苗社穀之初心彷彿天下爲公之一節也矧上
有賢公祖仁父可速可就吾志而不一昌言以求速求就
是好從事亟失事也故敢焚香令里老跽上呈詞惟仁父
裁而詳焉臨楮悚息

與親朋論改建萃和書院　刻

吾泰和故無講學書院有之自萃和始書院故址實地藏
寺寺廢而大塔不能廢塔中故瘞佛骨舍利舊志志載其

來久矣郭平川先生因寺廢始講學其中以爲書院有田
租四百三十七斛又一百八十四桶以爲講學之貲平川
先生卒而代縮書院經三四鄉先生至康二守吏無嗣人
始惶懼未肯肩其事者僕以犬馬齒差長不得已縮之反
復思惟萃和道義之門也決不可廢大塔神明之宅也亦
不可廢倚大塔爲書院不儒不禪亦不可溷盟之於心矢
之於神寺應還地藏書院應誅另建庶幾無盭於神明無
害於子孫然書院之建費將安出查得萃和租額九門頭
租四百三十七斛黃漕及城外租一百八十四桶除每年
不登不入者四五十斛通年用八九十斛易銀完糧舂米

完花書院門子工食并催租守倉工食共二十有四斛捨
盖塔下諸尾約若干斛歲剩穀數據舊冊未載據今丁巳
自僕管起除歲用外實存三百斛若勺合不妄用積聚五
六年後或可創一書院第僕老矣恐不能需歲月又查得
社學租創自前任濮侯甚盛心也真遺澤也歲收租八百
七十六斛出內付三鄉約長歲定一百二十斛完糧一百
二十斛濟學貧生七十二斛助萃和講學之費五百六十
斛給社師弟合邑士紳見者僉謂社師之勤惰不可稽社
弟子之有無不可知五百六十斛穀不過爲腐儒牧童一
飽耳近接濮侯書云社學置田時事之久紕繆漸生而責

備於吝手鄉約其故可知已第此項租創自縣父母公當
以聞於王父母公而盈縮之愚意每歲除納糧濟貧外社
師止東西廂幾人以二百六十斛分給之餘三百斛悉令
三鄉約易銀存貯三五年後合萃和社學二剩租創建書
院易易耳夫爲腐牧一飽計而未必可久莫若分其三之
一爲士紳講學計而又可久此亦濮侯所必從者是吾鄉
一大事須合通邑士紳議妥然後乃敢以聞於王父母公
敬期二月望日枉教書院亡後則亡柴池幸甚幸甚

答王仁父節官運侯宗祿書

三元前鎌十日讓瘟厭盡猶雪立春忽霽雪與靈皆兆豐

年豐信藉舊在在皆春蒼赤士紳同茲忭蹈忽接瑶函以
諳官解抵宗祿下問憂 國憂民甚盛心也章卧林谷未
詳所縣則敢以臆對 宗祿之苦在朱邸民運之苦在閭
左一也昔之醫民運者以官代民民始息肩稍羸其直民
亦甘心今欲節其稍羸者以抵宗祿亦列位老公祖酌盈
濟虛萬不獲已之計然運官又稍苦矣第撫建廣三郡業
已議裁吉郡惡得獨後三郡裁減之數僕不得聞其詳第
聞吉州吉水議裁官運七十餘金則泰和視吉水似當少
增郎裁九十餘金未爲不可又聞泰和南運之金比兌運
稍昂則兌運裁三十金南運裁六十餘金共湊九十餘金

抵祿亦未爲不可此外若過爲裁省恐運官既有輸將之
勞以勤其身復無尺寸之利以養其庶民逸官苦又恐非
情此非爲運官囊橐計也爲運官即以逸閭左也老洫膚
見如斯惟仁父鑒而裁之崖畧附復臨穎三肅

苔林静宇公祖論建府庠

頃邀台駕光臨青原不獨杯酒間得聆玉屑即駱駝峯
翠屏月橋諸流增崇廻緑誠一大快也復承下問鼎建府
庠并示以前祁老公祖中詳公移區畫周至裁酌停妥業
已奉諸公祖批允安敢復置一喙第今復一年歲月稍易
其等會同鄉紳細加斟酌所有一得之愚敬附呈覽以佐

末議

一重委任公移有云東大事者全在料理得人應請委府
佐一員專督其事本府冊于府首領及縣佐之内擇其
堪供任使者二員專聽該館差遣督催仍照先年建造
白鷺書院事例將請鄉紳中有精心才略者二位綜理
計畫又選義民四人以分管木植磚瓦之類而總聽鄉
紳之調度誠盛心也第考得昔年建白鷺書院偶有胡
郡丞尹别駕居于府城隣于書院而二紳平日以心計
名以故前任汪老公祖敦請任事不復另置府佐公祖
今既有府佐公祖專督其事而復請鄉紳鄉紳與府佐

公祖同堂而治體本不便况今偶乏心計之士如胡如
尹誰敢擅舉且書院爲子弟肄業之書肆鄉紳與聞其
事猶非越俎府學爲 國家造士之黌宫必借重府佐
縣倅始有專責又文移内云總聽鄉紳之調度使鄉紳
而調度公祖父母義之所不敢出也使鄉紳而調度義
民匠作諸人維桑與梓亦令之所不能行也細翫諸公
祖嚴批甚周而獨于鄉紳管工一節未及明批意可槩
見已鄉紳而終事如胡尹幸甚稍不終委託异日者恐
爲蛇足無若專委府佐以總于上而分任縣佐諸義民
以佐下風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之爲妥也

一各工既已分屬各縣則佑計亦當分委各縣如廬陵尊
管淵倫堂則廬陵當委縣佐一員同該縣義民佑計先
告之縣令後呈之府廳而老公祖裁之卽發銀若干付
廬陵令轉給縣佐義民買辦木植燒造磚瓦如泰和安
福分管尊經閣則泰安二縣各委縣佐一員同該縣義
民佑計分辦木石如廬陵推之九邑皆然則衆擎易舉
不日告成
一查得錢糧約用萬金少亦不下八千金據公移貯庫銀
約二千八百兩有奇七民每糧一石樂助一分五厘通
府民米二十八萬二千石該銀四千二百有奇所少者

不過千金耳以三院兩司二道一郡九邑之全力又加
以一年紆徐之歲月吉郡叛風正熾皆攘奪主物以飽
奴橐者如近日泰和歐氏投毛之奴永新永寧龍氏打
兇之奴永豐朱氏占屋之佃奴皆明裁鍰書義當剪除
稍議罰贖亦可助費第開樂助銀泰和吉水二縣俱已
解完餘各縣未完者乞票行各縣如泰吉事例先扣糧
銀解府買木各縣另追補額亦一便也
一公移云柱梁須用楠木須差官往楚收買竊計楚楠誠
爲巨材楚地距吉甚遥大江多盜錢糧之携帶甚囏潯
陽[illegible]流搜廻之搬運甚苦吉州近日士大家創立宗廟
起造寺觀柱梁用五尺六尺圍圓者往往市清流縣木
四尺三尺圍圓以下者用本地龍泉永新本泰和真洞
木皆可採也卽欽用七尺圍圓者以六七尺者爲君加
一尺幇而輔之亦亡不可况　朝廷殿柱間亦有幇者
矣第發銀買木當給各縣木牙行彼平日旣牟大利卽
今日擇而勞之亦不爲過但牙家姦猾一承市木之令
輒指一富民山木而號之曰是木可用富民百計用金
買免又指一山號之曰是木可用展轉覓利必飽其慾
止留一山以應官木此等姦弊惟在府廳縣令一嚴稽
察之耳

一燒造磚瓦吉州各縣皆有窑匠今工旣分屬各縣卽以
一縣之窑應一縣之工庶幾不叢集于廬陵若塡地方
磚則吉水永豐龍泉者良砌堦條石則廬陵麻州者堅
各縣當貿易于三縣可也至于價直亦有定價近日青
原用磚石頗多一訪問之便無二價
一今年戊午興作不利南向大吉之期當在巳未然亦須
擇日者先期精選虔告　文廟以重其事卜日者九邑
皆有請下一檄于各縣示之本學方向并太老公祖年
庚令各擇一日取其同者而用之亦三人占從二之意
也

蠙衣生傳草卷之八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潮陽吳仕訓

江都倪啓祚

同邑劉若海

弟子華

子中

姪尚兕

孔吉校

續偶記

孔孟貧富

鯉也死有棺無槨固也死不賣車爲槨一槨之費所直幾何而孔子不能爲鯉而辦貧可知已孟子爲毋治美棺自言有財樂正子以後喪踰前喪爲貧富不同則孟子之富可知已孔子爲司寇而貧孟子爲卿而富此孔孟聖賢優劣之辨也

魏黔二國公祖籍豐城樂平

沐黔寧祖籍樂平李姓先塋在邑之大汾潭洪武二十八年嗣侯沐春遣乞遣將代鎮親詣樂平致祭先塋並修墓碑以勸勤德秋八月 命下部恭進爵黔國公子孫世鎮雲南非奉詔遣不許擅離信地祖墓遣官代祭仍將歷奉豐功刻石一立樂平之祖祠一立江寧之功臣祠以垂永久嗣侯仰體 上命遣指揮鄭祥往樂平祀祖并修神道碑其詳具程公本立碑文萬曆二十二年黔國朝弼復遣指揮來祭祖塋并持勅誥詩領示信邑人詳樂平縣志又南昌志載徐中山祖塋在豐城縣南曾水南稱名二八居士墓則開國五王江西居其二矣

騰霄

祝枝山野記成化中進士放榜有吉水龍騰霄上曰龍而騰霄是飛龍在天命更名曰晉萬曆中武定阿克叛阿克故姓鳳初起時改名鳥騰霄[illegible]之曰鳥豈能騰霄乎立敗矣已而果然

天啓銅馬

萬曆間予邑人掘地得一銅法馬圓如月樣上鑿十字較勘重肆斤天啓三年造銅背有吉安路三字予考天啓乃梁王琳立永嘉王蕭莊稱帝改元也可謂久矣然是時不稱吉安亦不稱路吉安稱路自元始而元又無天啓年號考太和舊志至正戊戌紅巾徐貞一陳友諒陷江西下吉安太[illegible]三年則天啓徐氏改元銅馬正其時矣

朴錢譜

萬曆辛亥六月萬安鄧林劉尚書里地名東園衝開銅錢一窖周圍石砌一丈許內錢約三百餘担往來舟子及土人爭取之數日而盡錢有大小文有貞觀開元太平至治熙寧大觀景祐祥符崇寧慶曆政和宣和元禧天禧元祐建炎紹興至元等年號大氐唐宋元錢也錢銅發朱砂青綠等色俱極鮮妍可愛聞其中尚有金銀他物不可問矣

潘李

萬曆辛亥二司賫捧入　賀布政司參政潘公士達甫出城卒於進賢臬司觀察李公天麟甫莅任代之行行至九江亦卒禍不單行即一差然邪

練瓊瓊

練瓊瓊者練中丞子寧之女也靖難時中丞死甚若殃連九族止遺瓊瓊暨宣德改元　宣皇帝赦瓊瓊歸令其招婿封之以官而役以勅其　制勅曰靖難僕忠全臣子之職分賞功罰罪示人主之恩威茲朕嗣登寶極忝為天吏統御萬方敢不以生物之心自心茲常追諡忠貞以彰報脊咨爾練子寧為國良臣捐身抗節罪及全家患連九族遺女練瓊瓊朕今憐爾父忠爾宗祀絕赦爾大罪令爾還鄉賜爾招婿封之以官授爾以勅守爾父業報爾父忠慰爾父靈爾其欽哉當該官吏毋許剝虐軍不許役匠不許班差不許編戍遣　宣命即以本犯本身罪之後瓊瓊歸臨江嫁陳川昌至今川昌子孫世守此勅萬曆中中丞孫綺自閩長樂歸姑主中丞祀嗚呼天之報中丞既令有女又令有孫而　宣皇帝繼絕之仁獨高千古勅內有追諡忠貞四字今日議謚何可獨遺中丞

沐謙張偉

劉裕使刺客沐謙往刺司馬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欲發未得間乃夜稱疾知楚之必往問疾因欲刺之楚之果自齎湯藥往視之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

身事之為之防衛裕既篡晉以毒酒一甖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沐謙張偉故是鉏麑一種人

魏世祖

北魏世祖封景穆太子晃之子濬為高陽王既以王孫世嫡不當為藩王乃止萬曆中有　旨議令　東宮與　諸王同日封王太倉王相公亦以為然羣臣爭諫而予友朱可大維京諫尤力惜未有以北魏事諍之者乃知夷人尚知此禮而宰相須用讀書人也

韓延之

南陽韓延之爲司馬休之府[參]軍劉裕將纂晉以書招延之延之以書復裕稱劉裕足下裕視書嘆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延之此意與陶元亮同而跡更著弟延之投魏後南史未歇其忠不得與元亮同傳

孔熙先

魯國孔熙先與范曄謀逆推戴劉義康以爲天文圖讖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及逆謀露下獄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上以骨肉之禍曰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君因死之後或可追錄盡先

泉之下少塞釁責此兆因劭弑逆武陵王駿由尋陽入纂[illegible]言驗矣江州天子之讖是時義康在安成熙先以爲應在義康而豈知爲武陵耶正德末　帝星炳朗江漢間劉養正輩識天文助宸濠叛以爲濠當應之而豈知爲世皇承天之祥耶故天命有在非智力所能經營

成均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注云成均五帝學名今稱國子監曰成均以此

[illegible]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注云御史侍御於君之史官也今御史爲諫官非史官矣

序事

周禮序事注事宗祀有司之職事也周禮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所謂宗也大祝掌六祝之辭小祝掌小祭祀之祝號所謂祝也

委積

委積國用之餘少曰委多曰積

太僕

周禮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

然其所司者甚大注云僕侍御之官太僕其長也今專以此官馬政則[illegible]爲僕趣馬之職矣

職方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其利害注云職方主四方之職貢地圖也唐之夏官故今以之爲兵部

行人

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以太客之儀以親諸侯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今行人司則其官

也故稱曰大行

儀制主客

周禮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即今之儀制也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即今之主客也

大采小采

予門入劉容甫得楊文貞公與陳芳洲學士一親筆小啓啓云禮天子大采朝日小采夕月說者謂大采袞職也有非其說者引玉藻篇云天子玄冕朝日於東門之外玄冕在冕服之下此非袞職矣又引典瑞篇云王搢大圭執鎮

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所云大采者蓋謂此然則大采圭之繅藉也典瑞注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五就者五匝也文獻通考亦用此爲據昨晚所云一時失記妄對今檢看如此奇前說不足憑用事却不差也大抵此様事須令通知特錄去一觀耳夫未得其說則引爲妄對已得其說則須令通知前輩之用心故如此予復將國語韋昭注與周禮典瑞注合而細考之周禮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五采也色不過五天子之藉備之故曰大采朝日以五采則夕月以三采三采朱白蒼也故曰小采繅藉織絲爲繅以藉

玉也五就五匝也一匝爲一就周禮繅藉有五采五就有三采三就有二采再就有二采一就上下之降殺寓焉必合二注其說始備

艾鄧異冤

魏遣鍾會鄧艾伐蜀劉禪既降會艾不返後唐遣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王衍既降岌韜亦誅伐蜀之將其不利如此先是有問平原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唐人族王衍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弃吾知汝行亦受禍矣故鍾鄧之死爲炫才也實鍾負鄧也岌韜之誅爲殺降也實岌負韜

也故艾韜實千古異冤

蕭娘吕姥薛婆

梁武帝遣臨川王蕭宏伐魏軍以吕僧珎宏性懦怯僧珎依違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吕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韋叡也唐薛訥將兵六萬擊契丹兵敗突圍得免虜中嗤之謂之薛婆夫巾幗之辱一也在司馬懿受之孔明量敵全師謂之忍在蕭宏受之魏人辱國喪師謂之懦

虜主南寇南主東侵

自古虜主南寇者四而俱以亂亡苻堅聲言斷流而雉於

[illegible]傷甕甫一飲江而弒於宗愛背歸國未幾禍不旋踵
若道光冠晉而死於殺胡林顏亮冠宋而弒於維揚營皆
未得歸而殞於中國者天戒若曰虜主貪恣即有侵不得
絕長江也不然何四虜主以北力之全盛而俱不得其死
邪自古南主東侵者二而因以亂亡隋煬帝自將伐高麗
啓楊玄感之叛不逾年而亡唐太宗自將入平壤未正蓋
蘇文之罪不逾年而崩天戒若曰南主貪恣即東侵不得
絕鴨綠也不然何二南主以中國之全力而不得志於小
夷邪

辛壬進表

萬曆辛亥江西進表二司潘大參士達李憲副天麟未出
境而卒明年壬子進表二司蔡大參增譽顧憲副天植既
出境而卒豈出行之月日未良邪抑偶然邪

讀弇山堂別稿

弇山堂別稿　皇明盛典序海內父子二尚書共十六家
詳矣若父子三尚書止餘姚孫氏一家南禮書陞吏書鑨
南兵書鑛父子四尚書止靈寶許氏一家太子少保吏書
進南戶書誥少傅吏書大學士讚太子太保兵書論祖孫
父子兄弟五尚書止福州林氏一家南兵書瀚太子太保
工書庭㭿南禮書庭機南禮書燫南工書烴林氏一家四
監三司成則尤奇
父子閣老惟南充陳文貞公以勤文憲公于陛兄弟閣老
惟安福彭文憲公時文思公華而一狀元一會元則尤奇
特彭氏從兄弟耳
別稿云萬曆乙酉內閣首揆申公時行壬戌狀元次揆許
公國辛酉解元三揆王公錫爵壬戌會元而皆南直隸近
代所無予考吉安志正統間內閣一時三及第狀元彭公
時榜眼陳公文探花劉公定之皆吉安一郡人尤近代所
無
別稿云正統己未第一甲第一名施槃吳縣人第二甲第

一名張和崑山人第三甲第一名莫震吳江人皆蘇州府
予考吉安志正統丙辰一甲第二名陳文第三名劉定之
二甲第一名王鑑三甲第一名龍文一科四傳臚皆吉安
府正統壬戌第一甲第一名劉儼第二甲第一名鄧貴第
三甲第一名陳宜一科三傳臚皆吉安府則別稿未載
別稿云尚書兼九列王驥程信以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
石璞趙榮以工部王來以南京工部兼亦如之蓋皆用軍
功也按理官非若宮秩可兼又於品爲三無足榮者蓋二
俸並支優以嚴祿耳自程後絕不復有此加王司寇就所
見言耳萬曆以來尚書兼九列者儘多即以播功一事李

尚書化龍主尚書象乾俱以兵書兼右副都子章茼功加
恩亦以兵書兼右副都搃之軍功也黄尚書克續巡撫山
東兼理營兵亦以兵書兼右副都則又不專論軍功矣別
稿云於品爲三無足榮者不知兼官例以大兼小尚書二
品例當兼三品命出 朝廷豈謂無足榮耶又云二俸並
支優以歲祿不知二俸正不並支也

一科二元

隆慶庚午泉州鄉試坊曰一科二元曰五十八士鳴盛也
考吉安志永樂乙酉得舉人六十九甲午七十丁酉六十
三庚子七十四癸卯八十二景泰庚午八十一癸酉一百

三十七洪武丙子二元江西解元黎德讓應天解元尹昌
隆景泰庚午二元江西解元張業順天解元劉宣景泰癸
酉二元江西解元彭序應天解元羅崇嶽後以冒籍革退
以科弟稍絀海內遂指爲郴鄗說在寸木岑樓鈞金輿羽

太師

本朝未有歷官太師者惟李公善長張公居正官太師然
俱削奪若贈太師者固不乏人三楊李文達彭文憲萬文
康劉文穆徐文靖劉文靖李文正梁文康謝文正張文忠
徐文貞李文定張文毅俱贈太師然皆閣臣也部臣蹇忠
定王端毅馬端肅俱贈太師然皆冢宰也萬曆壬子少傅
兵部尚書李化龍卒贈太師則異數矣考各部尚書惟戶
書夏原吉兵書儀銘贈太師與李少傅共三人洪武臣戚
畹贈者多矣

樗骫

歐陽永叔代王狀元謝啓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樗犁枚皐
屬文徒自成於骫骳一時人皆謂陸機不識樗犁事不知
載何書宋王楙野客叢譚謂見于玄晏春秋曰予讀匈奴
傳不識樗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樗犁
天子也匈奴號樗犁猶漢人稱天子於是曠然發寤然則
不識樗犁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永叔謂機得非別有所

據乎今人多書樗作撐骫作骫一日予與曾叅軍學孔議
及二字叅軍云洪武正韻書樗从木从㫗从牙骫从骨从
九俗作撐骫非予急取正韻及韻會讀之良然乃知叅軍
博學不獨能書樗抽庚切邪柱也骫音委从骨九九屈也

桑梓

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爾雅翼注
云古者見喬木必下而趨所以廣孝棻者母之所事以供
蠶繅梓者父之所植以伐琴瑟故見之而恭敬之心惕然
生焉不必待於口澤手澤之所漸也此解亦甚明晰乃常
語攷誤謂自宋至今以父母之邦稱桑梓不省所謂豈木

讀爾雅翼邪

孑孓

蜎蠉井中小蛣蟩赤蟲一名孑孓此郭氏說也淮南子曰孑孓為䖡許叔重曰孑孓結蟨水上說文孑無右臂孓無左臂予讀海篇直音孑吉列切孓三音無左臂也短也即孓字也孑音結無右臂也獨立也絶種也即孑字也則孑孓二字當音吉厥出是言之孑字左右臂俱備所以為全

禽獸知往知來

爾雅翼曰鵲能知人之吉凶故自啄其足則行人至或曰其聲接接令接來者也南人以其聲為吉以鳥為凶北人

反之崑崙之下以玉璞抵鵲蓋惡之也鵲雖能知來及其避風而巢卑也大人過之則探其㲉嬰兒過之則挑其卵故號知來而不知往予按南方鵲噪最為靈驗故又名喜鵲一名靈鵲詩云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又鵲噪未為吉鴉鳴豈是凶雖云達者之作亦足證鵲之知吉矣淮南子云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以能知誘者之姓名及其祖先為知往不知被禍為不知來也邵雍術曰婦終知來猩猩知往婦終神獸也爾雅翼曰檮杌逆知一名倒壽為其能逆知來事而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故曰楚之檮杌予按婦終檮杌俱屬神獸非人所常見者不知何以知其知來耶

贔屭 備戲

集韻屭虛器切讀曰戲贔平祕切讀曰備贔屭壯大貌一曰作力貌魏都賦巨靈贔屭贔屭鼇也雄鼇為贔屭由是言之實二物矣海篇直音云贔屭負碑石下獸也對類注云贔屭此獸好文今石碑兩傍龍是也又蜀下此獸好負重今碑座獸是也不知何據一作贔屭韓文月蝕詩寒氣贔屭頑無風

一物二解

琵琶一器也釋名曰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却曰琶唐語林王璵為太常卿見康崑崙彈琵琶云琵

聲多琶聲少亦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也自下而上謂之琵自上而下謂之琶芙蓉一花也說文芙之言敷也蓉之言動蓉也菡萏芙蓉一花也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鴛鴦一鳥也雄名鴛雌名鴦鳳凰一鳥也雄曰鳳雌曰凰麒麟一獸也壯曰麒牝曰麟鯨鯢一魚也雄曰鯨雌曰鯢肉好一璧也體為肉孔為好虹霓一氣也雄為虹雌為霓谿谷一瀆也無水曰谷有水曰谿筲篚盛飯二器也方曰筲圓曰篚犬一物也小曰狗大曰犬

一事二解

苞苴納賄也裹曰苞藉曰苴乾沒營利也得利曰乾失利

[illegible]濡毫學字也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
曰臨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謨謀計議也
慮二事畫一計爲謀汎議將定其謀曰謨栖止鳥宿也陸
鳥曰栖水鳥曰宿獨鳥曰止衆鳥曰集鷇雛哺鳥也鳥生
須母哺曰鷇自食曰雛
窈窕幽閒也善心曰窈善容曰窕零落困墜也草曰零木
曰落隕穫困迫失志也隕如穫之隕而飄零穫如禾之穫
而枯槁參差不齊也三相參爲參兩相差爲差胚胎孕也
一月曰胚三月曰胎吹噓氣也急曰吹緩曰噓癰疽瘡也
癰屬六腑不和疽屬五藏不調

偃仆顛倒也偃是仰倒仆是踣倒煦嫗覆育也以氣曰煦
以體曰嫗炊爨火食也進火曰爨氣上曰炊變化通易也
自有而無曰變自無而有曰化
簡策書牒也單執一札曰簡連編諸簡曰策土壤土名也
萬物自生曰土人所耕種曰壤阡陌田間道也東西曰陌
南北曰阡畎畝溝洫田疇名也古之溝洫耜廣五寸二耜
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倍畎謂之遂倍遂曰溝
倍溝曰洫倍洫曰澮六畝爲一畝朓朒月見也晦而月見
西方曰朓朔而月見東方曰朒
閥閱功狀也明其等曰閥[illegible]其功曰閱又門左曰閥右曰閱

馘俘馘軍所獲也繫其人曰俘截左耳曰馘

器從人名

鏌邪干將劍名也干將韓王劍師莫邪吳大夫作劍者因
人以名劍也箜篌一名坎侯樂器名也箜篌師延所作言
空國之侯所好靡靡之音也坎侯漢武帝命樂人侯暉所
造也因人以名樂器也

科場改期

萬曆壬子當秋闈禮部具京考官名上 請至久未得
旨南直隸江西浙江湖廣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八月三場
俱不得如期至七月廿四日始奉 旨江西試官以八月

廿三日至南昌廿六日一場廿九日二場九月初二日三
場亦場屋之一變云考江西嘉靖壬子三場後火幾不得
開榜第以試卷未焚仍舊如期揭曉前壬子以火而震驚
今壬子以試官未至而改期亦數也

乩仙

莆田門生丘憲周未中鄉試起一書室偶遇扶乩仙者求
一對子仙降云委吏奚必尼父高官不願蘇秦未省所謂
後福建乙酉鄉試題曰孔子嘗爲委吏矣二節丘生是年
中式則委吏奚必尼父之驗也丘生未拜官而卒則高官
不願蘇秦之驗也[illegible]

仙降云今日恩榮第他年桂山坊恩榮第尚書尊翁牌坊
也豊城楊公廉爲禮部尚書號桂山論文恪舍虛後爲宗
伯亦謚文恪事之前定如此而乩仙之靈亦異矣哉徐叅軍學
孔言

六

廣安隕石

萬曆壬子冬十有二月二十五日申時四川廣安州縣庭
雷震五聲隕石六塊州學後西溪堡隕石一入地三尺掘
起石有硝磺氣刮之有火焰光其色如墨如鉄其形不方
不圓圓一尺重八斤河東堡隕石一入地一尺重四斤平
灘堡隕石一入泥二尺重十七斤西嚴堡隕石一重十兩

巡撫吳用光巡按彭端吾以聞

三劉三王

九

萬曆乙未江西南昌一榜二劉皆布政□材子山東新城
一榜三王皆封侍郎王麟子孫此宇內和氣醞釀所致非
特一家之福已也考之於宋惟南豐三曾同榜餘未之聞

傳奇

傳奇蔡伯喈元高則臣作寓言也予讀伽藍記曰洛陽城
南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立也肅在江南娶謝氏女及至
京師復尚公主其後謝氏爲尼來奔作詩贈肅詩曰本爲
箔上蠶今作機中絲得絲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亦代
肅贈謝肅聞之甚恨遂造正覺寺以憩之則實有是事矣
王肅大儒乃亦易妻耶其視宋弘湖陽霄壤矣
傳奇西廂元關漢卿作以崔鶯鶯爲崔相國小姐誣也崔
鶯鶯唐女郎也其寄張生詩云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
拂墻花弄影疑是故人來西廂二字本此又寄張生詩云
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爲傍人羞不起因
郎憔悴却羞郎又絕張生詩云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
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

四聖百年

五

四聖百年宋儒以爲美談然不獨宋也今自三代以下通

論之二聖百年者一周昭王穆王是也三聖百年者五夏
帝不降帝扃帝廑三年共一百年商小辛小乙武丁三王
共一百一年周成王康王昭王三王共一百十四年宣王
幽王平王三王共一百十年遼聖宗興宗道宗三宗共一
百十九年四聖百年者七商太甲沃丁太庚小甲四王共
一百□三年雍巳太戊仲丁外壬四王共一百十四年
周靈王景王悼王敬王四王共一百一年威烈王安王夷
烈王顯王四王共一百五年漢文景武昭四帝共一百六
年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帝共一百七年孝光寧理四
宗共一百三年我朝　武宗皇帝十六年　世宗皇

帝四十五年　穆宗皇帝六年　今上皇帝萬萬年無極
以待史臣异日，質揚云

國多君子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季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媮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故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又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

楚平蔡景

楚平王爲太子建娶婦於秦婦好來未至平王自娶之更爲太子娶殺太子太傅伍奢及子尚奢次子員以吳伐楚辱平王之墓蔡景侯爲太子般娶於楚通焉太子弑景侯平景黷色無禮一至於此故景及其身平及其墓

斯須須臾

孟子曰斯須之敬禮記不可斯須去身中庸不可須臾離斯須須臾皆不久之意然未有明注考韻會方氏曰斯者辨於此須者待於彼辨則離待則合斯須則一離一合之頃也惟須臾無明注考說文臾束縛捽抴爲臾从申从乙徐曰申束縛也乙屈也愚意一屈一縛頃刻而就故曰須臾須與湏與臾與史異不可不辨

僉帝非經

父有天下傳之長子經也而有二子僉帝三子僉帝兄弟僉帝權也漢惠帝絕而文帝繼唐中宗絕而睿宗與宋有五國之辱而後有紹興我　明有土木之狩而後有康定皆變而權也有天下者無樂於此也摘而書之以備叅考

夏王泄在位十六年子王不降五十九年不降弟王扃二十一年父子兄弟共九十六年幾百年爲盛○商太甲在位三十三年二子沃丁二十九年沃丁弟太庚二十五年商祖乙在位十九年二子祖辛十六年祖辛弟沃甲二十

五年○商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二子祖庚七年祖庚弟祖甲三十三年○祖甲在位三十三年子廩甲六年廩甲弟庚丁二十一年○漢高帝在位十二年長子惠帝盈七年惠帝弟文帝恒二十三年○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子簡文帝綱爲侯景所弑元帝繹爲魏人所弑○唐高宗治在位三十四年子中宗顯五年睿宗旦三年○憲宗純在位十六年子穆宗恒四年宣宗忱十三年○懿宗漼在位十四年第五子僖宗儇十五年第七子昭宗曄十六年爲朱温所弑○宋太祖趙匡胤在位十六年弟太宗炅二十三年而不以還德昭○金太祖完顏旻在位六年弟太宗晟

十二年而仍以還熙宗○宋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北狩封子欽宗桓北狩第九子高宗構即位建康○元憲宗蒙哥太祖第四子拖雷之子在位九年　弟世祖忽必烈平宋亂一在位三十五年○元武宗海山在位五年弟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九年元武宗長子爲明宗次子爲文宗明弑於文文黜於順○大明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正統天順共二十二年弟　景皇帝景泰八年以上二子登帝○商太庚在位二十五年子小甲十七年小甲弟雍巳十二年雍巳弟太戊七十五年四王共一百四年爲盛○商太戊在位七十五年子仲丁十三年仲丁弟外壬十五年外壬弟

河亶甲九年四王共一百十二年爲盛○唐穆宗在位四年三子長子敬宗湛二年第二子文宗昂十四年第三子武宗六年○高歡宇文泰皆亂世之姦雄也歡泰未帝而手剏伯業三子俱帝在北齊高歡三子次子文宣帝洋第六子孝昭帝演第九子武成帝湛又俱善終後周宇文泰三子第三子閔帝覺長子明帝毓第四子武帝邕第閔明俱爲宇文護所弑不及高氏以上三子登帝○商沃甲在位二十五年五子南庚二十五年南庚弟陽甲七年陽甲弟盤庚二十八年盤庚弟小辛二十一年小辛弟小乙二十八年沃甲五子次第爲帝萬古以來堇堇一見則尙冢之[illegible]也五子俱帝

唐詩解

懷子遷宿山寺中宵能得幾時睡又被鍾聲催著衣羅昭諫酷憐一覺平明睡又被隣雞半夜啼曉鍾催隣雞啼語異而意同也胡宿雨詩石床潤極琴絲緩水閣寒多酒力微鄭谷雪詩亂飄僧舍茶煙濕密灑歌樓酒力微事異而句同也

崔珏鴛鴦詩映霧乍迷珠殿瓦逐梭齊上玉人機廣興叢解曰朱殿瓦鴛鴦瓦也魏文帝有瓦化鴛鴦之夢王建宮詞有鴛鴦瓦上瞥然聲晝寢宮娥夢裡驚之句玉人機織

鴦被也古樂府有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之句此解極精鄭谷鷓鴣詩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湧鷓鴣啼曰鉤輈格磔亦未甚悽愴何至濕袖眉低歟蓋聲曰行不得哥哥又曰懊惱澤家豈所云濕袖低眉者謂此乎耶

醬瓿酒甕

楊子雲作玄經劉歆見謂當覆醬瓿惟鉅鹿侯芭子常親承雄學謂玄必不廢汝南桓譚君山直比之聖人焉陸機初入洛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乃左思賦出機絕歎服以爲不能加也

晉文之則汾陽之意也今士大夫夷人墳墓以廣園囿捃人屍骨以爲宮室則又異乎汾陽淮南之用意禍不旋踵宜矣

禮殿小常村青楓嶺三婦

譚氏婦吉永新人姓趙氏宗室女宋末元兵破城趙氏從其家俱匿縣學兵至殺其舅姑與夫執趙氏欲汚之趙氏哭罵不從以死自誓遂并其子皆殺之血漬于禮殿間八磚上宛然一婦人抱嬰兒狀或磨以砂石不滅又煅以炭其狀益顯至今如初云小常村在福建延平府境宋時叛卒楊勍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誓死

不受汚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屍所枕藉處迹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削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浙臨海有王貞婦元兵入境夫死婦被執帥欲内之挈至嵊縣青楓嶺守者少懈嚙指出血題字石上投崖而死後其血清入石間陰雨即墳起如初書時三婦死事甚相類英風勁節愈晦愈明豈天欲彰明節義故留此一段蹤跡教千萬世婦貞耶

伐樹

阮脩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若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其言甚辨不知伐樹社移社之神不可移也伐樹社亡社之神不可亡也故社曰神叢四川南充縣衙傍有譙公周祠及墓隆慶中平鄉建昌胡進士令南充到任日不祀譙公是日令妻暴卒令具文欲遷其墓明年賊入縣衙殺其母南豐一鄉紳爲郡太守伐寺前二栢爲柱已舊坊折壓死大守於門前萬曆中吉郡楊司理毀衙中一神祠忽罷官歸歸亡其身予表弟曾孝廉居傍一樟社甚茂伐之亡一子并其身一族姪伐樟社爲船父子俱亡且斬其祀此皆予目擊者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伐樹不敬伐樹木爲柱爲器則不遠可謂智乎

四刑

管子曰太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此謂四刑邵康節大寒不出大暑不出大風不出大雨不出其以避四刑耶然又曰大葬不會豈謂葬日多凶殺故當避耶周禮方相氏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方良即罔兩也所謂凶殺也今葬者多不製方相以敺方良故邵子大葬不會

方丈

今寺中多有方丈不知所起仙傳曰方丈山在蓬萊山南漢書曰太液池有方丈瀛州象海中神山焉方丈之名始此常談考誤云唐書顯慶中王玄策使西域至毘耶離城

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扳縱横量之得十笏名方丈室後人因此通謂僧舍曰方丈而今人於道士房亦曰方丈謬矣是未考方丈之始名也漢書謂方丈象海中神山則僧舍道房俱名方丈亦可

人葠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星散爲人參廢江淮山瀆之利則搖光不明人參不生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有人參生說文云人葠出上黨葠卽參也所以名爲人參者本草云如人形者有神潞州太行山所出者謂之紫團參尤貴至宋稍衰故傳子云先王之制九州異賦天不生地不生君子

不以爲禮若河内諸縣去北山絶遠而各調出御上黨真人參者十斤下者五斤所調非所生民以爲患予官晋中偶有友人道書求上黨參者予問潞安潞州求三五枝其形甚大而中虛不若遼東之實故今人止貴遼參不貴潞參萬曆中遼東參暴貴一金止易一兩予友人宋方麓巡按遼東以花盆貯遼參歸栽蜀中而不甚茂則地氣限之也

石粉

萬曆乙卯民饑吉安吉水廬陵泰和萬安諸山多出石粉可食予取而觀之似赤白石脂又取本草讀之石脂當[illegible]

火煆通紅取水飛過成末方可食食之不饑山粉之出大類石脂飛過兼米粉捻團食之不饑不飛過不兼米食之間有一二飽死者然不死者尚多天心仁愛饑民一至於此

琴操

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琴者閉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故君子無故不去琴瑟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桓譚新論曰琴者禁也古者聖賢玩琴以養心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謂之操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舜

操其聲淸以微微子操其聲淸以淳箕子操其聲淳以激風俗通曰和樂作者其曲曰暢其道暢美也憂愁作者其曲曰操言不失其操也此暢與操之分也

江西鄉試解額

洪武三年定省直鄉試解額江西定四十人是時應天百人山西山東陝西北平浙江福建湖廣與江西皆四十人也正統元年定順應天俱百人江西六十五名浙江福建皆六十人江西之增五名始此湖廣五十五人河南廣東五十人山東四川四十五人陝西山西四十人廣西三十人雲南二十人景泰元年開科江西一百五十人四年復

江西一百九十人則益增矣至景泰七年定江西解額爲九十五名正德五年禮部覆占城國使人亞劉凌遲處死罪名劉本江西萬安人籍瑾矯 旨謂江西士俗自來多玩法者如彭華李裕尹直徐瓊李孜省黄景數人多招物議難以備舉且其地鄉試解額數多今 宜裁革十五名仕者不許選除京職蓋大學士焦芳有憾於華等故也則又減矣瑾誅旋復至正德十四年己卯因宸濠叛罷試嘉靖壬午始開科并兩科爲一共一百九十人至萬曆四十三年乙卯省直俱增解額江西增五人以一百名爲定額云

讀史乘考誤

王弇州史乘考誤通紀言擢監察御史韓雍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非也韓公還朝後遷浙江按察副使之任半歲以陳芳洲薦遷今紀載于十四年土木之變前亦非乃景泰元年予考陳氏家乘韓公祭芳洲閣老祭文曰當正統之季年值邊寇之孔熾禍已流於西江勢若難於平治大馬之年甫三旬外臺之擢纔八月巡撫重臨乎舊地華資張及乎非才初猶未知其所自後知辱舉於公台使雍儻有利以干先生而先生薦之是私謁得薦感不如此之真有言以求先生而先生薦之是諂諛得薦感不如此之深惟先生薦賢爲國一至公無私惟雍無意得者刻骨銘心有鬼神之照察與日月之鑒臨據祭文以繩通紀則通紀誠誤

史乘考誤憲章録言楊文貞公子楊稷毆死人命數多逮繫法司至是審實斬之文貞以疾在告 御劄慰之曰卿歷事 祖宗以及朕躬啓沃弼贊勞勩實多比卿以疾違朕左右者數月朕心拳拳唯卿子乖家訓于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勉進藥食早圖康復以副注望文貞感泣抗稷行提至京文貞疾已甚矣論死未決 上故以勑諭慰之文貞卒兩月而稷以瘐死獄亦未嘗處決也今録

似誤予憑西昌公議稷以宰相子自尊大鄉閭誠有之然無重罪嘗爲南岡李氏訐奏被逮瘐死後稷曾孫載鳴成進士歷官通政姪孫給事海同卿寅秋門戶至今昌熾而南岡未有聞人則天之定也論人善惡至四五代始定諺曰蓋棺論定猶近也

弇州史乘考誤張南園謚法有曾襄敏棨許襄敏彬林襄敏文王襄敏獻攷 國史家乘皆無之最後從內閣攷前後賜謚槀本亦無此四人此必誤也且此四人乃不謚文何取其俱謚襄爲何故予考 皇明臣謚類抄吏部封郎鄭汝璧編也襄敏項下載曾棨少詹事學士贈禮部侍郎

宣德年謚江西永豐縣人許彬南禮部侍郎贈尚書天順年謚山東寧陽縣人林文太常寺少卿學士贈禮部侍郎成化年謚福建莆田縣人王獻太常寺卿學士贈禮部侍郎成化年謚浙江仁和縣人吉安志亦載曾棨謚襄敏不知考誤所云　國史家乘皆無何也但曾西墅文集載楊文貞公神道碑楊文敏公墓志銘俱未及謚則弇州所云家乘無謚又似有據而臣謚類抄云云又何也姑謚再考

史乘考誤載客坐新聞言永豐曾學士棨字子啓永樂甲申狀元及第仕終禮侍文學才名冠于當世其生洪武乙巳九月七日亥時追生而年月日時同因名追成化戊戌

追亦探花及第子孫一門光耀千古按子啓仕至少詹事贈官乃禮侍耳追之祖則學士鶴齡也其祖孫科第年月俱無同者而妄談至此乎按曾棨永豐人曾追泰和人追祖鶴齡及第一甲第一父蒙簡二甲第一追及第一甲第三坊曰祖孫及第父子傳臚原不借重於子啓也又追兄名迪亦中鄉舉兄弟名皆從之不因祖棨而名追也野史之可笑如此

史乘考誤全州士相廣西之全州併州也蔣文定冕呂文簡調陽二公爲時相首輔名位權力亦同乎考呂公履歷廣西桂林衛籍湖廣大冶縣人似非全州以俟再考

吉安一府一科三鼎甲者二科建文庚辰一甲第一胡靖文淵閣大學士累贈少師謚文穆第二王艮脩撰死難第三李貫學士永樂二年一甲第一曾棨少詹事學士謚襄敏第二周述左庶子第三周孟簡詹事府丞終長史俱奉御批有嘉評而二周爲從兄弟尤奇弇州別稿　皇明盛事不載故特紀之

本朝一郡拜十相惟吉安府一縣拜四相惟泰和縣一郡鼎甲三十四人惟吉安府一縣四狀元惟吉水縣　皇明盛事未載故特紀之

弇州　皇明盛事有一郡三傳臚正統己未第一甲第一

名施槃吳縣人第二甲第一名張和崑山人第三甲第一名莫震吳江人皆蘇州府乎考正統丙辰一甲第二名陳文第三名劉定之二甲第一名王鑑三甲第一名龍文一科四傳臚皆吉安府正統壬戌第一甲第一名劉儼第二甲第一名鄧貫第三甲第一名陳宜皆吉安府　皇明盛事不載故特紀之

白膠香

內典供佛多用白膠香不知所自出爾雅翼載楓脂甚香謂之楓香脂一名白膠香入地千歲則爲琥珀考說文發兵瑞玉爲虎文从玉虎聲引左傳賜子家雙琥一曰禮西

方之玉韻會云琥珀出罽賓國本草陶云松脂入地千年所化中有一蜂形色如生者以拾芥爲驗又云松脂千年爲伏苓千年爲琥珀千年爲瑿通作魄前西域傳作虎魄今雲南各郡出琥珀皆云松化未聞楓化豈爾雅翼之誤耶

奴婢

應劭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奴者頑劣婢者卑陋　明制罪人子女罰入功臣之家爲奴宦官奏事自稱曰奴婢不敢稱臣

龍須蓆

東粤有龍須蓆宜於夏卧在藤蓆蒲蓆上考山海經氏山之東有貫超之山其中多龍脩注龍須也似莞而細生山石穴中莖倒垂可以爲蓆則龍須之名其來久矣

雨豆

萬曆乙卯夏四月二日湖廣荆州府石首縣雨豆有大有小有黑有紅質最堅滑色亦淺淡知縣謝天貺知府吳繼東布政使劉之龍巡撫梁見孟疏聞以爲灾異

豕異

萬曆乙卯五月十七日遼東寧遠白塔堡官金時選呈驗小豕一隻一頭一觜兩身八腿兩鼻孔兩眼睛兩傍兩耳

頭頂上兩耳連生後有兩尾總督薛三才巡撫郭光復巡按王雅量以聞

女魃

萬曆乙卯六月十九日河南懷慶府河内縣景明村人王少謙妻周氏生一女人手人脚其面尖觜眼生於額上腦後一孔撫按以聞在占書則爲人妖在俗呼則爲旱魃

讀星平書

五星貴格有二曜朝陽一星伴月二曜非二星一星非一星也二曜火星也一星水星也水數一故曰一星火數二故曰二曜火與日同居午謂之二曜朝陽水與月同居未謂之一星伴月皆貴命也

貴格中有命坐玉堂玉堂非一垣也乃二星名左爲王右爲堂如甲生人以丑未爲玉堂立命在丑未二宮者謂之命坐玉堂主貴

人知天上三奇乙丙丁也而不知所以奇天之奇爲日月星天干乙爲日丙爲月丁爲星故曰天上三奇人知地下三奇甲戊庚也而不知所以奇甲爲陽木之魁戊爲陽土之君庚爲金之精故曰地下三奇

經注曰天上三奇地下三奇宜順不宜亂予觀近士大夫之命如馬文升尚書丙午丁酉戊子乙卯天上三奇不順

者亦貴如李霖甕太師甲寅戊辰庚戌庚辰此順而貴者張見庵尚書徐念吾右都不順亦貴則亦未可泥者

煞前主後格以宮論如亥命以木爲主以金爲難金在子爲煞前木在戌爲主後則吉反此爲主前煞後則凶餘倣此以度論角一爲後角二爲前如主星在角一爲主後難星在角二爲煞前則吉反此爲煞後主前則凶然亦有不可泥者如水得水度火得火度謂之水火既濟即主煞前後不論也又有水火同宮如火爲主水爲難又非煞前主後本不言吉而中有木星則水生木木生火謂之化難生恩反吉亦不以主煞前後論也

唐書宰相世系表攷誤

蕭氏宰相世系表云蕭氏姬姓漢有丞相酇文終侯何二子遺則則生彪諫議大夫予考西漢書酇侯傳表何長子禄小子延遺則皆延之子非何子也則之弟爲嘉嘉之子爲勝則之子爲慶慶之子爲壽成皆曾嗣侯載何傳明甚並未載則之子爲彪此表之誤也表又云彪侍中以事始徙蘭陵丞生章章生仰仰生皓皓生望之御史大夫予又考蕭望之傳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徙杜陵家世以田爲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並未載望之父爲皓亦未載祖爲何顏師古注曰近代譜諜妄相托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酇侯漢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孫胤緒具詳表傳長倩鉅儒達學名節並隆博覽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遥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既不叙論後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斷可識矣望之傳不祖何而唐表强以何爲望之祖不知何據豈歐陽公未見顏注耶

唐書宰相世系表竇氏居平陽鳴犢生仲仲生臨臨生亶亶生陽陽生庚庚生誦二子世巵世生嬰漢丞相魏其侯也巵二子經充經秦大將軍生甫漢孝文皇后之兄也充避秦之難徙居清河漢贈安成侯葬觀津二子長君廣國

廣國字少君章武景侯據世系誦二子世巵兄弟也世生嬰爲魏其侯巵生二子經充充生廣國則廣國者嬰從子也予讀廣國傳殊大不然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爲人所略賣傳十餘家姊竇皇后去時與廣國決傳舍中貧賤如此傳未載其父名充也傳載漢文帝崩景帝立竇皇后爲皇太后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俠喜士爲太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竇氏侯者凡三人則魏其侯嬰廣國從子也唐書錯謬如此豈歐陽公未讀西漢書耶

史記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宗[illegible]

志觀津縣屬信都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

也索隱誤也唐書竇氏宰相世系竇誦生二子世忠世生

嬰故西漢書從之世實嬰父名非累葉之謂也

誥封關侯張侯許侯岳侯

主上褒崇前代死節諸臣於漢關侯誥封帝矣於唐張侯

巡許侯遠於宋岳侯飛俱崇以上爵錫以誥詞所以褒表

節義以爲人臣勸也今録其誥詞於後

御製岳王誥湯陰誕秀杭郡藏真蘊蓋世之將材負冠軍

之威勇盡忠報國自幼涅于肌膚至孝敦倫及壯移于廊

廟未究生前之事業益彰身後之勛名忠義貫乎金石威

武列乎天曹聽言名將夙號藎臣誓清朔漢之腥羶恢復

中原之恥根丹心報主竭血汗於宋朝洪力降魔顯威靈

於明世保消劫運拱佑皇圖一門忠孝以昭彰萬古英雄

而表仰先授雷部之帥號總膺道教之監壇赫奕神功藏

揚玄化神霄右監門靖魔上將忠勇岳鄂王盪魔大元帥

又誥伏魔上將雷部正神掌管陰兵百萬提轄三界九州

忠孝昭于日月智勇冠乎古今同稟元始一炁除奸剔佞

神王保消劫運顯應化於皇圖捍禦強梁播威靈於聖治

誅邪輔正大將精忠武穆帝君主治洞天福地統領禋祀

烝嘗協理三十六雷律令贊襄七十二候天罡受命上游

永揚帝化神霄右監門靖魔忠勇岳鄂王盪魔大元帥

御製張英濟王誥陰陽正氣造化儲靈毓精粹于閭閻智

謀足備展經綸于社稷威德並行發軔真源身先陣壘雍

丘耀武志益剛堅縛叛爲人誘賊兵之發矢殺妾餉士鼓

軍隊之前驅竭力寡援孤城勁守生作忠臣而報主死爲

厲鬼以誅奸瀝赤膽於唐朝顯威靈於明代孤忠許國大

節昭天立萬古之綱常豎人臣之節義職司瘟部統轄神

兵捍禦災保寧家國唐忠臣英濟王三界鎮魔左副帥

御製許威顯王誥兩儀孕粹三才育精以身徇國不辭河

馬驅馳赤手擎天豈惜捐軀荼毒遭賊子睥睨之日適忠

臣偃伏之時睢陽抗節殺奴僕以飽三軍靈武傳基竭貞

誠而思二聖嬰城獨據足徵底蘊之雄材毀靦踰梁猶見

勤王之壯志金石可鈸節義難磨身雖隕於一朝名益彰

於千古職祛魔試保障生民共扶帝化默贊皇圖唐忠臣

威顯王三界鎮魔右副帥

霍渭巖洗恥詩

渭巖學既成書試於郡廣州某郡侯不識其文不收也渭

巖強之不可則以墨圈其二目令吏人捽而踢之珠江橋

側渭巖自題詩曰今日墨圈眼明年朱點頭珠江橋下水

爲我洗恥羞明年以會元登第歷官禮部尚書

林崇獨鬼記

萬曆九年五月城南有鬼騰趠於楊氏家侵其女而淫之自稱曰獨女坐鬼坐女行鬼行女卧鬼卧以日夕離闔家大驚一日請巫禳之有呼者有嘷者有鳴鑼者有擊鼓者有吹哨角者有上表章者展盡伎倆鬼亦擲石投瓦耀光現怪倏而孩兒在梁上坐倏而衣服在笥以倏而飯盂盡泥沙倏而空中累磁器閃爍若雷霆作祟萬狀而後巫者莫不懾椎顙叩頭請罪楊氏莫不膽落魄喪逃遯無地觀者如堵亦莫不股懾心怖縮頸吐舌鬼乃陡然聲如乳虎曰天曹地藏可出入酆都鬼國可[illegible]使風伯雨師可呼

喚彼巫何能爲已而訴於城隍之神鬼曰君訴城隍彼城隍復何能爲第順吾[illegible]悉山珍海錯悉羞以飽吾欲若曹當安枕而卧矣不則以能爲也楊如其言肅庀飲食設香案掩以竹[illegible]彼鬼與女寢處時或攘竊財實排列炫觀旋卽化去不知所之言禍福幽隱事如響郡中來占休咎者門如市[illegible]叩隨答人甫動念鬼每先言以不徵驗鷄黍包羞置於几少頃食罄或分與某某食之都無災害自是老少與之狎相戲謔如家人然有府學生吳某者父乳名阿隲往歲來秋某試事鬼詛曰郎君高捷阿隲[illegible]而出楊訖之鬼曰吾故紿之阿隲行最市井以封君之[illegible]

予明年登闈王榜矣壬午赴試果卒於省其言多中未易縷述十月郡守郭公青螺入　覲次舟三河聞其妖移文驅之鬼語所私女曰郭使君正人也有牒嚴驅當疾走不敢復留此矣獨鬼滅跡葢在十月十二日也林崇曰國家興亡必有祥妖而至誠先知至誠如神旨哉言也聞之父老嘉靖丁巳馬騮精奔騰燐火夜飛變幻異形入人家侵婦女逾旬乃去戊午倭奴内訌嗣茲盜賊猖獗所至屠燒積骸如山顏　天子威靈以次勦平予以爲獨鬼之妖不滅於馬騮精况鯨鯢丁時業已見告其災眚當不獨禍楊氏乃郭公尺牘賢於百萬甲兵遠矣假非天幸錫以名卿

挽回陽九而拆亂萌則戊午巳未之變不復作哉夫播州之酋　國家一大關係也公平播開疆拓土天地爲烈誠何有滅絶魔孽而永奠海國也耶豈傳所稱至誠者哉而昌黎馴鱷以足异矣予謬方畢於公而獨鬼之情狀顛末知之獨稔不惴揣管詳紀於篇或亦竊比戮鱷之陳堯佐也哉

予守潮時果有驅獨鬼一事其文刻於粤草當其時亦不知其詳萬曆丙辰門生林崇入燕過予山中書示是記甚詳因刻之偶記恐讀者傳訛耳

羅圭峰紀異文

成化甲辰先是關中大饑冬予應入粟往賑例明年三月還至謝埠舟人大疫亦及予四月至青泥灣勢轉熾予以錐刺手無血自度必死遂與弟經訣訣已正冠瞑目果奄奄若人淤泥中臭腐不可當自卯及巳矣忽聞呼天妃至目遂開覺舟之篛篷壓若篛足之垂而陷者宛一婦人聲呼曰一有學之士病在孤舟灘上無一神祇救之者我來送它一陣好風言畢篛足舉篷遂起頓覺舉身冷顫須臾顫掉不已雖舟亦爲之動經乃以數篛壓之盪自巳至未出臭汗如雨衣席皆濡漸覺少甦由是得全殘喘其秋北上過祠下進謝今越十八年又過湖上仍進拜焉因紀其

事丐同年都昌尹前監察御史王君廷瑞爲刻之懸置于梁間以志神之靈旣若是而其偶及於予之不肖者則又不知何如云弘治十五年壬戌歲冬十一月日

蝢衣生日羅圭峰一納粟生耳天妃呼爲有學之士圭峰終以文名官至宗伯以氣節聞始知明神未嘗不重有學也予萬曆辛卯過太洋州內子舟膠於蕭公廟前夜神夢告內子曰明五更卽脫幸語郭尚書無督過也時予方爲㕘政而神以八座見許靈哉則羅公天妃之袜無足异者

讀曆鑄賦　六叒

讀五星曆鑄賦夫妻本是難星逢尅化反能偕老兒女主是恩宿逢生旺反主刑傷注云如辰命木爲妻火爲難若同居齊眉到老如酉命土爲兒女火星同行雖相生終爲難星主刑予嘗舉以問日者俱不能解予細思解之夫妻本是難星如辰宮命戌爲妻宮若木入妻宮火爲難星同居木能生火主齊眉到老難而不難也如酉宮命巳爲兒女宮若土入兒宮火星同行雖云相生火終是難主刑生而不生也

賦云忌難同行當獲福恩仇如遇主無成注云忌難同行自相尅反吉恩星到限忌亦到則破害予嘗舉以問日者何爲忌何爲難何爲二星同行反獲福俱不能對予細思

之生用論云生我者爲恩我生者爲用我尅者爲仇尅我者爲難同類者爲忌我則命主星是也夫同類爲忌土與計同類水與孛同類火與羅同類木與炁同類計孛羅炁皆忌星也忌難同行只攻忌不攻主故曰偏獲福

賣犬乘龍

吉水羅匡湖議嫁孫女妻泰和甘竹龍起弘起弘龍少㕘潘源孫也匡湖贈龍子一聯對窮諫議爲予嫁孫卽箕帚布衣臨時賣犬好風流攀雲折桂看文章錦繡前日乘龍賣犬事人不甚知本吳隱之事也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

薄乃令後府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出賣之此外蒲鎮無猜

邵康節生日

宋祥符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邵康節生康節自作生日吟辛亥年辛丑月甲子日甲戌辰日辰同甲年月同辛吾於此際生而為人蓋以星平理推之地支戌亥子丑得西北連珠亦是上格

白荔對

丙辰夏客有貺予鮮荔者諸孫以白甆甌盛白荔換茶予喜其潔也乃出對曰小孫持白甌盛白荔白之謂白又之

[illegible]對曰天子居玄堂酌玄酒玄之又玄又之一友對曰將軍服黑衣騎黑旂黑正當黑予曰黑正當黑出何書友對曰出說苑孔子云夫質非正色也質素白正當白黑正當黑予喜其博故記之

蒹葭

大水後翁偶瞻以詩見教有鴻雁嗷嗷涉際度況逢道洛湄蒹葭之句予考韻書說蒹葭事甚略而最詳於詩蒹葭之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注云秋水方盛之時所謂伊人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皆不可得乃知爾瞻之咏為水而發其親切如此蒹葭兩物蒹萑之未秀者葭葦之未秀者皆蘆葦屬也爾雅分為蒹薕葭蘆以此若蒹葭倚玉樹出晉書毛曾與夏侯玄並坐人謂之倚玉樹蓋借葦荻之賤以況玉樹之貴也予和詩森森玉樹庇蒹葭亦是此意

癭

癭形之極不佳者然亦有極貴者齊宿瘤女東郭採桑之

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號曰宿瘤樗里子瘦疾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賈逵在弘農發憤生癭有啓願割魏太祖不允杜預攻吳吳人繫瓠狗頸逢大樹似癭者題曰杜預頸宋王欽若拜中書令號曰癭相吳充入相蔡曰肩安節王介甫癭詩曰樗里既已聞杜預庭不平秦人號智囊吳人掛狗頸乃知癭人多貴亦多智也予家有小廝居水之東生癭名曰癭仔後居水西一年而癭平予里有日者癭極大後遊術於外二年歸來絶無癭疾徑而潤之則曰用藥而平乃知藥能消癭惜樗里杜預言未遇此明醫也

原缺第一葉

以孤平播功世襲錦衣衛衣左所指揮僉事是年食全俸
優給至己酉年方十七遂中武舉鄉試第三十八名是獅
山之應也己酉十二月二十五日先司馬公卒孤親至石
角塘開左穴於開一磚其氣如霧蒸之煙瀰山遍谷再開
之煙益熾萬瓣中少有泥或云自墳上草根浸水積下所
致然孤終不敢遂掩之而改祔於井坑先是閩中一太學
王君名美中[illegible]載南先生子也語孤曰石角塘墳龍
從左來氣從右結止好葬蕭夫人一席虛在以出然可矣
若封公百年後當別尋地至是其言始驗
初得石角塘山是夜開土當地為葬蕭夫人也二更時匠

工困壓不意右土塌倒將義男隨福壓住傷其腰脊遂成
廢人手甚痛之且隨福又共人隨僕也識者言開土傷人
此地必真然亦無所稽偶讀地理直機會文廼問實祖地
頂卜阡地必傷開土之人後應果然何以知之楊曰地雄
猛一曲回轉而成盤龍之勢如矩四方其氣怒而未舒及
其開發氣怒一泄必中傷人是以開土之人必折臂足之
應凡盤倒龍勢圓規回轉則生委曲方矩硬折則怒氣發
所以傷人也由是以談開土傷人龍怒氣發故也隨福即
天慶之父冬至之祖此一枝僕吾子孫宜善視之
石角塘左穴孤疑不敢扦歸而謀諸父老從叔於潛尉文

昌及諸兄弟叔姪語孤曰井坑劉氏祖母墳右虛一穴原
以俟唯翁府君後唯翁塟蟠塘其穴尚虛今以塟六封公
不亦可乎孤頓首幸甚乃以庚戌正月七日開右穴氣茜
布滿舊磚壙中有二松木宛然如新扣之錚錚響蓋百五
十年物也今尚匣之如豐城干將然非風氣融結何以致
此先數日大雨如注是日開霽始克襄事明日孤具俸貳
百金入公堂備祭是冬十有二月　主上遣分守湖西道
副使兼叅議胡公諱廷宴來諭祭并祭蕭夫人孤乃造饗
堂於山之左中祀高王父唯齋府君高王母劉氏孺人以
先司馬及蕭夫人配享共作一龕祀焉

辛亥七月諸兒孫進言王父祔井坑王母塟石塘俱稱佳
城惟是大人年近七十未有壽壙近求之諸叔伯兄弟僉
言蟠塘鳳形唯翁墳右原虛一穴兒輩備叅百金入公堂
市祭田旬為大人壽壤敢請孑曰諸伯叔昆弟既以義讓
敢不惟命乃置扁唯齋堂之下曰仁讓
楊公三十六脉歌云龍抱虎似開弓平陽山谷一般同東
朝水反歸東去下了其家福祿融開弓弦抱也更得外邉
西水倒東吉又云歸東龍脉最堪逢龍入西湖虎入東南
地安墳居庄妳兒孫交交作三公此言龍抱虎謂臧龍饒
虎穴宜塟也歌云虎抱龍如新月彎滿弓圓然妙絕那知

六反歸西天子呼來朝金闕虎抱龍新月彎灣弓圓哉
虎抱也更得外邊東水倒西吉又云歸西龍脉最爲奇虎
入東林龍出西北地安墳居右姊子孫代代掛緋衣此言
虎抱龍謂饒龍減虎穴宜右也石角塘山正是虎抱龍蕭
夫人穴居右正合此格
賴文俊理氣葬法云龍脉峻急煞氣太重宜用出煞其法
於授穴之處虛砌一壙以息急氣然後於正壙之前砌正
壙放棺廖金精泄天機注云凡雙穴只以一穴爲正蕭夫
人石角塘地今虛左穴不葬一以出煞一以一穴爲正蓋
用廖賴二公法也識之識之不可再葬

朱文公年譜乾道六年正月葬母八月改葬父亦未嘗拘
於父母合葬予家廣居祖附葬勾字坑龜形祖母蕭孺人
葬石陂烏鴉泊田形此分葬也高祖唯齋府君葬蟠塘鳳
形高祖母劉孺人葬井坑人形亦分葬也曾祖西坡府君
與蕭孺人合葬巷口龜形祖贈司馬雲塘府君與曾夫人
合葬油塘虎形先考封司馬公祔葬井坑劉孺人墳亞蕭
夫人獨葬石角塘獅形又分葬也亦文公法也予同年吳
中趙定宇分葬父母譏者入　奏以阻其論惜無以朱文
公分葬父母折之
青烏經云凡地有五不祥者可改一塚無故自陷二塚上草木枯死三家有淫亂風聲少亡孤寡四男女忤逆顛狂刑傷瘟火五人口死絶家產耗散官訟不息改之如見三祥
瑞則勿改一見生龜蛇生氣物二見紫草交結棺木三有水珠泡色如亂溫暖或有氣如霧甚哉
有味乎其言之也予已酉臘月開石角塘左穴其氣如霧
初擬葬六封公既以穴中少有泥濕而中止然蕭夫人穴
不敢輕動亦以其氣如霧耳識之識之以上專論石角塘地不可輕動
巷口西坡府君龜形平中得一突爲苛一方四水皆聚於
塘然後從左流去又一奇也雪心賦云爲官富厚必然水
遶青龍注云水朝入明堂環抱左邊而去主富水法云水
遶青龍腳銀瓶金盞是也其龍之來一云從花園山下
至龍田迢遞入穴則溫家巷是入龍處不可開一廁坑一

云從鄧氏分枝至宜玉店過脉入路邊屋高處入穴則曾
家巷是過脉處不可開一廁坑前年諸惡僕私開廁坑予
責罰而令填塞之子孫當時時巡視無令再犯
冠朝陽宅田龍顧祖程山即三顧也利南向非午丙則巳
丙今以街上店中之基分屬二房申明之基分屬三房鄧
氏丈德堂後之基分屬四房鄧氏街上諸店及垂楊館分
屬長房門俱應向南縱基土淺狹亦當委曲南面以迎顧
山之秀
冠朝陽宅龍從三顧山發來秀特尊貴宅須迴龍顧祖坐
北向南始迎其秀王氏鄧氏宅門南向俱發科第予家爲

仁堂與復古堂亦然稱頭門亦南向頗爲街上衆居所掩
富亦悠久吹則西向亦佳如吾五實堂仁讓堂皆西向也
向東者不甚利汝曹識之
冠朝龍是川字崩洪中爲王鄧及中街橋頭翰溪至祠堂
而止右爲上下湖頭至四歐墨石庄及忠孝寺而止左爲
路邊至巷口而止故爲仁堂中枝之心也祠堂中枝之盡
迅忠孝寺右枝之盡也巷口龜形左枝之盡也又云出水
蓮花形故四傍俱水
城中東門出楊陳二閣老一品服玉而二夫人皆出予冠
朝里楊文貞郭夫人出洲上予今得其地植林木禁人樵

採近以施忠孝寺卽其舊基也陳少保郭夫人則予家上
湖頭族姑也上湖頭以昭公以父靖難功子孫世襲吉安
所千戸予孫昊以予平播功世襲錦衣衛指揮一里二女
玉一家二世襲里中風氣原自不薄
墨洲對面之山名豬婁潭此俗名也予細問土人舊名龍
眠上當名龍潭或名犀潭傳聞墨石雖仆至今尚横潭中
里之漁人猶能言之昊孫背射築射堂於墨洲上予與一
對云龍蛸直向犀潭起燕背還看鵲印飛
雪心賦云發福悠長定見水纏玄武注云玄武者后山也
水朝明堂或流左或流右纏於玄武而去主發福綿遠但
嫌身逆跳之勢多是水纏玄武也予家陽宅二水俱纏玄
武龍陂小溪遶在祠後雲亭大江遶在寺後所謂水纏玄
武非耶 以上論冠朝陽宅
予自黔歸堪輿與國曾某先會小早鳳形後會東河嶺下
地其婿與李某會康公嶺地陳象山會小早虎形王太學
會三顧山下田中地楊村田中地豐城羅某會沙村山上
地高城三地荷塘地歲餘啟視之非泥水則蟲蟻也豐城
王某言石角塘對面田中可啟一穴艮方劉親亦肯相讓
予親視之龍孤土薄問之里人前年江水漲已浸入矣堪
輿之不可信如此恐後子孫不知來歷術士復來誑惑姑

識於此 此條論營墳之不生者未可再惑
城內北門之居坐西向東儘可安居弟當撤而新之可居
一房蔡家巷尹氏之居人言東門之水西流學前之水東
流合而入此巷出閘城流入東門橋下出大江亦一快也
此居以巷右蕭居爲輔可居一房溫氏之居溫五得典價
十四兩矣似當留之以備緩急以屯行李鍾氏之居在祭
院後亦當留之爲輔城外如秀溪大有風水張氏中衰以
水不入塘向左卯方流去故也今酌左右一巷之水悉入
門前大塘放丁水從右坤方入黃家小河以入大江亦十
欵也此宅合左右二大方可居二房若閣中羅居梛溪關

州上王居三處皆可爲秀溪之輔
泄天機云神前佛後最爲忌廢址猶當避注云立宅最忌
神前佛後鬼氣盛則人氣衰荒廢神廟寺觀基址皆不可
居主絕滅予邑各大家祠堂太多自楊文貞公而下不下
三十祠所謂鬼氣盛也予秀溪之居後有龍周二祠亦犯
此忌特可作行館耳若廢寺觀之居如曾都諫之快閣尹
州守之南臺楊懷鳳之普關皆已絕嗣大塔東禪般若真
如俱不甚烈可畏哉
泰和縣城風水龍從武山西來氣從東結以故縣治儒學
都在東楊文貞陳芳洲二元祖都住東門右水文溪出西

歷秀溪出南門橋入大江左水由東城出東門橋入大江
三水合抱縣城在中而龍洲鰲皮洲高擁交夾古讖云龍
洲過縣前泰和出狀元陳芳洲曾松臞曾南州及胄曲史
文忠公四應之又云龍洲接金魚泰和出相儒龍洲蓋龍
皮泰和出帝師四閣老應之所欠者東門外去水直下無
大遮攔包裹昔人先建縣遂建大塔寺以蔽之猶謂薄也
復建普覺寺而楊文貞楊介元出焉即儒學中進士百八
十餘人名卿碩輔出焉猶謂薄也復建快閣寺而陳芳洲
公出焉至嘉靖間士大夫盡撤三寺爲居僅存一大塔文
風不振實由於此此雖人事不臧實亦氣運使然今不能

已建龍頭二塔所謂遠朝不如近朝也或謂白下壁前當
横築一臺上建魁閣以障之一說也又謂東門街太直洩
氣考舊志門在快閣寺前當塞東門而開快閣舊門又一
說也又謂水央天井壩水去太直議塞新河又一說也第
其工甚大未可卒辦或謂破塘口水來衝城築磯護城又
一說也自唐令公築而且把令濮令公又甚注秘論築
龍穴秋水四者夫人能言之予謂尚少一案字十公則巍
雪心賦曰使我快於心必得入懷之案謝子期注云凡案
山欲其當面特來如人拜者或如龍之蟠屈鳳之翔舞或
兩角抱身如弓之卧如几之平此入懷之案也若案山無

情雖尖圓方正亦無所補故楊公云若是真朝直入懷不
必尖圓如龍馬但要低昂起伏來不愛尖斜直去也直去
名爲墜朝山雖見尖圓也是閑譬如貴人背面立與我情
意不相關賦又曰欲求真的遠朝不如近朝注云遠朝衆
山趍向之朝近朝乃本身特配之朝故遠朝雖尖秀不如
近朝方圓有情况近朝福應之速遠朝福應之遲蔡氏曰
若要發福快還是近朝山楊公云朝山亦自有真假若是
真朝特來也若是假將山不來徒愛尖圓巧如畫廖金精
六戒第四龍嫉無案山衣食必艱難人子須知梁翁溪饒
曰左右周迴似有情來龍落穴亦分明水長無案明堂曠

卜後兒孫家計傾于家祖墳如井坑石角塘即從本山右抽出作案故大得力蟠塘鳳形案亦不遠勾字坑龜形巷口龜形俱以千人煙火作案故案所繫甚重若無案縱龍穴砂水四全猶云未備

廖金精泄天機云市居地氣有推遷世代豈能延鄉居龍脉若來遠世代長平穩此明言市居不如鄉居也市居氣象廣大山水弘濶然其人衆夥其居蔓延其氣分散而不專一鄉居氣象雖不如市之廣大山水雖不如市之弘濶然其人少其居狹其氣專一而不分散子斟酌論之避賊避亂鄉不如市太平無事市不如鄉故子所置市居不可

棄祖宗鄉居不可遷

人子須知云大地難識且有鬼神司之不可強求故往往圖大地者雖小地亦不得而竟被假地所誤彼蓋不知安穩小穴在在有之易於求索况小地既真數穴併力亦能敵大鈞松云大地難得小易求積累不已成山丘衆墳合力却成大人說小地生公侯又云凡地不必問大小積小成大最爲好又云圖大不得且思次此事當與智者議言哉言乎人子求地且知辨真與僞慎毋爲圖大所惑也此議甚是子家子孫凡有小地須試乾淨不可輕棄積小成大前言足據

人子須知云地理法眼必從師授術觀名墓何爲而吉何爲而凶龍穴何爲而入格砂水何爲而合局一一檢點以之爲法故曰法眼卜氏云追尋仙跡看格也勝看書楊氏云勸君且去覆舊墳勝讀千卷撼龍文又云見格多時心易曉見多勝耳千回聞又云若不看格信人說俗師不曉能誤人是也故將欲營宅兆必須先去多觀仙迹名墓以彼爲法則庶幾心目有主而不被假地所惑誠一緊要事也予歸來於五邑名墓一一遍看不特名墓即大家昔盛今衰者亦當看其何如而衰以便裁度此須不惜脚力乃可遍視若護之家奴將師令朋友合謀便慎大事

凡五星聚未必皆吉如漢受命五星聚於東井井秦分也漢王王漢中實秦地爲滅秦受命之應宋受命五星聚奎文明之應故宋朝真儒輩出唐五星聚箕尾尾主后妃叙御於主所貫承帚掃又揚簸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故唐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　明嘉靖甲申五星聚營室室以農事而見主營建宮室事故嘉靖中多營宗廟玄宮雷殿之應徐善繼人子須知乃云嘉靖三年五星聚室蓋宗室蕃昌之應誤哉但謂天文五星之聚與地理五星聚講之理同則是矣

地理家有五星歸垣圖火山聳南木山居東金山居西水

山帳北土山居中故名歸垣又名煎位最爲難得予爲稱
似稍近之三顧爲火在南玉華爲水在北武山爲金在西
紫垣爲木在東高城似土居中龍洲亦似土庶幾五星聚
位
奢地之說不載堪輿書惟言穎二府有之此法甚妙即姦
師無所售其欺術無所容其謊故有嘗二三次乾淨而
後用者有嘗十餘年乾淨而後用者若焉其說吉即扦後
日不吉悔之何及聽其說凶即改起來不凶亦悔之何及
故吾家法必嘗必試
予讀太平御覽言凡墳見城者吉以城爲玉帶砂即天

造山川未有若此之圓整也予入順慶見陳玉壘相公於
其祖墳墳臨順慶府城城外二塔吾豫章張洪陽相公祖
墳在省城永和門外臨江西省城穴前融瀦一小湖陳氏
二王張氏一王此今堪輿家所未談者
堪輿書最多難遍讀其肯玄微難解惟泄天機太華經卜
氏雪心賦地理直機四書好看予又有二抄本一爲易鳳
披書一爲劉誠意出砂書皆明白易讀外楊公歌記二冊
亦緊抄本雖未必真都是緊着
凡宅既吉不可留外姓外甥寄居蓋恐外甥外孫亦難姑息吾曾
於腓狀元生於[illegible]

王親俱皆消歇蕭梅谷公子廷揚爲曾都諫婿都諫愛女
令之同居比生外孫都諫竟亦無後又其近者皇岡秋潭
翁女嫁曲塘劉氏劉姑歸寧生一子於蕭而家遂落其後
姑振嘉靖辛酉蕭叔氏坎避賊曲塘亦生一子於劉而劉
祀遂斬若教遂假此皆予耳而目之者爾曹慎之無以爲
迂
堪輿誠難選擇亦不易選擇當以古發微通書爲主第板
多脫落浸漶其次則理數日抄選擇類編二書雖明白然
作書者以意去取所遺多矣合三書觀之庶幾備焉即修
造婚姻二事選擇亦難當先數年前討未來曆揀選乃得

吉日若臨期選日決難逢吉
唐高祖之起兵也隋留守官衛文昇發其墳墓毀其五廟
而唐之帝如故也延祚至三百年汾陽王之出征也盜發
王父墓天子親督討賊不得舉朝驚異王歸對代宗曰臣
不能禁人不發人墳墓致有此報而郭之王如故
也與唐相爲終始夫祖父墳被發堪輿家大以爲不祥而
李帝郭王亡毫毛損則風水似未可盡信者予入蜀謁昭
烈惠陵山水茫茫亡一翁聚安樂公惡得不入洛入金陵
過　宮殿偏在東南洪武門外至今無一故家華除君惡
得不出亡則風水似不可不信者夫風水與氣數相應李

其氣數將盛帝王巳生即祖墳盡發不足以禦其王業
華除氣數將衰而墳宅風水又促之即鍾山錦城不足以
抹其亡故堪輿之學不可不精講也　廿六
劉江東家寶經云玄武莫教長吐舌定知殺却少年兒又
云玄武出門為吐舌任他龍虎有回旋明堂傾敗無收拾
後代特師莫亂扦扆金精泄天機注云玄武如鎗嘴百禍
重重起雪心賦云玄武不宜吐舌未嘗剛其可扦也惟金
函賦云玄武稍長高處點又云山高玄武脚尖長此穴高
扦也不妨然止云稍長脚長未云吐舌也予鄉小旱鳳形
龍吊勻稱好看病在玄武吐舌子亦從高處窨之年餘掘

出水蟻則玄武吐舌決不可扦而高處點穴未可盡信
雪心賦云取覆舟於前灘注引景純云形如覆舟女病男
囚謂不當著取字予意此亦太泥胎腹經云富砂致富貴
砂致貴注云富砂者銀瓶盞注匱庫堆禾秤斗橫財覆釜
覆船之類是也貴砂者樓臺更點捍門華表行衙路節圍
軍旌節金橋銀案之類是也據此則覆釜覆船亦是富砂
予郭五族祖地塟五十九都覆船山子孫萬人富貴綿延
此亦一驗則此注不太泥乎
雪心賦云不論平地高山總宜深穴注云深字可疑凡山
屬陰其脉沉宜深塟淺則氣從下過平地屬陽其脉浮宜
淺塟深則從上過經曰淺深得乘風水自成賦云吞吐浮
沉務依塟法一槩深穴予所未解
雪心賦云宗廟之水法誤人五行之山運有準願乃德補
注陵岡云宗廟即洪範五行也按學士傳以配卦取爻郭
璞諸君子屢皆用之吳景鸞亦有五行表進于宋帝于是
大行天下殊不知正五行論龍運八卦五行論局洪範五
行論山運后世不揣其本而加于水法則誤人不淺矣故
曰宗廟論水法誤人加山運有準能謝洪諸君子悉註為
滅蠻之說大失卜氏本意顧注得之
予觀人家好地一經雷擊子孫陵替不知何故及觀雪心

賦云古木壇場驚見雷霆之擊注云曾經雷擊驚散龍神
也故凡墳經雷擊者決不再發儻有以此等山墳來售者
慎之慎之
天機會元楊公九星集云高山頂上有池水兩邊夾得真
龍行間君高低何生水此是真龍樓上氣樓殿之上水泉
生水還落處兩邊迎真龍却在泉中過也有單池在傍抱
單池終不及兩池池若傾崩反生禍池平兩水夾又清既
處名為天漢星天潢天橫入閣道此星入相居天庭更有
衛龍在高頂水貼龍身入深井更無水出可追尋或有蒙
泉小如鏡看他辟樓井下殿注云高山上有池水名衛星

眞龍脉從地裏過水無聲曰入井石中出泉曰象泉辭柩下殿者予家井坑祖墳墳前常有小水注濕不乾正所謂水貼龍身入深井更無水出可追尋者似象泉也右邊有一池水甚清潔里人俱汲爲飲食似天漢也以此二水又似兩池但一大一小耳子孫宜識之

人子須知云眞應水者泉注穴前以應眞龍之結作者也蓋好龍旺盛既結穴道秀氣不盡溢發爲泉應我眞穴不拘大小但要澄清甘美春夏不溢秋冬不竭瀦而不流靜而無聲者爲是亦名靈泉若有此水必有大貴之地宜於此處求索不可忽也如湖廣夏忠靖公祖地及廣西呂文

簡公祖地皆有眞應水是其格也吾家井坑墳內明堂常注濕不乾暗流入墳前空地不見流去豈非所謂眞應水邪

人子須知云台州王亞卿敬所翁祖墳四金相照貴格亞卿父子四魁人丁大旺原取螃蟹吐沫形穴前有流泉或言不吉鋪石甃砌之工未完而泉已濁涸遂傷少丁及陰人數口或謂蟹不得吐沫之故仍去諸石不兩月泉復流清如舊吾家井坑祖墳萬曆丁酉戊戌間誤信術士修整穴前明堂內水遂渴是年兩房共損六人而吾弟省祭相夏子孫縣丞子竟吾兒琛人孔建相繼病卒此予塋先尚青如舊原踪造明堂而水流如故然則井坑穴前之水決不可輕易動一毘土子孫識之子孫慎之

陽來陰受陰來陽受堪輿家人人能言之或問其解俱不甚晰惟地理眞機曾楊問答何者爲陰來陽受曰脉來有脊入穴處有窩謂之陰來陽受何者爲陽來陰受曰脉來微平入穴處突起謂之陽來陰受又蔡牧堂發微論有竹凡注山之與水各有雌雄其受穴之形如窩如鉗如掇其氣發於外爲陽如乳如脯如突其氣畜於內爲陰然窩之內必有凸者爲陽來陰受也乳之首必有凹者爲陰來陽受也穿心賦謝子期吞吐浮沉注夫脉有陰陽故穴有吞

吐浮沉也凡陰脉到塋口內純陰直如劍脊要饒一分于毬簷下放棺謂之吐此因陰極締下借陽氣一嘘其氣方生凡陽脉到塋口內純陽來如仰掌要深入毬簷下放棺謂之吞此因陽極插上借陰氣一吹其氣方生所以陰來則陽受陽來則陰作此謂之挑出死氣以求生氣是也如此三解方明不可不詳

眞假生死順逆老嫩八字堪輿家類能言之至問其所以茫然不知惟廖金精泄天機穴星篇云第一要分眞與假多有昏迷者若是眞兮山水朝假則去迢迢第二要分生與死時師多昧此藏風得水是爲生死則氣飄零第三宜

逆不宜順莫把尋常論逆是下山脚先回順是逐流來第
四要嫩不要老細看休草草老是大山毛骨粗嫩是換皮
膺解得寂醒不可不味
雪心賦云使我快於心無非逆水之龍注者甚多而於逆
字未晰惟洪氏注云龍行隨水忽然轉身而上謂之逆水
龍最貴楊公曰翻身顧毋顧祖宗此是回龍轉身處宛轉
回龍似掛鈎未作穴時先作朝指南云左山右水財易發
左分右抱次其間陰陽二宅皆如此莫與斜傾左畔山此
謂逆水亦龍不得不辦入懷案謂直來特朝也若逆水案
亦吉楊公曰順流隨水案無力此處名爲破城裏若是逆

水作案山關得外垣無走氣此注甚明以愚論之回龍顧
祖山水大勢之逆也上也水來朝穴水之逆也山脚先回
山之逆也次也
諺云高一寸爲龍低一寸爲水予嘗疑之及讀雪心賦洪
氏彷彿高低之注則以諺語爲非而謂須高尺許則來止
分明地理真機玄真子穴法賦注平地湫洴龍勢微微不
起堆阜但認高一尺許則爲行龍之山低一尺許則爲隨
龍之關峽其說甚明
廖金精世天機建都入式歌天下名都都不說止論南昌
吉安云曾楊一記洪吉郡專遵六秀論六秀者艮丙巽辛
兌丁也注論洪吉六秀甚晰不可不看第言南昌地多靈
蹟居神仙有道者主威武吉安多聰惠饒商賈亦多衣冠
之家又云英雄俊傑少而貨殖多民性褊急而多爭其說
甚似而未及人才豈注者皆唐末人耶自宋以來二郡名
賢濟濟不盡如注所云則六秀之爲秀也大矣
予泰和科第之盛無如蜀江歐陽氏甲科十八人鄉科十
九人尚書一侍郎二文莊恭簡二謚解元一探花一文莊
公兄弟一行八人俱官大僚坊曰八龍朝天以此當元
明之際其祖觀明俊明二公最好堪輿精於天玉經故其
子孫富貴蕃盛實冠吉州予少時取天玉經讀之茫然未

知所謂意二明當有異傳不盡在此書及得楊筠松錯記
讀之其詩曰要學陰陽求秘訣日夜常將說遂將天玉鬼
靈經六宿與天星地合陰陽分八卦說着鬼神怕始知天
玉鬼靈實楊曾之心傳堪輿之秘旨未易測也會豐城堪
與甘生君贊至極言天玉原係楊公錦囊經一種非歐陽
氏家書也特二明鑽研之得其妙故子孫受其福耳因出
其家藏天玉與予家藏及門人康仲揚所藏三本參校之
其文頗同其注頗異友人周銓部如春與甘生意合而又
深究其旨豈此書將載與於世而二明之學亦將復明耶
因識於此以告子孫

讀玉髓經

玉髓經曰幽都萬似如屏竪四向量說一千里周君槍點從何起萬山高處取低山子孫乃可與王帝祖宗勢大子亦大小小枝柯無足貴又曰大梁不似長安險七篇烏輪勉𠕋車正宜定都七萬日即當國車長安都若得大原及燕地子孫帝業千萬世張子微宋初人言燕地爲子孫萬世帝業比宋得燕雲國事已非至我 明始定都燕京實爲神聖子孫萬年鴻圖神哉大檝何媿曾楊

玉髓經曰又如龍脊㒳長安百二山河今可觀此脉本自崑崙起截斷河源[illegible]黑水積石之水流不斷矣起横山八

千里黄石胚胎氣不舒裂作岍梁左右至中間踴躍起四山田環四百八十里龍兒出峽九霄中臨視人寰如視水天河在後不可逾荆岐山水高深俱渭涇泒水合河流關郝大門安枕居君得横山爲我有方得億年混車書子微言長安須得横山爲據蓋宋初未得横山故也由是言之宋都洛陽未必全是晉王主意横山爲夏所據雖欲都關中其勢焉得子微議都之言曰横山以北皆爲西夏所有河山之固當與我共之及據高以臨我是以不可定都而東京之地旺氣久歇則宜有可乘之旺故可都也然則宋人舍關中而都洛陽實由於此徽宗政和初已得横山而

金人入寇國事益非子微𠕋車長安之言遂爲虚談予考一統志横山在平凉府静寧州北十里蕃部所居又考羅文恭廣輿圖横山在延山綏山無定河永樂寨之間則横山之係於關中誠重也今堪輿家既不知有横山而士大夫亦未見議及於此予故表而書之以俟後之君子

蠙衣生傳草卷之十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里中門人曾大奇　廖應宣　劉可宗　陳際泰

曾堯曆　楊嘉珩　曾國光　劉可權

蕭天龐　劉可文　康光宇　王元參

曾良猷　曾士瑆　弟子發　姪孔直

孔兆　孔霽　孔常　九皋

承綸　承乾　承帝　承瑚校

禪紀

明州阿育王寺志序

余生平事佛率以名理取勝多採諸宰上乘門與吾靈臺有所契合發明者雅尚之至於一切報應因果等說置弗問中年宦轍四方多更事故凡有所求屢著勝蠁于時雖或問罔太加詳萬曆庚子春　命討播以孤軍冒重圍舉家百口繫萬死一生之地恐畏百至雖委身於　國聽命於　天未嘗不禱於　三寶禱即應應即審事非影響且與關侯通於夢寐播酋授首多賴神助余於是不惟於報應之道加詳而於生平所尚名理益著近奉　旨歸養乃建忠孝寺上報　主恩下酬親恩摠之荅神貺以彰至理之不誣也吾兒延太陵皆與余同茹茶甘昭格見聞故於此道頗遲延訓陵兒以今歲壬子赴試留都乃先渡錢塘踰鄮嶺覲阿育王寺真身舍利一入殿堂如善財之升彌勒樓閣無着之登竹林精舍已禮舍利獲覩種種祥瑞箱種既萌法雨復潤未發者發已發者增長即於墖前發弘誓願施㡧檀寶龕一座鏤刻精緻復施種種供具兼爲勸募修葺殿塔重新先朝　御製扁額是時舍利殿住持理公通名理諳教相勗徒衆精焚修莊嚴淨土於是焉賴理公嘗有意山志乃持是編示陵陵歸復持是編進余余念育王寺爲天下第一叢林蓋借重於如來舍利光明自晉太康歷六朝唐五代宋元至我　皇明萬曆壬子千有三

百四十九年其間靈異事蹟圖刻典故士庶投誠文人翰墨使如國之有史家之有乘日録而年編之不啻汗牛充棟乃今覩其所集不過捃摭殘録藏典僅得數萬餘言至於名公唱和又皆取貴於小師考信於野録不無亥豕魚魯之訛余每閱斯文未嘗不置卷太息因倣普陀山志條以義類立爲十門門說四偈令各爲一卷譌者正之缺者補之若高僧則尋傳燈録補之以傳刪取機緣爲宗門提唱使後之作者隨類編入無續集之勞蓋將以舍利爲如來衆製爲說法余偈爲註脚如華嚴之塵說刹說依說正說主伴重重無非華藏莊嚴不亦鄮山三佛地一盛事乎

國爲序

總論

蝶衣生曰人間世何所有三才而已矣曰天曰地曰人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天何所有氣而已矣氣無其形空而已矣地何所有水土而已矣金木火皆土之變也故知天五行之消息者也地五行之變化者也人位乎中又得乎五行之性情者也然則天雖位乎上亦位乎下地雖位乎下實位乎中故曰天如卵白地如卵黃第此方論天地指六合爲言得其形似而已方外爲言天無涯地無涘論涯涘者約一佛化境一佛化境謂之三千大千世界

有百億日月百億須彌山百億大海百億鐵圍百億四大洲鐵圍繞其外海水聚其內須彌峙其中四洲羅其下日月照臨乎其上百億鐵圍之外更有大鐵圍以總括之形如棋布總之以枰大千之外更有大千不知其紀極故曰天無涯而地無涘然則載山岳者海載大海者地載大地者水載水輪者金載金輪者又風輪爲之執持也故楞嚴云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乃至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是則地依乎水水依乎火火依乎金金依乎風風無所依依空而已故曰天位乎上亦位乎下豈非上天之上復有大地大地之下復有上

天橫論世界已如彼豎論世界又如此天豈有涯乎地豈有涘乎今之論山源者曰中國五岳七山皆自崑崙發源大世界初成寧有先後高原平陸一湧而纖悉畢具不觀之洪水初落乎江河之畔沙聚壘壘高者下者竣者夷者是水之洮汰也風之鼓擊也醞釀而五岳之螻蟻而七山之南柯之王將遷都而長安矣今之大地亦若是也然則古之論山源者非乎曰[illegible]是也第究其山而不究其水究其水而不究其氣[illegible]究之者不得其經也以余言之山無本末水有源流氣寓其形則聚不寓其形則散形者山也故曰乘風則散界水則止故余之論源約其氣論

氣約其水若曰山源豈其然乎然水無定止因山而爲源山無自體假氣以爲因蓋山之形勢必中高而邊下如人身之有項頷四支相爲高下既非先項而後支豈可以項頷爲源四支爲流乎雖然心身莫尊乎項氣之所聚非項也衆山莫尊乎祖氣聚非祖也然有大聚焉始焉聚焉求焉聚而復散焉散而復聚焉中國衆山祖於西藏靈山其次爲崑崙又其次爲五岳爲七山離而復合合而復離又有合而不離離而不合者不知其幾合而不離者其氣聚聚則成焉離而不合者其氣故散則敗焉又有成而貴焉賤焉合而復離離而復合如父生子子生孫子又爲父孫

又爲子或子貴而父賤焉子賤而父貴焉貴貴賤賤父父
子子直趨大海而後已故曰界水則止

正論

育王山去明州治四十里其源始於天台山天台山有九峯形如八葉蓮花華頂峯當其中正東一峯謂之摘星峯自摘星峯發支至奉川爲二一支爲伏龍錫雪竇一支爲金峩爲護聖由鄮溪管江爲雲峯爲天童太白山育王山實以太白山爲近祖自太白衍爲玉几峯一支去東南二里而止者爲白雲山一支於東南過峽起頂爲鄮峯即舍利湧出之所今上塔是也鄮峯凡爲二一于本身抽三小支

短支爲列祖方墳次一長者爲大殿坐山又一次長者爲下塔西退居此本身之脉絡也一于孝順嶺過峽起高頂者爲赤菫山鄮縣古稱鄮稱菫以此由赤菫又過峽爲寶幢山山形如鉢盂又謂之鉢盂山山之形勢自西而南自南而東爲玉几從東過北爲鄮峯由此至西爲赤菫自西環南爲寶幢山盤迴不出十里縱廣不外千武左折右凹東瞻西顧古稱八吉祥六殊勝非虛也寺景之勝者有迦葉佛左足跡近巨石上覆以石亭亭名佛跡去鄮峯絕頂天空海濶可以四望亭名極目又名望海山亭而下有損嵓龍宿藏藥土出之中偶生片石亦奇觀也古鐫損巖三

字故名嵓下有小澗澗水潺湲不絕理公累石以渚其流山水輝映竹木交翠嵓之上下可列坐十數人方丈後有仙人嵓葛僊翁書才翁二字寺東有妙喜泉泉因妙喜老人得名文見於碑去泉半里許有金沙井去井數十步有龍潭潭上有洄靈廟龍即靈鰻菩薩護瑜利生神應不測有司歲致祭焉玉几山有大攏洞七郎巖赤菫山有飛來巖明堂嶴有鬼谷祠并塔峙嶴去育王十里有烏石嶴相傳有僧隨阿育王安舍利㙮未得道者墮地化爲烏石石上現袈裟紋明顯可觀又有月現嵓石上有暈如白月故名石傍有七佛潭古稱七佛澡浴其水故名惠底有窣堵

波慧達大師靈骨瘞焉大率山不自勝因人而名此山自太古來土阜而已一有舍利便與名岳爭光歷代王臣而崇奉之高僧而護持之文人而贊詠之山韞玉而生輝水藏珠而增媚有以也夫

地輿融結

粤惟菩提道場基抵金剛匪茲堅固曷居法王諦觀舍利塵塵覺帝神聖所都孰言容易是即靈山是即摩竭須彌有壞此無振裂皆爾山靈願爾比丘作難思想呵護謹修

志地輿融結第一

舍利緣起

人亦有身念念煩惱佛豈無身塵塵相好戒定餘勳萬劫
不壞機息應滅不滅者在八萬四千此當其一如析旃檀
一節一切物轉即人轉物即佛觀象得意斯人彌勒志舍
利緣起第二

王臣共事

佛何爲者慈悲含靈王何爲者仁濟蒼生惟王即佛惟佛
即王佛法久住王法彌昌亦有賢臣國之輔弼兩者合行
願王敬佛願王伊何廣王仁政敬佛伊何行佛正令志王
臣宗事第三

塔廟規製

佛無所住心函太虛乾坤作殿是亦蘧廬芥子可大須彌
可小帝釋樹刹植竿已了殿函寶塔塔函虛空惟佛舍利
小大圓融人亦有塔中藏舍利敬佛慢人爲佛慢去志塔
廟規製第四

瑞應難思

我聞世尊神用叵測所餘舍利大海一滴一滴之水大海
全收迷其廣大塵海認漚故此舍利波騰性海出沒隱顯
神通自在或見異相或覩奇光難植者植慶喜洋洋志瑞
應難思第五

神明效靈

人貴於物物靈於人非謂倒置一念之真翔彼修利自稱
大樵亦有羅漢役鬼因緣金沙之井雲鰻夭矯魚中有能
效靈非小人亦有龍自不如聖辜負已靈埋沒佛性志神
明效靈第六

高僧傳法

佛名爲覺法名不覺匪覺弘人人能弘覺如來善逝傳弘
者僧光光相然是名傳燈慧達開山資始奉律豈惟茲山
天下表率唐宋以來更律爲禪雖曰傳心孰非戒先志高
僧傳法第七

福田常住

照世者火傳火者薪食輪先轉緊我有身如來應供維摩
托鉢香積國中臾飯成佛古人耕鉢我今耕田雖曰違律
力田者禪煖衣飽食兩今何爲三學勤修何患饑圖志福
田常住第八

提唱宗乘

明明大道唱道者誰橫施棒喝歸無所得或凭玉几或塵
長松鐵掌一拍粉碎虛空祖祖相承同一鼻孔牛渡馬渤
同歸藥籠亦有舍利光非燭天不屬諸方五味之禪志提
唱宗乘第九

名公題詠

上世者道繭道者詩鶴鳴九皋其子和之東方啓明拂衣
而征鳥鳴倉庚憶我友生友生胡居厥居匡廬六時蓮漏
丈人了虛我欲從之從之不得寄言靈鴻雲夢之滓志名
公題詠第十 以上俱阿前匡山志畧

甲

長英觀諭

訪得長英觀原係有名道院祇爲地當泰萬之交漸爲逋
逃之藪此雖無損於道院不無少玷於清規僕爲先夫人
勅建石角塘往來先塋駐足長英本觀道士騰霄等涕泣
告愬特與本都糧甲保正鄉約人等共立條規保障道宇

計開

一歲年凶荒異境流民携婦女乘馬匹多駐本觀溷擾道
士若不可言羽流力弱勢不能禦此後有來者保正鄉
長會而逐之
一地爲泰和萬安接壤之所逃奴叛僕蹤跡不良者依此
耕種其實藏匿除已往不究外今衆觀而耕者各宜改
惡從善耕即耕種即種無非姦黨潛聚不軌爲本觀之
累如仍不改鄉約保正共舉呈官重究
一修玄念經乃道士本業近有道士翻食倒將意欲何爲
此而不改本觀道士公舉而逐之
一本觀止爲修奉原非舖舍四方公差往來借歇可也乃

夜間責備火把日間責備酒肉殊爲非法然此亦非道
衙孔道名曰公差實係姦徒保正人等指名呈官重究

題忠孝玄奘卷

五

寺以萬曆己酉歸養于時忠孝禪寺已落上祝 主壽下
延親齡苟完矣美矣越二載建藏經閣於大雄殿後衆議
請經或曰北藏遲而難致南藏近而易截北藏貴饒南藏
貴減北不如南予曰茲未可以遠近饒減論或曰北藏字
畫莊嚴南藏字畫輕疎北藏印造出自內府縑緗有式南
藏印造付之市匠縑緗易渝南不如北予曰然質之融上
人上人曰非若是也北藏自 文皇帝詔刻頒賜天下名

山永樂以後未刻者即 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
大功德經臣民俱未睹我 慈聖恭熹皇太后續刻共四
十一函 主上親序詔天下或非南藏所有兒寺以忠孝
名理宜有之 主上錫以綸音永爲寺寶政謂 皇圖鞏
固佛日遐昌柰何局於南也予曰如是如是誰爲請者上
人曰融不敢辭十壬子春二月餞融公南臺秋八月融始
達長安印造將就融辨血誠上疏遂獲 俞旨賜 勅一
通賜額大法寶藏 慈聖皇太后賜額曰 勅賜大慈忠
孝禪寺賜鎏金佛像一尊孔雀明王佛像一軸融復疏謁
本出家貴州大興寺寺經雖已補完而寺額未改 太皇

太后改名　勅賜興國慈聖禪寺賜佛像十二軸融以癸丑冬十月捧　勅載經南還至甲寅春正月始達泰和恭飾　賜額於山門敬貯　賜經於藏閣皆　殊恩也季春三月融言忠孝藏經已貯如法融將捧大典　賜額西之黔以宣　皇綸廣　慈恩不敢後也且融二老人存黔年八十餘鶴不啄肉鵰且暁親日連援毋尚及七世而兒生存者予曰其在黔婁乞養惡得羈上人豫章忠孝名義上人當不俟終日於其行贈以言題曰忠孝玄奘唐玄奘法師涉歷諸國百有五十翻譯經論千有五百前後寶軸幾向五千上人勤苦踪跡大似奘師忠孝則　上賜禪寺名也亦上人天性然也

淨聖堂碑記

淨聖堂故大慮觀左廳也予少年同表兄曾孝廉一中友人楊秀才以教讀書其中後廳將仆黃冠支以木予歸自黔仆其半黃冠盡亡去止德元一人居其右予謀之僧明源給簿募緣修復源曰源僧也募修觀廳非桒門事思無應者文佛老聃一也無若藉修庵院爲名僧易爲募人樂於施予曰然題簿修觀音堂予倡之四方響應者至三百餘金畀源與其徒貞順等伐木市磚鳩工經始于某年某月訖工於某年某月中題曰淨聖堂顏其門曰普明照世

先尚書施長洲若干畝姪孫承乾施田若干畝田以飯僧洲以供爨子內子爲像大士及二童子韋陀堅牢二菩薩於龕從子孔表承恭範黑金鑄爐瓶於堂無何源西歸戒其徒曰若輩甃石以待大司馬公記方垂永永予聞而諾之竊惟淨對染聖對凡淨不染染不淨凡不聖聖不凡猶種之莠必不能稷種之稷必不能莠也顧淨有二義洗濯其心不爲客塵煩惱所染汙離客塵煩惱轉來無漏名曰淨修擇名山大川如五臺峩眉普陀曹溪爲宅無內澄淨爲惑所染濁無捨清淨念與惑相應竟入彌陀淨土名曰淨居此觀世音菩薩之所以爲淨聖也吾輩業已生五濁惡世居震旦東土將何以淨聞之內典得於佛不壞淨法僧不壞淨聖戒俱得生天顧天有三一少淨天二無量淨天三遍淨天凡居此堂發淨念者誓度無邊衆生誓斷無邊煩惱誓學無邊佛法誓集無邊福智誓成無上菩提須辦此一付好心腸下此一段苦工夫方名真淨修堂在忠孝之上大虛之左亦雲亭勝地而俗染亦不淺終今以還無書二適婦昏約於此以染此堂堂外民居有室有家無聚民間婦禮拜於此以染此堂觀與堂別輩與蔡殊予少年讀書觀未爲堂何嫌於輩今廳改堂即吾子孫無讀書於此彝酒啖肉以染此堂無縱四方流民攜婦走馬以染

此堂雖未即爲淨土亦庶幾淨居雖未敢齊淨聖亦庶幾
聖諦久之自然易短爲長易麄爲妙合忠孝大虛而三之
無負明源剏堂初意可也諸檀越捨田捨洲塑佛施金者
一切淨念都是聖胎具載碑陰

送明上人自忠孝還蕪序

菩薩共承　佛光各坐一方顯化池州九華仙山則地藏
教主道場蕪湖萬壽水月二菴全椒施茶菴皆僧如明主
之明號秀峯嘗駐錫九華於非寐非寤間見一大菩薩頭
戴毘盧巾身穿千佛衣呼曰如明來授女偈明目覩金容
玉相畏不敢前衆推使受記明發念之第記其二云出水

蓮臺色色鮮家門吉慶保安然忘後二句明歸菴沐浴炷
香復上九華頂禮地藏求圓全偈仍前非寤非寐目擊本
山九峯旋轉不停明與大衆共力推之如轉輪藏因拾地
上一黃赫號題曰出水蓮臺色色鮮家門吉慶保安然佛
度長生永在世名揚四海古今傳即前夢全偈也時予寓
建大慈忠孝寺遣黔僧融公偕徒一海入京請藏伏蒙
慈恩頒賜龍藏寺額載經南還轉泛長江如明預夢觀世
音菩薩語有經自北來共三十五篋內四有鎖宜爲看守
未解其故又預夢菩薩語女二小沙彌當隨一海爲徒亦
未省一海爲誰無何一海賫經至萬壽菴小憩明款之坐
問師從何來海曰從長安請經來問號海曰[illegible]名[illegible]號一
海明恍然思與夢語合又問經有若干篋海曰三十有五
其四有鎖明又恍然思與夢語合即欲拜海爲師海不可
因遣沙彌寶文來嗣海同海歸忠孝融公後至捧　慈恩
賜大與寺額返黔携一海寶文同去五月明自蕪湖携沙
彌性慧來隨喜忠孝將問舟忽一舟泊載千手千眼觀世
音菩薩極莊嚴問之則予四兒陵自浙請來大悲像也明
喜附舟南來至止忠孝而一海寶文不得明爲悵然予解
之曰世情聚則喜散則悲禪家不然獨坐一榻面壁九年
無聞無知絕蹤絕跡不爲單三聖十賢六羣七衆高談十

二細覆五千不爲聚聚散浮雲也明上人且歸去海上人
有時來聚不必喜散不必悲於是明上人和南曰命之矣
因以性慧托忠孝住持隱休且托予兒陵孫炅爲外護秋
初歸蕪行爲書數語以昭建化門一段奇特事

送涂印玄遊吳越序

天下亡二道亦亡二教教而三之後之人三之也非其始
也說者謂孔子儒教老子玄教予讀禮記孔子與曾子論
禮一則曰吾聞諸老聃二則曰吾聞諸老聃孔子未嘗分
丘與聃爲二教也孔子豈迷玄老子豈昧儒哉佛自漢明
時入中國惜未與孔老遇使三聖人者同堂共語[illegible]不至

如今之操戈相戕孔子有言西方有聖人焉孔子聖之後之人至欲火之廬之禽之獸之夷之狄之何哉然德曰三教則亦未敢軒輊之也予嘗辟之冊足爲三其金一也山一成坯再成英三成陶其山一也丘一成頓丘再成陶丘三成崑崙丘其丘一也雖然金與山丘猶三之也至所以金所以山所以丘則一也夫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無二教豈得有三乎哉予老友涂印玄始學爲儒有大學訂義既學爲玄有老子會旨已學爲釋有金剛實筏比來謁予館之忠孝寺會請藏經至印玄齋心肈藏了其宗旨庶幾合三教一之矣雖然讀其書猶三之也印玄別予

將有吳越之行備遇善知識悟真聖神將融液其三會合爲一遄歸忠孝用以起予

重建太虛觀緣疏　十一

太虛觀雖雲亭一鄉之道院實吾冠朝一境之勝槩其開建之始聞先人撤道院舊料成工今殿上之鐘鑄自唯齋府君殿前之爐鑄自桂林府君法堂之鐘鑄自梅軒府君開載賢堂太翁事蹟明甚福流子孫有自來矣今百餘年而傾斜幾仆道流幾空僕曾講業此中多荷神力始登仕籍乃先令僧明源偕淨聖堂以支其左然不葺其右是猶人文繡左肩而袒裼右肩也既欠莊嚴未稱完美召匠計其直百金不可僕父子乃捐五十金姪孫乾助十金所少者四十金耳不敢煩勞里閈親朋惟吾家子姓各出少許助成此工亦繼述志事之一端也工完之後照白馬庵例歛百子燈費市田買油以供香火則不能無望於雲亭一鄉十八都善男信女各出銀米共成善果以垂永久云

大明三藏聖教目錄序　乙

予章復南臺寺上報　君恩下祈親壽黃太史慎軒攺題曰慈孝歸田後始鳩工遣僧祖融以藏經　請萬曆癸丑經自長安至　勑賜大慈忠孝禪寺經道無湖無僧源明有一海藏經二十四篋三篋經扃之處經至與處有其異

一友人鄒銓部爾瞻刻華嚴經送板八百九十片自吉水至寫經儒士龍以善送入寺即歸歸即化有付託得所語語許銓部書中其異二包進士儀父以書板藏經之半自[illegible]水至其異三大興寺以予釋四十二章經板自貴陽至[illegible]其異四庶幾備矣僧隱休告予隨其大藏者履滿戶外彼不能閱藏往往借目手綴目冊不亡小損無若刻目冊以便隨喜予覽唐藝文志僧玄琬有衆經目錄五卷玄應有大唐衆經音義二十五卷王彥威有內典目錄十二卷經目之刻其來已久我　明大藏　列聖梓於前　明肅皇太后續於後脉隋唐僧徒即刻目流通寺置一冊庶知

佛法光明[illegible]　[illegible]恩又上異也予因之有感
爲内子曾參大士[illegible]經所在即佛所臨即福集焉
吳佛教大行金[illegible]增若干庵若干經若干今科第聯
[illegible]州古寺不下數吳正嘉以來擯梵
宇[illegible]民君[illegible]經典知[illegible]徒禪符玄妙快闡南臺昊天佑聖
威[illegible]居[illegible]者惡在令佛不樂居福不集哄科第日減
閩[illegible]藏此之故耳内子瘉而予語予曰若然則今日
之復寺請藏豈專爲一家福田哉爲一家福田哉

賜額大慈忠孝禪寺記

萬曆己亥子章奉　上詔討播明年臨逆龍獻俘　闕下

先尚書公聞而喜又明年病章上　疏乞養　上不俞如
是者七計[illegible]之書論兒廷太陵孫昊禱諸佛即里廢南
慶寺基新一庵以妥佛靈父病間甲辰　上詔序平播功
章特遷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祖父如其官廕
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父喜甚病瘉丁未　上俞章終養
己酉春歸友人黃太史愼軒贈詩有虎頭身了　國家事
鵠印天封忠孝侯之句友人曾儀部公會謂章曰忠孝當
以名寺予謝不敢章晨夕事父冬十有二月父病卒詔卹
上賜祭塟幷及先夫人已聞　明肅仁聖皇太后續刻
大藏經竟檄道僧祖獻請藏　欽賜寺額大慈忠孝禪寺
又賜涔金佛一尊畫孔雀明王佛像一幅大法寶藏四[illegible]
重以壓書章乃建藏經閣以貯　賜額賜佛藏經於是忠
孝寶刹輝煌江右居超七淨梵踰八禪予乃於佛殿前建
天王殿殿閣上貯友人鄒爾瞻所刻華嚴經板左右貯鐘
鼓外建山門門上祀地藏菩薩左玄武祠祀玄帝右神武
祠祀關侯門外建一石坊顏曰大慈忠孝禪寺尊　制勅
也閣後建方丈爲諸僧飲堂寺左爲六度菴荷葉菴兒廷
太建也右爲觀音閣先尚書建也閣前爲祖贈尚書公及
先公祠祠前爲南臺寺故梵也寺後百步爲大悲閣兒陵
建也予初意請記於黃太史亡幸太史卒諸門人謂茲記

莫若師自爲之章上感　主恩下思父恩於丙辰元日焚
香頓首記之竊惟忠者中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
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謂之畜書文止於一中者
爲忠持二中者爲患患人之忠不一者也不一則患生故
君子貴一善事父母爲老从孝省从子承老也故王道施
於敬老自有宇宙以來不一不忠則不臣不老老不孝則
不子亡有能自立者顧儒與釋言則異矣儒者曰父母之
恩無所解於其心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善言
忠孝者而比佛於無父無君是未知佛忠孝之大者四十
二章經云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二親二親最神也惡

云亡叔佛之生自言曰天上地下惟我為尊西方即事佉
為君惡云亡君故儒有孝經有忠經佛亦有孝子經父母
恩難報經勸孝偈忠與孝非兩物也儒與釋亡二道也何
也道一也即儒與釋不得二也二之云者儒非真儒釋非
真釋也即以忠孝一寺論始求養於　皇上不可得求諸
佛而父病瘉而予得盡力於邉疆是佛成章之孝而竟其
忠也佛恩大既乞養於　皇上得之以措功晉秩三代予
父益健而予得竭力於庭闈是　皇上不盡責章之忠而
竟其孝也　君恩大章一介老臣跧伏田野亡以報　君
報佛敬令兒孫作寺少效涓滴是友人黄太史曾儀部所

以名忠孝寺意也雖然是區區小者揚子太玄曰月未望
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遡於日乎是謂大忠孝
經援神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
出書天孽消滅景雲出游庶人孝澤林茂浮珍舒朱草秀
神魚出是謂大孝則予豈敢敢以是望之　聖主賢相焉

重建太虛觀記

予冠朝里之北為南臺寺南為太虛觀昔時宏靚莊嚴僧
道富有田園嘉靖間南臺廢鞠為土壤先尚書公存日力
復之予近捌忠孝二剎並罹太虛即存亦董董耳予歸田
過觀公廳且什予傷之命僧明源募緣改廳作淨聖堂而
觀尚未新辟之左右衿右就而左露肘不可以風又辟之
筍簴筍具而廣不直不可以縣第予既合縉紳里旅力初
落淨聖壽田二燈茲更以修觀屬諸長者幾於瑣瑣且觀
殿鍾鑄於先高王父唯齋府君康王殿鍾鑄於曾伯祖梅
軒府君殿前爐瓶鑄於曾伯祖桂林府君則茲觀之新郭
氏責也予乃捐五十金為倡諸子弟從而協助之經始於
萬曆甲寅秋九月訖工於乙卯春二月督工則郭復明劉
文賢專董其役中仍為殿故王家宰文端公題曰寥陽寶
殿縣諸門楣予更題曰高玄寶殿縣諸殿梁左為玄武殿
右為文昌殿右之旁為康王黄將軍廟殿後橫為五楹予

與諸門人講業其中工竣或有問予者曰淨聖太虛其旨
異同予曰釋宗文佛玄宗老君其門戶殊淨以皜皜為義
虛以空空為義其旨趣同天體清也三光昭回寸雲不翳
而後成天之虛地體寧也百川洗濯寸流不濁而後成地
之虛人參天地者也纖欲畢除片念不起而後成人之虛
昔人辟虛空曰其猶橐籥籥不淨即鼓籥者便自窒礙何
能自近及遠又辟之呼響谷不淨聲必有所往何能呼之
即應由是言之惟淨乃虛惟虛益淨虛無老君曰遺形忘
體恬然若無謂之虛專精積神不與物雜謂之淸誰能二
之雖然予之合淨聖太虛而一之也蓋萬不得已焉昔予

設科太虛黃冠未嘗不焚修也日焚修餬口於四方夕歸觀守玄於一室今則不爾一出焚修旬月不返淨邪虛邪亡一而可而今太虛門戶不揵香火無烟故予不得不借僧以代庖也予將遴一靜修黃冠專主香火勤耕燈田荷衣蕙帶不利刀錐大戒三百以杜未兆之禍威儀二千以與自然之福是予上願也今僧與道各止其所香火與焚脩各事其事顧不庇與予郭醵金姓名具載碑陰

太虛觀淨聖堂二長明燈田碑記

予歸田後始建淨聖堂重建太虛觀次第落之矣觀與堂俱當置長明燈予為之倡倣白馬庵例自十金至一錢三

錢皆可為燈田貲醵之雲亭一鄉共得若干金置田若干畝觀之殿題曰高玄寶殿置一燈堂之中題曰普明照世置一燈宛若日月雙明於二剎間燈之義詳載白馬庵碑雖然猶未盡也日月燈三佛埒如矣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夷昧也燈也者即明入地夷而不夷者也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燈也者即光不容處如豐屋覆盂皆所必照者也在易曰大明在老曰常明在佛曰慧炬其燈之謂乎雖然有燈亡田猶之亡燈其明猶夷其照不必故燈也者日月之繼明而田也者又燈之傳火也故予醵金必置田田必近水而後可敵旱必稍近觀與堂而後緇徒可耕田租必分屬堂與觀而後二氏不涸則里人劉文賢與有勞焉燈用畝田租并施金檀越姓名具載碑下以垂永福

龍陂渡迎經橋記

泰和雲亭龍陂渡舊橋予兒孔建以萬曆丁酉鄉試中式歸坊銀捌拾金為倡先尚書公命工伐石於雲逕石遍山逕將就工里人有尼之者中輟萬曆己酉予自黔歸養先公夔言乃以己酉冬十二月八日始營以乙卯夏五月五日訖工築址于淵布石于岸釃水為三道梁空以行舟長八十有五尺廣二十有七尺翼以石欄如其長而兩之靡金四百兩有奇米千石有奇邑侯王公施五金倡之予與

予孫延太陵昊竭力成之益尊先尚書遺命竟建兒志也職其事謝君主賞及義男春慶受簡石工楊可增四人播成會忠孝寺住持祖馱請藏經於長安蒙　上恩賜經賜額經渡龍陂入忠孝敬名曰迎經橋橋西豎一石坊昭主恩也坊之上創一菴名曰護橋菴置田若干畝以共僧人子章因誌歲月勒于菴中而刻之貞珉

募修安福法雲寺引

世尊大法雲徧蔭沙界普令火宅衆生各獲清凉然而信根不具者苦熱惱無已時非法雲有不蔭則蔭於法雲不自知耳予杖　佛慈仰報　國恩當戮力疆埸之日雖皂

[illegible]心曲護夷夏所同愛之軀命迄今詶政冉冉老
[illegible]濟度衆無遺恨則法雲之所廕深矣安成[illegible]太
受圍佛法一金湯也天授以法雲大道場爲覆露衆生地
予辱同志願佐一臂之力覩司馬頭陀鉗滋益心動夫千
秋福地必留待千秋福人而千秋福人不敢獨踞千秋福
地此其護法之殷過人遠矣予乃資若行僧特走楚蜀閒
求信心大擅施共贊其成藉此法雲自潤信根自種福田
其世世孫子永食德于無疆

募緣脩吉水玄潭覩雪浪閣文

子章嘗謂三教聖人俱　聖域亡甚軒輊然地方崇祀應

論功德功上者當報其功德上者當報其德記曰報者天
下之利也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又曰盛德必百世祀又
曰能禦大災則祀能捍大患則祀此篤論也以吾豫章論
其功德莫大於許旌陽其治蛟發跡實始於吉水玄潭志
載玄潭一竅潛通鄱湖眞君恐蛟竄逸鑄釜二一覆玄潭一覆鄱
湖禁蛟入竅恐貽患巨測又置符於江南符山觀後有石
屹立兩關如劃名試劍石故玄潭者眞君治水妖功德最
場也則吉水玄教所當祀者無如旌陽以理學論吉水道
學代有偉人然私淑王文成良知一脉實始於羅文恭公
公[illegible]論學玄潭如鄒文莊聶貞襄陳[illegible]湖劉獅泉山西峰兄

弟及屠荊川錢緒山王龍溪三先生聚談游觀必至玄潭
後因建閣文恭題曰雪浪文恭沒門人及鄉後進每歲春
秋次丁祀先生於閣祭畢會講至今未廢則吉水理學所
當祀者無如文恭玄潭故有崇元觀以祀旌陽歲久觀頹
香火消歇識者心惻雪浪日月稍近顧液攜軸解賢十增
悲予友羅公廓給諫謂旌陽之功文恭之學兩者俱不可
泯茲欲重修雪浪閣存文恭之丁會重建眞君閣顯旌陽
之殊勳閒之當道陳直指公祖助五十金鄔觀察公祖助
百金爲之倡矣第二閣並建工費不貲乃屬予章爲文募
緣復請於溫明府鈐印於簿以防姦冒予惟玄潭鄱湖二

竅未塞地氣陰漏山川之靈鍾爲水怪自眞君置釜後地
氣始發於人閒而賢才輩出是眞君不獨治蛟且蔚爲人
文以玄教開理學也文恭倡道玄潭爲眞君建閣其詞曰
石斷孤蹤曾是神中三尺地施八索尚存江底千尋是以
人無蕩析歲有豐登道閒居韓子之先功不在大禹之下
是文恭不獨宗孔而推高旌陽以理學翼玄教也二公之
功維均故二閣之建允宜特工煩貲薄舉贏費詘華衮燦
爛非隻邑之功嵩岱峻拔非一簣之積一井五筩竭涸可立
待溢流者衆也一竈五突烹餁十倍分烟者衆[illegible]之
役不得不藉於衆也受眞君全活之恩不侶於魚鱉者何

以支玄室蒙文恭開誘之仁不腐於草木者何以贍講堂
緣成帛縷成布尺寸皆是瓔珞流爲海塵爲岳咳唾盡屬
燈明上無負陳鄒二公倡率之仁中無負溫侯置簿鈐印
之意下無負給諫孜孜拮据之勤共倩檀越永鎮玄潭

鄮峰阿育王舍利塔緣起

經云昔世尊入王舍城乞食路遇童子聚沙爲戲見佛威
儀心生懽喜即以沙土爲麨殷勤奉佛佛即受之乃授記
曰此童子吾滅度百年後閻浮提中作鐵輪王有大威德
四大部洲悉皆臣順取吾八萬真身舍利造塔供養滅後
果符昔記阿育王有大神力能役鬼神於一夜中碎七寶

屑成八萬四千寶塔每塔安舍利一顆時阿羅漢耶舍尊
者於五指端放八萬四千道光明阿育王令諸夜叉各隨
光明於四天下遇八吉祥六殊勝地乃安一塔計震旦國
中有十九處四明鄮山所涌之塔是其一也及晉武帝太
康三年壬寅有并州離石人劉薩訶弋獵爲業病死見一
梵僧謂曰汝罪重應入地獄吾甚恤汝今洛下齊城丹陽
會稽並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是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禮
懺得免此苦既蘇改業出家更名慧達如言南行至會稽
海畔山澤遍求莫得正煩惱間偶聞地下鐘聲殷殷達竭
誠懇求三日忽地湧寶塔光明騰耀其狀青色似石非石

高一尺四寸方廣七寸露盤五層四角挺然中懸金小鍾
舍利現鍾下圓轉不定繞塔四周俱是鏤空諸佛菩薩金
剛聖僧八部等像神工聖迹非人力所及塔之肇始寔於
斯時矣予 賜養歸來以先司馬年高予不便越行遣兒
孔太孔陵孫承昊先後詣明州頂禮舍利壬子陵携昊至
鄮峰陵初見舍利如黍米綴金鍾下次日復見白珠如芡
實白隙籠珠外昊初見觀世音菩薩首頂小塔趺坐塔內
又見一青龍啣二珠下垂甲寅太詣謁舍利初見如紅珠
又如白珠禮補陀返脩懺四日乃見兩金鍾懸四珠作珍
珠色旋轉鍾內兒輩歸各陳所見予東向稽首再嘆希有

我佛世尊塵剎度生無有疲厭其難思議如此至若西晉
訖今王臣所覩瑞相與夫崇奉之盛予已詳載育王山志
不具書書造塔緣起并坿兒輩所覩於塔圖下爲贍禮者
作光明種子云

新吳寺造像施燈碑記

予讀西昌舊志新吳寺舊名石池院在三十二都新吳坳
內宋紹興間僧安素開基元至正間僧即空重興 明洪
武二十四年清理佛教立爲叢林二百年來梵宇傾塌佛
像彫缺龕前燈炷或興或輟同里大中丞曾魯源先生倡
導修復歲儉力單未竟厥願萬曆中予承 命入黔平播

逆龍戲佇多荷佛佑巳爲先尚書病遣内子蕭氏歸養家
距新吳隔一衣帶水蔣忠孝禪寺尚未營建兒孫祈佛誦
經多就新吳住持真映性奇常倫等對兒延太陵及孫昊
曰寺以佛爲教主有寺亾佛不足以宣教開敬與亾寺同
佛以燈爲長明有佛亾燈不足以破暗銷障與亾佛同燈
以田爲資糧有燈亾田不足以續明傳火與亾燈同故造
佛製燈置田此三者皆法界之妙與化國之智炬不可缺
一者敢告檀越里閈長者以善法扶助自心以法水潤澤
自心如能法施財施便是福足慧足兒孫以告内子於是
内子首治赤銅鑄觀音大士一尊兒孫共治黑金鑄彌陀

釋迦藥師佛三尊爲之倡而曾氏諸長者以塑像應内子
出金買燈田租壹拾貳石爲之倡而雲亭諸長者以市田
應於是石池吳坳諸佛光儀氛氳華列灼爍電揺而安素
卽空之壁緒倏焉重光然猶未垂之貞珉也巳乎從黔歸
養復醵金置太虛淨聖二燈白馬一燈爾作燈記刻石二
梵於是新吳諸僧乃以本寺鑄佛施燈記請竊惟威神尊
重利益弘深隨喜聞見如臨咫尺故鑄佛非爲佛也觀佛
心存妙色因從三觀熏發果具未得見佛於蓮國且觀佛
於震旦也日舒則夜卷月生則陰滅乃假之燈以助日月
名日月燈三佛故然燈非爲燈也開彼勝光振此大智㸌
金錧以忩夜臨玉砌而疑曉所謂無盡之火盛明之微也
第恐諸僧徒未之解也雖然猶未也鑄佛佛身也非法身
也淨名經云法身從無量功德智慧生從慈悲喜捨生從
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進生此法身也然則靚香華
之相嚴膠漆之飾冶鍮鉐之精皆似也非真也然燈火光
也非身光也依智度論云欲界諸天身常光明以燈燭明
珠等施及持戒禪定等清淨故身常光明不須日月所照
色界諸天行禪離欲修習火三昧故身常出妙光明勝於
日月然則爇脂膏之火籠水晶之光交炬火之燄皆似也
非真也存其似者以肅如在而儼若思而求其真者睹法

身而現身光則予與兒孫及釋子交相勗焉此非獨爲新
吳諸僧告也至於諸檀越施金施田具載碑下方

題杏荊雙脩疏

杏荊雙脩者何杏杏壇也孔子設教植於曾國故世之誦
法孔子者必曰杏壇荊荊樹也思祖說法植於青原故世
之傳宗青原者必曰荊亭孔自孔思自思曾自曾青原自
青原而曰雙脩者何孔子洙泗之教至陸子靜而豫章始
盛至王陽明倡良知之傳而吾吉始盛歐鄒二文莊聶貞
襄羅文恭諸公率入青原而聚講焉達祖西來之派至六
祖始南至七祖思祖而吾吉始盛上承曹溪下開石頭貫

七丁

卜青原而托跡焉則青原者在唐則思祖開基植黃荊至今千年不槁在明則陽明倡道繼者增至今百年如存寺曰淨居堂曰五賢雖其門戶微異趨捨少殊而無欲無念之旨與人爲善之心否與荊一也七祖與五賢一也第歲久傾頹勢必重脩吾郡每歲九月群紳士儒例有一大會予歸田以來讀禮六年萬曆丙辰始得隨諸大夫後赴會重九明日太守祁夷度公祖自郡至主盟講論之暇議及脩理僉曰寺殿講堂義應均脩與其合脩之混於一室孰若分脩之各止其所道之所同水與天一天與水齊勢之所別水會於海雲翔於天杏荊各樹一處春來枝葉並

蕃孰分非合孰合非分分脩便且議非始於今日也去歲吳徹如公祖欲葺僧廬以居禪僧欲復僧田以飯行僧又欲量移賢祠以還荊亭之舊則議固有自來矣祁公祖曰諾而工鉅費夥勢難即就亡幾何祁公祖去吉歸越臨岐之際夜分書薄令僧寂公募緣於是合郡士民感仁政之繫繫念臨發之惓惓五雲張仲子壽長以五百金爲倡予與羅匡湖鄒四山龍斗冲鄒南皐周華南蕭[illegible]脩諸大夫各出少許旬日之間遂盈千金顧一殿一堂兩地既分百柱百梁千夫共食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一輻獨入衆輻皆廢凡有共倡之者布列之上自賢公祖仁父母下及冠紳士大夫里巷齊民皆可書亡貴貴亡賤賤上自數百金百金中至數十金十金下及斗米尺布皆可入亡多多亡寡寡語曰千人之下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正今日之謂也或謂恩慈之夫學佛作祖儁秀之子取青拾紫何與於愚癡何干於貧窶奈何以金相釀予解之曰不然佛性人人自有六祖既偶七祖起耕儒書人人可讀芝草無根醴泉無源祈自實詰原非誑語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毋括囊毋諱康縱曰財施實名法施指頭出火報君有期

青原萬人般若緣籍引

吾吉青原炳煥環抱蒼壁稜森溪聲潺湲山光欲滴真古

道場福地自唐神龍初有寺名安隱開元間七祖行思禪師卓錫兹山乃更寺名爲淨居大倡曹溪之道天龍推出四衆雲集而造其堂奧傳其心宗者如石頭遷禪師藥山儼禪師天台韶國師清涼欽禪師永明壽禪師皆肉身菩薩應運而來後衍而爲曹洞爲法眼爲雲門三宗之盛所得宗匠天下十人悉皆契會我釋迦文佛拈花之旨達摩初祖西來之意非世所稱凡夫禪外道禪小乘禪以及四禪八定之禪諸師所證者乃最上一乘圓頓之禪各各活脫直下一唱一和賓主應如兔起鶻落霆震雷轟或如行空之月或如過樹之風塵塵絕跡莫可擬議遡其所得

法源皆分曹溪一滴之餘青原一派之波耳語曰不知其
師視其弟則七祖所悟之禪所證之果又豈末代初機所
能思議其萬一哉誠如是謂青原即迦文之靈山亦可初
祖之少林亦可不獨吉州一郡之名山寔乃震旦共瞻之
叢林不獨圓究一心可紹隆祖印然而莊嚴萬善亦無非
佛事佛云六波羅蜜般若波羅蜜爲第一如山中須彌山
爲第一能持地種故如獸中獅子王爲第一能摧伏羣獸
故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能轉一切無明成一切智慧故
上自釋迦拈花之宗一傳至迦葉二十八傳至少林又七
傳至我青原其所傳者一一皆般若之秘密門也若餘五

波羅蜜信心行者代不乏人但般若之頓門入者寔難雖
曰頓門其寔漸脩曰漸脩者夙世曾脩習般若種子當來
方得發生又非有階級所歷之謂漸也普願今日四衆於
青原祖庭同結般若之緣誠能破彼慳囊作無住施固爲
上根利器即瓣香皈投亦無非第一義諦殊因他年一聞
千悟得大總持釋迦骨少林髓一串透却三界四趣不得
留礙花臺寶地元我妙依慶快何如豈非此日所種殊因
基之邪故曰般若一度超過五度茲者青原雖稱𤀹舍殊
窺之則豕圈禽柙而又糟丘滛汁可憎也予從諸同調徘
徊祖庭未嘗不三致慨焉所幸者祖道未墜天龍猶衞金

芝之呈瑞祥光燭天淨居遂有興復之役是役也佛宇祖庭
塔院東西禪堂山門以及四土旃檀大毘盧像計費青銅
八百餘萬令賢公祖仁父母及鄉紳士儒出不過二千多
金餘尚無所出不得已倣萬人緣例每一邑設一籍以萬
人爲率自三分至一兩皆可出所冀善男信女共捐不堅
之貲同泛般若之海九仞一簣浮屠合尖工成當勒之堅
珉名曰萬人般若緣碑有能施二兩以上者則入宰官碑
夫狐白之裘取之衆白大厦之豈庋之衆材斯吾吉亦大
勝果末法一段奇特因緣其所關係真非伐細而七祖諸
師於大寂定中未有不爲諸檀那摩頂彈指者也凡我親

友不可不與名此緣故復爲之卷卷如此

四明阿育王寺舍利殿化齋僧緣疏 九丁

夫精藍剏建緣固藉乎資成海衆雲臨功尤先於博施茲
吾明阿育王寺舍利殿者釋迦如來真身所在以無住之
住住玆鄮城神光忽從地湧以非通之通通彼塵刼梵樂
遠自天來誠與峩嵋五臺比肩稍怛洛伽並駕也求現光
現瑞之奇四方響應聚乃聖乃凡之衆千里星奔奈何寺
臨海僻殿處山陬峰高玉几几可安禪井滿金沙沙非飯
本一瓢空夜月無以供億萬之傾心孤笑冷朝烟寧忍視
大千之枵腹於是住持理公敬叩朱門遍求巨室有能損

爲廩之有餘助齋厨之不足則純陀妙味遍飽緇流檀度
功勳遠逾香積矣

禮鄮峰阿育王舍利塔記

予　賜養歸來頻念四明鄮峰舍利靈塔未得一瞻禮焉
蓋以先司馬年高予不便越行遣兒孔陵孔太孫承炅先
後詣明州頂禮舍利壬子春陵携男承炅至鄮峰時已漏
下二皷矣陵夜分扣關晤住持理公理公即以項所夢境
指示一見恍如夢中更有種種突驗以昇日陵是夜亦有
可微明晨頂禮育王塔陵初見舍利如黍米綴金鐘下次
日復見白珠如芡實白毯籠珠外炅初見觀世音菩薩首

頂小塔數坐塔內又見一青龍啣二珠下垂甲寅太詣謁
舍利初見如紅珠又如白珠禮補陀返復詣妙勝殿請理
公及同業淨侶薰修懺法四日乃見兩金鐘懸四珠作珍
珠色旋轉鐘內兒蕡歸各陳所見予東向稽首再嘆希有
我佛世尊塵刹度生無有疲厭其難思議如此至若緣起
及西晉訖今王臣所覩瑞相與夫崇奉之盛予已詳載育
王山志不具書書兒蕡所覩於塔圖下爲瞻禮者作光明
種子云

箬竹坪極樂庵碑記

萬曆壬午上人真海於雲亭鄉二十都箬竹坪創庵一所
中爲佛堂左右樓閣市買田地山崗東抵凤山塘坰南抵
富坑口西抵羊古嶺路北抵亂石坑壠揷植茶木以護庵
場歲入田租以飭庵僧請名於予予名之曰極樂於是曾
太僕養全顏曰東林山鄒給諫南臯顏曰萬法歸一郡別
駕潘公顏曰淨戒禪林自是極樂遂稱勝區己丑海公復
創庵於仙槎鄉十五都大嶺名曰中華甲午復建庵於鳳
坑名曰水月俱置田植茶周遭蕃蘙三庵鼎立於雲亭仙
槎之間海公入平等觀起隨喜心往來三庵爇香念佛亦
云極樂矣辛亥八月歸寂其徒法敬嗣之出百餘金爲師
大葺三庵未庀者庀未竟者竟可謂善繼師志矣予歸養

以來建大忠孝寺起大雄殿全仗敬公敬公以海公棄世
歸縮極樂至丁巳忠孝住持缺予復以屬敬公公復慮三
庵弟子彌衆不能盡持戒入繩紛紜汨亂非海公創庵意
齋戒請記訓諸弟子極樂之義竊惟極樂二字出阿彌陀
經經曰佛告長老舍利弗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
界名曰極樂所言極樂者有二十四種樂一欄楯遮防樂
二寶網羅空樂三樹陰通衢樂四七寶浴池樂五八水澄
漪樂六下見金沙樂七階際光明樂八樓臺凌空樂九四
蓮華香樂十黃金爲地樂十一八音常奏樂十二晝夜雨
華樂十三清晨策勵樂十四嚴持妙華樂十五供養他方

樂十六經行水國樂十七衆鳥和鳴樂十八六時聞法樂
十九存念三寶樂二十無三惡道樂二十一有佛變化樂
二十二樹搖羅網樂二十三千國同聲樂二十四聲聞發
心樂蓮花化生佛親迎接身具光明妙相跡踐寶樹香臺
故國云極樂雲亭何鄉箬坪何坪而予以極樂名之燋螟
爛蘭自詫逍遥籠鳥罔魚劉羈快樂寧得謂似之邪是殊
不然夫無諸非鄒魯夫人而辨之也而今云海濱鄒魯有
華非唐虞夫人而辨之也而今云華野堯舜箬坪非極樂
亦夫人而辨之也而今云雲亭安養無諸與鄒魯一學也
有華與唐虞一道也箬竹與極樂一心也經云一心不亂

諸罪消滅即是福德因緣又云心不顛倒即得往生極樂
國土第所患者亂且顛倒耳箬坪人而心果不亂不顛倒
也與極樂奚异哉於是敬公和南曰此非獨以教箬坪三
庵即忠孝以此爲頂可謹勒貞珉令念念虚玄心心寂靜
煩惱[illegible]滅愛欲泉枯與日泰和不爲東極樂耶

復能仁寺降龍受師殿紀略

先尚書置吉州吉塘橋租四十石五斗令李教掌收每年
以十石五斗內糧輸三十石於本府教故令郭長郭文收
內萬曆丁巳春里人蕭秀才九功夢一僧語曰郭即君里
仁子今年俯我降龍寺末刲所謂三月四兒陵經紀青原

佛二寺宿能仁寺睹降龍祖師殿穢藉不可言殿前市
入置棺三四十柩陵憤之爲言於李郡丞泰臺李公親至
寺中盡令舁之去而殿稍清陵爲延廬山僧大觀領降龍
殿務置僧房六間設鐘板建叢林又爲題其柱法付鷲嶺
燈分南嶽自一拓擱月後宗風堂堂郎在目前由來五嗣
繩祖武道弘繇水跡應西原說雙趺降龍時真身凜凜尚
餘生氣至今千載頌禹功於是郡城內外咸知降龍復振
焉戊午正月寻乃以吉塘橋租四十石敬施之以供香火
夫吉州肉身菩薩惟青原七祖與降龍師也七祖入塔而
降龍存龕余何褻之蕭生之夢即降龍之靈真君斬蛟功

在南昌而鐵柱存受師降龍功在吉州而肉身存其功一
也師名宗受唐禪師止觀徒其詳具陵兒近刻西原紀略

雲半間傳

雲半間邑白竹溪人郭姓其名不傳人間雲半間其法號
也髫齡出家祝髮於三顧山駝峰之護國寺寺僧喧雜公
厭之遂闢蓁棘穿石徑深入山之紆巇鑿巖而居採蕨煑
米日中一食必分魚鳥巖畔有溪咒食食魚一呼千鱗集
躍不爽其期兀坐巖中間誦經虎伏而聽俟公揮塵乃去
潭中潛龍或化爲蜴爲螢住巖左右聽公說法公飲於潭
能見小身公以鉢乘之說解脫法及逝少頃潭水沸湧半

壁若示證可觀者成竒穴居數十年絶意棟宇有詩曰三
山巉嶮一石巖老僧半間雲半間夜半雲龍行雨去回頭
只有老僧閒有神告之夢曰公若行久矣宜索居里中有
王尹二氏將以訟傾家公令築僧舍可免公曰此以禍福
惡人也者吾不爲也神又告之曰當道者好禪公以禪諭
當得大剎公曰此以威勢勞民也者吾不爲也明年里旱
魃爲災米且珠貴民方嗷嗷待哺苗幾盡槁神告曰公何
不以妙法普濟乎乃出禱雨隨身所至雲龍擁護百里之
內甘霖滂沱苗槁而生民困以甦思報公德乃相率大建
佛剎前後殿堂左右僧舍約七十餘楹名妙濟院徒衆雲

集公登壇說法演三乘之教悟無生之旨歷數十年不出
山谷一日涔溪畔烈風暴雨公遺二偈於盤石趺坐沙汀
脫化而去徒衆迎歸窆於巖後年八十有竒化之日有僧
自庾嶺來遇公於途寄語寺僧曰我已往南華其神異如
此

論曰雲半間元末人於三顧山下鑿巖而居今巖見存在
護國庵山之左予每坐其中輙誦詩曰六丁持斧施神工
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乳泉掛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撲香
風恨不起斯人九原與之共坐石室至問其事蹟并雲半
間所以名即庵僧茫無以對及上人敬公洗掃庵中故籍
蠹生應祥於殘編中得劉雲章先輩所爲公傳然後知雲
半間者公所爲詩老僧半間雲半間也又知公姓郭氏白
竹溪人乃知吾宗世不乏高人數百年兒輩重建護國庵
而公傳始出於敬公肅生之手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東汚螺山見明庵碑記

螺山見明庵在雲亭東汚之干翠嶺茂林周遭圍繞宛似
螺髻予入東汚西陽往來宿庵中庵僧法耀予族大岡里
人勤讀內典賓客叅至接侍如歸予自平播歸養過螺山
耀合庵僧以開山事蹟乞言載之石予卒業之庵剙于萬
曆丙戌僧本能與其徒真壽募緣鳳岡曾鳳溪竹林山嘏

之地中建圓覺堂正殿及左右僧房癸巳能公卒塔于庵
右丁酉壽公建飯堂廚室于庵左甲辰建前殿故別駕曾
梧岡公孫文敏施金助修丙午仲兒延聞於予予顏其殿
曰離垢世界吉水鄒銓部題曰萬法歸一季兒陵題曰兩
足尊壽公率其徒法順開庵于二十三都爲庇常住名曰
青雲庵法耀募百子燈一炬置田立碑庚戌壽公又率耀
耀等開庵于高龍坑爲庇常住名曰雨華庵丁巳壽公卒
塔于庵後能壽二公後先拮据置田除分撥青雲雨華外
實存見明早租三百一十九石有竒晚租七十三石有竒
合三庵共載民米九石一斗有竒三庵鼎足呼吸相應輔

卓相依六度門中深發弘願八福田內普運慈航[illegible]糧
等復請予一言為諸庵鵠予惟能公命名見明盡矣見明
二字始于楞嚴佛告阿難汝今當知見明之時見非是明
見暗之時見非是暗見空之時見非是空見塞之時見非
是塞四義成就汝復應知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
見不能及云何復說因緣自然及和合相又曰汝今日以
目觀見山河國土及諸衆生皆是見病所成甚矣夫見之
為病也顧非論于本明也阿含經云螢火之明不如燈燭
燈燭之明不如炬火炬火之明不如積火積火之明不如
四天王身光又不如究竟天自在天光明總不如佛光明

佛之光明非衆生所能見也昔佛曾飛妙寶光於阿難身
之左右阿難左右覩似若有見者而佛猶有頭動見動之
詰訾曰認物為己自取流轉則明不可見以不見見可也
三庵諸僧思能公以明名庵之意求之本明求之妙明而
不墮於諸趣又思吾以不見見之訓不落衆生別業妄見
不落衆生同分妄見而不必於眼矚庶幾得之至于見利
見害相戕相賊是自投於無明暗室是自胥於煩惱稠林
可畏哉可畏哉

蕭石明傳

石明小字考保皇間蕭良詩仲子也不持齋亦不言佛
但一生惡人殺生牛羊鰍鱔之類絕口不食即肉食亦不
嗜好不愛華服無私藏好讀書有司小試亦得隽不喜交
遊有問即對否則終日默默萬曆丁巳年方二十臘月無
病坐化父撿其笥中得一偈偈曰自幸生流在富家只因
偶然一念差丞知今日是如此憐殺當初穿破衲破衲破
衲勝着袈裟着了袈裟端坐蓮花眼看閻浮如一夥麻道
遙極樂長嘯嘎嘎好足綾羅只是少尺高堂上人休要惱
殺後會有緣同登寶筏
曠衣生曰坐化事紀載不乏人而未得耳而目之者予所
目擊者惟先妣劉夫人早飯畢以餕餘分侍女甫坐語孫

婦曰予欲去語畢而化蕭石明予表姪也亦無病坐化笥
中之偈明是再來人故特記之為念佛者勸紀傳所載良
非虛語

四明阿育王寺請藏募緣疏

余自少至老往來車塵馬足強半在紛囂中兼務煩
多烟霞癖惜未訪翁洲金塘借龐渾伊連以洗五濁塵染
至于鄮峰洛伽之靈跡異踪尤所皈心而不得一禮然已
栩栩神飛矣其地深山大澤高僧宿衲每出其中四明廣
利禪寺住持理公戒珠朗耀悲願弘深可謂智者之台宗
再振慧遠之寶幢復建欲眷眷流通大藏屬余為之疏嗟

大空門顧有隱淪之奇結茅堂窾幽僻絶塵問之則豹啼猿嘯石冷泉寒其莫逆也一意空寂謂無衆生可度世尊且以焦芽敗種呵之使無度世之願而法不可弘矣良由衆生根有利鈍故法有頓漸慨拈花之旨既杳而三乘五教隨衆生機緣而成就衆生世尊以一音演一切修多羅塵沙國土無量諸菩薩無量諸聲聞緣覺一切四衆天人以及有情無情無量河僧祇衆生隨類皆得解脫世尊說法爲破暗燈爲渡海筏衆生聞法如病得醫如貧得寶此法乳飲法子慈恩實無盡自雙林示寂佛不可見經佛語也聞佛語即面奉滿月能仁也理公頃將請藏還鄖太轉

法輪自利利他真震旦殊勝事此段因緣已爲三世諸佛手摩其頂衣覆其體惟宰官居士淸信士女共舉施助一沙一塵得福甚多不可具說余多生多障塵刧塵勞沉淪綺語業海老而厭離於法寶不啻饑渴嗜之又愧福不圓修困頓風網壽霧中揮戈擊劍魔棧萬狀今幸脫纏縛寄傲長林豐草無心出岫矣它時移雲裝於玉几金沙借山下幽溪爲鴟夷五湖更得諦聽理公爲四明衆生作大獅吼廣說教乘但言智者與慧達兩師在常寂光中亦出廣長舌歡喜讚歎無量耳

一可禪寺僧

南海方文襄以議禮驟貴廣居室欲撤府城西西禪寺地之以黃昏乘醉拜主僧不納止曰相公欲撤即撤不必問老僧明晨搭肩去題詩寺壁殷勤收拾舊袈裟打點行囊沒一步袖拂白雲歸古洞杖挑明月入烟霞可憐松頂新巢鶴却憶池邊自種花分付犬貓隨我去免拋流落在人家文襄見詩大悔欲以寺之半還僧差人追尋僧至雄州及之僧不及止寄公詩不愛西禪只愛山免今車馬日將攀黃昏我不如人醉白晝人無似我閑坐石抑衣觀鳥過捲簾隱几看雲還寄語當朝諸貴客不知身在利名關此僧名不傳方公竟全有其寺爲長子尚寶宅尚寶竟士役西

禪至今頹落無有修者

潮陽開元鎮國禪寺請藏經疏

潮之開元鎮國禪寺剏自李唐規製弘麗爲潮名刹延靈山大顛禪師下院師乃青原二世孫石頭之法嗣也師初叅石頭句餘於言下大悟後韓昌黎訪師問春秋多少師提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歸次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何如座叩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叩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是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趣出院公又一日白師曰弟

三月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乂公罔指將三乎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潮之禪學寔始於茲而開元之名益重千古矣守潮時每詣開元弔前賢於旣邁嘆禪宮之銷歇亦頗修葺殆今三十餘年矣寺僧妙質以請藏繭足千里而來矣猶得以竹杖蒲團相見於長林豐草中質公心地質直慧天朗徹運無功行作功德藏乃於寺後建藏經閣種種莊嚴皆太守陸公予門人林曾二友金湯之閣成欲請佛藏供閣中令潮人得飡法乳作佛事予喜劇而難者曰禪門不立文字安

得重貝葉之靈文華無爲之要旨乎予曰不然教者借文字宣明此心也教外別傳者不立文字超出言象然契此心也經稱世尊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於此則一大藏教曷嘗有言語文字可得邪如必欲槁木死灰殞情絕識則文字早已如山積矣此予一段爛葛藤未知能夢見顛師禪否也質公往矣此行自有布祇陀之金爲公成就勝緣爲潮人種無量福田爲開元紹隆佛事末法中有能於如來教中諦信力行定慧圓修入法雙泯拈起一毛坐斷兩頭是謂轉大法輪是謂手握璽印斯不孤負大顛和尚不埋没巳靈也質公其勉之

蠙衣生傳草卷之又十

泰和郭子章相奎著
永新甘胤蚪翼之父校

禪紀

太洋三蕭侯廟志

蠙衣生曰孔子不語怪神顧中庸論德盛大易著妙物至與宰予季路問荅一何亹亹特未及水神耳太公陰謀記南海神名祝融北海神名玄冥東海神名句芒西海神名蓐收河伯名馮修此水神之著者若山海經之氷夷天吳博物志之陽國侯嶽瀆經之無支祁以及離騷蒙莊所載

水神不可枚數亦紀其掀騰勃怒之狀喧豗震掉之聲滔滔汩汩可怪可畏耳若風濤之險叩之如響舟楫之傾轉危覆手予以督運入淮祀天妃與金龍神豫章祀許旌陽如吾臨吉祀太洋蕭晏三侯拯人于魚鱉之腹脫舟于蛟螭之窟婁著靈異爲榜人賈客所侈談者若前知士紳升沉預報于夢寐間如文潞公過江瀆廟祠官迹宰相之夢歐陽文忠公入黃牛峽祠丁元珍識馬耳缺之異此則水神之先覺騷莊所未載者不佞章太洋蕭侯之夢亦復如是章由蜀督學遷浙桑知官舫泊洋洲予舟解纜內子舟忽膠焉予亦停舟江左待之而暝色延洲暮不可開內子

焚香舟中禱是夕夢侯來舟畔語曰不知夫人舟泊廟前
明五鼓卽開亡過慮爲語郭尚書功名遠大幸自愛丙夜
大雨水漲黎明舟合內子始爲予言予炷香謝神而紀之
播州之役幸以微功陞右都御史己酉歸養穩卧山中予
對內子咲曰太洋之夢幾不驗邪內子曰旣得隴復望蜀
邪越七載壬子司馬序蜀戰功有 旨川貴苗功一并序
來于是司馬始序山路二苗功而晉予章兵部尚書上及
祖父下于孫旲錦衣之廕加陞一級嗚呼 主恩厚矣神
之夢亦何靈邪予同內子叩頭謝 主恩復謝神許爲文
紀之石歲月居諸轉盻七年未就丁巳內子坳年家予甘

生翼之來弔自言渠以事禱于大洋是夕夢入廟謁神神
于座上授白蕪號一幅覺而未省所謂與太祝語太祝曰
泰和郭司馬公夫人舟泊廟潸曾夢侯許公官至尚書公
亦許爲碑文數年不酬神意知君與郭公爲年家故授白
偖促之邪予曰諾敢爲侯趣文予聞赧然曰予之望何敢
望文歐萬一神之靈何讓于嶽瀆黃峽予讀聞見録蘇子
瞻集二公之報神甚隆不腆之文未能速就致塵神促不
獨負神且負內子窀穸旣畢乃撮集三侯靈异之跡我
明祀典之隆豫章西蜀名公詩文之詞共爲一志名曰太
洋三蕭侯廟志而爲之傳

顯應眞人蕭伯軒

臨江新淦太洋洲蕭氏其先開封祥符人宋紹定中有名
康者積官金紫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子蘭芳桂芳蘭
芳登宋咸淳進士官吉安路剌史名康就養官署子父咸
卒于吉遂留寓吉名康葬吉葛溪橋鳳凰尾蘭芳葬吉塘
頭龍坑伯軒卽蘭芳子也取于吉永新上坪劉氏伯軒因
訪道臨江金鳳洲謝眞人愛淦江山水之勝遂由吉徙淦
之太洋洲不事生人産惟好行其德晩有神識事皆前知
元大德十年坐化鄉人祀之爲水府神至大二年封五湖
顯應眞人子祥叔

顯德舍人蕭祥叔

祥叔伯軒長子也亦娶于永新劉氏增修父道更復神異
毎于洪濤澎湃崩雲暦雨中顯其靈明嘗遊湖南木筏膠
于沙公咄咤水溢筏遂大浮過洞庭颶風四起雄浪拍天
公出神半空以衣袂壓水而少選波恬衆舟尾其後而進
焉至正五年伯顏南征歸奏公神德廣被詔封公爲永寧
神化普濟顯德舍人九年卒合祀于伯軒廟 明洪武
初金陵肇建宮殿庀材楚蜀楩楠杞梓蔽江而下石尤倏
起運卒顛危公現身雲中高濤頓息助木南下運官以聞
高皇帝遣官祭勞恩禮特隆子天任

英佑侯蕭天任

天任祥叔仲子也生而廣顙修髯秀軼常流似有夙慧凡經史百家一寓目靡不淹貫不受世驅瀟然物外踵祖父之武爲湖海遊壯年以後吉凶皆預知每瞋目出袜江湖舟楫之險醒而菽粟之類往往掬指掌間詰之則曰此覆舟物也里巷戚朋同日招飲俱分形化身亡處不與有欒巴令謙之風焉永樂三年冬端坐越旬休粻絕食後咲白石而化年八十有二遺令覆以巨楠木周匝二十有八以象列宿環以竹篩五以象五行藏廟左廡迄今二百餘年如新沒後愈益神異十七年　朝廷遣内臣下西洋内臣

航海遘險顛倒天吴九首更笑聳怒神叓掖之　文皇帝封爲英佑侯正統十四年　睿皇北狩虜騎闌入關燕齊蠢動會神舟艤臨清官民乞靈侯降神乩判詩有虎驚雷鼓響依舊老江山之句軍民始帖席亡潰志上皇南歸鍾簴不移江山如故神乩驗矣景泰三年楚武岡靖州苗叛神復降乩言苗欵在卽遣其裔孫蕭鳴祠祝王灝輸香錢二百金餉兵未幾苗果就撫四年楚撫臣李某奏請加侯封號　詔加靈通顯濟四字成化二十年　御製祭文詔新淦邑令具牲醴致祭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夏疫大作里醫袖手遠邇士女禱侯祠挹江水乞神方藥注水治疾祈

完活甚夥不數月驟殆千金會廟隄毀兩姓子孫悉付治新廟築隄費纍四千金詳豐城丘太史記中海内江滸在在祀神惟紫淦之太洋洲蜀之李渡燕京之蕭公塘爲最著當勝國時淸江鎭有晏公者名戌爲文錦堂長因病歸登舟卽尸解人以爲神立廟祀于本鎭靈顯江湖　明封平浪侯與蕭公同著靈異天下稱水府必曰蕭晏云

論曰人爲萬物之靈生爲慧人死爲明神此理之常亡足恠者而獨蕭氏爲水神且爲水神者三世此理之不可解者將蕭氏之積慶與抑金川玉峽之間靈氣所孕與臨江圖經云閣皂玉笥爲一郡鎭山道書以閣皂爲三十三福

地以玉笥爲十七洞天第八福地相傳爲神仙館有自來矣居閣皂者漢張道陵晉丁令威葛孝先居玉笥者漢梅福晉郭檏倫彭真一袁景立梁杜曇蕭子雲太洋三蕭豈亦張梅葛蕭之徒與宋陶公詩云華表鶴歸春谷響玉京龍起夜潭腥其太洋之謂與

蠙衣生傳草卷之十一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富順朱　芹　安居鮮順祖
鄧川阿天麒　永川凌伯曾
合江董　翼　涪州張大業
通江王道光　建安陶宗器校

外紀

西番

西番本吐蕃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閒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凉秃髮利鹿孤之後云子曰樊尼曰傉檀傉檀嗣爲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爲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羌云其俗謂彊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贊普妻曰末蒙其官有大相曰論茝副相曰論茝扈莽各一人亦號大論小論都護一人曰悉編掣逋又有内大相曰曩論掣逋亦曰論莽熱副相曰曩論覔零逋小相曰曩論充各一人又有整事大相曰喻寒波掣逋副整事曰喻寒覔零逋小整事曰喻寒波充皆任國事總號

曰尚論掣逋突瞿地直京師西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勝兵數十萬國多霆電風雹積雪盛夏如中國春時山谷常氷地有寒厲中人輒痞促而不害其贊普居跋布川或邏娑川有城郭廬舍不肯處聯毳帳以居號大拂廬容數百人其衛候嚴而牙甚隘部人處小拂廬多老壽至百餘歲者衣率氊韋以赭塗面爲好婦人辮髮而縈之其器屈木而韋底或氊爲槃凝麨爲碗實羹酪并食之手捧酒漿以飲其官之章飾最上瑟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銀次之最下至銅止差大小綴臂前以辨貴賤屋皆平上高至數丈其稼有小麥青麲麥蕎麥登豆其獸犛牛名馬犬羊彘天鼠之皮可爲裘獨峯駝日馳千里其寶金銀錫銅其

死葬爲冢塈塗之其吏治無文字結繩齒木爲約其刑雖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爲鞭抶之從喜怒無常算其獄窟地深數丈内囚于中二三歲乃出其宴大賓客必驅犛牛使客自射乃敢饋其俗重鬼右巫事羱羝爲大神喜浮屠法習呪詛國之政事必以桑門參決多佩弓刀飲酒不得及亂婦人無及政貴壯賤弱母拜子子倨父出入前少而後老重兵死以累世戰没爲甲門敗懦者垂狐尾於首示辱不得列于人拜必手據地爲犬號再揖身止居父母喪斷髮黛面墨衣既葬而吉其舉兵以七寸金箭爲契百

里一驛有急兵驛人臆前加銀鶻甚急鶻益多告冠舉烽其畜牧逐水草無常所其鎧胄精良衣之周身竅兩目勁弓利刃不能甚傷其兵法嚴而師無餽糧以鹵獲爲資每戰前隊盡死後隊乃進其四時以麥熟爲歲首其戲碁六愽其樂吹螺擊鼓其君臣自爲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所服玩乘馬皆瘞起大屋冢顛樹衆木爲祠所贊普與其臣歲一小盟用羊犬猴爲牲三歲一大盟夜肴諸壇用人馬牛驢爲牲凡牲必折足裂腸陳于前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其後有君長曰瘕悉董摩董摩生陀土度佗土生揭利失若揭利生勃弄若勃弄生詎素若詎

素生論贊素論贊生棄宗弄贊亦名棄蘇農亦號弗夜氏當唐時與唐抗衡爲中國患寖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爲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馘華人謀夫虓帥圜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吐蕃微弱唐亦衰由宋至元世祖始爲郡縣以吐蕃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　明興洪武六年令諸酋舉故官授職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爲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帥招討等官自是蕃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誥令比歲或間歲朝

貢令其地爲都指揮使司二曰烏思藏曰朶甘指揮使司一曰隴答宣慰使司三曰朶甘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招討使司六曰朶甘思曰朶甘瓏答曰朶甘丹曰朶甘倉溏曰朶甘川曰磨兒勘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別思麻千戶所十七闡化闡教輔教三王貢使自四川入贊化王自陝西入每貢百人多不過五十人大乘大寶二法王貢無每貢僧徒十人凡諸王嗣封賜誥袈裟僧帽數珠鈴杵以大慈思寺剌麻僧二人充正副使四川自黎州或天全陝西自洮州出境宣德元年封大寶大乘闡教闡化贊善五王九年闡化王貢使乩藏等還

以賜物易茶至臨洮沒入茶并留乩藏等聞　上命釋之還其茶成化五年封闡教輔教二王十六年封闡化王皆厚賞長河西魚通寧遠歲一貢貢止五六十人多不過百人自雅州入正統初來貢賞甚厚五年剌麻僧貢馬十年番僧亦貢馬景泰四年入貢賞稍減天順元年貢賞如故三年尊勝寺清修翊善大國師獲印遣人貢舍利成化初番僧入貢十二年貢使九百人賞少減弘治二年貢使千三百人減賞朶甘思洪武十八年令歲一貢自雅州入天順七年宣慰使來貢厚賞董卜韓胡亦一貢如朶甘思四川威茂松番金川雜谷達思蠻諸番僧皆三歲一貢貢百

[illegible]不過百五十人或歳一貢貢三十人多不過五十人
洮岷番寺歳一貢貢一寺四五人番簇二年一貢大簇四
五人小簇一二人至京餘留塞上洪武四年置洮州衛軍
民指揮使司永樂九年置洮州茶馬司火把藏思曩日諸
簇歳納馬三千五十匹洪武初置河州衛以河州衛軍民
指揮使司七年置河州茶馬司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
十九簇歳納馬七千七百五匹洪武十一年置岷州衛軍
民指揮使司又置西寧衛西寧茶馬司歳納馬三千五百
匹市法上馬茶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五王
諸僧番簇在四川西寧洮岷河在陝西西寧在黄河北洮

岷河在黄河南陝西諸番畏宋將軍四川諸番敬信丁大
夫丁大夫玉國初爲御史大夫出鎮四川最久威惠並行
夷民安輯宋將軍晟洪武永樂中久鎮西垂積功封西寧
侯丁宋皆克平羌將軍成化十九年西番蒲松反侵内地
巡撫都御史馬文升討之斬首八十三級正德初北虜徙
居西海蠶食諸番勢漸吞併識者慮其結勾深入如前代
吐蕃吐谷渾事當是時虜在西海言官言前代有屯兵青
海以絶羌虜連和内侵者然徵輸調發民力大困正德十
年調朔方勁兵逐勦虜遊徙於濟旋靑海巢費以萬計竟
無成功嘉靖元年西番反鎮守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掠

[illegible]歳入境殺虜人畜八年洮岷番賊數至鞏昌殺掠
二掠人畜焚廬舍隴右騷動尚書王瓊請賊入聽官軍襲
至賊巢勦殺番人畏之已而兵至塞防秋套虜番賊遂乘
虚深入臨洮鞏昌殺掠大慘尚書李承勛言西番土地被
西海虜酋亦卜剌侵占日益内徙將來番胡交通益肆猖
獗何以善後昔漢趙充國不戰而服羌段熲殺羌百萬爲
費以億計内地虚耗是知用勇將者雖可取快目前任老
成者必能獲萬全之策乞廣宣帝之明專充國之任制敵
西番事宜悉令瓊從長區處　上從之瓊曰欲撫䍐必勦
先零遣遊擊將軍彭棫鎮守都督劉文統兵自固原進至

洮岷分據要害且撫且勦撫定六十五簇恃險拒戰者十
六簇斬首三百七十西番風俗大抵皆質直朴魯上下一
心君臣爲友吏治無文章飾以瑟瑟爲上食酪衣氊居毳
帳務耕牧好狠鬬貴壯賤弱懐恩重利尊釋信詛其山川
崑崙山極高峻積雪至夏不消延亘五百餘里黄河經其
南可踐海自蕃境東南流至雲南合西洱河號漾備水又
東南出會川爲瀘水黄河其水從地湧出百餘泓方七八
十里東北匯爲大澤又東流爲赤賓河合忽蘭諸河始名
黄河又東北至陝西蘭州入中國又東北經沙漠地折而
南流入山西界土産金銀銅錫犛牛名馬天鼠皮獨峯駝

青稞麥絲苴氈羊貢物多畫佛銅佛銅塔舍利足力麻鐵力麻氆氌珊瑚犀角左髻毛纓明盔甲刀劒遮甲麻衣馬青鹽鄭端簡曰西戎亦能爲中國患從申侯逼遷西周附閱𠻧族拒東漢唐連吐蕃直入長安宋失熙河併於西夏爲禍不小我以官賞貢市羈縻之西鄙稍寧正德以後邊防大弛戎心遂啓瓊議欲於洮岷河蘭間繕城堡遠斥堠廣儲蓄謹備海賊勿使得連西番卽有侵侮發請精兵駐臨洮鞏昌要害之地拒之斯良策也

蠙衣生曰西番莫盛於唐至以金城公主妻之而不得其驩故唐書論著敘詳莫衰於　明而連結西海北虜驅使

南詔爲前鋒貽害叵測故吾學編論著亦周于兩收之作西蕃載記若烏思藏風土另具一記烏藏亡兵戈之慮而有慈悲之教與他蕃殊則西空之語或足徵焉

烏思藏載記

烏思藏西番之一種也古吐番地元時爲郡縣洪武初因其舊職於是烏思藏番僧有闡教王闡化王輔教王贊善王統化番民又有護教王大乘法王大寶法王凡七王俱賜銀印令比歲或間歲朝貢成化十七年題准每三年一貢各番王差人塡寫原降勘合闡化闡教輔教三王差來人從四川布政司比號贊善王差來人從陝西布政司比號并齎有印信番本咨文方許入貢每貢各一百人多不過一百五十人大乘大寶二法王原係遊僧無定所不會東番民不給勘合亦無進貢年例止聽其欲來許差僧徒十人齎印信番本隨四王貢使赴京護教王弘治以後來貢例與輔教王同其後入貢人數益多隆慶三年奏定闡教闡化輔教三王大乘大寶二法王俱三年一貢每貢各一千人內五百人全賞在京題給五百人減賞人省給與於全賞內起送八人赴京餘留邊聽賞護教王三年一貢每貢七百七十五人內三百八十七人全賞三百八十八人減賞於全賞內起送六人赴京餘留邊聽賞貢物畫佛銅佛銅塔

舍利各色足力麻各色鐵力麻各色氆氌珊瑚犀角左髻毛纓酥油明盔明甲刀劒萬曆三十年間烏思藏遣僧來進貢有僧名蔣觸匝巴與其徒二三人謁武當至常德觸豆死二人止匝巴存文符路費盡爲常德人掠去匝巴無以歸往來吉水泰和梵庵人稱之曰西空西空流落中國十三年矣遂能華言予遇而細詢之言中國人稱烏思藏彼國止稱烏藏入貢陸行一萬八千里始至雅州入京師彼國皆祝髮爲僧無城郭有土堆土堆內國王大臣居之長茹素披緇王無宮眷官絶妻室土堆外僧有妻帑食牛羊肉國人稱國王曰喇嘛令巴恤三五年一換將死日語

羣臣曰我以某年月日生某國中父母爲某汝等候期來迎後如期死死後果生某國從脇下出三日卽能言告其父母曰我本烏藏王我死日曾語國人國人亦知來迎父母當送我還烏藏父母如其言送來烏藏臣民如其言備實物以迎迎至國五六月暴長如成人卽能登壇說法往事來事無不通曉經典自能淹貫特新王面貌不似舊王不過五年又生他國大都多生虜地虜人稱曰活佛迎送必以禮國王持咒虜人不能動故極敬畏國王死不瘞新王到方火舊王骸骸中有舍利齒間有實石其异如此第國無刑罰無兵革無鹽亦無病無痘毒稍有病食阿魏便

愈其人壽多百歲甚至有百四五十歲者其官章餙最上瑟瑟瑟瑟者綠珠也婦人豬面辮髮如虜婦然飲食重茶其供國王用牛乳煮茶爲獻犬馬牛俱極高大犬高至三尺一牛能載二十人則犛牛也多經典如楞伽經至萬卷此皆史書未載并紀之云

蝢衣生曰西空羈中國十三年始解華言予故能與之談北虜恒言送活佛以爲虜黠將入寇詭言如是今以烏藏國王証之信有是事西空又言國王多生北虜北虜好殺亦　上天誘化虜人意其言亦佳予讀藏經須彌山北名北鬱單越彼國人懷妊七八日便産男女過七日其兒成長與彼人等始以爲幻今不謬矣唐書烏藏好章餙瑟瑟爲上㝵雅云瑟瑟碧珠也一日綠珠乃吾學篇云吐蕃音樂尚琴瑟誤矣問之西空彼國惡有琴瑟邪國無鹽故不痘一入中國觸痘多死具載予痘說

書西空眞實脩持卷

予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意夷中有君子也又曰西方有聖人意夷中有聖人也此孔子欲居意也至擬議聖人君子於中華曰聖人不得見得見君子斯可善人不得見得見有恒斯可何董董也惡得不起居夷之想第夷地遙遠不得卽與其人俱耳天牖庸愚烏藏西空南來

流落吳楚二十餘載遂能華言予處之忠孝節義二梵與之語口口眞實絕不道金錢一意持齋誦準提二咒念太明眞言六字卽前後溺不敢穢三光而豢長老庶幾君子路上人西空又言其國王大都四五年一化知死之期前又知托生之地半歲迎歸於國暴長如成人知宿因知內典隣於生知不久又化其國人無病人壽百四五十歲者比比幾於華胥嗟乎使吾夫子及見西空其嘆賞又當何如也予友鄒爾瞻題其卷曰眞實脩持西空丐予跋嗟乎天命流行物與無妄眞實則無妄無妄則誠西空幸無染中華紛靡之習遠慰吾夫子居夷之意

蠙衣生別記卷之十二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曾應槐　陳守和　尹陞

郭賔王　陳邦材

律疑

大明律

偽造印信

凡偽造諸衙門印信及曆日符驗夜巡銅牌茶鹽引者斬有能告捕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偽造關防印記者杖一百

徒三年告捕者官給賞銀三十兩為從及知情行用者各減一等若造而未成者各又減一等其當該官司知而聽行與同罪不知者不坐 律

一凡盜用總督巡撫審錄勘事提學兵備屯田水利等官欽給關防俱照各官本衙門印信擬罪若盜及棄毀偽造悉與印信同科 例

一凡描模印信行使誆騙財物犯該徒罪以上者問發邊衛永遠充軍 例

偽造印信者斬律至重矣偽造關防印記者徒三年律似太輕故例重之凡偽造欽給關防者與印信同科例不言印記則偽造印記者仍依律科以印記所係輕也律文凡偽造原無分於銅與木石泥蠟也瑣言必以銅為偽造而以木石泥蠟為描模則天下無偽印矣姦人偽造假印多用泥蠟印訖即銷以滅其跡若煽爐鎔銅募匠鑄印未及行用而人已先知矣故今天下之偽印百無一銅也且偽造與描模大異偽造者用刀雕刻之謂也描模者謂有真印在紙上用硃筆描模其背而印之公移以詐人也瑣言謂用筆描畫模寫以成印文則誤矣又謂木石泥蠟難坐造而未成之罪夫雕刻木石泥蠟或半而未完或刻而不肖皆所謂造而未成也

豈可不引此律乎

殺死軍人

凡殺死軍人者依律處死仍將正犯人餘丁抵數充軍 律

一凡謀故殺死總小旗就於本犯人戶內勾取壯丁抵充軍數其旗役仍令本戶餘丁補當 例

律文凡殺死軍人者即死便要餘丁抵軍恐軍伍耗也原未分謀殺故殺鬭殺也瑣言曰若鬭殺因傷避近身死及戲悞過失殺者不在抵充之限觀例意自見非也律言殺死軍人未及總小旗故例專為總小旗設也重旗役仍令本戶餘丁補當一句益以總旗有冠帶者不可以罪人抵

充非謂軍人必謀故殺而後抵充諸鬬殺不抵充也

盗印信

凡盗各衙門印信及夜巡銅牌者皆斬盗關防印記者皆杖一百刺字 律

此律盗印信者太重盗關防者太輕脱有一人盗縣衙門印信擬斬又有一人盗督府關防擬杖可乎故當引盗欽給關防之例與盗印信同科例在僞造印信律下○盗印信與盗用印信與盗印信者皆斬盗用印信者分別衙門有紋者有流者有徒者

詐爲制書

詐爲將軍總兵官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都指揮使司内外各衛指揮使司守禦緊要隘口千戸所文書套畫押字盗用印信及空紙用印者皆紋察院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衙門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餘衙門者杖一百徒三年未施行者各減一等若有規避事重者從重論 律

一詐爲將軍總兵官五府六部等衙門文書律該紋罪者依律問斷外若詐爲察院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及其餘衙門文書誆騙科斂財物者問發邊衛充軍 例

一凡詐爲各衙門文書盗用印信者不分有無押字依律坐罪若止套畫押字各就所犯事情輕重查照本等律條科斷其詐爲六部各司軍衛各所文書者俱與其餘衙門同科 例

此律稍欠重輕律曰詐爲文書套畫押字盗用印信及空紙用印者皆紋是各官之押字與　朝廷之印信並重也故制例以輕之例曰凡詐爲各衙門文書盗用印信者不分有無押字依律坐罪若止套畫押字各就所犯事情輕重查照本等律條科斷所以輕押字也律曰詐爲各衛隘口千戸所文書套畫押字盗用印信者紋察院布按二司府州縣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是衛所之印押重於察院二司府州縣也故制例以重之例曰若詐爲察院布政司按

察司府州縣及其餘衙門文書誆騙科斂財物者問發邊衛充軍所以重院司府州縣也故凡斷詐爲文書獄者先看有無盗用印信無印信卽詐爲文書不紋次看有無誆斂財物無誆斂卽詐爲文書不軍

冒認良人爲子

法家裒集云一得遺棄小兒從姓撫養長成後親父母老孤無子知告認歸養贍給付何人荅曰遺者移也棄者擲也遺棄者不顧生死以絶其恩也今他人撫養成人邹乃告認則不與之仍問冒認良人爲子之罪斷給所養父母此斷非也父母可以絶子子不可以絶父母況祖宗之祀

尤不可絶乎當給還親父母而令所養父母同居共膳死後服喪三年

以藥迷人

以藥迷人圖財與用毒藥殺人異以藥迷人圖財者罪同强盜分得財與不得財不問傷人與不傷人也卽不傷人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用毒藥殺人者不問得財與不得財業已殺人爲首之人斬若殺人而又得財當依謀殺人律因而得財者同强盜不分首從皆斬迷人之藥麻藥也食之未便死也故曰迷人毒藥砒霜斑苗斷腸草之類是也食之便死故曰殺人

白晝搶奪

凡白晝搶奪人財物者杖一百徒三年計贓重者加竊盜罪二等傷人者斬爲從各減一等並於右小臂膊上刺搶奪二字 律

一響馬强盜執有弓矢軍器白日邀劫道路贓證明白俱不分人數多寡曾否傷人依律處決於行劫處所梟首示衆 例

瑣言曰白晝中途搶奪與邀劫道路情跡相似須當有辨人少而無兇器者搶奪也人多而有兇器者强劫也非也例文響馬强盜執有弓矢軍器白日邀劫道路贓證明白[illegible]分人數多寡梟首例不分人數多寡而瑣言顧分人數多寡可乎設響馬强盜止一二人亦將以人不多而不問邀劫乎故曰白晝搶奪之律無馬無弓矢軍器者也止加竊盜罪二等白晝邀劫之例有馬有弓矢軍器者也遂名曰强盜此强與竊之分也人之多寡原非所論

法家裒集曰律云白晝搶奪不言黑夜設有犯者何斷答曰雖非白晝[illegible]搶奪也難引別律摘去白晝二字徑擬搶奪人財物者罪[illegible]曰黑夜無携財外行者故無搶奪之事設有犯者昏夜對面不相識認是亦潛形隱貌之意也止以竊盜科之不在加等之限瑣言非也暮夜搶奪與竊

盜同一黑夜事[illegible]竊盜畏人知也搶奪不畏人知也安得以竊盜乎依[illegible]集爲是

刺字

法家裒集云一如人先犯竊盜於右小臂上刺有字樣又犯監守常人盜亦[illegible]本犯右臂刺有字樣則合免刺不得刺於左臂此與竊盜之法異查嘉靖三十二年例一凡搶奪至三次犯罪者不分革前革後俱比照竊盜三犯絞罪奏 請定奪其有先犯搶奪刺字又犯竊盜刺字而又犯搶奪及監守常人盜應該刺字者俱遵照律文於右臂膊重刺其先犯盜官物等罪後二次犯竊盜者不得

併論止問竊盜再犯罪名今刻新律芟去此例豈亦有感
於哀集之言乎

親屬相姦

一姦緦麻以上親及緦麻以上親之妻若妻前夫之女及
同母異父姊妹者各杖一百徒三年强者斬若姦從祖祖
母姑從祖伯叔母姑從父姊妹母之姊妹及兄弟妻兄弟
子妻者各絞强者斬若姦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孫之
婦兄弟之女者各斬妾各減一等强者絞 律

一親屬犯姦至死罪者强姦未成依律問罪發邊衛充軍
例

一犯姦內外緦麻以上親及緦麻以上親之妻若妻前夫
之女同母異父姊妹者依律擬罪姦夫發附近衛充軍 例

前一例爲親屬强姦未成者設雖未成仍邊戍後一例爲
親屬和姦者設雖和姦仍近戍俱以本律稍輕不足以懲
亂倫者也後例言姦內外緦麻以上包小功大功在內依
律擬罪本條載有正文杖百徒三無他說矣前律言犯姦
至死强姦未成依律問罪查本律無强姦未成之文有犯
此者當用凡人强姦未成律杖百徒三復引邊戍之例爲
正龍頭註解曰如姦從祖祖母姑從祖伯叔母姑從父姊
妹母之姊妹兄弟妻兄弟子妻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
孫之婦兄弟之女各未成姦亦摘去强字引此例充軍殊
覺未妥例云强姦未成者充軍不云姦未成者充軍也如
姦未成不見强跡安知非誣執乎安知非捎姦乎一槩引
例刻矣予嘗問一翁姦子婦者婦斷其舌頭不從正合强
姦未成充軍之例使無舌頭爲証亦難斷其爲强也

造妖書妖言

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衆者皆斬若私有妖書隱
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 律

皆斬謂造者及傳者皆斬也凡言皆者不分首從造者爲
首傳者爲從也若私有非造也隱藏非傳也止不送官亦

杖百徒三徵其不送官之罪也此條與禮律禁止師巫邪
術相似而不同造妖書妖言便有不臣之意故置之謀反
謀叛之後不分首從皆斬假降邪神書符咒水妄稱彌勒
等會原無不臣之念止是左道亂正之術故分首從首絞
從流總之皆足以惑衆生亂官司不可不重懲之以遏亂
萌也東漢之斗米張元末之白蓮教其爲亂豈在妖書妖
言下哉○符瑞童謠與妖書妖言不同符瑞童謠莫之爲
■爲者符瑞如劉秀赤伏符卯金刀典午伍馬一馬之類
童謠如千里草二月了之類後皆驗也妖書妖言是妖人
自造者如魚書陳勝王狐鳴大楚興之類未必驗也管見

以亦伏符爲妖書則光武亦妖人耶

尊卑爲婚

若娶己之姑舅兩姨姊妹者杖八十並離異律

餘冬序録曰己爲姑舅兩姨之子彼爲姑舅兩姨之女無尊卑之嫌爲子擇婦爲女擇婿古人未嘗以爲非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顯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又非以己小姨之子而娶大姨之女乎意欲議弛其禁予謂道法一也法之所禁道之所不可也姑舅兩姨之姊妹去兄弟之姊妹一間耳互相成婚則姦之漸也漸不可長

故律必禁江南此俗甚多然予觀郎舅以子女成婚者往往多無後豈違理傷敎天亦絶之乎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上疏論婚姻律曰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子若女蓋法不得爲婚以故讐家訐訟或已聘見絶或既婚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逼奪夫婦分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道路感慟人心議律不精禍乃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謂姑舅兩姨文無尊卑之嫌爲子擇婦爲女擇婿古人不以爲非成周之時王朝所與婚者不過齊宋陳杞四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至於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皆世爲婚媾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以舅之子娶姑之女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顯之女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也今浙江此事尤多以致訟獄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章下羣臣議弛廢幾刑清訟簡風俗可厚朝廷是之○餘冬録之說其原出於朱文恪而文恪論更詳特此律至今不改律意原精未可輕變郎舅成婚往往絶後予驗之里戚良然何公之說爲是

朱公之說爲非

監守自盜

一監守盜財律云併贓論罪謂十人共盜庫銀五錢値鈔四十貫各分四貫則十人各得四十貫律斬係雜犯准徒五年例稱以上人犯俱依律併贓論罪仍各計入己之贓數滿方照引擬充軍何律重而例輕也竊詳設律之始謂監守主掌錢帛易於侵盜故云併贓滿貫各問雜犯斬罪雖云併贓其罪只徒是贓重而罪輕也後有侵盜數多者一徒不足以盡其辜特著爲例分別邊腹與監守常人差等各發永戍夫永戍下大辟一等[illegible]照律併贓滿貫即發

永遣不無太濫所以要計入已之贓數滿方照前斷是罪嚴而贓恕也設有不及數者只照律發落而已若併贓論罪又併贓擬戍脫有四人共盜四十貫每人分十貫入已將並擬四戍乎苛矣善乎龍頭律註曰律言併贓論罪例要各人入已之贓數滿者合例方擬軍切不可以併贓而誤引

威逼人致死

一律云若因姦盜而威逼人致死者斬例云子孫威逼祖父母父母妻妾威逼夫之祖父母父母至死者俱以毆者律斬其妻妾威逼夫致死者比依妻毆夫至篤疾者律絞

奏　請定奪竊詳因姦威逼人致死其情不一有姦夫自行威逼婦女之翁姑或父母與夫并夫之兄弟子姪等項親屬致死則姦夫自應按律處斬又有姦夫姦婦同爲威逼亦有婦女淫潑自行逼挾情狀既殊斷罪宜別考諸瑣言云律言因姦未嘗專言姦夫又無婦女不坐之文安得獨坐姦夫又人字所包者廣兼男女合親疏尊卑而言之姦所逼之人不等故槩以人字包之又云斬爲極刑無容更分別也如女與妻妾與人通姦而恣其驕悍之性逼挾其父母與夫及其餘親屬使之無可柰何不敢禁阻因而羞愧自盡或反誣以縱容抑勒之情因而窒礙自盡此豈可以獨坐姦夫哉又謂瑣言亦未盡也設有姦夫用强逼挾本夫自盡身死若依瑣言則姦夫姦婦俱得斬罪但律不言因姦威逼人致死者皆斬似亦當分首從以協律意如逼由姦夫則姦夫爲首婦女爲從逼由姦婦則婦女爲首姦夫爲從方爲允當律文雖無首從所謂不言皆者依首從法也

縱放軍人歇役

一律云凡管軍百戶及總旗小旗軍吏縱放軍人出百里之外買賣或私種田土或隱占在已使喚空歇軍役者一名杖八十每三名加一等罪止杖一百罷職充軍若受財

賣放者以枉法從重論例云凡各處鎮守總兵官跟隨軍伴二十四名協守副總兵二十名遊擊將軍分守參將十八名守備官十二名都指揮六名指揮四名千百戶鎮撫二名不管事者一名但有額外多占正軍至五名餘丁至六名以上俱問罪降一級正軍六名以上餘丁十名以上降二級正軍十名以上餘丁二十名以上止於降三級或問律七名即罷職充軍例至十名止降三級律重例輕何也答曰律重縱放二字例重多占二字縱放情重故律重多占情輕故例輕且律內獨指管軍百戶及總小旗軍吏未有總兵參遊都司也　國初以百戶爲親管所以支糧

粟帖皆言某百戶家小軍某人支米幾斗是軍只屬百戶親管可知且百戶品甲無級可降故七名便至罷職充軍例内總兵副叅遊守都司其職既崇與軍不親故以十名止降三級以後犯者當分職之崇甲科斷如百戶總小旗軍吏依律總兵等官照例

發塚

律云於他人墳墓熏燒狐狸因而燒棺槨者杖八十徒二年燒屍者杖一百徒三年若緦麻以上尊長各遞加一等龍頭註云若燒棺槨緦麻加凡人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小功加緦麻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大功杖一百流二千里

期親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若燒屍緦麻加凡一等流二千里小功二千五百里大功三千里期親亦罪止三千里夫律云遞加期親與大功同三千里何也名例律云凡稱加者就本罪上加重又加罪止於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得加至於死若燒屍遞加則期親應加至絞便入於死非加律意也且燒父母屍者絞期親安得與父母同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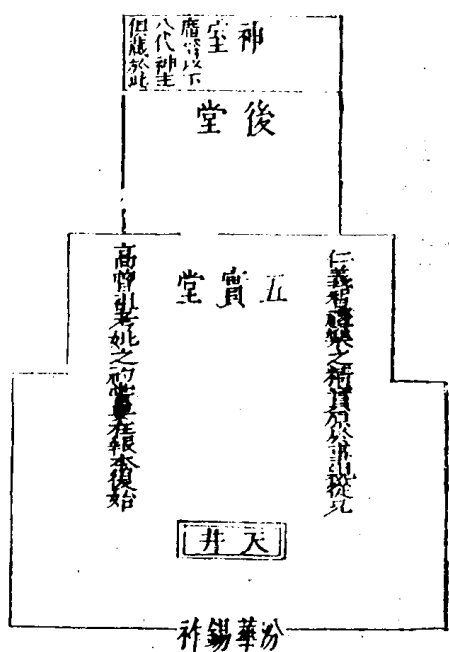
選用軍職

律云守禦去處千百戶鎮撫有闕具本轉達五軍都督府奏聞取自上裁選用若先行委人權管希望實授者當該官吏各杖一百罷職役充軍不言罪及所委之人何也考

[illegible]以人律無明文不坐以所委出人非已所得為也若[illegible]有希望實授之情而求委者問不應杖罪照[illegible]例降級調衛帶俸差操又管見云所委之人律無[illegible]合與希望實授官吏同罪各杖一百充軍上[illegible]請瑣[illegible]見互異何以定擬竊詳權管之人既已受委行[illegible]之心不然即當推辭勿管亦難諉以由人細玩律文先行委人權管希望實授二句當分別看先行委人權管即當該官吏也希望實授即受委之人也以後犯者當以當該官吏并希望實授之人各杖一百罷職役充軍為當

郭氏五實堂祀典

嗣孫子章編

吾郭有大宗祠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功祖道山賢堂二府君有忌祭具載家譜詳矣惟是清明中元二祭各房止祭五代如吾五實堂則以廣居府君爲太祖百世不遷者也歷代主祭不一人議尚未詳予歸田以來與叔父文昌弟子新子發姪厚次兒延再議之定爲告文式令子孫百世可守并載祭田顛末令子孫知衆盛所自來至於[illegible]五實堂載予堂記中不具論嗣孫子章志

五實堂圖

五實堂記

吾郭自宋副使公[illegible]竹徙層溪其後太常集賢父子同登進士里人榜詩中語以名層溪爲冠朝皇十五傳至廣居府君居中街爲我四房始祖府君早世祖母蕭氏在襲教諸四子嗣芳竹立子孫廣居堂并後寢歲時子孫烝嘗不替至於今六世矣[illegible]戊孟秋予家大人舉昆弟子姓語于嗣稱府後著地乃諭曰斯堂也于今二百餘年寸椽片石先世所遺爲子孫者遷易罔構久則虧不久則漸毀且庚於[illegible]親者未弊存什一於千百新非擇也諸昆弟子姓僉曰諾乃卜吉[illegible]鳩工聚金鳩材分職子弟各共厥事

前仍爲堂後爲寢祀府君派以下昭穆主又市田若干畝以庀豆籩始事於■月■日已事於■月■日家大人以舊堂名從府君諱父之乃更曰五實時余小子章請告家居因命記之且曰嗣修其諸令昆弟子姓咸頌子章受命唯唯嘗聞言曰五實之說昉乎孟氏仁義智禮樂之實不越事親從兄兩端顧此兩端雖以繼所事在親不緣親生所從在兄不從兄起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其稍長知敬其兄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此良知也即我昆弟子姓誰不知愛親誰不知敬長又誰不可爲仁人爲義士爲知禮樂之成人乎惟怪夫孩提愛親勝冠而後不愛甚至頑率不

檢迮逆不祥有産則破蕩而縱恣無産則怨怒而悖棄者稍長敬兄勝冠而後不敬甚至分門割籍紾臂奪食護犯鷄而鬩于牆競刀圭而繫于庭者則我昆弟子姪豈無若人柰何令府君與蕭孺人見也此無異故病在幼不學長不習耳孟子說知之實在知斯二者勿去子章謂教而習之無若勿去二者孩提知愛親勝冠而愛自首而愛是實能爲愛親之仁人即親親節目或有過不及處自能節之文之久則樂之矣稍長知敬兄勝冠而敬自首而敬是實能爲敬長之義士即敬長節目或有過不及處自能節之文之久則樂之矣孔子論五達道必行以知仁勇曰知知

斯二者是已曰仁勇勿去斯二者是已請以田喻載芟之詩曰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而始之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而微芟之柞之麃之之塵則厭其傑且不可得而况曰實矣故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周之十實非一日之葬所能熟也實仁實義實知實禮實樂孟之五實非一日之孝一日之敬所能辦也故章意在勿去二者以此家大人曰予耄矣不敢有一日之去以忝爾祖凡我昆弟子姪實交脩之令斯堂之新也庶幾有郃家室乎則幸矣子章記

萬曆四十二年定祭儀

一齋戒凡遇清明中元前夕主祭孫曾同管祭子弟共宿後寢

一省牲　豕一　羊一

一陳設　有圖在後

一正祭通贊唱執事者各司其職以先贈祖尚書諱奇士二音俱同故易事爲職陪祭者各就位主祭就位如係職官稱主祭官贊引引主祭至祭位

迎神

通唱迎神奏樂贊引贊迎神鞠躬拜興四拜子孫俱拜拜畢樂止

章按家禮曰參神　大明會典曰迎神從迎神爲雅

通贊曰唱贊引曰贊以相別也從　會典祭　文廟式也

降神

通唱降神贊引贊詣盥洗所引主祭至盥洗所贊酌水進巾詣香案前香案設於廳中以降神也跪上香進爵執事者以爵跪奉主祭主祭受之贊引贊祭酒主祭以酒灌於茅盃執事者接爵贊俯伏興平身復位

朱子曰酹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惟天子諸侯有之一是祭酒葢古者飲食必祭今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

可不知章按酹酒祭酒一也酹酒似借今從祭酒爲
雅
司馬溫公曰古之祭者不知神之所在故灌用鬱鬯
臭陰達于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所以廣求
神也今此禮既難行於士民之家故但焚香酹酒以
代之章按今代以茅亦鬱鬯之意廣求神之義也
北溪陳氏曰廖子晦廣州所刊本降神在參神之前
不若臨漳傳本降神在參神之後爲得之章今置降
神於參神之後參神即迎神也迎神迎祖考之神也
降神代祖考祭先代所爲飲食之神也迎神祭如在
也降神祭神如神在也

三獻
通唱行初獻禮執事者各捧爵帛詣各神位前贊引
引主祭贊詣
太祖廣翁府君神位前贊跪主祭跪通唱子姓皆跪
贊引贊獻帛執事以帛進奠訖執事以爵進贊獻爵
獻饌俯伏興平身贊引贊詣
太祖妣蕭氏孺人神位前（儀與祭太祖同）祭畢
通唱讀祝贊引贊詣讀祝位（樂暫止）贊引引主祭至香
案前贊跪（子姓皆跪）讀祝讀祝者取祝文跪於主祭左讀
訖贊引贊俯伏興平身贊引贊詣　五先一行祖妣
神位前（儀與廣翁府君同但帛用五）祭畢贊引又贊詣　九公一
行祖妣神位前（帛用九）祭畢贊引又贊詣　奇字一行
祖妣神位前（帛用十）祭畢贊引又贊詣　元字一行考
妣神位前（帛用十此以相字行上祭故稱考妣若他日孔字行上祭便當稱祖妣）祭畢
又贊詣　左昭祔食神位前（帛用十）祭畢贊引贊詣
右穆祔食神位前（帛用十）祭畢贊引贊復位（樂止）
通唱行亞獻禮（禮與初獻同但無獻帛左右祔食不祭）亞獻畢贊引贊
復位（樂止）
通唱行終獻禮（禮與亞獻同）終獻畢贊引贊復位（樂止）

侑食
通唱侑食贊引引主祭者執箸執事者執注滿斟諸
位之酒引主祭每至一神位一揖而拱之拱畢復位
進飯進茶
通唱進飯執事者進飯于各神位又唱進茶執事者
注茶於各神位茶鍾
飲福受胙
通唱飲福受胙贊引贊詣飲福位引主祭至　廣翁
府君神位前贊跪（子姓皆跪）執事者以爵進贊受酒主祭
者接酒贊祝嘏辭嘏于主祭曰祖考命工祝承致多

福于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永年勿
替引之祝畢贊飲福酒主祭取酒卒飲執事者以胙
進贊受胙主祭受之執事者將胙去通唱鞠躬拜興
拜興兩拜子姓皆拜贊引贊復位
章按祝嘏辭以會典家禮為妥舊辭多無疆二字多
賚汝孝孫一句今省之會典家禮受胙受酒受飯今
去飯

徹饌

通唱徹饌奏樂執事者各詣神位前徹饌樂止通唱送神
奏樂贊引贊送神鞠躬拜興四拜子姓皆拜

章按家禮曰辭神會典曰送神從送神為是撤饌不
必盡去其饌毋神位止去其箸而已

望瘞

通唱司祝者捧祝司帛者捧帛各詣瘞位通唱望瘞
贊引贊詣望瘞位樂止贊引引主祭及諸子姓入廟站
班通唱禮畢

納主

通唱納主主祭與執事者各奉主納于櫝以笥斂櫝
奉歸寢室

餕

一餕儀是日設席尊行自為一列南面自堂中東西分
首若止一人則當中而坐其餘以次相對分東西向
就坐行酒薦食酒饌不足則以他酒他饌益之大都
每人一器將罷主祭頒胙於僕從徧及微賤其日皆
盡
章按餕儀家禮有長幼兄弟迭相獻酬卑幼酌酒置
長者前祝曰祀事既成祖考嘉享伏願尊長備膺五
福保族宜家長者飲畢亦授酒卑幼舉席注薦祝曰
祀事既成五福之慶與汝曹共之酬酢既畢乃撤席
此禮久不行因附載之以俟異日

一祝文

維
大明萬曆某年歲次某春三秋七月某朔越祭日某嗣孫某
等敢昭告于
太祖廣翁府君
太祖妣蕭氏孺人神位前曰歲序流易清明中元節臨追
遠感時不勝永慕謹以牲醴式陳明薦以
五先一行祖妣神位
九公一行祖妣神位
奇字一行祖妣神位

元字一行考妣神位配饗諸

昭穆親靈祔食尚

饗

謹按五先者潮先桂先庸先一先泉先五公也惟舉先公無嗣餘因先分四房九公者長房公憲二房公薦公相公爵三房公思公選四房公佐公配公域九公也惟配祔後餘俱有後奇元二行具載於譜不能盡書

舊時祝文盡載祖考妣子姪諱名讀祝者難以盡讀寫祝者豈無遺漏每每以此奏假喧譁今祝文之式詞約而盡從先公奇元百世不遷相字行承字行列於左昭元字行憲字行列於右穆後世子孫通行之禮也

清明中元祭席圖

一陳設饌卓圖

先公前元四代配饗共四
帝同惟帛不同五先五帛
九公九帛前宇一行元字
一行各十帛酒鍾數如之

配饗昭穆席圖

左昭右穆祔食共二席
同惟帛與酒鍾各十

一墓祭墓祭非古也而人情亦非古也南方酷信風水將侵古墳故清明中元二祭之後管年者二人領肉貳片酒貳壺楮錢貳大束共用銀若干先祭勾字坑

廣翁府君之墓後祭石陂

蕭氏孺人之墓周遭審視墳磚有亡侵損丘木有亡斬伐不獨祭墓且以防盜

一撿蓋堂屋每年春雨後管年者審視其滲漏處記之俟秋深凡出添凡若干用工若干每歲撿蓋一次庶亡損漏

賢堂府君祖妣韋氏陳氏孺人忌祭

賢堂府君忌在大宗祠崇德堂共祭初娶常氏孺人生仲禮仲昇二公昇公無後禮公爲水東橋頭房祖常孺人忌在敬本先啓二堂祭于五實堂可以無祭惟繼妣陳孺人生仲智仲賡二公智公爲上下店房廣公爲五實堂祖陳孺人忌在五實堂祭賢堂府君生元順帝至正八年戊子卒

明永樂二十年壬寅二月初九日享年七十有五韋氏孺人生卒詳長房房譜陳氏孺人生元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冬十有二月二十日卒

明景泰壬申秋七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四

一告文

維

大明萬曆某年歲次某月某朔越祭日某嗣孫某等敢

昭告于

太祖母陳氏孺人神位前曰歲序流易諱日甫臨追遠感時不勝永慕謹以清酌庶伸孝思敬奉請

太祖賢翁府君

祖妣韋氏孺人合饗

告

席圖

太祖妣帋氏孺人席居左

太祖賢堂府君席居中

太祖妣陳氏孺人席居右

每祭設三席三帛九爵九湯

廣居府君蕭氏孺人忌祭

廣居府君生洪武壬申正月初二日卒正統乙丑四月十四日享年五十有四

蕭氏孺人生洪武巳巳七月二十日卒天順壬午六月初五日享年七十有四

一告文

維

大明萬曆某年歲次某月某朔越祭日某嗣孫某等敢昭告于

太祖廣翁府君

太祖妣蕭氏孺人神位前曰歲序流易 太祖妣諱甫臨追遠感時不勝永慕謹以清酌庶羞伸孝思敬請

祖妣靈同堂合祀謹告

每祭設二席二帛六爵六湯

一祭田粗弓步號段単

梘口上壩內旱田五號計租六石廷朱耕

翔字十一號積一百零四步

十二號積二百六十四步

十三號積四十二步

七號積十七步

八號積四十步

洲下衛見坵旱田一坵二斗計租二石一斗原欽士耕

雨字五十七號積二百六十七步

洲下壩內田七共七坵計租十三石二斗日奉耕

結字七十二號積一百一十八步五分

七十三號積二百一十八步五分

土　八十一號積五十八步五分

八十三號積五十二步五分

八十四步積三百三十二步五分

八十七號積三十七步五分

土　八十八號積一百一十四步六分
洲下旱田二坵八斗計租十石原欽坐耕
結字八十九號積三百六十四步
一百一十八號積一百零七步四分
洲下東河口土二坵三斗五升計租五石二斗五升
欽廓耕
霜字又八號積二百六十步
又十號積五十二步五分
外郭居朋原安慶通銀租地名椀口上壩內旱租三
右居朋耕

以上共租共三十九石五斗五升
晚米租
世遂耕米租四桶零五升
明志耕米租三桶
斂策耕米租二桶三斗五升
加兵耕米租二桶二斗
元季耕米租二桶
堯廸耕米租一桶
明戀耕米租三桶三斗
尚賛耕米租四桶二斗

以上共晚米租三十三桶一斗
每年管祭者收租後別貯於簿以供祭用租若干納糧
若干各個入若干有餘則注以交下手
一納糧有田則有租有租則有糧每年管祭者用租若
干完南兌正米貨租若干納民米銀先公後私毋得
闕誤
官糧八斗一升六合五勺約納銀貳錢壹分捌釐
民糧壹石四斗五升叁合柒勺棉地貳升八合四勺在
內約納銀柒錢貳分陸釐
夏稅貳升叁合一勺約納銀陸釐

以上糧差壹共銀壹兩零陸分
南米貳桶壹斗六升
兌米四桶零柒升
二項米約折銀陸錢伍分船穀在內
銀米一應各項每年共壹兩捌錢柒分
戶內三丁係康王四王魁才二俱住水東當年者催
徵完納

蘋衣生傳草卷之又十三

子章編

四時禮儀

蘋衣生曰予歸田後居家凡祓禊歲四時自元日至除夕有當舉行禮儀如元日冬至忠孝寺祝萬壽八月十七祝聖壽是時家大人母劉夫人尚康強亡恙除每日定省外誕辰祝壽歲節上食皆嘉禮也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道山賢堂二祖忌祭祭於大宗祠自廣居唯齋西坡諸祖以下忌祭祭於五寶仁讓齊壽諸祠皆歲祀也

大慈忠孝禪寺祀佛太虛觀祀三清玉皇五王廟祀里社皆春祀也四季禮儀既不可缺今於每月備載其期令子孫熟讀而世守之上以失禮於朝廷中以失禮於宗廟下以失禮於寺觀廟社總名之曰四時禮儀異時有未備未載者觸類而長之可也

春禮

正月

每年春正月元日昧爽予率子孫赴　大慈忠孝寺設主上萬歲牌於　佛殿東北向章與子孫羅拜行五拜三叩頭禮禮畢恭捧　萬歲牌置於原所尋於　佛殿上香升　佛設香案拜　天地次及大宗祠小宗祠[illegible]五寶堂仁讓堂齊壽堂拜祖五王廟拜神[illegible]堂拜五世祖父像然後夫婦交拜坐受子孫[illegible]拜早[illegible]飯於各祠堂飯畢即於近處上墳先[illegible]二[illegible]墳次井坑蟠塘二祖父墳又次巷口祖墳夏[illegible]母二墳宗族親朋不接帖止書門簿

是[illegible]人出城以初二日送縣侯帖

初[illegible]日太虛觀淨聖堂行香上油塘祖墳初三日上石角塘[illegible]母夫人墳 如雨另擇日

是月孟春以立春日祭先祖於大宗祠如立春在先年冬

十二月即於先年歲下立春日祭

初五日太祖道山府君忌辰祭於大宗祠之崇德堂

十四日先妣蕭氏夫人忌辰祭於小宗祠前堂奉先公贈尚書府君及繼妣羅劉二夫人並祭

十五日元宵節早辦羨飯祀各祠各神廟晩子孫上食

十八日先祖贈尚書雲莊府君忌辰祭於小宗祠堂上奉祖母曾夫人配饗左設世父龍洲府君世母劉氏孺人席右設先考六封府君先妣蕭氏羅氏劉氏夫人席如侍食儀

二十四日高祖[illegible]齋府君忌辰祭於仁讓堂奉祖妣劉[illegible]

人蕭孺人彭孺人配饗

二月

初九日太祖賢堂府君忌辰祭於大宗祠崇德堂以祖妣

肅陳二孺人配饗

十二日里神陳元帥生辰於五顯廟行香

十九日觀世音菩薩生辰於忠孝寺行香

二十三日高祖妣劉氏孺人忌辰祭於仁讓堂奉高祖唯

齋府君繼祖妣蕭彭二孺人並祭

三月

清明節祀太祖廣居府君祖妣蕭孺人於五實堂以五先

一行九公一行爵字一行元字一行配饗暨諸左昭右穆

祔食如清明節在二月終即於二月節日祭

初三日玄帝生辰於太虛觀行香

夏禮

四月

初八日　大佛生辰於忠孝寺行香

十四日太祖廣居府君忌辰祭於五實堂以蕭孺人配饗

初八日繼妣劉氏夫人生辰子孫上墳祭墓墓在夏孫

十一日祖妣曾氏夫人生辰子孫上墳祭墓墓在油塘

二十九日祖贈尚書雲塘府君生辰子孫上墳祭墓墓在油塘

五月

初一日薦角黍蒲酒於各祠堂○是日冢婦張氏忌日子

孫主祀

初五日施茶於楊村庵自五月五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

歲給茶一百六十斤柴銀一兩四錢○又歲施谷拾斛於

縣北郭真武閣下施茶

六月

初五日太祖妣蕭氏孺人忌辰祭於五實堂奉太祖廣居

府君並祭

初六日曾祖妣蕭氏孺人忌辰祭於齊壽堂奉西坡府君

並祭設雲塘溪隱梅源三府君席如侍食儀

初六日浴　佛於忠孝寺行香

十一日祖妣曾氏夫人忌辰祭於小宗祠堂奉祖贈尚書

雲塘府君並祭設世父我父席于傍如侍食儀

十五日薦新米羹飯於各祠堂

秋禮

七月

初一日先公贈尚書府君生辰章率子孫上井坑墳祭墓

是日施茶於井坑饗堂前起至八月十五日止

十五日為中元節祀太祖廣翁府君於五實堂與清明節

日以者焚衣祭加紙衣二百襲

二十日太祖妣陳氏孺人忌辰祭於五實堂奉賢翁府君

蕭氏孺人並祭

三十日地藏菩薩生辰於忠孝寺行香

八月

初十日繼妣羅夫人生辰子孫上墳祭墓（墓在大洛坪）

十七日　皇上萬壽章率子弟拜牌於忠孝寺如元旦儀

九月

十二日妣蕭氏夫人生日子孫上墳祭墓（墓在石角塘）

二十八日里神五顯王生辰於五顯廟行香

冬禮

十月

初一日上各祖墳掛楮錢俗名曰剪草紙

初十日長兒孔建忌日子昊主祀

十一月

初一日祭太常集賢二祖於讀書臺

初五日先繼妣羅氏夫人忌辰祭於小宗祠堂奉先公及

蕭劉二母夫人並祭

是月冬至日祭冠朝始祖於大宗祠以二世三世四世五

世六世花昭石穆及諸從祀配饗

十二月

二十四日祀竈神俗名曰小年夜

二十五日先公贈尚書府君忌辰祭于小宗祠堂以妣蕭

夫人羅夫人劉夫人配饗祭畢即往井坑上墳是日實予

章生辰不幸與父忌同日所謂終身之喪也終身不敢受

賀詳生日解

二十九日繼妣劉夫人忌辰祭于小宗祠堂請先公及蕭

羅二夫人並祭○三十日辦羹飯祭內神外神以謝一年

庥庇○除夕作樂家人上食若二十九日為除夕不作樂

以劉夫人忌也

蠙衣生傳草卷之十四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温陵王畿翼邑甫訂

建安魏濬禹卿甫校

黔中平播始末上

蠙衣生曰自萬曆庚子六月六日破海龍臨逆龍囤俘至於今十有六年矣平播一事未有紀述每一念之如溺者談水焚者談火稍捉筆輙中輟然終不可已又如賈人子負責未償旦且夜遑遑也憶曩播甫平監軍楊義叔請告歸予謂義叔年方艾又善序事且親在行間睹聞最真以討逆志託之入黔記亡何義叔卒予又念李少保霖寰年方艾更善序事捴三省事最覈當有平播志已少保以全集序見屬予閱之平播有全書而簡裘重煩不及刪潤成編亡何亦卒而予拮据黔中留滯十餘年亡須擢隙已酉歸養於今又七年矣兩桂苴経淚血成池那暇及此乙卯嘉平始釋經閒一二武弁無識倩坊閒措大作平話類水滸傳左祖逆龍又或倩文士作平播録飾張已功浮夸沒實予憤然曰元國有言兵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豈嫌以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脫死誰當復言之者乃以諸奏疏揃加詮次效古人作通鑑紀事本末名曰黔中平播始末

雖其中言黔事頗詳顧在黔言黔不得不爾若求其全則異日 國史有實録李少保有全書江中丞楊𥝧卿有平播集予亦有黔記黔草 聖旨日記等書讀者合而觀之可也

播州在秦為夜郎且蘭二縣地漢屬牂柯郡晉隋因之唐貞觀初分牂柯郡北界置郎州領恭水高山貢山柯盈邪施釋燕大縣州及縣尋省未幾復置後改郎州為播州治遵義縣天寶中改播川郡乾元初復為播州乾符初南詔陷播州州沒於夷太原楊端者仕會稽徙京兆應募領兵復之蠻人懷服楊氏之有播州始此傳子牧南牧南子三公三公子實實子昭無子以宋益州刺史楊延昭之子克廣使廣西與昭通譜以其子貴遷後之自是有播州者皆貴遷之後也貴遷子光震光震子始名文廣後至粲而大襲安撫使粲子价价子文俱為宋安撫元改為播州沿邊安撫司文子邦憲邦憲子漢英漢英子嘉貞俱世其職嘉貞從子鏗 明洪武四年納土改為播州宣慰司宣慰使鏗孫輝襲宣慰負險驕恣嬖庶惡長楊氏之禍始於輝又數傳為楊烈楊相相之子為應龍豎目戟鬚專恣一方萬曆間蜀建昌蠻叛蜀撫臣檄應龍以兵隨捴兵李應祥征之頗立功歸而益恣殺其妻張氏張兄弟鳴於兩臺行臣

慶府逮應龍置之獄謀脫出獄入穴自是不復出[illegible]
兄弟詐於　朝下劉兩臺蜀前撫臣逮之不至加以兵於
是有白石口之役
萬曆二十三年　上勅兵部侍郎邢玠往勘大畧謂應龍
如悔罪出勘情有可原法有可伸准與其犾待以不死如
抗不服勘卽便加勦邢司馬駐重慶遣布政使李士達副
使易俲之知府王士琦遊擊吳文傑至綦江安穩驛勘應
龍罪狀罰銀四萬兩留子楊可棟在重慶爲質已而可棟
死屍留重慶應龍愈憤糾苗擾蜀黔邊地亡寧日
二十七年春三月貴州加兵應龍乃有飛練之役於是貴

州巡按御史宋興祖疏聞其畧曰本月二十五日推官劉
養中平越衛指揮郭維藩同報二十四日午時據指揮李
廷棟親兵郞起鳳等報稱本役在大營中二十三日天未
明時親見播兵數萬突營前各草一束燒營柵分攻小
營後攻破大營當時都司楊國柱經歷潘汝資父子及把
揔于思忠莫天賜王嘉臣指揮費安國百戶周維新張舉
姜履忠陳大才俱被害軍士如天邦土舍宋勳一營楊義
可司一營及猛兵紅兵十損其九臣一聞報不勝痛傷官
軍摧禍之慘貴州精銳之盡而彷徨孤弱自固之難也播
賊　天子之命官戕都司之崇職罪惡已盈恩奇難[illegible]

但黔之時勢有可扼腕拊心者地止中通一路實爲楚蜀
滇三省咽喉問其兵則曰一十八衛半故絕餉務是謂亡
兵問其餉則曰川廣協濟僅銀六萬八千有奇而解多後
時是謂亡食若不急爲貴州兵食計暫借助于鄰省臣懼
束手待斃而三省之路將成中絕貴州臣子知無所逃罪
如　國家之事何又臣經畢節衛至貴州府計九站三百
餘里皆安疆臣地方疆臣迎送長跪執禮近恭及諭以藎
守臣節以保封疆輙叩首領教似一馴雅修整少年也且
貴竹水東司廨新貴縣疆臣已無異說雖二司形迹難憑
而中國駕馭寘善臣謂疆臣謀殺安定彼自剪族類何與

中國事而必欲以中國之法繩之雖大都法所不赦亦安
定入境之未嘗謀始也而況所殺又非中國人也議者謂
必罪陳恩王加敵以正法紀索之不與是彼得抗我法紀
安在嗟嗟身勢相倚陰附不難與其苦索二人不得罪疆
臣以固楊之黨又孰若明釋二人　恩宥自我可結安之
心乎剎江鐙挑釁有由擬以充軍似足正法陳恩王加敵
奉有　成命臣何敢違但邊釁不容兩開行間先于孤黨
亦不得已救時之計也新推撫臣宜嚴促就道星夜抵黔
以濟危急有　旨兵部作速看議來說於是兵科都給事
中張輔之等曾疏惡苗酷禍内地所不忍聞乞　發下督

臣之。命以圖拯救臣聞葛伯無道成湯征之一人橫行
武王耻之葢父母君師之任寄之人王則殺一童子仇在
必復越志衡命法所必誅書傳所稱于今爲烈即晩近世
莫不然若宋祖聞漢王國政淫虐乃驚駭曰吾當救此一
方民自古英雄開創之君急于除暴安民如此矧我　皇
上乾綱專斷神武震慴東創倭壯創虜一時大勇直侔湯
武而陋宋祖于不居者柰何忍視三省邊播地方無辜赤
子盡遭楊酋之酷禍而不亟救乎夫楊酋之害極矣五司
七姓其得免于酋之戕殺者僅可十之二三酋之稔惡怙
終其見于先後諸臣訐奏而爲我　皇上所知者不過百

之四五姑無論其已往即昨二月間究有幾日初三日湖
廣巡撫支可大以播酋倡亂越境捕虜報十七日貴州撫
臣江東之以播酋誘苗爲賊黔中兵餉不支報二十四日
四川按臣趙標以播惡不悛又復搶刼內地報勾引生苗
動以萬計使奸民乘機助亂亦莫究詰方且撕于衆曰吾
捕叛官某也吾捕叛民某也執辱品官掩圍城堡焚破者
不知幾何家殺死者不知幾何命擄去者不知幾何名口
大者肢解幼者腰斬至且對夫淫妻對父淫女虎狠不足
諭其毒刀鋸不足諭其慘籲天不應控地無門楊酋非倭
非虜胡至視民爲魚肉一圍黃平等衛則黔之內地殘矣

一圍偏橋等衛則楚之外地殘矣一入江津南綦等處則
蜀之內地殘矣地方官司非不力祛彼弊思即新圖兵賦
單虛一時無柰只得暫爾推諉黔之人曰此地係蜀寇楚
之人曰彼遠省二千餘里蜀之人亦曰彼邊者零千五百
里勢分而謀不協氣奮而力不前議兵則處處無餉議餉
則處處告乏是猶揖讓以救焚溺終至焦沒焉耳臣等念
之不覺髮指謂此賊介在三省竄伏無常須蜀之撫臣帶
一部銜如兩廣督臣故事庶可揔絜事權齊同心力爲旦
暮討賊計仍令剋期赴任會同三省酌量機宜擧一切調
兵濟餉重大事情惟其節制則設防行勦戡亂救危自將

次第見效不致貽他日　君父之憂於是廷推李化龍爲
兵部右侍郎巡撫四川揔督川湖貴三省推子章爲右副
都御史巡撫貴州兼制蜀楚地方
閏四月二十三日兵科田樂題准巡按貴州御史宋興祖
題播酋掐飛練殺官兵俟容勘實或殺或虜的數并有罪
員役另報外但貴州兵寡糧少若不急爲借助隣省恐束
手待斃三省之路將成中絕乞催新撫臣上任以濟危急
兵科給事中張輔之題土酋糾苗數萬圍殺官兵披猖幾
不可制乞　勑新命督撫諸臣星馳赴任會審機宜確定
防勦以靖地方題催督撫李化龍郭子章星夜速赴交代

料理俱奉　旨該部院作速看議來說該本部覆議川貴督撫協謀共計嚴禁各將領毋得輕率僨事黔巡按御史將平越啓釁失事及應叅應恤事理嚴行勘具　奏陳恩王嘉猷事情仍候撫臣郭子章從公究結按臣既稱安疆臣馴雅執禮尤應以大義奬率報效立功　上報俞兵科給事中桂有根疏叅銅仁揔兵沈尚文逗遛觀望有旨沈尚文革任回衛以童元鎮代兵部題貴州揔兵所轄照巡撫例湖北川東叅將守備軍衛土司俱聽兼制及稱廣西雲南與貴州接境播患方殷行二省協力援搗不許互分彼此　上曰貴州方在用兵總兵官所轄准照巡

撫事例湖北川東叅將守備軍衛土司俱聽兼制有事調遣不許抗違無事照常行敓寫勅書與他廣西雲南與貴州接境去處也着協力援搗不許互分彼此

五月子章與李總督次第入境

六月逆龍破綦江縣二十一日應龍統賊八萬逼近綦江縣城明日圍城數匝遊擊房嘉寵於城上親放火礮誤入火藥桶內燒死我兵數人苗乘機蜂蟻聚上城房嘉寵張良賢皆陣亡守備胡汝寧溺死全城盡屠西南大震揔督告急　上曰綦江失守叚事甚急可憂着總督率屬勵兵相機防勦不得仍蹈前人玩縱輕率陝西延綏甘肅浙江等兵俱着揀選精銳刻期起發軍火器械給與隨營應用各鎮官宜同心協濟不得有分彼此漢土諸兵到日仍著劉綎提督伊素稱忠勇欲以功名表見係部裹馬上諭發著他會身報國

是月應天衛百戶沈希孟奏貴州土官姚莊所商民林茂春等口稱彼處產水銀鉛銅硃砂雄黃白蠟各樣雜貨每年約徵稅銀叁萬伍千兩名馬肆拾匹查內官張慶堪任上曰貴州稅課名馬有裨國用准差監丞張慶督率原奏官民前去會同撫按照例徵銀及馬匹觧進不許擾害地方大學士沈一貫揭　奏貴州乃古羅施鬼國地皆蠻夷

山多箐穴水不涵渟土無貨殖今云產有水銀銅鉛硃砂雄黃白蠟等貨每年可徵稅叁萬伍千兩名馬四十匹理所必無臣不敢信縱使有之亦出蠻夷况楊應龍正肆猖獗方議征討何爲顧惜小利妨害大事又遣一稅監臨邪則臣謂萬萬不可所宜亟收　成命以慰彼軍民之心願毋以爲沂爲難　上曰覽卿奏揭忠君愛國遠慮深謀但貴州稅課差官非專爲財貨欲訪彼中軍民利病起釁之由耳既卿這等說朕亦思念正在用兵勅諭已停候矣詳黔記止榷志

七月兵書田樂題儲用監司備用將領增置中堅慎重戰

守懸賜賞格列欵上請　上曰川貴用兵雲南兵將許揔
督徑自催調領兵叅遊而下併聽節制監軍司道准設着
精加選調務俾實用不許採取虛名及因循資次乘機借
用私人其備用將領兵士增置揔兵中軍俱依擬戰守機
宜着督撫愼加相度而行不從中制有能擒斬楊應龍者
不論漢土官民人等破格酬功徐部裏還明白議擬陞賞
等級來行風示天下益自賞格一行天下始知應龍之爲
賊而罪不可赦矣是月二十七日兵部題五司等官毛守
爵宋世臣等奏應龍抗　旨猖獗屠戮億萬生命陷邑殺
將燒燬大木欺　君藐法惡貫滿盈神人共憤本部看得

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播州雖係土司綰我符章受我正朔
乃遂肆然匹忌跋扈縱恣悖逆　天常荼毒萬姓殺奏民
屠五司戕七姓此尚爲彼之同類也逐長官殺土司發丘
隴此尚謂彼之土官也學校官儒　朝廷所建而燬逐之
驛遞官卒　朝廷所立而廢絕之供貴之糧馬數千而攄
爲巳有進　上之皇木無算而邀截燬碎跡賊所爲叛乎
不叛乎各譬民膚訴前因亦難一一行之分理而興師之
費必爲預處錢糧在四川或可暫那而貴州毫無所出乞
　皇上於户兵二部發餉酌給臣亦曾與督臣李化龍撫
臣郭子章約將士之可調則調無妄調以糜餉財之可用
則用無濫用以困國有不足者或於就近省分搜發或明
白開　請事完造冊奏繳　上曰楊應龍世受朝廷豢養
厚恩犯罪以來又屢蒙曲赦不知感激攻圖却乃稱兵犯
順荼毒生靈攻城池戕殺將士好生極惡滔天亟宜誅剿
朕心獨斷更無狐疑一切用兵事宜除巳行外未盡的陸
續奏來兵貴着户兵二部如數即便先發以後不時開請
接濟軍中用人舉事務要詳審精實一一濟用不許濫收
談士游徒及僥倖輕舉糜財無益奏民着盡數發回各督
撫衙門從宜鼓舞聽用仍須密訪詐冒及覆等情不許潛
留京師混擾如違着該衙門嚴行驅逐

秋捌月二十日該貴州興隆叅將兵書田樂題貴州撫按
官郭子章宋興祖各稱播酋楊應龍逆天悖叛聲犯貴州
情形不一咕危爲甚而沿播之界府衛司所偏橋等十二
處俱當播衝偏橋等四處隷於湖廣應募萬人興平等處
隷於貴州應募二萬又稱苦無兵餉欲催雲南欲借南京
等處復欲於興隆添設叅將裁去普安守備爲照楊酋陵
轢土司抗逆　天朝陷城屠戮骨山血海顧蜀黔之地久
狃承平戎兵不詰師旅廢弛四川兵旅業巳行之飭整湖
廣者彼中撫按雖未之陳諠在同舟而偏橋四處尤爲要
緊賊衝止募壹萬守戰無濟合無備行貴州巡撫照數召

募其用錢糧貴州近於兩部督發可給目前之用湖廣錢
糧不妨先動後題貴州撫臣議裁普安守備添參將一員
駐興隆查普安與興隆隔遠難以兼攝應於興隆添參將
員今其團練普安守備仍令照舊相應覆請　上曰貴州
湖廣各兵俱准添補湖廣准動錢糧准先動後題興隆參
將准添設
秋八月設蜀楚黔監軍以按察使謝詔參政張楝監四川
軍按察使楊寅秋參議張存意監貴州軍按察使胡桂芳
參議魏養蒙監湖廣軍俱限十一月入境
九月初二日兵書田樂題山東道御史涂宗濬條議正辭

伐罪議移撫臣酌調土兵寬假便宜四事蓋謂楊酋狙詐
多端情形迥異欲申九伐之威當圖萬全之策條爲欵議
悉合機宜相應開列前件覆議上　請　上曰楊應龍屢
肆狂兇負恩犯順今又破城殺將荼毒生靈罪其自取故
加征討然尚誅止本惡更不株連脅從亦不必絕其宗祀
收其土地況土司素守恭順朝廷自加恩撫何用疑畏但
能奮身倡義斬楊應龍首級來獻的不拘本各土司之人
即許代其世襲若合謀成功便各裂土酬賞土司自我朝
開設以來因俗而治世效職貢上下相安何必改土爲流
方是朝廷疆宇係部裡將朕此意傳布遐邇以昭至公共

激忠憤協心靖亂其他部功悉照前定賞格行一應用兵
機宜着督撫先發後聞務以老成取功不拘淹速餘俱依
擬
秋九月戶部題征播軍興　上曰楊應龍罪惡多端朝廷
念其先世恭順姑准贖死乃敢逆天背恩屢次狂逞今又
公然領兵內犯罪不容誅且彼處撫鎮文武等官何故任
其猖獗不早偵報原議招兵何故至今未備欺蔽玩縱莫
此爲甚該科便參看了來係部裡即速馬上差人着李化
龍嚴督所司慎加防禦准便宜行事不許有悞機事劉綎
世受國恩又今叙功在邇特寄重任待之不薄何爲遷延

逗遛不爲朝廷盡力便馬上嚴催他去若有別情着他早
奏將來毋致悞事司道官凡係用兵處所的吏部就近更
調有才畧諳機宜的去府縣官許該撫按于本省內揀選
調用是時徵兵半天下餉詘不繼計部題楚蜀加派民間
黔無民可派議以楚蜀銀一十一萬三千三百兩有奇雲
南原借蜀銀一十一萬六千兩有奇閩銀十萬兩給黔
上曰兵興餉急四川湖廣地畝加派准機宜行著總督于
三省通融支用仍禁有司豪右巧避貧漁等弊毋致累苦
窮民兵罷之日即行具奏蠲免
章查得前項助黔餉銀湖廣原派壹十壹萬叁千叁百

貳拾伍兩止解到五萬壹千玖百伍拾壹兩尚欠陸萬
壹千叁百柒拾肆兩未解四川二起共派貳拾貳萬兩
有奇議將雲南原借川省銀內解用止據雲南解到壹
拾萬肆千兩尚欠壹拾壹萬陸千兩有奇未解福建原
派拾萬兩已如數解完
冬十有一月初九日貴州總兵董元鎮與舊總兵沈尚文
交代遣限二箇月零十日兩臺照例參究疏畧曰董元鎮
自五月簡用改限八月終到任不爲不寛乃今受代之期
計遣劄限七十日當播賊猖狂之時正臣子急公之日乃
延遷道路違限兩月旣乏挾纊傳栰之勇殊非披髮纓冠

之義論法相應參究但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而東安染疾
情非無故合無姑貸其遲緩之罪專責以討賊之任庶幾
收之桑榆用以克清兇孽相應留用以責後效或量加罰
治以懲怠玩後總督再參始革職銜充爲事官
冬十一月十六日賊寇東坡重安遂圍興隆衛僉事梁銓
貴陽同知徐廷綬率衛兵固守衛城子章發鎮草兵及貴
陽兵來援賊兵始退東坡與衛爲黔楚滇蜀咽喉之地若
令賊據而有之北來之餉不得入西蜀滇之餉不得達黔
而貴州坐困矣故臣章上疏言賊勢重大動稱數萬連營
結寨窺我衛城塞我官路令楚黔之咽喉不通一應 奏

請兵餉文移俱不得達其志甚大其謀甚詭其勢亦甚岌
岌矣若東坡之賊不退則楚黔之路不達 陛下發京餉
六萬尚阻於辰沅雲南大監楊榮進 上之扛亦阻於貴
陽廣西福建二十萬之餉即至亦不能入楚滇二十一萬
之餉又屬烏有伏乞 勑下兵部嚴催湖廣三萬之兵及
總兵陳璘副使王應霖早入偏橋共勦東坡之賊以紓咽
喉之急嚴催滇粵一萬七千之兵早入貴陽雲南總兵沐
叡入霑益廣西總兵李如樟入泗城共圖掎角之勢以爲
黔中之援臣日夕佇望有如倒懸而臣猶有說焉地方多
難文武共憂集兵聚餉責在撫臣援戈使劒責在總兵自

有播患以來川貴總兵畏賊甚於畏法愛身重於愛 國
在沈尚文則高枕不出今則優游泉林矣在劉綎遷延不
入今則安閒善地矣彼富貴已極又何所畏忌而必於討
賊邪新到總兵伏乞 天語責成毋蹈前轍共紓冦難以
必期於蕩平若使 陛下之令不行於總兵則總兵之令
不行於偏裨偏裨之令不行於三軍而臣等將何所恃以
收西南之危局邪此非細故也故臣不避斧鉞爲 皇上
陳之也有 旨下部
是月十八日兵書田樂題總督李化龍題陳征播軍前緊
急事宜乞給發盔甲火器等項揀堪用者解發濟用軍前

文武各官但有不安職守妄生機械揑遞揭帖布散流言
者在内聽科道在外聽督撫㕘不時糸論及稱恐有病狂
喪心之輩入其籠絡為之顛倒是非熒惑耳目要請　天
語申嚴開諭爲照播逆滔天征剿宜决至於軍器已議彼
中酌量製用惟是師克在和事定於一務必同心共濟如
五味之調始克成功而酋計最狡酋謀最工其利足以誘
人其賄足以汚人督臣塈諸及此誠爲深思遠慮相應覆
請禁約申諭各督撫按轉行鎮道將領等官務在戮力
協謀若有不安職分妄生别端入賊籠絡流言傳布變亂
是非内聽科道外聽督撫按臣指名糸究　上曰逆酋罪

惡滔天更無可赦軍中機宜悉督責成總督各官宜協謀
共剿不許糸差若有妄生機械流言游説顛倒是非熒惑
耳目的在内聽部院科道在外聽總督撫按不時糸來重
處毋容姑息
是月二十四日革董元鎮職銜克爲事官李應祥起貴州
總兵兵書田樂題撫督李化龍題逆賊猖獗有日諸將觀
望成風據實糾糸以肅軍令以靖夷方糸貴州總兵童元
鎮[illegible]革任勘問但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合再嚴
催　革去職銜克爲事官戴罪管事有功贖復有
罪[illegible]　貴州總兵革任候代沈尚文推諉誤事不如

逐之蚤去以一裨將代事及查照實職降三級仍行巡按
御史勘明究罪副總兵管合江遊擊事曹希彬畏難避事
先革其職令克爲事官守合江標下遊擊梅鶡臣畏怯避
賊姑令回衛帶俸差操以後大小將領但有除之不來使
之不動及一切偃蹇恣肆畏縮逗遛情態輕則革其職任
重則收監具奏宜多發大小將官軍前不時更換爲照
朝廷居九重之上即出片紙于萬里之外無不奉行據稱
童元鎮身膺重寄恣意逗遛法應褫革提究始念諸將未
共革去職銜克爲事官管總兵事功則贖復罪則併究沈
尚文身雖投閑尚在候代屢檄不行杜門稱病身既不行

擁兵三千止發壹百坐視地方似此無忠義無良心之鄙
夫似應查降實職三級仍加重處曹希彬數月不前梅鶡
臣畏賊如虎俱犯逗遛之條應革職仍行巡按御史嚴提
究問以後凡有偃蹇逗遛罪不可宥者即以　賜劍行事
先斬後奏查原任四川總兵李應祥勇畧可尚曾有薦剡
合無以原官起貴州總兵　上曰童元鎮既貴州總兵原
官著馳赴管事不必候代如何至今未到君命嚴重軍機
緊急恣意逗遛本當拏問姑念用兵之際革去總兵職銜
克爲事官管總兵事立功贖罪沈尚文握兵未代責任在
身如何托病閉門擁兵三千只發百人赴急好生藐視憲

法令無忠義之心著錦衣衛侵差的當官校星夜扭鎖來
京究問曹希彬楊鳴臣俱革職行督按官嚴提問報李應
祥徐以原官起貴州總兵聽用國家養士甚厚酬功不薄
望濟不時之用各官平居驕縱恣肆遇警畏縮遷延巧擇
便利專圖推諉負恩玩法於心何忍宜法尤宜嚴肅以後
有故違不遵的卽以賜劍從事毋得姑息容縱
十二月十八日戶書陳蕖題貴州撫按郭子章宋興祖會
題楚滇助餉勢難如期懇乞　聖明下部別處以濟軍典
看得貴州撫按題議誠恐閩粵銀兩亦如滇楚以空文回
覆兵餉無恃故欲別爲處發夫貴州彈丸地耳議餉于楚

蜀則時有不足尚可那移議餉于貴陽則當常令有餘乃
可接濟所懇請若欲將各省銀兩并加派地畝及留漕擢
等項要先儘黔中然後分發楚蜀及查滇蜀已解助黔銀
玖萬二千有奇而閩粵二十萬金昨係見貯庫銀兩非比
滇楚可以別詞推塞者近兵部議廣西借動二十萬解貴
州軍前支用伏望　天語丁寧各該督撫將應解助黔餉
銀兩如數如期起解不許支吾推諉有誤軍機　上曰貴
州貧瘠殊甚軍興尤宜加給所議各處協濟銀兩兵部便
馬上星火差人守催如數如期解發若有支吾推諉的該
部科參來重處　同日兵書田樂亦爲前事題撫臣郭子

章始書於臣歷道其兵集而餉不繼恐有他變臣惟兵與
職守調發餉事似不宜與第兵與餉從來相須必集餉以
待兵未有兵集而待哺者近該都察院覆戶兵二部處餉
事宜該臣部欲催解鳳陽馬價十萬兩廣西桂林梧州
府各借十萬兩覆奉　聖旨既會議停當這兵部錢糧准
借發川貴用夫鳳陽廣西之銀止憑文移往來恐遷延不
發貴州燃眉之急其何能濟伏乞　天語丁寧鳳陽及兩
廣督撫務以撥事爲自己之事川貴之急爲自己之急容
臣部馬上催發以鳳陽十萬發四川以廣西二十萬發貴
州庶可以濟倒懸之苦　上曰川貴待餉甚急依部覆便

馬上差人星夜嚴催鳳陽廣西如數解彼濟用不許執留
遷延誤事取罪還立限與他
是月二十四日戶書陳蕖題福建撫按金學曾張應揚題
爲貴州借餉數多採木又助全運懇乞　聖明下部裁議
看得福建撫按題稱貴州因播酋肆逆議派閩省協濟餉
銀十萬兩但本省瀕海鄰倭屢遭荒歉卽有庫貯減汰銀
兩先經題　准留備本省緊急軍需要將工部原題協濟
貴州採木銀五萬兩抵湊今派協濟兵餉之數開銷爲照
貴州僻在一隅[illegible]賦有限今撫臣郭子章先任閩省籌度
周詳今按臣張應揚議將工部採木銀五萬兩抵數湊發

但採木與兵餉協助雖同爲用則異今見在題請催解難
以酌減仍應照數起解接濟軍需　上曰貴州用兵急需
著該省遵旨如數速解限二月內到彼不許遲延短少
二十八年春正月初五日逆賊寇龍泉土司守備楊惟中
遁土官安民志死之臣子章疏以聞其畧曰龍泉一土司
耳距貴陽千五百里而遙去播僅二百餘里而近於貴陽
爲遼隔之藩籬於播爲切近之門戶逼在虎穴瞬息可至
臣一入境即慮其以彼孤懸當此狂勁去年八月內具
題爲地方孤懸無援賊勢侵軼可虞等事內稱龍泉無城
郭婺川無將官又俱無勁兵議將婺川增設叅將一員龍

婺增兵二千隨該兵部覆議上　請增設叅將推補今狠
山副總兵王鳴鶴臣又查得都司楊惟中守龍泉二年曾
殺播賊項逆酋公移至大加怨恨臣知其伎倆已窮題去
之似爲賊報怨乃咨兵部量移別地另選材勇將官以補
其缺兵部亦如臣議　題稱龍泉兵少無城恐起別禍暫
將楊惟中移置量陞遊擊而以今江南副總兵坐營沈弘
猷補之臣之慮龍泉者非不蒿目苦心顧自去年六月至
十二月解餉無幾支持半年藩司司庫僅存四千五百金
即那借無從勢難多募而王鳴鶴沈弘猷俱未入境彼酋
自分　天討必加乘我大兵未集以數萬之苗賊襲無城

之土司此非賊之強實我之守備弱耳楊惟中與土官安
民志同處一司惟中擁兵二千安民志兵止數百民志挺
身與鬭惟中避匿鴟鴞失事之罪惟中即萬口無以自解
豈獨惟中臣受事半年不能討賊而一土司反爲賊所乘
臣亦安所逃罪又何敢以分屬楚信地爲辭伏乞下巡按
御史將楊惟中提問正法將臣　罷斥有　旨下部
是月初六日兵書田樂題議湖廣撫臣移鎮沅州廣西雲
南鎮臣移駐分援監軍兵道分轄信地疏畧曰播逆反側
屢肆屠戮蓋分理在司道而各道空虛統領在主帥而主
帥各觀望不至兵士厚集所需在糧餉而糧餉缺乏不繼

乃童元鎮久駐銅仁爲何尚尒棲遲陳璘據報將入於楚
計今想已履任若各將再有稽遲該省撫按務要從重叅
治撫臣支可大前已題奉　欽依移駐沅州不知及今到
否封疆之臣重在封疆封疆有誤職守謂何如悍於近賊
則貴州之撫臣郭子章日日臨賊川蜀之督臣李化龍今
且移住重慶與賊對壘復何所退避也合候　命下移文
雲南廣西鎮臣照先議地方移駐共濟夾擊湖廣撫臣先
移沅州待大兵齊集移近偏橋相機防剿童元鎮速赴貴
陽以資彈壓若有畏怯不前指名叅　重叅處仍於監軍二
道一駐貴陽一駐清平分轄信地　俱責成各該司道有

未備未補者仍咨吏部除補速催赴任　上曰逆賊日肆猖㮔各官著作速移駐部署地方協力相機進剿不許覬望逗遛誤事國法禀然有沈尚文例如違著督撫部科指名從重叅來事關吏戶二部的便覆議行

是月十一日戶書陳蕖題貴州撫按郭子章宋興祖會題播寇突出克斤與隆黃平之間阻塞官路殺虜居民懇乞聖明嚴勅援兵以救危急看得播寇突出需餉甚急誠恐閩粵銀兩路遠到遲欲就近于滇蜀借銀二十萬即以閩粵銀兩照數解補誠得緩急之宜所據閩粵銀數仍應題催速解爲照黔省糧餉全藉別省協助原非楚蜀可比但

閩粵二省道路遙遠難以應急今撫臣所議就近借取滇蜀銀各十萬兩依擬准借聽其補還閩粵二省應解銀兩速解接濟不許遲延合無今後念貴州孤懸一隅道路梗阻不便轉輸凡楚蜀供餉銀兩俱聽先儘支發楚蜀儻再不敷遵照先奉　明旨聽總督凡鄰省堪動錢糧俱准先動後題各省撫按等官不許推諉　上曰貴州孤懸著總督將兵餉銀兩先儘支發仍遵前旨于鄰省堪動錢糧內先動後題逆酋抗亂普天同讎各省直官宜請助兵餉豈得托言違旨支吾推諉著通行與他每知道

二月初三日督師進討有期乃逆龍之罪未聲也子乃作討逆酋楊應龍檄文告之四方其文曰蓋聞陰吸陽噓天道不能去殺文經武緯王業所以勝殘故虞廷奮有苗之誅殷高興鬼方之伐非觀盛世不諱言兵播賊楊應龍者繫氛遺種夜郎支酋襲千年之爵土不思締造之艱受累朝之綏縻頓忘豢養之恩弒父而滅宗支有同梟獍殺妻而室弟婦及异鳲鳩言之汚齒牙書之穢簡策試觀大倫之斁已犯首惡之誅其罪一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而宦官宮妾之奉僭擬　官闈總管統制之除大亂　國法稱巳曰朕稱子曰新王稱女曰主主謀緃劉闖合爲一人冊湧祿林結爲一黨其罪二也五司

七姓奚非　王民小有齟齬遂肆魚肉避難遠竄者追而炮烙之銜冤赴　奏者捕而支𢡟之填稚孩於萬仞之壑聚男女爲一堂之驩甚至刳孕婦而嬰呱充枯骨以犬飼疇非人類罹此荼毒其罪三也自十四年以來謀動干戈焚劫止堡綫可接脈於井蛙遽思持頑於海艦問罪之師方臨白石拒敵之寇反殺官軍由茲倖勝驕彼雄心其罪四也逆節之獄未正其罪征倭之調適墮其姦一脫幽犴竟成漏網　聖朝念先世之勛督府開自新之路示之五事藐若秋毫逋年之逋賦不輸四萬之罰鍰烏有徵調不赴驕悍愈滋其罪五也放豚蹢躅歸虎咆哮遐氏怨之入

[illegible]牛司[illegible]而咋舌也師飛練拯民湯火風雲未陣蛇豕突
[illegible][illegible]師不保其首領士卒盡膏乎甲兵流血成河積屍徧
野延燒百里之内絶無寸草之遺其罪六也綦江城郭創
自　朝[illegible]孽併攻一旦不守破獄劫庫聲勢滔天殺將
[illegible]兵汁腦塗地闤闠市民盡作莫敖之鬼縉紳巨室旋爲
羊舌之宗逆　天不道與　國爲讐其罪七也急於要撫
巧於弄兵率九股之生苗連數萬之勁卒東披橫截六衛
震驚掠商販以資糧斷佛像而爲臼千里孔道兩月不通
其罪八也逆黨趨登仕者騁其螳螂之臂蠶害思石之地
天心厭亂兇人授首鼠子挾讐而報怨龍泉被創而羅

厩土司何究恭無噍類其罪九也爨鑊之魚期在消爛蕩
苕之鳥勢且摧折春秋之法亂賊必誅不思囚縶而祈生
尚懷儌倖以免死投賄而姦人盡縛挾撫而詭使就擒罪
惡彌彰　朝野共憤其罪十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亾況罵
性已受於胎生之始狠行益恣於稔惡之餘曠古無之終
今何極卽身虀骨粉不足雪數十萬人之冤縱草薙禽[illegible]
難以償二百司堡之命神人之所共憤天地之所不原且
賊亾有期咎徵恒見祖塋碑哭知廟見以何依海圍山崩
覺地靈之盡竭可爲短氣良足長吁本院奉　天討而挈
義旗順人心而剿妖孽材官雲集猛士星馳赴趨皆蒙輸

挾輸之夫[illegible][illegible]亦拔距投石之士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以
此圖酋何[illegible]不得斯蓋丈夫食肉之秋壯士封侯之會氷
有可折時不再來宜寨正正之旗百道並進圖堂堂之陣
萬弩俱飛使董卓之魂先爲東市之燼元濟之惡難逃雪
夜之擒功名與日月齊輝爵賞將山河共永指白日以揚
鹿對　蒼天而布檄凡諸漢土咸使聞知
是月十有二日禡牙乃以牲醴昭告于　旗纛之神曰[illegible]
[illegible]生靈共戴　聖主百蠻率服萬方按堵惟是逆播楊應
龍者性自豺狼兇猶猰貐構釁稱亂屠戮邊圉侵城殺將
上干天怒爰授節鉞征茲不軌猛將如雲戰士如虎烈烈

高牙闐闐伐鼓淵吉啓行禡於征所正直爲神忠勇是扈
萬靈司戟五將擁部鏃刃鋒鍔集于亂賊鎧甲干櫓完于
軍旅早殲渠憝盡縛妖豎靈毒一麾皇風四煦以綏南黔
以篤聖祜凱旆旋旌丕昭神武已設壇於北門集文武將
吏士漢官兵而誓之其文曰漢武伐夜郎多巴蜀校尉之
力諸葛擒孟獲實濟火軍旅之資黔陽故典尚存青史勛
名猶烈我　皇朝子孺萬國[illegible]服四夷烏奴啓釁於胡[illegible]
懾天威而遠遁劉勃弄兵於寧夏望漢幟以就擒惟茲逆
酋揚應龍者素藏禍心敢犯天憲喜則人怒則獸既執之
際不思[illegible]爾戈挈爾矛饕餮之兇遂恣殺戮無分善惡侵

軼且貫城池數百里内青草不生十餘年來白骨盈埜數
其罪不容於死正其惡自絶於天　皇上嚴必勦之令授
決勝之符天地合謀鬼神協伐大師槩集問罪有期指天
日以揚麾對神明而作誓凡我文武將吏以及漢土官兵
爲　王朝之臣子則不共戴天之讐詎小醜之姦雄則嘗
奮從王之義咸敵愾雄脾有派叱咤應怒髮衝冠震若雷
霆方爲烈士捷如虎豹斯稱壯夫故或卷甲晨趨或啣師
夜起或縱金鉦而入其阻或橫玉弩以挫其鋒或折其拒
敵之雄心或截其歸國之要路必呂嘉之首是獻而劉闢
之庭盡犁京觀纍於遐方組練收於外府㡯上足紓　朝

廷之念下可洗邊圉之寃建玆大功自膺懋賞　明旨旣
爲如日神亦陰爲擁佑若督撫鎮道及副參遊守府縣衛
所大小文武等官有貌似虓熊志懷首鼠口談忠義未堅
鐵石之心念切身家尚絓帷牆之見不思投醪饗士而刹
削無厭未能超距賈勇而蹴踖自逸迎敵畝行惟倘而茅
當陣却步未誅獨柳姤忌勝則籌畫毎相矛盾涇渭淆則
是非不辨玉石或以小忿而亂大謀或挾私心而害公義
或首尾不相接應或秦越不爲助援或分地而止守疆域
或逗約而不顧孤懸土司懷狐兎之悲而旅進旅退漢人
造萋菲之謗而如鬼如蜮而且貪貨貝於破賊之初淫妻

女於埽穴之日爭功則按劍相視遜賞則鼓譟而呼有一
於此在國爲不忠在家爲不孝在將爲不武在士爲不律
無獨難逃　朝廷之斧鉞抑且大犯神明之網羅赫赫在
上其亟亟之誓畢遣官遍禱四竟諸神其詞曰伏以天討
有罪大振貔虎之威神聽無私詎忍豕蛇之毒聲靈赫濯
幽顯皈依竊惟播酋楊應龍者隼眥難馴狼心自野憑險
負固罔知三面之恩挾黨畜謀肆九頭之暴徒勤論蜀
無改吠堯弑父殺妻棄大倫於埽地刳胎斮骨稔極惡於
滔天懷忿七姓五司虔劉殆盡拒討白石飛練偵覆靡遺
加以綦江之屠兼之龍泉之陷前後戮無辜者數十萬命

終始怙不悛者幾二十年日月其慆神人胥憤九重未安
於丙枕三藩徒整乎甲兵惟　上帝顧諟之命寔隆垂下
民生成之德至厚五丁開道陰符彰殺伐之天威六甲呈
祥神武收蕩平之偉烈驅忠魂而怨　閫下盡令守虎豹
之關拔厲鬼而護軍前罔俾滯䰣䰣之野庶鋒鏑之腥盡
洗而瘡痍之肉復完　宗社蒙休官民頌德謹詞明日於
本署東園漢前將軍關侯神武祠與宣慰安疆臣等盟其
文曰竊聞諸葛公之擒孟獲也當時所使者火濟侯景之
不得志於高京也南海所倚者冼氏閨閫中豈無頗牧啓
戟外便是良平自古定大難者率由玆道非一手足一耳

目之爲烈也播酋楊應龍者席二苗之遺種焫九頭之餘
孽包藏禍心跳梁卄餘公逆異類欲悖太陽昔年殺官兵
於白石今年殺官兵於飛練至於綦江之陷益肆滔天之
惡犯天下之大戒此人情之必誅　帝赫斯怒授鉞專征
本院銜　命入黔沿錫其憤愕膽同苦看得貴州宣慰司
宣慰使安疆臣本火濟之胄而妣淑人鳳氏亦沈氏之儔
世篤忠順當奮精銳又有宗目漢把陳恩王嘉猷等爲之
左右尚念爾祖助順討逆蠢茲播酋自干　天討如能戮
力搗穴悉心爲　國剖貪楙之豕心獻突梯之鼠首本院
合奏　朝廷申明　前旨褒淩元功懋膺上賞今舉大事

須當歃血上告　皇天后土下告山川神祇如疆臣與陳
恩王嘉猷等陽爲聽命陰故敗謀以誤本院負　朝廷詒
笑天下則不忠在疆臣等有如此血如疆臣等功成之日
本院頓改初心不爲　題請則不忠在本院亦有如此血
惟神正直鑒此血誠有不如約者其亟殛之謹告
是月二十九日戶書陳蕖題稱貴州巡按御史宋興祖題
稱福建十萬尚無影響廣西十萬才到沅州弁後糧餉不
繼恐致脫巾之變乞要嚴催各一節爲照糧餉實三軍之
司命貴州物力單弱必藉鄰省協助況今刻日進兵糧餉
萬分難緩相應嚴行申飭　恭候　命下通行各該撫按將
本部題取助黔餉銀星火解發以濟危急如再藉口支吾
聽督撫諸臣指名題參以憑請旨重治　上曰協助兵餉
著火速嚴催接濟有再藉口支吾的該總督撫按指名參
來重處
三月初二日兵書田樂題稱戶科都給事中李應策題乞
聖明嚴定剿除之　論免致再耗以遺悔恨事爲照天下
之事成於斷而敗於疑軍中之法行於肅而弛於縱此不
易之道也所據貴州龍泉失事各官本部覆題奉有　嚴
旨通行去後今科臣李應策看詳章奏謂今日之事惟斷
乃成不可疑貳以僨厥事剿處之機更當籌畫不可先露

以泄智囊而尤痛恨於李應祥等之後至欲重懲夫楊惟
中之先逃弁議夫陳良玭之坐視議撫則緣往事以爲
炯鑒重法紀則舉條畫以泯成心且身任勞怨而不辭恐
墮賊狡而是慮冀三省之同舟責諸臣以除暴怨貽後時
之悔且虛內帑之儲反覆論說覽古徵今但臣部之所以
議處龍泉失事各官亦就撫按疏中之所論列而折衷之
復請　上裁毫非寬假縱如童元鎮陳良玭仍前觀望楊
惟中有罪無功李應祥等遲至而有規避則內有自簡外
有　尚方其何敢辭而臣等又何敢爲諸臣緩頰耶至楊
賊罪惡貫盈即寸斬不足以申　國法撫之一字恐難輕

言若夫機不可泄役不可墮三省互相犄角剿滅所當急
舉不用命于賊者則有累次之申諭矣夫讎暴之所當除
雪姦役欺惑之所當叅處　明旨森然尤當通行欽遵者
也　上曰是董元鎮等李應祥等俱已有旨了進剿除兇
慶經申飭大兵既集著䅇宼機宜行事務須聯屬三省互
相犄角不用命的任總督從重處分不得徇情姑息妨誤
大事
是月十一日左監軍楊寅秋帥諸將合土漢兵克烏江關
十二日克河渡關巳賊并力衝營我師敗績十三日右監
軍張存意總兵李應祥帥兵克青岡囤斬賊三百餘人十

六日左監軍楊寅秋副使洪澄源叅將朱鶴齡帥氷西鎮
雄兵自刀靶水移營至雷打鋪斬賊四百餘人進攻楊以
水斬賊三百餘人克落濛關進攻大水田破播州城右監
軍張存意叅攻郭廷良副使尤錫類叅議張文奇總兵李
應祥副總兵陳寅帥兵攻袁家渡斬賊三百餘人臣章疏
以聞其畧曰狡酋竊伏草澤長江為界頻年狂逞漸侵內
地疆界河之東偽提調謝朝俸營而穴之刈薙為難迺茲
半月擒斬絡繹旋水之捷巳足清肆牌之途高囤之勝又
足洩飛練之憤則總兵李應祥右監軍張存意副使尤錫
類之功也合掃肆牌勢既成於破竹接戰乾溪勳立睹於

折箠則總兵陳璘左右監軍胡桂芳魏養蒙副使王應霖
之功也若乃烏江河渡二關上插雲霄下瞰江湝苦竹大
紅落濛等七關削壁千絕垂藤蔓延逆賊倚為天險兇徒
馮為高墉仰攻方且難於斬關深入豈遂易於搗巢左監
軍楊寅秋副使洪澄源躬授方畧於虎穴總兵童元鎮叅
將朱鶴齡親冒矢石於鳥道九關連克諸險盡夷亦足稱
長驅先登矣所恨烏江河渡既克不守官兵損折數多臣
另有疏　題叅然二關不克賊不出巢併力衝突水西鎮
雄之兵安得乘虛突入直抵桃溪衙攻彼毋氏囤則諸將
失利之罪誠無所逃而拔關之功臣不敢泯若左監軍楊

寅秋轉敗為功尤極苦心僨畫者也宣慰使安疆臣鎮雄
府土知府隴澄督率貔貅之衆蹂踐豺虎之境克七關而
不以克關為奇斬千級而不以割級為功誠能永堅初心
毋懷二念則先登除兇之功誰能掩之而又誰能以臆見
排妬之第元兇未縛全局未收所當責成畢力殲狡酋而
後朝食以膺懋賞者也目今將士用命之秋臣不一為具
題不足以作敢愾而揚先聲伏乞　敕下兵部待播平
之後總為查明覆議施行有　旨下部
是月二十五日戶書陳蕖題山西道御史李時華題為師
期伊邇謀貴萬全敢獻芻蕘以備　採擇事看得御史李

時華題稱黔中困則要將在京錢糧酌其可動者二十萬
差官徑解黔中如謂見今帑藏空乏就近何省有可取者
一面徑自取用況三十萬不但盡用軍中并以給貴州二
十衛所久近未給操站軍糧及二路驛遞馬匹草料要將
原留楚中漕糧作速運至鎮遠以十分為率七分黔中三
分楚中急救然眉各一節為照議處糧餉本部節經題取
湖廣雲南銀幾七十萬兩仍以楚蜀地畝漕糧先儘黔中
支用惟是進兵取捷期難預定前餉若盡後餉不接邊需
甚急事關安危此御史李時華擊目撫心切切懇請也近
查得南京戶部銀庫實在銀三十萬兩內支取十萬又查

河南應解京銀兩改撥九萬兩逕解貴州以濟急用至於
漕糧荊襄等府距黔甚遠顧募費多當通融酌處偏沅近
黔尤便協濟若仍優恤二十衛所黔中原有規則今大倉
匱極新募之師餉尚兩難繼豈堪分濟衛所合將本等月
糧及時查發如就中揀選赴敵行糧例應均給及題取各
省助黔餉銀仍應嚴行申諭速解恭候　命下移咨南京
戶部動支庫貯銀十萬仍咨河南巡撫將應解京銀內動
支九萬兩各文到五日勒限逕解貴州軍前支用毋得稽
遲及題取廣西等省助黔餉銀務要如數奏解不許遲誤
其漕糧某府宜本某府宜行衛所本糧作何催給行糧俱
何量加悉聽督撫酌量調度　上曰三省進兵費多師期
又難預限況貴州尤稱貧瘠萬兵齊集其操站俱當存恤
這南京河南銀兩著作速依限依數解去以前題取各處
的務要奏解俱不許短少遲誤責有所歸漕糧聽督撫酌
量調度還通行與各省直知道
是月設偏沅巡撫偏沅者偏橋衛沅州之間皆楚地也楚
巡撫駐武昌距偏橋遙距播益遠先是楚巡撫支可大料
理兵餉至是以江鐸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偏沅至
四月初旬始入覲
閏月十四日兵書田樂題貴州宣慰使安疆臣奏為播警

方殷會剿在即謹陳憂讒畏譏之私以息羣猜以堅一志
事為照播逆發難集旅徂征凡屬土司均行調遣比照
賞格通行去後今宣慰安疆臣奮忠討賊簡師徒而防剿
仗大義以滅賊昏齒世交皆所不顧而尤惴惴於人之議
彼恐被以黨庇功議欲任用之專倚信之至堅持盟約無
叛務心由而鑒後娓娓千言此其矢志之致忠為可嘉而
其宅心之憂鬱亦甚不得已矣但　朝廷之除暴安民賞
罰俱在苟能倡義率先殺賊成功無遲疑以費財無望
以光師旅務在寡斷難輕爽至於該司既為　國家効力
今迺部係忠順臣首撫又與立誓訂盟肝膽同照用信任

亦專亦胡疑忌之足憂而詆毀之可畏哉該司更當益勵
忠貞勿生攜二剏物不自腐蠹何能入人不自疑讒何能
加旣經具奏前來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臣等遵奉施
行　上日朝廷推誠布公賞罰明信徵功必錄豈負忠順
之臣要籠臣旣奮忠討逆奉公滅私朕方嘉悅誰敢妄生
讒毁有何嫌忌著他上緊進兵報効毋得自生疑阻以功
之日一依原格行賞於部還行與該省督撫等官著宣諭
知之
是月二十八日總督李化龍報丁父憂於是兵科都給事
中侯先春題征播機會宜乘督臣關係最重懇乞　聖明

急勅從權移孝以收成功事督臣聞喪欲疏請守制夫守
制在居恒無事則可此何時也而可以常禮拘乎督臣受
皇上特達之知膺閫外之寄義在狥國忘家即其自瀝懷
慨激烈誓不與賊共天況楊酋危困之時正督臣矢謀之
日倘聽其守制而去毋論京師巴蜀相去數千里而遙彼
臣往代不能一蹴即至而易一督臣則耳目旣殊聽覩之
異即堅守成轍而精神意氣之間不相流通何如督臣始
之督臣終之爲事半而功倍也查得　先朝舊典軍旅大
事即家事尚須奪情況今身膺重寄柰何令其弛而去耶
臣知　皇上知督臣必不聽其去督臣受　皇上之知必

不忍堅于求去第恐其去志一萌方寸且亂而各路將士
或生懈怠之心則逆酋得乘間自固蕩平之功難于立就
師老財匱非　國家之利也伏望　天語叮嚀令督臣終
始播事毋懷去志致悞軍機又　勅各省撫臣急趨將士
速勤成功播平之後方聽督臣守制則效忠即所以盡孝
而行權不失爲守經　上報俞遂留督臣
六月六日官兵圍海龍囤克之逆龍自經死妻子惡黨盡
獲於是督臣李化龍題爲仰仗　天威破囤滅賊飛報捷
音事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初九日據分守川東道按察使
張悌川東監軍叅政張棟川南監軍謝詔貴州監軍按察

使楊寅秋叅議張存意督兵副使尤錫類湖廣監軍按察
使胡桂芳叅議魏養蒙等會同三省伍總兵各路副叅遊
守等官遵照臣指授方畧公同分布自五月十九日以後
各抽精兵輪日前後攻打總兵劉綎李應祥爲壹日吳廣
陳璘爲壹日各打後門馬孔英督各路兵攻打前門至六
月初五日輪該劉綎李應祥攻打後門自寅時起綎身先
士卒火炮震天至辰時攻破頭道土城賊兵抵敵不住退
至貳城又行攻打至巳時又將貳道石城攻破賊退至叁
城死拒當因兵疲住攻當夜劉李二總兵即督叁道城
下拒守是夜城上賊黨紛紛奔下關逃至初六日輪該吳

廣陳璘攻打自寅時起我兵齊上賊即潰敗奔走大兵擁
入各路兵亦即一擁齊進各苗奔出大戰斬獲無筭當時
前後大兵會齊囤上搜捕據各苗稱逆賊楊應龍見官兵
大入倉皇無計一面自縊一面放火自焚火未及然賊已
氣絶有屍見在衆驗果真當將賊子楊朝棟楊以棟賊弟
楊世龍賊妻田氏朝棟妻小田氏賊壻宋承恩馬千駟賊
軍師孫時太惡黨何漢良田一鵰楊明葉喜受等二十餘
人俱擒獲我兵到囤爭搶財物人多嚴禁不住幸未至大
有殺傷即今賊巢一空我兵盡劄囤上千年狂寇一朝蕩
平該臣會同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撫

偏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江鐸看得逆賊楊應龍恣逞淫
威卄為叛逆破城站已叁五處殺官軍至數萬人以致震
驚西南搖動海内彼恃此囤險絶以為人跡必不可至也
乃今恭遇　皇上神武威靈百蠻震慴輔臣紆籌於旃廈
之間本兵授策於荒徼之外坐使萬人同心三軍用命兩
日之内連尅三城盡破險囤因而元兇自盡逆黨就擒闔
囤惡黨盡膏鋒刃削株掘根靡有孑遺從此四封千里盡
入　皇圖天地一民盡歸　王化三省永無狗吠雞鳴之
警四海逝析憑山嘯澤之姦臣等待罪地方殊為多幸欲
候查明功次一體具　奏恐致躭延且天長萬里事決十

旬海内之屬目方殷　皇上之關心更甚合先馳報以慰
聖懐先是囤破蜀楚黔各有塘報黔路出楚甚遠蜀路由
綦猺迂惟楚路徑直先到内閣傳奉　聖諭朕覽卿揭奏
偏橋巡撫江鐸塘報逆酋楊應龍於六月初六日已就
天誅此寔仰頼　天地洪庥　祖宗佑助大小文武將士
溽暑之時成此大功朕心嘉悦不已其[illegible]撫安地
方合行事宜卿可傳示該部議擬具奏特諭卿知至是督
臣揔題至七月初三日兵部田樂等具題初五日奉　聖
旨元兇既殄凡脅從牽累的都免窮治流移的招他復業
毋許豪強乘機兼并還與優加賑恤以安新定地方兵馬

久戍勞苦酌量應撤的次第撤遣永靖諸苗積恣逋誅就
著撤回兵馬剿處不必待奏可即便宜行事畢中一應有
功人員與從公敘來其餘皆依擬該督撫悉心行旬餘總
督李化龍上露布疏疏曰恭遇平播事竣臣謹稽首頓首
上言露布者伏以　辰象麗天七緯判井參之紀方輿略
地八紘嚴夷夏之防故陰慘陽舒天綍所以閏庶彙而文
經武緯喆后所以殿萬邦道如此乎相成世賴茲而常治
垂衣而理爰開弧矢之威舞干以來不廢徂征之舉黃公
玄女策賛王門赤熛素靈符昭金匱消乎　皇風既降猶
然遠略時閒漢鉞呂嘉聲教訖於嶺表唐俘蒙儉威稜憺

予天南是雖曠近世之作爲孰非　大聖人之家法匪云
得已允有成功恭惟　皇帝陛下道契書繩祥擒載玉扆
紫微而立極雪踐四神登翠嬀以握圖星飛五老昇乎三
紀雲火静其横氛受胙　九宗風雨漂其澱滓委任心膂
妙選爪牙兵以不殺爲威德用無爲而治朔方叛黨叟城
旋就誅夷海外羣黜越國并從紲束　宸居端拱　大步
泰寧日浴月竭之鄉貢不奉琛而納款紫舌黄支之侶咸
皆銷辯而稱臣昆明道　太液之波大宛貢　天閑之驥
春秋之義無外詩書所稱何加惟此播州介於川貴貞元
以往猶遷客之是居會昌而還爲楊端之竊據本以招討

擅此方州跨重岡複嶺以疏疆介絶澗茂箐以設險册崖
紫澗常截地而潦洞翠壁蒼巒每横天而截蘖羊腸鳥道
一夫可以當關虎嘯猿啼萬騎總爲却步加以腥烟暴瘴
毒霧縱横上漏下蒸坐見飛鳶之墮前溪後窗常多有蠱
之災別是封疆自爲聲教冠紳承襲已歷四野子姓蒙安
游及千載强弱之形互見離合之勢靡常饑則依人飽則
颺去終非馴擾之儔失則其鹿德則其人薦示羈縻之術
然猶奉琛奉將職歲之貢獻無虚不叛不侵非時之征調
惟諦迫至逆賊應龍者夷運將終逢凶遂熾天奪其鑒既
安忍而無親鬼瞰其家極恣行而播虐殺人如不畢害衆
若弗勝徇孽妾之言妻其屠膾剪同官之黨人盡誅夷馘
怨五司魚肉不留乎遺桥快心七姓烹醢冤徹於三泉懸
碓碓湯鑊之刑寘火床鉄刷之獄是尚恣雎乎部曲已而
藐轢乎縣官數肆嫚書屢馳客諜謂　九重爲遠聲不憚
於吠堯以千里自封財無難於使鬼重慶城計脫犴從巳
逭靈誅白石口謀動干戈寧辭越志從此恣其玩弄因而
極彼譸張寧割一方睥睨諸省收藏亾命逋逃徧四海之
姦糾結生苗聲勢致兩川之震盛氣豈志躍馬雄心不憚
稱孤犯乃無將志不在小　皇上俯憐愚謬屢沛　鴻慈
征誅尚緩於後大撫戢屢申乎邊吏網開三面聿弘卵育

之恩禽縱九頭倍肆鴟張之志虔劉飛練鬼哭千家糜爛
綦江屍横百里捐嬰兒以填巖谷刳孕婦以决雄雌萬靈
號地稱冤四境籲天句命樵蘇何計闔閭動鼙鼓之哀羽
檄交馳城郭盛妖氛之氣一時惡少儘欲效尤幾種夷酋
半懷觀望業已驛騷乎西南半壁之天下行且震驚乎東
北一帶之人心亂形已成逆圖漸逞全蜀星河搖曳　重
瞳宵旰焦勞佇望廓清宜資卓犖而臣以章縫末品樸遬
短材偶　詔起于田間遂謬膺乎軍事控四蜀而兼綜湖
貴柄在專征奉　三錫而濫秉鉞旄義當滅賊臣感茲
恩遇願效驅馳憤同泣劒其暴葦以從戎心切枕戈計除

兇而報國但期平定敢愛髮膚顧民力凋瘵而未蘇又武
備廢弛而不振賊強臣弱難希擒縱之風一日數驚易斷
平安之火於是殫攄朽鈍奬率權奇謹會同巡撫貴州兼
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子
章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可大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臣鍔共懷許國之心咸奮勤　王之誼謂夫
事關三省必須勠力爲全以固圉安人心以死殺作士氣
內晉理而外持猶願效於謝安陰不足而陽示有餘
寇類增於虞詡乞兵之使四出環秦庭而乞賦無衣寄閫

之禮三推恆軍虛而重屢拊髀柄分黃鉞下天上之將軍
案有丹書合地中之義旅命五丁於蜀郡召三戶於楚人
集須擴權衡下瀨之豪速韓魏會擊蒼頭之衆秦稱孔武
雄孟賁夏育之朋浙號多才搜勁越平吳之士鷹揚侈譚
於齊客喜建功勳駿聲偽貫於燕臺爲[illegible]慨有嚴有翼
兵武服而旂旐央央如漢如江啓戎行而　威靈濯濯咸
來奏技莫不從軍又以古制師行糧從兵貴馬騰士飽爰
開庾廩共極舟車籌策徧於囊橐轉輸斡乎鏈金艫舳銜
尾粟盡海陵之倉組練生光山積漁陽之甲兵同時雨衆
咒蒼雷臣乃於正月十五日攝衣登壇歃血矢誓宣忠義

以作士氣思齒劍者投袂並興懸賞罰以一人心懷濟[illegible]
者超距競起衆憤塡而義益之天成霧軍聲動而岷峨之
水飛波克日長驅嚴兵待發臣又於二月十二日五申戒
衆八路徂征在四川以綦江南川合江永寧爲四路總兵
官吳廣劉綎馬孔英將之而監軍以參政張棟謝詔督餉
紀功以參政張文耀副使史旌賢參議劉一相僉事徐仲
佳在貴州以烏江沙溪平越爲三路總兵官李應祥將之
而監軍以按察使楊寅秋參議張存意督餉紀功以參政
郭廷良副使洪澄源尤錫類參議梅國樓在湖廣以偏橋
爲一路總兵官陳璘將之而監軍以按察使胡桂芳參議

魏養蒙督餉紀功以參政詹啓東副使王應霖路雲龍陳
與相集群策於一時宜　天威於九伐娖隊飭元戎之令
以律而減練士雜夷漢之師在和而克風鶴咸知助順草
木都化爲兵賊勢已危狂氛未戢力伸螳臂尚三覆而設
奇若燎鴻毛輒一鼓而制勝諸路並斬關而入一時多解
甲而降婁山岩門爲夫不守湄潭河渡一葦可杭兵遂環
於白田衆已焚其赤社曲房別館一炬堪憐班馬鋒車闔
門咸竄於是巢穴漸定羽翼半摧獸既窮而搏人鹿方急
而走險賊乃重據逆黨共保巖限百仞臨高築距堙而不
及一偏延敵攀蘿葛而難躋自謂天險可乘兼有積儲足

侍猴云得計祗自速亾爰命六師圍之三匝叠弧屢奮於
列校鼉鼓加募乎先登攻極力殫莫禦疾雷之勢計窮詐
得繇賂小月之書臣乃詷其深謀特申儆備復令按察使
張悌入營督戰重戒總兵吳廣毋與賊通衆志彌堅賊困
猶鬬連旬積雨兵洗蠻蜒之妖叠雉霾雲寔壯王師之氣
勢務剪滅事已垂成而臣適遘閔凶遙傳音耗寸心塗炭
不惶進退之虞 簡命眷留更切始終之慮望雲瞅瞅向
日炎炎事難適夫兩全身為拚乎一死勉脩軍令益整兵
威旬月迭攻晝宵不息小蔵結聚知蠻滅以非遙異鳥翔
翔情賊平其有兆卒徒兢奮雉堞平頹彼力盡於枝梧此

骨騰而距躍楚歌四起雖不逝以驚心越甲重來人長號
而入夢徒揮金而召死士竟掩袂而别妖妻豼飛走以無
門悲蛾虱之相弔天亾巳定矢劍烏江人力難施投繯荒
谷憤大兵之畢集遂暴屍以就擒剖腹不殱然臍斷首同
看繫頸銜人彩女解玉佩而成俘劍客謀臣抱兵符而就
縶電擊星馳三十萬巢穴倏爾成空摧枯拉朽指揮間根
株蕭然盡拔定軍之山頓豬牂柯之水巳冊飛虎飛龍壓
城如掃養鷄養馬故壘空留止餘草木之腥無復萌芽之
肄訊執巳成聚落首功不啻丘陵築京觀可示來茲勒銅
標誇巳事紅旗十里依依六月班師翠幰千重蕩蕩三

方底定前歌後舞鐃吹半襍於巴渝繡帽錦衣勝氣奪
乎玉壘戎羯因而奪氣流汗走[illegible]從此開顔告成飲
至上豪方臥鼓息壯士之呻吟解劒賣刀恣農夫之耕耨百
蠻稽顙萬姓謳吟重念開剏之難更竭圖維之方因地形
以為疆理招土著而慰祇黎削藏叢祠別營某社爰分土
宇指西毋而開圖載布冠裳順東風而受吏易瘴鄉為樂
國矜人起鴻鴈之歌黜夷法於漢官拭目快威儀之覩化
瑟張而物擾庶熙熙乎坐赤子於春臺太牢享而有餘栩栩
然囿夷人於蝶夢本因亂而制治實用夏以變夷何敢言
勞期不辱 命此蓋 神武有赫 厚德用威遠克鬼方

奉役不淹於三載同符 帝德成功僅踰於七旬民未大
勞師無再役還千秋之疆土重勒鼎銘戢四海之窺覦坐
銷金甲獻俘 清廟更承玄緯之心上壽 明堂旅受綠
圖之福臣無任瞻 天仰 聖望 闕稱慶之至為此具
本謹具露布以 聞 上曰覽奏露布朕心喜悅
九月初四日大學士沈一貫題播州之亂仰仗 皇上神
明威武悉行剪除惟是善後事宜尤貴詳慎總督李化龍
蒙 允回籍守制頃廷臣會推堪任者尚未奉 點此事
之不可緩者也昨本兵會臣於朝房續有一議敢用奏
聞初廷臣會推之時皆舉京營尚書王世揚衆口一詞無

方同異因不可無陪舉貴州巡撫郭子章爲陪以其在彼
有功也適李化龍書來宣慰安疆臣恃有前功妄冀厚賞
不可無以裁之臣等因而共籌　皇上若用王世揚甚善
用郭子章恐子章於此有難處焉蓋安氏與楊氏接壤世
姻聲勢依倚楊氏發難之時天下疑安氏爲助而安氏又
與貴州甚近安若助楊無論楊不可誅而貴州省亦不可
保故當時定議務收安氏之心使之爲　朝廷用而不爲
楊氏用又不欲使安氏獨成其功致令挾功邀賞氣力亦
張或觖望生心爲患叵測也故一面使郭子章於貴州竭
力鼓舞推心結納令其建功以報　朝廷而一面使李化

龍徵兵四方恭行　天討以示　朝廷用兵亦不必藉土司
之力蓋總督裁之以法而巡撫收之以恩兩相濟而後安
氏始入掌中也夫天下之理威之入於恩也易恩之入於
威也難子章之於安氏方以恩收之耳豈可遽以法裁之
乎不裁必恃恩而多求裁之則生怨而啓釁故子章之爲
總督勢不便矣惟　特遣一重望大臣往則可以據理而
折衷奉法而定制即子章亦可因而操縱以行其控禦之
術此定西南之長策也臣等愚意仰祈　皇上俯採僉謀
點用王世揚俾往總督而令郭子章照舊巡撫與總督同
心行事於計爲便蓋楊氏未滅則憂楊氏楊氏既滅而憂

安氏天下之事善始不若善終　皇上宵旰憂勤以成大
功而臣等處置一有未詳恐後慮猶在不敢不盡言伏冀
聖明省察　上曰覽卿奏具見爲國籌畫詳慎王世揚可
用但協理京營亦係重任郭子章着照舊巡撫地方卿可
傳示該部另行會推忠實才望的二員來用
十二月二十二日戶書陳渠題逆寇既平大兵已撤貴州
支存餉銀造冊　奏報臣看得貴州巡撫郭子章題稱戶
兵二部并各省直解到征播軍餉銀兩共計一百四萬八
千六百三十六兩八錢有奇自萬曆二十七年六月三十
日起至二十八年九月終止支動過五十二萬二千零四

兩六錢有奇支剩銀五十一萬六千六百二十二兩二錢
有奇貯布政司貴陽府二庫尚有賞功并善後事宜等項
經理之費必取於新餉特以未奉　明旨預難定數候異
日另冊具奏及要將用過軍餉行巡按御史覆覈爲照征
播軍餉黔省原無積蓄本部題取各處銀兩協助今幸逆
酋已平一切軍需撫臣留心稽覈絕無靡費故能剩餘前
銀但今太倉匱乏各邊索餉合無于前項銀兩支取三十
萬解京抵發九邊軍餉該省即有善後等費仍有二十餘
萬恭候　命下移咨貴州撫按衙門一面將支銷過各項
軍餉逐款覆覈明白其剩下銀一面動支三十萬作速解

京湊餘邊餉部又撫臣子章題將常德府見貯文剩漕米四千四百五十石留解黔省賑饑湖廣未運漕米五萬五千二百三十六石應該變價銀二萬一百二十六兩行湖廣司道起解部　上俱報可　命下章檄黔司將銀二十萬還部十萬還蜀漕米銀三萬一百餘兩還部楚米未運入黔折銀六百七十餘兩到黔分賑詳子章黔記疏中

蠙衣生傳草卷之十五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海陽黃文炳訂
南充楊松年校

黔中平播始末下

萬曆二十九年春正月十三日禮部題剿平逆龍例當
詔告天下　上曰可乃頒　詔曰朕嗣承歷服式奉先猷欲人遂生庶幾不擾八年以來俄煩兵甲賴　天地　廟社之靈將相臣民之力內撲外郤無損國威然彼皆文告不來自投斧鑕朕甚憫之非爲快也惟此播州故有楊氏爲夷長率受我冠裳子孫之仍藉有年朝廷之覆露良厚夫何其末胄應龍者安忿無親大逆不道當其疑寵戕嫡濫刑禍民毒痛一方凶殘七姓國人皆曰可殺朕心不忍加誅因其漢官摳以戎索曲從贖死爲德甚弘而乃下愚不移肆行無忌敢爲悖辱妄意覬窺既逋重慶之囚遂決跳梁之志收藏亡命招猲苗夷震駭兩川恫疑四海朕猶時覃在宥未即移師用賑因撫成驕因驕成亂內則僭越王章無復人臣之禮外則矜詡物力有輕中國之心捲不偷于綦江梗道塗于湖貴爲臣若此孰其堪之夫帝王之道推亡固存遏者貞西之故胡不開燾是用一勞師徒四

徼蹟餉天休人力痛霧屯雲聚蜀楚黔滇土著之兵下恭
卑異恐如林之甲步山岸門之隘平地九衢溜潭河渡之
兼崇朝一藉賊從鼠竄僞社滕焚穴積登聆登高壘向循
自謂重關百仭可敵萬夫困獸千羣堪資一戰豈知天心
既吐地險何憑死關不能詐降不可百廻廬而鳥飛絶九
攻合而塞兇嗁突士囊而鼓聲哀雖歐郡而請妻決大應
龍以極惡就經一死安驕是命刳屍傳首與天厭誅其妻
孥黨與七十餘人檻來闕下重者分裂輕者餌奴自餘在
播者下傳近獄有司報治千年守上一日丘墟伊誰實然
豈朕之意於戲遠封遐矣代有蠻罰夷君長人安與安

惟度劉綎庶予一人寔不負于赤子亦明天地雖廣日月
無私積惡遷而不疏惡稔而可誅苟有有皆暴虐茂席
亂紀朕雖欲赦如天必不其明告中外有土有身視爲前
車各戒不後永爲叛逆痛懲大起師之所處荊棘生焉邑
里蕭條哀此黔獨凡蜀楚滇黔有因用兵加派錢糧及一
切可緩積逋若詿誤輕條並令所司酌量蠲宥救乏振滯
湯滌煩苛咸與維新安生樂業布告中外俾共聞知比三
省俘逆賊楊朝棟田氏等七十二名至　闕下兵部擇日
獻俘　上御門親受而勞之　詔曰逆犯楊朝棟等着便
處決楊應龍剉屍張世爵等發遣宋承恩省放回籍還職

仍將各犯首級傳示諸夷昭布天下　上久不御朝至是
御門行獻俘禮上尉　祖宗之靈受俘而獻　大廟下示
臣子之戒盛醮以賜諸侯一時大小臣工睹兩觀之誅上
萬年之觴自寧夏後葦一再見焉子章自思軍興冊　奏
逆賊俘獻兩年焦苦病不可支乃上疏請告　上曰地方
初定郭子章着照舊供職不准辭故事撫臣請告疏上下
吏部議部覆議或留或去請　旨子章疏至　上從中批
留不下部議實異數云
三月十八日左監軍楊寅秋卒先是二十八年六月播平
寅秋少病不能飲至以思毋請告黔兩臺疏請　上予告

至是病卒臣章疏聞其畧曰當播賊方狂貴州只尺虎穴
獨攖其鋒臣以不才謬當是任文臣錯落晨星武將逡縮
首鼠臣隻手獨拍岌岌乎殆矣寅秋八月　陛辭十一月
入黔賊方犯東坡邀之興隆幾爲所困乃單騎之貴陽與
臣調募漢兵操縱土夷帥軍興戎器各有攸司寅秋既督
兵又理餉既治軍又繕械晝坐臣署手不停書夜叩臣門
舌不停議而後東坡之賊始退既首拔烏江河渡二關賊
突出犯其勢甚銳寅秋直以身當之作使龍澄安疆臣批
亢擣虛以解其紛開路攻堅以扼其喉啗壁無水則雜血
以飲積尸如山則折骸而卧而後海龍之功始　奏歸來

[illegible]容色黎黑不能即席次尋聞母病飲食頓減不能下
床[illegible]乃其病勢急即爲具　題伏蒙　皇上俯從部覆
憐[illegible]回籍調理病痊起用寅秋得　旨以十月南還既入
里門病日綿延臣屢遣人問之即從褥上輙以手書來不
曰皮林未了之局作何收結則曰播州新枚之邦未易控
制無一語訴其病無一字及其私臣猶冀其膺功甫　奏
寸祿未霑或可尚延歲時以膺　皇上異數不謂三月竟
長逝矣訃來貴州軍士哭於部伍土夷哭於邊徼僚寀官
吏哭於庭兒童走卒哭於市臣以總角共研席白首同干
戈一生一死忍得不揃膺長慟寅秋有母業已逾七望八

垂白在堂寅秋有子女然而未嫁未娶者纍纍在孺此雖
寅秋之私然今日所望以哀而存之者　皇上也古人帷
蓋不弃爲埋狗馬貓虎必迎爲食鼠豕寅秋綏交征徭乎
夜郎二役彼存日尚不敢言功而況身後獨計以爲鼠豕
之食犬馬之力　國家爲將來死事者勸自有彝典不忍
處其薄耳照得巳故監軍按察使楊寅秋世篤忠貞才兼
文武枕戈以討賊則九死爲輕介石而歸田即終日不俟
方樊老上之塞遽隕營中之星志決身殲籌　國何減於
諸葛功成勇退承家不忝於文貞況交南折塞之勳方之
銅柱而府江破竹之烈過於金城合三省之其勳以死以

勞戰功爲最貽四夷之來享于理于疆邮典宜優身者陳
御史坳於朝鮮近者張參政卒於瀘水死事既同　明例
昭然又經司道查議非濫一應贈官廕子立祠各項相應
比例上　請伏乞　勑下吏兵二部覆議明白查給施行
庶幾幽以暵勞臣之目明以鼓戰士之氣臣不勝懇乞俟
命之至御史宋興祖疏閤其畧曰監軍楊寅秋形神已
化何心冀寵臣聽覩既真難泯其勞方播賊狂逞黔遭虎
穴時文臣錯落晨星武將逡縮首鼠當州岌岌殆矣寅秋
單騎犯賊鋒東坡直走貴陽與撫臣謀募漢兵操縱土夷
既督兵又理餉既治軍又籌械旦夜手不停書口不停議

料理月餘全黔兵食始有頭緒而貴築人心賴以安東坡
之危賴以解此始事之勞之功也大兵既集分道而進寅
秋計河渡烏江逼近酋巢最爲要衝乃擇處其難提兵涉
境兩關並奪酋膽方深突出大犯身命瀕危勁氣不衰振
兵再往時即武將且奪氣銷魂而不敢前步寅秋獨提一
旅鶩驅安酋拶山奪路多所斬獲直搗白田海龍此中事
之勞之功也三省兵合險囤峭絕難攀而扼項搤背計後
路不可乃安酋開山架閣伐木穿崖得囤後地利據酋上
游而必勝之畫定寅秋鼓之而入也時三省各有分地矣
屢攻不克議撥安兵而用其地利以爽快於一舉安費開

鑿之力而我一旦欲取之以爲貧安其必勝之資而我一旦欲得之以取勝臣慮安酋未必遽出乃驅之則退寅秋諭之而出也臣聞之嘆曰非楊監軍陰陽操縱不能也寅秋繼同劉綎李應祥軍剳於安營去播囤後城門不百步衝突必首及之百無一幸乃寅秋朝攻城援枹鼓之暮攻城援枹鼓之時踐橫尸時飲水血而志氣益堅洪逮六月五日黔糧偶不繼士幾不振寅秋東括西貸自炊餉之而士氣始奮劉李二將兩破城門促酋詰朝自縛寅秋殊大與有力此其終事之勞之功也歸來飲至容色黧黑不能卽席既入里門病日綿延竟至不起有臣若此 國家不

能盡得其用而俾之殞瘴癘霧以死臣甚悼之有功若此生前不能少食其報而俾之棄捐遺孤以臣重傷之臣謂寅秋勞苦與四川監軍張棟同棟勞苦疲癘感之重重則驟發而卒於軍寅秋勞苦疲癘感之深深則緩發而卒於里其死事同其有功同議卹俱當從厚難以軒輊疏入上下部議或疑子與公師附請乞從厚已職方移驗封議曰楊其鞠躬盡瘁矢志威賊如鼓舞龍澄收白田壩之捷督率將吏成海龍囤之功其勞勣恭有足多者今督撫之叙疏可稽貴陽之口碑具在彰彰在人耳目終難泯滅茲行間將士行且擬例加恩矢生者俱榮而死者獨缺非所以爲公也生前屢效辛勤而死後卒從薄報非所以爲勸也於是輿論始明及兵部叙功 旨下寅秋贈太僕寺少卿蔭一子入監讀書

二十九年夏貴陽大饑斗米五錢道殣相望臣章會同巡按御史宋興祖題稱貴州天旱地震軍民饑荒斗米四錢無法賑恤議將湖廣自萬曆十四年起至二十八年止共逋欠協濟貴州糧銀七萬八千三百九十餘兩四川烏撒等四上府自十七年起至二十八年止共拖欠貴州本色糧米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六十餘石糧銀三萬七千九百一十餘兩解黔賑濟卽以年遠者不能全解其年近者得

其半亦足少抒目前倒懸之急續山西道御史李時華揭爲貴州大兵之後繼以大荒斗米五錢死徙甚衆俱奉旨下部該戶部議將川湖拖欠貴州銀米照撫臣所議將近年未完先徵一半內將四川應解本色糧米二千二萬六千一百餘石盡數刻期解黔先行賑給其湖廣解到拖欠銀內准動三萬兩四川解到拖欠銀內准動[illegible]兩聽貴州撫按督同被災地方司道有司酌量賑濟於二十九年九月十七日戶書陳蕖具題二十日奉 聖旨[illegible]查得湖廣長衡郴等府州縣欠協濟貴州糧銀[illegible]二百九十餘兩奉 旨准動三萬兩賑濟止據解到[illegible]十九

百零七兩五錢當行布政司會同各守巡道酌量被災地
方分賑士民造冊具 奏銷算訖其餘未解四川四土府
拖欠本色米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六十餘石至今升合未
解糧銀三萬六千九百一十餘兩奉 旨催動一萬兩賑
濟黔民至今分文未解

二十九年夏四月吏兵二部題播平新設府州縣名請
上欽定 上曰府名與做遵義平越州名與做真安黄平
縣名與做遵義桐梓綏陽仁懷湄潭龍泉甕安餘慶分屬
蜀黔云方播初平李總督謂播去成都遠去貴陽近當盡
以屬黔後議論紛紜以遵義府真安州遵義桐梓綏陽仁

懷四縣屬四川以平越府黄平州湄潭龍泉甕安餘慶四
縣屬貴州當時黄太史輝書來曰遵義平越守俱帶戈兵
戈猶未息乎其後遵義有吳洪之叛平越有路苗之訌其
言如左券焉

是月二十日兵部題貴州總兵官李應祥調四川總兵員
缺推李承勛常世爵堪任 上點承勛至十月二十六日
兵部題李承勛調浙江總兵員缺推李遇文楊登山堪任
上點遇文二李奉 旨遷延不來蓋薄黔地瘠俱黔苗
多故不來耳後承勛任浙以論去遇文亾何死然後知人
臣擇地而官者人從其擇天未必從其擇也

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禮部署部事左侍郎李廷機題
爲 天威遠震逆寇蕩平遵 旨覈敘八路從征文武官
員功罪以明賞罰以資安攘事准兵部咨巡按四川御史
李時華題稱查勘過四川各路官兵蕩平播逆斬獲首級
八千九百五十二顆俘獲賊屬男婦二千四十四名口招
降男婦二萬三千五百九十三名口全活被虜男婦七百
四十二名口奪獲馬牛七百一十四匹隻器械二千一百
八十一件敘錄蜀中文武有功各官巡按湖廣御史王立
賢題稱查勘過湖廣各路官兵蕩平播逆斬獲首級五千
七百六十二顆俘獲賊屬男婦一千八百八十二名口招

降男婦一萬八百八十八名口奪獲馬牛一百七十匹隻
器械四百八十九件敘錄楚中有功文武各官巡按貴州
御史宋興祖題稱查勘過貴州各路官兵蕩平播逆斬獲
首級四千八百六十八顆生擒首從逆賊一百五十八名
俘獲賊屬男婦一千一百一十二名口招降播民二萬九
千八百五十一名口奪獲賊仗一千四百五十七件收獲
昌田驛印一顆長官司 勑命一道敘錄黔中有功文武
各官巡按湖廣御史應朝卿題稱查勘過湖廣官兵剿平
皮林惡苗擒斬首級三千四百五十八名顆俘獲賊屬男
婦一千一十九名口奪獲賊仗七百二件衣服等物四十

二箱件牛馬七十二匹隻敘錄楚黔有功文武各官巡按
貴州御史畢三才題稱查勘過貴州官兵剿平皮林惡苗
斬獲首級四百十二顆生擒六名俘獲賊屬男婦二十六
名口奪獲賊仗二百九十四件招降九股等處苗寨二百
四十三寨苗民四千八百七十戶共男婦一萬六千七百
六十名口敘錄黔中有功文武各官巡按廣西御史俱祺
題稱查勘過廣西官兵剿平皮林惡苗斬獲首級二千三
十六顆俘獲賊屬男婦三百二十八名口奪獲馬牛七十
三隻匹賊仗一千一百二十二件招降男婦三千一百六
十三名口撫安男婦一千四百一十三丁口猺獞四千二

百七十二家敘錄粵西有功文武各官緣由奉　聖旨兵
部知道查得本部報捷見行事例凡擒斬虜賊七十名顆
以上爲小捷九十五名顆以上爲中捷一百一十名顆以
上爲大捷別種賊寇遞加女直三倍番賊苗蠻六倍俱照
大明會典奏捷事理咨行禮部擇日鴻臚寺於早朝將差
來人員引至　御前宣讀捷音今照前項二處捷功在蕩
平播逆擒斬俘獲共二萬四千七百八十八名顆招降全
活男婦共六萬五千四十二名口在剿平惡苗擒斬俘獲
共七千二百八十五名顆招降撫安男婦共二萬一千三
百三十六名口猺獞四千二百七十二家并各得獲賊仗

牛馬以數千百計委爲異常大捷又經各該撫臣查勘明
實相應照例題　請宣捷祭告郊　廟施行爲照各鎮獲
功必行祭告宣捷此定例也所據播逆楊應龍席祖父之
積跡資梟獍之極惡始猶荼毒其人民繼則侵軼我疆界
綦江之戮將罪狀業已通天烏江之抗衛肝腦遂致塗地
在逆酋肆無忌憚謂[illegible][illegible]莫敢誰何向使不早撲滅恣其
蔓滋則三川震黔楚危西南半壁幾非　國家有矣幸而
羣力畢效八路徂征出師纔百十四日而闔兩郡二千里
封疆奏二百餘年所未得志於西南夷之底爭功亦奇矣
至如皮林之諸苗亦逆播之余黨矣奏凱而還分兵夾

擊渠魁旋即授首殲僅假游魂三方鼎立咸藉廓清一
截幾何兩封京觀是皆上仗　玄靈佑承　祖烈暨我
皇上聖武遠昭　天威震疊之所致也昭垂簡冊猗歟盛
哉委應虔告郊　廟宣示中外以彰殊勛除獲功人員照
例另行升賞外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禮部行欽天監擇
日祭告郊　廟鴻臚寺將差來人員引至　御前宣讀捷
音以仰荅天地　祖宗之靈丕揚　朝廷武功之盛等因
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合咨前去查照施行等因咨部送
司隨行准欽天監手本選擇本月二十六日卯時祭告郊
廟巳時宣捷到部臣等爲照楊酋之肆兇已極皮林之

冝固亦深所幸　廟筭徂征三藩用命旣併力夾擊而殲
逆播于重關險固之中伏賈勇還師而剿蠢苗于崇岡疊
嶂之表擒斬俘獲四萬有奇招降撫安難以悉數我　皇
上東征西討所向奏功然未有一舉而恢二千里之封疆
洗數百年之巢穴如斯役之爲烈者是皆天心助順　九
廟炳靈祭告宣捷于禮攸宜旣經兵部具題該監擇吉前
來合候　皇上欽命大臣三員於本月二十六日卯時祭
告　太廟及南北兩　郊仍乞　皇上秉三陽道長之候
當臣工歸　覲之際于是巳時　親御文華殿宣讀捷音
鴻臚寺攷詞稱　賀内外百官各具吉服行五拜三叩頭

禮本部仍行移翰林院撰吉文太常寺辦祭品至期欽遵
施行奉　聖旨是祭告南郊遣公張惟賢北郊遣公朱應
槐太廟駙馬萬煒行禮
是月二十六日署兵部事刑書蕭大亨等題爲　天威遠
震逆寇蕩平遵　旨敍八路從征文武官員功罪以明
賞罰以資安攘事爲照播州綿亘三省逆酋楊應龍雄據
一方彼其憑藉二十九世之資保界二千餘里之地外挾
蘭水且蘭以爲羽翼内據婁山崖門以爲險隘中營海龍
囤以爲窟穴將自謂萬年不拔之基人誰得而睥睨之者
以故恣逞猖獗蔑爲叛逆浸恣于七姓五司虔劉殆盡靡

詩於白石飛練傾覆靡遺罪惡通天肝腦塗地盡至於
沭之屠龍泉之陷偏橋之圍而西南半壁幾莽爲賊墟矣
幸而天助其順人效其謀重臣奉　特旨以專征將士分
八路而竝進一戰而克楠木山羊諸洞再戰而克桑木板
角諸關三戰而連克龍爪鐵柱諸城直壓海龍囤下前後
夾攻重圍三匝坐使元兇計盡無之並投繯以自縊羣黨
伎倆俱盡咸駢首而就擒師雖勞於六月克無待於三年
振古以來未有奏詞討逆勘亂成平若斯之爲烈也彼朔
方之師靡費弌廓麓川之役旋即抗衡以今方茲蔑如巳
憶播發難以來人百其說有謂宜撫不宜剿者有謂宜先

撫後剿者有謂宜示以必剿而後撫者紛紛藉藉幾無所
折衷向使剿不早決督臣不早發尚方之劒不畢賜則禍
流于蔓滋事孛於築室功必不成又使餉不足　詔令不
嚴失事之罰不重先發後聞之權不假則勢窮於捉衿柄
苦於旁落功亦不得速成故臣等謂茲役也乃　聖明之
獨斷　廟堂之主持也敢曰師武臣力哉惟是觸瘴癘披
荆棘援枹鼓冒鋒鏑出師纔百十日有奇兵纔二十餘萬
費纔二百餘萬而淨掃蠻煙重開炎徼永臻臥鼓寨弓之
盛逆折憑山嘯澤之姦微文武將吏之勠力不及此設以
[illegible]而競沒其功或以用衆而欲薄其賞則名實混淆厥

最失當其何酬既往而勸將來臣等仰承　皇上愼重爵
賞之意固不敢輒溢予以市私恩然念將士成功邊徼之
難又不得不從優以示鼓舞茲據三省按臣之勘報參以
督撫前後之題咨其功之應敘應䘏應陞應賞固已昭乎
在人之耳目臣等無庸別出意見第於重敘者稍爲删之
于遺佚者稍爲存之於事例參差者稍爲釐正之期於無
負　國家賞功之典以爲封疆勞臣之勸敢不矢諸天日
從公評議如　內閣大學士沈一貫贊廟謨以張敵愾先
聲望重華夷嚴　勑旨以定人心一舉功成准蔡沈鯉朱
賡雅意和衷同心善政籌畫則房謀杜斷論思若蕭規曹

隨緊惟軍國之平章且議　帝心之簡在原任户部尚書
陳蕖今趙世卿原任左侍郎張養蒙彼此分猷萬里絶呼
于庚癸原任兵科都給事中侯先春前任桂有根今田大
益後先抗議　九重悉籍其謀謨見任四川巡按李時華
勘報獨矢公平品隲衆孚衡鑑見任川貴總督王象乾經
理力圖久遠綢繆蹟底金湯加恩討有特酬遵例不敢借
敘茲以督撫調度者言則有前任川貴總督李化龍報
國一腔忠義臨戎壘出韜鈐總轄三陲號令宛同指縱提
衡八路緩急悉當機宜蓋艱難險阻之備嘗即死生利害
有勿顧功垂彝鼎威震遐荒見任貴州巡撫郭子章綏九股以
靖夜郎勝等捷于射隼定八番以芟檠瓠迎機授若承蜩
慮遠謀深功高事苦原任湖廣巡撫支可大蒐乘儲胥借
置靡遺餘力批窾道郤焦芬備極苦心事濟同舟功歸創
始原任偏沅巡撫今故江鐸叱馭搗巢仔肩尋投於指顧
旋師封規蠻苗共讋其聲靈忠貞夙擅承家勞瘁雅誇定
國巳上四臣矢心協力共成掀揭之功欲至策勳應隆帶
礪之典但封爵難輕議而論敘未可薄酬在李化龍始
而星馳討賊夙夜不遑既而輟哭誓師寸心幾嘔凡遣將
調兵飛芻儲餉稽功覈罪三省之事無一而非其事則三
省文武將吏之功無一而非其功維茲元勳允宜首敘而

郭子章之料理兩征艱危萬狀支可大之倉卒舉事心力
俱殫江鐸平播雖届垂成征苗更多耆定均應異數以表
膚功以按臣言則有趙標等四員畢忠殫慮持綱獨表風
裁決策定功懋賞允乎輿論雖崔景榮屢揭具辭勘臣特
爲議及但趙標在事勢縱橫之始而預策便宜克裨緩急
崔景榮當兵戈前擾之時而獎率將士移駐巴渝宋興祖
一心幹　國閱二載之星霜王立賢之三肆陳師騰兩番
之露布其艱難差與督撫共之詎得盡拘前例況崔景榮
等三員奉　旨監軍不止于巡察當機決勝勞更倍于激
揚且西征事例俱存自難以勞謙見遜仍應優擢以勸勞

臣以統領大將言則有原任四川總兵劉綎等五員或入關有後先或轉戰有緩急或攻取有難易或獲賊有首從要皆奮勇破敵爲 國除兇克建犁庭掃穴之勳共效展土開疆之績在劉綎九盤首挫前鋒綜圍盡夷多壘雖衆華業經永錮而論功自足冠軍吳廣勇敢先登功高獻馘身殞可稱殉國吳襄詎足酬勳馬孔英入關直擣官壩攻圍獨壁前門克敵知名投閑可惜陳璘偏橋僅屬一隅皮林旋奏全捷兩功並茂宿望高懸李應祥力保孤危相機剿撫三路戍勛足紀遐方盡瘁堪憐均應厚敘以勵戰功以監軍司道言則有張棟等七員申令紆籌誓竭勛勤之

力履危蹈險身當矢石之衝在張棟楊寅秋奮志滅賊生前既建奇功彰往勸來死後須隆特典且經督撫循例請卹相應褒錄以慰忠魂謝詔張存意胡桂芳魏養蒙久勞營中躬跋閫下論績均應殊常論才尤堪大受張悌督臣重其籌畫擔當按臣稱其英風大畧前次奏許已明善後勤勞更著但巳爾任巡撫又經本官力辭免敘似應酌量以平公論 旨久未下至本年閏九月二十八日文書房傳奉 聖諭傳與內閣說平播功本乃是平定一國開疆展土奇勳懋績如何題敘陞賞內無一當封侯伯世爵使朝廷威鎮華夷激勸大典不盡宜揚何以顯忠勞之臣血戰之績傳行天下後世被時欲卽出恐奸佞之臣借言鼓舞之輩誣害良善故以遲緩且先生每可體朕意詳擬改票來看至冬十月十三日隨該大學士沈一貫沈鯉朱賡謹題昨日文書房傳 聖諭俯見 皇上加獎軍功激勸後來至意正臣等所欲贊襄而不可得者敢不祇承隨於本日出閣待到部房內約同兵部官虛心商議俱說平播一切開疆展土奇勳懋績誠如 聖諭委應從厚陞賞惟是偏查舊例如宣德九年平松潘功總兵官方政止加陞左都督成化三年平都掌蠻功提督程信止加大理卿萬曆二年平九絲蠻功巡撫曾省吾止加陞侍郎總兵劉

顯止加陞都督同知此皆四川最著軍功並未有封侯伯世爵者若近年總兵官李成梁封寧遠伯則遼東虜功與苗蠻功不同又係積功累級歷十數年而後得非以一次大功便與封爵且成梁係一身獨將非有二三同事也今播功雖大而在事各官有一總督三巡撫五總兵俱同功一體之人衆擎易舉之事槩行封拜人將謂之濫擇一特加人又謂之偏以故衆議謂封爵未甚合例衆功又難盡封不若于原擬陞賞上各加優厚使與者受者于心各皆安臣等仰體 聖意擬議再三竊謂文臣中調度忠勞總督爲首武臣中行閒血戰總兵爲首將督臣李化龍原擬

加太子太保今改擬加少保原擬世廕指揮僉事今改擬
指揮使總兵劉綎原擬復官陳璘原擬加右都督今俱改
擬陞左都督仍將原廕副千戶俱改擬指揮使馬孔英降
處起身與麻貴應祥武生起身原擬襲陞職級今改擬世
廕正千戶郭子章江鐸俱原擬量行遞加夫文官至少保
已列公孤之尊武職至左右都督可稱侯伯之亞而廕至
指揮使世襲與　國同休抑又鄰于勳爵之崇似此　恩
典極爲優異近年盛夏朝鮮松山諸功皆未有此足以播
之青史誇之外夷傳之天下後世爲不朽之大業　昭代
之盛事矣臣等謹遵　旨一一改擬并發下前票一併進

覽如　聖意必欲議加封爵則事體重大條例未備臣
等既難定擬須下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官廷議但恐衆人
意見不同人心忠奸難測或因此吹毛求疵或因此爭長
競短使　朝廷一場好事諸臣一番大功反增一段話柄
有傷全美語云築舍道傍三年不成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以臣等愚見言之如前改擬庶幾公　典輿情兩得其當
況文武諸臣之待敘者已五六年猶大旱之望雲霓但求
速得不論多少升賞若速則感荷眼前之光寵即稍從減
省人必不以爲薄萬一再遲則滋多日久之歎中即較前
特厚未必便以爲恩此固公論所全然而實激勸一大關

係也恭候　聖明裁定　上曰覽卿等奏揭改票議加封
爵係例未備今播功雖大而督撫總兵衆多世爵難以盡
封文武李化龍等俱擬加陞職廕具見恭敬忠愼仰體朝
廷優恤開疆展土忠勞血戰之意朕已知悉依擬卽行卿
等爲朕輔弼股肱朝夕替襄造謨諮度勳勞懋著賞有恩
賚勤酬擬諭未行不顯天朝武功毋得遜讓特諭卿等知悉
之是時序功疏五六年未下大小臣工猜疑有謂遺者八
百年家貲未進獻者有謂序功中存一二進言疊者　上
歎其未應序者有謂左右近習或有尼之者不知　上意
尚無其序之薦也至是　聖諭出始悉　上意郎諸臣未

膺封爵　聖恩顧已厚矣至本年十月初七日奉　聖旨
朕厭將士之勞討平播逆以申靈誅開疆展土奇勳懋績
允宜敘賞李化龍陞兵部尚書加少保給與應得誥命廕
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賞銀一百兩大紅蟒衣一襲郭
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照舊總撫給與應得誥
命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賞銀八十兩大紅紵絲
三表裏支可大准復原官起用廕一子入監讀書賞
銀五十兩大紅紵絲二表裏江鐸贈兵部右侍郎給與祭
葬仍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崔景榮宋興祖著吏
部查照資俸優陞京堂給與本等誥命與王立賢逝標各

賞銀二十兩王立賢趙標仍陞職一級劉綎陳璘俱陞左
都督各廕一子本衛指揮使世襲仍與馬孔英各賞銀六
十兩紵絲二表裏馬孔英仍陞實授都督同知加陞實職
二級世襲仍與劉綎遇缺推用吳廣李應祥伊男俱准世
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仍贈左都督張棟楊寅秋各贈太
僕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謝詔等四員各陞二級仍各賞
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仍與沈季文易登瀛各候巡撫員
缺推用張悌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仍候閱
視弁敘張文耀等十三員各賞銀二十兩馬朝陽等二十
四員徐成等四十二員各賞銀十五兩蔡宗憲等四員黃

宇等十一員王應宣等五員各賞銀十二兩傅光宅等十
五員劉懋鄉等三十九員張叔璽等十員徐堯莘等四十
二員各賞銀十兩內張文耀等四員與傅良諫各陞一級
王嘉謨與李廷謙等十員各陞俸一級史旌賢劉一相郭
廷良梅國樓陳與相張文奇等六員與蔡宗憲史朝貞馬
性和各遇缺推用高折枝趙世德即陞部屬用自杜能兆
以下共七百十二員各賞銀八兩陳良玭等張秉忠等各
六兩安疆臣隴澄伊母鳳氏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
鳳氏仍加賞銀十兩彭元錦等五員各賞銀十五兩吳一
梔等岑紹勳等張嵩等張世臣等各賞銀八兩彭養正等

覃宗伊等各賞銀伍兩安疆臣隴澄仍候越界勘定另加
優異內紀錄陞級陞俸及襲陞酌處起用優恤獎賞開伍
復職等項俱依擬此功固成於將士實賴在廷先令謀謨
協忠駢誠處置中窾其舉長策遠計敘賞尤宜首及田樂
擔當力任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賞銀八十兩大
紅紵絲蟒衣一襲侯吉召用陳蕖趙世卿理餉有方各賞
銀四十兩大紅紵絲三表裏張養蒙協理匪懈賞銀三十
兩紵絲二表裏王象乾綏輯新土賞銀五十兩大紅飛魚
服一襲著上緊勘完地界回部管事蕭大亨攝樞久效敃
兵部尚書准復原廕仍加一級世襲賞銀八十兩大紅蟒

衣一襲其先（原任都給事中侯先春 前任左給事中桂有根）今（都給事中田大益）兵科前
任司官（楊應聘 張王敬 翁時鎭 嚴貞度 桑學夔 王惟儉）及勘功御史（四川巡按李時華 貴州巡廣前 汝記）各賞銀十五兩（吳士）敬等開寫職名來看該司官
申用懋回寺供職遇巡撫員缺推用賞銀十五兩餘（員外 趙拱 極張養蒙王應吉董肇 徽土事未化手炭光祚 徐可求葉世英李木綿 兵鐘英王舜鼎劉九光）各十兩
蹟衣生曰播州事起議者言播之難不難於蜀楚而難於
黔黔之難不難於兵食而難於播之與國親戚及九股悍
苗比予入黔赤赤似寠人子周旋無策甚且仰屋長嘆或
坐燈燭宵腥或候星月雞鳴軍書旁午晷刻所不暇李霖
寰書來謂黔以簞瓢陋巷之家而欲爲斬將搴旗之事不

亦難乎益危之矣比　主上有貴州貧瘠殊甚軍興尤宜
加給之諭已復有貴州孤懸餉銀先儘支發隣省堪動錢
糧許先動後題之旨章捧而泣曰　主上憐黔子章生矣
章始得一意解水西之援携洪邊之脅斷九股入播之臂
而後我得從容帷幄師行枕席之上絛無所顧忌而行有
所主持用是披亢搗虛卒制死酋之命藉令當日規行拯
溺喁食療饑剔權術以處蠻夷而徒哆哆今日備黔明日
取播不幾於與狐議製裘與羊議製饈耶伐人八百年之
世交絕人百年之世婚誰其一旦革心于我致銷其狙詐
之習反為我作使耶議者漫以當日何不就移勝兵一加

水西嗚呼是誠何心何說哉此何異往年逐日本後有倡
為取朝鮮之議者之故智也而令堂堂　天朝失四夷心
異時遠方誰其信我是令越裳氏貢白雉而慎肅氏貢矢
也非以全取勝也昔趙充國擊先零釋罕羌而罕羌終為
漢用李愬降李祐拜釋量重質而元濟竟爾成禽范文正
犒賞環慶諸酋長六百人而後諸羌不為元昊鄉導古人
征伐未有不先用間以疎敵黨者　播州之役予以漢唐之
釋罕羌赦李祐者釋水西罕羌水西皆夷族也以唐人之
釋重質者釋洪邊重質洪邊皆賊壻也以宋人之賞環慶
諸酋者籠落九股環慶九股皆賊導也語云前事不[illegible]

事之師趙李范三君子吾師乎吾師乎而又何疑於予之
用安乎安安正所以孤楊也　廟堂議之　皇上主之非
愚敢私也

　奏辭播功加　恩疏

奏為加　恩殊常循省非據謹瀝誠控辭以安愚分事本
年拾壹月貳十五日臣接[illegible]邸報該兵部題覆為　天威
遠震逆寇蕩平遵　旨覈叙八路從征文武官員功罪以
明賞罰以資安攘事奉　聖旨朕賴將士之力討平播逆
以申靈誅開疆展土奇勳懋著叙賞允宜郭子章陞都察
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給與應得誥命廕

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賞銀捌拾兩大紅紵絲二表
裏欽此除金幣出自　尚方義不敢辭恭候　齎捧至日
望　闕叩頭外竊惟　國家[illegible]功疑惟重而亦不得虛
授以啟濫觴之漸人臣之[illegible]處非所據故亦不敢虛受以
增負乘之憂若力未效於涓滴而　恩隆丘山濫已彰於
將記而罰深江海則　朝廷不償之賞臣叨非分之榮
上有無功之施下多不勸之嫌如臣子章是已往者播酋
逆節屢[illegible]黔中臣以無米之炊以[illegible]從于當虎口
[illegible]不知死所仰藉　皇上之威靈主持於上閣部
省臣之訣謀指授於下兼以蜀楚二省之夾功將帥[illegible]

之朋力拮据於野故臣得畢其愚用殄妖氛以報　皇上
然當兵力未集之時强寇横突之日士馬物故地方蹂躪
計其後獲不足以償前失自今念之臣之恥也亦臣之罪
也即三褫臣不足以悉臣罪而昭　國憲　陛下擴天地
之度流大漢之愷悌念犬馬之勞緩司敗之斧鉞令愚臣
獮猶戕不肖之容以齒於冠裳之列亦已倖矣茲者拔於
萬死之中置在九天之上猥承　休命濫叨　恩綸秩進
西臺銜兼貳卿名漸次於祈父廕入　侍衛官予世襲
恩遠延於兒孫且推祖父之自出俱霑　綸綍之殊榮是
臣緣罪以得功應罰而受賞用是一夕九飛終朝三省鵜

翼爲刺貂駢可懼乃敢披瀝肝膽冒死控辭伏乞　聖慈
俯鑒血誠收回　成命容臣仍以舊銜供職磨鉛策蹇以
圖補報運甓投樗少效恭勤則　聖朝賞功之典不濫而
臣愚履盈之懼可釋矣臣不勝惶恐待　命之至

恭謝　天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准
兵部咨該本部題爲　天威遠震逆寇蕩平遵　旨覈敘
八路從征文武官員功罪以明賞罰以貴安攘事奉　聖
旨朕賴將士之力討平播逆以申靈誅用昭展上奇勳懋
績允宜敘賞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照舊巡
撫給與應得誥命廕壹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賞銀捌
拾兩大紅紵絲叁表裏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以　天恩
殊常循省非據具　奏控辭至三十三年三月初三日准
吏部咨該臣奏爲加　恩殊常循省非據謹瀝誠控辭以
安愚分事奉　聖旨敘功加恩已有成命不准辭該部知
道欽此欽遵又移咨到臣臣祇奉　温綸謹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子章行能劣薄品格低凡一生
梯航於粵閩中年迴翔於藩臬頃承人乏出撫龍番之區
偶際時艱會討夜郎之逆而臣患貧患寡多懼多凶六月
興師竟藉　廟略　九重宣捷何與臣勞乃荷　宸綸特

蒙　帝眷　恩生不次事出非常秩晉中丞謬竊紀綱之
任銜兼右侍俾貳爪牙之司文綺錫自　尚方精鏐頒於
内帑因枝葉以及根苑　滺章上侈於親親絲文臣而廕
武衛金吾遠逮於世世祖禰拜　命襁褓分　榮循省實
爲逾涯控辭匪敢飾讓伏蒙　陛下　念深簪履　恩遇
生成慎以退人容於竊祿頓寬　朝廷之法典仍錫重鎮
之　簡書臣感　恩而涕下霑襟忍愧而汗流浹背誓竭
飲冰食蘖鏤骨銘肌拊集漢夷勉守亭障冀申絲髮之效
上酬　天地之仁臣無任瞻　天戀　闕感激兢懼之至

播平謝内閣啓

竊惟播事之萌孽巳十載惡氛之蹢躅突發一朝蜂蠆
螳蝝頗聞自貴巳渝湞楚共疑難攻國人皆曰不如釋與
相公獨謂亟欲平蔡上祭　廟算潛運神機動九天之上
以發謀見萬里之外而制勝黠人既患貪又患寡未頓絕
蛇豕之妖廟堂今伐謀復伐交遂大快鯨鯢之戮俘馘爲
而獻　太廟醢酋首以賜諸侯三省蒼生共老止戈之伐
八番赤子皆爲壽域之人若子章者陶之大鈞回之寒谷
異時比隣豺虎內諸宮獲之中今日疊承　絲綸置在雲
霄之上功無銖兩　恩重岳山摩頂趾豈足上酬逮雲仍
敢不世鏤無任感刻悚支之至

播平謝本兵啓

竊惟國於天地誰能去於五兵儒在　朝廷重豈惟於九
鼎頃者夜郎匪茹苗民弗慎敢包狼心大肆蠆毒　王師
薄伐未終瘈狗之狂　天討恭行遂觸豕顱之執此皆門
下出奇謀於堂上視醜虜於目中捷書既聞聶蹤繼上辦
文武之勞勤如分蕭蘭別漢夷之戰功辟數一二若五校
若太尉小統大統人人得其懽心若秉鐸若庶長執戎元
戎在在當其功次　帝心喜悅　恩綸寵貫華裔加領將
吏彈冠章自分稱蕉猥蒙培植卯黃樞之勝算念切羹牆
領赤烏之碩膚神注鼎彤送傳成命倍激懽悰敬倩豸郵

謝言燕買入果第台內米廢常出外已著尊周攘夷之防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外相閒強大掉枝之形非外
膺依之至

諭平謝部科啓

夜郎反側黠八寨鴟鴞是敢跳踉嘗逋寄旗竟馬齒加長
驢技巳窮對越一心雖誓不以賊而遺　君父馳驅二載
竟未能安邊而立功名乃合二省之師共鋤千年之惡是
殆因人而成事共敢貪　天以爲功夫何異數之便蕃抑
重徵躬之惕厲　恩波若海致牛溲馬渤隨所用以兼收
王言如綸令甲臚肝不以微而見棄固出　九重之

汲過實用　二天之嘘枯仰懷援手之義巳著刻骨之銘
故具短箋少抒謝悃伏惟台慈俯　賜炤詧

以傳子孫卽陸象山先生集亦刻時義王文成山東
程文至今傳誦公起家實錄二稿柰何捐之乎乃令
兒孫收拾刻板四書文二卷同年朱可大維京序易
經文二卷同年建安黃楨庭應槐序
閩前草六卷
隆慶辛未壬申筮仕建寧司理作也名曰閩前草以別
於後閩藩草也
留草十卷
由建李陞南虞部郎首尾六年共十卷名曰留草
粵草十四卷

自留守潮時作也名曰粵草德清許侍郎孚遠撰
門人吳廣文子玉序
吳子序畧云先生束髮遊學庭諭冠以廩餼生高等
貢對　大庭擢上卷第一連對内史書李建寧水衡
南都所在有論著歲滿篋以爲常壬午奉命守潮有
粵草丙戌陟蜀[illegible][illegible]使者入蜀有蜀草其屬得粵草
七卷刻之蜀蜀草十卷刻之潮所著或題詠名勝或
揚激先達或標振風紀卒業其文氣勢之崢嶸淺淵
足與滕顏巨防敵才力之長輸彌傳足與陸澤鳳城
苞體性之沉叔矜重足與潮穴昆井鎮結構之對絕

權奇足與伏犀擊雷闕情采物色之豐蔚穠藹足與
浣花扶荔麗文貝無以侈谿險不能踰其文之氣之
鋒發一子長明允之氣采色之俠佳一長卿之色體
之雅醇不啻昌黎之正而注然勃然超其天弢者焉
先生之以其地名是草子玉不佞以其地之奇狀切
是草以其地之命代名流而擬先生之草孰得而畀
之也第猶有言焉嘗謂豫章人　明以來功業理
學氣節皆足爲　熙代暐曄至以文章命代當[illegible]
生然先生理學氣節有可稱者而功業未[illegible]
廬山公之門潛心道姿當錫貢遊京師時枒家抒之

爲其子師先生謝不往是先生之文有理以爲之幹
有德以爲之根菀不特二馬之弘博而昌黎之原道
明允之恬退子瞻之氣節有兼之者是以其文率本
原六經而持名教讀者尤當有玩於斯焉
許公序畧云蓋昔者胡廬山公之學以一體爲宗以
無欲爲本以天則爲用以盡性爲極誠如是也乎聖
惡得而易諸先生受之矣其造愈深則其發愈盛文
固不止是而已也胡公有云文必根諸道始爲正法
眼漫欲融漢宋爲一冶通古今爲一轍以爲斯道傳
神然力終不逮嗟乎非先生孰與繼斯志哉晨乎遠

守建武隨與學關中與先生蹤跡頗類嘗與先生邂逅江山之畔班荆而語意氣如蘭金於今八載矣先生玆來叅政我兩浙屬桐鄉令李君梓行是編特遺書予遠而委之序遂不辭謭陋謬爲贊論若斯云

蜀草十四卷

督四川學政所作名曰蜀草南充陳大學士于陛序序略云相奎蚤成進士司李建安已從郎闈出守於潮睆睆焉强半繩墨亡奇之境所至以神明績最聞而能灑滌滓窳鼓儛靈粹春容鉅篇凌厲作者余每餞郢鬱紛張不羣其突[illegible]珍咏不酔其豕[illegible]

括家言輶軒歲徧喻糜日親神眩於覽閱腕脫於評竄未嘗稍稱倦欲暇輙進博士諸生相與講業賦詩而猶下帷讀書倚馬飛翰思精璽縷機迅風雲蜀草數萬言皆屬構三年間者其生平鴻製紛綸滿家亦復可想恨未覩晉粹之全耳意相奎淵識當有加人數累者非然胡以衆難獨易略不爲塵勞事障所汨縛耶

浙草十六卷

董儲浙中叅政作也名曰浙草建昌劉銓部文卿東海序儀部隆序序略云豫章郭相奎先生湛研古道[illegible]摹書文章擅當代作者余觀其下筆則古師心[illegible]氣隨地布景因物賦形外亡窘象[illegible]之思似緩而嚴似疎而密似正而奇似離而合屜嚴峇滈浯澎湃若陟西峨之巔倒秋濤之峽也而又練于世務澤于理道持論破的鑿鑿精深絕無浮態佻習先生之所得于靈明者亦鴻鉅矣今天下文章家兢趨左史字摹句剽人人肖也得亡秕林之優孟乎譚咲抵掌非不儼然識者知其非真也先生不屑屑字句左史而與古雄蕩自成一家葢他人文章得之剽獵而先生出之霧明也往歲一楚客與余言今文章

極盛矣家璪戶珍顧盼自喜靡不詫以爲千秋之業徐而按之毛革差存神理不屬互襲逅勦意象一耳吾慮他日突起一亡賴英雄創立旌于一掃而盡空之彼家璪戶珍者恐一朝盡化爲灰烟不傳也其言雖過激有味哉卽令今文章家盡掃而空郭先生文當巋然作魯靈光亡疑矣何者剽獵之物自不可常出之霧明者不可廢也

晉草十卷

長臬山西按察使所脫草也名曰晉草太原門人黃孝廉廷綬序序略云郭先生當舞象日固已用大江

以西漁獵百氏虎視中原其所撷經義數十百篇廷
紱得而讀之大者中宮細者中羽其圓如璧其方如
邸吹萬不同而天籟自已也意其進于技矣曰有若
人乎而當吾世雖執鞭所欣願焉無何先生來掌晉
臬延見吏民討求故實百執事願然嚮風矣則拔廷
紱于泥塗而埏埴之所著晉草以示廷紱再拜卒業
賦二篇詩三十篇濟論八篇志敘雜體若干篇美哉
洋洋乎麗而則工而典哀而思直而有文其風木之
悲苞桑之慮意獨至矣蓋先生宦轍所至由建州入
秣陵分符海陽秉文巴蜀已進治濟使者所至治行

高第行且萬里茲觀察晉中驅車太行九折之阪頓
轡南瞻如見所謂獅山十景而託諸歌詠如怨如慕
如泣如訴與狄梁公白雲孤飛之思千古一致而論
孟學庸頗解諸敘兼出于遼盧寸晷中玅悟獨知發
前人所未發而有倫有脊渙然神解真煥然大儒哉
昔宣尼將適晉臨河而歎曰吾之不濟此命也今天
下一家晉楚交轍先生以命世大儒踰太行而西使
有汾一曲沾濡風澤不獨高步遠攬[illegible]幽渺之思
乃足跡所經何地非學何事非功何言非文視子長
行天下不獨以言奇也而世之奇子長者獨以言也

[illegible]遊庭矣

楚草十三卷

由晉臬遷湖廣藩司右丞作也名曰楚草晉陽王方
伯道行溫陵門人蒋督學濬序
王公序畧云郭相奎先生寄楚草一帙至自武昌命
王生序之夫先生發晉臬非久也所著書已萬七千
六百言矣原本山川考攬人物商畧道術奏記便宜
泱泱乎盛哉然意主明理不以鑿屺為工至論學數
章則微言精義非深於道者未易解剝也先生宦轍
且萬里在左蜀有蜀草閩有閩草治濟有浙草掌憲

有晉草王生皆縱觀焉其他著書甚多而四書頗解
門下士[illegible]傳相私錄者不欲遂行求晚年之定論未
艾也先生吉郡人自文成揭良知之旨有文莊文恭
三先生[illegible]而發明之立朝獄納居鄉[illegible]
能統一[illegible]拔後進已先生才如神授學有師承
自爲諸生業已蜚名閩海內於書無所不讀天下事
無所不究心四方之士無所不友雖以道行不肯亦
引爲契咏焉先生探討日精閱歷日熟以茂齒之年
而好學不倦如此必務合於經旨當于吾心得于世
用然後已昭昭然如日月于九晉之途多士將望風

[illegible]爲所謂正人心息邪說以承三聖者將不在[illegible]乎

蘇子序云余師郭青螺先生入蜀有蜀草入越有越草茲入楚又有楚草濬受而卒業焉則嘆先生之神何其整且暇也楚幅員數千里郡邑相錯如綉宗藩棋置輓輸繩屬江湖之區易剽輕發難五溪百粵蠢蠢然深箐叢薄間至繁鉅矣吏諸藩者左而書右而畫戴星治事漏下二刻不休尚慁不暇給惡問其他哉先生爲楚藩伯楚之三事大夫惟所指授轉盻解頤無㬥而飛而時時問元元疾苦爲滌其煩祛其苛

令吏無重繭野無吠聲稱敉寧矣間以在公之暇與二三君子往復揚搉而摳衣負笈之士又時時質疑於先生先生爲之闢其關啓其鑰源源乎不竭津津乎其有味也濬聞楚故多才而宦楚者尤多才若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斷脰決腹以憂社稷一純一精靡有不虔蹤職鎮浮靡有不共此以功重楚者也然而未馴也浮湘大招之激也洞庭雲夢之誇也日月蔽虧龍鱗照燭侈蕙圃蘅蘭之勝鋪騰遠射干之觀此以言重楚者也然而未樹也迨宋周茂叔先生以太極先天爲樞紐以風光月霽爲心胸畫爲圖筆爲詩

無言而皆言無功而皆功睎被規規於尺寸而呫呫於盈車者可同日道邪今之世大道岐多而人各以才相競侈規恢者薄無用之雕蟲工組織者嗤譚天之迂論高言性命者又笑駢枝芻狗之無當是是者同非非者異如臧之笑穀而夔之憐蚿也久矣先生之學信理爲功而不騖於功信心爲言而不枝於言故睎孝弟忠信即爲性命簿書米鹽靡非身心蕫稗乎土苴乎糟粕煨燼乎入九天而曆九州乎無之而非是也先生之言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君子之道不知不能至矣又曰思親之當愛思長之當敬

者思也思親之當愛而愛思長之當敬而敬者學也誦斯言也與遊無極之宇而坐光風霽月中得無似之然乎濬聞茂叔之學一傳而溢于洛再傳而流于閩今先生繇楚入閩吾閩且藉先生之言重矣奚獨楚也

閩藩草九卷

長閩藩左丞所作名曰閩藩草晉安翁進士仲益建溪門人魏督學濬豐城門人李進士景春序序云公長閩藩之二年而閩藩草成蓋爲詩文雜著者十七而沂奏記中丞憲君御史臺及下諸郡國長吏牘牒

者十之三也門人李景春受而讀之奭然興曰上臣
身都四岳爲百吏飭潔己愛人明微貽遠非是曷繇
哉于方伯重臣比秩三事藩司存泉穀勢不得諱言
出內以自委靴觚之煩案與之溥正兩臺使者用
簡書相周旋猾胥役役乾沒是常上下相蒙莫可究
詰二三小吏甘餌遺躬弗克自愛與其察之淵中怙
終用懲東以爆新失賢者意孰與明疏厲禁厎不可
犯之爲公且仁哉公盍謂出內之弊獨有二曾解成
而聽其謝碎甫收而輒自發封則利盡籠于下而謗
國㦸于上惟母發原封斷令成錠將主藏吏安得高

下其手輸將者安得反覆其詞本司與郡縣有以自
潔而不待自明計無便此者矣夫以公之凌貞寅直
昭揭槖中即百發封百謝碎何足以涅不緇之介且
二三長吏漸于羔素是謂不檄而操巳完誰敢哉負
厚雅犯不韙以干國憲者凡以長者御下耻爲獨清
藎臣斷國當爲後法令誠一疏爲令經爲文俾賢者
無廢于置喙而不肖者弗容于濡指渝染盡捐經濟
益闡無未桐鄉偏淆綱畢是百吏之師也豈一既定
扶陷相因衮不雖歸紉繆如故是閩中百世之利也
微獨閩中裁藩就郡裁郡就邑推省而直推直而

內則天下萬世之利也最微者若始之諸猾惡其害
巳而竟獲自完受賜溺溥譬之不比之音寧必涸辨
風之聽輪轇之材奚足鈌成風之斧然而惚之管灰
運以矩矱者將淑中才詔來者也嗣之披牘而理者
將師匠我公則是編爲之矩律矣令尹之政必以告
新彼亦自詡討窶亦自謂慮遠顧有所告必有所遺
新以繼新誰當告者用心廣狹顧相邈矣公起家爲
建安李摩帷遍蜀中故他所條如預定解官止佃寺
田改造丁冊分別蠲賑疏請餉無慮十餘札皆閩
中鉅利而獨于鼇正解弊一端詳哉其言之者竊窺

公之用心不獨厲衆以矯矯且不忍獨揭巳于昭昭
也景春初習爲吏幸佐下風樂與後之君子共宗成
事以爲程憲廼不自揣受簡而叙若詩與文公既蔚
爲詞宗世且爭誦小子毋敢以一辭贊

家草八卷

由閩藩請告里居作也名曰家草南昌劉太史曰寧
廣陵徐督學來儀序
劉太史序徃予遊長安郭先生從方岳覲還時時過
予意若有求于青原白鷺之間者問其故不荅居無
何上書致爲臣寄予詩曰乞身明主非文隱埀釣清

溪不在 黑察先生志雅堅其歸而欲就之業甚大會
播州亂攻破綦江疆場大駭黔遡播無備兵氣亟議
授公節鉞予謂公處時與裴晉公淮蔡事相似詎不
空宿于家趣公再疏不入無何公起家開府于黔益
前後浹歲先生里居日治安輿奉觴為太公壽暇則
假尺寸脩討論之業要以因時立事因事立言總之
不出于家而遠于汗漫雕鏤之指題曰家草予惟先
生轍跡蒲方輿所至結撰流布人間各有志適予讀
家草如序已易微而顯敘世譜法而核叙贈送誦而
箴益總其大言者小言者並以賅得失之林極文質

之會斯亦所謂性情學術淪浹而輻輳者邪先生起
泰和入黔予里居客有造予問者予唯唯否否而以
先生難播事邪先生少欲明先王之道恥為虛談固
已騖獵神皐圜鑒區域郎伏軾結靷三十年要以無
所不洛蕰鼓掌之間有元昊久矣西南險塞之故此
無異家人之數聚落而討器用也播足以難先生耶
吾儕讀公草當不更端且翹首讀公露布居無何播
平予嘗誦叔孫穆子之言而心疑之夫古人之所謂
不朽者離之而三合之而一者也予無足以定先生
文竊有至于定先生者宜略採其性命條奏之言為

一編當著述山川人物之志為一編當訓釋別簡其
贈答祝誄之類為一編當詞賦昔人亦言乘一總萬
斯亦先生之定論邪嘻嘻此可與知者道也
徐督學序累兆儀總角受書習海內諸大家語業已
奉泰和郭公為玄茂云于時問津經義曾未涉歷乎
詞源而西面望洋庶幾乎旦暮之矣越三十春秋厝
維之歲 聖天子命公握大中丞節填黔來儀幸得
執斑管之役趨風下吏時方有軍務不敢以文事請
由是縱觀我公式遏之略赤手扶乾光靈炳耀彼戎
王鹿駭直須折箠制之一或召負嵎即稽師挺伐而舉

若承蜩也者儻所謂 社稷之勳非耶而後乃今
知經國大業來斥偉儀雕蟲之所能辦哉居無何樽
俎之暇公親授一編覩來儀曰此吾家草也子其序
之以明吾志顧來儀愚儒無知安所當於持論猥以
西河之託不朽者區區願為嚆矢耳受而卒業凡百
二十六篇則皆古文辭也名理盡在是矣觀其揭生
生為性指血肉非心辨為善去惡非格物而良知之
義愈顯此其大較著者也至於敬止枌榆嬰情泉石
如建公一傳藹然天性之極思江中丞一札邈盧中
已制夜郎王之死命至於今卒用之也是惟無作有

作必準諸周□是惟無咏有咏必歸諸風雅豈非珊
中虎外鑿鑿□有道之言也耶即令六一比肩文成
方駕彼猶將三舍避之矣

黔草三十七卷

巡撫貴州十載所作半平播奏疏半雜文名曰黔草

豐城徐大參即登麥新丘太史禾實序

丘太史序郭中丞車轍馬跡幾遍天下而文因之筒
中草各以地名而黔草最後成黔草中詩文才十一
而奏疏公移十九丘生曰余讀中丞諸草見公之貌
讀諸草中論學書見公之神乃今讀黔草而後知公

之貌之神之不可測也夫文章家雕龍繡虎之業出
而理學二理學家探玄索珠之鍵啓而事功二非自
爲二也好奇者浮好脩者泥浮者矜巳泥者滯物是
以詞人往往有遺行而儒者或斤斤守咫尺之義無
所見彼于所謂不二者未數數然也余觀中丞爲古
文詞意氣在秦漢上顧其沉雄渾樸爲鼎爲彝又似
三代間物若封蘚蝕而精光不可磨滅至其論學多
發抒所自得而不拘拘于門戶繹之如飲醍醐令人神
醉如得水于諸而取火于燧無其形而有其實蓋緣
公無意鉛槧而徒以緒餘發之顧其用物弘而取精

多其能以古文辭爲鼎爲彝則亦其萃九牧之金而
成也故以此謬謂見公之貌而併見公神乃公諸草
成時治有績才見之簿書功有成才見之平世所謂
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未有若黔之役一出而嘯
風鞭雷須臾底定者自今觀黔草中若奏疏若公移
或出民于湯火或玩敵于掌上或倉皇而應一時之
卒或鄭重而周百年之防算無遺籌計不再慮又何
其以縫掖之思斧藻之業談笑而當虜也意者公好
奇而不爲浮好脩而不爲泥搽不二之精而禦無窮
之變故于黔若承蜩然噫此余所稱讀黔草而後知

公之貌之神之不可測也抑余有感焉公師廬山而
廬山淵源姚江夫姚江理學文章無論顧其試于贛
而贛平試于濠而濠執試于思田而思田服彼所謂
仁者之勇哉要亦有所以搽之也公既得其所搽以
爲黔夫又何二焉且如黔有文成又安得不寧也余
異夫文成處困于龍場公遇屯于播而皆以亨益文
成他日訓諸生必曰吾得力龍場最多而公今日亦
以黔名草總之不忘吾黔也何黔之有厚幸于兩公
也凡我黔人請求文成集合中丞草爲聯璧以光黔
志且代甘棠

徐大參序昔之論文者曰奏疏宜雅書論宜理銘誄
尚實詩賦欲麗之數者無論僅僅擅一長即使並臻
其妙然或從容翰墨之暇或吟弄風月之辰以抽
思裁藻雲蒸霞爛無難矣昔師之詞指麾變三軍
之色露布之文鋪張壯四方之觀而況籌運帷幄之
中勝決千里之外倥傯干戈之際雍容禮樂之談斯
不亦難乎其爲文哉故梁武之移魏立成於裴子野
桓溫之征鮮卑倚馬於袁宏自昔辭命之工類假書
記之手未有身親戎旅而于披詩書者誠難之也若
今日郭相奎氏則又有難之難者蓋一時三大役西

哱東倭而播寇黠同事三大省左楚右蜀而黔獨弱
夫以弱力當勍敵時事無艱於此者　聖天子方廑
南顧簡相奎氏授之斧越而倚以掃犂之寄籍第令
拮据足食之計以不嫺武功亦已難之而況能脩文
事乎乃今取所爲黔草讀之則見其光焰萬丈金薤
琳瑯如入錦繡萬花中披應不暇其奏疏之忠讜似
陸宣公其策論之才識似賈太傅銘若陳后山之有
法度誄若韓昌黎之多情思而詩之探囊嘔心于李
長吉不啻似之此皆夫人之所擅長于平時者而公
獨得之於有事之日至若告諭儀巴蜀之文誓命凜

商周之體而奏凱露布即于公異所爲收復京邑能
使德宗聽之而感泣者無以加焉則又夫人所假手
於人者而公獨親自揮灑而有餘且所措授方略控
險派要如身所嘗經料敵制變若操券取責一一符
契不少爽卒之巢覆酋殲克奏蕩平之績蓋所謂有
用文章也夫以時若彼爲文若此自非其養之素豫
而操之熟安能神閒氣定於臨戎之際以辦此哉
予每謂儒者之學不明致令儒者之用不著居嘗雍
于談性命一旦當艱危之寄輙束手縮胸無措此腐
儒耳世祇知孔子揖讓壇坫之上一言而起萊三千

而不知其請具左右司馬以從則備禦預也子貢一
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人知其爲說之力而
不知不使回不使由而獨以賜則任用得也相奎氏
蓋學孔子者乎觀其平居嘗蒿目而爲嫠婦之憂則
取天下事籌畫之人材區別之其胸中若有成算然
者豈倚辦于臨時已哉予讀其制敵策至所云推誠
絶交俾酋所恃以自固者無一不爲我用而我所以
困酋者無一不因酋以爲用則歎曰神哉善用間者
也此所謂廟筭勝乎及讀其善後議有謂今日之立
紀綱安漢夷當[illegible]年堅永之[illegible]

之計者則又歎曰忠哉爲國謀也非所謂計久遠者
乎孔子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
相奎之於文武爲兼之也其庶幾乎儒者之用而善
學孔子者哉黔故古鬼方地前有諸葛武侯南人懾
天威不敢復反後有王文成公講學龍場能化夷俗
之陋二公皆儒者作用至今照耀喬方相奎氏有武
侯之功而又不[illegible]出師二表有文成之學而化寧少
遜于何陋之[illegible][illegible]日傳習錄之序乎當執筆以竢

養草七卷

自黔歸養作也名曰養草

苦草六卷

歸養未幾遭先司馬公之感苦由所作名曰苦草自
序序刻於傳草

傳草二十四卷

釋先司馬公服時年七十老而傳也所作名曰傳草
自序序刻於傳草

疾慧編上下二卷

疾慧者何人有德慧恒存疢疾乎㽞黔十載亡日不
疢疾繇疾生慧董蒐一班隨意筆之故曰疾慧分上
下二卷自爲序序刻在黔草同年管子登志道序略

吾友郭子相奎督師平播之後遺我疾慧編兩卷使
序之疾慧云者志此編之出自兵荒疢疾中也編中
首揭格脩止敬次剖君子中庸又次敷格物本末之
義以及不學不慮之知能相近相遠之性習盡性忍
性之淵旨存心放心之微幾用舍行藏之柄柄崇效
甲決之匙鑰舜孔生而知學而知之關鍵孔孟畏大
人藐大人之幾希　聖祖續道統之直接堯舜取天
下之遠軼漢唐一一若寫我心曲中華而筆端之變
化出沒吉甚遠而辭甚文正程伯子之所謂西銘吾
亦見得但無子厚筆力者也

蠙衣生傳草卷之十七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同里門人康紹玄

蕭文宰

尹陞校

書目下

蠙衣生外集共五百九十[illegible]卷

聖旨日記五卷

子章歷官　奏疏共一百三十五疏奉　旨者録其旨集之自爲序序刻在黔草

聖門人物志十二卷　重校聖門人物志仍十二卷

子掌憲晋中巳遷楚藩司右丞南樂魏見泉中丞留子集此書一月而成子自序馮宗伯琦序刻於晋中中多未合歸田後稍暇重校之名曰重校聖門人物志子復序之屬刻於建寧知府門人羅文寶文寶序馮宗伯序聖門人物志者魏中丞意而郭憲使所緝也凡游聖門與私淑而得從祀者皆人傳其略而賛以詞其志傳其裁衷逾兩月而告成問序於余余讀史至仲尼弟子傳何其略也稍可考見者三十五人其餘名籍耳彼以爲未睹厥容貌則論言其言大略皆出[illegible]論[illegible]而傳者其[illegible]事不雅馴人物志乃出二千載後其人若斯而言與事若是列諸傳與據孔氏古文而此編兼採百家衆氏孰百家衆氏之餘文爲孔氏紀載十不得五然離百家衆氏而以臆意之十不得一夫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矧其未必盡也吾以爲史紀簡不如爲人物志詳史所據孔氏求必孔氏也孔氏弟子籍豈其諸弟子皆略而獨端木氏詳此非端木氏而託端木氏以附於孔氏者也是詳與略兩失之也百家衆氏豈無託而附于孔氏者然而皆尊孔子者也今人而未識其高曾者見其所與游亟問焉得一語一事必謹識之此百家衆氏者或及與聖賢同時或後之而猶得聞其風烈此亦學士大夫所宜亟問而謹識之者也是編也凡傳[illegible]人之學祀于其庭者盡在是矣登其堂思其人其人亡而言與事存千百世而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illegible]希賢聖必從是編始後之學者其無忘中丞憲使公之勤

官釋十卷

以我　明官制爲題而釋其名義也作官釋自序序刻於傳草

豫章書一百二十六卷

總目共一百二十六卷內大記二十卷志二十八卷表十卷事紀二卷列傳六十六卷大記志表事紀列傳俱有目序序刻於黔草

廣豫章郡邑記十卷

此亦豫章書之一種而澹浦陳大叅公一洙序而刻之陳公序畧夫括地之書作者代有然才有所及而識不必究識有所騁而實不必副均無當也今公所選述始之以圖而山川如列眉疆之以沿革而纍代如貫珠矣終之以表志圖說而十三郡之風土如

指掌矣其他戶口賦稅之數書兵屯驛遞之必詳無不本所志而廣之識足究才實足副洪一關卷而形勝風俗燦然於心目間矣

廣豫章災祥記六卷

此亦豫章書之一種而肩東丁中丞公繼嗣序而刻之丁公序畧廣豫章災祥志者何豫章災祥郡邑故有志大中丞秦和青螺郭公廣而輯之也中丞橫經絳帳攟摭詞壇爲世儒宗至其談象緯風角妖祥災眚之故則綜覽如陸廣甚如帑不爽錙銖及視師貴竹值播夷猖張疏十數上請兵益餉召諸材官健兒習抱鼓之事若無暇于操觚者之爲乃自其行間倣劉氏五行志以談章災祥分隸而志之約爲卷者六以所余分唯天人之際其故難言矣洪範九疇於五行不言用皇極不言數其用偏其數不可盡也貌木言金視火聽水思土五者木不蒙惟人以根合之以極主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如衣挂空得風氣呵物得水想火炎而熱思巨浸而寒凡有妖祥均我之自致兆龜數著聖人契之五行無不應者非徒應之也蓋將有其事爲方今祝融煽爍陵谷易位太白或以經天螳重或以彼野所謂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

者可以三不足之戒進乎此中丞所爲思而志是編也

豫章詩話六卷

姑胥張給事公同思序序略云青螺先生仔來自黔以黔草見者先生官轍所至必有譔著黔草者則今撫黔者作也又將來刻豫章詩話見寄且屬一言弁其端余自罷歸數載閉而可授簡先生邪則念當播酋之叛而逆我王師也三省騷然而黔更無備
朝廷推轂先生而屬伯從撫而胙鈇鉞之　命夫以兵食兩虛之地如黔者而抗雄張之寇謂當日不

交睫衣不解帶猶將弗及是懼乃先生乘雲騁風坐
帷帳而鞭撻之方略指授折衝無前不數月而累百
年逋誅之酋一朝授首俘聲梟俊蕩掃巢穴若撥蹺
而事有當聞于　朝者有當移于隣境者有當檄于
屬國者有當聆告于鬼神者口占手揮文不加點若
馳駿而又用其餘暇以游息于篇章凡登臨讌集感
遇靡不有紀有咏凡有叩而請者靡不有應不少遜
于楚于越于閩蜀時而至于詩話一編雖未必盡出
于黔然而成於黔也夫子謂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此
豈特緩帶橫槊者儔哉詩話而曰豫章者其人豫章

之人也不然則其與也不然則宦而遊過而登覽者
豫章之山川也網羅見聞拱柙今古運之以卓識耿
論而一于詩乎發焉大都人是先而詞次之或累牘
而未卒或數言而已殫靡不具有指歸焉余諷之再
過竊謂此非徒說詩也者蓋詩史也

續豫章詩話十二卷

予既作豫章詩話張憲長刻於豫章矣又而續之又
十二卷乃分爲三十八類賅前倍徙焉

豫章雜記六卷

豫章書豫章詩話續詩話識其大者豫章雜記識其
小者以其厖雜不馴雅故曰雜記

吉志補二十五卷

吉志刻矣曰補者亡者補之畧者詳之誤者証之也
志首星土志補次藝文志補科第志補明列卿年表
補王侯傳補宦政傳補鄉賢傳補理學傳補忠節傳
補文苑傳補隱逸傳補流寓傳補列女傳補雜傳補
考誤終焉共二十五卷自序序刻在黔草

白下記四十卷

此即泰和縣志曰白下記者泰和故名白下也書凡
四十卷首大紀次名宦傳大臣傳理學傳忠臣傳孝

友傳儒林傳文苑傳隱逸傳義惠傳寓士傳皆鄉賢
也又次帝王傳宦賢傳死事傳皆宦蹟也又次方外
傳附寺觀庵廟又次輿圖志自一都起至七十都皆
載焉又次秩文志上下又次薦辟表又次科貢表終
焉共四十卷子自序序刻在黔草

郡縣釋名三十卷

以　明省直郡縣爲題而釋其名義也自序刻於各
省直俱有小序大中丞王大蒙先生合刻於豫章而
序之序曰夫有物必有名有名必有義成湯問夏棘
曰古初有物乎夏棘曰古初無物今烏得物盖自早

高陳而物羣分矣蒼蒼者何物耶名之曰天於是定
爲三辰爲五經二十八緯則名茫茫者何物耶名之
曰地於是別爲五嶽四瀆爲十二州爲千八百國則
名狉狉蠢蠢者何物耶名之曰人於是界爲夷夏繫
以姓氏族類則名此皆智刱無前獨闢渾沌而彼蒼
蒼者茫茫者狉狉蠢蠢者艷國其中而不過曲成而
不遺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
右民此之謂也郡縣非古也郡縣之名不自秦始比
物取類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備焉是豈名一草木一
鳥獸斤斤爲經生博洽資者哉禮莫備於周官姬公
用之以致太平而紫陽朱子謂從廣大心中流出則
郡縣可推矣大司馬青螺郭公於墳典記乘百家諸
說無不考於天人性命禮樂經制無不究東西南北
唯　天子命於三吳閩越晉楚蜀黔無不仕孜孜矻
矻於在公在疚觀風登覽問政問俗無不學從黔歸
養繼而離倚廬以一編示佐啓視之則江省郡縣釋
名云讀之卒業佐瞿然曰此經世書也獨江省爾不
詠不徧不足以備大觀請得全帙梓行什之八矣餘
五省直方脫稾佐並取而字句比櫛之冉四往返正
其亥豕補其缺逸諉諸左伯麻城李君觀察桐鄉沈

君覆訂而付之梓人夫封建之不能不易而爲郡縣
也勢也郡縣之不能復爲封建亦勢也子張問十世
夫子謂殷因於夏周因於殷雖百世可知封建必不
可復此將歷之元會運世而不變焉宗子家相與登
三五不離容勿而進九垓八埏於几席匹夫壯天子
之猷不出戶而知天下公所云猶賢於多識鳥獸草
木毋乃公自道歟三皇之世若存若亡六合之外存
而不論羅長源作路史始自初三皇訖於疏仡豈不
創未有之觀然多令人遊無懷葛天之域而恍惚無
之論治者法後王孰若闡明　時制爲天下萬世法
而況開闢以來文爲損益神化宜民原無乎不備也
佐不能窺司馬一班姑表而出之以俟經世者勿作
釋名觀斯知公之深者矣

古今郡國名類四卷

以古今郡國名分天時地理人倫封名宮室珍寶五
色花木數目器用通用禽獸夷狄爲十三類共四卷

自序序刻在傳草

黔記六十卷

貴州故有通志然尚未庀寻搜括古今遺典作黔記
共六十卷內大記二卷志二十五卷表五卷紀一卷

列傳二十六卷夷論二卷麥新丘太史禾實都勻陳
給事尚象序
丘序曰今天下開府置官屬之地十有三而黔最後黔非特後也藉黔之入不足以當中土一大郡又漢夷錯居而夷倍徙焉以此宇内往往少黔其官於黔者或不欲至至則意旦夕代去固無惟其然乃士生其間或亦謬自陋通藉後往往藉其先世故里視黔若將浼焉余居嘗每嘆之嗟謂黔不足治乎是越不章甫而蜀不雅化也謂黔不足與乎是陳良不產於楚而由余不生於戎也有是哉第地之重人也以山

川而入之重地也以文獻黔入　國朝始爲冠帶之國文獻闕焉地奈何得重余間攷鄉先輩非無崛起於時者旋就湮沒載稽故府牒及列郡乘俱散漫磨滅不可讀有無乘者夫其湮沒也豈非無以表章之而其散漫磨滅且無乘也又豈非黔士大夫之過也余不佞嘗讀郡志而有志焉自以學闇典墳稽羅未廣懼爲山川羞乃今有郭中丞青螺公黔記也中丞讀書盡天下其記黔也直取兵於武庫不勞更鑄範中丞自平播以來拮据戎馬兵食間宐無餘力而游翰所染輙至充棟余曾不閒杜元凱平吳裴中立平

淮有所論著也且中丞望重中書久矣獨不意旦夕代去邪余觀大事記黔之故實犂然指掌雖黔人不諗也至讀賢宦傳見鄉先輩一二典刑儼然如昨而身或不知又如宣慰傳中所載昆兄弟詩蔚然風雅想見其人士流有此何論華族而黔記未成時輙併湮沒由此以譚未嘗表章之不可謂無獻則未嘗修之固不可謂無文也中丞所爲詩文在在殺青而其肆筆爲史則黔獨著中丞豈亦有意爲黔文邪書成紙貴海内士與寓目焉由此必有樂至其地以紹中丞之蹤者若黔士既發醯雞之覆其亦將得實於家

而不暇外索乎此非黔記誰啓之也記今自重天下不藉余爲玄晏第余樂桑梓文獻有歸且見君子之有益於人國如此因紀其實而序之若文之工不工自是黔驢之技所不計也
陳序曰大中丞郭公撫余黔之癸卯歲出所著黔記示昔子欲居九夷嘗論紀其答問之語炳如日星誦德中文成王公官龍場著中書有何陋軒記今黔譽淋漓壁間似若神物護持之者嗟孔子所云九夷豈必與羅施之區先生茲記毋亦爲鄙夷余黔者慮乎以今曉青螺先生黔記益可念也嘗覩名山大川載

其間經守內寥廓昭曠之士恨不旦暮遇乃[illegible]作
壤豈無一丘一壑爲造化所含蓄者郎[illegible]過之不
肖經覽入情貴耳賤目貴近賤遠大抵然也夫黔眎
中土亦何以異此且黔自我 明建藩來不二百餘
年 二祖之所創造 累朝之所覆育 皇祖與
皇上之所觀文成化亦既等之雄藩矣鼓舞于
恬熙士遊咏于詩書亦既彬彬質有其文矣第遊譚
之士尚往往以其意[illegible]之又士大夫間除目一下輒
厭薄不欲往此豈獨以遐徼故抑或以文獻尠少與
想[illegible]

中丞公黔記矣[illegible]鏡矣余黔人何敢傍
譚黔事試卽記中所載則理學文章忠孝節義種種
具備何其盛也豪傑之士丁時奮樹如所稱二三君
子褎然名世何其偉也又如名公巨卿之所經略遺
客碩儒之所講明勛業爭天地之光道德作蓍龜之
式抑何造物之有意于黔也由斯以譚則今日之黔
孰與曩昔乎士亦何必徒以耳食邪今夫天地之元
氣愈漸漬則愈精華 國家之文治愈薰蒸則愈彪
炳而是精華彪炳者得發抒于盛代之手其人重則
其地與之俱重黔蒸蒸而有之貴山富水與龍山龍

場行且有聞于天下萬世矣世有寥廓昭曠之士亦
必于黔乎神往矣非公玆記其疇與張之在昔賦三
都兩京者一出而貴洛陽之紙價膾士林之口吻然
或感時諷諫或析衷羣言且皆成于十年視公投戈
染翰刻燭賦詩備一代之典章垂千秋之信史其遲
速輕重固天淵矣記成當與黔並永不特海內畨然
改觀固知孔子何陋之言與陽明先生名軒之意俱
得公而益信也象不揣固陋附言末簡豈惟無能發
公表章之意抑亦恐爲斯記之羞公儻謂其爲黔產
也而載其言以存汙樽土缶之一端邪

黔類十八卷

孑居黔類古人逸事共十八卷分天部時部行部地
部人部倫部情部閏部禮部樂部官部治部兵部礜
部剌部文部讀部身部諺部服部食部器部寶部室
部釋部玄部醫部神部夢部藝部荒部夷部草部禽
獸部禽部獸部蟲部魚部化部安居門人周柱史逵
刻於金陵孑自序序刻於黔草

黔小志二卷

上卷山川黔產下卷異黔木草滇南馬少參煒如刻
於黔而序之序畧右司馬郭公杲才天挺於學無所

不窺宮轍所至而晉而楚而蜀而越而閩皆以文章
德業彪炳一時凡一咳一唾人爭奇而藏之不啻木
難火齊之寶于衆也比撫黔垂十稔轍跡幾徧夜郎
舉山川風物之奇之異靡不辭之心目習之風謠且
見之經綸也則以其宏且鉅者筆之為黔草為黔記
其于安攘大概忠孝大節豈不燦然備載乎茲復以
其緒餘土苴出而為小志夫小志云者無亦類稗家
之卮言僅為譚藂資哉而非也其稱名也小其取類
也大按志中所載姑無論銀汞丹砂啓二酉之秘蓮
僧寶藏現西竺之珍即如三男之表人瑞三始之破

天荒率皆和協感孚精神昭格神尸而天應焉夫豈
細故哉又如佳山勝水異卉祥葩皆山海經之所未
載志草木者之所未賅也又如本草樂目炎帝或未
之嘗以至結草之夔走陰之談幾于恠矣齊諧倘亦
未志乎夫以公一代偉人千秋鴻筆黔之山川風物
待以標表若益增而奇且畏焉則是志洵非小也

黔臺校牒録二卷

予在黔平播後進諸生孝廉講學問及時牒又四方
門人送舉子業文求質正者選而刻之名曰黔臺校
牒録自序序刻在黔草教黔士之為舉子業也

城書四卷

予入黔征播賊畫攻城為城守作也刻於黔分給將
士自序序刻在黔草後滇有武定之叛滇周柱史懋
相再刻於滇而序之又再刻於吉州守備府湖西吳
觀察正志序序曰博物志推本作城強者攻弱者守
夫攻城者逼則臨衝紆則隧道或高高或下下惟力
是視惟恐不克固知非強者勿能辦也若守則有險
可憑而且以主待客以逸待勞但使備禦足賴何慮
乎乘堙何憂乎闕地不得已而至于易子析骸則病
甚矣然苟上下戮力猶可以免城下之盟而況其他

乎故善守者誠講求乎備禦之術強固可弱亦可恃
恃陋而抑敵不可耳郭大司馬委身從事亦既獨賢
水西一役蓋嘗身親旂鼓與將士共周旋于魚麗鵞
鸛之間而因攻思守每飯不忘雉堞故所著城書規
則以盡常機宜以盡變與夫整整其器械諮諮其號
令皆鑿鑿可行一日出以示予予謂未雨綢繆之計
豈獨邊徼所當留意凡有兵戎之寄者皆當置一冊
於座右遂命萬安營白守備重付剞劂令湖西將吏
按策而預圖之即遇流寇不能為害則公之嘉惠於
梓大矣

利器解二卷

子征播彙集諸家火器作也刻於黔自序序刻在黔草再刻於吉州守備府湖西吳觀察正志序序曰孫武子論火攻厥義有五總其大歸不過按方遵時乘順風而縱之使彼步伍自亂蓄積自空而已其末龍火箭頭飛墜營中即今火器類而古不盡用乃邇來過敵取勝舍此則其術無繇固知祝融氏靈秘經千餘年而始大泄也郭相奎司馬德顯陽精習羅武庫所著利器解一書皆曲盡用火之妙而又博詢異人兼釆外國故其制度精奇迥絕今古蓋嘗用之羅施

經百戰而百不挫而又欲移以禦虜夫虜之來也其矢如飛雨其騎如飄風我軍當之無不立敗所恃火器紛紜有以制其死命而尤幸引火諸具皆產東南北虜不得而有之此正天之所以私中國也而我不能善用其私以退敵而取勝將使匈奴得志而過陰山哭中國用火之故出下策司馬聞之當為氣短然匈奴無過自毙梁邊境多事中國且相司馬矣

四賢潮語四卷

子章自序四賢者何韓公愈蘇公軾文公天祥王公思也韓文王三公寓潮語潮蘇公寓惠語潮也古今寓潮惠者多矣寧獨四公寓潮惠語者亦多矣寧獨四公賢不必文文不必賢而文則四公也四公之文亦富矣棄其全而葺葺潮語何也孔子在魯曰魯論在齊曰齊論孟子作七篇在梁曰梁在滕曰滕左氏春秋外傳爲語越語等類皆是例也不必其全也或曰韓蘇之文文王之忠若是班乎非也易其地爲之其辨王庭奏志范滂者可文可王也讀制策讀獵虎疏可韓可蘇也幸則文不幸則忠其爲百代殊絕人物一也嗟乎是其風於潮者遠也淒淒海水歔弄明月斌斌鄒魯矣蔡迪功死梅馬寨正死潮炳炳忠義

矣則四公之烈也余與韓蘇同宦其地而文王余鄉先也舊國舊邑望之暢然矧其人也見見聞聞者也是子章所爲刻潮語也

潮中雜記十二卷

子章自序略潮州郡志子先伯大父春震守潮時集而刻之今四十餘年矣比子來潮傳士叔輿京手而授之曰是書先人筆削稍嚴其故頗略春秋爾曠子其卒之子章敬諾入潮三月校士於篤已入　覲於燕逾年始還潮自眛潮書手校朱墨手敝肝挫腰折逢迎朝而堂皇以罷其肢夕而床第以焦其思炎毿

鑿齒攟摭矣乎餘月稍暇始脩博士叔語下令搜十
邑之故而來其籍至貯之於簏董董耳聞之人言多
備規軸滅淄六成備不多則成不大又搜之山穴殘
碑故族半編夊之簏盈解之曰是可以志矣稍次之
巳事七八後事二三不大增於先志始欲其役無何
而予持三年牘入奏矣又計之傭而塲傭而　覲黜
陟去留不可前識廻眎簏中紙猶雜肋然遂雜次其
略凡通志前志載者不書書其逸者新者若干卷命
之曰潮中雜記而託之剞劂

儀瓜志十卷

南京工部故有権司在儀真兼権瓜州子章承乏輯
権事而志之令司夊悉校存故署

蕪關則例志二卷

予督権蕪湖抽分時作也自序序刻在留草志板在
蕪湖分司

六語六卷

六語一曰諺語二曰謠語三曰讖語四曰譏語五曰
諧語六曰隱語總名曰六語每一語自序共六序序
刻於黔草門人顧杜史造張杜史養正刻於金陵

老子集解上下二卷

古今解老自韓非子以下不下百種予取其當於予
心者集之名曰老子集解上下二卷自序序刻於傳
草門人謝杜史正蒙刻於維揚

兩浙由票便覽十一卷

是全浙十一郡之由票也刻於杭州督糧道署中子
章自序畧曰國家租賦倚辦吳越法令修明無敢增
羡多入而借分毫銖黍絲忽之細以眩愚民之視聽
而漁其利往往而是當事者創爲由票大之計億事
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細之積微隙遊穢麥指節毫
分縷析所以惠恤元元甚渥猶慮不家喻也刻石國

門猶慮夫石一而民千億也給赫蹏里正以轉告閭
閻法具矣不佞承乏司會入武林士大夫問票者比
比不佞茲無以應稽之故謂司會一手足不足以數
十一郡之煩挐而十一郡之姦胥多湛浮其數莫可
方物乃分而數之守巡郡國輒以其票聽守巡數而
司會者遂爲騈枝盈縮不以聞輸通不以告不佞大
愳漢文帝問周勃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謝不
知陳平對曰有主者唐崔仁師遷度支口陳移用費
數千名詔杜正倫持簿使對唱無一謬有如　上詔
吏持簿而問主者子章敢謝不知而謬對乎乃以其

事請之撫臺傅公巡臺黃公二公交是之令郡縣歲上票一聽守巡覈上票一於司會以稽盈縮而責輸逋令既具不佼復惟之國門之石果不足告人人里正匿赫號不轉告納戶則亡或乎士大夫之罔聞而齊庶之苦無訴也於是令郡縣分刻之而彙其木於署郡以分授其鄉之士大夫縣以分給窮陬而當年之科頭臨期以布庶幾分毫銖黍絲忽之間彼得挾籍而稽持籌而算而蠹蠹蚤蚤之毒亦因之少息乎

潮州府季考録四卷

自序略予來守潮校官諸生有教矣會文社學有約

矣及校士韓山刻其文序之矣大都引之誦法韓子進之孔子而要之立誠辟之橡登之黍而歸之惇實顧未合郡邑諸生都試之也及今試之矣尊令甲也且刻其文若干篇

賭誡二卷

自序略潮故無博起於二三豪家浸淫成俗嘉靖間倭奴入寇山賊內訌民救死扶傷不贍毋暇博隆萬以來竟內稍枚定又以制錢雍滯遂競出錢賭名曰益寶即古攤錢意至於今填閭巷蔽市井矣識者稱盜往往從博徒起余憂焉爰集古今博事彙為上下二篇起 大明律至左袒復凡五十九條皆聖賢厲博禁語下篇起井公至樗蒲經凡六十四條皆愚不肖耀博禍語命之曰賭誡而刻之郡中

韓山校士録三卷

自序略萬曆癸未秋月予偕二三僚友蒼梧何君敢復石門梅君鷺滇南王君用賓暨諸文學諸生講業韓山之陽日亭午振衣山椒求志所稱韓木不可得予惟曾檜秦松今尚翁蔚豈唐之植而潮獨遺稍勸坐覃徹父老折木枝并進其實予執眎之橡也以眎三君三君曰橡也橡凡植在在著地潮人何神其名

曰韓木且韓子奚取焉父老曰不然潮無橡橡始韓子韓植橡茲山移其種之佗山不橡也故名曰韓木木華於春簇簇附枝如桃邦人以卜科第輿衰予反復惟之物莫病於華而無其實者夫諸士文亦若是矣氣靡渴漸言必鵬運假珍玉樹而顛墜鬼神華也曠而不溢奢而無玷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文之橡也韓子植橡百千年後猶稱曰韓木予植士士稍改柯易葉十年不中橡廿年不中星百千年後不曰郭士羞乎而焉用文之諸文學諸生湛思若有深省予與三君取其文四分校之約曰最其橡

殿其非條者進之則周之蓮會之裏也又進之則孔之黍也嗟乎夫使予登黍矣又毋論椽矣

夢徵録十八卷

集古今夢語夢事而類分之爲十八部一敘夢二天文三地理四時令五人倫六科第七文史八草木九飲食十珎寳十一身體十二衣服十三宫實十四器用十五仙什十六鬼神十七魚龍十八鳥獸共十八卷

蜀餘録十卷

自序畧昔之評蜀士者曰蜀士文章乃其餘事而先

嚴君平等爲第一儔則蜀固自有其魯者予安得傍其餘爲諸士亦志乎因彙刻試卷而題之曰蜀餘録令四方觀者知爲坤維諸士之餘也嗟嗟寧獨蜀士子言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道故如是

書程彙編六卷

自序畧予入蜀未都試諸生已校官縣令上月試季試課始讀之意氣駿爽神色馥永蔚然可掬徐味之各師成心茫亡根据雖抒巧意危敗亦多匪獨文也字畫亦白偏側鹵莽頭齊尾肥左縮右伸乃於學約中書書法二章嘻嘻哼矣又思書亡日程字闕始音偷然弊也乃裒集何信陽先生學約書程程思勉先生分年日程王氏栢先生正始之音而四書小學者經字稍難辨者備爲音釋開折其三言四言者類爲蒙訓總名之曰書程彙編共六卷刻之成都

聖諭鄉約録二卷

自序畧萬曆丁亥四方郡國奏水旱 上宵旰焦慮之至召輔臣爰闢議賑恤令頒海宇於是豫章都御史魏公上封事其一曰得士召和之本士蓬累時在明德義明德義無如行鄉約講習 高皇帝聖諭六事 上下其議宗伯宗伯沈公議魏都御史言是

上復下其議各省直令督學官勤率郡縣有司著圖説編俚語俾閭巷士民易遵循子章承乏三川思亡以稱 上意指乃首刻 聖諭六條次三原王尚書註先師胡廬山先生疏并律條勸戒爲一卷次朱文公增定藍田呂氏鄉約爲一卷敬書今 上俞魏沈二公疏冠於篇首題曰 聖諭鄉約録

鹽井圖説一卷

自序畧予讀杜詩負鹽出井此溪女意蜀鹽井猶夫往來井井者及入蜀臨井踩之大謬不然古井百一竹井十九竹井者形大如竹董可容竹也其鑿之進

類其入之甚深其汲之甚苦至於鐵釬漕釬刳筒衣
筒等制織悉具備竊意古先聖人刱此以活西氓不
然蜀距海遠安所得鹽而食之予過射洪同馬令明
衡三問竈丁井匠頗得其詳顧命岳諭方記之岳諭
前爲圖後記其事末言苦在竈丁利入商賈徵輸告
急勢多流徙則庶幾仁人言哉

四書頗解四卷

四書俱有解以不盡解故曰頗解有四小序刻在晋
草

經書類解十四卷

集四書五經諸家之解當於經書之旨者從其類纘
之名曰類解共十四卷

童蒙初告六卷

自序客予舞象時先王父方伯公授予蒙求千文及
明心寶鑑諸書予白首蒙寐不能識王荆公所謂先
入之言爲主是也比壯遊四方讀歸德呂天理翁小
兒語析然當於予心顧多北音南兒未甚解已入黔
夜郎皮林既平蘭錡之隙乃以先王父所授書及小
兒語并及八綿兩瞻來矣鮮所寄書與詩之切近者
分類輔之以教黔中兒名曰童蒙初告首孝弟至内

則共四十九條門人廬陵令圭刻於吉州

泉志八卷

泉錢也類古今錢法而彙之名曰泉志

澂論六卷

貴陽太守吳來庭集予諸論而刻之共六卷予自序
刻於黔草名曰澂論泉一見一否曰澂吳序曰郭司
馬公論譔成來庭問名得澂姤義畧以終對尚未悉
具材神妙復爲之跋曰夫泉有五德其仁淖弱以清
好洒人惡其精視黑而白其正量之不槪至滿而止
其義唯無不流至平而止其甲人皆赴高已獨赴下

故道至王器存焉五量宗之五色質之五味中之萬
物準之神哉泉乎公澂論數百萬言談經義時政人
物史事直發千古所未發至仁至精至正至義猶曰
以其否者受彈射是甲之象也惟甲故虛惟虛故神
神則與水合德豈但揮戈八極游刃千秋如淵泉足
以洗濯黔士即化天下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
易蕩滌八紘固澂之樞所由以根苑者耳公德行文
章事業汪濊如水來庭日飲江河故敢因序澂者而
併贅之

創書五封録八卷

子章自序畧家大人以萬暦壬寅孟秋壽躋八袠先是辛丑冬十月　主上冊立　東宮詔京官三品以上得封贈祖父於是家大人以封左布政使改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益自貤　恩以來至是五封云於是裒集　綸誥及諸大夫壽篇合而刻之名曰眉壽五封録

眉壽六封録八卷

子章自序萬暦壬寅家大人年八十以今　上立東朝覃恩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是時家大人膺封誥五矣子師申少師翁題其卷曰眉壽五封既成帙刻爲録八卷越三載乙巳以子章平播功晉封資政大夫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益六封云太宰蔡見庵先生太史黄愼軒先生俱大書眉壽六封字自吳爾見遺於是諸學士大夫咸賦詠聯篇子章乃命兒陵臨二公手書於簡端首刻　誥命次　奏疏　旨意次部咨又次文若干篇詩若干首名曰眉壽六封録嘻子章離萬里外七歷春秋乞身乞罷不　俞乞養不　俞未能飛入玉關趨就子舍爲老親浣厠牏乃邀　綸綍於　主上邀珠璣於師友而壽之梓庶幾贖不孝辠萬之一云耳

師中家慶集二卷

孔太傅曰王父年八十有一以　主上冊立　東朝覃恩受五封爲副都御史又明年以家大人平播功受六封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申少師翁題冊曰眉壽六封諸學士大夫咏歌之家大人次第爲集付之剞劂矣太史董公思白書來壽冊如命題字顧環衛殊錫比於分茅四字中當並見之更擬曰師中家慶昔人以壽親爲拜家慶而師與家人皆卦名也容賦拙詩附以不朽家大人敬諾命不肖太以師中家慶名集句南中學士大夫更咏歌之既成帙太記得家大人李建州時王父年五十初受封曾王父贈中丞公在堂建州趙進士秉忠題一冊曰汾陽家慶自爲序序汾陽王多壽多男而以父五州刺史公不祿爲汾陽恨且羨家大人重慶是時家大人以文學初起家何敢比汾陽而趙公以爲比擬　制勑中又有國恩有赫家慶彌昌句與趙　公語合更三十年而有夜郎之役家大人與李少保　江司馬二公同事二公皆以奪情竣役而王父始督家大人戰有勝爲功臣否爲忠臣語賊平家大人乞　養有經理未竣無以家爲語比　聖天子殊恩六錫　王父實躬承之則董

公所云師中家慶良然而趙公纂所云汾陽家慶似
爲之兆也又家大人未釋褐時王父疾病母夫人侍
藥勅夢之帝所親聞帝命王父頻封等語豈非莫莫
者宰之故前定耶太史公命題卷卷以易之師輿家
人爲言師中天寵　主恩渥矣家人之象曰父父子
子兄兄弟弟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先兄建鄉試
出董公門太兄弟私淑有年太史公屬望于家父子
兄弟之意豈淺哉豈淺哉

賜養恩紀之卷

卷一　聖旨四道卷二奏疏卷三尺牘卷四贈文卷

五卷六卷七贈詩共七卷

敬哀録十卷

章自序畧不孝孫自萬曆丁未乞養　皇上俞孫請
歸養十月不幸至於大故凡遣之祭道臨之獻勿勿
嬖之惡敢不敬第犬馬齒踰六望七不能盡哀悵愴
稍暇乃著先君年譜一卷又匄狀匄銘匄傳神道碑
於大人長者集之共若干卷所以寫哀也已復草疏
乞　卹於　皇上上于之祭并及先慈于葬具四百
金孫集　聖旨　諭祭文爲一卷公移奏疏爲一卷
外而僚友屬吏門生内而宗黨姻黨俱有奠詞挽章
集之共若干卷所以抒敬也總名之曰敬哀録孫豈
敢自謂知禮聊以追聖門不仁之誅耳

旌懿録二卷

旌懿録爲先蕭夫人作也　制曰雖慈儀云邈而華
問具存宜錫懋綸以旌淑懿故曰旌懿乃彙石角塘
志銘碑銘獅山十景詩而總刻之共二卷晉靖安王
題於首

枝幹釋七卷

自序畧予歸田多暇集枝幹釋首列古今支干統論
次枝幹原始次甲子會紀次雜纂次詩話次姓名終

焉即不敢謂正論衡丙寅之疑亦庶幾免三豕渡河
之謬云

年歲紀十卷

年歲紀總論一卷自彌月至八十九十百歲千歲萬
歲九卷共十卷自序序刻在傳草

古蹟考六卷

自序序曰宇内古蹟多矣有名亡實者如黄金臺滕
王閣化劍閣黄鶴樓之類是也有名亡實而僞飾可
疑者如老柏機石皆後人爲之非其實也有名有實
而轉徙亡常如傳國璽傳古圖彝鼎是也有名有實

而常存者如周宣石鼓孔子庭檜旌陽鐵柱武夷[illegible]
[illegible]房山石經之類是也予作宇內古蹟考凡亡者轉
徙者不書獨存其疑者書其實者共若干條分直隷
十三省共六卷

痘書四卷
專爲稀痘治痘言也自序序刻在傳草原有稀痘方
論刻於金陵杭州今總名痘書虔州李別駕若素刻
於虔

人形志六卷
合古今人物奇形異相而類集之也名曰人形志共

六卷

大明三藏聖教目録二卷
予章既建忠孝寺而請大藏經經至故有經目二卷
求觀者紛紛恐其觸汗故刻經目二卷而自序之序
刻在傳草

名馬記上下二卷
予集古今名馬爲二卷而自序之序云韓退之曰千
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予不謂然馬之千里猶人之聖
也攬轡舒節凌雲光𧴻歷塊過都瞬息八極者千里
馬也智籠二儀才攬萬物見本知末觀指睹歸者聖
人也如曰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是去聖人常有
識聖人者不常有也千里一出百世一聖聖人果常
有乎知聖人則知馬矣周穆王時天子主車則造父
爲御太丙爲右栢天主車則參伯爲御奔戎爲右華
得八駿東漢之末善相馬者有西河子輿子輿傳西
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
傳馬伏波文淵然猶鼓銅鑄馬未親實驗由是
言之伯樂千里馬孰爲常有予曰不患人之不已知
患其不能夫馬何患伯樂之不知哉患不千里耳於
是采古今名馬爲記二卷上卷自伏羲至宋皆帝王
公侯所馭者得八十八條下卷據傳記所載者得十
有七條刻於杭陳眉公復收入祕笈刻於吳

名劒記上下二卷
予集古今名劒爲二卷刻於杭李大將軍承勛續而
刻之爲之引曰說文云劒者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
故士君子佩之不斯須去身晏倩必攝具見暴直指
者有以夫烈古豪傑按劒叱咤辟易萬人作其驍勇
之氣以爭雄長又弗能闕琫珌之屬焉名馬記輯自
泰和郭司馬已刻浙紫微署中不佞時承乏浙闈幸
得攬觀因謬綴數語末簡茲名劒記編輯與名馬記

相埒似宜並傳以勗英雄壯氣故解橐中秦遺刻之
既告成事敢敘簡端以紀歲月陳眉公復收入秘笈
刻於吳

校定天玉經六注十卷

天玉經楊筠松公書也元明之際泰和歐陽二明
始傳其書深明其理以遺子孫子孫昌大天玉始著
予家故藏二注又得歐陽二注近得豐城本一注山
東本一注名曰天玉六注而自序之序刻在傳草

阿育王寺志十卷

阿育王志在明州即今寧波府也予為解其山志而
序之序畧曰陵以萬曆壬子趨謁留都乃先度錢塘
踰鄮嶺覲阿育王寺真身舍利一入殿堂如善財之
升彌勒樓閣無着之登竹林精舍已禮舍利獲覩種
種祥瑞宿種既萌法雨復潤未發者發已發者增長
即於塔前發弘誓願施栴檀寶龕一座鏤刻精緻復
施種種供具兼爲勸募修葺殿塔重新先朝　御製
扁額是時舍利殿住持理公通名理請教相勗徒衆
精焚修莊嚴淨土於是焉賴理公嘗有意山志乃持
是編示陵陵歸復持是編進余余因倣普陀山志條
以義類立爲十門門就四偈令各爲一卷諷者正之

鈇者補之若高僧則尋傳燈錄補之以傳删取機緣
爲宗門提唱使後之作者隨類編入無續集之勞蓋
將以舍利爲如來衆製爲說法余偈爲註腳如華嚴
之塵說仮說正說主伴重重無非華藏莊嚴不亦鄮
山三佛地一盛事乎

牛禁編五卷

予自序畧予類集古今牛戒牛報牛經共五卷首
大明律例會典次摹善牛戒又次生牛善報又次屠
牛惡報又次大藏牛經名曰牛禁編江西黎政鄔公
鳴雷刻於湖西而爲之序序曰凡物皆不可殺而牛
爲甚牛順物也犁耙之功至能粒我蒸民牛又犟物
也屠宰之利尤能寔繇盜賊故盜不戢則良善何以
安生牛不禁則攘竊胡由息焰嗚呼此郭大司馬牛
禁編之所由作也司馬仁心爲質滿腔惻隱近益崇
信金僊氏之教不殺生不茹葷勤修精進即山中苦
行僧不過故凡肖翹蠕動之物有觸於中必庸乎情
其所以利養生全者不獨一牛也而惟牛是禁何居
夫亦謂爲治有術弭亂有方養馬者去其害馬計莫
如禦盜而清流者必先澄源又莫如禁牛豫章固瘠
區也民之所恃以活者獨有買犢而耕暴背而耘而

不肖者恒眈眈焉試觀今之潛踪如鬼鼓刀以屠者有一非牛之以又觀今之桎梏滿庭日煩刑書者有一非盜牛之以始而濫觴終而滔天甚且瞋目語難嬌命雄行豈代之性則然哉無乃居上者無善教以化導於先而徒恃嚴刑以救弊於後是理亂絲而禁之也亦何益之與有故是編首律令以示王制之當遵次羣書以示古戒之當守又次報應俾知因果之決不爽而以大藏牛經終焉亦見諸佛所說斷無虛妄仁人君子留心相術益重牛若斯之至也噫嘻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此其終身爲行不著習不察之民也故釋氏慈悲法使人知以輔儒術之不逮讀是編者誠惕然知殺牛之禍如彼又矅然知全牛之福若此必將父勉其子兄勸其弟牛永其年代若其牲上無煩刑下皆樂業熙熙乎太平盛治將躬遇之矣豈曰小補之哉則謂司馬此編仁覆天天下可也遂壽諸梓以公之

先天九曜圖一卷

此五星書也天有十一曜日月二曜金木水火土五行羅計炁孛四餘也今除日月止存五行四餘故曰九曜以六十年一輪便於日者查五星耳予自序存

刻於黔草

四十二章經輯注四卷

佛說四十二章經者佛因事誡約勸諸弟子成四十二章也經者梵語云修多羅此云爲經經訓常也常者言其眞常不易之法也刻板存忠孝寺

蠙衣生傳草卷之十八

子章著　門人歐陽瑊

康紹玄

劉廷曾共校　郭復明書

郭氏世讀堂著述書目

蠙衣生曰吾鄉居縣之南山水清奇有三顧雙鳳層溪水十里一相五尚書之謠故人文特盛著述日富吾郭自宋以來易名冠朝父子讀書有臺山川墨石頓峙至先王父贈尚書公始以博學名顧於高林靜藪之中養被褐懷玉之意詒穀先公庭課不肖而諸子孫頗解祖意珍藏父書

舉業之外各暢其神辟之春華茂而羣峰競秀夏日至而田蛙爭鳴黃山谷云醫子弟之病以藥醫子弟之俗以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若夫成否則天也吾亦恣其所鳴聊以醫俗而續種耳

先祖贈尚書公雲塘府君著述

韻海三卷　辛酉之難亡其半今堇存其半皆公手書

選擇一覽四卷　以下四種皆公手書今俱存

講疑一卷

講辯一卷

郭氏先塋録一卷

先塋録録郭氏之祖先各塋也或在泰和或在萬安公自序序畧曰副使公以前諸塋之所以迷失者實由譜載簡畧之失副使公以後諸塋之所以遷徙者實由不才子孫分掌之弊而亦作譜者失之畧故不才者得以肆其欺也今日之迷失者已行清理遷徙者亦已改遷七百年間祖塋相繼實吾宗一大快事雖然歲時蒸祭之禮久則必廢經理祖墳之人久則必逝各族通候之情久則必疎各譜所載仍前簡畧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是以竊據已意將始祖而下大約圖之於前而詳書其祖之生沒塋處

都里形向於後雖其事繁其詞俚然畧於譜者或詳於此不無絲粟之補且所迷繆明祖塋來由置於篇首正欲為後人者知昔人迷失之易今日清理之難而益致堅冰之戒則我祖宗之塋垂之萬萬世不朽矣豈直由唐迄今已哉書成有來告予者曰祖塋雖已詳悉但三善而下墳塋浩繁難以盡紀其間有賢子孫者踵是意而繼之可乎予曰可

先考贈尚書公兩峯府君著述

壺史五卷

壺史公自著而自序之序曰予少喜騎射東走吳會

南客粤閩西蜀楚郢以及於徼[illegible][illegible]信闕足跡半天下未嘗不負弩矢以從辛酉冠蜀鄉邑予以篆子主帥不內卒而難起身中矗劍挾一騎以走不至魚肉虎口射之力居多焉今予髮種種且倦遊矣予鄉人性纖而力作春耕夏耨暨豎或或亡隙地原野可馳驟决拾顧此念攣攣未卽捨去乃於堂中置投壺一具矢一束客至酒酣命童子執矢而投之或橫或直或側或卧或捧或高帷其所適亡不命中恍若攬繁弱於羽隊而弄忘歸於路既久之得一百十目閒以已意新創其名已乃適然曰得無近於戲乎因取禮

記投壺篇及司馬溫公所刻投壺譜讀之乃知其爲古禮而射之遺也孔子曰飽食終日博奕猶賢執御執射吾將何執使投壺而果戲若博奕猶可爲賢而矧其射禮之遺爲吾夫子所執者矣竟以其目編之得五卷首羣書語次溫公譜又次吾所自投而名者副吾兒子章刻之金陵且戒之曰予非教而壺也欲而不忘射也亦非教而射也欲而不忘有事於四方也昔齊桓公好九九而陶[illegible]遇覺於齊之內外夫九九是誠足好而爬何所益於事事哉此予所爲壺也[illegible]予志之

郭氏世恩録五卷

先考尚書公輯吾郭世膺　誥勑及諸進士殿試策題前後部咨共七十九道故曰世恩録命子章序之序刻於譜

冠朝新譜議一篇刻於譜

兒孫書刻

垂楊館集十四卷

長兒孔建著也凡十四卷張太守東山應泰黃督學貞父汝亨張郡丞匡源子理俱有序

張序曰今類言造物忌才夫既生之而復忌之則何

故乃以予概諸逴昔如童烏之玄輔嗣之易文考之靈光子安之滕閣長吉之高軒過蚿以叠慧讀父書而驟幾其父然竟夭折傷父心此予前說真若有券合不誣也者豈其少年傫俛纘藻自多壹意洸洋亡復畏匿遂干神明之妒邪顧顏氏子絀聰如愚者爾而命亦弗長則又何也余故于學立潸然有感焉學立爲今中丞公相奎子生而稱貴介矣而茹素若貧生而負奇穎矣而含華若拙屏躬蝦蜡溫溫若處女第令人折而欲親不知其爲貴介爲奇穎也郎時然後言雲煙彪炳乃思深體厚絕無柔曼纖穠之氣令

其集具存斯亦何關物忌而務摧之剥之使好脩者
愳又安在其崇與善人邪夢夢者天難詰問矣難詰
問矣學立死諸弟孔延蒐梓行其遺草而緘一編寄
金陵屬余爲玄晏嗟嗟余何忍序學立文哉旣念學
立文可讀而知其學立所爲兢兢砥行世或未盡知
因爲志大都令後世悲學立之不永年非才寔爲祟
也解在予脅東家之爲惻皿者矣涇上張應泰撰
黄序曰汝亨不佞於青螺先生稱部民已荷文章知
辱在門士側聞徵論聞得其長公子建公爲諸生小
試文竊詫異其才它恨不盡見戊戌建公上公車晤

長安市稍稍窺其筆端牙後之慧私喜語人曰郭郎
千古人會建公病毒罷公車忽忽别去嘗以書貽建
公爲卞氏掩泣建公亦以書報予云病幾不支近如
子瞻所云似天竺退院僧折足鐺番糙米飯過活幸
不即夜臺耳而不虞其竟夜臺也汝亨聞之爲泣然
泣數行下會牛走燕越亦復遘人肯鈌然南州之弔
而吾師不見督自黔中挈建公垂楊館遺文屬鍾陵
而序之汝亨感且泣爲之廢書太息曰嗟乎人間世
存者多矣今建公死哉顧古才士而夭折者不可勝
數禰衡以賦賈誼以政事書謝朓以驚人詩俱不得
長其年子淵而爲學聞道之士亦不得免豈惟建公
哉夫賈誼[illegible]人[illegible]有[illegible]至而不相擅造物者固已妬
之矣而何[illegible]多公益讀宋槐賦而嘆其麗而則賭而
不蕪也屈晁之質也讀序記論諸篇而嘆其瑰瑋以
達也詩不多作作亦不盡變其紆情傳物則應物長
卿之流也乃筆牘短長之談嘔心論事衷言藻發可
令孔璋闍筆子雲廢札至于禪那證幻止脩詮理爲
有道先生入室之友而情之所至小遜蒙莊不幸短
命豈非才士之陽九而爲子淵氏解嘲者乎豈惟建
公哉蓋建公秉靈露穎而亦趨亦唯于父師之庭龍

門千秋其來遠矣古人有言死而不亡者壽意建公
所啞然九原而莫逆黄生者在斯也
郭學立五試卷一卷
學立建宇丁酉郡試之年一歲五試皆第一故曰五
試卷臨汝謝曰可廷讚何明府傑俱有序
謝序曰曩余讀郭相奎先生制舉義心有醉焉蓋在
舞象時洎家兄友可賦天關也則相奎先生交一臂
而去嬖[illegible]緣戢郎不及郎之歲車停於越
癸元禮之門有日矣逢掖王符家寥寥皇甫乃甲午之
役賀戢勝者在門矣誰稱于傀遝如廣陽間邪計以

敗卽歸土耳而鉤距主者卒以咸陽相難於是乎房
王之身首無餘 逐客之河淸難竢矣當是時且決裂
不周纜紛息壤 而信信者當關且攝之西山之泣豈
償富水之寃哉賴學立捧劍相提鄭階一言照於衍
律嗟夫季何人哉其於以當學立無能爲役乃不恡
子春之諸爲饒咼重也且入之日走赫虢相勞苦眞
龍蛟蜩蜩五試綠圖固知沆瀣果腹不忘瞯饑然以
此卜石梁餘勁矣如稷稷者有滅皆面壁耳此無論
其文瑀敷玉纈流光自照吞吐八川沃盪雲日殊有
令公鳳毛卽信陵孟嘗之義誰兩之者吉州之水其

文爲吉如澄江巴字以其故異人間出如朱長倩者
姑射氷雪也如郭學立者鍾山片玉也卽謂天地以
吉州爲私壞可也然光祿公一珏耳學立伯仲之鳳
以三郞謂天地以郭姓爲私人可也曩余結朱愽之
綏今再登郭泰之册卽以兩君之姤濟不佞之剩亦
可也詩有之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葢余得學立而
懷長倩於燕然後乃喜可知也故縷言膠漆之誼如
此若學立之文則洛陽紙價紮若列眉矣
何序曰明興以制舉義譽髦斯士士亦藉以傳質有
有司計三歲郷國當上計輒偕所辟士登之南宮自

郡國始泰和郭學立夙以家學赤幟其里中辨志以
往操觚驚座長倩有思已而載試郡邑出當學使者
臬轄大夫先後凡五試若承蜩而掇之也客有傳
其先資之言來楚者不佞間得請於今方伯公卒業
之輒讀輒伎倆曰咄嗟技復至此乎舜自 聖明天
授眞儒嚮應草創進呈之業用程型范之辭成弘而
還斲斲揚靈中道幾爲濫觴肆嘉隆而作者鬱起容
與六經洧撻百氏廓然盛際矣而君家方伯寔爲龍
卷葢前代制舉義不能踰勝 明卽明亦不能踰勝
嘉隆之際而嘉隆間制義又不能踰勝君家方伯也

記曰堂上布武堂下接武葢似續之謂也君家方伯
兼其制義薇織 三朝翩翩弓冶而學立復綴其緒
餘而試得雋至諷其文洸洋自恣且閒雅甚都其於
家法斷斷如也夫愽士家憑陵大噱色爲丘言脫也
質之不存與危言亡當等失耳故傳時者務不足焉
也諧耳者調不足按也學立之爲文揮斤而無所不
極則汗漫而無所不歸心周流騁望而靡所不善息
焫一日之內充耳塞目翰不得留行人不得左辟晷
不得旋次假令腕下恪恪僉且擾嘗其間非彬彬質
有其數學烏踏此也裕不佞偃蹇公車闖於自見會

君家方伯爲蜀學使而不佞謬名能窺其緒皇皇多士輒頼公以左右袒此亡論家學也乃文章經國之餘業而不朽之遺事奚翅前茅將後勁焉今學立所挾以射時者即其所爲彀率也者其於發藻儒林且饒爲之矣日者功令廣厲學官轂關弓雅之途而學立奉羔雉以彙征而以其餘勇賈射南宫是帙其嚆矢乎不佞方局蹐簿書愓敢以玄晏一當學立唯是國門之懸具在廻詔剞劂而授先驅焉

垂楊館時秇草二卷

兒建制義也建自有序序曰余甲午落羽歸擁婦泣牛衣中不勝孤憤西之役僞而婦死此余所以怨妻于啖鶴而聲慘于峽猿也嗟乎天奪余婦余柰何以自苦頃從山僧結伴尚手山椒白雲深處上真賜余殿余復而慨朝市升沈一切空諸漫泚文焉用文哉顧古人尚悲亡簪冀其以嘔心鉢肝者而敝帚棄去乃撿壬辰以後草若干首[illegible]題評付之剞氏蘇門超然越俗如半天朱霞與余莫逆千秋之業貯西饑北鄴林樂與蘇門共之又受鬻讀制科書爲竢鍔成以覆吾甑

史通評釋二十卷

次兒孔延所校釋也延自有序序曰張睿父先生冊刻陸太史校定劉子玄史通於豫章蛟寄家君黔中張先生手校爲增七百三十餘字去六十餘字而出筆因智二篇增補缺略已成全書家君讀而喜以新刻寄延曰張先生爲觀察而手不釋書猶諸生也爾曹爲諸生乃不諸生也乎甚有其蔥黔中亡籍乎家史通蜀本吳本再校之刻中如干寶之于揚雄之楊王劭之邵常璩之據苻堅之符當是寫誤可發舊本細爲校定延自長安歸循環校閱再加芟正篇中史官姓名如左氏遷固古今共推者可以無釋自孔衍荀悅以下俱爲著其爵里開以己意爲之評論雖未必合作者之意祇承嚴命終陸張二先生功耳約而言之考究精覈義例嚴整文簡古議論慨慷史通之長也薄堯禹而貸擻丕懿春秋而信汲冢訶馬遷而没其長愛王劭而忘其佞高自標榜前無賢哲史通之短也然則徐堅所云當置座右者以義例言艮非虛譽而宋祁所云工訶古人者以誇詡言亦非誣善矣延又因之有感焉子玄自叙史通方諸太玄太玄數百年後爲張衡陸績所重第史通後來張陸則未之知不謂今千年後首刻于陸太史再刻于張觀察

爲子玄之平子公紀也二姓俱 同事豈偶然亦可謂子玄忠臣矣

正誤三卷

三兒孔太纂也太自有序序曰予年三十而後知頃所讀經書雖粗悉其義而音多誤也常談語卽解其義而音多誤也記得先曾王父司馬公訓家大人以所注韻海皆曰弟子出則弟二弟字不同音洋洋乎如在其上洋讀養君子貞而不諒諒讀良幼年忽畧不及窮問而今始知誤者尚多也今據曾王父韻海及許氏說文黃氏韻會陳養吾氏韻注楊升庵氏古

音畧參互考訂以所讀誤者列爲三卷上中卷經傳音誤下卷常談音誤亦有音不誤而義誤者亦有義不誤而誤以爲誤者共若干條嗟乎曲有誤周郎顧邪子才有言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彼曲書之誤古人且顧之思之而經書音韻可令其誤不一省邪雖然音誤猶未害也理誤不可言也辯馬而數蹄選勇而馹闍尹失理太甚故雕龍舉以爲戒而太以爲車馬小義中貲細名猶未爲大失王夷甫誤天下蒼生呂將軍動輙言誤宋太宗誤渝金匱盟則眞誤矣眞誤無以爲矣

醫[illegible]二十四卷

談醫理也首名醫次脈支次診法次針灸次分治次醫議次藥議次醫書次驗方次藥品次奇疾次報應四兒孔陵善病特爲編次各門都有小序

錦衣志六卷

孫承昊集也昊年十二以予平播功 恩詔世襲錦衣衛衣左所指揮僉事食優給俸年十七中江西鄉試武舉年二十以予平苗功加襲錦衣衛同知予以其齡未壯事未更學未成不欲令之官也時教以錦衣之故昊乃撿 會典凡屬錦衣故者爲四卷以王

元美先生錦衣志爲一卷以諸書旁載錦衣事者爲一卷合之得六卷予命之曰錦衣志而令藏之异日者之長安訪諸長老考之衛籍以成全書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歐陽瑊　歐陽一夔
康紹玄
蕭文宰校

傳

大學士太師申文定公傳上

萬曆甲寅子師申少師相國壽介八袠同郡出師門墻者張司寇治楨劉京兆扶生鄒比部爾瞻謀所以祝師而屬言子章章以天定之說著爲壽言馳使入吳門代無疆之

祝秋七月使至師已捐舘客長君同卿敬中次君孝廉美中讀子文哭而受之以告師靈明年夏子合同門爲誄詞絜奠彝以獻亾幾何同卿孝廉書來屬銘爾瞻屬傳子章且曰此師治命也師無當五服義重在三子章哭諸寢門因次第同卿所爲行實作申太師文定公傳

公諱時行字汝默別號瑤泉晚捐相印歸休號休休居士年七十病劇而間更自號曰蘇庵其先神農之後在唐虞爲四嶽在周爲宣王舅申伯封于謝楚有無宇漢有培公或在魯或在魏皆申伯後在魏者宗勉最著南渡後居吳中者宗勉後其葬于吳山者自斂始斂傳官保官保傳來恭恭傳源源傳鎡鎡傳傅傅傳周是爲公曾王父周傳乾乾早爲公王父幼育外兄徐翁遂從徐姓公及第後始奏復申乾傳士章即公父自公父以上至曾王父俱以公貴贈左柱國少師母王生公早卒贈一品夫人繼母黃封一品太夫人公誕於嘉靖乙未生有異徵十歲即嫺舉子業年十二能爲古文詞陸貞山先生手而驚嘆曰此無待教驅攻駒而千里者許才也比出試邑郡及督學使者輒褎然爲舉首聲藉藉起吳人稱爲經神學海從遊者如細流赴巨壑不呼而集公乃手勒尚書解一帙傳示群弟子弟子守爲指歸乙卯下第公下董帷攻苦曰爲者常成行者常至

作祛倦鬼文自勵其後斯文傳播入禁中　御筆改鬼爲魔命中書繕寫揭御屏或曰此即漢武讀相如賦唐德批韓栩詩也已未丁父憂辛酉七月服闋學使者趙公鏜置遺才第一時吳令某編卷號於句容僕閽至公卷忽有一巨人從空冉冉下左右吏胥相顧錯愕識者曰此大魁之祥也秋鄉試公果以尚書魁第三人明年壬戌　廷對及第第一授翰林院脩撰時　上事高玄公座師袁文榮公入直應制不給多倩辦公公一日代袁公草進白兔表及白兔瑞應詩稱　旨詞林拱手新翰以文事推高公不自[illegible]也居恒鐍户枕經籍書自言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粲

然者矣　本朝二百餘年典章令甲薿其枝葉窮其根荄
晰其利患恭其顛末以待異日癸亥以王父承重憂歸公
益自韜斂杜門養重丙寅服闋丁卯復除原官時華亭徐
文貞公階居首揆特器重公曰此維桑後來之儁他日可
肩巨受大者而新鄭高文襄公拱與華亭有郤比進令
上東宮講讀官書屬新鄭所取乙丑士而公積在前雖絕
不以言庚午公副丁文懿公士美典順天鄉試所遴士半
升南宮有會元二人甲二宗伯一大學士一卽么麽如章
符侍門墻皆公所闓鑄也辛未二月分校禮經復得趙宗
伯用賢以忠諫名得夏司寇良心以循良名以人事主孰

與公多尋晉公宮允充經筵日講秋九月　詔都試天下
材官公仍副丁公典試事是科武舉以誅勇著稱幾半其
類亡何晉宮諭晉副總裁充修　世廟實錄未幾　穆廟
升遐例有詔誥儁華事宜多出公擘畫而勸進箋表聞
皇太后及　今上覽之色動具載起居注是時公齡未四
十而留志農國潭思摛藻不三月鬢星星白矣癸酉　上
登極晉宮庶仍直日講公繇是歲充講官迄戊寅前後六
載所講四書通鑑出公裁定者十七而尚書則公以顓經
爲任江陵曰是可傳也曾奏　上俱梓之內府甲戌晉宮
詹少尹兼侍讀學士視翰篆如故兼理清黃凡軍職黃簿

鐵武弁世系功次及升調降革緣由以其副藏內府爲
當張本先是樞吏作奸紊敘爵以旁爲正敘績以贋爲眞
貯歲亥豕淆譌不可方物公悉心校勘無者別之譌者正
之其若乙之務令前所頒進黃冊與近供相應至今甲戌
以前內黃犁然別白皆公手筆云丙子晉宮詹正君充會
典副總裁會典始自弘治迄今　上踐祚可八十餘載損
益因革之故教禮刑政之條今昔柴池南北剌謬公曰此
昭代典章也如承訛襲舛因陋就寡其何能訓乃問於遺
老咨於故實視諸故府蒐之新志一切綱領義例悉公苦
心創定如會計如典禮如邊防如河漕諸大政務規範本

[illegible]剪截浮詞著爲令丙凡十有二載告竣雖成之群策公
總裁居多焉丁丑公同蒲州張文毅公四維主會試是科
得人如流公懋學魏公允貞余公繼登敖公文禎馮公琦
鄒公元標朱公廷益皆公手拔而登延者卒爲名臣八月
晉公禮右侍以　穆廟實錄成加太子賓客已改吏右侍
是年江陵奪情事起一時　廷杖五公公不勝義憤拉王
文肅公詣政府力解不可得公謂王公曰事急矣吾輩不
以身庇恐令　朝廷負殺諫臣名乃丙夜密從緹帥楊公
後卿謀調護之諸公拜杖出公與王公時時餽藥饘夜半
親往視卹兩公且不諱公既遣奚奴延醫視創公披衣送

露下候報報云沈昏默不語鄭私語奚奴寄謝吾師吾神
候如故可以不死報　國時漏下四皷公乃就寢當沈公
寓粤時家乏強幹宿舂猝無所辦公一一料理遣蒼頭護
行追還沈公持蒼頭叩首曰師實生我矣鄭公賜環時曾
語咽鄉曰吾師顧我于死生患難之時振我于解甲登朝
之日其何以報惟始終亢節以毋負朝廷不殺諫臣之誼
乃所爲報耳是時五諫趙沈鄒俱出公門吳又公同年人
謂公扶維得力而公不任德戊寅春　上一日傳旨增置
閣臣廷推大宗伯馬公自強及公名上　上晉公吏左侍
兼東閣大學士參與機務公辭不允乃孜孜以格君體國

爲念常題座右收斂精神平居如對　君父講求政務憂
寐毋忘　國家盖公所自矢也己卯春正月　上致齋文
華殿會江西樂安等府宗室宸涼等六百餘人俱以多爐
多熾等互訐擅婚連名奏辯　上省覽猝召閣臣入公條
奏甚悉大畧謂以例論宸涼等六百餘人於法當奪如以
情論授封在嘉靖二十八年以前彼時條例未布雖有違
碍例前可憫令無念其年遠人衆以二十八年爲斷仍請
告諭諸宗以爲經久可行之制　上深然之詳起居注中
公以三品考滿晉禮書是歲江南災公乃倡言今日救時
急務要在休　養生息之意多而鉤鋤摶擊之事少庶可保

國根本撫起凋瘵因手疏具務條上如停[illegible][illegible]以修水患
酌備科以安人心禁奢侈以厚民俗刬長單以[illegible]根[illegible]諭
[illegible]皆公所惓惓三致意者庚辰公主會試所舉皆知名士
廷試江陵以伊子[illegible]甲[illegible]請且示以　上意公詳爲不
省列二甲中江陵[illegible][illegible]從保[illegible][illegible]易置中外譁然而知非
公意時江南北並災淮揚爲甚漕撫從公策事公以流移
班軍班價之說告漕撫以奏班軍歲四之一班價亦如之
江南[illegible]湖爲災撫臣以改折漕糧請公從中從臾之竟有
旨改折一年公之流膏東南必入吳越如此壬午夏五
月江陵卒蒲州爲政謂公曰今當很蕩之餘要在安乂公

曰吾以爲肅殺之後應有陽春二公指各有攸歸而公意
深遠矣會秋八月　皇長子生公喜曰時機不可失也
泣上宜有大慶施于天下蒲州亦以爲然乃盡出諸司所擬
寬條屬公損益上之識者謂此春　詔書眞所謂寒後陽
春也先是江陵黨與假江陵遺跡起新昌位公上而逼蒲
州及新昌論罷又設事構陷并劾蒲州　上持其章不下
公曰子其及矣乃具言徐爵諸人求援爲奸狀　上怒立
錮御史官而督過保璫殊甚語涉外[illegible][illegible]　上
意指其劾之　上立諭公擬旨下爵詔獄論死安置保于
南京籍其家而趣蒲州出蒲州出謝公曰微公從中力援

幾盡一綱矣初羣喙詆諆詞語百端二公不無少生得失
至是如初公以　輩忠晉少保具疏力辭不允癸未會試
蒲州長子甲徵與冏卿中式魏侍御允貞引韓忠憲事抗
章云俟兩輔去任後方可入對蓋過慫丁丑庚辰事虞閣
臣之復蹈前轍也公大驩侍御言懇　上允其議上不從
四月蒲州憂歸公始為政擬蒲州馳郵[illegible]隆又疏請簡用
閣臣乃薦新安許公國　上從之已議起廢吳趙二公晉
宮坊旋日直講讀一時大小臣工以言得罪以免見抑者
次第登用盡洗昔時伎下之習而言路益明張肅清矣已
而止太和內監干預都司之敕裁三吳織造之額寢戚畹

李偉國公之贈請　潞邸之國之疏止　[illegible]府爵土之復
恤江陵老母之田　上一一從之是歲以雲南隴川獻俘
擬晉公少師中極殿公力辭止晉官一階予[illegible]朝
閣臣自張文毅公以前凡有軍功無不[illegible]
功無世蔭自公始嗣後遂左報捷　慈寧工竣會典告成
上咸特敕褒公晉秩公累疏辭不拜嘗語冏卿曰吾叨
冒極矣　深恩難報厚禍難消人以為名言詹侍御講請
王文成守仁陳檢討獻章從祀浮議紛紛詆王覇儒訾陳
偽學請獨祀胡布衣居仁公疏析衷王言致知出大學良
知出孟子陳言主靜沿周程未嘗立門戶也氣節如守仁

功業如守仁孝友如獻章非禪也請并祀三賢于薛文清
後亦足增光盛世　上即允行乙酉余文敏公卒公屢疏
薦太倉王公錫爵山陰王公家屏不報至是復疏得請大
快輿論夏五月大旱公具疏引咎乞罷　上降旨慰留自
責精誠未格公遂力請敘錄言官減上供袍服停新織
罷蠲免天下災荒錢糧卹錄熱審罪犯俱次第允行[illegible]
請　上罪已省躬齋心顧帝布袍蔬食虔禱郊壇　上悉
從公請是日戊午昧爽　上從大明門却輦步行公同兩
輔後隨　上數行數目公使近前至南郊　上躬禱畢出
御幄次　上特召公面諭公隨撰敕宣上德意并擬傳帖

進覽　上嘉納之逾月公考一品滿加特進光祿大夫支
正一品俸仍廕一子中翰賜宴禮部公疏辭不允舊例閣
臣九年考滿始得賜宴公以初考于例非當復具疏力辭
俱不允再降旨勉公秪承以成君臣相得之美　上一日
幸兵仗局觀兵器或言　先朝有內教場蓋指正德年間
事也　上欣然舉行乃選內豎二千餘人更班團練寅入
晨散援槍執銃砲聲相聞鼓駴徒譟外議洶洶公深以為
憂乃向同官具疏懇罷大畧謂　宸御清嚴宮庭邃密詎
宜有此及今停止一以妥人心一以杜亂萌一以養君德
一以省濫費不爾恐蹈正德年間覆轍不報時臺省亦以

爲言而刑部董干事甚言尤剴切　上怒欲重譴之公復
極言救解得薄謫外任然弓矢未櫜旂廬如故公曰此未
可以口舌爭也乃因文書房傳語司禮諸大璫云此事屬
在禁廷諸人擐甲荷戈未明入內設奸徒竄入爲害叵測
即有緩急外廷不得闌宿衞不得入吾輩大臣束手無計
此公等剝膚之患也諸大璫皆竦然變色乃乘間復以閣
臣言力奏　上遂命撤止公之膺謀潛移類此召對之典
泰陵永陵闊行之廢亦久矣　上一日朝罷御煖閣召閣
臣入　上以董侍御子行疏手授公疏中一謂撫鎮官當
親自巡歷一謂巡撫宜久任責成一謂邊方司道宜加優

異一謂沿邊佐貳官員宜慎選用破格遷除公受牘且披
且奏　上悉首肯召對久廢一旦舉行中外臣工喜色相
慶翕然有太平之望爾時吏治墮壞賄賂成風公特疏畧
曰人臣以潔己奉公爲賢國家以獎廉禁貪爲要聞先年
郡縣積貯多係撫按贓罰今朝廷既括之濟邊而撫按又
取之充贄非惟無餘勢不得不多受詞多問罪其爲民害
不淺夫濟邊有定額不可復減莫若節之于公費或衙門
公費不可盡裁莫若省之於餽遺餽遺者其始以交際名
以通贄禮交際不已則廣餽遺餽遺不節必成賄賂撫按
無以禁司道司道無以禁有司而欲郡縣趨廉平之政閭
閻免愁歎之聲胡可得也懇乞　明旨申飭先自臣等及
部院大臣始今　朝覲在邇敢有挾貲入京仍前通餽遺
禁者盡法處治然後貪風可革仕路可清擬　聖諭一道
進覽　上即親答勅嚴行之秋八月　上傳旨親閱壽宮
十三日　駕幸大峪有　旨吉典用大峪山本朕親定工
作方興不必更議以滋煩擾前命卿覆閱止以首臣會同
該部諸看以示慎重內閣職任匡贊豈以技術爲重輕至
是言壞始定群議始息　駕還感思殿御東室賜公玉帶
羅衣是日　上以重陽令節循諸陵而行回鑾復登鞏華
城樓宴飲及夕夜將半閣臣叩閽者再　上猶未返公具

揭力請　上乃還行宮公擁衞　聖躬諫止夜游有古大
臣風采云丙戌春正月　皇長子生五齡矣公念　上亦
以五齡出閣講讀乃約同官於歲首題請冊立東宮以重
國本畧曰國本係于元良主鬯莫若長子故漢臣有云蚤
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　皇上德澤浹於寰區嘉
祥鍾於胤嗣自萬曆十年　元子誕生詔告天下五年於
茲矣即今麟趾螽斯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茲時查得
祖宗朝故事　宣宗以宣德三年立　英宗爲皇太子
時年二歲　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　孝宗爲皇太子時
年六歲　孝宗以弘治五年立　武宗爲皇太子尚未週

[illegible]開儲所以明震龍之重冲年貽哲所以端蒙養
功成憲具存昭然可考今　元子聰明克類岐嶷夙成
中外臣民屬心已久佇望　皇上深惟大計以今春吉旦
勅下禮部早建儲以慰億兆人之望以固千萬世之基至
于出閣講學及朝賀等儀不妨次第上請疏入　上降旨
云卿等以冊立元子請朕見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越一
日公復疏曰冊建儲宮國家大典　皇上特以元良之重
故謙讓未遑又或以禮節之繁欲從容少待但茭藿微忠
尚有不能已者自古享國長久莫若成周善輔養太子亦
莫若成周蓋自孩提有識已備師傅之官抗世子之法矣

本朝　列聖建儲多以冲年寔法成周遺意今　元子方
及五齡雖未甚壯然比之　宣　孝兩朝已過期矣如欲
修講學故事備朝賀禮儀或恐嬰弱之年勤勞未習若但
舉行建儲之禮在宮中不過一受冊在文華殿不過一受
朝賀為勞也而名號既正千萬世之統攸歸典禮一新億
兆人之望斯慰其講學等儀遵奉　明旨少俟二三年則
茍燕之謀保愛之道兩得之矣疏入　上曰卿再疏悉見
忠赤慮國朕已知之矣是時中外晏然亡有慮及國本者
公獨懇疏倡言　上亦[illegible]無它意惟是廷臣揣摩欲捷得
之以定國本紛如蝟起上浸不能堪始有疑君立幼廢長

[illegible]脈不善之語意遂遷怒矣已議水田　上意欲詰責文
議者公力救徐尚寶貞明且云人情習私者多奉公者少
畏難者多任事者少若以建議為罪將來必至以言為諱
誰肯為國肩事同府中尉勤僻越關奏冤詔俟撫按官
上意欲逮撫按公力抹撫按且云國家大紀綱有四　親
王轄宗儀將軍轄軍士有司轄百姓提學轄生員故大小
相維而天下治若宗室事不問　親王不下撫按亂之道
也　上皆然之秋九月山陰王公以憂去公疏請慎簡才
賢以隆政本意屬于公慎行沈公鯉大要謂見在臣等三
人皆南產生長既困于一隅未能熟悉周于四海竊恐臚

采職業孤負恩私仰祈　聖明特簡或令臣等疏名上請
庶得盡芻蕘之見且可免黍粹之嫌不報是歲水旱異常
災荒洊至公疏言　勅災重地方蠲緩催徵設法賑濟如
有饑民嘯聚搶掠者務申嚴保甲團集兵夫禽治正法庶
使潢池赤子毋敢揭竿制挺為難者擬　聖諭一道內令
措發臨德兩倉餘米以充賑濟借支太僕馬價四十萬以
資糴本而又以四事責成撫按令每月一奏報曰田禾有
無播種曰雨雪有無沾足曰人民有無流亡曰盜賊有無
寧戢　上稱善即令中書官謄寫頒示一時有司廩廩奉
職庶幾稍而不害云丁亥春正月公語同事云冊立久稽

異論漸起今將建儲封王並舉庶慨 聖衷體統各正乃
引 高皇帝詔旨疏請 宸斷並舉建儲封王吉典以慰
人心以承天祐畧曰本朝故事 成祖以永樂二年立
仁宗爲皇太子即封趙王 英宗以天順元年立 憲宗
爲皇太子即封德崇等王臣繹思 列聖傳家世守之法
御體 皇上愛子均一之情竊謂 皇長子宜正東宮
皇第三子宜即分封大國一時並舉尤爲盛事疏入不報
戊子春二月 上御經筵講畢命司禮傳諭內閣唐宗有
明德魏徵蕭大節以後止講禮記罷貞觀政要公顧同官
曰 上天縱聰明日新學問其於剖析義理權衡人物卓

有定評如此相與慶幸遂具奏畧曰唐太宗開基創業身
致太平史稱其平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盛庶幾成康
納諫如流改過不吝亦三代以下賢君也魏徵事有爲之
主當不諱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王珪稱其恥君不及
堯舜以諫諍爲己任其十思十漸之疏後世皆以爲讜言
亦三代以下直臣也至於閨門慚德忘君事仇誠如 聖
諭臣等惟願 皇上以二帝三王爲必可師以唐虞三代
之治爲必可復宗社臣民幸甚至於通鑑纂要大學衍義
於君德治道有裨相應兼講 上嘉納之時公自閣中入
故牘得 高皇帝御筆凡勅諭詩文共七十六道裝潢[illegible]

進而入告曰聖 皇上於語言文字之中求 聖祖之精
蘊於既降存者之項法 聖祖之憂勤 上覽疏喜曰朕
當留覽藏是歲直隸浙江撫按官奏報災荒地方如尚
通州數百人邀搶米麥餘干縣數百人聚劫民間糧食昌
國將軍人因放糧稍遲即將衛官圍擁倉官綑射公上言
恤窮民所以收拾人心純亂民所以消弭禍亂今時值饑
荒事干人衆搶奪不已必至劫掠劫掠不已必至叛亂撫
按未奉 明旨孰敢以重法繩之人有玩心漸不可長臣
謂今須責成撫按假以便宜令督率兵巡嚴加緝獲遇有
鄉村城市聚衆搶掠者即將首惡數人擒拏梟示毋得苟

且養姦姑息釀禍庶人知畏憚地方稍安至於減價平糶
之議惟官府可行民間不可強行今官府既無穀米可以
減糶而徒責之民間則積穀之家皆深藏而不敢市是趣
之增價也閉糴之禁原有 明旨而地方官各私其土本
省之外漠不相關臣以爲平糶徒足擾民無益事實遏糴
最爲厲民有傷治體皆宜申明禁飭 上曰可其嚴勅行
之

大學士太師申文定公傳下

庚寅元日 上御毓德宮暖閣 召四輔入 上手示雒
廷評于仁疏謂其肆四箴言觸怒感疾聲色俱厲必欲嚴

譴公奏小臣輕信訛傳干冐　天威誠爲有罪顧處分過
當恐彰拒諫照舊留中乃見容德公以疏繳置　御前者
三反覆勸解良久　天顏稍和因謂公曰朕是心先生是
股肱心非股肱何以運動又曰朕既委任須替朕主張任
勞任怨公同同官叩首謝曰敢不服膺因勸　上涵養聖
德保養聖躬清心寡欲戒氣平情已又勸　上時御朝講
以慰群情瞻仰已又以建儲豫教上請　上俱首肯之公
方與同官叩謝出上遽令司禮援止之云俟宣長哥與先
生每一見公聞言喜甚有頃　上傳語令公將鯨璫訓責
公辭不獲乃以　上意訓責之畢已　皇長子　皇三子

俱至　上於榻前手携　皇長子向明正立公等注視因
奏曰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　皇第三子玉筍蘭
芽娟秀可愛仰見　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昔商山四
皓一出而羽翼遂成臣等雖不及古人而幸遇　聖明特
鍾慈愛造膝之一見賢於苦口之萬言臣等舞抃何能已
已詳　召對錄中公於次日即疏請　立元子越旬以豫
教請俱不報至夏四月南北兩京九卿科道咸合辭疏請
公復約同官再申前情畧曰建儲一事前有　皇長子始
生之明詔後有臣等節年所奏之屢旨公有兩京各衙門
之合奏私有皇親鄭國泰之專請近有都城孝巷之流言

遠有四方萬姓之屬望而　上則臨之以　九廟之神靈
　兩宮之慈訓　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可苟
順一言今　皇長子年已十齡矣而冊立未舉出閣無期
師友未親名位未定以先後長幼之序而言則不疑而生
疑恐訛言日興非所以信明詔也以安危治亂之幾而言
則當斷而久不斷恐覬伺漸起非所以固大業也疏入不
報越二日公又特疏曰當今第一大計無如冊立　元子
而臣等第一職業亦無如建儲一事夫　祖宗家法傳畀
萬世　列聖相承儲位未有不歸　元嗣者　皇上纂
祖宗之緒須守　祖宗之法　皇長子當正儲位萬萬不

可遲疑一也臣等先年奏　旨云立儲以長幼爲序今年
又奉　旨云父子至親長幼有序元旦之辰　皇上親挈
元子令臣等諦視又親諭臣等長幼自有定序今言猶
在耳　皇上豈得失信於天下失信於臣等二也向來道
路訛傳皆謂　皇貴妃獨蒙眷注屬意所生京師百萬軍
民頗倡後議獨臣等不信以爲元日親奉　玉音謂　皇
貴妃每勸冊立安得有此不根之言乃今國泰之疏既上
而不報已票而不行則外間又生疑議以爲　皇貴妃姑
今國泰塞責　皇上姑爲　皇貴妃解紛使疑在宮闈憂
在宗社何以杜百萬軍民之口副四海九州之心三也臣

等竊謂　祖宗一定之家法決不可不遵　皇上已出之
綸音決不可不信　皇貴妃未白之心事決不可不明
皇上何不早發德音定以明春冊立　元子勑禮部具儀
擇日立決大計盡釋群疑使臣等得關其忠無事嘵嘵强
聒自外於心膂股肱之托也臣等之言盡於今日臣等去
就亦決於今日不報已而　上特命中官傳諭公等詞意
甚厲公知　上督過之甚不得已復言此舉一日不定則
流言一日不息　皇上心事一日不明如必欲暴白　上
意解釋群疑莫若先令出閣講讀再議冊立大禮　上覽
奏報可已而仍令內侍傳示閣臣候旨行之公言甚願謂

同官曰　上意無他第謂冊立大事未欲自臣下發之吾
輩宜拱默以竢耳是秋洮河事起先是套虜火落赤欽掠
洮河熟番入據莽剌川就水草數出掠漢人番邊將或就
索輒復得之而副將李魁者素有膽略偵卒報虜至魁即
單騎赴之不介而馳虜持鞚自白魁輒拔刀斫之虜衆大
譟射魁創甚還營宿昔而殞督撫檄大帥劉承嗣擊虜不
勝虜遂入犯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死廷議紛紛謂虜已
敗盟順義寔助逆洮河且陷臨鞏危若累卵相率攘臂談
邊必欲罷欵決戰公乃具奏先年俺荅欵貢套虜吉能及
松山西海諸部並聽約束西鎮之不用兵二十年矣及吉

能父子皆死其孫卜失兎幼弱而用事夷酋如切盡黃台
吉者又相繼亾以故各部渙散或以轉墜要賞於延綏或
以借路生事於甘肅或駐牧近邊驅之則曰吾不犯內地
也或刁搶番族問之則曰吾不擾漢人也欲絕之彼以欵
貢爲詞難於峻拒欲撫之彼實需索無厭難以曲從此西
鎮虜情之大略也顧邊疆事勢軍旅機宜譬之隨病製方
不能執一今虜既狡黠無狀掠我屬番殺我裨將公背盟
約其勢不得不戰然一二小酋雖已猖獗而大酋全部尚
在羈縻順義自西循稱畏事卜酋回套猶聽調還初未嘗
合謀犯順其勢又不得不撫然或陽順陰逆已去復來雖

有鹵掠而或送還人畜雖有殺傷而或縛獻罪虜此其勢
又不得不酌於戰與撫之間顧今久安之後洊災之餘伍
缺無可用之兵餉匱無可恃之糧當事者堀臨渴之井炊
無米之粥未及整頓虜患遲已剥膚方欲經營人言更多
掣肘必須寬其文法假以便宜然後可以盡心展布畢力
安攘此今日計邊之大畧也臣請　勑令兵部將督撫
按梅友松條議作速議覆其彼處失事候巡按御史查覈
另爲處分已而傳　旨令輔臣將梅友松奏報看詳且詰
責各邊督撫引嘉靖間失事爲證公　上言今日虜情與
嘉靖間不同先年虜犯各邊惟一意拒戰而已今虜方欵

貢就中部落有大小情態有順逆不可以一部梗命廢各
部之羈縻不可以一邊騷擾致九邊之決裂如其背約則
當聲討如其輸服不事窮追制馭長策捴不出此今洮州
失事明係火落赤邀請而宣大總督諭書及虜王頭目稟
帖尚猶未至果否背盟犯順未可知也若一有踈失卽大
更張調撫臣斥司道而又更易總督使醜虜反得挾以爲
重必云我一作歹邊帥盡更將益無所忌憚而任事之臣
皆垂首喪氣莫能自振矣 上深然之然意猶苛責督撫
不已而崔直指景榮復報虜騎充斥之甚公乃立趣銓部
廷推戎政尚書鄭公洛經畧七邊又選用梁公雲龍爲公

世德贊畫又特薦尤帥繼先領兵以往經畧奏公指從大
同邊外迤邐而行兵聲大震西虜聞之咸惴惴思竄於是
移檄切責順義勸之東歸聲火酋之罪勒兵出剿自是莽
剌川絕無虜巢而他酋真相據揑工川與火酋爲表裏者
亦遂稍稍移帳遠徙矣是時 上加意邊防屢聞警報意
不能無動乃於 御門視事畢 召公及兩輔於暖閣中
從公商確機務亹亹不休且囑曰卿等爲朕股肱須替朕
用心分理詳具召對錄公仰承 廟謨竭力擔任語稍憤
激言官遂交章攻之公去志益決顧念西事雖稍寧歲而
[illegible]撫允宜就圖復具疏申明邊事甚詳語具綸扉奏疏

正令九卿會議以聞已九卿陸光祖等回奏大畧謂邊釁
委不可驟開款市委不可遽罷經畧委不可復易兵餉委
不可太減元輔主持允合機宜委不可不聽 上報命衆
譁始定荼荆關外廣昌靈丘等處姦民有奏開礦興利者
而張守清尤桀道路洶洶謂旦夕且有變會 上遣中涓
禱五臺還奏事一日 上視朝畢 召閣臣於皇極門議
事語次及之公請敕該部行撫按查問禁戢遂逮守清伏
法閉塞諸洞礦矣不謂宛大玉田豐潤姦民復言之 上
遣問閣臣公與同官力陳其非便一防礦徒二費多得不
償失三官吏繹騷四示國匱形令外夷得窺淺深非算是

疏出王文肅筆而命意刪削悉公主之事遂寢自公去國
後武弁中璫朋比入 奏肯從中出迄今爲患焉辛卯春
內侍口傳 聖諭邢銳擅作威福結交官邸與何成趙鼎
等通同鑽刺都打發出去了公乃奏云臣等近聞彗星示
異天鑒孔昭不勝驚駭以爲 聖明在上豈宜有此皆臣
等奉職無狀所致方共省愆修職冀消天變不意宮掖之
中乃有奸人蠱惑以致上拂 聖意有干天和今 皇威
有赫宸斷不疑憸邪迸除宮禁清肅而又奉 聖諭切責
言官通行罰俸仰惟 皇上之尊如天如父天方震怒人
未有不畏威者父方譴責子未有不引慝者 皇上以群

奸不道鬻貨嗜利咎言官之不言又以屢借風聞訕上要
直斥言官之妄言臣等既無表率之能又無挽回之術瘝
瘵特甚愧懼尤深然自古帝王照臨百官裁决庶政即事
以觀理則氣自平緣情以用法則心自服近日邢銳等若
事已暴著惡已播聞豈惟科道當言之即臣等亦有不能
緘默者惟是人在禁庭耳目所不能及事初發覺言語所
不能詳其煩瑣觸忤之詞誠屬可厭而旁觀避禍之意或
亦可原是在　皇上以理照之不必怒也且渠魁先已斥
逐黨與聞亦就擒或命內監鞫審情可立見或下法司究
問罪亦立決是在　皇上以法繩之不必怒也臣又聞

祖宗立法入皇城者不得持寸刃經斷罪者不得充宿衛
何者內操人員持仗出入言者每有隱憂今內操久停而
兵械尤藏謂當通行檢查申明禁制此又防之於漸者
上覽奏曰元輔真可謂忠愛憂慮之至矣先是邢璫陰爲
誣蠱　上怒置之法而特勅詰科道君側有惡隱忍不言
詞甚厲南中遂訛傳謂　上有意督過公疊疏攻公公亦
疊疏乞罷其畧曰臣有至難至苦者如遷謫官員孰非
宸斷明言之則謂歸過於上不言則疑臣脩憾於中留中
章奏何者不經　御覽不請則疑臣蒙蔽而請之又謂臣
塞責邊務夷情本難遙度敗則誣臣失策而勝則疑臣欲

借以敘功　召對敷陳本爲盛舉秘之則人多妄傳而播
之又謂臣誇示恩寵衆之所擬不當則以爲私而當則以
爲僞衆之所賢未用則以爲有意踈遠而既用則以爲姑
事虛縻事至于不得不辨辨之則以爲爭勝而必欲推之
不辨則以爲氣餒而愈益攻之人至于非理相加不容則
以爲狹隘而群然非之容則以爲畏縮而肆然侮之人不
論賢愚事不論當否與臣異者即以爲是而欲引之升天
與臣同者即以爲非而欲擠之入淵似此世局似此物情
將使予奪不聽于　朝廷而聽於衆庶之口吻去留不制
于君上而制于小官之掌握臣雖百身千喙何能自解于

謗議自免於風波荆棘之中而　皇上即以簪履庇臣以
鼎鉉優臣亦何能使臣不靣慚而心悖也臣竊爲國家計
不去則溺臣益賤國體益輕　皇上爲朝廷計不聽臣去
則國論益淆政本益褻臣所謂不得不去　皇上不容不
聽臣去者以此　上不允立趣公出先是十八年冬　上
令內侍傳諭閣臣　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官不來瀆
擾便于明年冬傳　旨冊立如再來瀆擾直待十五歲舉
行公與同官約曰　上已有明諭臣下自當遵承稍需一
歲大事定矣每諸　司接見公皆以此告之自春及秋中外
相安不謂工郎張　有德以營辦請疏中語借冊儲爲題

上怒曰小臣敢爾沽名耶時　新安與山陰在直不及與公
商確乃曰小臣以建儲請吾輩噤無一言可乎倉卒具疏
首列公名以上似不知有前　諭者　上覽疏益不懌立批
冊立事再遲三年公臥榻間聞而驚起曰閣中一諭得之
甚艱小臣一言撓之甚易柰何即別具一揭一則謂前此
聖意已定　諭旨已明向來兢兢恪守不敢違越以俟
來春舉行小臣不敢激聒一則勸　上如前宸斷親裁勿
因小臣妨悞大典原揭詳具升儲錄中時新安山陰在閣
司籍出示公章兩公嘆曰如公言當不致決裂如今日吾
輩悔無及矣速以公揭上請冀一回天　上覽揭喜手賜

批荅而竟不及建儲事已而傳諭云小臣瀆擾以致朕怒
卿等當調元贊化寅亮天工乃宰相之職反隨小臣雷同
疑貳朕豈不益怒自古宰相協和然後可以保國今閣務
煩重卿宜遵屢　旨亟即入閣公歎曰進退觸藩何以仰
荅　上意　上以新安前疏近激督過爾甚忽中　旨批
令致仕去公謂新安去而我留人其謂我何乃密請慰留
新安而極言新安如行願同去國以謝言者　上難於慰
留新安而又諗公意不可挽乃許公暫歸公得請喜躍具
疏稱謝并以三事上陳一曰蚤定儲宮以安　宗社二曰
力持廟議以奠邊疆三曰甄錄逸才以充任使而復勸

上慎起居之度平喜怒之情節用愛人財以不蓄為富親
政典學治以無逸為勤娓娓乎數百言公歸三年　皇長
子出閣至辛丑　上命立儲遣黃曹郎琮敕存公於家曰
卿贊襄有年前屢有疏揭勸朕冊立朕志已定待期舉行
但因激阻故從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尚鬱於懷今元子已
冊立爲　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繫心良切天語篤
摯似若報成事於公者而公陳謝疏內猶諄諄然冀　上
返初心脩始政勿令已渙之汗反而復行不調之絃更而
復鼓　上怵然嘉納官一　孫中舍嗣後以　皇孫覃慶比
歲以公大耋咸臚存問四月間　上遣李大行自榮齎敕

行道七月十日　敕使及門公已不諱矣屬纊前數日囑
嗣卿孝廉曰吾病病恐不能成禮敕故坐名義當跽領銀
幣　君貺不可委之草莽也謝疏中末勸　上勤朝講發
章奏罷征歛愼封彊及時起廢汝曹識之絕不及家事親
朋問疾詢公何爲公拱手荅曰吾惟來乎其所當來止乎
其所當止而已公卒撫按以聞　上咨嗟震悼不已詔所
司議所以優隆元臣卹典禮曹請壇祭九　上詔加四銓
曹請特進一品正階贈太師子廕尚寶丞起曹請塋如一
品制而以勳爵例特加柎楄一閣臣請謚曰文定　上報
俞稽之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安民大慮曰定夫道德博聞

非聞見博雅之謂謂所行不離於道德也安民大慮謂思
樹惠慈以慮安民也公實咸之亡媿斯名與昔諸閣臣謚
文定者曰勤學好問純行不爽者殊旨盖畢數云嗟乎子
章事公四十餘年間之公曰天下事平心而揣則脉絡明
平衡而治則差數均平氣而調則節奏和故公在事一切
以持平行之不藏宿不忮慎過即釋然又曰吾受 上恩
寵無以報惟是不居功不弄權不市恩不徼名以誠心直
道處已待人可幸無罪公書生時持志厲精嘗罵倦鬼曰
青緗浩牘玉笥陳編誦不能句讀未終篇惟爾一至令人
茫然汪洋與義佶倔聱言凝思注想欲探其玄旨爾一至

忽若濯瀞者將抵太淬刃懸桃鷹棘出子於莽蒼之野渡
子於逍遙之域斯語也斯志也存此則為孔之不厭不倦
為孟之樂善不倦出此則為尹之無時豫怠為旦之所其
無逸公之相業蓋基於此 天子之揭於屏豈湯然哉不
知公者謂公將順以權還 主上委蛇以巽就功名乎嘗
質諸大人長者則殊不然雲間陸文定公嘗曰申公正己
以御物沉直以持國是苦心調劑於國體物情之間而進
退從容沉幾不露真所謂命世大人矣太倉王文肅公謂
人曰叅合人情權衡國論際明才辨者猶能之吾獨服公
於中 旨迫側衆咻紛擾之時不懾不竦翕如廓如信口

[illegible]之論有更數千言而不能盡數百歲而不易者故美
公嘗謂我 朝元老所稱雅量宏材不茹不吐惟申公
一人耳子友鄒爾贍曰吾師秉政以來手所拔寃抑者若
而人所調劑者若而事惟和惟平惟寬惟厚始未嘗不怒
怒而卒忘始未嘗不訕訕而旋信蓋師心慈性善機若轉
圜而事體練達又遜而出之自後來歛手讓後之人遂有
不得自由者又曰吾師有百善而外人不知者有一筆而
海宇回春者此惟天地鬼神知之庶幾知公之深矣人亦
有言天下有一人知我亦可以死又云中國之民明乎禮
義而陋於知人心三公於公觀其畧矣不能盡述而已而

况 主上之綸詔出諸代言者不論 召對有股肱腹心
之託 手勑有何所用情之褒親灑宸翰不一而足農桑
八穗漢札十行章以為三代以下魚水始終之際未有若
斯之降也公亦可以瞑矣公所著有綸扉奏草四卷綸扉
笥草四卷綸扉簡牘十卷賜閑堂集三十卷元配吳氏累
封一品夫人子三長兆乳早卒仲即冏卿用懋季即孝廉
用嘉伊陟胥翕爲望尚矣諸孫曾繩繩具載家乘不具論
贊曰人亦有言盂圓水圓盂方水方此非獨人主也臣之
體貌亦猶巵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貌豈可易乎各順
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今 主上聖明四

昇平如一日也癸未甲申之際頻頻召見閣臣時聞釆芹
觀游之風今味鯀之疑不加宰輔矣慝者守門宮者守內
守國守積各懲桟豆今礦璫四出飛而食人矣閉議郎紛
紛然俊頓年李等字不敢訟言今訟言其黨其黨矣吉水
安邑請賣閹璫於外猶得引之天𡨋天曹賣閹賣沮今反
閭巷修魚釣者誰賜環矣夫公何持何修而得之　明主
旋羽還風今乃投石耶辛丑壬寅之間人知　青宮貳
儲　宗社萬年大計定矣而惡知　毓德之召見造膝之
徽言殺閹之德音爲之根也人知　福邸之國宗藩維城
固矣而惡知公　召對　元子龍姿鳳目　皇三子玉筍

圖等二語爲之別也夫功有造端有因先甲一日易後甲
一日難揚了言之矣密勿之功人不及知溫室之樹公又
不言乃言官吏有求多於公者言官謗謗相臣休休乃所
以交相成也予考本朝以閣元入相者十二元相者三雖
謝文肅與公守相若今文定之年又不如公宰相年八
十者十二元相今終者三而二文貞一以徵聘召一以僉
臬入其賜第不如公　本朝一科鼎甲三入相者三入
相惟嘉靖壬戌而王文肅安政之年與胤嗣之繁碩又不
如公內閣謚文定者五楊石首蔣全州李興化于東阿徵
獨年不如公其謚同其所以謚又不如公若公所謂天與

全昌非耶公壽躋八十而子章以天定之說祝又豈非文
定之讖耶公一品三考　上優禮極崇而公辭寵有云以
上寵爲至危以至榮爲至苦又云　皇上少此一頁無虧
高厚之恩微臣多此一官益增盈滿之懼詞極懇至　上
始聽之未幾聽公歸公歸而署其門曰有賦歸來四時成
功者退無心與世二穴直道而行嗟夫易云謙謙詩咏几
几公實無之穴

蠙衣生傳草卷之二十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宛平王文邁
大足潘元勲
廣昌劉　睦
上高黃　灝
滇中何其良校

贈司理沈五知公祖考績序

今之刑官卽古之理官也在　朝廷爲大理在省會爲提刑在郡國爲郡推官顧文推窮詰也又尋繹也官置於唐

至宋初詔曰司理參軍專於推鞫獄事郡二人此推官之故也一名司理又名司法予讀揚子雲理官箴殷以刑顚泰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意主於寬又讀崔駰箴邈矣皐陶翼唐作士如石之砥如淵之清意主於執執不能寬寬不能執則又有平之法焉法者天下之公共也天文權北有四星曰平罪之官平星執法正於紀綱平也者上參於天文下恊於民情而不戾於國法者也易六十四卦惟訟與噬嗑專言訟獄訟者方爭而求辨非剛中不能畏其志故訟曰利見大人獄則已斷而行刑非柔中不能恤其情故噬嗑曰利用獄夫剛中柔中卽所謂平也推鞫獄事窮詰下情而至於平非佞惟良矣今天下郡推各一員惟吉州二員循沿宋舊豈非謂民俗洸與訟牒蕃與一人不足理至嘉靖末始裁一員豈非謂太平日久風俗稍淳與然予觀吉州司理戴星出戴星入塵趨分走乘雲帶雨鞅掌於輪蹄亡甕安時也今司理五知沈公自下車至今三年若手拮据上以俯頭下以脩足履氷執熱如此其劇也若所搏茶首如蓬葆體如漆幹勞身苦體如此其勤也然後知吾吉之訟猶然繁矣則公以一人兼二人之勞莫敢遑息矣然後知十三郡之政紛沓至矣則公以一八理十三郡之刑莫敢遑處矣此猶公理刑職內事也公在吉

三年予請歷數之甲寅之荒米直忽翔小民爭食土粉道殣相望公綰郡篆佐吳徹如觀察弛役撙征紓守緩刑青禮殺哀嚴捨殺之禁設煑粥之廠凡以財獄訟者正以傳別納劑故雖荒而不害丙辰之水起自虔嶺漲於鬱孤一夕澎湃歷萬泰及廬吉下者葬魚腹高者巢喬木公綰廬陵篆佐祁夷度刺史引舟楫入市衢以拯棟宇枵腹之倒懸棹漁艇凌洪濤以援急流蕩析之溺子水退遣官齎祇散米帀饑上書請賑請折故雖水而不沼此又公理刑職外事然三年大政亡踰此二役矣公以今年冬月考績祁公及同寮李蔣二公九邑列侯例有贈言介予邑王侯屬

言子章聞之太守者吏民之本兄司理而弟之也兄弟相
下則相成相成則德意上可以達兩臺監司下可以浸漑
郡邑民蒴辟之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雷風
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資衆艮相德而積施於無
極也韓忠獻推官開封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
博文大器重之曰真宰相器歐陽公留守南京縣子容爲
推官歐公一以府政委之曰子容處事精詳一經閱覽則
某不復省此四公者政所謂寮宷相成也故皆爲宋名臣
今祁沈二公同心如蘭同德如水他日爲韓歐爲王蘇名
世　昭代潤色　皇猷而吾吉先受其賜真一大快也予

因類沈公三年有成之政而并及此韓退之有言志同氣
合爵乎相章騁乎相輝魚川泳而鳥雲飛也豈不然哉若
公滿績　奏而銓司廉旣之　天子下璽書襃封二尊人
宣室之召天垣之拜皆今甲所必有可蹻足需者無足爲
公侈矣

贈會昌胥侯玄同明府考績序

夫令難矣令於虔虔難矣令之難非以掌勾稽上催科滙
氷鹽州縣吏徒勞人之劇也又非低眉上官折腰重人途
趨塗走於輸蹄風塵之爲鞅掌也又非野有桴鼓之警徼
有雀鼠之姦而安敉辨折之爲蟯蟯也今之日益別有三
難焉三塗並用例也而勢不得並甲得十之八緍得十之
三而貢得十之一以一敵三數不勝也以一敵八數更不
勝也爲難一出宰百里寄跡花封一也有嵒邑有士邑土
邑金張多援薦剡易騰嵒邑樹棲培塿跡伏潢洿自咲柴
愚誰憐參曾爲難一時尚佻浮俗喜奔競以訕訟爲能吏
以矯枉爲令人聲名看門籍高低流品由柄家子弟而虔
之邑路進俗樣爲難一若邑如會昌虔屬之最僻者之潮
脉鬱孤已在山椒距匡廬似若龍堆望金臺屹如雲中難
之難矣而如胥侯以選貢令其邑於世所稱三難者蓋
輻湊焉予謂三難難於中才不難於聖賢豪傑程夫中令

與國幾二年而園扉空庭訓二子爲大儒周濂溪別駕虔
南以獄事不能媚運使便欲解綬去晚始受知於趙閱道
海忠介令興國初甚齟齬卒爲　國名臣則虔令之難固
自有在不在聖賢豪傑也予觀胥侯之治會昌庶幾似之
侯弱冠以文名廣陵試无譽髦十北鄉闈竟阨一第萬曆
癸丑始捧會昌檄比受事一意潛恬休養居恒奉月六齋
不宰割邑故有五湖潭歲供縣官網罟侯三年不釣一鱗
而寂厲牛禁雖窮塢以病死聞者悉從掩瘞而挾鳥銃傷
羽禽者亦槩論止發孤稍被魚肉即市豪庠彥務在創抑
以保全之偶雪中出西關外望見覆茅下有啼聲問之知

殺腠厥主置死地矣侯召而付以魅之不者治以故殺今尚存亡恙也東嶽廟側茅寮百餘暴櫬纍纍牛羊踐蹁[illegible]骴相望侯三日爲期悉召歸土而夷其寮中有客死者捐貲爲封識更設漏澤一區送死者以是亡憾他如禖廟驅虎禱雩降澍祝融下拜而風倏反洪波及橋而神若抑日者乾溢洊閧異畓肆訖而會微亡害有年人多異之不知其召格然也其巨者亡如造橋復田建學三事橋在水東爲邑要津河伯衝決矦始倡建爲石墩九費貲千有餘金橋成名曰抑洪復田建學共爲一事往勝國時民施田千把於白雲等寺寺廢田存租歸豪佃會儒學頽圮矦議

清田三析之寺以存羊七歸之官以新學詳侯記中侯三載政成考績予門人曾廣文希范及劉廣文國徵諸生歐可範李益佳等請予山中乞言爲贈予入潮嘗經會昌羊角蕭巖之勝瘠痳如睹族人田租半出九洲往來如織故侯之政若耳而目之爲談庌娓娓如此董子曰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衆精以爲光賢人積聚衆善以爲功侯之善政可謂積矣　天子有六廉之令甲銓部有二十七最之考課　賚黃金　下褒詔賜山海經河渠書召入臺省爲耳目臣皆朕下事由是言之令難而侯若易虔令難而會昌若易周程海三君固不得專美於前也雖然有本焉冐姓甚希而獨著廣陵　明正德間中丞政墳捐寧夏大忤逆瑾參知鸞著績八閩侯謹守家訓克紹箕裘夫其不墜家聲於廣陵而後能勤官箴於豫章能爲中丞參知之象賢而後能繼程周忠介之芳躅語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豈無自哉豈無自哉

贈奉政大夫廣西提學僉事魏崑峰公墓誌銘　丁正

隆慶辛未予司理建州明年署松溪縣事季試得今魏觀察禹欽卷署第一癸酉入閩鄉闈得晉江蘇應長君禹卷署第一二君俱譁擠予禹比會試後先中第十四卷比官俱爲督學使者文名士品正相伯仲於是閩中有薊門二

濟語方予署松時禹欽尊人贈僉事公尚存質行婷節得耳而目之予去建二年贈公始捐館舍迄今四十餘年矣公初葬瑾上是時禹欽尚未亨癸後貴貴公兩蒙　恩貤末載墓中石萬曆丙辰禹欽來觀察豫章過予以志銘請予昕松爲弁州念孔李通家季兒陵又師事禹欽從旁趣之義不得辭按公行略公名鏘字希玉別號崑峯元初祖朝自建州東和徙松之詹源三傳仲艮徙松城長子伯正國初以明經選季鐸舉洪武丙子鄉書第二人署定陶因言事左遷永嘉簿以出粟佐賑授承事郎承事生文學玧則贈公父也文學需次且貢遽謝博士業又不問生人産

力七女四卽尚平之貲亡所營家用瓠落公自少治產積
居逐什一之利而不責於人久之漸充於是竭力事二尊
人絜稻醴羞珍異市帛絮細布文采以承懽文學公故有
女兄貧不能自存逆而養之不以煩諸昆弟二尊人卽世
年俱八十一切俎豆窀穸公又獨營之不以煩諸昆弟於
是里族稱焉公天性孝友重然諾邑里事嚣紛里正宗長
不能繩就公所片語立決邑里奉爲祭酒公正身厲行邑
令亦時有所諮度前令令非公非之令欲案之公義不受
笞而出令改顏謝之公曰使君猶足用爲善也不任受怨
後令令是公是之鄉飲肩席衆議以介上令署爲正賓公

曰使君猶行古之道也亦不任受德長子以糧長事令謹
頗得其驩公語之曰往役義也內交非義也令公善邑人
怒矣禹欽少年嫺於文予愛重之時時商榷郡閣公語之
曰離經問業外非汝所宜言故成其長子爲邑素封成禹
欽爲建南名儒皆公貽之教也嘗大書壁間爲人必知禮
義知禮義則無事而心閒可以全生遠害初得周氏宅攜
二幼子居之周壁故有二畫左畫趙閱道告天右畫彭祖
祝壽公令亡滌惟書左壁云天不言書所爲善天自知之
吾益加脩所爲不善天亦知之吾內自訟耳何以告爲書
右壁云吾聞彭祖多妻後以少妻敗當其敗時卽告天無

爲也人以爲名言嘉靖壬戌倭犯閩陷莆中時閩方內大
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倭從福寧圍松急公令諸子號召
里中豪傑計畢募卒守城公家獨飯八十餘人亡不一當
十爽逋去邑人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咸公德不置義士
張德有全城功而殞其身公憫之時亦給其家毋令乏語
具予所爲德傳公晩得禹欽知其慧尸必亢宗此教之作
字碑上字成令口占對對成公曰是兒可與有成惜予老
不及見之矣嘗手書一牘授禹欽云志欲大情欲約銷客
氣硬脊梁居鄉居官亡之不可禹欽至今服以周旋知子
莫若父信矣公莫年得血疾謝斷家事亡得相關築亭東

淡上䄍姚祠側名曰觀瀾花爲僮僕爲其咲談時時曳杖
嘯吟其上又自治壙於上瑾常攜酒召逸友曠友累日懽
謔曰今日與諸君對飲异時諸君過此□我一杯藥樹有
劍松濤壯之便不落莫其達如此壙成二十年公始卽世
爲萬曆丙子九月十七日距所生弘治癸丑三月廿日得
年八十有四公卒後二十九年爲甲辰禹欽始成進士又
三年丙午禹欽爲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以　慈聖覃恩
贈公爲主事比禹欽出僉廣西以秩滿贈公奉政大夫廣
西按察司提學僉事　制書以全城之功比之弦高然
諾之熏埒於季布蓋實錄云是以銘矣元配葉氏側室

王氏俱以禹欽貴贈宜人子七源淶潢沂治俱業出濬霖
王出女二諫尾俱業出諫適范殊尾適嚴文昇源娶葉繼
艾淶娶葉潘娶李沂娶陳治娶葉繼陳濬娶林繼葉霖娶
陳孫十六彬淋朴楷和標耒秉相栻桂棟兼粵楨臬孫女
八王琴珠璿瑤琁玘瑩秀曾孫賡燁耿爗曽煜煋
銘曰魏以大名天開之矣萬後昌蕃松源是徙考亭爲鄰
湛盧爲塋篤生贈公夏瑚周簋匡困賓無辟之猶俯起危
濟傾辟之風醫老萊於庭祭酒於里教人以義亡事踐踐
教子以忠宜行豸豸黑夷入冠弦高足倚然諾不易季布
是恃兩載皇言豈碑碣礎上瑤玄室公自經紀原隰膴

膴黍稷薿薿我銘於斯百千萬年將爲好畤鄜畤之似邪
抑以貽茲季武仲之社邪 豸音雉豸豸介直貌

虔州會昌縣重修儒學記

王石梁曰六經言學莫先於兌命兌命曰念始終典于學
夫兌命商書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學則三代共之自夏已然微獨商也小學大學其來久矣
顧造士之區名學士之所自造亦名學學記七年論學取
友孔子十五志學則士所以學也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
親民三代之學皆以明倫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明德
明倫異其明一也親民民親異其親一也上舍是無以造
士士舍是無以自造其學一也我 明建置郡縣縣名縣
學郡名府學兩京設國子監名國學 高皇帝創爲卧碑
兩國學俱刻監規兩京設提學御史省設提學憲使降
勅諭厲功令所以訓士者摯矣贛州會昌縣置於宋太平
興國中建儒學於縣西北隅元至正中火知州常方壺脩
建 明洪武戊申知縣張桂徙建壬申火永樂癸未知縣
王文孜重建成化壬辰知縣梁潛購千戶白璦故宅易城
隍廟地拓之嘉靖癸未邑人國子生賴元啟建至於今液
橫軸解墻傾堞夷矣萬曆癸丑如皐冒侯來莅任乙卯始
議重脩而時詘舉羸計無復之乃清勝國寺田千把嚴驅

斂佃稍僧用十之三存善果於緇流用十之七廓門新於
黌序經營於某年某月訖工於某年某月中廟 先師前
門櫺星左祀啓聖右祠鄉賢廟後爲明倫堂堂後爲 敬
一亭尊經閣左進德齋右育材齋公廨講堂饌館號房肄
業有會習射有圃大約費金錢若干貲搆若干植餼廩
若干石上不請公帑下不煩里旅數十載荒屋冷舍一新
而落之堂下不嫌繫馬海中郎行掣鯨與起偷惰挽迴淳
維冒侯之功於是爲巨矣工既竣乃介予門人曾廣文希
泥泉劉廣文國楲廩生歐可範李蕋隹謁予請記侯以考
績道臼下躬詣山中趣之予惟學之設士之羅也昌學自

宋至今凡七建宋得進士二薦辟一　明得鄉舉一何寥
寥乎所欲甚奢所獲竟薄將風氣使然乎夫風氣何常之
有道隆則隆道汚則汚泰伯仲雍以傳國故逃荆蠻劗髮
文身祼飾混俗何陋也其後季札起毘陵言偃起吳而姑
蘇遂爲具區漢元封間天子以閩粵悍數反復詔軍吏皆
將其民徙江淮間其地莽爲蕭葦隋始建縣猶名蕭中至
唐黃滔秦系董出宋朱李名儒疊出而蕭中遂誇鄒魯昌
州卽瘠薄猶有尹唐喻三君爲之前茅眎荆蠻蕭葦何翅
千里荆可蘇蕭可興又惡知昌州异日者不爲蘇爲興邪
故風氣未可泥也卽以昌之風氣論予讀史齊世祖賾在

宋爲贑令以予勛之難避揭陽山中有白雀來集聞山中
有清聲傳漏響又於山石佛側忽生一樹若花蕊青翠扶
踈世祖由此起義卒踐帝位至今名蕭帝巖予自昌入潮
往來巖中徘徊不忍去昌之風氣蔚爲雲龍騰爲風虎又
惡知昌士异日者不雕龍不繡虎乃終雌伏邪予所慮者
不在風氣而在師友季子觀樂於周言子尋師於魯然後
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唐建中初常袞入閩設鄉校親講導
而後閩之人才與中州比故師友者學之模範士之礪磋
也冑矣以文章餙吏治昌之常袞業已在吾竟中惟之周
之魯以觀上國之光親洙泗之教㝡在諸生宋得鏡得譙
而昌之名立　明得主得璋而昌之士顯庶幾不負金臺
建學之意若明德親民明倫民親之說諸生童而聞之白
首而習之予無容嘐嘐矣

沈介庵先生傳

蝢衣生曰五倫之中以人合者三而夫婦處一焉良禽擇
木良士擇主擇友故君臣朋友之間猶可以擇及其不可
臣曰則止友亦曰則止有男女卽有夫婦執本難擇一與
之醮終身不改卽不可執亦難止及其弊也人盡夫之說
興而婦不從一富易妻之說興而夫多二娶故孔門多賢
惟曾子不再娶西漢王吉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

娶東漢管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誦曾子王小府
之言意常嘉之而乃自違之也至於楊秉之三不惑陳化
之辭宗女則尤偉唐元德秀陽元宗以卓行稱皆不娶令
乎子王摩詰喪室孫居皆數十年爲宦著宋劉庭式瞽妻
終不再娶爲尤難吾邑蕭清節楚感聘女之死謝以不娶
嗟乎上下數千年何堇堇也蓋其難也至於今予得錫山
沈介庵先生夫德秀元宗清節似過於義惟曾王諸君子
乃合於禮介庵繼之足以風矣作沈義辟傳禮稱夫曰皇
辟也

沈公諱從龍字汝化別號介庵常州無錫人幼狥齊清慧

習舉子業受義受奇故按劍不售俛而教授生徒所陶鑄多名士家貧逾弱冠始贅于杜杜卞急嚴毅杜孺人莊事之初若㦤侜父之比目附翼歡樂相得杜又善事姑𢿱姑甚懽悅相期永托以老無幸孺人善病年二十有六溘焉朝露當病病時已舉令吉州司理應時尚未離文保孺人痛子稚慮後毋見㝡有孝已伯奇之虞與公泣别訣絶良久淚痕猶沾沾未乾公感愴遂焚香矢弗再娶四十餘年塋塋一榻以無涯之情受悼不駐之光陰凄凉伊鬱極人所不堪公處之若化其之若飴不過慟以傷荷氏之神亦不過達以擊莊生之缶鄉評月旦以爲義丈夫焉部使者

行縣式其廬而尊禮之比司理成進士倅吉州公曰吾所以不繼娶者非牽於床幃以有孺子也孺子勉之亡忘而毋之劬亡貧而父之義禔身字民詒父母令名司理頓首曰敬受教治吉風令雨施刑清政平氓恃爲毋士倚爲師吏畏如神明而吉大治皆公教之忠也予家子弟從司理遊於青原白鷺間因得公之節槩如此

贊曰婦無二適人皆知之不知再娶亦未合禮禮大夫以上無再娶何也其負心一也董子有言人孰無善善不一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不足以致功詩曰上帝臨汝毋二汝心知天道之言也夫妻地道也地道有終故從一而終夫夫天道也天道無二故二娶爲盭沈公知天道哉宜其有司理也有華元而後曾子得成其義有司理而後沈公得遂其高誰謂古今人不相及邪晉左思賦云毘陵尙節所興以立風俗隋常州地理志君子尙義沈公得亡斷高節尙義之風而興者邪

贈邑侯牟心岫先生考績序

吾吉郡止九邑耳不及太原西安成都三之一而甲科居其八五百里內有賢人聚上映天文才名地望正相伯仲下浹民萌亦地方厚幸也萬曆癸丑南宮之牘一　奏先後來令吉者八令茲丁巳俱當考績之期西昌令公王侯

以仲春奏滿儒學三博士嚴君劉君蔡君泉通學諸生介予門人子弟請山中近言爲贈義不得辭予惟侯之令吾泰也澡浴以爲民鵠容受以爲衆毋準繩以爲士範長轂山行短轂澤行高下既與時宜巨細不爲世窮金試於于肉試於莫不越十九年之刃技亡間之節懿政徽猷更僕未易數猶記乙卯冬侯入　覲時予有贈言侯字旿之績大率具是諸門人爲侯所薪楢者又乞言爲贈予作貞教稱侯教士之績大率具是雖然猶其凡也未及侯之大侯之大亡如甲寅之饑斗米千錢道饉相望民至啜土粉以充虛又亡如丙辰之水踰高嶠破大扈兩厓民在[illegible]頂

剝蒸於魚腹侯始蒭枯据以抹溝壑之塡既焦毛髮以殿
墊隘之溺此二役者皆大政也當饑之來也如西風之行
從太空谷中忽然而至民莫厝手足侯曰弊鐘不能救鹽
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黄河之濁廪之穀饑之藥也始發預
備倉既發社倉不足損俸爲之倡勸借鄉紳義士爲之助
其窮陬僻塢遠不能達者棹漁艇載米飯之而城設三大
粥廠鄉各自爲粥廠以待纍纍然不能扶服者已而請賑
請折籲天而禱辟之乾皮復血枯骨返肉今聚憔悴再造
者與之談甲寅之瘠誰不曰王侯其秦越人乎前丙辰水
稽霖浹旬八猶得移徙而遁今丙辰之水雲不甚簇雨不

甚霪而𣅜前水禍突高丈餘水甫退而侯入　覲還自南
浦趣至㮶廢曰已溺者既不能手援幸存者猶得以道援
閭殫爲河者衽席之魚沸鬱者湯尉之從蛟龍鬪而登岸
者飯飲之水平浪息露筋骼骸者掩瘞之已乃修城浙以
禦暴築公署以歸賓延見泥䰟問民疾苦蓬徙塵走饑不
及飧沐不終湯已而請賑請折如昔捄饑胼辟之蟆磯作
祟偶遇太眞然犀象潭破浪忽逢旌陽鐵柱今聚泪没再
出者與之談丙辰之溺誰不曰微王侯吾其魚乎夫禹思
溺者猶已溺之稷思饑者猶已饑之三過不入如是其急
故書曰禹懋乃德嘉乃丕績詩曰稷降嘉種以歸肇祀皆

序其功之不可忘也王侯二役之勞彷彿三過之勤今當
考成兩臺上之銓曹廉之　天子褒之如　璽書之褒宣
室之召河渠書之頌山海經之賜皆可次第得者而侯之
意或不盡是也侯常有言曰甲寅民幸免於殍惡知亡再
饑乎又惡知亡七年之旱乎丙辰民幸免於沼惡知亡再
水乎又惡知亡九年之水乎故常平之議所當講也求常
亡饑也黄隄之築所當議也求常亡水也何也西昌穀直
以一金易十斛穀卽爲常平而穀亡從出西昌糧戶有糧
一石歲可收穀五六十斛若糧一石者令出穀一斛合之
得三萬三千斛令貧家一金易十斛可濟三千三百家糧

戶得金貧戶得穀貧富兩利所云西昌常平也子曰此師
耿壽昌之名而不師其跡百年其利矣又曰西昌之水人
皆謂破瘠宜濬然上流也未必卽有襄陵灌城之患亡若
築黄墈堤迴下流之水亡令太衝一以少殺建瓴之埶一
以免爲邑城之虞不獨水患可減且於學宮甚壯子曰此
師宣防宮之意而不師其跡萬福其來矣侯常平議雖上
而尚未之行黄墈議雖定而時詘擧贏尚未之就未行者
以須之异日未就者且成於不日是侯愛利元元之眞意
令百年後父老思我也於是儁士諸生合而進曰捄饑捄
溺之政三年之績也以紓劬戟之攢以解百琴之環其跡

著而易見常平當務之議必世之仁也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其事近而難覩易見者書之以報政難覩者俟之以圖遠且令後之循循良者有所稽焉鄭子曰有是哉遂并書之以當輿人之頌

贈安福陳明府自公先生考績序

萬曆丙辰秋九月刺史祁東虔公祖枉教青原予同鄉四山羅匡湖鄒南皐劉斗虛賀定齋等侍講於梵宮九邑孝廉有志者俱與會既別予同安成朱生[illegible]高生應角鄧生聲苗等復之文水赴仁文會三日而別天際真人之想竹林賢者之風悠悠於青原白沙間有出於聽言參論之

外者真嘉會也別二月餘予方樵雲三顧垂綸層溪安成三孝廉不遠數百里命駕訊予山中揮麈雄談冊理青原仁文之緒若春日之判薄冰秋風之掃枯葉良有味焉已而論政則亹亹乎陳侯自公之治安成歟歷三年報政有期倒有言贈其某某等九人乙卯幸聯籍又幸同出陳侯之門願先生無愛一言上以揚侯吹萬之仁下以鳴九人在三之誼予自愍歸田陳侯之政日來於耳顧以西昌距武功武功爲遠以山谷晰堂皇堂皇爲高遠蔽其大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也高蔽其長故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也不若二三君之耳而目之也二三君請以目論而

予証之耳三君起而言曰請言其崖略侯以萬曆壬子登經魁闈省遂成進士來令下邑甫下車値邑亡歲三春嗷嗷乎菽不飽侯惻焉引痛請開倉議平糶不已旋損俸繼之不數日而富民餓室爭輸濟以佐侯之不逮今試向潚塹條生譚侯甲寅救荒狀有不涕落心惻者乎茲夏女魃爲灾侯赤日步禱甘澍隨應以故下邑視通郡之收稍饒而民亡徙移予曰此唐八計中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者其最一又曰條編法行民久安堵然積歇猾胥表裏肆姦遺負之棍亦每以同甲累良善侯設別戶彙總之冊分文升斗洞若列眉而積害頓除析楊俱寢吏於里遞輸役盡

剷走馬折乾之訾自唐公費代之予曰此唐八計中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者其最一又曰侯自奉淡如書生其門如水遇貧士好脩者不難割俸相周若文章理學之會津津不厭與諸彥督課雖盈案疊几不越宿而筆削已遍如嚴父課子弟或投以他事色變口鉗而不欲言每鄉紳聚講書院即紛乎宛乎必罷政而赴凡興革大事須輿論定徐以片語獨斷之至研及性命曰千秋事業正在此耳邑學宮形勝稍侵甲榜少絀侯慨然脩復至有勞怨不辭予曰此唐八計中視學校興復以稽教導者其最一又曰邑素苦盜烽燧亡歲亡之侯廉其魁悍痛懲之餘漸消以鄉

約保甲之法迄今蠹宄革面雞犬以寧予曰此唐二十七最中所謂部統有方警守亡失者其最一又曰運差之書武弁頻年相競高下其手以充橐侍其庭可上抗縣官莫能詰侯至踰月先折其忿滀之氣令騶從亡許唐突法門隨取凡籍與鄉先釐正之武弁竟不得魚肉所旗而黠悍稍柰予曰此唐二十七最中所謂輸將以時收穫成課者其最一又曰邑有胥祿起家輒欲厲行甲第且凌青衿侯庭詧之士風始振六曹衙役險猾萬狀尸糧吏屬姦竇甚於洗瓰竈簪侯獨力宰持嚬咲不假首劃其舞文數輩吏弊一洗以故吏抱案累息不敢仰視予曰此唐二十七最

中所謂明於勘覆勿驗亡失者其最一予聞之董子有言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衆精以為光聖人積聚衆善以為功陳侯三年安成之政其功積矣其可書者亦稱矣顧三君所言者侯之凡也而未及侯之大三君訝然曰何為侯之大也予曰三光懸象式揚天德岳瀆山澤廣開地道賢人顯進實與聖治安成乙卯一歲貢九士九士又皆侯平日所薪燎而銜轡之者語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三君所言侯所竭之身也予所言侯所獻之人也茲侯之所以為大也漢吳公守河南薦賈誼一人治平為天下第一任長孫部尉會稽卿請高行董子儀嚴子陵二人待以師友之禮故西漢循良傳首吳公東漢循吏傳首長孫吳進一人任禮二人而猶為循良首況其九也倍於吳之一任之二也夫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以成邦國人有九竅以通精明故易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皐陶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厥有常士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以為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實九人耳唐虞以九德成一元文明之會姬氏以九人開八百成周之業故九之數亦甚不偶然也安成乙卯九士正符此數异日者儻日宜日嚴如皐禹之相濟曰祗曰

敬如周召之相成則九士之福於安成甚臚光於師門甚厚而侯之裨於　國家甚鉅國家之所以酬侯者豈淺細哉予聞進賢受上賞漢文既首吳公之考徵為廷尉光武召見任長孫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以為榮皆異數也今　主上勤恤元元急於褒表守令豈下漢二帝哉侯倏之行且召矣

贈祝惺存公祖遷少參序

嘗讀潛夫論曰列士者以孝弟為本以交遊為末孝弟者以致養為本以華觀為末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衰及讀曾子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一

以養爲本一以養爲下彼二說者似有軒輊焉而孟氏論
曾氏之養直斷曰事親若曾氏可也則養胡可少也夫養
有五有體養有目養有耳養有口養有志養此五者代進
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意所謂下者其體養目養耳養口
養與所謂本者其志養與我　明初制凡官員父母年七
十以上如果老疾戶內別無次丁者許終養俟親終服除
起復聽用嘉靖間制親老而兄弟俱仕無人侍養者雖有
兄弟篤疾不能服事者雖有兄弟同父異母者俱令終養
夫終養一制　累朝不厭申復至再至四惟恐人親之一
日不養者何慮也意者曰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不能戲綵親闈而暴其傾葵君側其勢焉得且令人臣以
身就日復令其以心望雲是兩分之也吾始盡其歡於親
存之日而復收其力於親終之後是兩收之也故不禁人
子終養正以求人臣代終耳子章承乏黔中平播之後乞
罷乞養至九疏而　上始俞歸養以來始弄萊子之雛鳥
既竣二人之窀穸　主恩厚矣丙辰之夏祝惺存公祖起
田間以僉憲來鎮湖西子與周司馬董南謁公白下亭私
謂司馬曰祝公通籍三十年今始出僉何也司馬曰某在
粵時公由部郎出僉嶺北公性至孝辛丑夏仲忽念二尊
人春秋高援終養例請　上俞之詔還吳越至於今十有

五載矣公家居既久雖雞豚之養稚子之饗必誠必敬求之
有悔下陟行役之岵言採南陔之蘭既免不逮之悲復亡
負米之恨公卽終身巖居川觀亡有遺憾東山之起豈親
終復除例耶抑主爵者願孝子以勸羣臣耶予相與咨嗟
嘆息久之予莫年終養事二親僅五載公壯歲終養事親
歷十有五載予甚慚愧不如公之登疏也又羨公之日長
可以報　國而恨予之日短無以報　明時也公治湖西
皆孝之餘銑質無改鈞心不變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
言依於弟卽斷一木殺一獸必以其時士民方恃爲衆父
父而少參湖東　命下士民欲援前黃與參中丞例留之

太守祁公亦以爲然謀之子章章惟凡以終養起者孝弟
之望隆莫不淵岳其神鱗鳳其采林谷之日久皆云煙霞
共遠星漢同高聲望隆率簡在內家食久例不循資今祝
公之起豈獨湖西不能長借卽湖東亦非久駐足地予江
右人習江右之故南昌張廷祥弘治初乞養家居九載受
知　泰陵起直日講掌詹事黃溪高上達天順初南都御
史乞養成化改元上杭賊橫卽家起官討賊功成晉爵吉
安司李陳時周拜御史乞養既解月米不受史稱其廉如
石守道孝行如徐仲車　詔表宅里曰孝廉以三公之故論
祝公豈江右一隅所能久稽耶公離湖西人湖東吉州李

郡丞蔣別駕沈司理及九邑諸　明府屬予言爲贈予故備
述公之出處悉本於孝夫孝冒之而塞乎天地敷之而橫
乎四海區區爵位未足爲公侈也

王載南先生繼配陳孺人墓志銘

隆慶己巳予同溫陵大學士李　爾張先生以　恩貢入成
均明年庚午順天鄉試俱幸入彀又同出連江王載南郡
丞先生門郡丞時爲襄城諭已遷粵西上林令再遷珠厓
萬州守三遷思明郡丞卒予守潮州公子美中來乞銘并
銘官巷陳孺人共窆於磁窰江店橋畔予業已銘且鐫矣
萬曆乙巳郡丞繼配陳氏卒男執中尚中卜以戊午某月

某日窆於澄巖山從堪輿家言　磁窰墳湫隘穴不能三穸
分塋執中尚中遣美中子治坤來乞銘予義不得辭按狀
孺人詩愛玉瑚瑆陳公德燦長女孺人生而凝靜淑穎日
者言當貴先是官巷陳孺人下　歸時孺人尚齠齔贈郡丞
公夢神指孺人謂曰若女而婦也寤而異之曰予方爲兒
取婦柰何復婦已官巷孺人先卒郡丞尚爲孝廉虞乏中
饋煩母氏乃求昏瑚瑆而孺人齒已十八矣德燦公喜得
壻且與贈公夢符遂俞焉既歸于王夙夜拮据蘋蘩脩瀡
以佐烝嘗親操井臼以奉尊章　顧復官巷孺人二子亡昇
已出贈公喜曰此吾夢之祥也郡丞自襄城令上林守萬
州丞思明武不越粵東西梯山航海羈縻文領方之域破
璦海陵木之波而攀緣於摩天明江之間孺人俱隨侍不
難以身殉瘴癘而禦方良萬曆辛巳贈公訃聞孺人同郡
丞戴星奔歸方逾月郡丞過慟病病損賓客孺人痛郡丞
死于苫塊悼不欲生既而嘆曰翁未窆姑在堂一男二女
尚未成行吾何敢死因勉稱未亡人比姑蕭沒服竟擇吉
塟翁姑及郡丞官巷孺人一一如禮已延師課子孫妻尚
中嫁二女闢堂構樣家率作惟恐少墜先業王中外翕然
曰孺人婦道也妻道也母道也備矣萬曆乙巳河魚爲梗
諸子奉藥進孺人曰而父爲大夫年未六十死于孝吾幸

偷生比而父增八歲貺官巷母又不啻過之而弟妹婚嫁
已畢吾可以見大夫於地下藥何爲竟坐蓐殞畚七月廿
九日也距生嘉靖乙巳閏正月初十日子時享年六十有
一子男三長即執中儒士娶提舉陳元憲公孫女繼娶御
史陳袞公孫女次美中國子生娶楊寅龍女皆官巷孺人
出季尚中邑庠生娶御史孫用公男郡庠生懋孝女女二
長萬妞適孫肇輿次瓔妞適吳廷恩俱邑庠生皆孺人出
孫男五治乾治坤治臨治豫治晉孫女四各適名家曾孫
三桐國相卿相宸葬澄巖山坐寅向申

銘曰日月共照松筠俱貞佩紛已遠結鏡待明上符翁夢

下倂氷清隨辟宦粤舟輿趙趟梯山壓天航海涉鯨上石
下石之崖之瑷思明宵夯憂心嬛嬛郡丞死孝母心益埶
養姑妾之夫課兒督耕斫前毋兒如同所生卓哉孺人毋中
玉瑛月沉蘭摧予爲之銘嗟哉磁窆潑巖兮相望而塋

從姪九皐秀才墓志銘

予從弟子華少予十四歲目幼耕耘書圃弋獵文場與予同師兄子禎先生爲郡博士弟子員小試輒高等十戰鄉闈數奇不得雋比有子孔鳴清慧能讀父書華曰孺子可教也弱冠請字於予予字之曰九皐取詩鶴鳴於九皐聲聞于天之義年十八督學蔡公選爲博士弟子員與父同

庠每小試亦輒高等歷試鄉闈萬曆丙辰冬吉郡侯祁夷度公祖季試郡庠諸生得九皐卷喜甚署曰局整氣舒情深致遠以近體寓遠神不爲岐路生解取徑極捷此舉業正家脫穎而出當旦莫遇之第一之四比報至九皐已病病亡幾何卒年止二十有八祁侯以書來極爲扼腕華哭之慟予卽痛甚尉之曰予長兒矩戊戌會試下第後抄年止二十有四豈予家冢兒多不長庚而槿樹辭榮芳林引暮學書不成爲冥其未貨此情此痛予與爾共之顧事已至此且奈之何顏天陋巷賈促長沙壯氣雲蒸而雍門援琴烈志風合而罨予悲系此又古今英雄所共痛者不獨予

與爾也華始收淚以其婦弟康生元所爲九皐狀來乞予惟九皐之文祁侯評之洞如觀火無待言矣猶未及其行九皐清爽粹和宛如處子恩不能喜讐不能怒世間一切可諡之物猶未開其鑰父夙病氣塞夜不交睫九皐禱于山川搏顙請代父卧則卧父不卧不卧稍間輒色喜人稱其孝弟登性稍剛勁九皐病時卷卷謂父曰古人争讓伯雍子臧兒何敢覬其後儻保首領惟給朝夕外家業悉讓弟何其友也佗如鞠長舅陳女於襁負收姪孫檖秋以歸宗提誨外甥曾宗秌於寒畯飯差外王母羅於大耋惟恐宗戚庇倪不得其所至割田賠渡倒困振之築橋涉川

贊助父志以行其德惟日不給此皆長者之行而未及顏買之齡予何以問天耶嘗讀鴻烈解鶴壽千歲以極其游又讀爾雅翼鶴一起千里古謂之仙禽其於物爲壽所以壽者無死氣於中也九皐之字予期其必壽而竟不爾何耶相鶴經曰鶴陽鳥也而游於陰易曰鳴鶴在陰令聲不聞於天而神多游於陰豈相鶴周易之言爲然而鴻烈爾雅不然耶雖然天下有一人知我亦足以死九皐之文祁侯知之九皐之行予知之是亦足以死矣予是以銘九皐生某年月日卒萬曆四十四年冬十有二月日娶於陳翰林院博士兩湖先生孫女也無子如登有二子令一

瑩本里南臺寺背巷龜形曾王母曾孺人墓右丁未山癸
丑向
銘曰謂子能文邪不作兒女語邪庶知之能貴洛陽之紙
謂子脩行邪不謬卑賢指乎世父知之彷彿孔庭之鯉子
爾欠者齒邪盜跖原壤遺議訛訛子所恨者子邪南華青
所謳法樂樂塋在南臺之側忠孝之里千百萬禩守以鬱
壘

汪雲陽司馬撫宣奏議序

夫地之重輕何常之有而恒眎其國國眎其君君重則京
邑重京邑重則畿甸重君如心京邑如身畿甸如臂而四

方如指其勢然也 明初 高皇帝定鼎金陵距幽薊數
千里而遣今之宣府故秦漢上谷郡且居女祁雍奴厗奚
二下落百自 文皇帝徙都燕京距宣者四百里尚貢所
謂甸服也山川糾結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將則
鎮守協守分守參遊守戍不下四十員名戍則十二萬有
奇騎六萬有奇屯特地糧種糧騎糧十三萬有奇長戟林
高大旗雲撓指北而封燕然中西域而立幕府獨石萬
全之間屹然一重鎮此非爲宣重也內固神州外制匈奴
爲 朝廷重也昔 文皇帝三犁虜庭出入開平興和諸
衛如歷戶皆踏九衢傾枳棘之巢待擒妖鳥決潢汙之水
以捕涸鱗何其壯也自土木火飾之訌滴水叛卒之譟宣
鎮亡歲不告急亡月不議餉若源泉有竭若鬼神有歇至
於今日甚有其惑乎嘗取友人汪司馬雲陽撫宣奏議讀
之論制虜利患謀發九天之上見徼萬里之外不由舟楫
可濟盟津論築壘設險或五雉或七雉或九雉毋留隙以
聚蟻毋示薄以來灌厲游龍堆足埒天險然不過十之四
五耳至其論宣餉也或一月而三五疏以旬諸 闕下或
一日而二三揭以達於政府直陳其枵腹之狀若慈母之
憐饑卽塡滿犂黙虞其脫巾之情恐凶卒之鼓行便成涇
原其脫者惟憂委骨邊塵敢望橫戈紫塞其懸者思其投

足虜上便是反脣中行司馬之腸焦矣舌敝矣所幸者
六聽雖高下濟於宣疏計臣分過亟還其借劄餉 旨一
下三軍更生散沙中之偶語免庚癸之潛呼人知司馬油
幢瑞節擁護 山陵如此倚恃也而惡知其曲突徙薪之
委婉火腸焦髮之殆危如此哉予故讀司馬奏議爲之論
著如此雖然管子言之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
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今
宣離燕薑四百里許矣王制言之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
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宣且無一
年之蓄矣公塞上之勳既高禁中之召正急可以餉貽 君

父憂邪愚聞之人言倉廒儲蓄尾磔場地鞫爲茂草或
㲋豪佃以爲業則俺歌騰槽之故謂何地在畿甸内脫有
急則空運之說宜行歲例招買之外再匃貸金十餘萬積
粟數萬以備借支之策宜講皆所以濟軍興之窮也又曰
補長峪城鎮邊城之舊蘇東浮圖峪揷箭嶺之防守留茂
山備京操之士以益紫荊築李信屯交介之堡以固兩鎮
又所以濟鎮戍之窮者也此雖方策陳言寔亦邊疆大計
亦告司馬以志杞憂

易解序

九丁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獨不及易易難言也惟難

言故罕言子罕言命易性命之書也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聞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何輕與人雅言易也叡獨難言
亦難學孔子五十以前豈不學易而不以學易名其自名
曰假我數年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孔子將發之聖五十
學易董可以無大過何晏王輔嗣諸人柰何以輕俊少年
漫言易邪則直管窺天鄒視文也夫學之爲言效也效之
不俏不得名學易之入手在洗心其入神在知來藏往今
學易者能洗心乎知來藏往乎易之終萬物始萬物莫盛
乎艮其妙萬物莫妙於神今學易者能終能始能神乎乾
六龍可雨天下漸六鴻可儀天下今學易者出可爲雨處
可爲儀乎一不效不名學易故學易難孔子之可仕可止
學艮可久可速學咸恒不厭不倦學乾多識多聞學大畜
寧儉寧戚學小過焉不學焉不易故易惟孔子能學也然
韋編三絕鐵擿三折如此其虛河不出圖嘆不如羲鳳鳥
不至嘆不如又如此其慎而董云无大過易可易學邪子
童幼習易先君手書程傳朱義而口授之因之竊一第今
犬馬齒七十有五矣讀三易語如隔墻聽謦咳不審云何
自歸養以來日極研而旁鑽之稍窺一班爲論若干篇爲
解若干條總名之曰易解以訓子弟子弟付之剞劂嗟乎
荀子有言善爲易者不占管輅謂易安可注信斯言也予

茲解贅矣予之過大矣

明正奉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脩吾馮公神
道碑

萬曆丁巳秋九月明州馮東流公公㬅父函書馳白下言
先大夫方伯公筮仕泰和歷老而傳卞一日不泰和也亦
卞一日不念郭司馬卞幸甲辰捐館舍比今十有四載墓
木拱矣墓中石屬之李太史本寧惟是　國制三品以上
例得豎神道碑墓前敢以勤司馬子章敬諾又自惟嘉靖
丁巳予以童子出試備傳士弟子員矩其陰陽不粹不摯
皆吾師馮脩而今復以丁巳始得志神道以翻搏垣閫塊

正德落六十年而緒轄氏之草何期期也雖然猶及之也不敢以不興辭顧師生平李太史撫爲八實炳若綉繡憾君繁總詳哉□其言之矣第太史未及與師一交臂促膝譚子靈侍師於泰和者三年既入南京尚出權逵道師丁填池太侍師於江上者二年既督浙賦事師於浙者三年既右楚藩師即去楚久而故縣在署中見碑子若侍門墻又二年是予毋而目之者牆夫談稷榜人說舟似庚詳嚴紀之於石以爲世鵠師名叔吉字汝迪別號修吾其先出南唐□延尚書後從慈谿代有偉人至封池州太守公突師父也爲諸生時與從兄司寇公岳黎副公瑋齊名娶

錢恭人生子三長師師次工部司務贈襄陽守季兆又季少隱不仕師年十四爲諸生二十舉嘉靖壬子鄉試第四人癸丑成進士除泰和令當是時師以子齊之齡河陽之表買生之文章而處人間之如神仙中人而師溫溫愛民抑抑下士於士年與己若者尤愛重之于章與友人楊以嶽俱年十有三楊太僕義叔年十有一龍少參君揚年十有四楊憲副廷藴年二十有一邑政稍暇命題課文于書續之刮摩之求其工而後已廷藴續娶聘一巨姓未俞師曰吾爲若發僭投之俞乃逆內采于章以乙卯出試不偶丙辰再試偶遺榜出師覽曰何可亡郭生名以硃筆添子

章於首比道試爲王樹所宗師優錄師甚喜予五人者惟以救天四人後先成進士播之役予與義叔共籌破賊師閣而喜遺予書曰不意頗收出吾椎中勝邑名士如廬陵習宗伯謙南豐城游京兆靜宇皆師獎拔顯名當世其造士惜才如此夫喜工文者武事不必備定三華歷五兩終非吹霜噴露寒暑筆端者所能辦泰故仕國亦盜藪會洲之龍旱塘之胡此二寇者聲埶相倚每出刼輙署里閭曰某日刼西鄉某宅某日刼東鄉某宅吏搖手莫敢問師廉賊左右隣與有連者逮之至諭曰若隣賊而府賊府賊名窩罪浮於賊吾姑貰而窩凡賊入城而先告吾無泄語於

是嚴城中宿互稽者禁徑驗者與以兵當寇者賞一當罰賊入城路填之一賊魁入城隣以告立禽之其黨來鄉所出居數日復一禽之居數日又復一禽之賊□□□旁舍不敢出師乃令敢人擁鐸群吏舉旗車徒□衛設直抵其穴一鼓殲之盡俘其妻帑以歸於是四郊無寇外戶不閉邑故有土城而未甃師曰家以垣籬限閾爲域閫以山河城郭爲護金城鐵廓寇不敢賊吾豈以門戶爲戲經營爲擾乎乃雉之軌之錯之不傾之地即言者交口不使師勿顧也後七年而粵寇至戕憲副汪虜僉事王民依城以完活僉曰憑侯生我後六十年而吉州郡邑寇大熾平

二十五天家不害於賊輒相謂曰今馮泰和在吾屬亞得
方艮魚肉邪是吾師泰和之政予耳而目之者爲一師由
泰和　召入爲小儀君丁内艱中飛語被察左遷兩淮運
判擢徽州判改承遷守池州遷江西憲副復左遷晉少叅
會盜掠蕪湖藏遂移江南備兵是時章亦以南虞部郎榷
蕪湖稅朝夕侍師于湖大都師之才亡之不適如車可直
旐可句旐可澤行而短轂可山行而長轂故治徽治牘治
錢穀以兩手兼十人而尤長於治兵大江之濱東自武昌
以會於大雷西自豫章以通於秦淮物衆藏姦地寬長薛
於是苻澤之間潢池之警在在而是師於濱江設皖城荻

港二營置二樓船船有帥翼以戈船數百艘艘以旗幟爲
別而又設梭船往來江上以察[illegible]撈諜賊嚴禁夜船與
八槳船不得行行者執而鋦其船之首於是長江上下數
千百里鐸振旗作鼓行鐲鳴若常山蛇首尾相應有警則
江山搖動林登飛騰楊么李成之徒亡所厝趾賈人子弘
舸巨艦連舳接艫風停雨歇即野泊如登堂與江賊既遁
鯨鯢既散師又虞其恣於陸也乃議城蕪次城銅陵城望
江城桐城築清溪隄護以千柳選材官分制諸要害以一
將爲中權以二萬戶爲掎角又部署良家子弟爲土著
山道亡飛走之虞金陵鞏金湯之固江右蘇浙諸隣封但

枕枕上皆師之勛也重以心游書圃思託文林稍暇命章
同傳士吳子王蒐集古今文詞命曰名世文宗以嘉惠後
學章時或侍師登燕磯而望蜀泊燕磯以弔古靑祭短簿
擬議軍前如在泰和時亦一奇也是吾師江上之政予耳
而目之者爲一巳卯師復從江南轄楚右丞尋晉左丞董
華一年議通錢法更定江防申飭漕艘劑量宗祿鉤核賦
役井井有條庚辰丁外艱戴星而奔讀禮益慼後十五年
予自晉遷楚右轄雖師去楚爲日巳久而動耆嘉猷行留
故事傳署陳牘言言師保恍若泰和太平函丈間也是吾
師三楚之政予耳而目之者爲一師自憂歸後膏肓林巖

屏居文溪山中不復開口談世事而一意督訓子弟甚嚴
長君東流令生泰和署中泰在宋故有呂令子呂溱讀書
於泰出而魁天下公命長曰若呂字溱父仲君生江都命
曰君舒字仲父以董子江都名相也二君次第舉應天舉
南宮無忝師意遂有名輩而以其訓二君者訓從子憲副
君大咸及甥張憲副君曙海值以妙齡膴仕駸駸未艾誰
謂二延尚書大馮君小馮君不復見於慈也師傳大恢閎
而礎身甚嚴歙人爲絲絹事抵慈投黃金磚十枚值升子
比部君出即叩頭投棄去仲子裁文於師師迹其人抵罪
黃金入官帑誰謂師清白易緇也少年人守先與計尋丈

師以青齡登仕郎城泰和歷數十^新安二城絶太田親見
七城者爲 國初千年計然民完萬家命皆師少年人易
與得儀之以不更也夫鳥鳴似語蟲蝶成字事或偽爲名
可襲取今十城殆非七城緣係可偽而棄那[illegible]師乎目
忠厲之實師和播之後乎益遠 朝廷五十萬金爲賞賜
築五城師三城蓋寡師忠厲之風而則之也如此師敗歷
仕途幾三十年其存也完聚所至相與尸而祝之其功也
祭於明州之社庶幾生榮死哀者矣所著有文集若干卷
視道七議江防十議若干卷雄風大略茂猷懿政詳李太
史志銘生卒歲月子孫吞昌詳大咸憲副行狀不具論而
傳章

論予所耳目或狀志中未見者愚得而悉論之弟子之於
師其跡習其情誠其臭味同若光之與影若磁石之取鍼
舌之取燔骨故不敢辭而爲之銘
銘曰馮氏之先令采爲城畢萬之支泉於南唐三延尚書
一徙于慈明中憲公篤生方伯如龍如虎弱冠登第氣鍾
五緯才周六藝出宰泰和成乎終軍風流在茲剿賊如洗
築城如帽頓起瘡痍既遷小儀中道坎坷逢此百罹爲判
爲丞留滯新安始命守池賊掠于湖江南大震乃求能羆
公來自晉江防整飭舟賊奔靡既移三吳晉轄三楚以綏
黄斬勳名飈騰人望未竟鋮爲 國著龜竟以憂歸漱石枕
流文溪之涯庭訓二若從子繼之謝砌叢芝倏捐館舍齡
逾古稀功麗旂旖于小子章泰蕪沂楚四立師帷教之誨
之扶之披之面命耳提甚太既拱馬齒既長乃銘墓碑愿
副有狀太史有銘孔堂之離予以耳目載之鼎彝以志于
憶百千萬祀馮氏世昌與石岐巖奉世之八弘農之九執
爲[illegible]

岡郭劉策齋先生合傳

岡郭劉公諱逢愷字虞讓吉之泰和人舉嘉靖辛丑進士
生平以問學自砥礪早師事郡丞王劈泉郭中洲二先生
郭故王文成公高弟公聆其書能務文成公吉郭喜曰子
傳章

眞一日千里吾嘗加策因號策齋已卒業南雍師歐陽文
莊先生益闡發良知正宗既成進士與中丞曾魯源公同
册宗伯洞山先生門又同師宗伯比令慈谿慈故楊慈
湖公故里公創書院祀楊楊故陸象山弟子而文成所推
高者公取其遺書與文成傳習錄時進諸生發明詳悉緒
山公德洪碑記中究公師友皆吉州端人因以窺慈湖不
起意與文成良知一脉其問學淵源如此公既以策自號
策仕入慈即毅欲追古人不爲隨時以就功名首選其堂
杜曰吾爲吾戍俠情弱不作鈞後起復補廬江歷官太僕
復自[illegible]盧士民攜老幼迎送語子制曰吾嘗謂

卓曾過卿相吾不得為卿相又不能如卓曾然觀民情若
是亦足自慰澍丁卯得雋公書誨之曰吾少師汪先生做
秀才得受用及遊太學師歐陽宗伯舉進士師尹宗伯做
官得受用吾兒未能得師如我何以致用今且於日用應
酬間操練此心謙抑謹慎之意多責人望人之意少庶有
入道之基遠大可期矣其自刻厲嚴課子如此令慈谿修
書院令盧江修頖宮慈濬河渠築陂堰旱澇有賴盧築圩
岸立圩長修永濟橋兩邑民獲有秋　國賦無虞其造士
字甿如此公性崇節省惡騷擾盧當孔道中官馳驛道盧
用百夫舁鹿鶴器物公縶其鹿鶴詰沿途擾民之罪中官

俛首謝過嘉靖末祠禱紛紜閹豎恣意出內公丞光禄屢
告詘不給　上詗問內閣寺長吏莫知所對公曰及此時
宜為　上明出入盈縮之數使　上一覽瞭然即侵漁者
無所施乃援筆力疏以聞　上覽之色霽　詔著為令數
年後省金錢至十餘萬已三載考績　制詞有曰頃者朕
念國費實係民艱特命稽查以清夙蠧乃能覈實條對令
玆月有報章以舒朕懷亦惟爾同寅協恭所致其節縮公
貲不畏奄寺如此然亦用是得過要津留滯六年始晉尚
寶遷南太僕少卿仍有忌者遂歸歸而與曾中丞駿駿以
學相劘切勉鄉族長老以孝弟力田間誨子姓必示以學

所從出後十居邑城西春秋蒸嘗必歸龍溪居恒諄諄
託至事關一邑則寄白當道計豫巨寇尤碑力不憚其遠
師課子一日聞誰為友比得子文覽之曰郭生文大似錢
塘山而事業等齊過之足為吾兒友矣及澍與計皆北上
公易以友天下士臨行猶多規儆語踰月公忽遘疾不起
其嗜學樂善垂老彌篤如此公没四十餘年曾太保言於
學使者徙邑人士請祀郡縣兩學鄉賢而慈谿盧江兩地
先後並祀名宦慈人追誦公功且以配享慈湖書院子澍
字君東傳學清修慕陳新會鄧新城來梁山之風高蹈不
仕有孫廷曾君求道師鄒爾瞻及子誠之曰而祖以子未

得師為憂而今得師矣曾事子二人甚謹請業請益能世
其家

蘋衣生曰余嘗讀劉孝廉所輯崇德録其叙述冏卿事抑
何豐豐也顧詳於學者或缺於政備於宦者或略於家夫
國有史家有乘非參伍以合厥全今後世何以觀余括諸
所論著覈之獻徵名賢儒行諸編爲冏卿合傳是持衆美
以合尖也後有能表名臣纂世傳修郡國公卿大夫之業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明中議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念所江公墓碑

子代江公念所中丞撫黔於茲十九年矣中丞墓木已拱

長君爾松自新都扶服走青原介予友鄒爾瞻屬予慕碑
予竊惟公鐵腸石心剛態毅狀出天性諷諭大節英風椎
略在　朝廷墓銘出沈中丞傳出爾瞻皆宇內名賢即黔
記公傳意亦稍稍爲公序遺愛以明召之棠弁刻鄒傳以
識公之大旣庀矣爾瞻曰江長君意謂予二人皆役於黔
也役黔言黔予言江公黔難在夷狄公言江公黔難在兵
戈如問濮鉛於南人問殺粟於北人人易悄耳予唯唯按
傳公萬曆丁丑成進士授行人拜御史首叱侯駙馬都尉
拱辰於御道曰壽陽卑且得捧破鼠子敢爾錦衣衛指揮
徐爵倚閹保出入　禁闥秖狎兼車騎驕恣公劾爵因

以撼保并及梁太宰　上怒誅爵遂保一時挾炭之子趣
治之門者氣奪王中丞某撫豫章與予陳二御史合謀擠
劉御史臺黨而殺之滁州劉御史卒日與張江陵公合公
劾王于以副自投于　上曰御史何言公曰言公殺故劉御
史媚閣臣耳王却走　上竟從之遷公是時直聲震天下
嶽立冠人曹而側目者亦復不少亡何大峪議起公獨與
執政忤出知霍州歸田起鄧州陞楚臬僉事備兵辰沅是
時予備員楚藩右丞始與公定交公壽　召爲南光祿少
卿遷大理丞左少卿陞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戊戌之冬
爾瞻喪內子予喪長子相期結佛庵守歲而公貴陽之書

以除夕至大率言播事十八跳梁土司功播十九狐兔欲
爲一勞永逸計而兵餉所謂未可以無米炊空拳搏也予
二人相與咨嗟嘆息亡幾何公果揚麾誓衆枝節訓兵矢
不與賊俱生爲飛練之衆而夜雨如注王師少卻飛語三
至　上不得已解公節鉞而以幺麼無當如草者代之辟
之扁鵲不能瘉篤病而繼之嬌氏良騏騄耳尚未及登坂
而繼之駑也予甚恧焉比與公代於沅予促膝前席請教
公曰虜不太強黔實太貧予憤友邦不時給協濟搜括帑
藏不下萬金而遂從事故晉成而蹶公今當力鈎　主上
必令我庾如坻如京而后浴兵緤馬予敬諾再括逋省芊

六千金晝慇　主上盈百萬而始誓師公教也公又言餉
足不患亡兵兵有三有衛戍有土司有召募衛戍饑則搖
尾乞憐飽則坐食恣齧姑留城守而已土司匪夜匪棘乍
叛乍臣終不得其死力惟召募在擇將將得人則爲鵝爲
鸛如熊如羆伸縮在我吾前日太恃衛所土司執亦不及
召募故不大得志予受事用衛所而不使擊用土司而不
使陣用召募以先啓行趣土司爲輔車逾年而覆賊皆公
教也公又言曰安氏吾已折其氣矣似可用也吾業且行
留爲公用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吾以不用爲用公以用
而不用庶幾飛鴞懷我好音故予之用安氏也示萬衆以

萬全卽九攻而九却今二安皆殂西南亡虜又皆公敎也夫天下之事奮而成者十九奮而虧者十一因成論成易因虧論成難夫人之功已而就者十九人而就者十一因已論已易因已推人難夫是之謂不以成敗論英雄夫是之謂不以爾我論勳膚史之亂唐室幾絕相州之衂誰能爲汾陽諱李武穆代之營壘士卒麾幟亡所更而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至今論唐室再造者必曰李郭則知汾陽之相州乃武穆之所因以爲功者也好水川之衂誰能爲稚圭解明年范文正與韓公同開府涇州明號令拊士卒而西夏竟寧一韓一范之謠亡所軒輊則知稚圭之

好水乃文正之所因以爲功也予與念所先後黔陽跡頗類是予何敢希李范顧公未竟之功使予竟之未用之策使予用之公非予之汾陽稚圭邪公生物歲月墳隴首趾及子孫蕃碩具載沈中丞誌予不具論論黔事之大者著之墓碑

銘曰嗟嗟長信緜貴陽以前論爲汲之直爲史亡魚人之信長信也在當宁緜貴陽以後論爲汾陽之相州而予因之爲李爲稚圭之好水而予因之爲范人之信長信也在余匪余黔撫誰知公之齟齬匪爾瞻都匀之謫誰爲公竹帛之書朋友道喪予二人者於公敢以成敗論毀譽沮邪紀之墓石彰公之勋百千萬年永爲型摹

贈王中丞太蒙老公祖晉司空總河序

王中丞太蒙公祖撫豫章于茲六載矣會總河司空缺有旨晉公總河以漕急河涸則邀爲上有　旨免代趣之河上不日戒行豫章十三郡士紳坻莭及衛所戍卒攀留擁涂不可得三司諸大夫例有贈言屬之予章緜惟公之留滯豫章幾二十年矣始出守南昌光芒奪斗牛之氣仁愛得江湖之心如文翁在蜀旣督學臬司太鐸起而千里應席踈流而萬世嚮如常袞在閩旣長藩司投利刃以皆虛委紛絲而必理如韋丹在豫章星如歲如始終一方寖潛

濺膚淪骨髓益家嘗而戶飽之矣北谿東粵入其撫公如駕輕車就熟路民亦如子應母如膠投漆比及三年廷推貳天卿而　上不俞又二年廷推貳冬官而　上不俞南六年廷推總河而　上始俞以常情度工而不銓外而不內主爵者意未可測愚推　主上意若曰冢宰掌所治翊王均邦國有四司分理銓事少宰不過贊冢宰受歲會令群吏致事而已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亦有四司分理土事小司空名申大夫不過贊司空紀綱繕脩柱塞澀巧而已若總河不爾京師六軍之命依於漕漕依於舟舟依於河辟之三蘆立於空地展轉相依乃得豎立若去

其一二亦不立若去其二一更不立故總河爲册之脉爲漕之骨爲六軍之根死非少宰小司空比　上之用公於河意者在於斯乎予又推而論之憲臣治河非古也漢成帝時命王延世爲河隄使者隄成賜爵關内侯改元河平而名始重唐開元間以宇文融充九河使而任始重宋咸平間命隄防轉運使勿兼他職天聖間命轉運使五日一奏河事而責成始重然特謹水患而已非賴之以濟漕也元都于燕叔季江南賦阻始從郭都水議開渠濟漕命曰會通河　明初仍從海運永樂初定鼎於北始命工書宋禮鑿會通刑侍金純開黄河故道而海運始罷平江伯陳

瑄疏鑿淮揚一帶而漕大通然特濟漕運而已未及護陵寢也今大疏黄河於漕利矣然黄强淮弱黄奪淮而淮阻淮阻於黄而洇於　祖陵今泗盱之間恭爲巨浸而人不敢以告欲從天長一帶開故道以通於江於淮通矣而　祖陵氣洩害及雲仍而人誰敢以肩故今之議河者既欲濟漕又欲護　陵難之難矣予於王公又稽其素官而論之則似無難者公成進士起家南虞部入爲屯田爲營膳一生居虞衡之司掌考工之記飭五材辨民器爲日最久坐而論之作而行之行山行澤爲政亦精公自撫豫章以來六年之閒三遭洪水勞心焦慮治有則度或瀦水或止水或蕩水或均水或含水或寫水因病用藥不拘於方嘗曰金爲火所流海爲寒所凝此理之開而常達者也然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之閉而所窮者也故達於開閉窮達之故者可以治水乎而又三以水災聞於　朝不以爲瀆聽三請改折不以爲市恩請改湖口諸税屬之有司不以爲逆鱗　上亦因而從之故民雖災而不害水而不沼公以十年虞衡之政知水之源以六年豫章河伯之災曠水之流其於理河易易矣昔之治水者禹爲司空錫玄圭王延世猶以河平賜關内侯我明之治水者宋尚書金司寇陳平江皆爛焉著於史册祀

於河壖公又奚險水而必樂於銓也奚勞外而必逸於内也予以是復諸大夫之請而俟公歷帝之載告厥成功請爲公頌

白下金城堤記

予邑之治叒科諸嶺拱其後回望如玉几澄江一水繞其前俯視若天塹玉華五姥三覰天柱屹立四隅林林恭布風氣攸聚故堪輿家標以五星真位爲郡邑形勢當以酉昌爲最勝然猶有慮者章貢之源恭遠飛涉相磢激勢相切加之洚水囓堤而冒民田疇者患過半矣往破塘潰腑邑侯唐公廣修十餘磯障之右臂幸免於飛衝獨驛之左

原缺

蠙衣生傳草卷之二十一

恭和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南溪牟志夔　莆田林恭章

東莞溫可貞　高順阮良選

達州瞿　溥

孔廟議序

古之道統治統出于一三代以後分而爲二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作之君故治統歸焉作之師故道統歸焉堯舜爲君即唐虞師禹湯文武爲君即夏商周師故出于一也文周以後道統屬孔子而老于洙泗治統不得與非孔子能師不能君也雖有舜禹之德亡天子之薦故不有天下而稱素王記曰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合二統而一之者而師故尊又曰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弗臣也當其爲師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是分二統而二之者而尊師之禮惟天子始備生而榮之死而爵之謚之皆尊之之禮也孔子沒後門弟子推尊之詞有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謂其可以師天下而締道統也有曰夫子得邦家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謂其可以君天下而締治統也故自漢以後人主釋奠於學稱至聖稱先聖稱先師尊道也稱宣父稱宣尼尊謚也稱文宣王尊爵也其[illegible]之禮[illegible]明　高皇帝詔曰凡嶽鎮海瀆[illegible]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illegible]功於一方一時[illegible]其所有封號宜仍其舊大哉　王言参合二統並[illegible]之以尋孔子者二百年來亡敢議更而張永嘉[illegible]議號奪夫子爵謚止稱先師此王黎陽所以有孔廟議也永嘉意[illegible]曰春秋[illegible]稱王非夫子意不知夫子稱武周達孝[illegible]一[illegible]追王大王王季之非異時人主追王夫子亦夫子所不禁也父以子貴子孫以祖父貴亡爵之子啟聖何以公亡[illegible]又何以公先王之登先河後海源之不[illegible]也且先師非極尊也宋景濂孔子廟堂[illegible]右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是也又國無先聖先師則所[illegible]與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不合也今尊孔子爲先師上之不過爲夔夷爲周公下之比于高堂制氏毛公伏生尊孔子爲夔夷周公高堂[illegible]毛伏不如尊孔子爲堯舜禹湯文武諸王之爲極尊也[illegible]諸文宣不足以盡聖德不知天未喪斯文夫子[illegible]

在玆繼天繼文王也諡文宜子貢謂夫子如天不可升如
日月無得而踰天貞觀日月貞明高明宜朗諡宜亦宜萬
世之下亡再諡文宣者乃所以爲極尊也且主與像亡甚
異也木與土亦無甚異也神鬼陰屬非附土木而彷彿之
則不可以見古者祭皆有尸故祭五祀皆設主而後迎尸
後世尸禮廢而設像像猶古之尸也路史曰今之像方之
于尸則尊且嚴矣儒者惡元惡釋見像必撤不知像非始
于釋與元也郊之祭也尸與王袞冕而士師逆尸者亦袞
冕與其尸而袞冕孰若像而袞冕乎故開元加夫子以袞
冕非像不可而惡乎必以爲釋必以爲夷而撤之也此黎

陽之所爲卷卷也嗟乎當　肅皇帝初年永嘉貴溪皆以
議禮驟貴而得失參焉不獨孔廟一禮也大禮之議明父
子之倫似矣而躋　獻宗於　武宗上則太廟之禮可疑
分祀天地似矣而讀　高皇帝大祀殿文則分合之禮可
疑竊恐繼孔廟而議者不獨一王黎陽也

泰和令公濮侯去思碑

世之論政者必曰嚴愛昔人辟之火水火形嚴故人鮮灼
水形懦故人多溺似也顧主嚴者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
民其次莫如猛故寬難是縱火焚林而無以水沃之也而
又思夫暴耆殺機之爲名累則混之曰吾嚴所以戕寬是
令火可爲水也其勢焉得故寬嚴當互設水火應並陳而
後先次第尤不可夺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
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善用水火者先火後
水善濮土天者先天後土故政教大舉於當年德澤永沁
於昇日所居得民之尊既去得民之親子產孔明之治鄭
蜀得之矣刑罚之鑄申韓之書說者病其太嚴而誦子產
者曰古之遺愛誦孔明者曰見伊呂失蕭曹迄今數千年
後民猶見思在當日可知已舒城濮侯之治吾泰也葢法
鄭蜀二相之術焉侯始令長興既更吾泰甫二年考績侯
自著諭民便覽寻爲之序曰鄭人思僑蜀人懷亮其在此

書比侯應　召去泰令令公王侯爲鐫侯官遲碑寻爲之
記曰侯前瀕癡解後增繳亦詳哉乎其言之矣侯赴　召
後以讀禮居堊室士民思侯善政爲伐貞珉紀之閒之王
侯復屬言於寻寻惟侯之政夥矣細者亡論論其巨者陳
者亡論論其存者巨莫巨於賦役初議官解時每石派銀
八分後實減止派銀五分四厘有奇歲減九百金嚴禁私
科每石一分歲減三百六十金泰故設直櫃老人外夥積
保内蕫猾胥奴里隸甲刑牲釃酒比之豺狼虺蜴侯革之
歲省費二百金豪芒龠圭皆民脂膏昔苦民運而今易以
官昔苦直櫃而今自守櫃民惡得亡思民苦歲歲僉保正

副侯令見年里長兼充民苦歲歲僉收頭侯令里長依糧虎鼠遞充兩廊民苦歲歲僉總甲侯令保正副每人承直半月民惡得亡思其存而可目擊者邑龍首山故築一塔後議再築一塔以時詘舉贏而半輟工侯竟之費五百金與前塔侔邑故亡社學侯捐四百餘金市田租八百六十斛為社學費令社師雖稍祟池而侯田如故租如故賭浮圖而思築者賭社田而思置者民惡得亡思為十年計誠詭寄包攬為六限計誠積保証收為推收計令彼此親供對同即以造冊而書算亡以售姦為綱常計論叛奴母負主母跋扈令友側子自安民又惡得亡思雖然此皆為民

萌也有本焉侯初下車與邦矢曰有司索耗天人叢災故令收頭直櫃令納戶自兌自封自內櫃中收南兌米較正銕斛比舊斛省米三升令糧戶自槩玉尺禔身冰壺照物當在任時民敬之似尊而不親今去五載民思之又親而不尊侯自處於火與天之間而民愛侯在水與土之際子非為侯佞也侯性清峻令伏苦土本不祈人知而內姪蕭傳士應禎補諭舒城與侯朝夕且三年以書來曰濮侯蕭然鄉園結盟泉石門止五尺之童清見千尋之底嗟乎侯亡愧此石子亦亡愧此文侯名中玉字[illegible]號琢如直隸廬州府舒城縣人萬曆丁未進士

東莞溫處士紀堂先生墓誌銘

粵中東莞溫為著姓其先出豫章之廬陵至　明萬曆中有二溫長君可貞壬午舉于鄉歷官思南郡丞仲君臯謨丙辰舉進士高等初官令吉水翩翩知名當世昔予守潮陽壬午校士鄉闈是歲羅閬野侍御為政予以同年得甚酌硃卷而思南雋稱門下士予自黔平播歸養是時吉水來令出予門人王諭德純孺之門以諭德故稱通家子而予往來青原仁文與鄒爾瞻給諫共學吉水多與焉且內念其兄之師外念其師之師往來西昌請益問政無日以怠乃思南自東官介吉水以尊嚴贈南安君所著王父紀

堂府君狀來乞銘予以二溫之交在師友之間稱人之善本其父兄況溫之先出吾廬陵維桑之誼亦惡敢辭按狀溫當宋季有祖諱鎮者從廬陵治盤鉄因家于莞四世而生彥和彥和生德光德光生齎俱有隱德齎生景芳以壁經教授于里學者稱約屏先生是為公父公諱孟乾字純伯別號紀堂約屏公取于史未有免置姚孺人生公公頴敏异常兒日誦萬言年十四出試邑郡署督學王公大器之擬補弟子員公以父在獄辭凡號泣曰父立于赤石而子青其衿安乎王公曰釋而父青而衿可乎公曰父幸說于綱即終身牧圉甘焉王公心動曰孝哉孺子檄縣推勘

約屏公寃狀得平反王公猶欲置公郡庠公曰非敢辭祿
食言而躁進無如食舊以踐言竟辭歸魏莊渠公來督學
廉公孝首選入郡庠魏公倡道東粤公日侍函丈多所發
明魏公喜曰吾門端木子也已從陳堯山先生學造詣日
深遂捧手橫經毅然以古人自期待嘉靖丙午蕭山孫公
學古以名進士來令東官丰分校棘闈得公卷擬首拔之
以對策越幅不錄公嘆之歸卽禮爲經師公固辭曰先人
敝廬距縣治只倘有嫉妬者播謗者謗言一入卽明府不
投杼如吾門何因避嫌遠匿于太平鄉孫公益嘉之移牒
于學曰溫生某茂才篤行好學樂貧有是先民之法程可

爲後進之師表其以縣優敢儒士延之爲師設帳黌宮縣
備薪餼公又辭曰某肄業太平雖甚荒寒其父兄子弟不
相厭棄也某惡忍棄之棄荒郊而趨華廨寓室而就炎非
夫也且諸生中有張仲河蔡常鏞者某行不如有羅一道
黃浩者某學不如先生近今日棖棖遠徵栢構非計也孫公
咲而止己酉孫公載分校棘闈首拔公卷袖之忽遘疾暴
卒放榜後於孫公牀第所得公卷諸公嘆惜嘉獎公曰命
也夫卽以獎金爲孫公賻執紼蕭山歸而心喪其尊師如
此公八試非偶遂推分澹如浮雲軒見一意養親課子每
日焚香籲天爲親祈年有弟孟坤從文毋害給事縣官公

誠之曰利之惛心也幸於得而已我得則[illegible]忍夷
[illegible]食不足嘉也况吾受糈于里中子弟亡所[illegible]父
遺腴田卽無幾悉以畀爾汰則不足約則有餘母以[illegible]焚
身弟受教歷官司庾亡公負亡壘行公稱壁經祭酒粤中
負笈來學者屨滿戶外公微獨講譯書義揚確古今諸生
有善狀厚見周稱以就其聲價有于名教者曰吾慚負其
父兄當側席思過故所成就多名士至於養門生房某之
毋還越東被掠之兒活老疾陳公之死匡困資無之心長
然灰肉枯之計周邑里稱公僉曰古君子云隆慶丁卯公
疾革勅贈君曰靜坐養心勤學訓子又諭長孫曰塵讀書

做好人遂卒亡一語及家事距所生弘治癸亥得年六十
有五子二長孔時早卒次孔復更名一復邑庠生贈奉直
大夫雲南南安州知州女一適庠生袁廣祖孫四長卽可
貞思南府同知次卽皐謨吉水縣知縣次可權益謨俱庠
生曾孫六廸光廸先貞出廸元皐出廸堯廸克權出廸見
益出光與元俱邑諸生公瘞城東杉子嶺乾亥向距約屏
公墓十餘武配鄺孺人先公六年卒葬城南長岡嶺繼配
李孺人後公廿二年卒瘞公墓左十餘武公瘞五十年矣
尚未封樹思南致政歸始礱石封塚傍立碑亭吉水入江
右思南始命乞銘于寻寻考溫之故自彥弘彥傳彥將三

兄弟構造居室起家卿相至于今始有思南吉水兄弟豈
唐三溫苗裔邪何其似也予又聞彥弘彥博與董常等師
文中子北面受王佐之道而思南兄弟以文中處我則甚
有其恵顧紀堂有此二孫亦足以明　天道佑德之報而
亡忝于叔虞之後矣予是以銘
銘曰唐有三溫爲武德之𡙇　明有二溫爲東宮之鋧豈
叔虞之澤世發于兄鼻將紀堂之仁施及于子孫儒子而
孝父寃平反祭酒爲師師嚴道尊植𡵊榷南安之根作思
王文水之元辟海似源於山爲崐㞧巖之株扶胥之墩跨
牛山瞰虎門公藏于斯萬子孫兮美哉璵璠

亦定軒稿序

宜興陳柱史中素先生萬曆乙未以進士高等起家出宰
劇邑宂　召爲柱史奉　命按晉蔡豫章宦轍所至斟酌
道德之淵源餔糜閭閻之民隱上告　天子下移郡國而
以其餘調溪谷韻煙霞肆爲韻語總之奏疏若干卷晉泰
豫章公移若干卷玉澤唫草若干卷名曰亦定軒稿而屬
予章一言弁之首章辟處林巖距洪都遥未及請公名軒
之義以意逆之其程子靜亦定動亦定之謂邪予卒業軒
稿竊窺公定矣膺言尊孔子則曰孔子一生學問惟顧言
顧行二致意焉如謂信心爲真踐履爲麁此無忌憚之方
便耳尊王文成則曰良知關自孟子致知爲之聖經如仁
義之達四端之充心性之盡無非是致致之一字極精微
亦穩切實公之志定于學孔學王乂矣臺中之疏明目張
膽法心造膝定抒爲忠也按治公移風霜肅物霖雨濟府
定抒爲仁也玉澤唫咏義吐光芒吻縱波濤定抒爲詞也
予證之易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玄黃色雜方圓體分
日月星辰疊璧以垂天而天之文昭焉山川草木煥綺以
鋪地而地之文昭焉本本元元根于乾坤之定公之得力
何嘗不自定中來邪顧定之說在程子動靜之定無將迎
無內外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似以定爲極則在大學

知止有定而後靜安慮得以次而造則定猶有階級愚謂
學問中無二定也靜安慮得之妙在知止定後大公順應
之妙在動靜定後文王係艮辭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
不見其人孔子解之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語定也而終之
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則靜安慮得大公順應如火
之炎炎相續而成焰耳一定百定寧有等待揚子曰脩身
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發必中注曰
奠定也公之以亦定名軒卽以亦定名稿意者其在斯邪
公候代南康南康距匡廬只㠯鹿洞中朱晦翁講堂在焉
太平宮東北周濂溪書堂在焉朱子曰明道定性書在鄱

作年甚少自胸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皆質
不辨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此
皆精語定者公其以愚言質之二先生
賀侍御陳中素老公祖還　朝序
萬曆丙辰侍御陳中素公祖奉　天子璽書來按豫章至
戊午春三月代且還　朝矣按君一歲一代今遲至三年
何也解在易易曰咸速也恒久也皆道也所以貴鏃矢者
為其應聲而至所以貴鏌邪者為其應物而割斷故代例
一歲不為速鸑鷟五彩之文三歲始備龜之言久千歲而
著[illegible]而神故今　上遲之三年而代其[illegible]

出三年外皆有[illegible]久陳公三年而代亦云久矣予與鄒
謀爾聽講學青原鄒人報公棨戟移鎮南康候代爾時
吾輩受陳公三年之教未得祖章江上嘗有言贈司下
任之郡中鄉紳有詩贈詩當有序某任之子章敬諾竊惟
孔子有言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可三年有成可之去成遠矣
公越一歲之例不以可報政遲至三年而以成入告夫仕
吏行部大都有三約一官約一士約一民萌約此宇內所
同也而予豫章有出三約外者一悍宗不可約而其為[illegible]
民一蛟涎不可約而醞為水旱一稅使不可約而舉為財
虎此豫章之難而佗省未有也予得公亦定軒稿循環在

業之公入西江有總約有摘約察吏之條曰入境輙羨𧦬
務因循府考自署縣考自關惡素既滑舉刺易撓故自覈
官評以至挽風俗共二十二條所以約官者詳矣著下學
備言教誨諸生曰踐履為先信心為非如開之斯未能信
如由之不知是知若陽浮要恥終蹈玄虛所以約士者寔
矣至于閭里禁約尤庚詳庇侵府庫者禁刁訟誣盜者禁
戍而累解者禁要挾官司藉威城市者禁匿名結黨者禁
左道熒惑者禁淫賭格鬬者禁惑風水刈牛馬者禁逆奴
悍僕跳梁冒犯者禁共十有四條所以約民萌者周矣而
三不可約者公亦勞心焦慮動之濬之疏　淮藩庶孽䝉

父之變鬼神莫測其陰謀路人盡識其心事以正嫡庶之
分此非獨為　淮藩計也所以定淮以上之嫡庶也疏撤
湖關稅歸有司稅廠火請停湖稅水逆行請蠲湖稅此非
獨為湖口計也所以撤湖以外之湖口也丙辰丁巳水災
洊至民魚腹纜繫城垣公兩番奏疏極為模寫讀之令
人淚落初計莫若改折停徵又謂改折可以甦輸將之困
而流離者苦不在輸將停徵可以寬鞭朴之痛而待斃者
憂不在鞭朴終計莫若厚賑江右之塽今日得再睹天日
不盡轉溝壑者伊誰之賜乎公非獨為江右拯溺計也思
天下溺猶已溺而以江右示之嚆也公今還　朝入奏

天子上不負　天子爲木之繩爲金之礪下不負豫章爲
兆人人爲與父父中不負所學爲鸑鷟之音爲金玉之光
　主上葵之臣㡯巖之鑄鬥祭蔡以佐公道纖霧義雲以
覆天下則豫章固公之并州螺川亦公之畏壘而吾兩生
者又仲舉之周璆徐穉也吾倩無以爲公贈敬書公三約
三不可約之約爲贈爾瞻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說
者又曰家人有嚴君井竈之謂也俾冬作夏非竈孰能俾
夏作冬非井孰閑陳氏在漢時元方季方昆仲成於文範
先生在今日御史君督學君竹林成於孝潔先生則文範
孝潔信陳氏之井竈乎吾豫章人不能忘柱史而能忘柱

史嚴君乎書之於軸并以爲公贈

汪君疇秋鴻草題詞

予讀易卦乾與漸矣乾稱六龍漸稱六鴻而他卦不得與
同豈不謂龍可以雨天下鴻可以儀天下邪予友汪君疇
讀書黃嶽取友青原居文章之籙登道德之藩不必於雨
而志用爲儀丁巳之秋自縣入吉積詩文若干篇名之曰
秋鴻草予卒業之首篇曰紀難遊廬山頌末首詩曰塞北
鴻飛寒已疾園居蟬噪怪秋遲爲之憮然曰是奚難奚噪
邪細讀之則以仲子世淑肄業中天友人有嚴墻之變仲
子六友與邑人之災予乃卜之曰是舉也在世淑得漸之

初爻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在君疇得漸之上爻鴻漸于
逵其羽可用爲儀而夫子象初小子之厲義無咎也象上
爲儀之羽不可亂也則君疇之遨遊廬嶽其横絶四海增
繳安施之會邪世淑之邅難中天其羽翼未全而有四海
之心之謂邪惟當居易俟之命耳君疇乃作祭窮文而卒
之曰吾今而後䵜勉學路天乎人乎敢怨尤乎君疇由白
下之文水以予言質之友人鄒爾瞻先生爾瞻曰君疇志
在學路是即雲路既漸雲路弋者何慕

吾友甘宮亭大參墓碑

萬曆癸丑春二月朔友人甘子開卒於郡城之寢鄒爾瞻

先生自吉水趍哭之督諸孤斛豹鷟等歛含俱如禮予家
去郡城百里聞訃稍後不及視公含飾兒太征吊撫公棺
哭予問諸孤尊公大事惟擇吉壤請銘碑二事爲巨諸孤
泣對曰壤猝未及擇鄒年伯語墓中石文屬任之墓前碑
文仰句椽筆以壯遐觀予口諾比讀爾瞻誌銘子開一生
懿美二君生死交情厖矣予復何言無已惟有揭子開之
大者題曰忠義敏文之碑聞之爾瞻爾瞻曰義出一片石
足千秋矣竊惟五倫中惟君臣父子爲重世風日澆朋友
道喪故友義重回雍以不敘自歎孔固以敏學爲文故敘
文重宮萬曆初江陵奪情綱常幾墜爾瞻不難以身肩之

子開不得以身蔽之故父子恩伸　主臣誼全而朋友之
義亦堅於金石子開建　儲一疏雖從中格寔緣忠義而
發憤著至其才詞頃刻剖斷可當十人賦詩摛文不減八
叉真敏手也題其碑曰忠義敏文非阿矣按狀公名甫字
子開居義山下別號義麓晚愛廬山更號宫亭其先出南
唐與諸從姪家豐城數傳徙冸至廷珪登宋紹興五年進
士累判吉州留寓永新是爲虹橋初祖入　明有文學霖
者擢永樂壬辰　廷對第一霖生勵卓卓生封刑部主事
彦彦生公亮登正德戊辰進士歷官惠州知府講學邑之
蓮花坪學者稱蓮坪先生蓮坪生封柱史公仕可娶歐陽

孺人嘉靖辛亥子開生免之夕惠州夢貴人紫衣横金鳴
騶甚都降其庭甚奇之公五歲能誦唐人詩九歲日記千
餘言惠州以春正月八日屆壽子将上壽公試課曰春酒
祝眉壽公應聲曰社飯思老身其敏給如此丁卯補邑庠
生庚午以春秋領鄉薦年甫二十同榜九十五人公齒獨
少予亦以是歲舉順天待公長安一見交驩如舊知爲左
相上卿之儔也婁上公車不售讀書安成師劉三五先生
友二鄒二劉鄒爲僉憲聚所宫洗四山劉爲聘君瀘瀟柱
史畏所已下帷青原山中兄事鄒給諫爾瞻每飯罷促膝
琵屏月橋笑語移日　舉業切劘之外席上柱下玄足文足
之肯寃窮採討不洞地不極天不止丁丑以春秋魁本房
改翰林院庶吉士又與爾瞻同榜日益親會江陵奪情不
奔喪公耳語爾瞻曰羅文毅疏將無待于吉州乎爾瞻曰
不然君讀中秘書異日調虯社稷安危唯君爲倚何急於
一疏某例當需次李官異日即補職　主上召居臺諫固
當有言責弟今天在茲上不得不發耳日月東大明于寅
字松筠負貞心于霜雪各有攸當也公猶不謂然是夕爾
瞻疏上　旨下廷杖瀕危公曰天生爾爲國家舌也其身
死舌焉得生哉或有沮之者公曰將是獲罪可無負青原
屏石乃竭力扶護寝令能梹輿作鄒氏老蒼頭裹糧隨

侍爾瞻得不死下　詔獄公又令能左右圖上當事者兼
[illegible]之比解縉出爲福建道御史巡鹽長蘆甫半載括羨
[illegible]萬兩盡付解額辛巳春左遷閩臬僉事公曰
[illegible]待志時邪投牒歸年未三十也歸而
[illegible]二尊人課子弟筆硯五與珠玉三墳稅仰二
儀錯綜千古稍隙則嘯睹畦苑遊戲乎林弋高鴻於鳳臺
釣遊鯉於龍溪若將終身焉壬午江陵卒丙戌用薦起公
浙江僉憲備兵台州海門松門桃渚楗跳間海波不揚鯨
鯢遠徙丁亥京察有倚舊郄者從御史鐫公職一級補解
州判已丑遷延德安司李府郡守倅俱缺而倚郎令以

不視事歲大旱部使者又行縣公一手獨拍五官並用似
借風雲爲氣而横呑雲夢德安大治無何開封公病公疋
馬走襄陽旬按君差歸省庚寅還南比部主事尋遷南兵
員外郎禮部郎中時鄧文潔以侍郎署禮部與公爲忘分
忘年交商古辨學惟日不足會建　儲改期　旨下疑諸
臣離間要君公上疏爭之其略曰父愛子臣亦愛君自古
聖君未有不早定國本自古藎臣未有不以早定國本勸
其君者臣觀漢文帝初元有司請建太子文帝優詔褒荅
遽從其請當時未聞以有司之請掩文帝之斷夫君臣之
際亦難言矣大臣焦勞于中羣執事延頸于外逆志而言

則虞激遂志而言則虞隨先時言之則徑情無當後時言
之則紆徐罔功當事而不言則溺其職越職而代言之又
見謂生事而擾故曰言難伏乞　勅下禮部申明前旨定
以二十一年舉行使目者無譁于廷耳者無誹于腹天下
早覩前星之耀宗祏幸甚生靈幸甚疏入大臣有沮之者
格不上而公一片忠憤熱腸天下韙之癸巳遷粤西督學
僉事炎徼多瘴病甚乞骸歸謂人曰此一僉也相與二十
三年始困于重人今困于二豎予奈何過東粤登南華謁
六祖東渡梅關賦詩自娛有粤遊稿病亦尋已已汪公靜
峯來守吉禮公爲鷺洲書院山長公乃細尋薙坪公[illegible]

吉一[illegible]究坐倉秀樓中評諸生文稱人加脂粉物[illegible]琢
[illegible]虛而徙實而歸乙亥封公卒公讀禮山中絕不與外事
甲辰上饒楊公貳銓政訪逸賢于時撫黔偶貴州學憲缺
又升楊明近乃以公舉楊公題起公僉事督學公從田間
起[illegible]上如駕輕就孰行澤行山短轂長轂亡之不遺諸生
[illegible]隨按臨闈至夜了了詰朝榜出試童生歸飯未下咽
而名第已揭黔人言督學如過客便道乘傳周遊耳公又
慮黔士迷於文手選諸名家程墨梓之以武又慮黔士迷
於學刱聚奎書院于省城日討經術而程督之于頖其堂
[illegible]二月臨蒞發德不脩學不講之憂之義

又修其鄉旬雲龍書院以訓旬士則爾贍昔讀書處猶王
文成之龍場也于時雖已平播而皮林山路二苗未戢與
公論兵務公督餉賊平序公功曰提學僉事甘某假督學
以兼督餉既論文而復論兵典出内于三城千鍾嚴發總
輸將于兩路萬竈煙横　旨下賜公金帛紀錄于朱号奉
詔歸養公爲予賀論及家事仲孫承昇未聘公曰某有弱
息可以備箕帚予以兒太實猶子行不敢當公曰兒女歯
相若毋論先後輩公是夜夢一紫衣高髯賀曰大澤尚門
容駟馬陽春化日數麒麟公以告予予乃上吉納采世講
友誼其勤篤如此戊申入賀　萬壽己酉遷福建臬司副

牧馬閩司道鈇八公綰九綬撫其綬笑曰吾老人腰那堪
此若若邪谿錯木取火掘地旁泉大冶鍊金亡不銷者其
斂足恃也壬子遷楚藩參政決意山林取笥中存稿自編
輯之題曰仕隱集以見志柱駕[illegible]顧入忠孝寺謂予曰裴
亦煩籍世尊力上報　君親名曰大報業已開基而尚未
度予喜曰何日落成吾輩歸根復命此正其時甚酌出
[illegible]丁亦勸公且止公曰然癸丑春聞公病顧不一二日便
藏書來書必親札咲語如常既又聞小恙甚喜不謂其困
篤綿綿竟不起也爾瞻爲公志曰予受公愛如昆季公既
不難捐生以佐予萬死一生中公之先我逝也既不能以

身代公史臣也日親公道事能不爲予愧嗟乎朋友之義
於是畢矣予[illegible]吾[illegible]之學篤於五際而重於彝倫自宋
歐六一公[illegible]嘉靖初籍之以正大禮成化中羅文
毅疏李文[illegible]至萬曆初爾瞻嗣之以正江陵仁親也
解大紳護　仁宗於東宮鍾恭愍廖恭敏護　憲宗於
東宮至萬曆中廿子開特疏護今　東宮重　國本也宋
王庭珪護胡忠簡之貶王炎午護文文山之死　明楊文
貞護尹中允之子至子開扶護爾瞻于丁丑而爾瞻愧不
能以身代于開于癸丑篤交誼也今日之碑政以發紆吉
川之正氣而豈獨爲一子開銘哉公以癸丑春卒距所生

辛亥得年六十有三元配安成朱氏封孺人副劉氏王氏
子四長胤蚪增例國子生娶安成鄒宮洗公元女次胤鷹
邑庠生未弱冠卒封孺人朱氏出胤豹附例國子生授鴻
臚寺序班娶廬陵藤橋劉光祿卿公次女劉氏出次胤鷟
娶安成江口劉長所男太守公孟銑女王氏出女子四人
考王適安成鄒柱史公長男郡廩生贊明早卒關王適安
成前溪劉吏部公季男庠生峰俱封孺人朱氏出爵玉許
聘予仲孫承昇王氏出鈍玉尚未聘男孫二玉山保豹出
啓元保鷟出俱幼未聘所著有白鷺洲志督學集古今韻
註撮要吉安貢舉考若干卷諸孫能讀父書將付之梓而

問序於予予尚未有以應以俟異日諸孫卜葬于　山
銘曰甘氏之先肪於甘盤商家維楨由茂而羅爲武左相
爲始上卿南唐鈐轄紹興簽判卜居安成泉入我　朝顯
于蓮坪世載令名偉哉宮亭山鬱秋義泉溢聰明既成進
士讀中秘書執牛耳盟奪情議起嘐山諍之朝陽鳳鳴安
危叵測舉朝卷舌公獨正窺以身爲蔽護之　詔獄羁之
燕京當是時也友朋義重軒冕爲輕柄家移怒緣是坎壈
幾於砯砰青原之椒禾山之麓避以待清公論既定德安
司李禮曹遷鶯　前星未耀薦紳讙譁道路盱睢公號倪
侃　旨莫可易期莫可更一腔血腸格而未灑於　我爲貞

督學粵西二豎來崇憂心悼悼歸十餘禩載起黔中士林
爲衡夜郎郎平皮林苗仲逆我頹行公寒賊膽督學督餉
論文論兵繇黔而閩繇閩而楚望月崢嶸四方環眎萊公
北門韓公長城亡何一疾猝捐館舍暴風敲飇空乎予開
忠貫日星義忘死生既斂且文厥手鎗鎗厥聲鍠鍠碑之
路衢刻之塋域白雲英英上光蓮圩下蔭蓮實子孫庚庚
百千萬禩談天有誌予玄有銘

祭李九我相國年兄文

萬曆己酉子章奉　詔歸田吾友李爾張相國解相印歸
溫陵丙辰爾張卒會覓有繼毋劉夫人之喪丁巳有妻喪

不克往而謹馳香序爲文以奠之顧以誄以詩局于韻語
乃短長其辭宣寫交情其辭曰章之交驩於公也天實合
之非人也其出處交遊道義聯之亦非人也予與公同生
於嘉靖壬寅其齒同隆慶己巳　穆皇詔天下儒學恩貢
士公起晉江予起泰和其貢同予入長安　廷試魁多士
公監試魁多士名相甲乙其名同庚午順天鄉試同出丁
文僖申文定二先生門本房又同出連江王薇南先生門
其師同此豈人力所能維縛之綢繆之邪予兩仕八閩公
即歸治孤芳獨潔絕無一毫干澤之書公由史局入相予
以道德相勸勉以功業相期許絕無一毫上援之意此非

道義之聯屬意氣之薰蒸邪夫公之清天下知之　主上
嘉之而或者病其水底見魚公之剛譽之不喜毀之不懼
而或者病其李下無徑而予以爲皆未深知公也公清而
不隘執而有容公與予同師連江公書來輙及連江子孫
連江子孫往候公公往往傾囊賻之蘇君禹出予門公出
蘇君門君禹沒後其子[illegible]公經紀其家事營其塋域予
知之甚詳謂公爲伯夷之隘可乎公以矯哉之強蒙求全
之毀嘗對人曰言官自言官廷臬自廷臬無纖微芥蒂胸
中謂公如路公之容非邪播平之後蜀中一齊用兵於黔
予疏句之　主上書慰之公公遂據撤兵之　旨而　上

從之是一紙書不獨賢于十萬師且能活十萬命所謂不
殺之武非邪即如九疏陳情　旨格不下公甫入相即擬
終養之　旨而　上從之令予父子相見出處合道所謂
愛人以德非邪故論公之品其介似海忠介其潔似鄧文
潔其入相未幾不俟終日似薛文清其撤蜀兵與捐交南
意同似楊文貞庶幾咸之矣予嘗謂品人物者有三觀卒
之日觀其所死死之後觀其所遺雖無所遺觀其所保人
爲度矣公易簀日方寸不亂視死如歸可以死矣以貧爲
寶亡分銖之蓄遺以安矣晚得二子踏其竹立可以保矣
予以三觀觀公公可無愧影目者人以三觀觀予予能得

如公否邪馳使莫公因以自警公鑒如在鑒於予誠謹書

黃君儒別駕詩集序

天地山川精英之氣儲精鍾於人物其和風瑞光尤能感召賢俊集文士□□今山崇水廻益增高深何也召雲者龍命呂者鍾□燧在堂而太陽火然方珠連握而少陰水潤日南至而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蛰蟲䆳而微陰萌萬葭蒼而白露凝物類相動本標相應類感之也泰山泗水既生孔子而商賜自衛至孔子皆與言詩故有詩傳有詩序銅梁玉壘既生褒雄比及唐宋子美入成都魯直入涪州皆以詩雄西蜀即吾吉州青原白鷺龍州螺川號為

八表元君者自歐陽公以及文丞相為世名臣無讓單父後□□四方賢俊文墨官于茲土者更僕未易數在唐如杜□□必餘祀于詩人堂顏司馬魯公題詠遍于山巖段刺史成式著廬陵官下記在宋如向通判文簡塵機擺落得咲浮雲牟通判子才抉開宇宙拈出江山及於我　明如吳去疾守太和成蘆境翁吟稿之刻王文成令廬陵啓歐鄒二文莊良知之傳梟于今日齊安黃君儒以詩人來別駕吉州其詩宗杜少陵而寒暑筆端又自爲家其書宗顏魯公而雲霞標色其曜自照初論襄城兩令龍舒郢倘至倅吉州得詩若干首共若干卷予友人官給諫棄已序之首而別駕又屬予一言豈吾吉山川之靈能陶鑄吾輩而猶能感召文士如唐之杜顏宋之向牟邪予同郡給諫蕭太史直脩青原會講賢祠林判史静宇與君儒來赴會君儒出詩五首予謂青原山中詩惟魯直最多志青原者合而刻之附青原一覽可也

原缺第一、二葉

嘉敬助以章勸也爾福建建寧府推官郭子章妻蕭氏
端莊有則儆戒無違惟爾夫之績學服官茂揚芳譽則
爾內助之益有足多者是用封爾為孺人尚勵精勸之
餘益謹衿鞶之訓

勅命

萬曆三年五月十四日

之寶

二封蕭安人　勅命

皇帝勅曰夫宜家之女有齊之婦詩人錄焉故從夫而貴
國有彝典非是也爾南京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郭
子章妻封孺人蕭氏淑婉為儀奉蘋蘩則克修益篤
贊官常爾夫仕有令聞將實從先之也是用加封爾為
安人載承綸綍之華尚懋蘋蘩之職

勅命

萬曆六年九月十八日

之寶

三封蕭恭人　誥命

皇帝制曰朕觀家人在中饋之繇而知內德有裨于士行
尚矣爾家課績流榮恩均伉儷豈非義哉爾廣東潮州
府知府郭子章妻封安人蕭氏夙以令儀嬪于良士

克襄閫政順正無違爾夫功譽日起寔爾先後之也茲
加封爾為恭人尚敦交儆之風永迓維新之渥

制誥

萬曆十四年三月初一日

之寶

四封蕭夫人　誥命

皇帝制曰古邦君之妻號稱夫人今藩臬之長彷彿岳伯
體原相儷階亦並崇爾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郭子
章妻累封恭人蕭氏幽貞淑德婉娩令儀挽鹿偕怡佐
孝養于歡萩聽雞脩儆匡經業于茨闌夫巳歷乎九官
爾亦膺乎三錫載褒藩勤益邁壹功用加封爾為夫人
欣承洊至之恩愈懋相成之義

制誥

萬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之寶

五改封蕭淑人　誥命

皇帝制曰國倚名臣丕著攘安之略家資淑媛式宣敬助
之勞伉儷所以相成恩數因之並及爾巡撫貴州等處
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妻累封夫人蕭氏秉
德柔貞凝身淑慎恪修壹政琴瑟諧靜好之音懋贊官

當恭紉著委蛇之度稍襄勤於仗鉞知劬儆於鳴環宜頒綸綍之恩用表閨幃之懿茲改封爾爲淑人翟茀申榮襮已光於彤管鷄鳴矢助節愈勵乎素絲

制　誥

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二十三日

之　寶

六封蕭夫人　誥命

皇帝制曰國容軍容用殊塗而致一治內治外體各正以相成旣杖社之營功宜芝函之並錫爾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

右侍郎郭子章妻累封夫人改封淑人蕭氏儀閑望族訓譓先姑樂我縞業聨賛帳帷之緒湘彼錡釜仰禋尊俎之猷履豐寶在於儉慈守貴戒勤於兼溢逮君子就乘韜之藥口不言勳亮家人明職饋之閑儀無攸遂揚褘女史展賞師靡茲用封爾爲夫人荷恩數以維新服宰階而食舊

制　誥

萬曆三十三年四月初八日

之　寶

七封蕭夫人　誥命

皇帝制曰蟻穴廓清外捍寔資推轂燕居失儆內襄必藉淑貞肆酬虎旅之夙勳並需魚軒之新渥爾原任巡撫貴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妻封夫人蕭氏克遵鞶訓作配紳英燕婉主闈直躋徽于彤管鷄鳴佐宦更貞度于翟褕處幄帷而攄羨撫賢綦縞之風用顯當尊俎而爲衝爲折錡湘之敬亦彰惟從貴而匹休乃隆名之疊賁茲仍封爾爲夫人承榮三錫彌昭琴瑟之音紹化二南益炳山河之度

制　誥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之　寶

夢徵記

蠙衣生曰夫人生而聰慧夢多奇驗七十五年間不可枚記子所憶而記者董十之一二作夢徵記

夫人以嘉靖癸卯年六月廿九日生先夕母溫孺人夢房闥中濟濟冠帶私語曰迎新官溫母意必生貴男明日巳時夫人生不甚喜太母楊夫人曰惡知非福也且曰子夜來夢屏墻外蘭花一枝拂墻遮以一黃蓋其他日外姓之貴乎命名曰瑞蘭後受七封三封夫人二母之夢驗焉

夫人十六歲爲嘉靖戊午秋九月迎歸人是年曾纂湖埒

恩中式蠡湖與陳鶴泉宗諫爲姻家陳與蕭見翁又同爲
温氏壻夫人脈陳姨翁也三公同在庠每朔望謁廟同憩
温氏堂夫人因是識蠡湖蠡湖中式迎過温門夫人與姊
妹同觀嘆曰秀才故當如此外母温目之戒弟易言是夜
夫人夢三長人金冠法服手執如意過温門呼夫人出曰
汝今日觀迎舉人心頗羨之汝家十一年後亦當如是且
庚昌大令侍者送一金扁曰進士及第末書子章名置温
堂上夫人覺不敢語外母外母弟諸生和者是夜亦夢三
道人送扁於其家與夫人夢同對外母具言其夢外母入
以語夫人夫人乃言曰兒夜夢亦復如是自戊午至隆慶

戊辰剛十一年明年己巳章叨　恩貢漸以科第如夫人
夢

夫人以辛酉年正月元日冠笄先夕有叔母姓郭者出大
岡其姑母爲曾啓原中丞公夫人郭氏夢至一所甚莊嚴
侍女靚餙從者皆冠帶夫人坐左曾夫人坐右侍從皆同
夫人前多二掌扇郭氏私問曾曰予姪女後輩何以坐姑
母左而多二掌扇曾曰汝姪女比我爲尊郭氏再問曾曰
彼尚書夫人也明日來賀以語祖母楊夫人

辛酉正月初五日婚是夕夫人夢人皷吹送鄉試録及二
大録題曰拔牌銀已夢入朝蒲朝霞帔不識爲誰中一老
成夫人呼曰郭奶奶來夫人趍而進閣老夫人爲誰曰宰
歐陽德夫人也汝從我行亡失步夫人隨歐夫人朝見惶
而語予曰歐陽公爲誰予曰是大宗伯歐陽文莊公也歐
夫人姓康出金谿考宗伯公以嘉靖壬子拜禮部尚書予
以萬曆壬子晉兵部尚書其年亦同予兒太爲宗伯公孫
壻事公翰壻事之前定如此

嘉靖辛酉先廬燬於與賊先公奉王父王母居巷口庄隣
人有失盜者請十廟靈神呪詛置神于門首予家堂故祀
玄帝一夕內子夢十大神次第入叅玄帝內子獻茶果諸
神皆羅拜內子內子答拜諸神曰請淑人起已次第去學

是時讀書大宗祠自祠歸內子以夢告予乃令內子竊窺
隣所請諸神一一與夢符乃具茶供養後內子以予貴封
孺人安人恭人夫人獨不封淑人以爲夢言不盡應比征
播以都察院副都御史畢　恩例得晐夫人爲淑人竟如
神言

甲子督學賓巖宗師歲考吉州是時予與同年楊憲副
龍河名[illegible]中乙一夕內子夢予家設席宴客廳事排十席
予坐八席龍河坐九席內子私訝主人坐客左邪已發落
予一等第八龍河丈第九其驗如此

嘉靖間三殿灾已聞三殿成然亦不知其何名也乙丑予

居巷口一夕內子夢一金甲將軍從天降至屋上止一足
下天井內大呼曰予午門門神也汝家秀才昇日皇極殿
前宣卷第一特報汝知寤以告予是年巷口園內竹笋皆
朱犇如大赤梅榴棗茄瓜皆一蔕三實二白鵲來巢蕭夫
人墓復得此異夢故予雖在落莫中稍自振豈已叨
恩貢　廷試第一果在　皇極殿前也是日予卷飛上殿
閣已徐徐下至殿前不得下墀一內侍收拾摔來墀下呼
是何生卷予前揖之內侍對予曰先兒第一予初意殿前
宣卷之夢或可望臚甲乃竟以一　恩貢廷試應之頗不
懌又自念風飛卷上殿閣之異或可望建立比以播州之

役叨世襲之榮則內子之夢豈偶然哉
丙寅冬督學徐巖泉宗師歲考吉州內子夢故僕福壽負
米二囊入室置曾王母前曰我主人吃此米後即吃蘓州
白糙米也已案出予居一等第二明年補廩已叨選
恩貢庚辛聯登科甲叨享　天祿四十年而後內祿福壽
之夢良然
予居巷口偶遭竊盜丁卯始圖歸老居居唯翁茶堂右是
夕內子夢五神人女冠摶衣來賀曰喜汝居龍頭上此中
一帶他日皆汝所有內子謝即今爲仁堂既養堂是也又
夢王母曾夫人來告曰汝夫婦將昌年至六十猶是汝父

管家內子語予予曰斯語也不獨卜昌盛即大人之壽與
吾夫婦壽皆可知已比犬馬齒六十家大人猶秉家政豹
戊辰夏予偶外出疫盛行家大人先病已內子亦病一夕
病危昏憒中若有攝之者與俱去入鐵城至一公署周遭
俱鐵被攝者纍纍皆倚鐵欄立鐵墀內虎犬從橫啖人叫
號不已偶溫氏一亡叔名四官者來見內子駭曰若胡爲
來此陰司閻君殿前也內子對曰若輩攝予至此溫四曰
凡亂年亦亂攝人即予當日亦亂攝至今不得歸矣慰籍
良久已殿門大啓四官辭內子去凡被攝者俱過堂點名
一一亡差至內子閻君披簿怒攝者曰此人家福纔起汝

胡爲者重杖之呼里神里神爲五顆廟將陳將軍也陳至
閻君曰若領他回內子由殿門出欄干前復遇溫四又慰
勞良久而別曰可賀也已出鐵城門外後呼閻君送輿至
內子登輿坐自惟曰予病似當瘳不知翁病瘳否輿中即
問陳曰家翁病若何陳應曰此是脫胎換骨內子曰予問
病而將軍以脫胎換骨育將不吉耶陳曰而翁他日當六
封何言病內子輿中頓首已至家門土神出迎內子始自
床睡惺遣人至家大人所問疾則云今夕大安好內子甚
喜然身病不甚間明日至夜又昏憒如故則有使者奮輿
來仍從故路至故鐵城復見閻君閻君慰曰昨遣汝太急

未及飲廻生湯故汝病不佳今當飲汝廻生湯有二婦來
導至一所謂白面閻君白面閻君知前閻君言有五六婦
同來視一婦持玉碗酌湯笑而進曰請夫人吃廻生湯又
一婦再進一碗湯甚甘潔白面閻君送出曰此廻病安矣
復至閻君所閻君言亦如白面閻君內子乘輿歸至家門
土神出迎若有推之者渾身汗出病愈此予貧賤時內子
兩至陰司親得家大人六封之信於陳將軍比播功既成
家大人六封既盈予九號乙級綫以此己酉歸葦十月而
家大人捐舘舍內子之夢良爲左券

萬曆壬辰予由蜀督學遷浙參知官舫少泊洋洲予舟解
纜內子舟忽膠爲予亦停舟江左以待之而天莫不可開
內子焚香舟中禱蕭侯是夕夢侯來舟邊語曰不知夫人
舟泊廟前至五鼓卽開無過慮爲語郭尚書功名遠大幸
自愛明五鼓大雨水漲黎明舟合始爲予言予炷香謝神
而紀之播州之役幸以微功陞右都御史己酉歸養穩臥
山中予對內子笑曰尚書之夢幾不驗邪內子曰既得髋
偵擊蜀邪越七載壬子兵部序川功有 旨川貴苗功一
并序來於是兵部始序山路二節功而晉予京爲兵部尚
書上及 世父下子孫吳錦衣之蔭加陞一級蕭侯之夢至
是驗焉

萬曆癸巳予自浙參遷山西憲長入大行山宿關前是夕
內子夢二將軍來迎一曰周將軍一曰呂溫侯周將軍致
關王令奉一劍於予曰助公立功內子寤以告予予曰關
王解良人其遣周將軍逆我固宜不省呂溫侯謂何予入
太原讀省志溫侯故太原人乃知公祖子氏之義古今幽
明一也一劍授予其播功之兆乎

癸巳予官山西距五臺只內子與陵兒日遙禮文殊菩薩
一夕陵與予共卧[illegible]內夜一房光明可辨鬚眉異香滿室
不似沉檀予驚而起陵告予曰佛坐中堂帝陀菩薩捧金
杵立床前予夫婦頭衣冠率陵兒家人出堂拜之然止陵
見佛餘未見也少選陵云佛去昏黑如故自是陵毋予偶
長素予方以政冗不能禮佛一夕內子夢大士遺傷一書
房曰予咲兩家弟子也內子請誦偈大士誦曰塵沙輪廻
一團眞儒日同轉不知因若教尋著廻光照復身生前舊
主人內子昆謝寤以告予予大省

晉臬司[illegible]那故有關王祠予感關王之劍之迎也晉額其祠
[illegible]遵上日[illegible]有祖恒未及鬚髯絕倫類三國
[illegible]書書[illegible]心在
人[illegible]無祕故
[illegible]云[illegible]一夕內子夢[illegible]神請夫人話關祠 內子

辭再三請乃乘輿入祠謁王內子拜王答拜王顧其扁曰
此郭先生賜也內子䁥而記之寤與子言曰君送關祠扁
邪子曰然曰非心日天人耶子曰然君何以知之內子具
以夢對王之精靈不爽如此
內子自晉歸念佛殷勤時時夢見大士一夕夢大士偈誨
之曰識得回頭苦用功了然蕭灑悟真空悟得真空塵不
染翻身跳出苦娑婆內子大省悟內子御下頗嚴女奴抄
釁者夏楚不貸夢大士偈誨之曰持齋念佛心要堅胸中
除火更除煙寧改英雄爲下賤一念廻光向佛前內子聞
偈遂濟以寬

內子家居一夕夢大士至庭延入佛堂參佛畢送出大門
門前有二石鼓大士偈詔之曰門前石鼓響鼕鼕鐵樹開
花發發征一筆寫就三千界木魚下水變黃龍即以木魚
投池中頃刻黃龍飛入雲霄其異如此又言汝門對三顧
山爲奇不知果否吾試探之即信一手直抵三顧約長一
十五里縮手入袖言山向果合子孫蕃昌
萬曆已亥春子有黔撫之 命措氣甚惡人言洶洶或勸
子曰方伯請告副都即行人其謂君何姑且辭就以覘變
或勸子即行亡携家去子與夫人酌之夫人曰不可妾事
君幾四十年亡一日離左右今兵戈患難不相將人謂我
避難且家翁何言子述家大人言曰勝爲功臣敗爲忠臣
亡不可者無以吾爲念夫人曰勝爲功臣婦敗爲忠臣婦
妾亦亡不可者子忻然曰有是哉遂決意同行而陵兒不
能舍母亦携妻侍母去行之先夕夫人夢門外車馬轔轔
報關王來拜子肅衣冠逆之王武服下馬易官服入中堂
對子四拜坐定大言曰公到黔事即定然亦須十五六個
月方了又促膝耳語曰路上少說話賊耳衆恭能入佛堂
參佛夫人掩身門內避之王曰請夫人揖夫人出王亦四
拜子送王出大門而別是夕子俶裝頗倦夫人呼子起告
以夢子氣益壯及入黔自誓師至破賊果十六月因知關
侯陰相而夫人之夢若燭照數計然者

黔草二十一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郭子章撰是集自爲一編乃其巡撫貴州時作總目雖題二十一卷而第八卷分九子卷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七卷皆分二子卷卷十四分三子卷實三十四卷不明其例至卷十四後既曰卷又十四又曰卷又又十四尤俶見也案千頃堂書目子章所著尚有閩草十六卷留草十卷浙草十六卷閩藩草九卷養草一卷苫草六卷傳草二十四卷今皆未見而粤草十卷黄虞稷乃不著錄益當時隨作隨刻又隨意以數種爲一帙多寡分合初無一定故所見參差不一耳

鄧定宇先生文集四卷

〔明〕鄧以讚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周文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潔集四卷》提要

鄧定宇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三

鄧以讃 著

南昌 劉日寧 輯

吉水 鄒元標 輯

宜興 吴達可 編

金陵 周文光 梓

語錄

動靜說

楊貞復從事于學有年矣予方幸同官頗然請告予就而問之見若眉睫之間若不得其所止而幾求之靜也鄧子曰不然夫學之爲心性也靜所以攝心而非心也所以求性而非性也夫是物也在目爲視在耳爲聽在手足爲行持安往而不存焉惡在其必靜也故古之聖賢於惻隱而驗其端於知能而觀其良要以直叅其體而已然則動乎曰不然予固前言之矣安往而不存也善乎古之人曰動靜者時也夫有時而不在非體也有時不可用非功也故夫可以動不可以靜與可以靜而不可以動其病一也某勉乎哉予不敢請良醫亦嘗折肱焉決不相誑

又

予與陽和子共學三年今其指各自變焉而不知孰是也予初以病喜靜坐嘗厭塵務而

欲逃之陽和子曰不可以不動也及今予知其果不可以不動也而陽和子又疑然欲靜且擬三年乎山中陽和是耶予是耶嘗聞諸昔談矣有曰外息諸緣心如墻壁或又曰不斷百思對境數起有曰以推求尋逐爲心者是認賊作子或又曰若以爲非心者是認子作賊亦動靜之說也而此數人者均有與於斯理然則惡在其必同也鄧子曰其相反也

茲其所以相證與雖然莊生言伯玉行年五十而知非焉知五十之非四十九年非也然則予今與陽和子所執又安知明年不皆自非耶惟各勉之期以後會相質

論心說

乾齋甘子與予論心舊矣力行而砥節其素所蓄積也爲南比部六年所民以不冤可以觀學乃

天子念滇遠不沐道化遷爲臨安守惟時新布功令禁乘傳而乾齋子至減騶從以往無難色徒然抱當官之憂問言于鄧子鄧子曰以子所操予復何言雖然無亦惟是信心而已矣夫孰事非心然存一爲已之心即無妄不眞存也爲人之心即無眞不妄故古之君子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內不見其外一介之不取也務以自淨非責聲也布衣藜藿且甚于胥吏之奉也務以自約非釣奇也蒿目而憂平明而事至烈于工農之勞務以自慊非市恩也是以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編髮椎髻可撫而順虎兕可係羈而遊况今臨安猶然吾族且內地哉惡覩所謂遠也孔子曰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自行之謂歟不然而汲汲乎人知即事事而善君子已見其微况神生不定安在其無滲漏也先正曰古之學

者爲已故仕而爲人今之學者爲人故任而爲已予謂學惟爲已則仕而爲人亦爲已也學惟爲人即仕而爲已亦爲人也予蓋嘗自度之而深知其病故以相勉往哉善自愛

靜攝說

監中有一孝廉請曰某領教甚悉退後頗有欲相質疑及見德容愛慕畏服意自消融無可質說然屢蒙誘之使言敢就自身鄙屑之

事煩瀆尊聽。惟師裁教。平日知靜攝，乃學之首事。顧應事接物，此心猶不見紛擾。及一靜坐，則覺得紛擾不勝，雜起繼思。陽明說求靜之心即動也。此求去紛擾之心，似不可有。又欲放寬一念，使他自然漸次化去。然恐遲遲不克去此紛擾，恐終不克。請教。還由他自然消融，須要就去此念好。荅曰：人心譬如是天，常要見他，只是有些浮雲遮住了。

到此工夫也難，不可輕易。須要把箇念頭換了他，就是調息也好。人心從氣機出入，息調氣定，紛擾自息。然亦以漸。

舉業問

又問作舉業時，此紛擾愈甚，何如。曰：作舉業原不相妨。如場中七題逐一順手，由破承開口做去，只沒有患得患失之心，就是舉業原不與我相妨。

讀書史

又問做舉業，須模古宗師。昔年業舉，記誦亦恐不廢者，曰先人有志讀書。及予有病，十餘年廢書籍。幼時家貧，亦苦無書讀，嘗從舍親家借觀。如諸史左國諸子，無不看。看得文字自是有力，平生苦不能記，卽三四行書，背不得，只是看他意思。凡書他都有箇意思，所謂含其英，咀其華，自然得他好處，非是記他的

將別處用。程子以琴瑟詩書，皆涵養身心之助。曾與舍親作一墓銘，與國策左傳一段文氣相類。當時原非有心記，作今日用。今亦非區區求合，自然濟用。

交友問

又問凡朋友雜處，或當言論時，恐自已念頭差了，每欲管照自已念頭，衆人不察，疑其有深藏之意。此關照一念還好否。曰：朋友相處

就是道理不可又多一念相與要眞切不要只求自己好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意思纔不隔絶我與你生意原是浹洽的

事親說

又問曰某因遺有家祖母年八十餘不日告歸然以家政之奪朋友常言當離家何如曰此要看自己力量若有意思在家原不相妨卽臥房內也看得書但事親道理極細事親

原不相妨讀書也不相妨

體用說

或有問體用者曰體用原不相離如手能持必能持然後爲手足能行必能行然後成得足以至視聽言動皆然

大勇說

就是至微的人也不要忽他人只因自己氣閉了不知他人在是非之外看得明白前有書與人論學有云人心至明人眼至毒少有邪曲如見肺肝陽明先生有曰言語到得意便翕然止截得住意氣到發揚時又截然收斂得住皆非大勇不能

座右書

人之過失是所有的只要知改學問有進自肯下人自肯退後幼時聞家姑夫對先大人曰如今世上沒有箇怕人的人予肅容拱之

家姑夫曰我此言可聽麼予敬對曰至哉言也後數年予在京博一第以離先大人之久先大人戒之以書中有云周公大聖只在不驕桓公失在一言而諸侯多叛予以此書粘之座右常面顧瞻對賴無他失

自箴語

煩而不惡乃所以爲簡也垢而不厭乃所以爲淨也此自箴語也

聚散說

嘗讀老子曰恍惚有物窈冥有精老子而知道也宜必有所指今即如我身中所謂物與精者何也蓋常求之庶幾有似而近見則又異矣以爲有聚則有散也有生則有滅也有天地則有渾沌也故不欲別聖凡不欲揀是非不欲忻寂不欲厭動常自咲曰吾無聚胡散吾無生胡死吾無天地胡渾沌然到此愈難矣

明明德句

天下書皆是這箇道理即大學中庸中闡道理無窮如太學之道在明明德德本是明明德者非于本體上加得甚麼只是明其明德而已天命之謂性自天命來就是這等口便能別味耳便能別聲鼻便能聞臭心便能思古今智愚一樣

在親民句

在親民民與我本自相親原不是兩箇一家父子兄弟之相親如一身耳目口鼻手[illegible]貫故曰親民

皆自明也節

皆自明也古之帝王只是自己明了便一了百了

此之謂自慊節

居家處事有不慊意處只求本體常眞有一毫求人知意思就不是只以至誠相處

誠之不可掩句

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是人之眞心到鬼神前毋論好醜盡皆宣洩有自不能泯滅處如此夫三字令人悚惕

成己仁也二句

成己仁也二句此題還宜對作近來文體覺

頭題目正意反略講幾句把自已意思番在後只爲了事原因心無眞得難說正意假此自飾乃文字難在實講八股文字不要看輕凡做文字做人都是這等何以成已仁也吾人耳目口鼻雖是箇人中間還有箇生意貫洽于其間仁乃人之生意有此生意人纔成得如心不在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則不成矣故曰成已仁也智如智者不失人亦不

失言曾子夫子知他平日眞積力久故呼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此乃決辭曾子直應之曰唯略無疑難至子貢之穎悟于道恐不能無疑夫子曰賜也女以予云試以疑辭子貢曰然非與所荅果是疑辭後乃決之倘以語子貢者語曾子則失了曾子以語曾子者語子貢是不識子貢故曰成物知也

淡而不厭三句

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此就君子闇然日章說來往常以淡了而又不厭若淡與不厭相參不厭還在淡中凡人之有欣羡者必有厭倦君子之學他只淡自然久而不厭如飲食可口者終不長久乃粟菽自是不厭簡而文者如人之禮度一向是簡言不亂發行不亂動自然言可爲法行可爲則自然文采可觀煩縟非文簡而文也人之太辨别者何嘗

理而溫厚者雖無是非可否而是非自然明白溫而理也

人不知而不慍節

人不知而不慍知非見知于時而時說見知上下易文言九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見是而無悶此兩句還是兩意君子盡其在我將上符往聖下俟來學一時之不知何慍焉慍不待含怒心中略有所動卽是慍了

爲政以德節

或問爲政以德章。作何義看。曰此章止重以德。將爲政字帀起言。人不可以聲色動人。止可以德。我惟有德。自然感乎于人。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篤恭而天下平。你看北辰。他只居其所而不動。衆星自然拱之。此句實指北辰。不如時藝末後。止帶一句。

亦足以發

亦足以發發字。註中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此句妙甚。汝輩須細思之。直到亦足以發地位。方纔與汝說。

溫故而知新節

溫故知新者。新從故中得。非外故別有新也。如人行路的。行過一遍。自然心裡明白。後遍卽不從此路去。心裡旣曉得此路。由他橫行直走。斷不走差了。知新是胷中爛熟。信手拈來頭頭皆是。而懸崖撒手。不踏著別人脚底樣子。故可以爲人師。蓋非衆人易。非賢人難。非賢人易。非聖人難。非一聖人易。非千古聖人難。能議聖賢者。能自立斷案者也。

攻乎異端節

孔闢異端而不斥老。孟闢楊墨而不斥莊。止因老莊。從身心上尋求。縱千差萬錯。走來走去。及至水窮山盡。終要到這路上來。

由誨汝知之節

由誨汝知之。知與不知。心中自然曉得。可見有知有不及知者。事物有所知。有所不知者聞見。無知無不知者。人心之眞知。這箇知眞是貫古今徹晝夜的。

人之生也直節

人之生也直。如日用之間。人呼我應。人施我答。遇渴卽飮。遇饑卽食。便是若于此中起半

點思維。較牽強矯飾。卽謂之罔

用之則行節

用行舍藏。吾人用。或有不行的。舍之焉得不藏哉。此是何難事。而獨夫子與顏子當之。蓋用之則行。大行其道也。舍之則藏。退藏于密也。夫子在春秋時。魯國一用。便幹出許大行事出來。顏子居陋巷。豈止藏他一身。將他生平所學盡是藏了。故到今人只知他是箇聖

人。卽將求他言語文字之粗。了不可得。何曾識得他中之深淺。此是聖人最妙處。

加我數年節

假數年以學易。聖人非是只將易書去學。天地間皆易。卽所見天風木葉。鳥聲無非易者。吾人在此一動。卽落一爻。過非是有差失。道本至中。稍有一毫倚著。卽是過處。此功夫甚難。吉凶悔吝。生夫動者也。吾人到得知過。也是好處

不知而作節

或問蓋有不知而作。還指述作否。曰今時藝主述作其實作爲幹事也。是今有人幹事極好。他實未知會得此知。看由誨女知之知自明。譬人吃飯。有吃完。還不知吃甚麼。又有人于此著意。則勝似兩人吃的。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旣是知得。還要去行。如人坐家

不曾出行。何由知其險阻。何方有橋。何處當渡。行過後方知書冊所載人口所譚。是難不難。

仰之彌高節

顏淵喟然嘆仰之數句。不是嘆道之難。乃是嘆道之妙。平日功夫用得熟。到此忽然發出此嘆。如人行路。行到纔知。仰鑽瞻忽。就是卓爾之見。有謂顏回未達一間。謂之一間。猶是

隔一層。譬若隔壁之言。回之于孔。功夫生熟不同。略差毫末耳。

狂者進取節

狂狷是箇率眞的人。斷不去做假。所以可取。鄉原完完全全。做成一箇假的。再無即眞的日子。此其所以可惡。

不占而已矣節

子曰不占而已。占非是卜著。擬議在我。吉凶

就在我。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凡舉動言語。進退不妨慢些。

古之學者爲巳節

學問只在向內。不論朝市山林。皆須正巳物正。不然而徒陪奉世情。愈周密。愈散漫。到頭終不得力。故孔子有古今人巳之辨。

過而不改節

此念不可放空。眞是一念不謹。貽無窮之憂。

人之氣。不要他起用事。凡從性上發出的。便中和。從氣上起的。便乖戾。過是人所有。只貴知之。

不可小知節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此不是可受大而巳小中亦有箇大在。邵詩云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人都是這一副精神。君子囊括宇宙。包裹民物。固是大。即治一縣亦

分田里。教樹畜。以仁萬世爲心。不以沾沾爲惠。如做國子監官。就有國子監道理。何必當外有大任。然後我可設施。前日因諸生初入監。背監規到案前。知他是背得。他果然背熟。說他背不熟。至背時。果不熟。一一果不差。後來覺得此念還不是。

天何言哉節

爲南大司成時。監中有一孝廉請曰。某自下

第已決意歸家。自求長益。復聞宗師敷教。肯監敬就側教。今既一月矣。宗師不言之教。固無日不相祇承。然私心望明有開示。因徐徐答曰。不言之教此還難說。惟天不言而信。惟神不怒而威。天雖不言。四時行。百物生。故曰天何言哉。鬼神絕無形聲影響。亦無所不在。使天下之人。敬之畏之。我輩如今言語聲臭尚未能泯得。惡能與天合哉。向在山中實覺得虛過這日子。此番出山實非本心。我常說若是依人做的事。一般做去。天下已有人做了。在此相處。須要實實有教數相長之益。切莫放過。

放辟邪侈節

放辟邪侈。無所不爲。人之有恒心者。有所顧忌。檢束。是有所不爲。失其恒心。則無所檢。故無所檢。則無不爲矣。

無告之民句

鰥寡孤獨。顛連而無告。謂之無告者。凡人無妻有子。或老而無子有妻。日間有不得意處。到家講一講。雖不濟事。亦彼此相慰。心中又覺寬些。日子也好過。若無妻。又無子。又無父母。上下都無人。眞是有話沒說處。此爲無告。

左右皆曰賢節

進賢去不可。雖均用察。然詳玩未可二字。語意何等遲廻。勿聽二字。語意何等決絕。可見古人切于用賢。而難于棄才之意。

夫道一而已矣節

夫道一而已矣。賢愚古今。都是一般。此言略似。亦未大盡。譬這兩枝筆。這枝與這枝。還是兩樣。我們這箇。原是一樣。人都是這一箇。鵝湖之會有云。千聖相傳只此心。以常情測之。亦是道得好。子靜則曰。墟墓興哀。宗廟欽斯

人千古不磨心可見人都是這一箇所以說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西海北海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此心此理同也此理胃在上天地萬物皆從此出

大匠誨人節

大匠誨人巧不限規矩之中亦不出規矩之外制方以矩至極方處就是巧制員以規至

極員處亦是巧方員之上更復可加就非規矩

人皆可以爲堯舜節

以聖人望人以衆人待己凡人皆然還要以衆人望人以聖人待己聖人原是我們做的人之生也直人人可做舜人也我亦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民不失望句

人開口就說箇望不知望字極難[illegible]泰山喬嶽令人仰而望之爲天下所[illegible]旦頹了便失了人望如今方且碌碌庸庸與衆人一般何望之有無望又何云失望乎

何謂尚志

富貴功名是兩事不要看輕功名今世皆富貴之士少功名之士如宋韓范諸公方稱功名

所過者化二句

聖人過化存神如非禮之色在前存此心不動彼非禮之色自然覺得化了非禮之聲亦然此就是過化存神

形色天性也節

形色天性也天性原在形色之內不在形色之外如眼能視耳能聽手能動足能行這是甚麼就有箇天性在聖人之踐形全得這箇

視聽言動以理。自然聲爲律。身爲度。耳成箇耳。目成箇目。手足成箇手足。賢智者知有天性。而不知其在形色之內。是知天而不知人。愚不肖者。徒知有形色而不知有天性。是知人而不知天。踐形者。睟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所以謂之踐形。

行不掩言節

行之不掩。必不可以爲實悟。托辭于狂。而以

行爲第二義者。大誤人者也。見之不透。必不可以爲實踐。借言于躬行君子。而以悟爲第二義者。大自誤者也。

原心論 附

論心者。皆曰須識其本體。余謂心之本體。在順其初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復者陽之初動也。而天地之心見焉。矧人心哉。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曰。如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杯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是皆欲率其本眞。而不涉於矯拂。順其初之謂也。初者萬慮俱忘之時也。突然感之。卒然應之。則純乎天者也。意氣一動。而二三之念。則繼乎後又其甚者。此念方萌。而二與三。已並出其間。繼與並。皆非初也。故親吾愛也。謂當愛而加之意。則否。尊吾敬也。謂當敬而加之意。則否。

守死是也。爭死未是。專財非也。散財亦非。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何也。狥外之心。爲人之心也。所謂繼與並者也。此心之原。不墮方體。不落計較。倏然而往。倏然而來。見其前而不見其後。知其一而不知其兩。如此而已矣。此則所謂初者也。顧人亦莫之察也。有物於此。使辨其色。必青青而黃黃也。白白而黑黑也。又使其權量之。亦必輕輕而重

重也長長而短短也。此亦所謂初之自然者也。而世人忽之。以爲是俗心。藉令賈於三家之市。卽其色與權量而上下其直。則其論能與前不異哉。非其論故異之。心實昧焉。夫知向也明。今也昧。則言之語嘿。身之動止。毫渺之間。修忽之際。皆必有初。有並與繼者存矣。雖然有牿之反覆。而夜氣不足以存者。則其初心。亦未可爲是也。予又有疑者焉。夫心者

天之所以與我。何以與之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何以異之。胡爲而能喜。胡爲而能怒。其思也於何而起。其寂也於何而斂。人皆曰莫爲而爲。莫致而致。夫天地之運。日夜不息。豈誠無以主張是也

奏疏

南京禮部等衙門。

奏爲欽聞 並封

新辰。敬瀝愚悃懇乞

聖明布昭大信以定

國本。以安人心事。臣等竊念建

儲大事。預奉

明旨。二十一年舉行。臣等自元旦望

闕朝 賀則共相欣慶拭目 盛舉比接正

月二十六日邸報奉

聖諭朕所生三皇子。長幼自有定序。但思

祖訓立嫡之條。因此少遲冊立。以待皇后生子。今皇長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長成。皇第五子。雖在弱質。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爾禮部便擇日具儀來行。欽此。臣等莊誦。不啻數十過。仰見

皇上嚴于

祖訓厚于

中宮貞

聰明神聖之主也。且蒙
聖諭。長幼自有定序。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云云
又奉
聖旨。長幼自有定序。非有他意。姑待數年耳
是
冊儲雖暫遲。而立長則已定。
皇上之心。明于日月。臣等何容復贅。然而人
心嗷嗷。不能釋然。臣等伏思其故矣。記曰

天則不言而信。由今日而明日。猶是也。由
今年而來年。猶是也。故信也。自臣下
請立以來。蓋再三奉
聖諭舉行矣。然皆指
皇長子耳。未嘗言待嫡也。今驟而傳之人。創
而聽之。故不勝其異。至以凡人之見。上窺
聖衷。而以爲非其情也。
皇上以天自處。身度聲律。萬萬必非以虛辭

示天下。但臣等竊詳
聖祖立嫡之條。謂有嫡而立庶。斯爲瀆倫耳
非必有待也。若大典一行。
主器有託。
皇祖在
天實所欣鑒。臣等又竊聞
中宮鍾愛
元子。朝夕保護。不啻已出。則其願早正春宮

猶切于億兆臣民萬萬。
皇上以厚
中宮而緩
冊立。或者未諒
中宮之心乎。臣等又聞古之帝王。將舉大事。
旣內決于心矣。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無
所不從。而後行之。蓋有見于人心不可拂
也。今日並封之旨。至使人心不能釋然。妄

在其爲順天下也且信者國之大寶帝
所以使天下精神相通指臂相使特有此
也
皇上卽位以來何令不信至于
建儲一事屢示屢易則不敢知誠恐人將謂
詔令可更法守可玩自是軍國大政機密要
務令一出而疑隨之精神不通指臂不屬
或從此始矣臣等職守南都不勝犬馬之

念故敢以在外之人心奉于
聖聽伏乞
皇上深惟
宗社之計俯察臣民之情仍行
前旨早建 儲宮
皇第三子
皇第五子
封典一併舉行則

大本定而
國脉久長大信昭而人心悅服和氣流溢而
帝業光明萬世丕隆之治端可見於今日矣
臣等不勝踴躍祈懇之至爲此謹聯名具
本專差辦事官朱祚長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原任翰林院編修臣鄧 爲舊疾難痊再

承
新命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仍容調理併祈辭免殊常陞擢以安
愚分事臣某于萬曆十九年二月蒙
恩陞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以
身病母老隨具疏
請臣日夜思冀
皇上俯矜至情特

需俞旨。迺七月初一日。又接到吏部劄付。該
本部題爲缺官事。奉
聖旨鄧某。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欽此。備劄到
臣。竊念臣所以屢控
宸嚴者。爲母老。及身病也。今承
新命。特轉南雍。是使病臣踐清華。而不虞于
委頓衰慈沾祿養。而不苦于阻修。所謂體
羣臣莫切于此矣。臣橫被

恩私。益深感激。臣雖菲劣。即當奉母就道。勉
圖報稱。更復何言。但臣素多病。今夏暑雨
不常。臣以尫殘。又爲濕熱所中。精神筋骨。
衰颯難支。中夜思之。蓋
皇上起臣于家。又陞臣于家。既以福過而生
灾。欲必于行。又不便于行。益以慮多而損
氣。此臣不能勉强之明效也。臣江西至南
都。由江而下。信不甚遠。但臣母八十有三

不敢以冒風波之險。是以臣每由浙行。文
由浙。則驛路逾千。舟車越月。若以庶幾萬
一之心。冒昧而往。倘如前次。行至中路。忽
覺艱難。然後具疏上
請。是事屬煩瑣。不敬莫大乎是。且臣入仕二
十餘年。中間多疾所苦。歷俸僅六年有奇。
耳祭酒師臣。雖使積日積勞。不宜輕授。而
臣久臥深山。驟膺華秩。是少室信居高價

而終南果爲捷徑也。嘗聞之。文廟之祭。以
元長舉其酒。謂之祭酒。多士之業。以師氏
考其成。謂之司成。夫孔訓莫先于禮義。而
承以冒進之心。其禮必不享。士習莫尚于
恬退。而帥以躐等之身。其言必不從。以進
之心爲退之跡。既前史所重憎。居爭之實。
蒙讓之名。亦造物所深忌。將使不肖以臣
爲趨。而滋其仕路機變之巧。抑俾賢者以

臣爲戒。而掩其家庭真切之心。此豈修曠
典而開賢路之初指乎。是以臣不得已備
以前情再哀鳴于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念臣被寵之踰涯。察臣控辭之非僞。令
以原官依毋。則命以義安。徼臣不徼于非
分而官以序進。天下盡仰其至公。臣當此
極辨之

朝耕于太平之野。惟日夜焚香叩天。永祝
聖壽。抑且杜門寡過。無負
清時。又不在知一官奉一職之爲報也。臣不
勝戰慄祈懇之至。
南京禮部等衙門
奏爲奉
旨建 儲。歲期已届。乞
定吉辰以正
大本事。臣等竊聞
國家大事。所以決之在斷。斷則成。所以主之
在獨。獨斷則重。我
皇上躬天縱之資。立民彝之極。以
皇長子倫序居先。聰明獨邁。
豫建之旨屢渙
明綸。定于萬曆二十一年。舉行
冊典。所謂斷以成之。獨斷以重之。爲

廟社生靈長久計。至深遠也。今正當二十一
年之期矣。臣等竊謂
冊立之年。旣已定于
聖斷。則
冊立之日。亦宜請自
上裁。茲者東震發祥青陽啓泰
春宮正位。正協昌辰。早 擇上吉。昭示寰區
非特臣等願之。四海臣民實同願之。臣等

每見

皇上命令信于春秋昭如日月天下孚焉况

承祧之重

主器之託非他

詔令之比則

九重成命諒已預須在

廷諸臣必先快覩而臣等分職

留都遠逾千里觀聽稍遲懸望爲急况身在

國家根本之地不能不重

宗社根本之思此臣等所以積誠紓悃懇切

以上

請者也臣等竊見今歲元旦以來陽氣昭蘇

風日融暢則共相欣慶以爲

皇上德泰元化動契天心

大典將行嘉氣先見而西夏大捷之

詔又適頒布神人胥悅千載一時也臣一

冊立以後

重道親賢習成懿德

問安視膳仰奉

宸懽和氣大洽于

宮闈休徵將遍于海宇

皇上萬萬歲無疆之壽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曆端可不卜而知矣臣

等不勝踊躍待

命之至

賀登極表

伏以

聖人不世出應五百年天地之貞元

帝王自有眞肇億萬年子孫之奕葉神器有

屬人心攸觀恭惟

皇帝陛下

聰明天縱

祗敬夙成。
正位青宮。久卜前星之瑞。
授經紫閣。益占麗日之明。忽傳
先帝之遺言。仰識
自天之有命。孝思不匱。雖嘗南讓再北讓三。
曆數攸歸。終當繼其志述其事。近追
烈祖先
世廟以五年。遠考英君。叅成王之三載。昔嘉

震索今覩 乾清。
五位龍飛。利見大人之造。羣工虎拜。各懷我
后之歡。但尊爲天子。固宜德爲聖人。而無
疆惟休。實亦無疆惟恤。命不易保。民罔常
懷。作之君。作之師。勿謂可恃。
祖有功
宗有德。實所當承。伏願
謹情實之幾微。毋斲在璞之質。
念堂構之艱。大常存履薄之憂。
睿學益勤。使年與智而俱長。
老成必信。俾上與下而同心。則
國祚靈長。不必卜年卜世。而
先靈永妥。克稱文子文孫。臣等不勝懽忭蹈
躍之至。
金谿後學傳文兆校
鄭定宇先生文集卷之一

鄧定宇先生文集卷之二

新建　鄧以讚　著

南昌　劉曰寧　輯

吉水　鄒元標　輯

宜興　吴達可　編

書

上王荊石相公書

自戊子得請歸。承惟子舍。已無復身外之想矣。未及三年。輙承命召。召矣又爲改官。改矣又寵以上寀。此非門下軫念草茅。不欲其泯泯無聞也。何以有此。亦嘗顛倒而思之。實無分毫足堪門下之意。而至以非常之事。再三推挽。則昌黎所云。日隔之踈。不專之望。皆爲虛語。此之爲誼。卽銘心鏤骨。何足喻哉。昔承報書。謂八十老親。厭嘗芹菽。恐其見獵而喜生。把玩至此。涕淚交橫。不能卒讀。夫親而八十。日以爲年。而晨昏所進。又未必甘脆。謂生不以爲歉。是欺門下也。當此之時。遭遇骨肉之知。得奉

聖明之詔。出而造士。因以入而悅親。謂生不以爲喜。又欺門下也。但念其行也。舟車累月。驛路三千。非老人所宜。則前事可見矣。而生又不能遠離。蓋生少病虛弱。一日之間。常無故而四五驚。惟老母至。旋復自定。以故母子依依。亦習慣所然。非一日也。門下乃謂生別尋得一勝義。夫聖賢之心。卽衆人之心。世豈有外日用以爲孝。遺人情以爲學者哉。且不能口體之養。而藉口養志。以賣聲名。不可爲人矣。比見鄒刑部。及接曾司空書。皆道門下惓惓不肖。生雖山居。亦聞門下之高風矣。持已嚴于一介。而愛人悉于寸長。卽秦誓所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辟許昌。所稱清如冰室

重如泰山。不亦于此。夫自處高則不肖無所投其隙。好善切。則賢者樂而見其長。此古之賢相所以樹桀伐于當年。而垂休光于來世也。士束髮受書。自經史。見其有此。當美慕。忻爲執鞭而況辱在知遇。正宜自慶所逢。進侍左右。或有所論說。少助其輔理。庶幾托以不朽。而乃務自絕。豈人情哉。自得除書。鄉之長老。競以大義相責。且曰君相此舉。蓋厚恩也

不務竭誠盡智。圖報于分毫。負孰大焉。嗟夫生自知之。豈待人言。生亦不敢喋喋自入于文徒恃此心之無欺。而冀相公之心諒之也。

其二

昔之附書。劉使也。老母雖小不快。投以食劑脾胃益强。頭髮盡黑。私實因懼爲喜。至二月之三夕。呼吸稍粗。尋問兒都在否。曰在。遂長逝矣。蓋不孝。直至是而後知子母之捨子也。痛哉。仰厚遠矜兼承厚奠。跪而告之。九泉有知。其慰於此。不孝不能忘先慈。能忘大德乎且重念雞骨。曲寬兒啼。至引太夫人。相提而喻。嗟夫。太夫人。百順畢聚。當代無兩。豈敢謂分數若老母中歲食貧。劬勞備至。而造物欺人。又虛以老健。因循救水。年復一年。不能比于口體之養。安謂養志乎。乃今然後照覺愈周。智慮益密。則無及矣。祗足斷腸耳。詩云缾

之罄。惟罍之恥。此恨悠悠。直到死也。厚意不敢不拜。今親萬督學行狀。苦附謝。有淚如河閣下與督學。皆見道分明。玆相參證。當成千古功案草草。

其三

差以明日行。而前差適至。伏讀來諭。仰見汲引之眞。而生非其人也。鄙情已詳前書中。承念衰慈。不忍啓口。此初心所發。最當天則。幸

曲成之。伐魔之訣。豈生所能。蓋嘗聞之矣。夫[illegible]
學道不難降魔。而難于化魔。故當之者。汝[illegible]
皆忘。勝。負雙泯直。以是心而普度之。使共登
彼岸。曾不作邪正二想。則雖有大力魔王。翻
然變化。作護法善神矣。又聞學道心堅。則天
遣諸魔試之。百般撓亂。以徵定力。故曰道高
一尺。魔高一丈。茲相公出山。以天下爲任。而
趙侍郎。潘尚璽。數道相公心平氣定。迴異往

時。又安知非有所遣以試也。偕隱之示。竊不
敢聞。事勢至此。非相公精白轉移
上意。恐氣脉壅閼。未知所稅駕。已少忍須臾
以竟調燮顯望。

答殷同仁書

未發之中。生求之有年所矣。政在似離似合
之間。忽承下問。直是通身汗下。蓋難言之。夫
欲觀氣象。豈得不擇。擇之豈得不思。竊嘗叅
之先哲之爲言也。不涉差別。是眞擇。不起[illegible]
見是眞思。如此。則不着色相。是爲眞覺。如此
則不落方所。是爲眞中。誠之者。擇善而固執
之者也。豈嘗諱擇乎。亦曰愼思之而已矣。白
沙先生詩云。誰會求之未發前。以此知求而
不會。反成機障。故自先儒垂示以來。中間幾
人從此悟入。故曰難言也。易之爲物也。神知
變化。不可得而執。不可得而窺。何密如之。此

心之本體也。聖人見乎此。是以洗心退藏于
密。洗非有功。藏非有所。是易也。卽謂之太極
謂之中。皆可也。中也密也。其體也靜也。動也
其時也。故喜怒哀樂中。未嘗不存也。知來藏
往。密未嘗不在也。臆見如此。不足以爲定論
以非悟後語也。惟裁教之。幸甚。

其二

辱承條問。豈不佞僕所能對。雖然。試漫言之

一所謾擇之夫子不爲已甚此孟子[illegible]到至處蓋天下雖甚高難行之事皆可勉[illegible]企焉惟不卑不高一切見在則雖有聰明無[illegible]所措心雖有强力莫能置手故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知之而與百姓同其日用此分別也先天後天原非二物無時而不先天亦無時而不後天故吾人非先天而天不違必不能後天而奉天時亦非兩事也孔子仕止久

速各當其時豈易言哉他人稍涉擬議少有畔援便非先天亦非後天矣仁智亦非二物今夫人之手足痿痺便不爲仁不仁亦不智不可分別明矣有所分別者則易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者也故孔孟言仁便不必言智言智便不須言仁矣雖然智豈易言哉天非智何以不違時非智何以奉彼謂巧不若拙智不若愚則人之自[illegible]意

見自有肺腸斯爲可惡耳大匠誨人[illegible]不能使人巧巧與規矩亦未可分蓋巧者[illegible]矩之極也不至於巧不可言規矩故曰工夫不到不方員規矩者巧之的也不合乎規矩不可言巧故曰規矩方員之至也座上客滿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倘不鄙而終教之俾奉以周旋爲益豈有量哉望之

答張陽和書

所論沈蓮池信烈丈夫也以是斬釘削鐵之志直宜一日千里矣向泗源歸聞有觀察之說弟時未得其詳而故漫聽之既讀會語乃知當日如此紛紛矣夫道無諍諍乎哉弟無知豈敢復滋多口但以二君觀察之辨爲剩而龍溪先生性意之說未詳也夫性者不思不勉天之謂也意者有識有知人之謂也彼其求覺者果不落于思勉則毋論觀也即推

求尋逐皆性也何則分別亦非意也似不得獨以觀爲性也倘其求覺者或未離于知識則毋論察也即靈心絕待皆意也何則聖諦亦階級也似不得獨以察爲意也蓋觀察皆方便之門但可以止兒啼不問何葉也性意則天人之分即有以似楮葉必非眞楮也故以爲諸君不必辨觀察而但在辨性意也大慧法弟嘗用之最可以擢惡知惡覺顧此中

最忌能所兄與蓮池早夜想旣脫然於此倘韓子所謂進其厭飫者耶弟又有說丈平日崇正詘異恥作禪語以爲論道而借詞焉旨是助之辨也弟深以兄爲先得我心之同今讀來教一則曰本來一則曰金針豈俗所謂導人早行而自犯暮耶使我廬居幾乎見嗤偶因鴻便附候興居

答洪陽張相公書

向者謬有所請正于兄自謂對治之藥頗能知而不能自勝今居然故吾耳蓋障緣夙今襍乘內外放一枯一竟非實際開我迷途恃在先覺也草草

其二

昔者行藏相謬頃皆出矣南北又背而馳握手論心知在何日若猶未免有情能不悵邑兩年之事殊駭聽聞吾丈正以應之不甚作

苦所養可知趣居近復如何弟最善病蓋三折肱焉由今試之藥物無過於精神工夫莫要於還返稚兄留意即讀書亦但借爲收攝之助若貪多務記未免傷神矣弟歸來侍養寬夢俱安近結茆深山之中一意收斂必以自信爲歸歲月易流志氣易損人身難得至道難聞願與丈共勉之

答宋懷川書

向衎舍親書聞兄念弟至于泣下此何以當
也先君初逝弟有失養之悔而圖厚葬顧貧
窶不可爲悅而今且未有土蓋人皆以宦視
之稍可用者輒居以爲奇今節索于食飲不
足供尋山之費昨陽和年兄送一堪輿至弟
復之曰彼獻地者謂予宦而過希之也即堂
龍能躍能飛安敢一盻焉彼善地者謂余宦
而厚望之也即景純移山叱水安敢一勞焉

此弟近日之苦也徒以先君生平庶無罪愧
天必有以授之耳丈請告似不必決古人有
言珮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志在東山此極
則也何如弟近病暑避跡道房既滌凡情偶
窺聖諦因書座右曰得意常自咲無音使誰
知蓋近解也顧力薄而量淺未知究竟何似
然天意良厚矣不知何日得與知己面商之
但此道在形迹之外各不忘此志千里如同
堂也草復不悉

答蕭慕渠書

項文學忻傳以爲師模孔邇矣已雖有兩浙
之命亦四方所觀也士習雖漓但人性皆
善門下以正學帥之必收俄頃之効生叨南
雍嘗書壁間云人多待教而興天則不言而
信非漫語也又非獨士習也文體亦然主司
所嚮在純而欲人爲奇不能也主司所嚮在

奇而欲人爲純亦不能也蓋其操進取之柄
大與空言不同廻狂瀾於既倒非門下璧立
千仞不敢望矣潦略附佈不盡所云

答夏仁吾書

自聞新命通國士民如赤子之得慈母彼今
在困窮嚬咻而乳哺之甚於往時也弟嘗謂
有非常之時未必得非常之人然有非常之
人則必當非常之時總之視天有意無意視

此民有福無福從昔而然如吾明公者眞一代偉人江之右望　開府有日矣及今列戟便値水旱相仍公私匱乏他人難於措手之時天之意此民之福不可知乎昔人論救荒終之曰信惟好生之精神通於肌髓故雖在水火皆欲緩須臾之死以待拯援則今日之謂也弟短行薄德見厭於鬼神數年以來備嘗骨肉之變枯桑寒水鬱鬱獨知過辱　矜憐徒有銘刻草率附佈　起居秋氣正嚴加餐自愛

與吳安節書

間者奉訊惟是輿人之誦不敢蔽豈其佞也辱報音兼承清覞以潤枯滌媿其何惠大焉感之甚讀公子佳章質而不浮蓋有意乎先進之爲文也倘所謂鳳毛麟趾耶莊生言水之積而負大舟風之積而負大翼則惟公子留意生歸來忽忽戍歲清夜思之居然故吾古之哲人置心一處然卒以數十年而解其難也如是藉以生滅之心猥希玅悟詎誑乎惟左右督之使還謹謝併佈腹心伏惟炤察不備

其二

久不聞問缺焉有懷門下山居與賢公子共進此學所得可知他日出以經世施爲自別昔人有言天下歸仁便有爲邦氣象非虛語也生冒昧出山教而知困忽復超轉甚以自慚三教異同生平生不敢言譬如居人間而談天上之事縱說得分明總爲臆見如何如何令弟已准刷歷草率附報不盡欲言惟爲道珍重

與徐魯源書

僕懷山斗之仰爲日久矣往在武林幸承清

讌於今不能忘。日弭節豫章，而僕以病[illegible]居深密，無因一望見顏色，誠其精神不[illegible][illegible]外，亦烏在為事其大夫之賢者。頃撫院深[illegible]左右之賢，以敝邑賦重累左右。夫敝邑之賦嘖有煩言，于此五年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僕不欲言之矣。是以惟上之令是從，惟天是信。嘗移書張學士曰：不應增而增，是我代人輸也；我代人輸者，天必陰益之，而不知

也。不應損而損，是人代我輸也；人代我輸者，天必陰損之而不知也。私心如是而已。適聞左右周以詢之，深以思之，不見其喜，不見其怒。數年所展轉，五月而定。此非精微其心，無所遯回，何以得此？竊自意已于事而竣，當修尺一為父老子弟謝，而為左右所先，重以貺儀，試以學問，何高誼也。僕不知學，竊嘗求之于遺經而聞之于父師，蓋未之逮，而竊有志

焉。今左右教我曰：時行而行，時止而止，即此便是修身，即此便是繕性。至哉斯言！敢不拜賜。雖然時未易言也，方所未化，便屬畔援，意見不忘，終涉倚着，時未易言也。夫學非始于堯舜乎？彼其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中之為言也，則時行時止之謂也；微之為言也，則不落方所，不留意見之謂也。故惟微而後能時。言時者莫辨于

易之乾，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又曰：見羣龍无首，吉。斯所謂純乎一天，不以人先之也。是以時潛時見，時躍時飛，謂之神龍。艮亦言時矣，惟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以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古今稱聖之時者，只一孔子。觀其學，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微之至也。孔門又只一顏子，孔子以復授之，復也者，復此微者也。象曰：先王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商旅

不行。省方主于察。則向所謂意見是也。商旅主于求。則向所謂畔援是也。顏子見乎此。是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故曰惟微而後能時。如珠之走盤。只是一圓輪之運。妙在微。至此千聖學脉。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知此謂之知幾。見此謂之見易。故曰難言也。僕不自量。妄意茲學。亦既有年。間嘗試之。不究于用。是以退而自求。以向所謂微

三致意焉。茲聞左右均賦。不動聲色。頓息羣紛。則知微之效。可槩見于此矣。是以敢盡言之。雖然莊生有言。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安知五十之非四十九年非也。僕近以用力稍專。則前月所是。今月有不是者矣。昨日所是。今日有不是者矣。又安敢以所陳爲定說乎。惟左右矜其愚。不責其狂。而終教之。僕某幸甚。斯文幸甚。

與殷同仁書

久不聞問。以爲茅塞之衷。無可以受切劘。忽承來教。感不可言。二業合一。先儒曾言之。以生所聞。莫要于識心。蓋此心之中。無所不備。雖今陷溺之中。與聖人不二。故人惟識其眞心。則何眞非俗。何粗非精。今心體未明。諸凡有爲。盡屬意想。當其講學。則見理而不見事。不知其卽事。當其業舉。則見事而不見理。不

知其卽理。其所謂文章。非眞文章。而所謂學亦非眞學也。知此而明經明倫可推已。故孔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孟子曰。其所不學而能者。良能也。其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總是教人識心。雖然難言矣。門下致力此學。爲日已久。想其所得。當已眞見本心。不徒如世儒調停于內外動靜之間。以爲至當。故敢述所聞。竊附于博王

之義伏惟教之幸甚幸甚

與佘十竹書

生避居深密與事漸踈辱使下問不知所答雖然竊嘗有聞于父老之言也則壤之議五年于此父母以數月停之自宜所在爲快若以敝里已不敢復有煩言矣訟者非必有大故往往以一言之隙快志以逞其後實私悔之昔者先大外祖觀察蜀中門之外爲立三

思亭大書其中述訟之利害甚悉其赴愬者引置其中思之三日其間或自悔或親友解免二日而去者十五三日而去者十三蓋其愬也蘇子瞻所謂勃然之時而其後則翻然之會也故父母麾之則唯唯者中其會也不願就里黨而願親鞫者就其清也勾攝一事亦嘗欲以白左右者今左右念及其擾則其情具見之矣昔者或以屬里黨或以屬原告亦惟是之以倘左右憐而罷之使各寮做之亦卹民隱之一端乎若四差自支則未敢經論此必有以便于小民動左右者皆借辭也條編未行生猶及見其事矣彼之入鄉也必倍其求與以粟貨必低其值往往一錢償及二錢一兩償及二兩而送迎烹殺不與焉小民則又甚矣頃集一二宗老而謀之皆蹙額痛心直欲庶幾于不肖之一言以爲我輩小

民自今雞犬又不寧矣生咲之言者以爲矜恤若等也而柰何生伏思之益又懼焉夫變征輸之例也誠懼其變條編之漸也此必有以不便于小民動左右者皆借辭也莫小于下邑窮鄉矣又莫小于寡婦孤兒矣但辨其常供則終歲高枕而臥目不見胥隸耳不聞追呼其何利大焉生敢以爲必不可變者也百姓之仰父母如黍苗之仰膏雨焉若絲膏

之爲兩臺陳說其利使終不變則十三郡八十邑之民皆沾其潤豈惟敝邑承下問若生以隱左右是生也其膏也其又何罪大焉且生于周冏卿譬諸草木其臭味也辱通家之好敢不盡佈其腹心惟父母熟圖之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周行豈敢謂然然好則有之矣草率附復不盡

與楊掌科書

頃閱宦籍知門下還朝矣以視山中能不作二見否或厭寂或忻寂或主于同人或主于自異皆畔援也生無似謬承寵召敢不式遄其行顧學問不新委頓如舊強勉復出虛縻大官爲罪滋甚是以具疏再請大非得已倘藉庇得遂所私山林之中庶幾無疾病爲幸多矣亦又何求小价行謹附起居言不盡意惟各勉旃

與許敬菴書

易卦宗坎承教再深思之甚感此事三十年辛苦稿中所陳皆憑自心分寸明曉可入手處實詣實供非於世間揀擇一個好道理來做文字也故不待今日始深思也丈倘假須臾之間再讀一過挈其前後綱領似不必疑吾言矣雖然學難言也滯陋者固無論高明之士道將攸屬然英華外朗者闇內照之精

志意洪疎者鮮堅凝之慮由求師偃具是豪傑而比跡顏曾甘心俯首誠以反已之明不足也叔世論支人心浮動解逐語生事由念立一切自謂爲是無危微不辨之懼又大非前賢志有從而昧所入者之病而已此弟所深憂也白沙先生有言夫道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弟不肖誠不敢謂於道有當萬一然亦嘗竊耻非自得之非自言之者其中要

或有存焉。蓋多病多過之身。杜門内守。念叩紛危。百藥無効。久之惟反此一線。心源漸還靜定。稽諸大易。頗明宗趣。是以思與同志。洗心退藏。庶幾天道聖心之微。以共臻無大過之域。用是輙忘鄙陋。而非敢與世之吸吸者爭衡也。此又弟不自量之罪也。然亦願兄之深思之也。夫坎心源也。卦心源之象也。誠下氣凝慮斂。一切外浮之思。則自有淵然藏密

者在。而奚象之泥。泥象非反已之實也。嗟夫學可不淨心源。則已。如必淨心源。乃庶無大過。則千古一脉。誰能淆之。願兄之深思之無忽。又重以教我也。蓋非悟無念。則未知今念之多危。非見天心。則未知物則之有自。源清而後流潔。心寂而後感神。不然由求師偃。未容輕議也。羅兄事極蒙垂意。所諭處已處世云云極當。白首切磋。尚端有望。羽便敬附起居。百凡惟照亮。

與朱鑑塘書

民之憔悴。未有甚于此時。而吏治日益壞。以弟所見聞。則阻隔民情。而壅闕 主德者。十人而七。然上司或不加察。往往以汚薦剡。此何以懲焉。巡撫之 命。必以中丞。正謂察其便民者而畱之。其不便民者而去之。蓋以察爲撫。其指甚明也。以公祖之素。必多望風解

印綬者矣。或有一二不自知非。徜見不賢焉。宜不爲此姑息也。昔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此爲時矣。如何如何。初四抵京口。移居官舍。老母眠食。頓增休暢。皆公祖之賜也。草率附謝。恐入山漸深。無因聞問。敬布所欲言。伏惟炤察。

其二

三茅之靈。弟所素仰。雖不能往。頃陟棲霞。猶

三二望焉弟之此歸實私念過吴門奉仁[illegible]
言以往不謂還節句曲咫尺千里良用惘[illegible]
弟毋子仰承覆露有日矣更辱垂念分俸解
衣然猶一則曰不煩有司二則曰不煩有司
至引同好以自明但使弟有所借辭而必受
焉何念之深也敢不下拜花紵敬附歸盖弟
今還初服無所用之而猶記兄嚮者所服已
大不鮮敢以易之即當區區也雖然伯夷不

取則亦已矣猶必分所有以與人爲伯夷者
不亦難乎知伯夷之不取也亦宜不取矣而
猶必受其所分處伯夷者不亦忍乎鄒比部
之轉移全恃師命近劉驗封歸自京師道諸
公所以周旋大異所聞幸公祖明以此示之
以釋其有虎之疑而開其得鈇之悔或季旦
清夜之間爲一翻然未可知也驗封有人還
吉州伏乞留神此非徒爲比部而爲國體也

答曾見臺書

往聞新命亦用懽慰即不盡塞輿望然爲之
兆矣矧京察伊邇關係非輕簡而任之非泛
泛已也近事殊可駭國有藩籬人懷荊棘自
非忘私之君子渙小羣以成大羣則何以鎮
壓喧嚣而整齊禳亂故所望於門下之出實
爲挽回世道非爲一江西仕運也言江西則
私矣天下之事非一家之事天下之人爲天

下之用再疏不允恐不得堅臥惟門下熟思
之生薄德厭於鬼神四月有幼女之殤近又
罹荊妻之變延陵洵超漆園誠達相繼遭此
或亦未能脫然知在 道義爲我心惻冗次
草率附復不悉

答鄒爾瞻書

丁右武歸曾奉箋 教感記存之雅既因病
懶未能作報亦以茅塞之胷愈自憒憒無可

以請益是以至今缺焉昔者以爲　門下奇
男子也近聞肆力性命不作好惡不倚意見
是豪傑而聖賢之豈不大過人哉昨與曾侍
御深爲嘆服頃讀　手書至有一毫醲醲心
與憧憧往來不殊此之入理良已細矣夫人
求醲醲而不得而丈已見醲醲之害豈易言
哉豈易言哉新轉殊快人心晤曾侍御始知
有圖南之意　丈心事天日豈有所飾然以

蒼生之望必不能得所欲也是以僕托侍御
致言既　再命便當不俟駕以往不必復遲
疑也比朝中又復紛紛潛移而默化之非有
道而誰望焉　厚貺不敢不拜即欲伏謁江
于輸此款款而來役謂　仙舟已東上敬令
一介追送它日赴　召先移示之僕當候于
道房也疏稿謹歸山中人無以爲敬薄具略
見下情惟　麈存萬萬

其二

詳引

先朝故事總是張未有之典發必出之心夫
爲養而請便爲養而遷此之　錫類逾深而
用情益至矣但久臥半山驟躋華秩倘辭少
而受多是以退而爲進　足下謂我願之乎
章文懿以矯世之身受作人之任典刑所在
施爲自殊而生則異是矣意氣不強學問無

力而借言大義冒處高官此生所不自安是
或一道亦所以報
君父也若羅文恭之云則
門下士號入室者未聞之恐屬傳說矣毛義
之喜自是眞性但令　兄處其劣而弟居其
優固宜其難槩也龍德之評至哉斯言願令
去此尚遠未敢輕附二十後遣人再請擬是
勞費在命祗以自苦草率佈謝不盡欲言

其三

舍侄婿行曾附報音想承省覽　洪陽兄大拜世道有賴都中事體倏忽滄桑靜言思之誰爲不變昨見與涂侍御書論假君子一端至哉斯言今人心目不明徒相其皮毛其不受欺罔者鮮矣產藥再奉六丸八月既滿然後服之十日一次一人止服三丸服之先晚用好酒浸化次早空心以酒熱飲之酒多少

隨量也弟正初方可行恐小价粗知事小疏不允還從天官寬限矣但恐彼時　丈之北上矣如何差還附候不他及劉胥見幸爲言徐揚州別轉矣難言難言

其四

再疏不允由臣子分義便當即日就道但天氣漸冷恐非老人所宜且緼袍久敝財主難尋不得不從容矣　洪兄大拜殊慰蒼生之望世事滄桑大爲可嘆茲以舍侄婿劉用[illegible]北上謹附　起居不盡欲言

其五

不奉　教言忽忽又踰半月倡莫予和疑莫予決非吾　丈之思而誰思昨吏部又推兄光祿仍未得
旨此事須從源頭轉移方可下手而急遽了事反近於亢宜其落空也考滿一端自　兄行後凡九列臺省無不謂宜北上者蓋曰丈

惟一行而事君之禮斯爲曲至胡太常曰此正起敬起孝之時弟聞之爲斂容願　兄莫執前念莫聽偏說細詳事體尋繹眾思勉强一行其人之毀譽一切置而不論斯於本心乃安耳惟　丈翻然要知人情之同即爲天理翁復叨改甚以慚惶旦晚歸矣東湖之濱復修前好言之神馳

其六

弟此月二十日奉毋抵家矣卽欲專人促丈奏計至之次日舍侄見從者於江干謂丈遣人疏請爲當事所阻而歸弟聞之喜[illegible]弟非敢以世俗强賢者蓋聖賢之學臣子之分自宜如是故昨沿途詢之公言無不謂爾膽當行者人情卽天理也幸勉之意味深長久當自見 劉官允答弟書論 兄之當

入亦自懇至謂已有書勸駕則會大理必有可知也外寄書四封幸 炤入弟欲遣人專勸而以途中溽暑從者皆病莫能輿適敝門生胡子肱往貴邑領盤纏謹附以上意滿口重言不能盡總之只要 丈翻然北轅以慰羣生望使國體不損山人之願足矣胡生能文幸正教之尤感熊羆消息如何專問胡爲舍侄師恐其纏繫之久則舍侄未免荒廢倘借鼎言一五日曲處之令得早歸實弟之感也千萬千萬不言而喻 洪兄處弟微露其意彼有契心之誓且謂交道皆可絕則其情可知矣鑑塘兄亦謂有書促且云高明之礙轉覺難通全以屬弟以 丈素知我非妄强人也

其七

昨 張相公寄來奉左右書情辭懇至 大

疏必止不上卽上不允也旦晚望來省一談恐盛使轉便當爲北上諒不能久駐江上矣鐵心肝人却只喜 鐵心肝人也徐書附去原儀謹歸未同不當受新吏部不可受但以意甚婉至故答書專以新轉爲辭 丈書中亦希爲道此

其八

屢得張相公書只謂大義所在 丈必屈二

聞劉封部歸自京道其意[illegible]一[illegible]
左右而荊公交泰一疏中間甄別宜[illegible]一[illegible]
尊在左右又明甚不知前語從何而來[illegible]
羣心難測或欲推墨以附儒故巧援儒而入
墨豈得不以理察頓爲所惑至後君臣之義
耶封部入秣陵聞之大以爲怪今舉南京各
衙門皆謂弟於　丈分誼不淺至于君臣之
際默然不爲救正安在爲忠告善道弟自思

之實無所逃罪也前得讀李總憲書情義甚
正殊非泛語願　丈勉之秋風初動鼓棹揚
帆以對天下無令附正之人終日藉口所以
報
朝廷大無量也荊公疏甚苦天下人見此宜
皆洞然有不洞然則難言之昔人云若教鮑
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殊可咏[illegible]
寧再懇千言萬語惟買舟束裝之爲[illegible]

臣朋友之義皆於此乎觀焉勉旃[illegible]

其九

前於焦山會一與政府相忤之人又於浙中
會王弘陽皆道此事則皆謂荊翁之出實以
此爲第一件而收拾天下之人心如某件某
件亦皆所欲爲今李中丞果出矣此事亦當
旦晚可轉但無柰諸人好名不管事體今日
推明日推其迹全似亢也今實宜　丈自入

與諸人言更不煩盛雅但從中間轉移便權
出
主上此要緊一說也弟今在鄉有半月過生
米幸一問之此事却須酌量不得徒任一已
私意荊翁亦謂今乃弄假成眞蓋
主上今實在念也無忽　尊人在堂萬宜愼
重今豈得學少年時耶昨草草數字今又附
此客至亦不能詳總俟面悉

與丁右武書

頃聞

新命。甚以懽然。入則獻納。出則激揚。豈不誠清要哉。三復 手諭。悠然有遐思。自待可知。雖然。 丈邃養有年所矣。此正得爲之時。又何必生他念也。弟山中寂寥。得一畏友。豈不誠快。顧山居甚難。弟移疾忽成半歲。深夜自省。居然故吾。不敏之效。更復何云。昔人云。廊

廟江湖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閒。故知非自振勵。卽深山密林。無益也。

其二

里中幸奉須臾之間。卒卒未傾所藏。旣專一介。聸以潛說。引中庸之尚絅。併老氏之守黑。佛之深心爲證。而未及也。今其書放失無存。然大旨不過如此。昨管東溟謂 兄豪傑也豪傑而聖賢之。吾儕有望焉。此所爲愛 門

下。良不淺。其在區區。又可知矣。 荊老辭必想已上。但今 朝堂注想。且將再命三命。必起而後已。 荊老卽欲遂其高。可得乎。 趙定宇有

新命。想亦當行矣。正人滿

朝。救得一分。便是一分。近聞以西北墾田之事。專

勑徐符卿爲之。此

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利。可喜也。然須諸兄主張。寬以歲月。若以千萬年之利。而責效旦晚。必不可也。更須重其事權。如巡按直指。無言而不行。無彈劾而不乞。方可成事。不然。一縣令不當其意。便廢閣矣。乞爲定宇兄道此。若慫成此件。其功德豈易言哉。

其三

惟 姻家山水闕曹耳。恭承 大貺。何過也

感謝感謝。久思左右過家。當圖爲信宿之
蓋曰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昨聞王程孔
紓。則天慫之也。喜益甚。儻左右。索我于形骸
之外。偕一二侍者。往教於松桂之間。亦自超
脫。若猶未免爲迂節乎。則莫如萬壽者。惟
姻家圖之。諸君徙外臬。其漸自如是。獨墾田
之罷。弟爲大不懌者連日。弟嚮者嘗與默
兄言。此事非眞得其人。莫若留客談一書。俟

後有能者。繹而行之。不論今與後。已與人。萬
一行而不竟。後復有議及者乎。不幸其言中
也。總之所關甚大。行或使之。止或尼之。非人
所能也。

其四

水灾當爲低鄉。極言之語。閒宜專意低鄉。庶
幾行賑爲易。以其急者彼。而或以緩者爲之。
難爲處矣。昔人之言急者。則曰如望歲焉。日

日以幾。今處暑矣。猶然在波濤泥淖中。又何
幾乎。是絕其望也。幸 兄以此情達公祖父
母。須不惜破格圖之。若董董舉行故事。恐非
計也。有以魚蝦可食爲解者。此猶能結網者
也。有貧者。有老病者。有無夫者。計能出此乎。念
東知此最悉。萬惟面詢之。而一一以指陳當
塗。庶幾救萬分一乎。雖然。 兄功德於是無
量矣。昔人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況所

救多乎千萬。勉之。弟嘗欲有言。而自分寂寞。
不敢越俎而談。顧桑梓情深。不能已已。是以
瀆 兄一白之。弟貧無能爲贈。贈以無量功
德云。 兄次草草長途。珍重。別有商量。須面詳。
總之須專精神耳。人既不足恃。而已又有不
盡。豈兒戲也。弟輩年至今。僅覺鼓舞之難。故
須藉諸丈併力合誠。庶幾萬一也。

其五

凡上下相交只用至誠縱有婉轉總是欲人同歸于善非以機智相先也倘同已則相煦異已則相嫌未免紛紛多事矣如何如何弟近見在仕者多就自家起念而無實爲天下國家之心故漫一及之

其六

江干分袂相視無言計程宜踰嶺矣聖人即義即命賢者以義安命此 親家素所自明

但一番提起又一番新耳且肺腑之情忝也無戎所願神深氣和遠凝來祉則計無出此者前書似宜遲遲從別致之益自尊重且當事豈不審夙昔而有所待乎然亦惟 尊裁從旁而談人事終隔一層朱于謂設以身處其地弟謂惟聖人與萬物一體絕無遮礙然後可設若猶有已在則以此度彼猶爲二之聞粵多山人亦須擇交此輩皆借資耳且昔人有云慎勿以窮愁形於文字 丈於此二字必無之矣亦或勿以意氣形於文字乎間繹舉子業作時義數章忝內典說偈幾句言古人所未嘗道令人所不能所謂文字莫大乎是先慈尚無定卜聞便翔謹附 起居氣候不齊惟爲道自愛元禮信知自惕新作便開濶有思附聞助喜

與陳玉壘相公書

蓋自 門下歸覲則日夜西望庶幾終教我乎不謂進退錯迕甚以惘然恭聞 門下超悟自心有年所矣日侍講帷陳說仁義稱引帝王致 上

主上改容而聽其說是蓮之在火也淨名經言火中生蓮花是則爲希有豈易言哉豈易言哉某根性下劣夙未隱于左右之知所謂在俗而眞亦幸有聞焉而情見不化如不取

絮行草棘中，祇自牽縈，是以退而自安，竟無以生之不可。學　門下之可。今　門下督過之曰，何不遊戲金馬門，而必獨往之快，豈謂某懷安乎。某非敢如此也，武林之內，固息是求，亦既成歲不得所欲，其未能卽事卽心之效可見于此矣。遠辱下存，殊慰寂寥，役旋謹候　起居，併佈嚮往，千祈爲道珍重。

與張陽和書

辱諭交際一段，某非敢恃已挾氣廢其所謂當然者也，使交者而止盡其當然，則又何說彼以當然者之無以自見也，輒以意增加，久之衆皆習焉，加者又當然矣，則又加於所加之外，凡若此者，蓋非某敢異於衆人，乃衆人異於某也。某稟氣寡諧，病久成癖，夏畦之態，非但不欲也，亦不能矣。若謂已名第借蹄而萌加之意，是亦醉而益謹，貴而益謙，皆所謂任眞者也，某敢爲是娥眉之態哉，唯　丈終教之。

與范晞陽書

門下遊心沉寂，專意撫摩，浮華盡剝，眞實獨存，古循良未之先矣，所謂存之而能神者，恃有此實也。某嘗謂官府之大勢，監司權最尊，其勢隔，邑長民雖親，其職卑，若夫處上下之間，據尊親之便，惟郡大夫而已，如一頭兩足而血氣流貫乎其間，所繫豈淺鮮哉。但近世爭務炫霍，認機械爲經綸，以卜度爲密察，非不可稱能吏，然去渾厚遠矣。今幸　門下爲之轉移，令人企慕不已。某臥病十年，精神無幾，近欲收斂向內，而萬緣環轉，往往有滲漏走透之弊，蓋信務實之難也。　門下其何以教我。

與戴如平書

某不敢以憂時爲急衛桑梓未能忘念幾[illegible]
南來者輒問 門下大政而南來諸人亦鄙
道 門下愛民眞切如出一口不勝大快先
民有言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蓋所謂賢父母
者惟其誠也孟子亦曰至誠未有不動者鶴
之感也以喉罏之化也以視天下眞有不令
而行不疾而速者比學術不明義襲成病以
莫測爲沉潛以餂人爲智覺急催科謂之恪

職抑富善號曰擊強即有設施總非眞意恐
非所謂如保也而何以動人乎哉是在 門
下轉移之虔切虔切

與熊復吾書

弟薄行又有荆婦之變謂不痛心非人情也
辱 一丈遠憐特勤 厚貸奠令小兒跪進之九
原起色感刻難言但其臨終自擇時日遲速
自由正躬端坐弟於是不能測其淺深矣[illegible]

承念病骨寬以好言其用情也眞其引義也
大敢不奉以周旋京兆有人民焉有社稷焉
安得稱閒閒者他曹也傳聞一意自嚴居塵
不染所謂樹風端表維其有之仰止仰止使
還再拜以謝痰咳方甚不能多談

與馮番禺書

生不敢謂緇衣之好每見士君子卓有遐心
輒深嚮往非必同鄉里也 足下守嚴氷蘗

氣足擔當聽家兄之言而望 足下之顏色
眞致遠之材也但僕有區區之私願請于左
右者則謂道在平易而不必爲奇學在深沉
而不務自見唯平易斯益奇故曰君子所以
異于人[illegible]闇然斯日章故曰古之人修身見
于世 足下以爲何如生緣杜門未遑造謁
謹佈衷言竊附贈處之誼臭味苟符千里一
室伏冀留神

上東洪溪先生書

昨開舟而後知遠　師席也甚以悵然諸凡厚情不敢言謝楊京兆畢竟君子人也多記善敗足裨見聞陳太宰志在獨往中有特操生嘗自覺其不及而胡太常張中丞言皆中窾朱大理意在匡時徐鴻臚能清而不迂似疎而實密以論今日之南都恐亦一時之盛事也　先生本諸公所仰止倘更虛己而親之受益不小今士習之澆漓民生之荼毒未有甚于此時者也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于既倒非有天覆地載之度量泰山喬嶽之規模雖自救不了安望救時乎此生之決意西歸實自知之審非敢負

主恩也唯　先生畱神

與劉幼安書

弟近日實病日望　兄來再假舊止問某十六一聚入鄉還是新庵良便雲峰樵杳有舉業文學讀書其中碧雲則弟亦常到其淺陋元不便度暑思之思之

其二

三年朝夕爲益自知不幸大故痛割之苦且時以靜對而輕笑爾分袂謂能忘念欺也氣候清和太夫人以下自萬福學問已見頭面但與二三相知密修密證其味深長講會不必與亦不必開口便談禪道一而已此猶是揀擇蹊徑也崇役入京附　起居大槩開戶讀書入館供奉今日善則至囑

其三

弟薄德又失糟糠之助傷痛難言但其臨終去留遲速悉能自由即得手人未必能及豈所謂隱解而顯行者乎自葬先慈輒謂媳婦之事已完無日不可死時對小妾常謂無福

兒媳婦以是未滿意亦先幾也墓中文當以
相懇劉直洲及許灣而逝亦自不亂聞其蕭
索一寒儒直可廉頑立懦也可痛可痛先三
日屬我銘　兄爲作狀將易簀猶申言之弟
不敢辭須　兄狀早就也　兄剛嚴清正然
聞若不平于世情此非所望牛馬隨呼總之
不應尚意氣未融辭色必露俗態窺之亦覺
未安細思之細思之玉兒執喪禮如成人悲

痛迫切涕淚滂沱不啻屬毛離裏斯則鳲鳩
之報附聞

其四

來省知前書未行忽接　手教深慰懸切多
引正入以成羽翼執政之念深矣艱鉅當肩
正宜擔荷天若祚宋履海如夷卽予情在懐
須俟浹歲也近傳
冠婚冊立一時竝行懸望懸望所云辰入酉
歸公私兼益交游豈能盡絕大風刮地于午
難移亦何必避人也盱江所致鄙意亦忘所
謂矣當局之着莫妬其工旁觀而言必生人
怨卽對海內同志君子皆宜以巳見申之二
兒布麻藉麤都慰畢竟玉元神氣勝湖筆水
注令拜謝寫經筆深荷注存附此略布所懐

其五

臘中得

聖諭眞喜而不寐至豈有他意危亂國家每
一念之輙爲淚下內斷如金石紛紛之說寧
足異哉旣受　簡命惟是竭慮專誠希圖開
發卽先公卜葬一念且一切抹撥委明眼人
先尋好山次第圖之未晚也弟舊冬以上先
壟至傷病咳連日而視兒夜起感寒復發實
是百念俱冷常中夜自思人只謂平生何如
學問而不能康濟其身輙面赤汗下此惟

兄信之人參有卽見付多病微軀所須惟此因來省謝親友手書不莊總惟照原

與范晞陽書

生臥痾深窗無因一奉教言然公祖舉動則往往而聞若親庠序之教禮文學之盧此其樹之風聲直有意乎德禮之爲治也豈若流俗張以才能稱雄長哉敬仰敬仰低鄉之民朝不謀夕間嘗悶之亦無所自爲計矣優恤之恩實惟左右是望昔晉饑問策於箕鄭鄭對曰信以爲民知上心則不懼今低鄉之困極矣猶欲少緩須臾之死不喪其樂生之心惟信公祖意在拯已顧茲公帑空虛計將安出竊意非常之災宜必有非常之處蓋其計無所復之故凡一切權宜亦暫一行要以生一死肉骨非得已也所呈勸借者亦權宜之一端古之人亦有行之者矣顧此端恐未易開

若凶歲相仍民間未必有多積彼信其寡而加以溢辭所謂千者未必千而所謂萬者未必萬行之無術弊實橫生或慚以多而爲寡或懼以寡而爲多誠恐實借者無幾而旁費者無筭也矧山澤之利已多非其有而奪之矣此猶山澤耳以無賴之勢而執有借之名其漸所流官不能禁將奈何也直不知鄭公在青州何謀之得史稱全活流民五十萬餘則所借豈少哉且新春連陰元日大震公祖又將無隱憂乎竊以公祖眞切之心又爲其父老子弟也苟非至于自棄者誰不願效區區贊末議而或不敢盡其愚者則差別之大明也故曰賢愚心愈明則人不親伏祈公祖博求輿論細辨民情外其形骸而假以詞色使人人得畢其誠則向所謂一切權宜或有可見之得事者乎且公祖以仁人之心示

之而誰肯以不肖之心應必不然矣

與唐凝菴書

門下學見其大爲日久矣生優游歲月猶然故吾聰明不逮于前時道德有負于初心雖使生自狀不詳于此萬某之學生不能悉窺所謂古今晝夜絶無一塵一息之隔豈曰能之唯是指以爲的而期中焉則有之矣若四方上下之分不佞竊願有請夫是物也不落方所不涉有無通則俱通礙則俱礙若遺四方安超上下非渾茫象罔烏在其爲太清深淵也則生所未解惟　門下教之

與章本清書

承來論懇切某誠薾弱精神亦生發焉此中不可謂無崩然欲如吾　丈以身擔負用志不分者未可得也大段此件須是專一若馳身塵冗役志紛華而求其一無走透自非聖人蓋亦難矣彼類强以動靜兼脩爲說古之人四十始仕彼前數十年工夫豈今舉子業耶此某之所常自疑而亦未敢信諸人者也數日勞甚草草附復不盡欲言惟時賜教萬萬

金谿後學傅文兆校

新建　鄧以讚　著
南昌　劉曰寧　輯
吉水　鄒元標　輯
宜興　吳達可　編

序

吳氏宗譜序

監郡吳君修吳氏宗譜成因洪陽張撰史請序於余夫宗之義嘗考信舊聞得其旨矣昔者先王以宗法屬民合之以姓綴之以食當是時庶其家有典刑而君子不善也謂同人于宗吝道也蓋傷之矣政息民離室之內不勝參辰門之內不勝鬬鬩有豪傑者程往而力合之是噬膚之道也君子曰睽於是有慶矣按其實徒能挽末世於十一又專而不咸烏在其大順也蓋同人之時開以畛域之塗是離析之萌也睽之時猶存維繫之誼則比之[illegible]乎也吳以國爲氏所自來久遠其後避地江右三徙而得富州則指日繁矣中丞西峰監郡之自出嘗思收族而未逮以卒監郡承其志譜之詢謀三稔而後就若監郡者倘亦豪傑之士非耶嘗聞且見之簡而厚朴而不俚尊尊親親以希敦睦之風其素所蓄積也且譜斷自超公不誣其所放失曰反本非以驕世胄也合宗非以誇門閥也豈不謂實錄耶比余故喜屬監郡又勸其族之人語監郡曰大同者貫金石而無閡善約者無繩束而不解言貴眞也故古之不嚴而肅閉戶而思感之上也公藝百忍雖十世同居無敢焉耳爲其中之不化也語族人曰諸君知身哉夫以足加首而踰也可謂吾踰乎以手擊足而傷也可謂彼傷乎此一體之說也故夫

拜跪拳曲所自崇也保護矜恤所自愛也宜
諸君之念之也監郡竦然起曰吁我未之前
聞也敢不以前所言自砥以後所言告吾族
余聞之益喜夫吳太伯至德延陵季子慕義
無窮其流風餘韻宜在其後之人也又有監
郡倡之將不誠大有慶哉雖然
聖天子方嚮意大同之治余所志且遠也書
以歸之其例義吳君自有述不詳

壽徐州兵憲中陽舒公序

余病喜養生嘗等世昇穀而欲逃之至楚越
肝膽矣猶癯然我也比在告則甘不能面置
之托迹僧房亦罔習禪定若起若卧惟意所
適乃恍然見其端倪而莫余證也閏月中拜
余父一紙謂彭城劉刺史向以兵憲舒先生
壽幾十因叔祖求言於兒既卻之而再使曰
十百不憚似難已也宜勉辦之且以驗兒精

叔祖者沛丞海也余戒心於文舊矣至
余尊人之命又驗以爲憂愉誠何以辭乃開
刺史函而讀之其述舒先生大略曰中陽舒
公萃八桂之秀往在銓部進退百執事惟允
出備兵徐州徐久無金革事舊徒循故事面
已公曰吾職也簡軍士訓練之使知兵法令
人人驍勇焉先是河溢閭殫爲水至則修大
堤環城千八百丈即巨浸稽天無大患漕舟

比五月過洪蚤矣且扁舟巡視稍滯輙罪之
故萬艘啣尾而進速益倍茶城沙淤淺閼固
空又躬率疏濬故萬艘啣尾而出速亦倍徐
據要衝往往殺越人於貨公曰非便也下令
嚴捕之得巨魁數十人茲稱夷行芟牧千里
則蠲賑具悉淹繫枕獄則折辨惟明清屯糧
而揞猾無侵牟理軍伍而尺籍無漏沒其整
頓弛張盡章章如是用心莫勖矣然明年幾

十其色益澤其神益王或其有[illegible]
之等不能知也余三復而嘉之蓋余病[illegible]
經所治實親記其事時山僧李旁見之笑曰
官若是其勞勞耶夫名與身孰親也李僧自
儒而逃蓋溺空寂者也予曰否否非可以槩
談也夫養生主之謂道道者體乎無始行乎
無方尾礫稊稗皆具種性況其同胞故曰即
物而理曲見世諦皆緣妙明況其經濟故曰

在俗而眞彼以有涯隨無涯斷接損心誠其
天殁也今而槩曰必枯木寒灰之是則欣厭
取捨飈起其間擾未可息徒增息心名曰計
執彼至人者且惡乎擇哉直寓六骸奚必墮
體遁影萬慮惡事黜聰浮雲富貴焉用而逃
祿爵夢幻功名焉用而避設施是以涉世而
一宅與民同患而天遊煦然似春凄然似秋
而未始出吾宗若然者在衮衲非靜在冠纓

非垢託乎虛莫非寂光於變化非擾古者謂
之攖寧攖而後寧者也予未目擊舒先生以
宦孔邇而不失其已得非進於是耶然則道
存而不去神動而愈有將屬乎無極而遊乎
萬物之所終始又安所論小大年也僧聞予
言而自失時洪陽張撰史歸里過予道在途
之歷問至先生則曰其肌膚若氷雪綽約若
處子則舒先生信乎其有聞者也予方是今

非昔或者天授之證耶雖然亦難矣學夫子
者步步趨趨而奔逸絕塵瞠乎其後子列子
御風而行泠然善也猶未能無待故曰絕迹
易無行地難則舒先生其能無凝神於斯耶
敬次第前語而壽之且以報刺史之命且以
悅吾親倘有當乎其指予他日將結約而坐
進之

壽外父姚翁九十序

外父五峰翁六十也予初得奉杖屨時予神
氣浮揚見翁眞率自任則以爲不文既從事
問學一意內嚮乃知翁蓋有先進之風焉今
年十一月之廿三日春秋九十聰明無改神
氣逾王予乃知翁所以壽矣翁幼從伯氏孝
廉業儒將弱冠尋奉嚴指以賈遊齊魯之間
然翁記憶所業不忘平生畜符儒訓往往而
是蓋翁信心而動恥爲機械意無不可測而

術無不可虞雖切膚所便未嘗以陰謀規之
曰神所鑒也爲人折衷是非絕無忌諱一經
齒牙百折不易故里中子捐分修好不信其
盟而信翁之一言是忠信之指也翁涉世以
虛所過則化一語相投敵怨可捐也片善有
徵舊惡可略也予嘗以俗情故試之渙若氷
消是順事無情之指也人之爲生惟智竭才
索終不餘力而輕財翁善盈縮隨意所指子

母十倍然年五十遂謝事以歸或謂翁方適
意何必休翁曰財豈有窮哉及不如意而休
不適矣既予登仕籍翁家適中落翁節束自
甘絕不以貧故有所干請或强翁居間輒厚
酒食勞而遣之有仲孫館予家習見予攻苦
茹淡予問曰汝祖能知乎曰不知也嘗謂諺
有之官卽貧强於富賈也卽予非朝夕耳目
誰其信諸予以爲翁知故無望也不知而無

望翁豈常情哉卽予若孫皆重禮義而恥非
分不以毛髮相尋其服習深也是庶幾所稱
廉也形骸既異畛域橫生翁三世同業不分
爾汝勤事處先分財居後予病酷自愛及壯
未有子未必盡內子之由方予登第尋移書
首以廣媵爲說既內侍見則每月必禱祀而
求求必齋戒七日常對越伏地不能與其所
上文書又止稱侍見姓氏不及某女謂神

公誠懼雜以屬毛離裏之愛難於通幽又不欲以不可必之年而覬不可知之獲徒煩神聽也今旣舉子心開目明不啻姚之自出此又豈常情哉是庶幾所稱公也公性質朴昔蓋藏雖富惟衣大布之衣曰爲暖而已矣食脫粟之飯曰爲充而已矣治居室尋尺有度曰爲潔濕而已矣是庶幾所稱約也夫儒者學問明禮義然往往機以相先物而不化途

窮而不返饜而未休肝膽楚越咫尺觸蠻惟紛華之是務蓋深知之而故違之不知翁蟲涉之而允蹈之也先民有言凡生之言長也順之也以翁心行則神閒而不拂氣暢而不閼冲融折合其長日新雖百歲豈有量哉今之言壽者曰靜曰逸翁夙興夜寐洒掃必親常行田間若路若橋見有圮輒加修葺下逮以身倡之逢人語灑灑不休晚喜觀史書終日不去手每會得意常誨苦眷向庭階[illegible]讀良亦勤矣故知形勞非傷神勞爲傷用知非困用識爲困此所謂後其身而身先忘其身而身存耶雖然世稱老壽者亦容有矣然或子孫不肖多齎疵視之至使以久生爲苦則何以壽爲翁之子若孫刻意孝敬往往嚮産爲養又非獨養也伺候顏色探察意指惟懼有纖芥失其懽心此於海內豈多有哉嘗聞之凡爲天下國家在務本務本非貧而富

之寡而衆之也惟知務孝則休祥之應捷於影響或在其身或在其後人翁事親最盡道嘗割股廬墓子若孫又效之故知翁諸子孫中必有達者猶及翁見之也且今

主上留神治理常欲挽末俗還先進之風斥浮言崇實行倘求老成人視民不恌含翁奚適卽不必安車蒲輪之招然肉帛之賜宜所

不後也敬書以俟

南昌郡志序

南昌故缺志有司者多以爲空文無所用之新安范大夫至輒留意于兹踰年遂用成書夫志紀利病昭勸懲可爲空文乎哉蓋其起教於微渺而轉習於幾希務於弗急而收於無功所爲用非俗吏所窺矣然未易言也方大夫初發念輒移書屬余山中余抱區區之

心有年矣惟以郡志比列國之史易而爲之其傳不遠故屬章友本清爲謝不敏蓋余深惟孔子絶四矣所爲筆削自信於天之春秋然後能以天信人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豈數數然偵人情以自嚴邪吾輩意氣不徹猶在天人之介即尋常發語如泥滓五寸須説一尺往往而有則安敢與于斯文誠懼一語或浮諸凡失據矣且史有專官其紀載猶皆耳目所睹聞此之爲志則欲上數百年後臆斷其事矣如田賦日倍於古生齒日耗有漸也吾欲求積重之故而戶書無徵也何以議復嘉之壬午乙巳歲胥飢矣自上援之幸有孑遺今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吾欲求所已試爲今日請而宦績無徵也何以贊畫人之不同如面或迹是而心違或始修而終戾必耳目所及然後得其情狀吾欲察於

衆好衆惡之中而故老無徵也何以決去存由斯以言即余有以自信能無遺憾乎故曰未易言也迺大夫不謂然也直以身任之曰豈可以當吾世而仍其闕且余爲一圻而圖之何弗信之與有于是開館延賢廣漁獵重依違其爲心亦勤矣猶自處欿然與衆共之豈不誠斤斤哉江淹曰史之難無出於志非漫言也然大夫有意乎明德新民之學久矣

其精神論浹蓋在言語文字之外自今吏茲土者率大夫之東從于寬政解紓民困而生茲土者亦臨深履薄專一晶魄以起地靈則上下皆無違心而有嘉德庶幾大夫所爲用矣乎顧余察國人之心其孝子順孫多急于明先德也容可既乎予能爲大夫解矣曰可以書傳者名不可以書傳者神無所以不朽書無益也有所以不朽不書無損也此虛實

之說也且修德于明者人紀之行善於陰者鬼神紀之無以鬼神爲窈冥由枝葉之榮昌而所紀可知也其於人何必急忌邪予故欲文老子弟寘於不必爭而嚴於無所待斯爲善矣余將以此廣大夫之用於其請序也并爲書之

張宮諭文集序

此予年友張宮諭遺稿也予與宮諭同官詞[illegible]最善病蘖物是須何暇及其他即宮諭[illegible]所著作不以示予惟時又與予從容問學要以萬物一體而以明明德於天下爲願其望聖人而漸至之切於飢渴予所習知也乃今讀其文析理于幾微而起戒於恍惚談民之瘼若已推之道人之善若已有之眞意溢發使予對之如對宮諭之面親承其語豈非精神所注有通接於言外者耶昔人比立言

于功德抑惟是眞之所傳自不可朽如徒粉飾其辭以是爲行遠容非虎車之諭乎宮諭又嘗修郡邑二志其人物傳引以自傳或欲限以年所宮諭曰莫信于耳目所覩聞又以嫌自避而欲推之所不知何人自覩得其意乎予是槩取而裁之不以一語相借非[illegible]南昌亦修志予與萬督學張大學士等不敢居且爲限年予謂大學士曰以[illegible]

詳其力量豈不相遠哉大學士曰委有專不專耳予曰試再思之卽委專矣其能任乎大學士凝神久之答曰子言是也聞今鄉論久而益定又孰非一眞所屈耶嗟夫眞者聖門所未見而思 國家所寤寐而求也由予私心之望宮諭實謂極其所止將有與于斯文又且秉政

朝端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如昔人所謂天下文章莫大焉顧徒以此留其精爽予能無

慨夫予能無慨夫

序浪遊稿

靖邦相有楚之謫里之人駭之余解以其變化之說其說曰是夫渾而判與望而悔與是夫鵾之爲鵬與山坵之爲百合與將夫鷹之爲鸇鶻之爲布谷久復爲鷹與故夫前者不可以執而後者不可以異也聞者不解邦相

[illegible]曰擊而笑予益之曰火而倏水與[illegible]今張羅與其易黃鵠而鷄鶩與化[illegible]而益文與邦相正色曰何言也然獨愀然抱孤臣之思遲回於仕止予乃告之曰

聖天子在宥烏用是操心哉子行矣夫遷客之自引也曰賢於人逐之耳夫愛君者不孑於自好信心者不棘於明人故擊跽曲拳人之所爲我亦爲之不以爲忍辱也紆陳

帝闕不忘欲返不以爲希進也藉方心之莫揆卒以放逐則還璧以去不以爲不知幾也其於世豈數數耶行矣邦相舊潛於詩予嘗戲曰佳名竊屈清署等杜安委也荊楚者兩人之跡在焉棠牘暇餘漉酒攸在不可以會其餘裏流風耶於是笑出二藁讀之一醉[illegible]一浪遊其言深切而有餘思已庶幾作者[illegible]所謂窮而益工與雖然或溺焉非吾所知也

神解者無所不解詎以妍拙滑和耶闢並刻於楚逝此爲引

記

秋遊記

予甲戌夏得請還尋不幸先君即世是歲丁丑服闋以八月二十二日赴闕下而予毋不往既發灼如也然猶割情以

去是夜宿趙家園二十三日抵龍窩二十四日宿餘干道中二十五日抵安仁二十六日黎旦抵貴溪弔徐年伯偕孺東謁象山先生祠邂逅楊止菴論心日晏乃別二十八日抵弋陽以止水漸枯復舟爲難閏月朔午抵信州雅聞上清隸信州故從土人問道土人言道由貴溪乃心獨懊之業已遠遂不遊初二日陸行至懷玉初三日過常山初四日復由舟初五日抵三衢偕太守陳虹州拜清獻祠初七日夜半抵蘭溪初八日拜嚴先生像登釣臺飄飄凌雲矣初九日宿嚴州初十日抵桐廬是夜尋過富陽十一日午抵錢塘先是進止兩端意故常忽忽至此歸不再計矣十二日邀陽和爲遊既送使尋往虎砲觀泉泉清可鏡再歃以歸十三日入天眞謁陽明先生像循蹬上觀疇亭觀疇觀瀨亭觀瀨觀海

亭觀海陟其巔長江如帶海門若拳全吳一望云十四日龍溪翁及陽和先使使勞苦約以再日西渡而余同年余襲溪至自南昌受家報喜予毋眠食無害尋拉襲溪往高麗觀藏經至上天竺小憩白雲堂仍陟山巔望南北高峰如翼宛然龍飛鳳舞也是日土人言沿途多勝而輿夫不諭指意予即爲好語卒匿不言以多岐爲解十五日太守吳蘊菴由

歷握手相慰藉述近解皆翛然逃舊菴午飯雲居觀中峰和尚像及遺履脩大絶論十七日陽和至予喜欲狂盖予自三衢而下意無日不在山陰既屬念予兩人忽忽稱孤故涕泗交横不能視晚同宿天眞十八日度慈雲嶺入静慈觀五百羅漢岀拜高文端公墓墓址故稱花寺以葬公廢陽和謂前廿年有卓小仙蓋言之東行歩蘇堤循六橋過法相寺觀定光幻身午至龍井寺僧葦航者方登壇說楞嚴肅客故輟故僧俗聚百餘飯巳觀井及神運石望一片雲故有景八以雨不遍觀薄暮登飛來峰又陟其巔陽和使人促乃下峰下皆空洞四面布礴佛像夜入靈隱宿岣嶁山人所山人者故千戸侯也年四十去而學養生今八十矣語在張太史山房記予視其貌枯意不在煉伏爲進隱則太當焉十九

日陽和道予遍行山房中東一室刻小像旁列棺衾又東爲墓題曰岣嶁墓陽和亟稱達乃予私心以爲猶然多事以彼其宗藉第令祼而棄爲烏鳶螻蟻食又何知焉出行九里松中松風襲人至集慶觀理宗像軸及燕遊圖過玉泉寺觀金魚拜岳武穆墓愴然興感午至保叔寺飯天然圖畫閣上飯巳窮石洞上寶石山既半累足如壁行或挽之或推之竟不盡一仞是山不能高宅峰直嶢禿而予又葦履故艱午後入招慶寺觀戒壇同吳太守登湖舫飲爵一再行謁四賢祠拜和靖先生墓步放鶴亭問所詠梅低回留之不能去尋登飛雲樓望瑪瑙山上孤山拜陸宣公祠過俞尚書莊觀木香亭石間古梅移舟登湖心亭立飲予爲大醉是日陰晴者半湖光瀲灔山色朦朧兼奇好矣二君計以冉日游予

予前謝予有梅雀在陽和曰呀奈何大謬[illegible]
先生予惟先生妻子梅雀空即色予梅雀妻
子色即空奚謬爲於是三人撫掌大笑而罷
二十日會省中諸公午同陽和再至雲居觀
前所觀晩赴徐中丞飯爲論與除予二人者
要以勿令乾枯使爲可繼云出戟門闘龍谿
翁至廿二日候於金波園尋謁表忠觀讀蘇
長公碑午偕同年郡理陳如岡遊石屋登八

仙臺入煙霞聽水樂水激懸崖而下大者洞
鎝小者咿唔居然奏也暝乃歸廿二日渡江
入山陰境問錢淸舊跡夜半泊南城詰朝易
小舟拜張太安人登壽芝樓望小蓬萊尋出
郭無孰何者至鏡波館登流霞閣放舟拜禹
廟問梅梁觀窆之石酌非泉尋禹穴徒見宰如
墳如無可探矣入南鎭觀水簾步玉笥山甑
石灘夜宿南池步廿四日入天衣觀張氏[illegible]

塋過天柱峰下拜張年伯墓午踰嶺入雲門
坐看竹樓望陶隱嶺晩秉炬觀六字碑陽[illegible]
爲誦刺高宗詩入佛殿聽諸衲誦佛一衲稽
行殿間望若眉衡似其有聞扣之不當一班
予出語陽和人病不潛此小大之分矣廿五
日登泰望及山腰小雨予息焉僕且遫而使
沙彌遊說雨良不止予攝衣起曰不止下亦
艱莫如上遂皆上行里許尋霽凡再思而陟

其巓徘徊四望千里在睫矣予最善病平生
酷自愛乃今登崇山峻嶺不及絕處不休不
臨懸崖不壯每會神情獨得僊僊欲飛此其
意有所刪非苟務奇而已而陽和以足傷每
不及偕甚以缺然夜造龍南菴龍谿翁羅康
洲先後至坐良久予引顏子不遷不貳以問
翁曰此非閔憲以下學問顏子心常[illegible]
遷心常一故不貳予三人有省夜深[illegible]

簞翁攜衾問予。向來用功何如。予對曰。[illegible]
予豈敢足私衷。乃以爲此體無所止。故以無
所止爲功。若曰無止。則知止也。翁曰然。信得
良知否。予答陽明先生。自稱萬死得來。予豈
敢疑。直意其以知是知非爲良知。猶權論耳。
夫良知何是何非。知者其照也。今不直指人
月與鏡。而使覩其光。愈求愈遠矣。且及其是
非並出而後致。是大不致也。翁曰然哉。近意

如何。予謬爲禪語以對。翁大笑。以予爲狂。遂
寢。質明康洲陽和。與翁力辨修悟。予進爲解
語語曰。翁所謂直心而動。此屬聖徑奚疑。顧
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不然猶藏之
我豈擇地而蹈。詎不自謂躬行。予嘗度之。造
然在聲欬之間。假饒一規一矩。曾何當於本
心。故今第如念庵先生云。去兩短取兩長。斯
得矣。皆曰然。壽登舟遊古蘭亭。班荊[illegible]浮

觴曲水中。採取以飲。俄有孤鳥飛鳴[illegible]
笑曰。此勝絲竹矣。壽冒雨入花街拜陽明先
生墓。夜泊蓬萊驛。廿七日遊三江閘。閘故湯
守建。陽和言是役也。嘗潰而又築。又復潰又
復築。卽群怨之不沮。故今永賴矣。予讀史記
西門豹。開十二渠。嘗曰今父老子弟患苦我。
百歲後期令子孫思我。斯湯君謂耶。嗟夫。百
世之利。以格廢者豈少哉。旣暮返舟。衆具生

速念數數問遠近。龍谿翁指曰。卽此便是生
死心。於是一座若悟。夜半至驛。受如岡宴尋
別諸公。陽和不能釋。宿予舟中。謂予曰。昨所
云天地等語。得無駭世。予笑曰。畢竟天地也
多動了一下。陽和曰然乎。顧嘗謂此體眞無
而實有。天不得不生。地不得不成。彼何容心
焉。予曰。學在識眞。不假斷妄。子言得之。[illegible]
復自扣夙病。予曰子治病勇矣。其銳漸[illegible]

紛漸解然病根終在一或失養苦趣旋斯致今要以復元氣爲上藥今人但向意根上度轉增機障不知聖學只在一復復則形色即天性矣彼佛氏知轉故曰無明即佛性仙家知逆故曰七情皆還丹此千古秘密藏孔子但以顏子可言故言之自顏子没此學遂亡矣予有意乎其事斯哉陽和曰然廿六日早抵西陵臨岐予屬陽和春中子必出陽和亦

語予明冬子必來予諾遂渡江陽和立堤上西望予從舟中東顧眷眷難言矣抵武林以病留四日龍谿又遺書邀謂予所見雖是而保任多疎此事不是說了便休予惕然感謝爲是語者夫誰七月四日返棹宿富陽初五日桐廬初六日嚴州初七日再拜嚴先生祠坐釣臺久之初八日至蘭溪初九日至龍游初十日至三衢十一日至常山觀二龍洞次

病復留三日十五日過玉山十六日至信州楊止庵以病入山中十八日至弋陽二十日至貴溪孺東復顧予予本謀至此償上清之願而先是夢拜予母歸念遂棘故坐孺東子廣谷之信州合郡若干里歲征若干數民間利病孰大自昔循良吏爲誰名山川若上清幾何所能辨鵞湖異同及傳道陵眞宗有其人無於是孺東盛言之晝以前著予乃頃刻

神遊矣廿一日次安仁廿二日餘干廿三日龍窟廿四日趙家圍廿五日烏盆窰廿六日抵家就予舍奉毋懽自喻適志乃魏闕之思又怦怦動矣是遊凡兩月與龍谿先生輩聚者浹辰幸證予狂見揭予疎病不可謂漫作秋遊記

重修華容縣學記

華容儒學在成化間憲大夫李　嘗修之語具

大學士李公記中然董[illegible]也已石郡邑[illegible]
以意增飭其制乃完歲深尋就圮甲戌[illegible]
來爲令有事
先師祠下輙環視而嘆會歲潦不能即得志
甫二朞政通人和乃議修廢易以堅毀易以
完移置者櫺星門敬一亭移復故處者文昌
宮新豎者聖域賢關二坊煥然改觀矣其費
請發贖鍰民不知役其經始丁丑四月凡士

月而訖事士民甚懽也於是敎諭魏某訓導
某謂是役也大有造于華容遣帛千里徵予
記且靳有以告多士令
天子申飭功令廣厲學官弟子一時海內顧
化嚮有賢師帥予何言雖然以予所覩聞學
宮所程徒斤斤尺寸之技無能以性命相朂
敘其言曰周道也予嘗讀卧碑勤勤心並而
世宗敬一箴又明如日月故知今博士弟其

藝也不由其大而專事羔雉庶得一當有
即推擇爲財及試而不効則以爲所用非所
養也豈不謬哉我是故告諸士以聖學聖不
遠人即心是也夫聖之言通明是心者虛而
常徧靈而常知其初皆如是也又非徒其初
如是即今塞之蔽之其眞猶然不變故見觳
觫之牛則不忍見入井之孺子則怵惕其端
可覩矣今也聲利所漸日出入于機而不返

漫以聖人爲難爲借有好修者又不知日用
皆心大以情種爲害而別求之趣舍横生其
于眞體何有予嘗揆之心一生則天地萬物
颷然俱生及其寂也亦奄然俱寂乃知情過
而有所也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者
人也言心者宜莫如孔孟豈嘗使人去見在
而求體耶故有志者惟是緣感而反吾宗不
與俱往若艮之敵應也則鳶魚上下皆[illegible]

然哀樂皆中藉令經綸至于參贊猶然[illegible]
浮雲嗚呼夫非今日用之心與故由前非[illegible]
也迷自心即狂是水之凝為氷也由後非得
也悟自心即聖是氷之解為水也予不佞竊
幸有聞于遺經以其大指敢謂千古學脉宜
不外是諸君勉哉雖然難矣坎之彖曰習坎
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夫陽陷于陰其來已久
非用志不分惡在其出險也故曰惟天下至

誠為能盡其性此之謂也夫心如穀種不從
外得是眞偽之辨也五穀不熟不如稊稗是
進止之戒也寥寥千載遺緒如綫非夫豪傑
之士以斯文為己任其孰與于斯予聞田矦
政先撫字行先廉隅蓋翩翩君子也魏君[illegible]
矯焉遐心嘗有以相許身教可知倘是三[illegible]
日討多士而訓之庶幾得前若而人績[illegible]
之眞傳稱

昭代取士之本指今之役不謂[illegible]不可也
予故樂書之將觀其後田矦名某[illegible]遂人甲
戌進士魏君南昌人丁卯舉人予同年記者
西昌鄧某時戊寅十月也

普陀巖華巖閣大士像記

清江鎮鑄

觀音大士像成予年友朱憲副既率善信奉
供普陀華巖閣迺述其事始末屬予記先是

鎮民數人為盜所誣拷訊幾斃數見白衣婦
人從空救之事聞于官得釋因皈心齋戒每
大士誕日輒就普陀禮供適禪僧構華巖閣
高廣殊常僧意事大士而難其像鎮民等本
以宿心遂領其事時璉方杜門思過大作佛
事希自湔雪傳聞即捐金倡之列郡相助者
如響而至方其鑄也節婦某跪摘金環置烈
焰中像出環平列兩肩不化璉以葬毋為祝

卽夢老人示以其處。浹日得之。如夢所履。大士與衆生。同一悲仰。隨心而應。神妙不測。蓋往往如是。斯豈足異哉。像高二丈二尺。獅子座重萬斤。初或欲留置鎮上。璉夢金冠人。咋曰。天曹旣錄汝。汝勉之。璉因極力周旋。掊金至數百。予惟大士威神。一持名號。所求如意。況造茲勝相。福德豈有量焉。嘗聞作佛形像。畢當成佛。入泥洹道。蓋謂檀行可以斷貪沮

挫不軌。可以斷嗔。捨妄皈眞。可以斷癡。而又能使人見之起信禮。而生歡。初植善因。終成妙果。皆功德也。然談頓教者。則曰心是大士。別無大士。反聞而觀。卽清淨智慧。當機而語卽梵音潮音。且非獨一大士也。卽十方三世諸佛諸菩薩。皆我所現。無有分別。又非獨佛與菩薩也。卽十方三世蠢動含靈。皆我所現無有等差。故全信自心是佛。不於心外別求

是爲眞修。以此度衆生。各信自心是佛。不心外別脩。是爲眞度。豈煩造作。至惑凡愚。嗟夫此最乘之宗。不二之指。有能證入眞第一義。抑復何求。顧又聞之菩薩摩訶薩。雖於諸境界。永離貪欲。而常樂贍奉諸佛色身。是不撥相也。雖已成就一切知。知而修菩薩行。無有休息。是不撥行也。蓋性卽相。性離性無相。理卽事。理離理無事。彼求報而施。其貪逾大。

因依而敬。爲慢益深。此無論已。如其心同太虛。見相非相。隨感而作。卽作卽空。或借以助道因。或願以發衆信。總不於人天福報有所希求。則無所住而生心。不碍爲無生無所爲而有作。不妨爲無作。一切善事。卽佛事。一切世諦。卽第一義諦。又何是非之足云。惟是壹意因果。不返眞如。是認影遺鏡。其名曰倒。爲依而恭。有求而捨。是用關爲翕。其名曰私。志

從聞生力不勝習作檀作吝旋信旋亡則杯水車薪之說也此有所捨彼有所貪托名空門甘行汚淖則龍文蛇心之喩也又或本吝而藉口諸行無常或本肆而借言凡相皆妄則重霧凝氷於此爲甚矣一念牽纏萬劫羈鎖寸步嶇崎三途坑塹斯則諸佛諸菩薩所深戒乎雖然經稱大士慈㚢大雲悲戒雷震廣修方便具足神通凡前諸行正隱微所慨

念而願現身說法救度者也罪福性空自他力大十方含識願惕斯言

詩

五言古

登第後寄親友

憶昔垂髫初自負良大奇佔畢攖我懷羸病忽相催流珠若欲去收攝恨難支百念盡灰冷十年杜柴居倚枕失晝夜甘老西山嵋不

詎今何歲金馬幸追隨致君未有術[illegible]明時亦有愛我者謂我工詩詞藉饒並班馬空言亦何裨而況蒲柳軀何復勞于茲亦聞侍從臣 九重備論思格心非言說至誠乃其宜吁嗟誠匪易樹立在務滋昔爲病中誤今又世路驅滅東西復生欲誠待何期留滯非我意爲有烏鳥私一朝乞 榮命願賦歸去辭草廬結相里默坐致吾知自信復無妄

敢復步龍夔借曰蹉跎爾終當屯吾施

玉堂對雪

西風捲地惡吹霰擊尾鳴須臾忽作片如手亂紛緋豈厭三冬寂故散六花橫密洒玉堂署奇光分外明瓊堦亦騰彩掩映若爲爭澎彬堂上人把筆對思評謂雪多於白謂玉[illegible]於瑩皦皦若易汚溫栗則無更念予亦有[illegible]輝潔莫與評游塵久汨沒翻見異物驚[illegible]

[illegible]照。恍惚亦暫萌。用志苟不分。全[illegible]
[illegible]一莫禁。太栗烈。骨冷魂倍淸。寒嚴非欲[illegible]
[illegible]詎能禁。寄語素心人。冬餘好自勍。

出京日五言古

驛亭出都門。況是初夏時。槐陰結重碧。好鳥
鳴高枝。淸風吹我裾。意放不能持。豈以投閒
散。悠悠我所思。嘗慕漆園吏。離形外心知。蘧
蘧蝴蝶夢。蓬蓬大鵬移。死生同夜旦。亦無成

與虧。又聞邵康節。雄豪振古奇。靜究畫前易。
吾吟刪後詩。梧月懷中照。楊風面上吹。絶學
幾千載。今我欲扳追。廬山衡山去。三年五年
期。會心豈在多。所至有餘師。習下如建瓴。[illegible]
高如累絲。日月不吾待。蚤夜以孜孜。

法通寺訪融上人

昔年聞靜理。會友亦苦辛。今年聞靜理。[illegible]
朋友親。正是二三月。相從五六人。遠寺[illegible]

詮布袍烏角巾。香消白日靜。心安息初勻。肓
客發長歎。所患有吾身。安得謝塵鞅。從子問
迷津。高僧咲且言。受觸奚所因。睠彼最上乘。
瓦礫亦天眞。蓮花生淤泥。臭腐化奇神。安論
垢與淨。欣厭徒騂騂。聽此皆悟惺。情僞頊雙
泯。不起分別相。翛然自在春。乘月出門去。乾
坤特地新。

五言律

答張洪陽道房見寄

聞雁秋懷亂。思蓴歸夢頻。豈非仙署吏。自是
倦遊人。有病過從少。無家僮僕親。壯心今[illegible]
許。淸賞在江濱。

處暑

燕京除暑夜。楚客望鄉心。明月爲誰好。修[illegible]
自夕陰。兩秋疎定省。一宦竟浮沉。獨坐愁千
縷。堪聞萬戶砧。

小重陽蓮花菴飲

僧房斜帶郭。好友夜傳觴。有露松生色[illegible]月自涼。塵緣方外淨。道味坐中長。歲華虛[illegible]冊。明日又重陽。

蓮花菴

閒寂蓮花寺。逍遙小洞天。病腸元愜素。一月素食灰念更宜禪。餐虎情應順。移山志自堅。浚京[illegible]呼大士。秉月度前川。

思歸

星河雲氣淡。萸菊露華清。宦況慵兼病。鄉思斷又生。入秋偏遠夢。逐日計歸程。南雁空中唳。能禁此夜情。

歸途次立秋

閶闔流太火。梧葉墜南樓。病骨先知。淡灰心最愜秋。孔墻中夜望。汶水一帆遊。遙憩[illegible]上。尊忝綠已稠。

夜坐

殘年隨禁苑。今日杜柴門。報國心常在。還家道自存。有僧同定慧。無客論寒暄。最愛澄澄後。鐘聲度遠村。

其二

抱病漸虛直。圖南豈倦遊。已知心是聖。況信骨非庚。徹悟情皆性。無營擾亦幽。良時不易得。黽勉契眞脩。

有感懷某

寺樓隔岸出。湖水大江通。抱病精神薄。存眞禮數慵。驪黃誰具眼。譽毀我能空。何日山陰棹。雲門雪夜同。

乙亥九日三首

菊月重陽節。蕭蕭氣欲卑。有花仍舊日。無父自今年。淚滿靈筵酒。腸廻寶篆烟。欲嗚無限恨。愁絶不成篇。

其二

家家權浸酒。我獨倍傷懷。色自廬居黑。魂十
霜降摧。此憂應到死。籬菊更休開。要識窮人
意。沉雲與急洄。

其三

過庭眞孔訓。易簀似參怡。陟降宜天上。音容
憶在時。靡瞻從昔誦。何怙乃今知。最是秋江
水。悠悠象我思。

丹陵歸

空山秋氣淸。細雨獨西征。和風飄斷縷。帶霧
暗前亭。沾衣微有潤。觸葉寂無聲。恰恰經旁
舍。松稍落照明。

遊蒿園

石塘淸可鑑。道院近相聞。松閣高邀月。茆墻
低虛雲。聽風窺萬竅。滴露讀三墳。最是禽機
後。形神牛不分。

其二

蘭菊秋堪把。鷗鳧日與親。鵲棲元自適。蠖屈
豈爲伸。靑白何人眼。驪黃只此身。家中幾同
調。命駕莫辭頻。

其三

竹徑全疑蔣。桃花半似秦。無嘗天是則。不死
谷爲神。郢曲千秋調。江梅昨夜春。何須勤憶
想。身到語方親。

其四

怪石危當戶。奇禽穩傍人。雲峰遙送爽。洪井
曲通津。性以喧中煉。幾從密後神。其間難下
語。妙契是何人。

其五

龍沙斜帶郭。鳥道曲盤山。事業人天上。身名
吏隱間。性同藍玉瑩。心共白雲閒。自信嚴于
鏈。何須更結關。

朔日早朝

吉日趍丹陛。嵩呼百辟同。涼風高燕雀。曉日射簾櫳。獻曝慚無術。傾葵信有衷。聖顏天共霽。縹緲五雲中。

五言排律

元旦賀正

三陽開泰日。萬曆改元辰。花外聞晨漏。天邊駕玉輪。傳呼萬戶闢。簇仗兩階勻。南面臨東夏。端居自聖神。卿雲常異色。靈鵲報先春。虎

拜千官肅。嵩呼三祝申。遙瞻天日表。應識帝王眞。睿質周成上。英風世廟倫。乾坤千載舊。耳目一時新。共慶龍雲會。相期古蓋臣。

七言律

夜坐四首

小亭兀坐意蕭然。氣象分明未發前。共學試年能實地。存眞一息自先天。怵心庖刃難爲族。了境由瓢亦任懸。此夜已知消息處。微霜初履戒冰堅。

其二

自歎騎牛更覓牛。漫談圖畫與程周。百年愚智皆蕉夢。萬里乾坤亦蜃樓。學注無心隨巧拙。御風有待竟沉浮。半生二豎營心甚。此夜山人已罷休。

其三

我亦難知象帝先。春風一夜解縈牽。不求大士安心法。甘枕殘書任意眠。呴嚅雙忘常見獨。淵陵無辨自神全。莫于紙上尋糟粕。溫伯無言已自傳。

其四

自怪人間無一眞。求眞總誤百年人。佛乘枉辨牛羊鹿。仙藥虛談精炁神。肯就幻中添識

其三

新漲扁舟上接台。落霞歸雁足徘徊。三更雪[illegible]雨千峰暝。萬頃風濤一纜摧。捩柁迷津虛巧力。浮生同寄任顛頽。須臾泰定翻惆悵。抱膝連歌歸去來。

其四

昏昏瞌睡欲三更。急雨翻盆碎篛棚。江擁沉雲兼樹暗。風搖洶浪正雷鳴。孤舟況是慈親在。多病能堪夢裏驚。此夜相看眞逆旅。只餘劒氣斗牛橫。

九江夜渡

茫茫大浸碧天浮。鼓枻中流暮色稠。八月思歸新漲遠。九江夜渡故鄉秋。懷君道遠瀛回首。謝客辭煩亦喚愁。南望匡山横萬丈。擬尋半畝學眞休。

歸後夜坐

[illegible]霜葉常天籟。雲接僧樓亦岱峰。隔岸漁燈明箇箇。一簾籠月影重重。對人已拚機鋒拙。克已還慚檢點鬆。喧寂未忘皆擾擾。古人何處是從容。

其二

滄江新月半晴陰。無數寒敲靜夜砧。露冷松籬秋寂寂。烟侵鐘梵夜沉沉。自慚抱甕還機事。誰信逃虛惡足音。恭寂迎風舒阮嘯。遙看村舍已横參。

其三

歸來妄意學逃虛。七尺浮軀任卷舒。湖水尚餘高士韻。草亭況近聖人居。松籬月午塵根寂。鐘梵風淸性相如。自信蒲團今夜坐。分明勝讀十年書。

其四

小洞深深方丈餘。地偏城郭亦山居。[illegible]

損如持玉官以詞名不著書三徑松風
後兩湖烟月放叅初于今直信浮生幻花𦶜
花榮意自如。與態淡秀

與友人夜話

癖性研幾不厭深每於當族苦叅尋諸緣休
去元無相七處徵來自有心神馬稽山誰牝
牡開鷗鏡水對浮沉秋風一夜黃花發何必
相逢是少林。

遊寺

病況支離恰共君爲貪野望立斜曛周京王
氣中天下淨土蓮花一水分僧是伏牛曾上
座人從金馬總能文只今佛說獅如吼有耳
誰從聲外聞。

擬九日侍宴應制

半年竊祿慚無補九日承恩寵更踰萬閣
歌聞碧落綺筵載酒滿黃花雲常五色

𦶜飮徧千官日景斜忽憶貧家衣未
七月上宣華

讀中秘書有述

自怪沉疴十載身忽移天祿　聖恩新晴窓
倚案飜雲葉中夜懸藜傍玉宸讀史共懷當
日事談經誰見古人眞願期學到忘言處莫
遣他年隔兩塵。

雜著

救荒議

蒼生無祿大祲爲災今南昌之西鄉下鄉新
建之下鄉田廬不舉火者十家而九或剝啗
草根延旦夕之命者或甘心縊死者流離困
苦之狀累牘難書夫可以弗賑哉賑未易言
也略陳其槩以備採擇一曰分等差蓋水災
雖廣而輕重不同宜以連年被水而今年之
水至今猶未落者爲最以雖係水鄉

已退水。見今可以復種者次之。以從來無[illegible]
而今年被水。見今復種已定者。又次之。冊報
之重輕。賑恤之多寡。大約視此爲準可也。二
曰廣周恤。飢民有冊。其實飢者豈能盡乎。一
指之痿痺。良醫所不置也。無亦預示里長黨
正等凡被傷無食之家。盡數開報。俟臨鄉親
審。若慮其生擾。疑其有私。則于畢事之日。令
一二人執飢民名票。就其家問之。則舉一而

百可知也。斯亦庶幾無向隅乎。三曰移金粟
夫民非必皆壯夫也。有老有病者。有無夫或
夫于外者。此必不能出門戶者也。又農務方
興。即壯夫來城中。往返二三日。業已失工穀
數斗。而冊子舍人之費。不與焉。故金粟不可
不移也。然給散之日。擇一寬處。令百姓[illegible]
以待。呼一人散一人。必無紛譁矣。亦不[illegible]
以時日。斯可人人各得其所欲。非從[illegible]

也。四曰分委任。沿河一帶居民實稀。其中托
處于小河曲港者。十倍焉。以不在耳目之側。
而姑置之。情有不忍。欲正官一一而辱臨之。
勢又不能。竊念佐陪雜職義官。及各鄉老寧
無可備驅使者乎。無亦預訪其賢且才者。分
地而委之。仍不限以時日。則窮鄉蔀屋無不
到之陽春矣。五曰用咨詢。夫一鄉有一鄉之
情焉。非其鄉之人。不能知也。是故有耆老可

諏。文學可訪者。每至其鄉。擇二三人置之左
右。以備顧問。則凡鄉之所謂老者病者無夫
者。夫客于外者。皆可知也。六曰便工作。夫圩
者。低鄉之生命。不可不修者也。事雖似緩。然
今飢荒之時。預給以工穀。而及秋責其成功。
則修圩亦所以議賑。錢糧未必充。以三分之
則以二分爲賑。以一分給工。然圩夫舊亦有
冊。今無亦預示圩長。凡願爲工者。皆許[illegible]穀

而籍記之則亦庶乎可廣也錢糧又不可
先給一半俟秋冬積穀稍多鹽稅稍廣酌量
增之亦可也仰聞軫念惓惓故訪諸輿論謬
陳鄙見若此伏蘄財督幸甚

薛文清從祀議

某月日言官以先臣薛瑄從祀請於
天子下群臣議臣議曰文清薛瑄今之篤實
眞儒哉其從祀孔廟者宜也夫久而不決者

謂其未爲著述也夫著述孔門所重耶于聖
相傳者惟此心也孔子嘗謂回其庶幾矣然
心齋坐忘不違如愚則其所重可知也文清
何如人也精思力學雖一息而常存刻躬勵
行至萬死而不變亦不愧聖心者也夫不愧
聖心使得幸及門則孔子禮之豈出冉有宰
予下耶夫海謂其清也潦水清焉則酌而置
之海此海必不以爲污也何也不嫌於不[illegible]

也故曰文清從祀孔子宜也何也亦不兼於
不類也余嘗覽讀書錄亦竊疑之謂其詩言
不足於超脫而學力猶苦於艱難也及其晚
年喟然而歌則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
覺性天通則賜也聞性與天道之時也適國
都者或由捷徑或循迂曲雖勞逸不同及其
至則一也且文清之存也寺人稱子皆曰夫
子及其沒也從祀之請不以　上之沮而遂

寢焉沮而復請又復沮又復請若不能已於
其心此何物也夫知文清所以來從祀之請
與人所以請從祀者則在文清信有不死人
心者也言官論是惟
陛下斷行之

試歲貢生策問

問道一而已二氏者出遂分爲三然二氏之
爲異端夫人而知之矣問所以異則謂其去

君臣父子。有背于人倫。嘗觀明道自叙。所
入二氏十餘年。夫明道之未去君臣父子
也。則其所以異。豈在是耶。吾儒曰。寂然不動。
二氏亦曰湛然常寂。曰本來無物。吾儒曰感
而遂通。二氏亦曰眞常應物。曰應無所住。則
又實未嘗異也。夫折獄者。坐於堂上。以決兩
造。必辯曲者之情僞。然後加罪焉。則不惟曲
者服吾明。而直者亦幸吾之有以服之也。今

不能推見至隱。而大槩抹殺。以爲是異端。無
足爲辨。雖說之呶呶。亦何以服其心哉。即聖
賢者且謂吾妄也。近世王新建揭致良知三
字。自謂直接千古。及門之士類多矛盾。其私
淑而有得。莫知羅文恭。今觀其論本體也。新
建曰知善知惡是良知。文恭則曰此必有爲
主于中者。夫知善知惡與爲主於中者。一耶
二耶。其論工夫也。新建曰爲善去惡是致知。
文恭則曰收攝保聚。夫爲善去惡與收攝保
聚。一耶二耶。文恭嘗曰。陽明必爲聖學無疑
則其爲說。又非背馳者也。諸生將有斯文之
責於學問。必辯之詳矣。其試言三教之所以
異與二子之所以同。

跋醉墜稿

予讀邦相喩君醉墜稿。蓋詫而悅焉。予嘗從
君考績。當塗皆最稱。非曰僅僅勝之也。無何

顧以職事下理。豈不大相戾耶。昔不情乎。今
情乎。予故詫夫士之困也。君子曰。德之辨也。
君今在理。直比乎醉者之墜。泯然于升沉。其
天可不謂全與。非其達之。則勝之也。予故悅
今讀其詩曰。感恩難報主。獲罪肯尤人。又曰
似能原雀角。不是察淵魚。所謂厚而不怨。非
耶。雖然。屈子憂憤而作離騷。廣譬于白黑芳
穢以剌當世。不諱。安道謫楚。歐陽子戒之曰。

慎勿以窮愁形於文字。其托之乎好言有[illegible]
言顧可以槩論哉。故予於是時也神逆之而
後愈焉。顧念古者行人採風諸侯貢詩遂臣
棄婦之咏畢能達所天以審知其情柰何今
廢矣。徒使吾年友董君刻之私也董君舊行
人亦思存先王之意與

圓通神應說

劉左轄曰不佞祀圓通大士。輒顯應云予毋

常蹶足癈屈。凡九越月忽夢一嫗手藥治病
處。詰朝遂良能行。嗟夫何其神也。斯所謂若
女人內政立身即現女主身耶。昔孔子不語
神。予博觀外家書語神應如響。私心怪之屬
大毋病亟而先人呼天乞代。尋夢大人授藥
以起。以此不敢疑。又讀劉夫人事乃所謂神
可就今數數而有。何必舊聞先人誠[illegible]予[illegible]
言。以左轄爲予語。猶然涕承睫若[illegible]

乃毋困於闈榻意豈能須臾忘起耶。竭[illegible]
久。方諸召水。其精通也。傳謂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有味其言之哉。雖然。予嘗觀圓通說。彼
其指要非今所稱應也。藉第衆生禀所爲第
一。而皈意觀聲即六入中本覺圓融。其說是
識之轉智也。是以入垢無涤。及險無傷。一念
定即觀自在。而一念起即大慈悲。惟是遍法
界眞火遍法界眞水。烏用召我。故曰自性即

福田非世福也。十四功德若或度之實自度
也。自心即化身非世相也。三十二應若或現
之實自現也。以此求神應斯其常應哉。吾孔
子語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又曰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釋氏豈外此歟。左轄曰異
哉所聞。一方之眞我遍神。全體之眞我即神。
如是夫。如是夫。

左司馬兌嵎蕭公贊

予久聞公肆力問學再邂逅京師未嘗言
學也望若眉衡而窺其意氣則匡濟自任
矣豈非以空言爲諱耶既予友張宫諭述
公錄士越中始進輒以正訓蓋曰凡予所
以取多士爲
國家非有私也願自是各務以道相砥庶幾
無負今日有如多士不知自重蕩越墨繩
玷此科目昔孔門有鳴鼓而攻者也予則

行之如予心行相戾有忝官常是予型範
弗端爲多士羞則今先正有徑自削籍者
矣是在多士予聞之起敬已居山中喻使
君歸自朝
天特稱公潔修不容口謂所舉士懷金就謝
即一介不内也則向所以自盟可槩見已
而鄉比部又謂登公之堂不似嘗司爵者
獨汲汲爲族子置義田以共空乏之而[illegible]

之志嗣子又承而拓之皆可嘉也
贊曰生有美質學宗良知論學緒言辨析支
離一行作吏雅意匡時内正性命外事委蛇
知彼善御不失其時衣繡持斧功令是師所
在人畏所去人思先後薦書滿門桃李公曰
不然事君以此賢則予榮不肖予恥暮夜之
懷一介不視俸入所餘義田是置以哀人窮
以揚君賜由公平生蓋方矩而圓規溥取而
厚施者耶

金谿後學傅文兆校

新建　鄧以讚　著
南昌　劉曰寧　輯
吉水　鄒元標　輯
宜興　吴達可　編

誌銘

兵部左侍郎兩溪萬公墓誌銘

左司馬萬公卒予走而哭之則聞病革無他言但以墓上之文分屬二三舊好而必予銘

嗟夫死生亦大矣而遊意於遠何其暇也已諸孤造請予肅容受之不復辭公諱恭字肅卿別號兩溪世家游溪游溪之萬自州徙上高已徙南昌之嫁橋五傳衡始遷游溪子貞舉進士又四川爲廣平丞鋼有異政永巢中得璽書褒予鋼生璉璉又五傳生公而萬始大公大父明達父文炳皆以公貴贈左司馬妣胡氏贈淑人公生而癯瘠目光炯炯人人知非凡兒十歲能文嘗學於西館有光怪同舍數相驚公爲弗知也者讀書不輟怪亦隨滅弱冠就試文貞徐公異之補博士弟子冠其曹庚子領鄉書甲戌成進士初官刑曹頃之乞南得選曹時鄭端簡歐文莊兩公方官留都望臨一時也而公以新進居間議論斬斬究極世務兩公深爲器重壽王𧦅過龍江

府部逆之大璫肆挾以朝妃相覷無能對公不謀而對曰禮無朝后何言妃璫爲默然倭寇南京倉皇閉諸門男婦數萬人號頭城下公曰柰何先棄吾民悉内之丁未以外艱歸服除例得北乃公獨南天官兩擬公學憲文貞適在政府曰以萬君衡士固當何如使衡吏遂自封司擢郎考功主計事往主計者以嫌自引卒謝酬應公曰自防而已焉[illegible]

兖而以臆斷於是還往如常心所臧否語[illegible]
泛及人謂公易告小大必以情故先後詣司
有所不稱具曉所以及期坐署中比量而裁
之太宰受成焉御史御史中丞至而無以難
也同曹某有奧援公首黜之而先是公有所
與左金御史以賍劾其僚無驗公直之金恚
甚誣奏公罔
上方會議中丞意在金公曰無庸人其謂我

忮而修郤彼多行不義必自敗未幾卒被劾
以去人益以此服公明恕月餘擢南光祿少
卿晋南太僕少卿轉南京鴻臚卿尋召拜大
理少卿首白疑獄適虜闌通州大臣門焉公
得阜城時晝夜治軍軍不得休益困而公顧
偃旗卧鼓罷刁斗令五埤而伍伍人守爾四
人番休
肅皇微遣中貴偵狀奇之虜退度次拜公兵

部右侍郎暫理戎政公感激知遇[illegible]
報時營務久弛公毅然疏選練分合戎器[illegible]
核功寔戎十事報可旬月之間軍稍稍振而
公偶以微疾卧邸第忌者遂謂公選事徒用
空言取尊位得即袖手避也
上方屈勵群策事在不可測顧獨知公深又
以文貞捄得解公亦力請外遂以兵部左侍
郎兼憲職撫山西未至軍而俺酋萬騎歷龍

鬚墩陣公度未可戰第謂諸軍無動所在收
保而密出銳師搤虜孔道虜飽跟蹌行不虞
伏發虜大創去公不言安急為約四條勒諸
部謂虜將入曬糧騌馬宜以勁卒出塞蹂散
之即入無與大軍遇剪其遊騎使無所得食
其破虜也論血戰不論損傷重巨堵不重首
級約甫定而虜果至諜報虜向昌薊公曰不
然是緩我備耳其志在三關然虜狡而襲東

陞西殘其當中乎虜果趨朔州窺大同而公
已遣材官分據各隘伏神鎗轉關諸技虜知
公有備略塞外牛馬收萬騎東還而公又慮
虜東則禍中於山陰馬邑乃陰戒徤卒持大
書逼虜營而馳謬言大軍數萬騎悉東使虜
邏得之虜果駭而西遂大戰於老高墓我兵
列車爲陳車方多孔四植利刃火從中迸發
虜騎不得逼戰益窘而會風反火車盡燃虜

擊漢卒多死士畏公法棄車殊死戰亦多殺
傷俺荅親侄死焉然竟不敢東曳尸西奔退
營朔州公又命諸將分道追之出境是役也
互爲勝負然出邊追戰近所希有用出塞捕
虜功賞金帛有差亡何以内艱去屏居八年
爲隆慶辛未河歲決諸言治水者皆詘
朝廷以原官召公總理公自爲郎時業熟河
事公謂漕自茶城抵臨清曰閘漕自清河[illegible]

茶城曰河漕自瓜儀抵清河曰湖漕閘漕者
汶水一縷西注耳汶性本東入海如會洸并
山東諸泉勢溢則奔衝坎河如瀉公曰資汶
而汶東可乎乃取石灘坎河口爲水平溢則
縱之使東平則西注漕而閘漕利河水溢往
往開支河殺之公曰支肥則幹瘠何利於漕
此其類在隄乃大堤徐邳延袤三百七十里
布夫守之於是支淤幹愈深水行地中而河

漕利高寶諸湖夏秋泛溢至高城數尺公曰
此其要在閘乃尋陳平江故迹建平水閘三
十處板湖脹則閘口縱之飢則閘底蓄之又
於瓜儀各建一閘湖大脹則痛泄之而湖漕
利然謂湖盈涸不一宜數數治也今河臣多
做焉又以河發有候請改期早兊令漕舟無
與怒河直是歲漕入鄰獨早且無害公又念
濁河遷變無常窮極利害爲治水筌蹄[illegible]

後來會南臺摘公宅端尋謝事歸里然公不忘當世居恒不避造請民有否鬲不難爲居間諸所行條編門攤皆公指畫今小民安意農桑無吏卒追呼之擾公有力焉近旱澇頻仍民多逋蕩大司農軍興匱乏計畫無所之至爲一切權宜之術公既已不在事乃私作錢穀屯鹽二議其詳在議中予獨喜其言鑛期於開發諸有鎔販官置不問言錢期於流

通雖轉易無禁言屯鹽期於開種邊師及兵商惟力開墾永不報科淺識之夫所謀毫毛所見眉睫少屬遺漏爭言不利不知舍之以爲取而失之以爲得夫鑛開則爲毋者寧有已錢通則爲子者又寧有已屯鹽行則邊有餘粟可緩輸將人自爲守無煩保聚不出十年市賈再卻此視嚮者之得其多寡大小何如也非夫大其胸懷明於損益孰知斯不利之爲利也公體臞多奇骨神采煥發進止雍容對客終日危坐不懈性謦欬善思索當世大利病日周迴其胷中又熟　本朝典故故所擘畫多切事情當於功實非漫決於冥冥而庶幾於或然好持論開合縱橫當機中窾猶之一事也一經齒牙便成膾炙使人醒心刺骨聽而忘倦惟恐其盡故鄉之大夫士與其當途聞斯行之不犯所咨於書無所不讀

尤喜莊列秦漢諸家言故爲古文辭開大奇崛如怒浪驚濤駭人心目要之不詭於理有洞陽集續集若干卷京營奏議三關奏議若干卷治水筌蹄三卷行於世公生於乙亥年八月廿三日歿於辛卯年十一月廿一日享年七十有七歿之日國中士民就而哭者數千人謂今而後安所得長者之言爲[illegible]民隱使無辭闕也守臣以聞得卹典如制[illegible]

封淑人副李盛子男六人安邦國子生娶燕
恭肅公孫女安仁邑庠生娶鄢御史羅公奎
女先公卒安義國子生娶劉安禮光祿寺署
丞娶工部侍郎劉公伯躍女安智國子生娶
刑部尚書曾恭肅公女安信邑庠生娶按察
副使張公正位女皆周淑人出安平聘南京
刑部尚書魏公時亮女李出女二長適順天
府尹游公季勳次子庠生曰奎李出次適鄢

御史李公材次子胤焜盛出孫男十二人允
位官生允祿允名允壽允元允亨允利允福
允履允康允泰允炡孫女四曾孫男二𡨩全
克舜曾孫女二安邦等以某年　月葬於
里　山之原本公所自卜浹歲而予銘乃成
銘曰天啓大名與數從盈公奮自躬有曄其
聞差次南銓賢愚龔情帝有戎虞公惟譏臣
乃掌禁旅旌旆聿新均勞外內錫履千參有
虔秉鉞玁狁其奔再起兩河寔惟咽喉漕運
億秭會彼安流玄圭未錫老臣歸國著書盈
車單詞石畫衎衎英英閬仄玄宅銘以貞之
爲示無斁

嘉魚令玄圃吳公墓誌銘

曩予里居御史吳君爲豐城令嘗辱予存今
年夏走使舊都持所爲本生嘉魚公狀謁予
銘予慰而辭之既予請告候

吉焦山御史又過山中申前請且曰孤之弗
獲禰嘉魚也有深痛焉抑謂是托仁人之言
幾以自解若其不許是終無解也予聞而愴
然故許之公諱騤字維毅世家宜興曾大父
玉爲戶曹郎玉生經經有子二曰儼曰儉儼
官大宗伯儉以子馴贈光祿寺丞儉娶徐孺
人生公自垂髫卽異凡兒贈君奇之曰起吾
祖者必是兒也年十二喪贈君哭踊如禮遭

家多難發憤讀書初授尚書通大義復治春
秋夜篝火呫嗶不輟年十七補邑弟子員時
毘陵唐先生講學陽羨山中兼授舉子業其
教要使人讀書窮理以廣識趣公從之因博
極經史諸書尤好左氏發爲文辭爾雅深厚
當毘陵指門下士爭下之自謂不及學使者
試輒居首凡比于鄉十二嚮所左辟多置身
青雲而公竟弗偶乃嘆曰季子途窮馮唐易

老吾命也與哉旋以歲薦起家嘉魚令嘉魚
當孔道四方之使無日不至而又所供無藝
以爲民憂公取而亭之盡從其省官無留賓
而亦無煩役邑濱江沮洳人恃魚而食爲舟
鮫所浚多疰入江爲盜而邑又無城不可守
公曰令之過也上書當塗寬魚課十二而召
武吏授方略跡捕諸盜又多方營城不以擾
民民知公務生已皆自愛而重犯法方滿歲

陞萊州郡倅郡中雅聞公名比至郡人人士
公而公已有歸志曰予束髮受書幸一試爲
吏禀素王遺經見諸行事于分足矣且予有
老毋安能敝敝然進取是嗜而忘溫凊耶遂
致官去時公已皤然黃髮率諸昆娛侍徐孺
人問疾痛痾痒而抑搔之如孺子又發篋吟
諷手不停披或搦管爲古文辭務成一家言
既喪孺人哭踊如喪贈君遇忌日聚族而祭

必恪諸吳宗祐弗備而家乘殘闕則率宗人
創修之皆有條理凡家食十年癸巳以壽終
距生年戊寅春秋七十有六云公娶某氏子
幾長某次即逹可公命嗣伯氏丁丑進士湖
廣道御史娶某女次某某孫某某正志已丑
進士初授某部主事建言被謫陞禮部儀制
司主事某某曾孫某某公性冲夷絕無機智
然揣摩事情毛髮中窾與人交不爲畛畦

眞意通接死生貴賤常見其情方致爲臣而
歸若去塵綑然繫心當世或用人行政有當
于心常喜見于顏色又懲風會力挽狂瀾冠
履非經常不御非垢敝不更雖細事可窺其
大鄉人稱公論篤君子豈不然乎某年某月
嗣子某將奉公喪啓杭孺人藏而合葬焉里
曰下漳公所自卜也銘曰　耕不逢年或以
爲慾既其爾豊其崇如墉亦有令德百世同

藏我銘貞石終焉允臧

封太孺人涂毋陳氏墓誌銘

予自萬曆癸未得請歸專神内求一切都廢
而乙酉春二月年友涂光祿持其毋陳太孺
人狀乞予銘予固却之光祿泣曰不孝杰之
不能奉毋終也吾子所憐也又不以一言借
之而使虚其誠信是將使我終不比于爲人
也惟吾子憐之其何有于不孝泣逾甚予悲

其志切其辭哀則許曰遲我十年而爲之光
祿唯唯今十年矣又申前請則何說之辭太
孺人姓陳氏以光祿令龍游滿考及爲御史
屆
覃恩再封太孺人語在制辭太孺人生而穎
慧父毋憐之深常舉古今女婦懿行訓之輒
記憶不忘十五歸贈侍御東城公贈公方失
怙家計益落太孺人攻苦茹淡奉姑陶孺人

惟謹陶禮佛日誦佛號千萬聲太孺人爲具
香水蚤夜無缺有所欲施輒先志迎承不以
無爲解贈公性嚴重不輕言笑太孺人事以
恭順每聞人間禍福之報輒引以相警贈公
有弟二冀某立也倍于自立太孺人勤織紝
佐之婚教不失其時與二娣處相爲呴嚅左
提右挈惟欲奉陶孺人懽陶喜曰某嫂當毋
吾婦無慚德矣故贈公以孝友著聞學使竹

岡趙公手書表其閭太孺人有成焉篤愛子
姓然引繩正之不少借光祿同予辛未成進
士授龍游令迎太孺人養既至輒問曰見爲
民父毋矣視此民信如子乎光祿不敢對但
跛踖奉教自是緩征薄刑惟恐有傷歲大旱
光祿禱之鞠疢不應于是囚服步行望神而
拜引爲已罪而太孺人亦率諸婦披髮露跪
仰天長涕助光祿誠敬是夜大雨如注四郊

霑足其明大體類如此既光祿選爲監察御
史偶以事不得其言乃圖請告時太孺人方
入長安不以往還爲艱三年趣光祿入尋奉
命按楚過家省覲甚懽也而明年忽病病亟
呼婦劉語曰見之不及送我也不將有深痛
乎吾謀兒矣婦好爲寬之遂絕絕之先口彌
陀弗置氣騰于頂者三日云生于正德甲戌
年十月二十五日子時歿于萬曆甲申十二
月初十日辰時享年七十有一子二長本省
癸聽選娶王廷松女俱丁丑卒次即杰任光
祿寺少卿以諫止
皇元子王封奪其官娶劉淮女封孺人女二
長適儒士程森次適庠生徐彩孫男四紹爜
庠生娶陳廷煥女本出紹烇庠生聘南京刑
部尚書魏時亮女紹美聘南京兵部尚書李
遂孫女紹秋聘進士王士昌女俱杰出孫女

七一適丘日賢一適余國忠一適工部侍郎
徐作子庠生懋功一適進士鍾允復子師尚
一適大理寺司務張作子庠生大炳一許浙
江布政楊一桂子弘受一幼未許既以萬曆
乙酉年十月二十四日午時首申趾寅葬于
鐵船湖韓家山之原予記昔日同光祿居桑
林僧房語予曰予毋貧時嘗有一老嫗日共
隣婦生子寒無覆輒以錢十緡與之十緡者

罄所有也。予歸而聞之，請曰：膚知非誑乎？吾曰：予當時知憐之，豈及此。嗟夫！此所謂不忍人之心也。不計有無，不問誠僞。孟子以此微心焉。一涉于遲回擬議，雖千駟萬鍾，不及十緡遠矣。彼所謂施不在多，期于拯急，猶第二念也。光祿方有意明心，聞而大省。銘曰：

嗛嗛之惠，可以明眞。施於孫子，不爽其因。緣江之原，山川蜿蜒。安且吉兮，於萬斯年。

封太安人熊母丁氏墓誌銘

丁太安人者，贈工部主事蔣田熊公之配，令廣西督學副使惟學之母也。以督學使歷郎署，遇恩封太安人，故稱太安人。卒之二年，督學使得告壤。萬曆壬午八月廿七日奉而藏之。三稔已，𦩞具狀屬不佞銘。予仲姊姑事太安人有年數矣。予與督學使同舉于鄉，辛未舉禮部第四人，予附焉。太安人懿行，誠熟聞之，敢不唯命。太安人世豐城人，父涓，望江丞。母范孺人。生而端敏，有志操，父母尤憐之，嘗嘆曰：柰何乎女也。及笄，歸贈君，恪循婦則，沉靜寡言，聲不出屏几之間，家人肅然敬之。歸數歲而贈君逝。方其易簀也，毋諶宜人以身後詢之，則曰：兒何言，幸婦得守，孺子可教也。尋瞑。時太安人年二十四也。飲痛號天，不欲生數矣。念二孤在襁，強爲一食。顧自是重關

自閉，沐取潔而已，不以鉛華；衣取整而已，不以紈綺。惟閔閔焉望二孤之立也，如望歲焉。有日以幾，稍長，即令就外傅。使者省視，望於道，但問程多寡耳，家之事一不以聞也。又令廣與諸賢豪遊，問所過賢豪者也，則擊鮮釃酒，聽二孤之所欲爲，甚設焉。時予無知，豈能有補于二孤，猶然比諸他山之石，數往益詳。於是督學使成進士，叔子亦有聲諸生[illegible]

性嚴重少不中所指輙督過之居便室不怡
者終日諸子婦相責跪請乃已常曰昔者未
亡人豈難一死哉職惟爾孺子之故有如幾
微不當化者托孤之謂何故二孤動未嘗敢
失節也必以規言未嘗敢失辭也必以理惟
人人無間言喜而後可知也太安人至孝初
歸時贈君太毋揭太恭人毋諶宜人皆在堂
太安人皆婉愉事之月問安視膳爲常已而

諶宜人卒哭之慟至於嘔血揭太恭人卒又
哭之如諶宜人令節春秋有事祠下必躬爲
脩具無不腆潔兩家子孫至輙厚遇之皆以
代贈君也其自奉甚儉予姊嘗爲予毋言訖
於應客不能十一只今拜
寵綸循冠帔未具但理先代舊物一服之常
曰未亡人烏用是故督學使官轍所至並不
問方物非其好也性能讓諶宜人厭管鑰則

推使姊氏理之有所不便不見諸色既[illegible]氏
從君子官順天經歷太安人理之[illegible]經紀
井井人於是乃知太安人能而不居也蓋三
年而後經歷君歸鄉所羸餘盡封而內之公
其長者如此自督學使官京師再如京師官
南粵又如南粵比叅滇藩以道遠不往督學
使欲留養則趣之曰老身尚健飯無以爲念
於是親爲理行李行之日晨起坐堂上送之

卽督學使戀戀不能去太安人强顏若不爲
動誠恐督學使係念是七月七日也未幾飲
食日損遂不起方疾未甚輙命叔子爲備叔
子痛不忍應則時時趣之曰爾第爲之昔有
日者謂我壽遇易卦乃今果病命可知矣且
兒等既克自樹未亡人有以藉口而復地下
所幸多矣死又何求諸孫環跪問所欲言則
又爲好語答之或訓或戒甚詳又令諸女[illegible]

潔酒漿待來弔者言動間與祗死如歸嗚呼若太安人可不謂剛明耶何辨也子二長即督學副使惟學娶鄧氏封安人先翰林中洲公女即予姊爲婦能孝不幸先四年死太安人甚痛之卒之先日猶涕下曰世豈有賢婦如鄧氏者誠念之深也繼圓石洲羅氏次惟思娶方封君一奎女孫男七泰徵娶刑部主事吳子韶女文徵聘庠生喻言興女桂徵榴

徵履徵吉徵未聘並思出獻徵娶尚寶司少卿王楨女學出孫女一思出適憲副張正位孫應乾太安人生正德丁丑五月二十九日亥時殁萬曆庚辰八月二十四日卯時享年六十有四䣭日者言予憶昔者太安人壽五十予欲以言慶之未能也已而六十則予斬焉在衰絰之中不敢以不祥之名上以為有待焉乃今竟銘諸幽能無感傷乎銘曰

惟其奇女執厥常惟潔比玉惟嚴比霜彼兮鑒之食報自躬
帝曰節孝薇稱靡窮佳城舍傍昔也孰知匪人之迷神寔秘之惟石孔堅我言可久匪言之傳其載不朽

明通奉大夫正治卿陝西布政司左布政使湖山劉公墓誌銘

嘉隆間行省大臣清謹著風節者于吾鄉則左使湖山公諱曰材字汝成漢廣陵王苗裔

也在晉爲丹陽族五遷玉山浙制置使允廸公家其子掃之豫章劉氏在豫章最著其世家多有故弗論父
封儀部公仕沃毋何安人距始遷十四世世守經術不雁千貲而封公益旁落或至弁日食公少有奇慧日誦累數千言不休稚性莊嚴封公絕愛之恒大言曰吾世當興不尚在

茲公僉益折節讀書舉進士科爲韶州推官
治廉平讞獄敬敏不鉤鉅頗多奇中王相亘
者豪也笥人負之貸弗償其收責七人殺而
埋諸澤中守以下稞治無驗公臨訊先三日
齋而入廟夢游大澤遂召相臣問故臣言謝
甲見知手書言狀有徵矣畏笥避匿公以計
捕得甲謬令書出所言狀質之皆引伏則顧
謂諸囚若戮人崔狩而無鬼囑邪吾且火蒐
之囚遑遽言藏屍處如其言竟索獲焉獄成

以
上御史異之自是凡有疑必以屬公公務持
大體會有豪許令者公曰是渫惡民漸不可
長法之令得自居二年以治行徵時分宜柄
國子世蕃蔽父盜竊威福諸附麗者多顯貴
別駕某嚴客也數以語詆公弗應分宜嘗言
公才謂公族適有仕卿貳者格不爲台省其

以備詞林亦故事耳而世蕃恚公甚授刑部
河南司主事明年改禮曹歷遷儀制儀制故
隸諸
王國封邑位號而一時政以貨成貨入即非
望曲法相應其以故事請無所操析律爲煩
憯撓敗其事中貴人挾與表裏公條
上故事爲五約約諸宗無來來者視此且吾
在終不以
國典輕重自是稍稍緝矣而伊王典楧事起

楧傲狠多端諸校虎而翼耽耽攫人又妄從
術家言隳官民居千建重城五門東廠如
京師以當伊洛王氣都御史張永明御史林
潤再發其奸降
璽書切責奪歲祿楧更多罝黠校詗長安機
務不三月盡得其要領意所嫌恨刄交其胷
而間操金錢厚遺諸權貴陽爲居間陰造蜚

語以齮齕奉法之吏公杜門絶報請悉奏誅
罪如法夫春秋之義將而必誅橫爲
國守藩于人臣貴富無上而規取伊洛秉王
氣損國稅奉死士意欲何爲宜用徽王載揄
辜寘重典
上覽奏怒甚諸受橫金錢者皆莫敢爲計竟
坐廢爲庶人
詔下諸權貴無不股慄側目公公亦以此名

動
京師見爲能斷大事彊項不撓雖世蕃亦益
詭爲恭謹長安中貴人相顧囁嚅其見嚴憚
如此稍遷湖廣副使尋視學貴州遷守山西
徐溝路徐溝直太原東偏歲中虜北降五臺
繁峙礦徒哨聚犄角爲奸利諸防秋盡兒戲
爾公懸格募良家子寔諸伍令應募者蠲其
稅而躬約車行郡邑繕城隍斥亭鄣置戍焉

冦弗敢動會有雲直西如壞山公以示當事
氛也而下當靈石曷戒諸莫聽公益治軍不
休亡何虜果大入竟陷靈石留壁二十餘月
以窺太原則公僴然授兵登埤矣一諜袒而
華言以入輙斬以狥虜遂去石人相驚以虜
曰虜至矣則盡邑狂走莫知所往巷無居人
城埍堦相望若蜂房然公奉檄往撫之月餘
而定還請捐一切賦役石人忘亡

天子爲嘉勞
賜金三年遷陝西按察使踰年遷河南右布
政使又踰年轉左會封公卒哀毁踰禮既葬
卒哭有終焉之志蓋公天性孝友念何安人
依依居視仲如左右手晚有庶弟公推封儀
部念如毋弟初以何安人良食仲在無廣定
省强起補陝西左布政使慭意恒忍忍如忘
仲死念乞骸骨益切會爲都御史所薦果

追歲覬念。一見
天子從容自陳道。臨潼疾作。乃辛。公外嚴內
寬。性簡峭。未嘗以言咲假人。宴飲問遺。洎如
也。至造膝語。悃誠見顏色。恣言極切。無所避
隱。人有過。或面折不容退則隱匿。故其交初
若落落。久而愈親。持法嚴而不苛。自言三爲
刑官。所決大獄百中獄千。而未嘗輕入人罪
坦懷馭物。約己裕人。故既沒而人思之。所至

行李蕭然。顧不忘咨詢。凡山川險易。漕河茶
馬。遐陬海澨。罔不委悉。以故所設施咸有條
次。聲實著于民。語曰學優則仕。仕優則學。公
其有之。所著詩文八卷。晚作名臣記四十餘
卷。未竟。生嘉靖癸未年。卒萬曆某年。配封夫人
楊氏。以子貴晉
封夫人。子三。一焜。進士。行人司行人。一煜。進
士。荊州知州。一炫。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女
二。嫁娶皆士族。孫男女某。焜等卜葬漕城[illegible]。
余爲之立銘。銘曰
其孰脩之。不以世嘗。其孰捐之。不以國償。淮
南寢謀。黯是用章。于以旬宣。晉宋齊梁。豈無
秘密。繩直矩方。曹原如城。君子攸藏。

行狀

張母陳太淑人行狀

予山居六年。而張學士明成。奉太淑人以歸

予與學士。脩山中之業。數相過從。皆得起居
堂上。而太淑人不以予亡。如至則授茶甚[illegible]
也。予常滌念專神。而享之。以是爲報。是時太
淑人食不用祝。行不用掖。健矣。方一年而瘵
食驟損。又六月長逝。嗟夫雖予能亡傷盡乎
學士既卒哭。次其行事。乞銘大方。以貽不朽
而屬予狀。義何敢辭。太淑人者。禮部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張明成之母也。初以學士言[illegible]

修篆
恩封太孺人繼爲南京司業遇上
兩宮徽號加封太安人爲禮部侍郎進
會典又加封太淑人語具
制辭太淑人姓陳氏世居洪都五桂坊祖方
伯益齋公奎父工部石津公冠俱以淸德高
行列祀學宮母張氏則前學士東白公孫女
也太淑人生而穎異三歲舉止如成人方伯

公口授孝經內則列女傳一過輙闇誦方伯
公每出讌雖夜分必端拱候迎爲常方伯公
特憐之占祿命又奇故於婚姻爲兢兢惟是
太守齊州張公與方伯公雅故又目異贈侍
郎來齋公有奇表遂許字焉蓋十八年而于
歸贈公實庶姑尤淑人出嫡姑江淑人是時
子婦皆壯矣人多謂太淑人席貴介於婦事
宜亾所肖而太淑人滋益共怡愉靜莊聲不

踰屏几之外事兩淑人婉順無二心且得其
懽雖兩淑人逾吻嚅增於往故南州公以下
皆大喜過望稱少婦賢不去口也江淑人逝
則兄弟離析有年矣太淑人泣曰予生事之
未敢有異也忍以死異吾心哉盡出所有佐
費區畫井井亾悔焉時尤淑人亦春秋高矣
贈公遊南雍五試不偶太淑人從容說曰以
君子其才非奉大對奚以自見雖然姑老矣

忽於不可復而覬其不可知豈計也人子所
以顯親亦多路矣何必是且孺子幸可教蔗
漿待豐其在斯乎贈公悟遂謁選授光祿署
丞以歸太淑人與贈公日依依尤淑人膝下
肥甘輕煖手自進之疾輙以身禱復乃已比
卒喪祭虔故尤淑人居恒願報太淑人也壹
如古崔母所願新婦云贈公兄弟友甚而太
淑人在娣姒間亦過自婉巽務接懸懸南州

公謝世家人多主分太淑人從中調和不告不吐潛析其萌贈公以太淑人大體當析産遂一意推讓田疇取其确者屋舍取其陋者器物取其苦窳臧獲取其擁腫者知太淑人固願之也事贈公式相好而不爲眤贈公故急人之困又不問生產家益落至假屋以居太淑人拮据節縮遂有蓋藏而贈公歲時有所燕享問遺皆得如意亡所窘舉子女纔年

三十耳自是輒以莊兒日相與掃地焚香誦黄庭金剛諸内典用相警發旣見背哭之慟曰天乎柰何喪吾友也只今往往談其事輒爲墮淚誠深念之諸子兢爽贈公心知非凡不問而太淑人轉嚴稍稍失意指則督過之不少貸戊午學士魁鄉書戊辰成進士授官詞林迎太淑人之京太淑人三子兩女耳是時仲季皆有聲諸生中兩胥或歲薦或成進士斯亦奇矣而太淑人不色喜且促學士時自攝學士遂以甲戌乞假歸而乙亥尋召補經筵日講又奉太淑人以往太淑人問曰何以謂經筵日講也學士斂容對曰經筵之講有時日講日日講也惟寒暑不輟要以遠引昏明多陳善敗披露誠悃光大聰明亾有異焉太淑人曰如此乎兒勉之矣節春秋數蒙

賜賚則太淑人愈不自安呼學士曰兒等何所報稱而勤上優念如此一飯之德古人不忘矧天高地厚乎兒勉之故學士每直講則冥心北嚮佐學士精白惟幾萬分一得當上心講罷則迎門而問無憾而後即安也於是學士在講筵二年庶無罪悔會江陵張公起復與同列諫救言者尋轉南京司業肸新

安許公亦以講官轉南祭酒人皆詑之而太淑人則謂學士曰人臣奉職官下顧稱不耳安論南北兒子亦未聞先君子之言矣昔遊南雍謂奉司成儼神明焉顧不重歟由兒所稱許公長者蘭以爲薰有餘馥乎學士遂奉太淑人南二年甚適值學士有子女之殤則又促學士疏

請歸而爲齒牙所猾辛巳京察學士竟不免

人愈詑之而太淑人顧愈自如壬午予奉使歸所親覩也已

上用言官言起徐州同知隨轉尚寶司丞一時弓旌四出巖穴幾亾人矣太叔人乃嚬蹙曰滄桑倏忽不意老眼見此盛衰吾老矣不能偕行也此豈世俗猥以便巳論事哉學士雖獨行時時念太淑人不置而太淑人亦念學士因復就養時學士爲國子祭酒矣太淑人見之駭曰兒今衣紫紆金則兒之幼也乎惟其疾之憂豈及此勉之矣乙酉轉詹事掌院事又轉侍郎教習庶吉士又蒙

恩貤封三代給二品俸學士上世多陰善人曰復哉復哉未艾也而太淑人則謂學士曰自我爲汝家婦雖多貴未有今日也物忌多取能無懼乎

主恩不易酬無亦惟是進退禮義勉持末路

庶幾不至殞越於下爲

天子羞亦所以報也學士方休沐聞此言也輒四疏乞骸骨得

請乃巳而歸席未煖戊子冬復蒙

特召太淑人則又督學士再疏以辭既學士居京師嘗傍長安道葺爲似樓每太淑人倦則令婢子奉而寓目以適其意然太淑人望見

宮闕。斂衽肅容。祝
聖人萬壽。及歸。且即板輿矣。又賜學士一登
如前祝。謂學士曰。自是君門萬里矣。遂泣數
行下。學士亦泣。蓋自太淑人在京邸。無一日
忘歸。亦無一日忘報。其曉於大義如此。太淑
人以禮自律。戶以外。不輕置步。所御中衣。躬
自浣滌。雖左右婢子不獲近。其所侍左右。亦
時時引繩墨督正之。有如言笑毛髮不然。輒

終身出遂不收矣。故內外斬然。亾不人人自
飭。而性又堅貞。無論言可復也。雖心所自盟
終世不渝矣。其待人輒復平恕。口不道人是
非。自知其過則亡務以其失窮之。衆叢其惡
則亡務以其類揜之。常訓學士曰。人須是存
天地父母之心。謂是廣大且眞切也。素好施
予。聆戶外號啼。輒推哺之。尤矜貧病市粟物
時時布給。其聽覩所及。則又數使過存。賙以
薪米不懈。舍旁道濘。往來趦趄。乃脫簪珥繕
治之。行者歡誦。常命學士曰。予聞君子非使
自腴而已。
主上賜金厚矣。宜置義田。建祠堂。以收族。餘
者以賑乎人。亦所以彰
君賜也。學士義至高。由太淑人言。亟奉行惟
謹。又戒飼六畜。非賓祭不殺。蓋自贈公歿。素
食强半。而癸酉歸自京師。舟中晨起。聞宰殺
聲。嘆曰。是尚忍啖其肉乎。遂勅斷肉。盂飦盤

蔬者十有六年。子婦跪進甘旨。冀助衰宼。求
終不聽。其羽毛螺蚌。每歲必鬻百億。縱之以
爲快乎生。嚴祀事。春秋忌日。粢盛必親。即非
本生。亦使使掃負不輟。曰是由先君子之道
也。昔者歲時乾餱。未嘗敢不進也。今而遺之
耶。性最敏慧。贈公及學士與客語。常從屏間
聽之。輒等其心行及所受享。後皆不謬。宗有

大政就而決之悉合正經雖常學問習人倚
者聞之亦謝不敏又善記存耳目所覩聞
數十年毛舉而塵數之若一二三四之不爽
也故賻公常指以爲腹藉云工女紅多出人
意族婦女[illegible]醢蔬餌出太淑人手
味輒甘脆出它人手雖如其法亦卒不似也
太淑人謹事佛不爲福利以學士平常開說
叅以所誦內典亦時時習坐冬夏蕭然一榻

一日坐久遽呼學士曰予今不知有我不知
有人此何也學士徐問怯聲否太淑人曰不
也學士曰斯氣定也自是坐必及此而後罷
項病雖久言動甚辨臨終奄若靜臥逮入斂
肢體柔如生豈非定力使然耶太淑人生正
德甲戌六月二十六日丑時殁萬曆己丑六
月二十日酉時享年七十有六太淑人春初
偶一顛仆耳亦不扶而起然意遂忽忽不樂

每戒學士無遠出學士以此遂懷深疑然予
嘗請見則動止問荅無改於其舊予退而語
學士謂是適然耳尋當起竟不起則先固有
不言而喻者耶學士哭曰往嘗小不快則私
誓曰乃今必有以自盡也既愈則又無加於
往但以爲百年耳今已矣於是哭盡哀嗟夫
既百歲誰無悔哉誰無悔哉惟是太淑人懿
德不以生存不以死亾斯足自廣也予謹次

其實不敢加飾惟太君子采而章之庶慰學
士永言之思且用表世云長子位即學士娶
曹氏封淑人次佩光祿寺署丞次化詹事府
主簿長女適葉懋任歸安教諭次女適趙來
亨戊辰進士任高郵知州太淑人平生止五
孕皆成立也孫男九大欽大齡大厦大昇大
與餘幼未名孫女十俱嫁字舊族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致仕敝[illegible]王先

生行狀

先生督學時予洎今大學士洪陽張公最被遇辛卯冬門下士謂先生届七十謀使使奉觴上壽推張公爲文而屬予奏記其言不同則具以朝夕還

朝暨立遐鉅爲祝也使未還而訃至詎勝傷晝乎其孤水部等持先生年表將北走燕請銘張公而徵予狀予雖不佞其又何辭先生

諱宗沐字新甫別號敬所晚更號攖寧本周王子喬之裔其先世祖燠尉僊居貧不能歸因家僊居子貴再徙臨海今遂爲臨海人數傳生蒙元末教授衢州路稱儒者三傳爲高祖穩江西南康守復授汀州前後守九年而清操亦如僊居穩生纘纘生東埜公景積景積生灘峰公訓是爲先生祖禰皆以先生貴贈御史中丞灘峰公娶于鄭感異徵而孕先

生自幼穎敏七齡從東埜公授讀一誦輒不忘十四工屬文千言立就自是試輒冠其曹偶弱冠舉嘉靖癸卯鱗經第三人甲辰進士宮允白崖秦公方在詞林即其館館甥焉謁選得刑部主事日與王元美李于鱗諸君子肆力古文詞元美嘗曰王生耽耽虎視力追古人蓋傾心深矣而先生不徒工古文辭殫精法比出入惟恐失律霸州惡少七人殺越

人于貨而一人逸至京爲緹騎所捕其六人亦相繼覺有左驗矣會械送對簿而先一人復跳而逸獄久而不决有

旨切責理官急郎中仰屋嘆移疾臥閣耳先生攝其事即白元輔夏公抵曹命一隸衣敝絮而伏墀左趣召六人墀右伏厲聲曰某已獲復何辭六人但見墀左叩頭狀相顧駭愕盡吐情實獄始具夏公喜謂大司冦屠公

曰此郎它日令僕才也庚戌擢粤[illegible]僉事[illegible]
學政公念粤西在萬里外雖文物不比中土
然稚魯不惑于多方猶易與教乃脩宣成書
院令誦說其中且檄江右經生若干與居士
于是靡然顧化彬彬質有其文甲寅叅議守
東丙辰復以副使視江右學政[illegible]、雅知江
右士率務學可與裁乃作諭志檄[illegible]相警發
尋葺陽明祠創正學懷玉書院修白鹿洞每

試事畢輒引諸生其中揮麈談義更端質難
如響荅桴嘗爲諸生論格致謂物合訓欲蓋
知因欲蔽去欲卽知至矣晚近學者不本姚
江之旨專主見在以善惡皆性任起便滅而
不必除惡在爲明明德也此其義淺深各有
所指期以挽虛見而務眞修有功姚江不小
所取制義務在博雅昌大遂于理而雄于氣
其所高等十九起家嘗以此別人心術及終
身所就燭照數計不爽也又嘗臨生舍稽其
私課諸生左右侍見其目十行俱下其手筆
常不及其所讀然墨跡疎密視所臧否毛髮
不謬蓋五官迸用斯亦奇矣已未晉大叅念
漕儲煩猥吏胥借而塗民耳目非先簿正不
可因蒐倣宗祿水利兵實險隘細及陶冶之
屬咸括其要領作七書行善而備敗犂然指
掌至今稱便庚申擢按察使讞獄廉平景藩

由豫章之國大璫索輓夫不如數不得去有
司患之先生曰是騃可給而走耳乃陽唉以
夫直而陰令衛師挽王舟行從舟不能緩遂
巡去而有司獲省費以數千計亾何流賊薄
永豐城官兵不利戕殺憲副所在騷動先生
時晉右轄討賊故非其職而奉臺使檄毅然
請行賊素憚先生威名聞師出棄城宵遁先
生惟賊逆節顯著卽遁不宜置不問右部署

尾其歸路將盡殲焉而遷山西布政以去吉州士民遮道留爭持牛酒犒師語詳太史羅文恭公紀中先生以左轄入覲念山西歲祲道殣相望草疏請寬征輸更乞留河東新增鹽官錢給宗祿蓋反覆數千言讀之可涕也而有中先生蜚語者竟用此論調粵西先生辭不獲單車馳往已聞封翁眠食乍損趣歸子舍歸則二尊人顧無恙朝夕承歡甚適也

以其服續宋元資治通鑑丁卯居封公喪執禮悲慕如少孺服除起山東左轄時河水泛濫漕艘多損羣議開膠河先生謂此第令費財耳必罔功議遂寢因條海運機宜上中丞梁公梁訢然曰社稷至計不圖今日從臾先生得之命以粟試行直達無壅於是當事者知先生力可辦漕即山東拜右副都御史總治河漕故事二月兌軍比冊入河正拍日稽

天之候宜無幸矣先生乃爲叅運法以冬十月開兌正月渡淮五月則責令盡數渡洪運始無虞先生尚念河決無常而海運業有明效乃上疏直陳三勢疏入報可始設官造船遣三百餘艘自淮入海三月而抵天津會明年運官不習海遇颶風漂沒七舟而人復爭言海運不便矣先生謂是非常之原難以口舌爭自疏請罷猶上海運詳考及漕河指掌

圖曰臣心力殫是矣予嘗問先生曰海運信便乎惟邦畿千里惟民所止非直數十萬軍也其所資藉非直數百萬米也藉令海運行而粒米無損可廢治漕乎先生曰漕不可廢也顧予非爲目前也茶城以北泉流如帶卒有非常掬土可淤計將安出故宜習知此途幾異日倉卒不至無策即人亦知予有奇不必以漕爲奇可居也予故曰主於河而協以

海萬全之說也以此知先生將荼徹桑慮至
深遠非淺近所窺巳乙亥稍遷南工部右侍
郎改工部尋進刑部左侍郎奉
璽書閱視宣大山西諸鎮邊務閱邊之遣大
臣也實自是年始故事閱臣皆按冊籍取文
具粉飾而止先生獨自惟
簡命不可虛辱且俺酋新款士心易媮脫有
後虞咎將誰諉爲憑熊軾周歷塞徼務得長

筭且圖說以
聞中間謂撫守戰三者提衡同而三鎮形勢
異宣府撫七而戰三大同守一而戰九山西
撫三而守七皆爲要論然先生本謀實主戰
嘗語予曰予謂虜不可殺乎予未及應先生
張目搖首曰可殺也吾畏虜虜亦畏吾及是
時日討軍士而訓之阜其財求而利其器械
自度可戰因以郤市挑之少有欠且執義以
往雖犂庭掃穴豈難事哉予聞之爲生氣然
亦以此知先生非以不教民戰也俄有鄭太
淑人之訃徒跣急歸
上深加悼惜命所司斥　內帑三百緡佐葬
公頓首曰
天子以具臣之故施及其母恩澤渥矣具臣
有先子之首丘在無容再費
君賜不敢隱願奉帑金建遷祖偃居尉祠又

以其餘置義倉餝粟以贍不給爲義塾課子
姓曰仁親睦族于此乎在夫疇非
主德哉公雖家居實負東山之望辛巳大計
持論之臣以意逢執政多及睚眦之郤雖以
先生不免焉先生聞之唉曰自予登朝恥趨
變化抑惟是浮雲視之任其聚散今備位九
卿未行踰始望矣亦又何求尋構畸園自怡
足跡不涉公門當道至者枉車旂數存䘏以

病謝常葛巾野服行田間卒然遇之不知其貴人也晚畱意二氏有悟則往往遊方之外東南諸名山無不有車轍馬跡焉間且誅茅結小廬其中幾所謂異人者一證之也三子先後成進士且各用先生經爲省名魁予孫鼎盛海內無二而先生用此爲兢兢常語諸子曰如天之福懼以承之猶或有替有如染至盛不返道理而世俗自恣損其先聲此適

足明奪其鑒而益之疾也何福之與有以故諸昆季朝夕敬忌歇歷中外休有嘉聞則被服素也先生明識雄才睥睨一世於書無所不讀讀輒究其微於當世之務自宏鉅及其纖細無不明習即身所未經其山川險易閭閻利病皆能詳其事實如數一二三四故盈庭之議每以片言折之常屈其坐要非臆對矣今雖官侍郎猶爲未用也雖所至輒效猶

爲未盡其長也間下士徐尚璽常以先生久抑爲恨予曰何必速爲而尚璽不予是也曰帷幄之臣坐而論道其用在識識故宜老奔走之臣起而作事其用在力不以壯時令布四體乃其衰耗力不稱心用無益矣予聞而去所爲謝不欵由今思之尚璽亦自謂也庚寅尚璽卒又二年而先生卒其同負才名萬司馬亦以是年卒如三公恐不可不謂齎志

以沒矣予閱臺省薦牘未嘗不年年引以爲重則公論可槩見也然竟難一起豈誠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耶嗟夫已矣余撮其大端稍爲詮次以備採擇它細行自有年表不具述先生生嘉靖癸未某月日歿萬曆辛卯十二月日享年六十有九配秦氏封淑人丈夫子四長士崧即水部次士琦福州知府次士昌某縣知縣次士業以先生考績廕太學生女

二長適太學生某秦出次適邑諸生某側室某出孫男十一某崧出立鼎立程辛卯舉人立準琦出立隆立夠昌出立基立象立垣立輔立皐業出女四曾孫一宜穀立鼎出

刑部侍郎楓潭萬公行狀

萬司寇子先大人故知也先大人坎壈不遂居常念窮交時時爲予小子言司寇君子予近從長公學憲修理性命數侍公起君丐其

餘論又知先人當日獨觀其深所謂稱許不謬公逝矣長公次其平生乞銘能文之士而屬予爲狀嗟夫非予小子誰狀焉公諱某字懋卿別號楓潭其先蓋新建人而宋建炎中處士禎始徙南昌之東溪其後國輔沈鷙有大慮因元亂不仕部勒民爲捍禦鄉以此完以兄國寶子玉中爲嗣玉中孫曰景星星生必昌昌生廣載有隱德吉水羅文恭爲誌其

墓娶同里傅氏生公兩世以公貴皆贈侍郎及淑人而公生穎甚五歲傅淑人歿以雞骨相贊兄擗踊無失禮弱冠補邑庠受東越良知之學往來白鹿洞中與名賢叅決疑義而時食貧歸自館輙操耒耜有事田間常與兄桔槔行汲手不停披故督學試輙高等聲稱籍甚辛卯舉鄉試謁歐文莊公文莊問君手無入不自得所得何事公應聲曰自得又何

得也文莊大奇之自是一意收斂常求所謂自者戊戌成進士除無錫錫故稅邑而閭右詰猾胥避繇不可問公心知之當三老庭謁出不意投寸楮令互書大姓等差三老相覷驚愕業已迫不敢不書公于是籍記而嚴徵之一邑肅然又畫丁糧十段冊繇與力役對簿實廉如念簿與民便留簿如必以媒孽爲可馮而謂令不信何以令爲令甘同罷逌[illegible]

愈益怒。公尋解印綬置庭中。趨而出。或勸公委蛇。公曰。御史不知耳。知而蔽之。誰則無罪。苟逢
上意而故違隱衷。予不能。予世世業農。有田一壓。足備饘粥。有敝廬。足蔽風雨。何必官爲。直指知公不可奪。簿竟全。惟公重自脩。又重人脩也。去之日。行李蕭然。老小扶持車轂。至不能行。蓋向之爲錫者。非染而不自好。則往往以意氣摧折之。是以民重足一迹。而甚者多持論矩長。公瞷而不滓。又務以平易近人。故公知民。民亦知公。知已莫不操誠以求。即事而訴。不爲牽連。亦即訴而剖。無復文墨。堂階設而不隔。吏胥具而無用。油然一家長爲理耳矣。故公自歷官四方。及歸田幾五十年。時時深念錫。而錫父老故舊。亦歲致米絲布履不絕。或官涖右。即先後不相逮。未上懋不

憚。先是
上以人臣不當稱制。改總制官名爲總督。公疏偶忘之。遂執此詰。報奪俸朞月。蓋南垣自進賢恭肅會公以來。直聲再振矣。滿考遷山東叅議。會國有獄不決。公至立辨之。河決城漕。都御史謀徙城漕。公不可。河尋平。護漕出寧陽間。歲饑。民苦皃。皆攜老稚釜甑鳥獸散。公驚。下車問故。爲好言勞之。遂便宜發他倉粟及贖鍰抵其皃。民得復業。庚戌秋。虜圍都城甚急。大司農謂公材。
奏令給宣武等門。虜退。進福建副使視軍政。公與清軍使者雅故。因議清之爲言也。詎徙清有。亦當清無。今籍中猶存洪永中名姓。豈非其世絕而無尋乎。槩而求之。徒亂雞犬。故于私心。謂宜徑釋此弗問。使明知意在蠲實。雖有易清也。使者是其言。八閩之民如解倒

縣曉近分部不用老成而新進焉比謀曰吾
耳目也然憑藉甚異日是何祥也變豈出殺
下乎廉之信然以白都御史城中戒嚴賊思
夜縋城出格殺之散其黨拜南都察院僉都
御史提督操江聞
命即行僮僕三人圖書數卷而已先是南都
倭亂澹說求軍[illegible]公爲法陰汰之江
介以安進右副都御史總督糧[illegible]南京入罷
督儲事歸大司農庚申兵變上下驚疑臺省

因
奏復憲臣尋以公往公念人情不相遠使奉
空腹待斃而不望其上勢必不能故日與兵
部尚書襄敏李公同心協謀用足食爲務一
切文移瑣屑皆身自手細裁察賈豎困于和
買大哄幾亂公撫定之
與復故條又上便宜數事

請節制以嚴督課量廣衺以給任頁第遷遼
以叙收納杜私孔以優軍屬稽出入以覈倉
庾立解額以銓負役語具中和橋碑自是餉
舟相屬軍食足而威信明公有力焉進南京
刑部右侍郎尋改刑部治獄多所平反公久
回翔在外幸依
日月之光深思竭知畢議究其發揮庶幾報
稱十一而義有所不敢出乙丑遂致仕蓋司

馬南溪丁公參闔中也適別出一日直指莊
語藩臬曰予與諸大夫共事茲土雖斤斤引
繩度量以肅官常猶懼不勝丁大參不深惟
承流布和之意而弁髦節制委官行縣其若
擾民何旁有應者曰誠擾矣公雅不欲媢人
短人又業知其事則正辭對曰丁大參而誠
委官敢言弗擾然大參實不委官直以開府
有遺而附行文書此在遽可復也直指色解

目公曰。必是故也。旁應者大慙。御史有謁公
督府者。絕馳道上。公曰非故也。鄒之鞅鞅去
曰。衆辱我耶。而在刑部。眞定有妾男子。殺其
父兄妻嫂。而欲自殺。撫臣以當大辟。下部覆
死。公察之實中狂藥。因謂尚書。是夫一日而
尸其類殆盡。不忍益也。而郎中包某業心疑
之。奉公言改
奏得減死。同官自是大望。公。而會分宜敗。舉

朝以世蕃大惡。不宜完軀保妻子。又度無可
激怒
先帝于是臺省競論世蕃不軌。章初下。公私
語同官。世蕃擅威行賄。濁亂
朝廷。蒙蔽
主上。使楊沈諸君子。不得其死。即車裂。使手
足異處。未輸公憤。顧擬以爲詞。則名尚未正。
反令兇豎有言耳。時同官方欲以煅煉文致

稱當事微指。又恐公有違言。遂嗾南臺銜公
者。糾黨設詞。論公不當在位。而向同官閣中
受慙者。于是出險語。初華亭執政。以分宜在
事。鄉之人類多背繩遘會。得希非次之榮。而
公入仕二十四年。歷官皆遠徼。又以耆老久
次。僉御史中丞。皆故事所希有。謂公義至高。
故首援之。以明示天下。爲人臣。不當有所附
離。然不勝浮言所惑。又公求退甚力。不爲一

語分解。遂聽公去矣。公歸絕不言所以。里中
子或從四方。得所以擠公者。公皆不知。即以
人言知之。亦不以係念。直曰數也。公廉隅自
飾。出入二十八年。不能大增于往。故所居見
稱述。予嘗從學憲問南臺所以彈射公何事。
事有其端。無有。則大氏謂官左轄時。其大同
收支有以自點。是前所謂出納在郡。而司不
得問者也。以歲之不時。焦心圖之。而計不得。

出此。則安從歸私橐哉。自古譖人者。往往而爲有。白以爲黑。然猶聞其語耳。已仕京師見劾許孟中吏部疏。謂其事繼母不孝。卒以外謫。及與孟中朝夕。得起居其大人。則許實無繼母。今又聞司冠事。是無兄娶孤。何必往昔。則世之曰玉青蠅黯天而不獲昭雪者。豈少也哉。豈少也哉。公事父最嚴。不敢失尺寸。奉繼母李得其懽。毋有過從。李輒使使追還

如不能須臾。雖倚閭之情。不切于此。兄託弟瑞鄰。及老無間言。遇族黨以恩。勝力所可及。不以無爲解。性恬澹寡嗜好。居恒布衣蔬食。若儒生。官閩貴山西八年。未嘗携家舍。嘗經清源。蕭淑人爲公置侍兒。從燈下望見閒雅甚都。意必良家子。輒遣之。不問其直。常以武庚寧靜致遠澹泊明志書置座右。此并其操與今子若孫。馳道德之塗。遊經史之圃。卽亦

世榮華。約而不侈。則服習深也。公肆力學問奉心甚嚴。凡所可否。寧違衆不肯違心。故所至務正言。數犯當事之顔色。然留次希夷。無纖毫留滯。四方學士大夫間至其廬。或以文章。或以事業。或以氣節。多矯矯自喜。見公不覺自失。惟是偕來之衆。而公絕無有。是以詘公晚喜讀金剛圓覺諸經。恍若有悟。謂學憲曰。此吾儒無聲無臭註疏耶。何相似也。常坐

小樓中。終日靜默。卽子孫定省。不道一辭。往往設爲不必問之語。以當呴嚅。若曰是日霽是日風也者。以此見公已無事于心矣。公故海鶴之姿。近緣內攝。浮氣盡斂。肌骨清瑩。嘗扶杖遊行畊間。碧眼芒眉。輕身緩步。望之眞神仙中人也。公且沒。謂學憲曰。孟子平時道性善。不若曾子將死二語。何也。非言善是心善也。非心善至此見性善也。人非及此意念

紛飛安能知之學憲請曰大人只今如何公曰但覺宇宙總一恬靜氣象即西方何必苦立名色明日命移榻中堂又明日書學憲手即是今夕至期沐浴衣冠就席俄頃而逝嗚乎即是以觀公真可謂自得矣君子哉若人先大人豈虛談耶學憲泣謂予曰先君仕際昇平無大勛業乃所自立實不敢媿古大臣之心學求爲己不標名目乃所自得實不敢背古聖賢之旨斯實錄也哉予因次其所述

不敢加飾惟

大賢君子采焉公沒于戊子閏六月二十七日未時距生乙丑三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四訃聞

天子下公卿議得賜祭葬配蕭淑人先十年卒蕭淑人生二男廷言即學憲娶鄒氏封安人廷寅官生娶熊氏恭肅公弟知州某女女二一適廣州府經歷吳輝文一適禮部郎中貫溪莱公長男庠生任副顏無出副劉生廷謙庠生娶劉氏廷讓娶辜氏女一適豐城袁知州子國台孫建章建鼎建昇建易建鵬俱庠生建昆巳丑進士建勳建熹建垣建恒孫女二一適豐城按察副使吳齋涂公孫庠生岎卿一適右副都御史洪溪東公男某曾孫男敬元敬兆敬宗敬允敬守敬熙敬美敬宇曾孫女三俱幼

傳

李侍郎范淑人合傳

李侍郎諱袁馨字德夫世居西昌之宇江范淑人出龍潭右族以子尚書蟠峰爲南兵貟外遇

恩公封奉直大夫母封宜人尚書遷工侍滿考竝加今封語在制辭中公蚤失怙免喪歸

淑人公雅丈夫而淑人婉孌有內行故相得甚然不爲呢態淑人在養相與嚴事之得其懽公同産四雖分爨猶然合食淑人輒躬理饋務潔豊在姊姒老無違言如其兄弟己卯逆濠奪民産里中結約拒之濠用左右言誘公爲質公聞間行走西山公虞大器未知所稅父幸有菜婦遂誓終隱予大父松岡時以倜儻有聲諸生中濠介邑子某以爲僞衛使

大父義却之亦走匿會濠尋敗以故具復公爲諸生嘗從日者卜日者曰先生疑非第也者然貴當列卿善自愛乃公故嗜學殖思以自見淑人又從吏之每脫簪珥佐費故業愈益工督學使者試卽高等乃場屋試卽裔嚮所稱亞等多起家而公卒用才困是時侍郎淑人已大奇尚書常以自廣今卽困吾子必爲庚子尚書遂魁鄉試辛丑成進士擢南曹

乃公及淑人實深覰之官中所須率時饋遺嘗就養公知尚書能尋歸淑人逾年歸尚書上觴以奉金爲壽淑人領之尋私置尚書書筒中詰朝江浦語尚書而後知前故領之也涕不禁憲楚臬又偕往尚書折獄多平反惟是刑故無赦幾民重犯公心知之不言淑人歸又誡尚書兒持法宜欽恤柰何多撻人尚書遂不多撻人惟其守濟南皆不往則又移

語官下勿以兩人故製服物故尚書益獲斤斤廉隅若節春秋數使往朝並不入方物藉手公嘗醜世之人酣聲華而戚戚其菀枯自號醒樂若曰予醒故樂也故從受命未嘗上官府或侵其居北偏讓之或侵南偏又讓之而淑人亦不謂迂嘗曰朝暮之外卽長物皆中公意指公故獲自喜乙丑晉封公率淑人北首謝

天子。紆金衣紫。信如日者言。君子曰。非獨[illegible]舉許負能也。即途之人。業知善應有今也。公蚤歲僅病瘵。乃五十治棺。六十營葬所。庶幾哉。通夜旦。故其神王。其虛至卒之日。夷猶堂上。斯其如歸歟。又十年淑人逝。亦起坐指使不亂。嗟夫。何始終酷似也。惟是公最簡易。多脫略於事。淑人佐以周慎。故內政斬然。子婦臧獲若矩若規。斯其相成焉。諺有之。期年樹

穀。百年樹德。李氏之榮昌。豈偶然哉。鄧子曰予嘗在事。聞縉紳之士。不得於心。多借辭其大人。私心怪之。雖然容有矣。考信前史。本父母之訓。僅十一。即有之。容詎同指耶。雖然石氏誠能子。徒逡巡畏謹。不聞榮伐。延年。慘刻至大傷其母心。以此。又知顯揚為難也。語曰子不能得之於親。親不能得之於子。其斯謂歟。嗟夫。若李氏。豈可謂非天哉。豈可謂非天哉。

祭文

祭張子蓋文

諱應元。號春臺。辛未進士。南直隸徽州府休寧縣人

嗚呼痛哉。予子蓋遽舍我耶。予病居山中。嘗兩月不通問。子蓋輒督過之。曰子能忘物。寧能忘我。然予實不忘兄。兄今乃能舍我耶。予初與子蓋遇也。蓋傳臚之日。闕門之東。時在衆中兩相許矣。嘗從兄出東門。偶論管鮑

予曰。此其難不在鮑。而在管。彼不遮飾其情而甘以其身。受人之知。此為難也。兄曰予有意焉。予未荅。遂各上馬去。自是十有八年。或合或離。予不能為夷吾。兄必曲為鮑叔。知我病則供奉之役。常代其勞。知我貧。則節春秋供其匱乏。又以壽毋為號。使不得辭。知我憂生不在形骸也。數以好言相慰。不以我為不達。己卯之會。驟謂予曰。予近見一先生像。其

貌酷似子。其年望八。子無慮也。知我不爲苛比。則是非可否。不求必同。不以我爲執。知我意有擇。雖襍陳別家書。細而讀之。不以我爲支。知我有老母。即依依子舍。至虛國恩。不以我爲罔。蓋骨肉之恩。而道義之好。悠悠百歲永失弗諼。柰何遽舍我耶。嗚呼。兄雅素皆時洞知大計。常受事靜悉辦。斯亦足明其能矣然人有片長。其心好之。又樂稱之。常曰。使國

有人焉。何必我。則所謂其爲人也好善。不切于此矣。本其意直欲平康斯世。而弗究其施能無介然耶。嗚呼痛哉。兄學先行誼。以戒慎恐懼爲門。以出處辭受爲則。即深談玅至。而行不掩言。無取焉。且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羣而聚之。用相警戒。故其要言曰。斯言既出一念萬年。所謂以友輔仁。莫專于此矣。本其意直欲張主斯文。而未見其止。又能無介然

耶。嗚呼痛哉。兄使楚還。常迂而過予里。徘徊三日。忽動倚閭之思。予邀遊從之。有懷如焚則又自解以爲予與子蓋皆未及艾。後會且多。何必爾爾。蓋癸未之春。烏盆之滸也。孰知此別竟成永訣。嗚呼痛哉。丙戌之秋。書來告我曰。古人有云。死歸生寄。予藉天之靈。而賜之土矣。自今日以往。無夕不可。予之適也。抑又何求。予讀之。舌橋而不能下。蓋喜兄之達

而過其蚤計也。由今觀之。機固有先動者耶予求靜久矣。四月維夏。意忽忽不樂。則深自責志。以爲山中虛度如是。細而求之。又無所倚。蓋紛者未解。而計者忽聞。由今觀之。神蓋先示之耶。嗚呼痛哉。兄沒之後。兩有報音。不逮記室。予請讀之。其一爲荅重施。其書曰。兄不忘老親之耄。而重之以大貺。如天之福。爲榮多矣。又屏弱之軀。以爲兄憂。而貽之參杞

之直。其何誼高焉。山中無能謝。無亦斯征斯焉。庶幾無有滔心逸志。以忝所生。所以報也。是二月之某日也。其一爲兄疑予以論學爲諱也。故詳道其所以。其書曰。聞兄以友輔仁千載之大業也。微兄之力不及此。前予所爲愼重者。抑謂今之學士。多浮慕耳。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聚而相蒙。爲損滋多。予故願兄之朝于直諒。而夕于多聞也。不然聖遠言湮

庸諱講乎。是三月之某日也。當予作書時。孜孜切切。如對兄語。豈謂弗達。嗚呼哀哉。嗚呼已矣。予嘗聞之古之至人。死生一條。兄之沒辦而不亂。亦既超斷續矣。幽冥之中。其亦無忘前念。而益圖圓神乎。人之大患。爲有吾身。外身而爲之。其何蔽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此予所爲效其區區也。嗚呼痛哉。予自兄沒兄承內召。傳除書而讀之。又承兄[illegible]

無痛乎。不遂乞骸。今復陳情。兄昔在直。幸仿腹心。兄今已矣。無可爲屬。謂予能無念。嗚呼噫吁。子蓋子蓋。十有八年。子蓋在口。今也向人。昔者吾友。夢寐之間。再三握手。談笑如生。兄眞來否。五十非殀。百歲非久。得正而斃。是謂不朽。我來渡江。白馬素車。百年肝膽。一束生芻。我腸欲斷。我淚欲枯。喋喋千言。兄知不知。狀者惪友。銘者胄師。傳以傳之。予亦何辭。

嗚呼痛哉。

祭東洪溪文

御史大夫洪翁。東老師。卒於官。訃至。其嗣子之家居者。爲位而哭。門生鄭某。與兄弟。先後就而哭之。既九月之三日。諸子扶櫬歸。自京師。某率弟某某。謹以牲醴香帛。致奠靈几。而告之以辭。嗚呼痛哉。往予兄弟侍教。有問則對。各副所求。而退。今皆疾聲呼先生。而不應

也聞乎不聞往造請一通謁者先生輙趨而
出或見而後易其衣冠今皆稽首禮而不荅
也見乎不見昔予伯兄與先生同事陳學博
而私竊先生之不羣也請于先人伯季延以
爲師先人伯季又知其不羣也交不愛情卽
中間更僕難數要以親於肺腑而固于膠漆
世無兩也褒葛六易阜比蒙戎總角皆弁陶
鑄收功予父曰先生且中雋矣非不願也妄

所得師先生則曰求通久矣亦非不願也妄
能去故乃是秋果中雋也喜而不寐若已有
之遠送于野相視涕洟班荆蹭處肝膽俱披
落日無色行馬委蛇先生猶能記耶然先生
雖貴常曰不如其在館之懽也與人言輙曰
某某予弟子也非故言也不能去口也弟子
雖貴亦曰不如其侍側之懽也與人言輙曰
某予師也非故言也不能去口也故天下無

不聞爲深交而亦無不傳爲盛事平陂靡常
枯菀頃異風木與哀缾罍抱耻腸斷肝摧樂
崩禮圮猶謂山斗在望模範伊邇何天不憖
遺而哲人斯萎嗚呼痛哉往雖偕仕中外輙
違已先生之爲南司空也會予移祭酒奉母
之官一時聚首終日論心且念予母起居相
尋于是仕舊都者又莫不見而知之懽以好
音詎知此懽遂不再也先生之赴司空也予

母平旦起而候揖某省中愕曰何典之夙也
母爲道其所以是時母年八十有七予謂雖
勞苦心實喜以爲神知之周到也乃先生至
匆匆一二語而行母聞之大爲不懌曰知能
再見乎當時予深根知識遲鈍不能委曲遲
留以成一覓然以此詫先生之忘而疑母之
不懌由今觀之則先生亦見于精神而予母
果動于幾也嗚呼痛哉先生在事二十九年

所在則感所去稱賢薰灼之方震撼之里先
後重輕無能爲詆晚總內憲先民是程肅綱
振紀要歸蕩平不得其職抗疏
闕廷臺烏書號法星宵隕善類酸楚
天子悼矜晉以崇秩易以榮名蓋棺而論郎
定得稱而實不逕則弟子無煩于私謚之議
而先生亦宜快于直道之行也唯是兄弟越
在江城終古之永訣既不能啓手足以相視

三年之隱曲又未獲剖腹心以自明故常終
夜而浩嘆相向而失聲嗟夫兄弟即不肖庸
詎世俗而爲情有酒在爵有殽在登師靈不
昧鑒于予誠尚饗

祭徐伯繼文 諱貞明號孺東辛未進士江西廣信府貴溪縣人

尚璽徐伯繼沒之五年而年友鄧以讚始得
拜而哭之乃重之以辭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予非痛兄位之不尊又非痛兄年之不永也
痛兄之以憂世而死而未伸其志也兄謂自
古之政要在足民故著爲潞水客談以見志
識者讀之具喜兄之長慮遠識而不知兄之
憂始于此也具期兄之樹動立名而不知兄
之死始于此也方兄承墾田之
請也即以條議貽我大率因土之宜而不強
其欲推人以美而不居此其心眞天下國家
之心也未幾則又以書告我曰事不竟矣謂

好進者恐遲于轉遷而諉其事好功者又不
深于利病而驟其施矣是人之心不皆兄之
心此兄所憂也憂在各懷其私也自是兄亦
去位而吠聲者遂爭言墾田不便矣予嘗問
其所以兄則蹙額曰今有病於此予謂宜補
也補之善否必藥而後見也予謂宜瀉也瀉
之善否必藥而後見也今徒使束手旁談而
其中間君臣佐使有補而不偏于補瀉而不

偏於瀉者。皆未究其所長。則安見其不偏於[illegible]
是事端屬于杳冥。而議論生於隱約。此兄所[illegible]
憂也。憂在不究其實也。兄又告我曰。凡予所
談有其行之。不必已與人。今與後也。然情[illegible]
于利害之介。而事涉于可否之間。猶有望也。
今名曰行之矣。遂從而阻之。展轉相傳。將謬
以爲實不可行矣。後雖有天牖其知者。必攻
予爲戒。而不復言矣。其聞之者。亦必以某年

爲口實。不復試矣。豈非以談噎而廢食乎。此
其憂不止于已往。而及其將來。又何長也。予
嘗慰曰。古者五十服官政。兄方其時也。即遲
以歲月。何傷也。兄曰。不然。啓沃之臣。坐而論
道。其用在識。識固宜老。奔走之臣。起而作事。
其用在力。力則宜壯。不及其强。使展布四[illegible]
逮其老也。筋力衰倦。然後用之。雖有[illegible]
心。無所效矣。此其憂又以途之遠。而[illegible]

日之窮。又何迫也。昔人有言憂國如家。由兄
不但如家而已。夙日有損。金石可磨。一火一
水。能不消折乎。故曰。痛兄之死于憂世。而未
申其志也。己丑之別。兄問我以養生之學。予
喜曰。兄有意乎。夫火下水上爲旣濟。然神主
陽浮。常上而不下。故病生。惟是收視返聽。藏
聰明于沉淵之下。則二物渾融。神深而精壯
矣。此亦用晦而明之說也。兄曰。子行之乎。予

曰。昔者嘗行之。實因而却病。今不行矣。途別
去。五月報我曰。予入關矣。其工夫一一如教
也。予益喜。孰知未幾而病。病隨死耶。旣阨之
不得發舒其志。又恨之不得康濟其身。造物
于兄。爲何如也。嗚呼痛哉。宮諭張子蓋。以兄
爲山陰令。知兄最先。予雖後知。然三人。遂爲
莫逆。予嘗謂子蓋之好善。伯繼之任事。相[illegible]
持世。天下必蒙其休。而予病困之夫。[illegible]

壑安享清平爲願足矣不意戊子子蓋先死
予與兄共哭之兄讀予所祭子蓋文涕交橫
不能止未幾兄又死而使予孑然無助能不
痛耶兄與子蓋憐予不能養也數爲致肉帛
予嘗以伯繼于人無所不厚意謂以衆人待
我我亦以衆人受之不辭也子蓋有擇而施
恐隱微不慊消受爲艱故往往不得已而後
受己丑春兄聞之又不欲以爲衆人待我也

誑言曰予豈妄與者哉予于是又思不受兄
賜矣故五月中遠承分米予荅以耕田供職
之說以阻再賜也豈知自此遂絕賜不必阻
耶予是時徒欲自明己志詞甚粗徑想兄必
爲悵然今思之常自罪悔以爲學問無力至
與兄終天之別而又使兄悵邑也今求兄之
賜而不可得又安能一 痛耶予四十未有子
予不置念而二兒念 子蓋嘗置一侍兒既

而知其父千戶矦也輙善視之及長矣謂宜
男遂欲以貽我予固不聽乃已伯繼曰予爲
擇之遂屬一山人擇之今讀其所與山人書
言言肝鬲卽骨肉無加也庚寅之臘月所擇
果生一子由其神氣可克國家租庸一丁而
二兒皆不及見予又能無痛耶予最善病二
兒又念之子蓋慰我曰無憂病也相子之面
宛然予鄉何尚書何年八十兒無憂也伯繼

曰何必遠引也予大人赴鹿鳴眩而墜馬已
因而自愛後乃益健今八十餘矣向所赴鹿
鳴者零落無存而大人猶聰明無改以予之
善攝如持左券耳又何必遠引也故予山居
時二兒數數從予里中子問安否安則喜又
皆時時寄予參杞今病雖未已而精神支吾
視前似倍涖官一年亦無廢事此又二兒所
喜也皆不及見能無痛耶予自入仕山居十

八子蓋曰母老宜仕兄曰不然母老不宜仕其見不同皆愛我也然兄之言又有當于予心近蒙
主上錫類優以南都三辭不允予則奉母以往頃承北轉予又奉母以歸皆以成二兄之指然二兄鏗僅五品耳而予以迂愚驟躋崇膴兄于其上予又能無痛耶嗚呼噫嘻予懲江險七過貴溪兄輒命舊候于水湄論心道

故迺夕未疲今又經此兄知不知我腸如焚我淚如雨昔爲子蓋今爲伯繼淒風蕭森凉月在戶天上人間兄歸何處一束生芻古人所付靈爽如存其鑒于此

金谿後學傅文兆校

文潔集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鄧以讚撰以讚字定宇新建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謚文潔事跡具明史儒林傳以讚早以孝行聞晚退居西山三十年以清介爲世所重而無所著述此本乃吉水鄒元標蒐輯於斷簡散帙之中宜與吳達可爲之付梓其講學語僅存數則餘不過奏疏三首與書序記傳諸應酬之文耳中附詩數十首尤非所長也

方初菴先生集十六卷

〔明〕方揚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方時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方初菴集十六卷》提要

方君初菴集序

初菴方君與余交最久靈谷僧寮薊門旅邸無日不與俱也一相晤未嘗不以孔孟之學相策勉也讀經評史之暇未嘗不以古文詞相討論也辛未君成進士令滑滁周南乃别去未幾君

一

入郎南計部其志日篤爲詩文益有功尋出刺漢東丞嘉興守餘抗在所有循吏聲君之所學乃見諸實事非虛車比矣追今三十年君既逝而余亦衰憊無復有意筆研間君之子時化時俊輯其遺文爲十六卷而屬余

文章惟
中興迺
章頗亦
范曄
其時
簡質

鮮矣近世名卿才士以筆墨馳
騖相高類剽剟以爲辨華刻削
而希清越大書深刻炫燿聾瞽
後生繼起波流茅靡莫之能返
如初菴君豈非卓然特立於頹
俗之表者歟蓋君於諸經子史
淹貫融洽傳涵既久發之筆端

汪洋奥衍諸體悉備間出新意
渾厚震厲亭失高古雖自鑄偉
詞而寔取鎔經典余所謂西漢
人之文非耶歟集嘗得大手筆
冠之而君平生知已凋謝殆盡
余學殖荒落徒以後死不得辭
又自愧矣雖然使學者一復此

編庶前輩之風格自此少振而
淺薄固陋之病不遂至於流痼
非細事也輒不辭而爲之序

萬曆乙卯秋日

友弟瑯琊焦竑著

方初菴先生文集敘

西漢去古未遠經術則有伏生田何董仲舒安倫詞賦則有鄒陽枚乘司馬相如之屬而文翁朱邑名信臣諸君子則用循吏顯漪歟盛矣顧嫺於文學者不聞長於政事長於政事者不聞嫺於文學即以文學論文苑鮮明經之儁儒林乏宏詞之士蓋兼嫩若斯之難也吾師方初菴先生固其人哉先生繇進士高第刺知農遷司農大夫已復刺漢東晉丞檇李隨擢臨安守先生匡濟之才宦輙所至循政奕

然而我檇李濡沫宸渥丞佐太守不得嵩[illegible]華之宜先生高標清操嶽峙冰澄海內共推名德先後良二千石爭折節先生郡所宜張弛類從先生規定間視郡篆所為興除利弊甚具其大者如崇學校清徭賦平究獄除巨盜默消兵民之變載在去思碑及生祠記及請祀學宮諸牍牘中此其教化類文翁潔廉類朱邑多方畧類名信臣即方漢循吏復何讓哉乃茲讀先生集則益嘆先生政事文學兩擅其嫩非輓近世所有也先生之文

不佞諸生時嘗從管中窺見一
斑茲先生伯子輯先生遺稿屬
不佞校而授之梓因得覩其大
全語錄一卷箴論一卷四五七
言古一卷五七言近體律絕一
卷序記雜著四卷狀傳志銘祭
文四卷書啟尺牘三卷公移一

卷凡如干卷語錄類皆精言格
訓闡傳先所未發四箴十論則
褆躬之矩經世之謨非家言云
者四言古抒靈寫性得風雅之
遺焉五七言古及諸近體沖夷
閒曠幽奇秀爽不斬工而工序
記狀志簡而有法煩而有致不

摹古而古色蒼然古韻鏗然祭
文洋〻纚〻懇〻款〻文生乎
情書牘菁藻斐亹然非關理學
則關政務匪徒侈翰墨之工而
已諸公移則治蹟在焉可想見
曩者循良之槩先生生而以聖
賢自期許志在三立獨奈何蓋

不滿德位不酬功即茲藝文亦
為先生未竟之業伯子搜羅畧
備散佚尚多盖茲文不足盡先
生之素茲集亦不足盡先生之
文然反覆一再讀原本六經取
裁史漢而更有超然獨詣之致
直令伏生田何董仲舒之倫孫

其經術而鄒陽枚乘司馬相如之屬失其詞賦者也是西漢傳林文苑循吏所不能兼者先生實兼之矣不寧惟是先生向丞樵李不佞獲事先生先生聖步賢趨語文默象即一言咲不苟眙無矯情冥無惰行若解牛之寸懸魚之節又不足爲先生道也其孔門閔冉之派亞歟當求之漢人上矣公伯子伯雨仲子求仲皆林林質有其文伯雨已舉於鄉異日讀書天祿當不獨以循吏顯其通經術工詞賦蓋稱濟美云

五

萬曆壬子九月朔旦

賜進士第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前攜李門人賀燦然頓首拜撰

仲子時俊敬書

六

方初菴先生集目録

卷之一

語録一

居家儀節　座右銘

仁説　求放心説

隨筆

語録二

答諸生

語録三

南都會紀　南都雜記

語録四

仕學卮言　趨庭紀聞

卷之二

書座四箴

正箴　大箴

和箴　平箴

原政八論

尚嚴第一　用大第二

核實第三　知人第四

平賦第五　省刑第六

治兵第七　厚俗第八

初政二論

風俗論　利弊論

卷之三

風雅十篇

松陰　北風

石磷磷　有紫

青蒲　侯之來

東門　子之丰

河之水　瞻彼南山

樂府四篇

練時日　維泰元

秋胡行　自君之出矣

四言古詩一篇

西谷先生七十歌

五言古詩四十七首

三

卷之四

贈劉生　司農署左遷將歸
題松山　司農舍南歸有懷二首
戲爲墮馬者解嘲　車次方城遲王尉不至
寄贈王尉　哭江方伯民璞四首
哭弘農劉生二首　挽曹祠部仲宣四首
賦得金山四首　哭兄子敏四首

五言排律二首

金陵道中書懷　禁城新柳

七言律詩三十八首

從兄弱喪歸族卽事
登蟂磯用王文成韻二首
黟山九日懷焦弱侯丈諸同遊
別焦國臣　大祀方丘禮成
送許大史出封　月空上人歸新安
雨後登徐州樓遠眺
徐州道逢寒食　中都恭述
歸省道中喜晴似黃新淦黃德輿二使君
秋夜有懷靈谷上人

金陵眺望　秦淮對月
送張德中庫部歸養
長至卽事
送王子才年兄考最北上
送焦孝廉弱侯赴對公車
萬咏樓
送劉中郎薦卿召入司馬署北上
黃陽溪處士受比部郎封
大雪三日奉酬鄭丈見過有贈

比士澤宮事竣有述
輓族父靜泉先生二首
題何公子園　贈何次公
上計　憶子及兼呈同舍二首
寄滿城齊令
從隨州量移檇李留別二三父老
上司理王公奉酬見贈二首
鄂州逢侯大量移成都賦此爲別
贈同行者見訊滕邑道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十三
書牘四十五首

卷之十四
書牘四十七首

卷之十五

書牘五十二首

卷之十六

公移類十七首

集稱山中稿燕中稿自諸生始第時也刺陝州爲中州稿歷南部爲南署集由部復刺隨州入　覲而南爲南征草丞守浙爲浙中稿以上惟南署南征曾有錄本中州以前悉散軼南征以後無繕寫故今十六卷除語錄外餘詩文各部計山中燕中凡三十一首計中州凡二十五首計南署凡二百十五首計南征凡一百首計浙中凡一百九首要以草草見使概耳久假今業庶幾可傳既永惆矣詮次無次庶幾今昔文勝愧乎鄙才錄耳畧衆此惜也已事少間當嗣授梓爲補遺及諸傳誌爲附錄圖續付梓云男時化時俊謹識

冢孫嘉宗謹對

黃德新刻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一

新安方揚思善著　　攜李門人賀燦然校

語錄一

居家儀節十一則

家居昧爽而起整冠束帶遂省親乃侍進膳有事奉命而退侍請親所安定

辨內外嚴狎笑不冠不以見人

侍于親其色愉見于羣下其色莊見于尊長其貌恭以溫燕而益敬

遇親族謹長少之節不以賢知先人問必答告必虔不過于厲

舉過善而就之惡而遠之敬默而已

每言謹語默之節尤重于訥

每行裁之以義節之以禮貫之以信

歲春秋祭夏冬薦節時奠清明展墓必先一日齋以事告則齋忌日則齋有事所當祀之神則齋

遭喪不御酒肉不邇聲色視下于紳不敢預于賓戚執友

出就學隆師親友友雖狎必敬久必敬

人生始事親繼事師繼以納婦承家以至出門見賓使民承祭一也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盡之矣

座右銘

以敬爲輿以義爲路受益惟謙忘身者怒再思而行三緘其口忿猶遷乎過能寡否惟口起羞惟脩棄命恭近于禮其言也訒忘我忘人何思何慮寡悔寡尤何憂何懼知者不疑勇者不懼何以致之知言養氣維物是格靡理不窮見義必爲靡氣弗充人物古今學問辯索從事于斯何物不格可否之間是非之際惟其裁之所以爲義既窮其理又集其義無懼無疑知勇兼備縈縈求利利未必恒役役求名名未必彰不若孜孜以求道斯乃富而乃臧

仁說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

於是仁者何心之所以爲心也心之所以爲心者何不忍也不忍則何以爲仁也仁天之元也萬物資以生生萬物者仁也人自生者仁也生不傷也傷則不仁矣故人惟有仁也則不忍傷其生非惟不忍傷其生不忍傷其理非惟不忍其自傷亦不忍夫物之傷也此其故何也仁存焉也今人有善則樂人知有不善則悚悚然懼人之知而名也非他也彼其中誠有所不忍也然且爲之是有所忍以勝其所不忍也有所忍則勝其所不忍然其不

忍尚在也故雖爲不善而猶不欲使人知也至于知之而或爲之則無忌憚矣然而名之爲惡人則咈然怒也是猶知惡之爲不善也知惡之爲不善者非他也彼亦不忍自絕其善也故夫不忍之心無時而可忘也不忍之心無人而不存也無人而不存故人人可以爲仁無時而可忘故無時可以違仁無時可以違仁而卒違仁者忍之時多也人人可以爲仁而卒不仁者人之所忍多也是故君子之欲爲仁也必存其心欲存其心必全其所不忍欲全其所不忍必去其所忍寡慾者所以去其忍也主敬者所以窒其慾也無事而若臨無物而若睹無戒而若嚴無慮而若思惺惺乎其或命之也緝緝乎其或聯之也是其所以主敬也主敬然後慾寡慾寡然後心存心存者非有所忘之謂也心存然後仁存仁存者非有所至之謂也是之謂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之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知者利仁利此者也仁者安仁安此者也皆所以全其不忍之心而爲人也故曰君子去仁惡乎

成名蓋仁者人自生也

求放心說

或問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何如曰子將以學爲學以問爲問耶將以不學爲學不問爲問耶曰何謂也曰以學爲學以問爲問者斂精傷吻屈巳下人博聞強識以誇其多而鬪其靡也此可謂之學問耶以不學爲學以不問爲問者冥行兀坐絕思棄智寂然苦空以爲心可明而性可見也此可謂之學問耶曰若是者滅學問固不可無

誇多者流而忘返學問又不可有也然則所謂道者何所謂求放心者何吾子將奚從曰余非能外斯人之學以為學也亦非能外斯人之問以為問也將以學問而求放心與既務學問則心放矣將何以求抑以求放心而後學問與既求放心則道在是矣又豈復有學問也且也戀學問之心即放也棄學問之心即放也今曰吾將以是求之則是放心之外又有一心以求此心也心有二也乎哉故嘗試思之未學問之先無所謂求也既學問之後無所謂放也未求放心無所謂學問也既求放心無所謂學問也如曰吾學問矣將以求放心是學問一心也放心一心也從而求之又一心也心一而已二三則放放將焉求曰然則為子之說柰何曰吾無以為說也說則孟子盡之矣孟子之說柰何曰孟子之意蓋曰心一而已蔽則放通則否學則通不學則否故通即求求即存存非外于求也求非後於通也多聞多見則學矣質疑辨惑則問矣多聞聞此多見見此非以徇外也徇外則放矣質疑質此辨惑辨此非以為人也為人則放矣故曰知放即求知求即學故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致一也

隨筆 四則

今日之事心為急言聖賢而實功利是吾恥也何必異同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所謂不失赤子之心故曰如此而已者立人之道備矣

心術學者之基心術正然後其人可與議也心術不正雖有過人之才識曷益乎是故古之人必慎獨無自欺蓋正心術也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非不移不肯移也書不云乎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豈不移者哉其克念也即才可為也其罔念也即才不可為也

以上山中 時學主踐履

語錄二

答諸生 十八則

格物

物字最好認識經曰物有本末可見合而言之萬物一物也此從末究到本上看分而言之一物萬物也此由本達到末處看世人不知天地間止有一物又不知此一物中包了萬物所以求道愈勤去道愈遠聖人教人只在物有本末一句知本所當先而由本以達於末則天下無一物而非吾之所當格知末所當格而由末必究到本則物物皆非度外時時體當本心一民失所即乃身之恫瘝一物失序即吾性之有歉所以誠意正心必要歸於治國平天下天下未平是物猶未格也物既未格則物與我不相聯屬不知本之達於末末之根於本理不相通氣不相貫機不相感如兩敵相遇強弱虛實總屬猜度揣摩安能真知其所以然既不能知其所以然則意思冷冷放下安能誠實做去意既不實便生妄心心既不正便生妄動動不中節安能正人家如何齊國如何治天下如何平此其病根只在不知物之由本而末不知物之本末實出一原往往從那末梢處尋箇見識有這見識便生一知生知障知安能盡性所謂格物者如澆花然澆花者從發花處澆到花根到了花根花自榮茂格物亦到花根之說非物物格之非格一物遺一物亦非格一物則物物皆通也知物有本末而格物之義思過半矣

知止

格物知止盡乎天理之極一也盡者窮盡止者止宿格者格至三者名殊實一惟有此理患悟不到悟到爲格格則盡其所止而休光景愈新地位愈穩如遊子歸家故人故物無復問辨無復安排故曰物格知至又曰知止又曰明曰新曰至善曰得此真境也此實際也今人不知學問如遊子迷鄉不北走胡則南走越所路相逢無一親故有人誑之此爲汝鄉此爲汝親此爲汝宗族隣里則茫然自失泫然出涕而不知其爲人所誑此近世一種見聞之知與

用極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功非有二也成湯日新即語
及萬邦惟懷康誥明德即語及不侮鰥寡先正有
云天地萬物莫非爲己故識得己在苟有一念不
新一時不新即爲天地閉賢人隱苟有一民不新
即爲恫瘝乃身此君子所以無所不用其極功非
有二也

自謙

自謙二字貞上文如惡惡臭二句而來比詞讀之
意味自見今人聞一惡氣啼然惡之見一美色欣

然好之此其固有之情不待商量不待假借由乎
中即發乎外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豈不謂之
快心樂事乎哉君子窮見物原無一障礙一事順
理欣然從之一物失宜蹙然厭之此雖鬼神莫窺
形聲未露然其意已充塞盈溢於胸腹間矣此豈
不謂之自快自足如此自快自足勢不容已爲善
必要充類去惡必要除根仁發即爲惻隱義發即
爲羞惡禮發即爲辭讓智發即爲是非此之謂誠
中形外此謂潤身此謂心廣體胖然自欺之人裝
點色相模畫面目由外而視亦與君子無異但慎
于所觀忽于所獨有人作之無人輟之種種暴露
正自不同然皆不謹其初之弊也所以君子深用
爲戒欲求誠意必去自欺欲去自欺必先慎獨所
獨一慎與神明俱與天帝遊本然情性隨感而見
心不待計較心何如廣體不待矜持體何如胖德
不待馴致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矣身如何其潤
澤也哉

平天下

下章歸重只在絜矩二字絜矩只在好惡兩
端不專其利特好惡之一端用人亦公好惡之一
首務所以章內反覆言之其實一好惡盡之矣章
末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則用人理財信非
二事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
詞禁民爲非曰義與此章之旨大略相同近世以
用人理財對說失其意矣中庸賤貨貴德所以尊
賢書云不寶遠物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而遠人格
可見治天下之道不外此二者而二者寔相須也

古今人君創業守成必由勤儉大臣法小臣廉然後苞苴不行而百姓殷國家足及其衰也驕侈淫佚加賦賣官人臣有心計善理財者往往致高位而公卿之間賄賂公行恬不爲怪而民始不堪命矣治亂興亡之故皆由理財理財得失皆由好惡好惡公私皆由人君一念慎與不慎慎則有德有人不慎則爲天下僇於乎可不慎哉此章慎字從慎獨上生來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殆有以識此矣天下大器也有天下大利也居大器享大利則人欲之私易勝而利害之辨不明利害之辨不明則有以利爲利而不知其爲害者矣此章反覆引譬皆致嚴利害之辨如有德非利也而有土有人有財有用利孰大焉一个臣非利也而推賢致治以保子孫黎民利孰大焉仁非利也而下好義事有終府庫充足利孰大焉至于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之說而此章之旨益深且切矣近時講章往往以用人理財對看大失當時立言之意矩只是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與首章至善二字相應

大道

大道卽絜矩恕盡之忠信以得之者無忠做恕不出驕泰以失之者驕泰迸於外迸於外必不足于中然在上之人實有此病養尊席重作福作威只做得上人態度便已矣安能及人所以不能行好惡同民之道

不倚

中立而不倚功夫只在立吾輩不進道只爲不立既立矣又焉有倚

達孝

夫孝大矣孝道之至通徹流貫溥之而橫乎四海置之而塞乎天地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此之謂達孝

禮之用

禮之用和爲貴方言禮卽爲日用流行日用流行所謂用也非體用之說也和乃日用流行血脉蓋先王制爲器數品節文章惟順此日用流行血脉

不懲不拂所以萬世共由

禮讓

以禮讓爲國無我也無我故能觀人惟我視我惟人以天下爲一人以四海爲一家以人之明爲明不敢自用其明以人之聽爲聽不敢自用其聽以此爲國則必能觀物之理盡人之性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辨上下以定民志無所施而不當無所感而不通故曰爲國乎何有如不讓則自用其明自私其見拂人之性而不知強人之欲而從已然且沾沾焉狃百姓於文章而拘天下於法制即已且不能行矣如民何

直

人之生也直此性論也直者率性而已率性而出不假思爲此之謂生理易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直論也孟子曰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此直論也

立達

仁者要之全得箇人在立與達古人爲學之大方所以全人也肫肫慥慥空空皜皜是人之本體也復得本體是謂能立本體不滯是謂能達不失不滯勿助勿忘此謂有事此謂集義此謂生浩然之氣此謂塞天地之間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施何患不博濟何患不衆乎然則夫子教子貢深矣非抑之也

爲國以禮

爲國以禮以禮讓爲國一也禮者天理節文萬物得理之謂非儀章度數之謂此禮原於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其於身心性情恭讓退遜發於君臣父子品節文章於此見徹即一毫私智有不敢恃懼其拂萬物之性也即一毫才力有不敢試懼其乖萬物之宜也所謂爲國乎何有若見不徹即恃其私智試其才力以功業爲極底大事皆能與堯舜爭光祇自小耳

求志

隱居求志志宜何求人宜何志蓋必眞其知志之所在而皇皇焉爲愧爲恥爲俗爲屬則食不求飽居不求安人不求知俗不求同何者彼誠有所急而求焉者也

學道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學道非即禮樂禮樂乃節文斯道者蓋聖人敎人由道從何引入惟因其性之中和而制爲禮樂揖讓絃歌周旋降登使之日由其中而不自覺則其氣稟漸融其物欲漸袪其中和之本原漸露斯時也心即天地萬物一體之心矣在上則視下之人如子弟安得不愛人在下則視上之人如父兄安得不易使

日知所亡

謂日知其所亡爲求益其知非也謂月無忘其所能爲求守所知非也日知其所亡聖道未見月無忘其所能法常惺惺如此其見之至虛如此其幾之至微故曰可謂好學也已

塞天地

此氣塞天地不假推廣令人試於平日修省無過即能仰不愧俯不怍明可對天日幽可質鬼神豈不旣塞天地縱使事盡天下業貫宇宙亦不過此

得已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何謂得已已者自己人惟不見自己故紛紛紜紜日求去貧而就富去賤而就貴去毀而就譽去失而就得若尊德樂義則眞知己之所以爲己者不以大行加不以窮居損不以趙孟貴不以匹夫賤窮能窮吾之身而吾之所當行者毅然行之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天之所以與我者完完全全人雖賤我不能掩我人雖貧我不能奪我豈不是得已

以上中州 時學駿克擴

語錄三

南都會紀 二十五則

主靜以立極觀變以時行極言乎其太極時言乎

其四時

非離非即知幾其神乎

子路了當人事禹了當宁事舜直了天下事所以云有大焉會[illegible]

功夫本體一也功夫在兢業在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不學不慮純乎其一天地萬物皆一體也凝然益然存無一物發無一偏直上直下公已公人即本體也有事事此用力用此得力得此所以爲成章言致一也會新泉書院

寂然不動本體也感此不動寂此不動所謂不睹不聞者也所謂動定靜定者也所謂發而未發動而無動者也學不至寂然不動惡足以言學故寂然不動曰聖人會僑光[illegible]

古有六府之政政在養民心法一貫何非仁體知此可以論中和位育之化矣然其本在七情其用在六府其學乃在致中和嚴哉會李陸二比部

舜跖只在利善爲善只在主敬主敬又只在獨體會游澗二比部

道不外人時不待我

戒懼着則有過過則有悔悔則復過過則復悔如此心體無時可虛乃大病也然有戒懼甚而過有戒懼間而過非過之嫌而間與甚之嫌能于間者寄之甚者忘之則功夫合本體矣會揚方二舍長

致知格物必也如大舜事親乎心無窒礙故無所不通如此一脉方是學脉會書院

發未發非兩時也率性而出發而未發自未發曰中自中節曰和未發之中也發之和也一也有戒愼恐懼即有中有和有中有和即有位育一時渾全所謂本體功夫妙用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者也西華門會諸公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何如其力量何如其學術也今人往往虛負其名多矣可不愧歟可不勉歟

大人之學在一體一體在充其本心克已復禮主敬行恕是公其身于天地萬物的法所以進于太

人之路也用力之久生者熟熟者生自然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大人之體用備矣

大人只是無我無我而後真我見真我者仁也仁者覺也覺則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何所間隔此謂生此謂易此謂神聖此謂天此謂真我一也一則不二不二則純純則不已純則大不已則剛此之謂大人富貴貧賤威武安在哉死生不易而況區區毀譽予奪間乎

禪以生死為一條儒以順受為正命大聖人則能樂天又能贊天能知命又能立命 會眉傳徐三公

吾嘗學不進道見未徹也見未徹故一涉交引動生歆羨難矣哉若見徹即心安命心安命即無歆羨無歆羨即自得其斯為大人盡性之學而又何不進道之有 會陸比部

功利之入人久矣本來面目何由得出必須自割自斷自責自修然後自者得自者得然後外齊出處去就榮辱死生一以貫之 會汪駕部

為學之路有三安行利行勉行致道之功惟一誠而已矣 會甘李二比部

外化有移此性無移識其不移立脚得定此之謂立其大者

人恒念雜故力不足力不足故志衰志衰故種種病若聚精會神專攻一路作止語默要歸此意則為學為政投之何所不可觸處洞然 會青院

果于事遜于言行欲方知欲圓我用世毋使世用我我容人毋使人容我 會徐銓部汪駕部

學貴有必為聖人之志有必為聖人之志然後自察識自察識然後自信自信然後真真然後常常然後妙何謂真實心近裏着己是也何謂常動亦定靜亦定是也何謂妙無內外無將迎無應感無起滅無揀擇是也真則賢常則聖妙則天其有不由志者乎蓋志之貴如此

子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樂在其中矣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回也不改其樂所謂不息所謂不違乃所謂樂也 會陳比部

戒慎恐懼不可須臾舍也雖然牽滯則助放下則

忘勿助必復忘戒忘必復助則如之何其不知性乎知性則率性自能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矣書院會趙公

道不遠人人自不察未有不蹈斯弊者也終日悠悠如之何

南都雜記十二則

夢者未覺其覺者在側必狂呼之其言狂矣其意非狂也欲夫人之覺也即有狂言覺者不怒何者此喻其意也六經語孟中千言萬語豈能一一中聽者心由此言之雖謂之狂呼可也學者當喻其意不滯其言千車一轍何論淺深千徑一適何論迂捷學者紛紛任意見立門戶昌詞盛氣如聚訟然要以達觀人我之間亦可謂自相矛盾矣

天地間一物而已有本末之謂也善生物者植其本不善生物者植其末其本生而末茂者有之矣未有培其末而生本者也是故君子貴格物格物者格其本之謂也格其本則一一則可以通萬格其末則萬萬則有所及有所不及而一者始不可見矣一者既不可見則一身之外尚不能通一家之內尚不能感何者是亦生物之說也得一則生生則不已不已則大不得一則息息則忍忍則隘隘則爭故君子一格物而天下平矣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善通物者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此亦不善通物者也

士人立身惟義與命居義俟命何覬何畏

貧者士之常貧無傷也以不足之心制有餘之用則用常有餘以有餘之心處不足之境則境常有餘

祿養善養孝等耳與吾奉親口體孰若貽親令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於大君能視能履爲於大君也故凶去能去爲以下從上凶而吉矣

九五夬履貞厲位正而能履質在下而無輔自用自斷故雖正而危也爲剛故也用柔幾矣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人情求人常多求己常少責人常多自責常少謙謙君子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人情多處哀之少處盈之所以能稱物之情而平其施也公自已於萬物而無所容私故能致平如此謙之至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蓋當无不利之時而猶發撝其謙若虚若無若愚若訥斯乃不失天則耳甚矣有大者之難謙也

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觀斯言也玩斯景也其上下與天地同流其性情與人物同樂其大舜聞一善言若決江河之體假乎其會點莫春童冠浴沂詠歸之識趣乎君子而有茲懐何地不可居何物不可容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有味乎其言之也人臣能存此心可爲則爲可止則止朝豈有倖位野豈有窮民哉

酌酒與君君自寛人情翻復似波瀾言雖感慨實自物理古今人信道大過與物違迕祇爲不達人情假令能知人情事有必致理有固然或離或合或炎或涼一人之身愛憎頓殊春月之間毀譽迭至自非出世人物何可以此見尤由斯以譚責已當嚴責人當薄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大人之所以善世而成名者也

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觀此可以識浩然之氣可以知自得之樂人人有此氣候人人有此樂地惜其情欲交攻百感紛集此氣始餒此樂始衰又何望以萬物爲體以天下爲任哉

以上南署 時學極條求

語錄四

仕學卮言十四則

下學上達

人而怨天只爲不達天的道理人而尤人只爲不達人的道理天人之理本無二致形而下者爲器形而上者爲道道卽器器卽學學卽達道無二致學無二功器外無道學外無達道不離器達不離學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視而見見所不見聽而聞聞所不聞飲食而知其味知所不知如此始能不怨不尤終亦止于不怨不尤與天無間與人無異無

問于天無異於人故我之爲我惟我獨知獨知之中惟天獨監天不外我我不外天知我者天知天者我謂天有知謂天無知知與不知吾俱無與故曰其天到此地位亦只是我無有長物我本至足無有外羨豈不是樂天知命夫何憂乎子貢只在人知處做工夫故夫子告之以此所謂性與天道此類是也惜乎世之學者終身尋討个甚不知所達怨尤一念終難脫離人所不知終難無愠此等去處只爲不達達却便已自在何待安排昔人問伊川墮水不驚捨後如此達後如此夫惟學故捨惟捨故達捨者無外援之謂也無外援故定惟定故安惟安故慮惟慮故得得也者即器即道之謂也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挑柴運水只是尋常如此却又說甚麽知來詩不云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人心道心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故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人藏其心不可測也一事也而善惡分一時也而始終判有所爲而爲之見之謂仁見之謂智其實與繼善成性差別此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千里之謬起於毫釐豈不是危人心之動未濟天眞率之斯行不待矯強人之有此不見差別此是道心道心所發動而未形莫顯莫見不睹不聞豈不是微即此微處人人公共與天無間與物同體其寔只在人心發出何有分別故曰復以自知又曰復小而辨於物言不出人心自有此種即此眞種不雜人心惟精惟一純然脫離面目本來至微至著故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知微則無不知彰者知柔則無不知剛者當萬民之蚩蚩同具此體同離此體大人先覺先得此心豈不是萬夫之望此等問學須要自知自由難對人語故曰君子愼獨獨也者非獨於人獨於已也人心之中惟此最靈惟此最貴舍此無有主宰無有知覺然有生之初人人同具豈有異于人哉故曰君子以同而異向者不同非獨在人已亦有之故曰人心險於山川變於浮雲吾所自發吾所自止朝夕異狀表裏殊致即此端倪善而之惡無有定在故又

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言同異由巳也

知止

知止而後定靜安慮得此是吾人終身受用實地止者如黃鳥之丘隅小民之邦畿語云爭名於朝爭利於市市朝者爭名利之所止也人人知之人人能止非由上智也假如爲父止慈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豈有學愛子而後娶者哉知之過深反過其止則與涉焉不知者何異故曰知者過之愚者不及焉愚夫婦之所知能可以察乎天地此眞徹上下語只此止處用知只此知處皆止便無外慕便無內膠無外慕故定無內膠故靜可窮可達可生可死只是此意故安生死窮達皆有着落故慮知此知只是當時本來色相無分別無加減故得

格物一

格物之說古今一件大事亦一件大疑難處物一而已故曰物有本末本根也末枝葉也同一生意同一榮枯纔說二便不是今人說格[illegible]是曉其名義象數此只好尋那枝葉已忘其本本與末絕然

二物生意不通何可言格格者通也格於有廟格于皇天格于上下此聖人之精神上通于天下通于地明通于人幽通于神故可言格纔是兩物便不相通纔不相通安可言格故所謂格物者知天下之物卽萬卽一卽一卽萬卽本卽末卽末卽本無有二致無有二事一了百當一感百通此心一起便動天地便感人心故直至天下平只是一本

格物二

今人一念所動便形著軀一脉所通便徹千里何以故本一然也一兎下隊心惕神變一聲相呼空谷響應谷非有知兎非有氣然而相通者一本故也知得此本方是格物格得此物方是致知知非本無致之而已人能致知則有感斯通有觸斯應一民一物皆我同胞一螻一蟻皆我生意一見一聞皆我關心此意安有不誠此意既誠事親則心正于事親事君則心正于事君纔一舉動便會下落纔一下落便會感通此身與人渾是一體渾是一家無有不同無有不順故家可齊國可治天下

可平如此却只分內故曰脩身爲本

理欲

學術不明只是理欲二字差別君子處欲如理者止也小人處理如欲者貪也人之不同本於其氣氣之相遂成於其習假如習俗之別五方殊致當其殊也不知其言之多愧而行之不自安也及其近而習習而安則惕然以爲異者鮮矣此所謂習俗移人賢者不能免也習以移人如舟之移水將息東西不知其四方之有定位矣習移之外氣錮之內內外交障而本來面目出露者少矣故有認欲爲理認賊爲子之嘆甚可慼也今人只要明理須先寡欲欲之能寡而理明矣此學之大戒也識之識之

損益

爲道日損爲學日益此非虛語乃實見得是方能言之今人之學有二有爲學之學有爲道之學爲道之學日務反身日務着實至淡也至簡也至溫也至素也至庸也至易也如此去世根塵日減一日豈不是日損損者非損其眞損其妄耳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此便是日損實際常人日日用功只是畫蛇添足日日有悟只是夢中說夢何常有達處來故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小人只爲日益故亦云達其失遠矣

君子之過

日月之食當然之運也日月無心而適逢其會則食而無損于明者其貞明在也君子無心而適遭其窮則過而無損于德者其貞行在也周公之過于管蔡仲尼之過于昭公聖刑之過于不經此乃可以言過此乃所謂如日月之食焉若夫後之小人而無忌憚者流亦自以爲過比君子而無畏于人知幸者天下胡公之擅稱否者一切不掩之託跡此豈非所謂小人之中庸者耶君子之過比於日月小人之過比于君子夫子傷其比也故曰人之過也各于其黨此可以知夫子之心矣

怒慾

人易發而難制者莫如怒與慾怒與慾本乎情出

乎性烏可盡去哉語云懲忿如推山窒慾如塡壑
此說近矣而幾不情夫忿生而刑罰行鈇鉞興不
忿則惡人無懲矣慾生而父子絖夫婦調不欲則
善類無種矣不忿不慾至於惡人横善人絶雖異
端不可行而况吾儒乎發乎其所當發止乎其所
不得不止自有天則無能與也智者有所與于其
間多方裁抑或失其正令人至不可行殆哉

天道

天之道福善而禍淫人之情好謙而惡盈此語至
矣然亦有爽焉者何伯道無兒張湯七葉此何以
故則釋氏緣業果報之說興焉儒者棄而不道然
不免窮於是乎有三不朽之說有必得其名之說
有陰善陽善之說伯夷餓死死於義也顏子短折
短於命也義至于伯夷命至于顏子乃可無怍今
人說命說義不得終是有愧于天無不怍于人蓋
如此却於善上未能盡安得責報于天盡至是而
後吾儒之說果無窮也故君子重自修

自知

人不肯進只是自安自安只是自信自信由于不
自知自知者鮮何也聞見交盛本來處反自遺也
今人說悟說達儘他天花亂墜絶無益也何者此
悟此達皆說耳非實際也一任言詮反觀自來面
目其可赧而汗者多矣此反此觀乃是眞悟乃是
眞達只此眞知便徹晝夜便覺死生無有間斷乃
是天機自強不息如在川上時此眞機也此眞學
也何有止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也此此與鳶魚飛躍同意

養生

語云善養生者肆之而弗閼也肆之矣而又閼之
是重傷也情有所有行有所無行行所無行不離
不即此善于養生者也肆之則弗欲其閼之閼之
則弗欲其肆之今人之所謂肆非養生家之所謂
肆也如此而弗閼則已矣故曰善養生者肆之言
其肆亦善非今人之所謂肆也閼者禁于已然之
後肆者節于未禁之前夫節于未禁之前矣而又
安用閼為哉故曰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防已

然防未然言貴辨之蚤也故曰蚤服重積德

立達

立者無一私之可撓達者無一私之可滯欲之一念所起甚微徧滿彌漫無非此理纔分人已卽非立達旣云立達便該人已仁者譬之一身則血氣周于百骸譬之天地則和氣彌于六合心卽體欲卽用人卽已已卽人無所不立無所不達舉一世之民躋之仁壽溥六合之衆扇以仁風論仁者之功雖堯舜不能究論仁者之體卽赤子固已完此夫子敎子貢意也

反身之樂

物非我有則假之假之則二二則物物與我爲敵喜則溺怒則焚往來憧憧終日戚戚如此還可與作樂否物不在外而在我是物不備不足以成我猶服肱不備不足以成人如此則一一則物莫非已認得爲已則已之所施與物俱順物之所觸與已俱通情無往來境無拘礙如一身然心使臂臂使指不言而喻何有異形如一家然父子兄弟無爲融融至仁無親何有作意此之謂誠此之謂樂外誠無樂外身無誠反之一字蓋爲逐物而忘其身者發也

過庭紀聞五則

義利之際人所難處雖然斯易辨矣弗思耳人一面一心耳無不人知者非其有而取之赧於面怩於心如人何雖祿以天下繫馬千駟不易也

日用庸行毋慊斂聖蝸居嚴雜毋慮滓穢此皆天理人情不容但已要亦家常事勢不容求全大都以寂爲感以動爲靜以有無爲同出而異名以喜怒爲太和之元氣色色平等念念作聖則雖日堅塗炭日近惡人無礙圓通無妨正業否卽深居簡出徒自寂寞耳于實用何裨

道不可仰仰而非也道不可鑽鑽而非也道不可瞻瞻而非也是故顏子之初慕聖道而無得也蓋猶有擬議卜度焉及其至也無時無處無非存天理者豁然一旦悟見本體非有非無惺惺嘀嘀卽鑽瞻視尚安用之故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

未由也已蓋顏子所以亞聖也

道無私見而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道有眞知而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過化存神此四言者安身立命必由之矣過而不化神將焉存神之不存同流何有宿塵習塵事塵理塵一不化而難以幾矣蓋嘗與某同舍坐而言渠不聞此未達存神之說而以頑空者

以上洲中 時學入超悟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二

新安方揚思善著　檇李門人賀燦然校

書座四箴 四箴南征草以平生[illegible][illegible]之槩故特揭之

正箴

政者正也聞諸聖人欲正乎人先正其身其身不正雖令不行苟正其身尊如鬼神正身之正先自心始外不狥人內罔狥已視聽言動非禮勿履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大箴

昊天匪天萬物覆焉形形色色自生自全含垢納汙惟天則然因材而篤靡巨靡纖所以君子奉若天道無有作惡無有作好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普物無心同歸有昊

和箴

譬彼和羹五味相濟可否剛柔以同而異喜怒哀樂縣解乎帝熙熙春臺四海兄弟耳目手足惟心所爲楩柟杞梓惟匠是施同歸殊途何慮何思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平箴

惟衡之體匪輕匪重進退推移慮善以動絲激則鳴水激則壅王道平平民物公共嗜慾未起神明罔欺裒多益寡稱物平施相彼兩造天鑒在兹不平謂何如此嘉師

原政八論 八論有習集二論中州稿以平生經濟之原故特刊之

尚嚴第一

蓋天下如人一身血氣榮衞者民也筋絡任督者法也人之情無所不至充其至也人人懷望于上吾將不勝其求而後聖人之法生焉故法者所以治人之術而非所以徇人也治人者生人徇人者殺人生殺之權人所易辨而至其居上也往往貶法以徇人曰治如是足矣如是而後民可懷也事可立也事不失立民不失懷蓋寬之得民也如是而廩廩何爲者也噫果若人言是愈廢天下之事傷天下之民而何以治爲哉治也者理也理也者義也善言治者莫若易易之言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然則義也者又也可以聚財可以守位可以承實可以施德故義也者仁也所以生人也經絡縱則血氣流血氣流則陰陽反陰陽反則死經絡治則血氣軌血氣軌則陰陽從陰陽從則生故起斯起立斯立行斯行任斯任者經絡治也起者仆立者倚行者居任者弛此亦縱其經絡而無以制之之過也善養生者知制善養民者知義義也者制也其綱欲振其條欲畫其分數欲明其操行欲固其精神欲流其晝夾欲斷其保合欲深其歸欲易以簡其聽欲伍以參故曰義也者治也治人者上治於人者下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此理於義之謂也非世之淫刑以逞者也

用大第二

天地之所以大者萬物也形形色色化化生生而大者見聖人之所以大者萬民也左之右之前之後之聯屬於聖人而大者用是故聖人能用大不能爲大聖人非能用大也吾以大致彼以小應小

者應而聖人大矣聖人曰我何知故天下莫不盡其謀聖人曰我何能故天下莫不盡其才雖然此之用大以形者也而未嘗以神形用者窺神用者不可測也形用者竭神用者無窮也故莫若以神日之入於崦嵫也其神發於旦天之縣於太空也其神發於春故夫聖人之用神也亦若此矣結繩治而人始藏其僞干羽設而人始息其暴有鰥師錫對無遺賢正卯被誅市不豫賈故夫有司兢兢程其簿書急其期會猶若以爲不足者此亦不知

用神者也書不云乎君子之德風風也者蓬蓬然往蓬蓬然復鼓動萬物而不知其然者也吾嗛於口而甘美至吾嗛於觀而采色至有司者誠知舉其大而遺其細略其迹而明示其意吾未見其有不應者也簿書期會此聖人致治之具而非所以治也沾沾而求之銖銖而責之而遁心者應矣故考之乎規矩之內運之乎規矩之外時縱時舍時取時予而吾一念愛民好士之志緼之爲精神而洩之爲端兆者已不出戶而周天下矣此吾所謂以神用者也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核實第三

昔天下之患安在哉其實若此其名若彼徇其名則是而廉其實則非若是者政靡天下之民最號爲願愨吾徒以忠信結之夫無以忠信結之而一切務爲浮名若是者民離　主上一人所與共天下者二千石以下至百石止耳今其人皆四方之士遍舉而遍任之毋能一心而所恃以維持之者一切盜而居之虛名若是者官邪官之設以爲民

也民之利以善政也如以名而涖官以名而蒙民以名而治政是君臣上下相率而日趨於僞也若是者綱夷綱夷則國家從之矣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天下號爲治平矣民不加富兵不加強人才不加多而風俗不加厚若是者何也好名之習勝而責實之道尠也責實之道在乎因名因名之道在乎因其所以名而考成之愛人似矣舉凶人而置之股掌中非所以保完也養賢似矣月朔一延見終歲而校課非所以勸學也恤孤似矣按籍而呼

人給一升糒見而後勞苦之非所以廣恩也勸農似矣春和一檄毋以獄訟妨民耳阡陌之不知征斂之無藝非所以重本也諸如此類推極言之其當考成者有幾誠更僕數之未能悉矣而吾皆以實意求之以實心行之以實效責之最其實者而汰其不實妄以行之數年其官常漸著其政行漸乎其綱維漸舉然後乃可以責一二之實效於民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王忱不艱言實政之易行也詩云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虐政之無實也善爲政者知實政當行之若彼悼虛名毒民之若此其於治也亦思過半矣

知人第四

知人之難自古記之矣凡知之難非其有之能受吾知之難也又非其迹之難能符其心之難也凡知之難在因其見聞而參伍之吾之所聞出於名高者也而以多求之則忌者進毀若是者失人吾以名取之而譽言日至將不得其他端若是者失人吾之所聞出於嗜利者也而以聲討之則多左以事若是者失人不以聲討之而漫爲容與則請解者至若是者失人吾之情將有所屬者也而彼偶爲之適會其固然若是者失人吾之情將私有所討也而主者不知至與吾相持知之又從而地之吾將有所不勝若是者失人吾有所許可則無以辭色借之吾有所咈抑則毋以疑事嘗之見其所長則毋病其短見其一端則毋信其全時有所取則令終見懼他有所見則從來爲考此知人之難也昔者晏嬰齊之賢大夫也而不知仲尼天下蓋有賢而蔽賢者乎若是者不可不察也管子天下才也而三歸三歸者侈甚矣侈則貪貪安能才若是者不可不察也孔子聖人也其弟子以爲如天之不可升而伐木削迹從其黨則比而不公從其衆則毀而失其眞若是者不可不察也祝鮀佞矣地宜與正卯並誅而衛國賴其治仲由冉求當從季氏之誅而卒以政事顯若是者不可不察也凡知人之難非其才之難與其守之難也又非其內心之難適用之難也同時而異事則建功難同

事而異任則見信難同任而異交則取譽難同交
而異心則相保難高之而慕誼則見以爲行僻簡
之而獨尚則見以爲賣交行其所明則見以爲急
功順而應之則見以爲無當迎之無首隨之不見
其後則見以爲和光而同塵故此數者皆知人之
難也不可不察也期會以趨之籍記以明之談言
以中之燕見辭色以辨之委其難以嘗之親至其
地以考之論他事引同類以參驗之如此而後人
乃可知也至乎其末耶尚未敢以爲然哉昔者吾
夫子蓋言之矣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
人失之宰予噫所從來久矣

平賦第五

今天下所不足者非財也有司廩廩日求中其員
程嚴爲發徵期會以驅之此亦有司之過也天下
之大人民之衆土田貢賦之入纔至而輻湊於京
師此何至患不足哉今夫小民之家歲穰而仰滯
穗歲侵而號啼不憚流移轉徙之苦不知有生之
樂而有司之徵求敎令日至其門此有驅之爲盜
而已上之終無益於縣官而下之終無補於風化
也然且爲之則是有司之計過也更繇口賦之錢
多故民不得舉子粟米兵車之賦多故田不得歲
易鉤金束矢之入多而民始無長物矣桁楊接槢
之犯多而民始無完膚矣凡若此者非所以息民
也民不得息則天性傷天性傷則廉恥鮮廉恥鮮
則犯法輕故民皆好衣媮食日呰窳不事事而閭
閻之間蕭然發動矣而有司方且偲偲日對簿不
暇若是者非所以奉公也且夫壤有磽沃則[illegible]而
戚賦人有中丁量人而受功籍有占次按籍而[illegible]
緡蓋功令不啻嚴矣今至有下田而蒙上賦者有
悍與耄而猶受功者有富民抗敝以巧法而一緡
不算者有累數算而貧無立錐者有田連阡陌而
買爵以復其身者此皆積逋至千萬犯罪經數赦
而有司莫敢誰何何者彼將有爲之地者也如此
弗問根株蟠乎下法令撓乎上有司方且執筆
以威細民立期會以急窮民賦未及程而民已稱
困矣昔者召康公之尹東郊也巡行阡陌間至息

棠樹下而聽訟焉是貴不忘勤也子產治鄭伍田
疇褚衣冠誅豪宗訓子弟是惠不廢法也黃霸之
在潁川某所有木某亭有猪子具知之綜理纖悉
是巨不遺細也此三公者無當於治賦而周鄭以
興漢室復彊古今稱善治賦者弗若也今天下孜
孜治囹賦當事者率以此課羣吏而又安能萬分
之一於三公者哉

省刑第六

繁刑峻法令天下重足而立然不足以禁奸囹圄
戒嚴係者纍纍而呻吟然不足以懲頑故刑人于
市而攫金者交臂矣錄囚於庭而舞文者抵掌矣
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懼之而民離離之而民
侮則是法不足威而宥不足懷也法不足威而宥
不足懷是謂亡法亡法是謂伐權幾如此二者而
不徵亡哉昔者文帝蓋除肉刑矣然詧者往往致
死景帝承之遂致刑措此何以故也蓋明主之用
刑也有必先於無辜刑必加於有罪夫有罪也而
後罰加之加之者無心也當之者無辭也故天下
畏其嚴而樂其寬無辜也而後宥加焉彼見無辜
之得釋也天下莫不重快其仇而小人者卒不得
以徼幸故其寬足懷而其嚴足畏由此觀之明刑
者所以省刑也非其虐之之謂也省刑者所以勝殘
也非其姑息之之謂也當世從有司者兩端而已武
吏見法輒取文吏以柔養奸夫法不可取也而養
奸者謂何哉且彼未嘗見大體也霜雪之所墜無
不伏壓者雷霆之所震無不摧折者天地自生自
成萬類自形自色而墜者震者卒何害於利貞之
性情哉故聖人之制刑也亦若此矣辟以止辟也
刑而期無刑也聽訟而貴無訟也此聖人用情之
至也大者取之小者與之所以明仁也舞文必誅
怙終必賊所以明義也案牘無留犴狴毋淹所以
明斷也書不厭占讞不厭詳所以明智也此數者
盡獄之意矣而未始詰其端夫獄之端也豈有窮
止哉詰之而愈繁窮之而愈滋是在良有司者慎
之而已矣易中孚之繇曰君子以議獄緩死蓋言
慎也

治兵第七

夫物相比而不相得則爭爭而無以相質也則亂亂而無以治之則滅故兵也者所以因爭而制爭因亂以治亂者也惟其制爭亦可以爭惟其治亂亦足以亂甚哉兵之為利害也聖人憂焉較兵食與信之利害緩急而特曰去兵蓋兵可治也而不可恃也審矣何以明其然耶昔者軒轅氏有涿鹿之戰伊耆氏有胥敖之戰夏后氏有有扈之戰商伐鬼方周驅獫狁皆是物也易此必敗故曰兵可治也逮德下衰至於周穆白狐得四荒服失五德又下衰至于春秋析骸而爨易子而食廩廩者十家而七德又下衰至於嬴秦天下放放日尋干戈骨血既原野者十家而九此夫老子所謂佳兵者不祥之器非耶故曰兵不可恃也何以知其然也聞之言曰兵凶器也戰危地也死亡人之終也習凶器履危地而蹈人之終此非人情之所安為也然且為之則必有為之賈者也夫膏粱所以賈其力也禽獲所以賈其智也爵賞所以賈其生也小過不錄小挫不辱所以賈其氣也故此數者皆兵之利也而非國之利也國利於安存兵利於重糈以重糈易安存可矣然非可與論於無事之日也雖然有事而藉其力無事而休之休之而無與賈則已矣又可復藉之耶將復藉之必姑予之將欲殺之必固生之予之而無節生之而無制此大亂之道也非聖人之政也聖人之政在于治兵治兵之要在于節制節制之本在于仁義仁義之入人心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今驟而語仁義不足與懷也驟而語節制不足與振也雖然仁者愛人義者循理不患於積久患在乎不誠耳有司者誠心愛民而循理乎則其什伍必連其約束必明其險夷必習其臧否必別其忠不遺遠其法不撓近其巨不厭細其公不廢私公不廢私恕也巨不厭細明也法不撓近正也忠不遺遠大也別臧否者機也習險夷者變也明約束者信也連什伍者嚴也故此八者治之本也仁以居之義以行之節以制之而邦政舉矣此聖人之兵也解在師

尚父之告武司馬穰苴之次軍法也彼斬伐禽戮者末已

厚俗第八

黄虞而下三后之季天下何其囂囂也衣裘葛茹蔬菽非不足於財哉然而患貧不患不仁釋鋤耒從商賈非不足於安逸哉然猶患勞不患非義鼓瑟吹篪承筐薦璧非不足於文采哉然猶患嗇不患非法箕倨以罵攘臂而不顧上非不足於侈肆哉然猶病禮不患無恥故夫民俗之誹訕也日益甚矣有司者將何以佐縣官圖化焉蓋聞聖人寶人之道民也朞年而可三年而成七年而可即戎一世而仁百年而勝殘去殺此其大率也今也道不至於賢人聖人而望治也多求諸三年朞年之內其所務者簿書期會而止而其考成者率皆匡人父子骨肉之事化民成俗之功噫亦太甚矣岐豐之間蓋介乎夷戎民頟而俗龐至獷也自后稷公劉以至文武歷千餘年矣而民風始淳此豈一手足之力也哉數傳而至平王東遷於三川而民之棄周若遺若是者何也則歸厚之政難而習偷易也故善爲政者任時善救時者因俗善化俗者知人聞諸董生曰守令者民之師帥也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故皇皇求仁誼惟恐不足者士君子之行也皇皇求財利惟恐不足者細民之行也今至以守令而下同細民之行釋士君子之道而於以助上化民不亦遠乎由斯以談上者表也下者影也君者源也民者流也審矣東鄉西鄉讓而就席民猶犯齒三事大夫讓而就卑民猶犯貴故夫世之所以化民者亦多術矣執爵而養老所以教孝也選舉而後進所以教讓也貧而後食之所以教廉也有功者上無功者下所以教能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已所以教忠也禮容以揖之所以教敬也弦歌以肆之所以教和也侯明而撻記之所以教恥也噫亦盡矣如是而足以化民耶是相於德也如是而不足以化民耶是相於技也語曰朞年樹穀百年樹德故德也者化民成俗之具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初政二論

風俗論

古今論風俗者莫如夫子矣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夫上之所作而民風之上之所風而民習焉習之謂俗俗也者俗也上所不欲而民或欲之上之所欲而民或違之上下相盭戾而治道微矣治道微故風靡風靡故俗靡俗之靡也賞之而民不勸罰之而民不威夫不勸不威而能成化于天下者未之有也然則上下之情固有異乎曰非然也情一而已矣其好生而惡死好逸而惡勞好善而惡不善也是夫人之情不能與吾異者也因有所好而奪其所甚好因有所惡而施其所甚惡則人之情遷而上下殊矣夫上下之殊也豈其情之本然哉匹婦治絲枲以易衣食也錙銖不忍釋焉愛生故也然至其當不義則以身殉之矣夫夫其當不義也豈無愛生之情哉有所甚好以奪其好此生民之情也善治天下者察其情有以風之則可矣風之何如曰千金而易骨則千里馬至贖人而不受金則無贖人者矣故求珠于市不于淵者求之者多而其價重也夫求之者多故價重而求者卒不舍何也彼知所求在此故售售而得重價故售者來而求者可以卒獲故寧捐重價而必于市然則夫民之情亦大可見矣彼其舍生而就死舍逸而就勞孜孜焉勇于為善而怯于為不善者豈有他哉其善者吾誠知之而吾誠好之故有不善善則賞必加焉其不善者吾誠知之而吾誠惡之故有不惡惡則罰必加焉夫知吾之好必不遷于惡而吾之惡必不遷於善也故其好善之心甚於好其生而惡不善之心甚於惡其死夫然後可以行吾之賞罰而遍其欲惡天下之大也善人與不善之人眾也吾豈能一一賞罰之哉古之人有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者此何術也欲惡不遷而賞罰信也昔者堯之時善人之多也宜不止一舜惡人之伏也宜亦不止一鯀然堯知舜之必不為鯀而鯀之必不可以為舜也是故舉舜而殛鯀不崇朝焉而天下卒以大治

堯善得其術也紂之亡也其初豈有失德哉寵惡來囚西伯天下囂然反其欲惡之情而質貿焉失其所趍故其亡也忽焉語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嗚呼彼其所以帥之者乃其所以風之也與通于此者可與論風俗之柄矣

利弊論

易之係革曰巳日乃孚又曰革言三就兢兢於興革之際蓋嚴矣夫聖人之于民不啻子弟然視利如飽暖視害如疾痛苟可以及民者豈直裘梁藥石哉然而有一利焉吾且試思之而不遽興有一害焉吾且試思之而不遽除豈聖人愛民之心顧若此愸哉意者天下之事非新焉者之爲貴而常焉者之爲安吾謹其常不必于喜其新則天下無奮發立功之名而陰受寧壹之福非然而興一利焉朝興之而弊夕從之除一害焉舊害未除而新弊至矣然則聖人之治天下也將聽其自成而任其自敗也歟是不然聖人之于天下不求爲異而已矣天下皆曰有利不興有害不除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故聞興利之說矣大都復鄉社也開水田也興常平也聯保甲也聞除害之說矣大都禁游民也察豪右也裁供億也肅官府也凡此偏者有志之士類能言之而當道亦類能聽之然日日以長其所謂利者竟未盡興而害未盡除也則豈可不求其故哉言之者徒異爲之名而曾不得其要領聽之者亦徒樂聞其異而莫詰其然則其有未盡亦無大惑已然則利害之際終無可爲乎語有之御得其道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狙詐咸作敵夫爲政者亦若是而已本之以實心出之以定見毋以嘗試爲之巳毋以奇跡標之人使吾之精神常流通于事之內而成竹常節制于事之外則鄉社固今之鄉社也愛民如子而民愈向學矣水田固今之水田也經財如己而民愈有殖矣斂發自民積之以三年九年而常平可無蠹臧也友助自民懸之以明賞必罰而保甲可使制挺也游民不勝禁矣誠行漢之爵力田而游手且緣南畝乎

豪布不勝絮矣誠明賈生之經制而豪華且自貶損乎供億猶是能逐巳大官之奉哉要在吾司會者誠樽節之耳官府猶是能逐撤庶司之守哉要在吾司隸者誠關防之耳夫若是者庸詎謂足以蓋天下之利而窮天下之弊哉天下之患常出于智術之所不料而吾且皦皦而張之翹翹而揭之則其智有時而窮而人因得以欺吾智之所不及而其禍始大蓋吾惟本之以實心出之以定見則如此者亦足以治天下而安吾民不幸而有遺人猶得以據其後而增之而天下終以不困何者吾求以安天下而非求為異也夫堯舜之治天下亦若是而已矣夫子之贊堯也曰民無能名其贊舜也曰無為而治於乎治天下亦何以異為哉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三

新安方揚思善著　昆陵門人陳所學校

風雅十篇三十六章

松陰　山中稿

松陰寓靈谷精廬賦也讀書精廬之南菴有嘉蔭焉

松之陰維竹青青君子來思愛此軒檽軒哉檽哉絕無塵伊其無塵聊適我真
松之原維竹揪揪君子來思愛此檽軒檽哉軒哉寂無喧洵其無喧載習之翩翩
松之谷維竹攸茂君子遊思愛此麋鹿麋兮鹿兮生無欲緊其無欲樂與子同宿

松陰三章章八句

北風　南署集

北風送楊大夫也楊大夫歸上黨歌以授綏云

北風其凉何草不黃君子于歸北上太行
太行巍巍白雲孤飛君子于邁曠將與依

登彼西山言采其蕨君子樂胥我心如咄
登彼西山言采其薇君子綏止不我遐遺

北風四章章四句

石磷磷

石磷磷贈吳處士也處士號蒲石託以比德焉

石磷磷載嶙載峋有蒲盈之其葉蓁蓁君子于寧洵美且仁
石鑿鑿載衡載錯有蒲作之其葉沃若君子樂之其嘯也澤
石蹲蹲其音乍兮有蒲敷之其節九兮君子于姑宜爾壽兮
石峻峻其趾駢兮有蒲之根宜偓佺兮君子厥僉維以永年兮

石磷磷四章章六句

有紫

有紫贈別且寄也別蕭生因寄耿叔子

江南何有有紫有李之子來思並坐鼓琴自我不見三載於今願言税之以雅以南叶
江南何有有篁如簀之子來思並坐鼓瑟叶自我不見黍苗三碩願言媾之于焉嘉客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皎焉月出思爾和弦子之往矣曾莫我反叶反旃反旃與子成言
子之自來江流瀰瀰子之從往涉淮與濟我思匪它思爾從事何以贈之澤蘭湘芷

有紫四章章八句

青蒲

青蒲修禊于石城之莫愁湖賦時景也

青青者蒲在湖之間凄凄風雨從子于盤爾殽既分爾酒既衎載斟載酌不醉無反
青青者柳在湖之曲凄凄風雨念子來肅逝者如斯青陽不徙我今不樂如此伯叔
碩人頎頎令色令儀偕爾同行自堂徂基歌予和女酌以金巵翩其反矣德音不違
碩人頎頎被紈與素携手同遊及春之暮言旋言歸威儀孔庶豈伊異人惟予之故

青蒞四章章八句

侯之來

侯之來賦邑侯之賢者也賢者去邑民有遺思載歌不亦宜乎歌之四闋風善政也

侯之來乘乘馬飲水一巵羇棲一履鮮乎侯嗟勞乎于野侯之來思渚乎觀者

侯之至車轔轔夜寐夙興拯乎於貧昔也無新今也有陳侯之至矣曷如其仁

侯之喜喁喁有祉我有子弟式敎勿已侯之怒儉

侯之徃有命自上載膏爾車載飾爾鞅侯德則競壬伊沮疇卽慆淫離逖爾土

疇乎與杖靜言思侯中心有瘽

侯之來四章章八句

東門

東門送丁大夫告歸也

東門之房爰有行楊黃鳥于翔大夫戾止斤斤其明叶都人所望叶天子命爾司農于京叶四國是皇皇哉皇哉曷曰思故疆哉

東門之坻爰有芑杞黃鳥萃止大夫來思德音不已惠及寮友明命是敉爲天子使之綱之紀綱哉紀哉曷曰思故里哉

出其東門從者如雲我送大夫宛其乘軒叶大夫歸哉貧於丘園叶疇和子倡胡解乎愠叶勉爾遒思對此元元叶

東門三章二章章十一句一章十句

子之丰

子之丰賦碩人也吳張君幼于質美而文振東海上蹁蹁矣過余都官余賦子之丰

子之丰兮黝者其髮丹其容兮載色載笑游如龍兮出鮮之轔穆清風兮大江之南惟子允兮

子之丰兮綺衣綦巾威如鳳兮見子省睫服乃衷叶兮時惟不言言可頌兮東方之人爲子重兮

子之丰兮展如邦之彥也隱東海兮曾莫予子觀叶也承天寵兮先乎以羔鴈也乎則庸兮闔胡雠爾言叶也

子之丰三章二章章九句一章八句

河之水

河之水賦西蜀張太公也太公侍御之先大夫縈河居士也

河之水洋洋兮濬發于秦以濫觴兮有美一人婉清揚兮臨流自斟樂有常兮

河之水沛沛兮縈於嘉陵宛如帶兮有美一人嚴而泰兮臨流自滌樂無外兮

河之水其流清兮流之百折其波縈兮有隱君子心無營兮澥洄其間安且貞兮于萬斯年歆令名兮

河之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十句

瞻彼南山 南征草

瞻彼南山瞻孟祠也過鄒謁孟夫子祠志仰止焉

瞻彼南山維石嶙嶙殿于鄒邦不騫不崩維山降神震于孟孫誕育膚敏以嗣顏曾

遵彼洙泗維鄒之背我聖斯徂淵源攸在懿厥哲人不遐有配氣象巖巖有崇泰岱

尼父既沒疇見而知皇皇子輿言淑其私進退以禮出處惟時俎豆宮墻爲萬世師

凡民有生性命各正不念爲狂念卽爲聖性善一言小子咸聽易知易從何莫斯競

瞻彼南山四章章八句

樂府四篇十首

練時日 南[illegible]集

華皇皇燿三光靈之斿下大荒輿轔轔雲若蓋靈之來神哉沛靈之都邃九重紛其下登虬龍靈之從盛百官濟容與珮珊珊風肅然靈之至旌搖搖飛天駟明星粲靈淹留如在上宴以遊陳牲牲奉明水燎於庭靈有喜布精衛於太壇殽椒糈停鳴鑾五音平歌八佾披琅玕薦芬苾肇明禋載玄黃森陟降豫且康相一人百執事維肅雍祈明賜兆明賜惟豐年帝德厚格重玄

惟泰元

我牲維牛我琮維黃載燔載瘞嘉薦令芳厥位惟良厥日孔吉茲祀洋洋報皇之德惟皇斡機終始

萬物七政齊衡八風從律乾施坤順太階以平恭
膺明賜報饗惟誠三事庶尹罔不肅將秉圭藏璧
式翔以翔吹笙鼓簧激羽流商我皇用豫嘉祐萬
方

秋胡行詩馮母八十

桃李春花松栢冬冬自榮桃李春花松栢冬冬自榮習
習谷風白卉具生朝如沃丹夕有落英青陽徂矣
黃蘖無萌歌以言之安如松栢榮
丹青易泯金玉無窮期丹青易泯金玉無窮期白
賁匪斧文勝多疵有美栢舟之炎靡移磨安可磷
涅安可緇歌以言之金玉無窮期
几民有生節孝誠獨難几民有生節孝誠獨難馮
母丞嫡音容自殘事親盡孝立孤保完前章丈夫
心澹爲寒歌以言之節孝如母難
天與善人富貴奚足多天與善人富貴奚足多有
母如孟有子如軻千萬斯年令聞不磨萬鍾五等
如馮君何歌以言之善人良足多

自君之出矣四首

自君之出矣盈盈玉樹前思君如皎月常缺不常
圓
自君之出矣采芳不盈指思君如車輪轉輾日千
里
自君之出矣江門迥不開思君似江水東折幾時
廻
自君之出矣刀尺趣寒衣思君如縞帶何日東君
歸

四言古詩一篇

西谷先生七十歌

太行之西有谷深阻君子攸居爰得其所道固委
蛇德則颺詡大夫夙夜三命傴僂乃遊河洛乃涉
齊魯範之如師怙之如父惠此中國式歌且舞矯
矯冥鴻逝將去汝雖則去汝有猶其武念彼鰥人
懟此强禦綱之紀之陳臬有敍子也象賢公也譽
處譽處伊何西山有墅無酒則沽有酒則酙耆舊
是徵消搖容與睠彼松栢徂徠新甫爾壽則然台
背黃耇叶 匪伊異人仁者斯壽叶 是用作歌以垂

永久叶

五言古詩四十七首

山居紀興　山中稿

孟夏天氣淑薰風來自南菲菲草木柔奔流正汙漫我來春之仲良友相盤桓届此忽易時宴笑姝成懽朝遊千仞岡暮投百尺竿風禽遺我音山花爲解顔非無噴雲峽亦有飛月湍清和一登眺焉言覩其瀾狂歌復狂歌清聲徹山閒捫蘿陟懸崖開襟俯攢巒浴累居然淨忘忘亦非難何當老翠微與子超塵凡

吳生行　南畧集

生新安人賈江淮有還妾事

嗟嗟吳下生横目之民與犂以遂矢弧冠以倒接離白晳而黃黑有口甚喁喁田民食籩豆賈豎利羸餘髮短心自長豈不懷安居吳生亦人子安所與人殊近市不厭囂伉儷奚久虛人生不滿百簷隙度白駒今我如不樂屋室他人愉所以彼其子汲汲金與姝吳生出天性暗合於詩書買妾卜其臧燕婉今何如之子涕泣言我亦名家婉縣官持父亟緩急靡所需質身于錢家聊以救斯須託身豈不好始願不在茲匹鳥尚有偶此衷當告誰言已泣數行呱呱莫能持吳生聞之悲秉燭不解衣得妾以其子復賊人子爲以彼易此覩安用軒輊之女貞苟不字千金弃如遺區區是阿堵爲爾簪珥資去去勿復道僊僊吾當歸糟糠不下堂其巾待中帷黃金再百斤信義良不移聞者爭嘖嘖嘆息真男兒誰謂古今人毋寧姝秉彝叔子慕作頌穆如清風來叶　睠彼都人士睎此吳生辭

擬行行重行行

忽忽歲云暮悠悠道路長與君一握手相別何茫茫白駒杳難繼空谷徒相望流塵漫疏越三載閒宮商豈無陽春調自惜知音亡丈夫志四海毋寧自慨慷諒君在周行何必懷康莊努力崇明德白首以相將

擬青青河畔草

東風繇百草零落發華滋娟娟閨中女懷春起幽

思釆釆陌上桑終日不盈筐懷彼同心人遠遊忘所歸六日巳不詹五日期是非征鳥尚有匹雙雙凌風飛空房嘿自守芳心當告誰

擬青青陵上栢

青青栢與松歲寒臨危路自卉摧爲薪倐忽更新故四時陰陽移南山尚有缺人生如白駒戚戚何長顑斗酒盡君懽聊以抒情素結駟遊長安聲名競馳騖豈無一時好勢盡如脫兎自古懷在昔先民服常度有客吹參差簞瓢以厭飫不樂當如何生年無百數

擬涉江釆芙蓉

鼓檝江之瀕言釆蘭與芷蘭芷多芳澤託根何瀰瀰擷以青瑯玕縱以氷紈綺珍重貽故人故人千萬里不斷報瓊瑤但恐歲宴菲臭味終不移否哉有如水

擬君子有所思

君子有所思翩然天一涯相去萬里餘結束將從之憶昔與君別宛在水之湄歲月今幾何水廣何

瀰瀰思君不得寐待君違前期豈無結新好不如君相知好懷不獨傾好音當寄誰遺君一束芻佩以三秀芝白駒何皎皎空谷自逶蛇所思不可致所守安可墮矢君永弗諼歲宴終自持

釆菱歌

吳兒水中居吳女習釆菱欵欵鄰家娃結束來相仍短襦赤繡裙扁舟牽素絙朝發吳江湄暮艤太湖嶼釆菱不盈筐兩女對相語姊年方二八儂年十五許機杼不出門此日暫容與容與一水中鴛鴦故相乘芙蓉開並蔕凡物居有恒苟非九十儀孤鴻豈容焆夕陽明滄波語巳蕩舟去灼灼渚中花依依江上樹遊人歸嘯歌嬌羞不敢覰願言結同心白首無他慮

雜詩

人生不百歲百歲當如何弱冠若結束衰年嘆蹉跎青陽不我延白駒駛相過少年不長好生齒日漸多富貴人所矜侯門巳張羅功名蚤相赴竹帛今傳訛由玆浮生理達觀庭下柯榮枯瞬息間生

者終有涯青尊爲君開暫使朱顔酡晴空滑無極
止水元不波一日兩日看對景舒天和
送許生實甫歸省
許生信良友負笈遠從遊已知道在玆胡爲來相
求窮根如徽纆習氣仍綢繆岑寂坐自馳禮樂縣
雙虎淆淆竟長世予獨懷先憂不學本爲學乃
滋憐𢡟叶學與不學間譬彼行道謀所以洙泗士
閒閒如春𤲞叶坐忘者誰予斯道推前矛生觀太
牢問君子多乎不知亡臧穀羊卽解庖丁牛生歸

何所爲將爲親者疇寧知至情嬺一日如千秋何
思亦何慮官止神欲流一本萬自殊何必追前修
我亦冥行者望子空悠悠歲晏莫相負珍重于德
輶斯言一以棄入聖終無由
春日遊淸凉寺同周舍長國雍俞山人公臨
小飮分韻得寺字
我愛春日遲柔枝起蒼翠結駟何聯翩追攀足玄
致俯仰無餘羨萬物自炊累豈不世華爲勝此山
閒寺開尊一斟酌嫣然遂成醉長歌白雲邊撫掌

天風至睥睨闢洪流婆娑愬初地好音空自懷摻
摻理繁吹所以知我希果哉長荷貰願言駕巾車
從予以軒輊
賦得春雲
青陽鼓微和輕雲起天末叶膚寸出曾巖須臾滿
玄髮大塊浩無極重陰莽相薄草樹凝蒨翠繁華
沐膏澤叶嗷嗷歸鴻冥翩翩黄鳥啄海日黯流光
暮雨霏微作倏忽以汗漫卷舒不終夕叶長光滄
容與霧霽開林落野馬息相吹蒼蒼正寥廓潤物

豈無功輕陰歸合莫
題欣賞齋有序
欣賞齋焦先生弱侯藏書處先生困公車
數矣歸則下帷授徒誦業怡然忘其困公
車而友人從之遊虐往賞歸亦各怡然忘
先生之困公車也于是相與賦諸其齋而
樂之其曰欣賞則有味乎陶令言之也
卜築城之隅悠然出塵世代謝隨四時蒼翠無寒
歲珍禽有淸音名花自奇麗幽人結心賞一徃獨

溧諳跬步卽經綸達觀竟天地豈惜知者希高舉
明吾志我來亦沉冥俯仰還自契願言遂其初白
首以相締

贈汝南程生歸省

中州有佳士造次必於仁竭來舊京遊卒業此成
均進退一成規祛俗反其眞博學而審問嘉言常
書紳嗟嗟道喪世六籍灰嬴秦諸生急時務泯泯
迷前津所以江都相慷慨爲君陳春秋大一統崇
儒道還淳寥寥千載後誰爲素王臣河南兩夫子
紹述兼討論春風被吾黨異術闢荆榛斯文當在
茲微言諒可循之子能濟美温故而知新餘師在
歸求承家今有人

送陳君從事南還因憶鄭大

百年總行役嚴駕復何之桑麻滋露華游子戀荆
扉寂寂青陽度垂垂楊柳絲蕭蕭征馬鳴冉冉江
雲飛臨風一巵酒與君歌載馳黃鳥遺君音塵壒
上君衣將迎送旅客聊復結新知去去東門近瓜
時將及期兒童驚問勞佩服何披離行路難如許

隣家歸尚遲

北山篇壽李方伯七十代作

北望太行山嶙嶙何崔巍高者與天際下者與雲
齊歲寒松栢樹鬱鬱蒼龍枝春風扇微和薇蕨彔
且肥中有素心人考槃以委蛇被褐自懷玉虞羅
爲能施弓旌苦見招身徃道亦隨應龍旣田見霖
雨方及時有爲盡陳迹軒冕如塗泥粲粲當門子
象賢紹裘箕致身固有術矯哉壽初衣至人貴止
足君子見先幾豈不華朱輪其如始願違所以赤
松遊不取械繫危賢哉疏大夫邈焉寡所偕叶寥
寥千載後于今忽見之結廬在西谷徜徉扶青藜
閱世七十載常有好容姿問君何能爾蚤服得所
歸清風與喬嶽振古恒如斯

贈鄭鍚

天命信有在爾生何不辰繁華世所羨忠義吾獨
珍譬彼松栢樹何如桃李春嚴霜一揺落百卉摧
爲薪亭亭見孤操蓊翳隱車輪植物乃如此况吾
君子倫克己而復禮天下皆歸仁敬信誠匪虧黨

貊猶相親行藏固有道前言每書紳當知我者貴
憂道不憂貧贈子無長物寧親在敬身遠遊何足
惜萬里如比鄰

悼潘處士四章

東山望巳暌剡水聊自適生芻玉似人蘭臭交如
石典刑正斯存白駒不終夕

其二

猗蘭自幽谷叢桂正堪攀名巳高山仰身從北海
閒行年逾伯玉觀化出塵寰

其三

冥鴻自矯矯安所施虞羅驪駒伯也梁作業仲偏
多天不慭遺老當如後死何

其四

恍乎予知誰咨焉吾喪我富貴等浮雲百年如爝
火以茲觀九原夷光正虛左

過葉懷古 葉故尼父問津處 南征草

憶昔魯中叟結轍遊四方荊蠻固不薄攬轡何皇
皇行行迷前津欲濟川無梁睠彼耦耕人周爰以
相將小子信狂簡茲遊豈披猖吾道未全非彼□
增譸張豈不倦行役懷寶羞迷邦所以吊無君載
贄而出彊胡爲誅其生卒歲以徜徉果哉末之難
其如衆王綱君子遵大路遠覽思周行斯文倘在
茲罔弛以趨詳

雜興二首

寒風正蕭瑟白露凝玄霜宿草莽無際松栢宛道
傍相知一以別憀但守空床明月慌羅幃寒蛩嚮
中唐豈無好懷抱徽音爲誰揚瀕言往從遊岐路

多茫茫胡馬日北嘶越鳥日南翔所志各有尚自
日矢靡忘小人貴遇合君子守其常天道諒棐忱
人事徒励勤明時各努力無遐天一方歲晏結綢
繆將子以徜徉

其二

孫陽世希覯騏驥駕鹽車卬首一以鳴駑駘同所
趨一朝蒙警策歷塊過名都所志在千里敢辭範
馳驅主君昔未馭一馭今焉如空群何所有方嗟
轅下駒所以都人士周行步紆徐進退合有時千

澤非所圖春華易以歎秋芳易以渝挺挺松栢姿歲寒見扶疎丈夫志四海安危繫君軀明德以爲懷榮名奚有無

悲五子詩 有序

五子者賢人也或仕或否四方士多稱之其造詣淺深有差吾勿以知之矣要以好學明道不斷多聞雖百世不能易也吾悲其相繼淪没而作五子詩

李祠部逢陽

斯道久榛蕪空言竟何補汲汲李祠部狂瀾迴底柱超然破藩離心傳繼鄒魯枝葉永刋落躬行以爲主忠告啟吾徒四海如同父天道無棄物群生化時雨豪傑固有興凡民藉鼓舞昊天不慭遺奪我明時輔諸子各天涯念茲心良苦願言一聖真無勞吊終古

楊太學希淳

嗟嗟楊太學細行難具陳昭曠有獨觀敏德無邊巡沉瀾百家言以筏涉其津顔子不二過曾子日省身一往有深詣千載會其真春秋二三子雅言日諄諄小大各有得温故知其新明德方自茂天道無常親後死將安倣哀哀悼比隣清風一以誦四海歸仁人

魯雎陽邦彦

賢哉魯雎陽出處固有道結髮事明君致身豈不早袁州竊其柄國是何草草感茲拂衣去一臥滄洲老皇路方清夷仁賢以爲寶徵書下邑屋毋子念相保再疏爲君陳三旌非所好孝養力有餘玄言日探討曳杖詎消摇不吊如彼昊脩短固有期榮名豈枯槁

潘睦州絲

挺挺潘睦州意氣自英邁公子時亦佳俠節以爲伏桴鼓動山城邑人姝不戒買勇擊戎衣取賊如管蒯中年契名理問學時靡懈聞過輒自愉求言勤下拜以此悔悟心精進有深解勞謙令其終生平無睚眦一官何所爲五斗姝自愢孤鴻已高騫吾黨增嗚噫

陳郎中謨

陳子三晉彥斯文稱正始先行而後言率彼都人士郡國推孝廉分符事天子邊氓正痌瘝仁者殊上理天子重循良兩都遊遷徙卓彼司農署郎官紀洵美徵庸固未艾河清信難俟生者失其程逝者長已矣嗟嗟門下士遺範慎相似同官何所懷吾欲稱天誄

淮濱感興六首 有序

春風載馳纔艤淮濱開蓬四望悵然有感憶唐人蕩漾孤舟楚水春之句有味哉其言之也爲賦古體六首聊紓素懷云

之子抱壯懷胡爲墮塵鞅羈旅不勝愁春風自駘蕩孤舟一以去君門豈堪望何當尋初衣嘯咏滄洲上

其二

駐馬黃金臺擊筑歌且呼千里空市駿酒人非故吾西山氣欲爽碣石宮已湮四顧朋侶散喈爲長

其三

昔我遵大陸寒風正騷騷今我撫南州楊敷桑以柔青陽一以逝白駒誰能留人非金石質縈縈何所求達士知我貴至人感生浮超然起樊籠獨往媿前脩

其四

美人不可見羈人欲何處駕言往從遊道路脩且阻皎皎冰雪姿睢盱蕩容與投我玉徽琴經年未能撫豈不懷高山南風失子野長夜巳漫漫念此令人老

其五

汎汎木蘭舟瀰瀰桐栢水春風何淒其遐思動行李縣磬滿閭閻采葛紛相見玉燭一以調魴魚無頳尾時雨長桑麻軒然田畯喜疇昔何人斯爲爾蒼生起

其六

南山有高士抱朴全其真之子徙望崖與物時同塵獨寐矢在澗棲遲老衡門採芝聊一歌種桃扃

前津榮枯信異質天地無殊春古人何所似庾桑
與南榮豈不慕京洛此道良自珍吁嗟南山南乃
見古時人

懷五子詩 有序

五子殊致皆一時所稱仁人乎內交其二
焉其三人則心鄉往之矣三君者宜無有
於不佞不佞則何能少三君哉遂並攄懷
以賦

李姚安

聖人不克見聖學日荆榛寥寥千載後師聖當何
因彼岸久未登姚安識其津一振士風變再振民
風淳名教有妙用何論越與秦所以忠信士蠻貊
猶相親況此邦域中負版皆王臣聞君有去志吾
亦非用佞微言共探索乃在江之濱嗟嗟行負俗
去去勿徵陳

尤司農

河南二程後諸子失其傳及門尚罔兩況乃覯陳
編暚然尤司農蚕服歸西川深造有自得至行無

君前蕭蕭一室間俯仰絕徽牽草蔬共敝袍遺書
時自箋人憂將不堪君樂多怡顏問君何所爲志
定神自全念茲往從遊坐使塵鞅捐

周瓊州

春陵振風教微言在圖書大雅久不作群蒙日紛
拏允矣瓊州君步趨一何殊宾鴻自高潔登龍盡
吾徒目擊道已存筌忘得其魚來者莽不距去者
祇自徂至教本無類明德疇云孤走也實不力結
髮事諸儒種種將無聞思君爲前驅何當一摳衣
請益開迷途

耿次公

天臺耿夫子仁賢萃其門伯也起吹箎叔也遞吹
塤翙翙振逢掖斯文疇輊軒仲氏信仁只戔戔賁
丘園步趨逈無因絕塵一以奔靈臺無滑和六籍
多知言至動有至一至靜至神存披雲往無從聞
風知所尊古今豈異時千載自淵源與君盟歲寒
翩翩胡畔援

王隱君

王生好肥遁乃在江淮間承家固有道邁迹良自反振衣陟層巘濯足撫潺湲幽人時往來當路無躋攀名理析玄晏至道希孔顏嗟予倦行役歲晚靡交懽昔者吾友言窺生時一班考槃信自矢振鐸寧能諼以茲精進心獨往諒非難譬彼作室家願言開其藩

春日遊金山寺誦唐人禪心江上山之句情境俱融因依韻爲賦五章寄別劉黃諸子

春水遠連天春風江可憐中流莽無際屹立此金山悠悠吳楚圻日夜奔狂瀾萬族俱有涯此山常獨完我思古人心一德終自全豈不隨波流挺如金石堅我來感茲會孤鴻離哉翻薄言方外遊奚爲撫潺湲

其二

幽人抱清興爲我撫瑤琴一鼓隨流水再鼓入高岑三鼓四鼓閒悠悠傷我心豈無激羽調調高無知音拾級陟層巘振衣紆几襟搖搖吳門練翳翳楚雲深開軒不自得直欲抽華簪與君一攜手寧受霜毛侵

其三

蕩漾撫長江春帆下夕陽海門望不極楚澤空微茫薰風自南來吹我單衣裳軒軒似霞舉擊筑歌滄浪百年會有盡五斗徒搶攘念茲不能寐良夜起徬徨明月滿中庭白露零衣裄狂歌復狂歌索君以報章

其四

浩浩洪流中岧嶤翠微上孤舟天際橫雙島雲開並山色通有無濤聲更悲壯遊子蕩春心至人神理王濯足臨清流開徑拄藜杖感此浮生言悟彼空中相隱几知前非嗒焉吾我喪

其五

我聞滄溟中乃有三神山昔人宵未至遠覽摧朱顏江水浩淼淼混茫起層巒乘風一以濟倏忽超塵寰波光敞無涯白鷗時往還翛然滌塵纓不語心自閒何爲慕長生服藥求神仙神仙渺無侶服食徒生患

暮春夢得二聯因成一首時在告　浙中稿

小亭隨草排春袍擷芳潤當匈月轉明入幔風常靜惭懷千歲憂哂將五言競大道本忘忘至人能病病天地此此間身何爲損真性

折獄有感

天道本好生人心不容僞爭忿起一時天人兩相昧以此造明庭對簿宜加意揗畫良心明熱中當自愧以人而治人明刑刑可廢自古猶斯民自古猶斯吏一念仁存心天地吾當配

七言古詩八首

復陽山人歌　山中稿

山人游兮四方春嵩邙兮秋瀟湘山人佩兮青囊丹砂化兮雋金黃朝飲沆瀣兮夕吸瑶漿芙蓉爲衣兮薜蘿爲裳羽仙仙兮鶴立息深深兮龜藏起羸瘓兮旦夕飛靈符兮鬼降嗟嗟山人兮復陽術濟世兮何不臧　聖人作兮天下光安得其人兮劘桑剛轉鴻鈞于一氣兮開壽域于八荒

嵩山高壽何太公仙室先生　燕中稿

君不見嵩山之高幾千丈巑巇嶙峋插天上西連二華何透迤北部太行迴相向岏崿延袤殆千里太室少室東西峙白雲時護紫霄宫玄鶴長隨赤松子中有三秀芝亦有九節蒲朝朝暮暮群仙茹吸新吐故相追呼有仙一昔御風至屹作人間巨丈夫丈夫靈均氏何者才名命世嵩丘下只斷長虹足躡雲坐擾應龍行天馬天馬飛無塵應龍出有神出入追隨通帝座雷轟電掣驚河濱河濱五老故錯落千年符應今誰託君家世世苞元精筆

海辭源正旁礴方今博雅

聖天子網羅賢豪日無已君家文獻冠中州世綰華簪今太史朝揮太史筆夜校太史書太史一出仙翁居翩翩野服課春谷羨翁行年今半百翛然玉顏光可射眼觀物外心亘玄手把斗斛蹤奇石君是嵩列仙仙應古偓佺不信但看嵩高上巍巍玉柱千秋萬禩常巋然

徐父徐母雙壽六褒

夜來南極呈輝光蟠桃錫宴舞霓裳壽添海屋人

還嫂鶴飛鹿走交流觴方今
聖恩罩八方金吾兇肆期門郎垂垂白髮承封章
翩躚珠玉驥盈堂亦有叢桂結秋芳公車對策朝
君王光浮琥珀生瓊漿氤氳錦室椒蘭香衎筵楚
設樂且康吹蔡纖裾醉夜長願歌一曲儀鸞凰瑞
芝獻祝壽無疆

四游詩有序

東方生仕于建元元封之間邑邑不得志於是
乎請告不可請老不可請告爲其近于敖也請

老爲其近于偽也廼抗顏詆訶將家于官人謂
東方狂生何若高陽酒徒爲東方生曰唯唯否
否予將以吏隱者也遂昌詩四顧而爲之歌其
後東漢時有張衡者爲賦四愁四愁者四游之
變聲也今傳記家知四愁不聞四游可謂失其
本矣或曰東方生善隱諸隱家祖之世所傳滑
稽不經盡繫東方以故史氏鮮載并弃其歌詩
不傳云或曰非也蓋黃初以下才人爲之而以
東方藉口耳世傳古詩類如此而不知其然否
何問四游然其旨深遠矣

我將游兮東搏桑駕兹青虬凌風翔青虬去我空
踉蹌問君何爲懷思長美人宛在水中央我欲從
之泝流光天吳鼂負阻我杭

我將游兮西崑崙羽翰门日離哉翱神鳥不至吾
將及問君何爲負朝曦美人宛在瑤池邊我欲從
之叩天關五侯七貴交攀轅

我將游兮北山北萬里扶搖六月息斥鷃嗤我飛
何亟問君何爲凌北極美人宛在玄水側我欲從

之結三益我駡玄黃隸不力

我將游兮南山南朱明爲御昌寓驂六日不膺如
秉節問君何爲自閉關美人宛在藐姑山我欲從
之途路難思之不至心如惔

長松篇送李宏甫先生之姚安

君不見庭前樹一回春到花無數花下年年減却
春春光歲歲倍愁人惟有長松差可久參天老榦
批龍鱗龍鱗蟠屈萬年枝花候經過眼欲低豈知
花事不常好逐花空愛花狂惱亭亭蒼翠祗長松

清陰不改從誰道此道惟堪向君呈君方策馬南徼行幾年大隱石頭城搏來萬里垂天翼笑殺鸒鳩榆枋橫於猗萬里之搏未足爲君重鸒鳩之笑未足爲君輕知君但飲滇南水請君但教滇南耕坐見上如標枝下野鹿熙熙建德忘其名從此姚安君畏壘一陽玄風表八紘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四

新安方揚思善著　景陵門人陳所學校

五言律詩四十九首

和社中賦得登瀛作　山中稿

日落鍾山靜霞光滿石城精廬無客到疎竹與吾清短褐袍雖在長楊賦已成從君論秋雨咫尺是登瀛

壽何太公　燕中稿

南極天垂象中原洛獻符文章周柱史朋閲晉司徒日下裁鸞誥花前引鳳雛嵩高遙入頌紫氣滿玄都

冬日酧國雍年兄見寄二首　南署集

俛仰共風塵行藏自有眞交情誰戀戀世道故汶汶按劍明珠弃彈冠白髮新霜天月色滄尊酒坐相親

其二

百年雙短髩萬里一羯裘不作文離隱聊爲汗漫遊疾風吹木末京月挂城頭白雪誰同調思君獨

倚樓

哭胡文學四首

白眼誰知已青袍獨憶君百年空有役五十豈無聞蟬蛻高原樹鴻冥極浦雲故交零落盡揮淚讀遺文

其二

大雅沉冥久如君識者稀玉樓天遣賦綵筆夢將歸粱木悲中坼寒星隕少微及門諸子在相向幾沾衣

其三

之子凝氷雪身衣若不勝羇棲五口共細行一生矜吾黨眞無賴斯文其有興孔門誰得似原憲媿先登

其四

憐君不得意懷玉負丘園已落高陽魄空招宋玉魂卜居淹歲月說易鑿乾坤好是遺編在縣書向國門

輓盧玉田先生二首

盧公虛夙抱落穆歸來三黜人千古孤衷賦七衰松門長自閉花徑爲誰開諸子能傳業明經起茂才

其二

高人不可見萬里吹聲繁世難鴻罹網家貧雀應門苔侵楊子宅蕪沒邵平園後死誰將與沾衣在九原

春初郊望用杜韵

百年空負爾又見髮華新樹樹浮煙曉家家濁酒

春遊絲晴着草野水綠生蘋歸騎行歌罷斜陽照角巾

冬日同方子及齊王孫吳山人遊牛首

選勝出塵埃叢林一徑開雲陰懸石磴木末起層臺山帶寒煙暝江涵夕照來憑虛望不極磊砢思難裁

牛首絕頂月色虛明偶坐夜分

古刹上雲根嶙峋石室蹲疏鍾聞下界涼月滿祗園暝色開前席煙光出遠村興餘忘坐久萬籟起

松門

初雪偶題

高閣頻層陰霏霏雨雪深寒光璚樹出清夜玉堂沉有客便偃臥何人宗好音宦情元落穆吾欲一抽簪

奉和龔比部遷居

拓落意何如爲郎暫卜居有文懸象魏無訟束刑書席藻歸明鏡恩光足敝廬使君多道氣不厭食無魚

賦得白雲抱幽石

曲徑縈清澗層崖鎖白雲山禽移樹語野燒隔林分石溜晴飛雨松花暗度薰幽人巳高隱不待北山文

冬日偕諸同籍奉陪大宗伯燕集魏國東園

才子鳴昭代風流滿六官五侯新第宅八座盛衣冠曲水涵天碧幽花浥露寒笙歌嬌未歇落日一憑欄

燈夕觀梅用蘇韻

雪霽春宵後銀屏畫閣開清尊同調賞狂客獨醒來蠟炬光移竹芬香暗度梅仙郎渾絕倒羯鼓任花催

寒夜承丁庸卿周國雍方子及見過小酌分韻得爐字

風急雨如霰寒深到竹爐興豪還滿引句得欲狂呼星聚人占爾風流天賜吾沉冥坐清夜象罔得玄珠

哭葛中丞四首

大雅推吾黨斯文賴主盟傳經高伏勝抗疏滿國衡索駿當年事嗟麟此日情老成天不憖痛哭海雲橫

其二

東魯二疏宅西曹一豸冠安危身可繫彊禦膽應寒落日人何在秋風淚未乾九原如可作遺直似公難

其三

不吊旻天意其如後死何官聯八座貴名到九夷

多幾處雍門泣千秋梁木歌只今遺範在世變已
江河
其四
始進傳公疏先民作我程廟堂看柱石世路絕逢
迎白首心猶赤黃河笑可清嗣孫能繼躅文望滿
西京
贈劉生
南國頻冠蓋東人正勸遊散材憐櫟社芳草憶菟
裘辯豈賢三耳身應寄四愁何當一尊酒與子結
綢繆

司農署左遷將歸
肉食何爲者因之賦遂初爲雲翻手得累月側身
居家俏甘愚磬名潛好著書陸沉吾不忝天地一
遽廬
題松山
幽人出塵世結束南山限流水心同[illegible]寒松手自
栽草繁三徑沒風靜一簾閒安得求羊侶從君載
酒來

司農舍南歸有懷諸子二首
白首論交淺青衿始願違牛羊身再牧虎兕道全
非去國驚投杼趨庭戀舞衣天涯諸子在莫遣尺
書稀
其二
豈是荆山玉空憐櫟社材十年竽濫竊再試錦難
裁去住諏詹尹依違念老萊 聖恩容請乞擊壤
咏康哉
戲爲墮馬者解嘲

平野散逸韁東風蹶驌驦死生將汝托奔走爲誰
忙赴國鞭還着忘身革可囊敢辭趨遠道因念戒
垂堂
車次方城遲王尉不至
蚤發隋侯郡鳴騶並在途山雲迷後騎關月擁前
驅木葉征衣下燈花旅夢孤何當一携手爲問酒
家胡
寄贈王尉
四海交遊在逢君意轉親簿書甘吏隱栢酒任天

眞塞授重裘薄霜侵兩鬢新天涯珍重別何地不
風塵

哭江方伯民璞四首

已矣江方伯鄉人憶旦評通儒齊北海良吏憶西
京蝶幻三春夢麟傷萬古情蕭蕭淚上社一片野
雲横

其二

六尺身猶弱千金諾不移交遊吾黨合姓字野人
知楚粤留遺愛風雲入妙辭草堂縣榻在一度一

凄其

其三

禮樂從先進衣冠拜下風嘐嘐頻道古咄咄肯書
空花泣階前樹烏啼江上楓高人不可見天外憶
冥鴻

其四

南士多冠冕如公長者稀雅聞河上訣蚤息漢陰
機短髮牖新沐長齋掩故扉九原令可作白首願
同歸

哭弘農劉生二首

忽報劉生訃盈盈淚幾彈詞媧金擲地容澤玉爲
冠駿逸霜蹄蹶鴻冥塞影寒夫人良可慟自古惜
才難

其二

蚤識弘農士春風悵別離文疑天欲喪數似爾何
奇下里埋青鬢中原憶白眉相從諸子在搖落不
勝悲

挽曹祠部仲宣四首

時祠部臥病廣陵方圖請告尋病劇不及
上竟客歿可傷已乃爲詩四章令挽者歌
挽之

聞君方跨鶴詎爾即冥鴻犯斗槎何在（祠部以奉使行故云）
淩雲賦未終空縣吳季劍誰得楚人弓西風驚白
日吾欲問蒼穹

其二

心傷廣陵散淚灑廣陵濤病似相如渴才兼子建
豪人無常倚玉客有吊焚膏 聖主適憐汝祠官

尚署曹祠部方臥病時有除郎中之命故云

其三

曾共曲江頭看花倚玉樓十年剛再會一別已千秋白雪歌應斷青苹慮欲流吳山兼越水何處覓藏舟

其四

騄耳先秋蹶蛾眉後夜孤雄文青可殺幽興白從呼中路凋潘鬢當年憶杜膚明光起草處朝暮見飛鳧

賦得金山四首

虛閣疑無地琳宮別有天江空萬籟發僧定一燈懸七澤吞吳楚孤峯自歲年乘風興不淺高陟已冷然

其二

遠眺辭塵襟悠然物外心蛟吞海氣赤鷹入楚雲深月牖窺禪寂風林雜磬音天花何處落梵宇夜沉沉

其三

萬里汎清江中洲駐碧幢滄溟元有此玄圃更無雙竹葉春盈缶桃花日映窗凭高望不極片月上寒淙

其四

東折應無際中流復此山天空千派落風靜片鷗閑鴈帶斜陽去漁吹短笛還浮生長此會何用駐頹顏

哭兄子敏四首

吾匕匕多不憚撫爾竟何爲腸斷山陽笛魂招楚澤詞古來元有死天運總無知惆悵三江上春風爲鶺鴒

其二

落日下江門長波勢欲吞青山霾故國芳草怨王孫後死名非阮先凋鬢是潘深嗟蝴蝶夢空負鶺鴒原

其三

實自悲遊子虛相慰塞翁花飛全帶雨草弱不禁風母倚閭間望妻兼夢裡逢天高那可問無語對

鴻濛

其四

欸𩓐駒千里漂零鴈一行竹疎林戞戞蒿約里㳡㳡故鄉何年拂扁舟若處蔵浮生應有盡何用較彭殤

五言排律二首

金陵道中書懷示汝成汝含二生 山中稿

南國重遊地花飛欲盡時春愁消短夢秋思入新詩白下長爲客青衿喜得師寒禽啼墜葉幽鹿伴吹黎歲暮悲遊子交深念故知晨光催驛馬晚色嘯山魈把酒江村夜揮鞭栁陌遲行裝無長物歸講是生涯夷甫那堪比阿戎端可期相從名教內聞望好追隨

禁城新栁 燕中稿

玉律知風信春光滿禁城柔條憎緊馬嬌色喜遷鶯婀娜生煙態萎蕤弄雨聲坐垂衣上濕折向手中明候與通玄鳥睛兼映綠萍四郊與土脈有駕看春耕

七言律詩三十八首

從兄弱丧歸族即事 山中稿

二十年前遊子恨濱千里外故鄉情訝詢父老多成古驚看兒童鮮識名陵谷不移還佇望樓臺初改更屛營傷心只有東林鳥猶似當年送別聲

登蟂磯磯故蜀后追吳自沉處用王文成韻

翻波激石楚江雄殘碣留題故漢宮千載自沉遺骨遠三分誰惜霸圖窮依依古木藏秋色片片征帆落晚風俯首不須追往事漁歌斷續幾聲中

其二

東吳野色照江心綠樹連雲古殿深悼漢遺文留自昔爲劉瞻拜到于今磯頭不改舊時月蜀地誰懷故國音往跡盡從流水去凄凉一望獨沉吟

黟山九日懷焦弱侯丈請同遊

去年白下登高墅此日黃山憶舊京遊客蕭蕭誰寄問詩神脉脉獨關情有無烏帽從頭落多少黃花照眼明料得茱萸應插遍萬松林畔嘯聲清

別焦國臣

邂逅精廬愜素閒幾番携手共論文煙霞有主還須我楚越無群祗見君清嘯石牀移宿鳥高吟溪渚遏行雲相看未忍相分袂徙倚山齋俍夕曛

大祀方丘禮成　　燕中稿

帝郊晴向北宮開翼翼鸞旂子夜來寶燭影搖天漢落金爐香裊曙光回黃琮殷禮通宣室紫極祥雲捧上台共喜　皇祇臨福時暇餘初進萬年杯

送許太史出封

仗擁蓬萊鼓吹喧新傳方朔出金門恩承　闕下絲綸重路指匡南劍佩尊彭澤秋高雲氣爽豐城夜徹斗光繁知君蚤晚通吳楚遲爾明光啟

帝閽

月空上人歸新安

披緇已出紅塵世卓錫還來白玉京到處有僧留半偈定回無相入衆生江連祗樹隨帆轉風落天花照鉢明日暮化城何處是麻衣繩塵自閑情

雨後登徐州樓遠眺　　中州稿

山城日夜擁河流風雨霏霏春色幽車馬間關從駐節乾坤寥廓此登樓署無供給知時詘主有逢迎散客愁戲馬臺高堪極目空懷往事思悠悠

徐州道逢寒食

驛路迢迢柳色新江南江北總深春田家遍插黃金縷馬足長隨紫陌塵漠漠江雲偏獨往飛飛村燕故相親遙瞻鄉國寒煙裏白髮堂前憶遠人

中都恭述

金城千里擁淮流佳氣蘢葱護　帝丘雲起六龍天地曉氛清萬國犬羊愁稔聞父老傳遺事每見功臣襲故侯四海車書今一統卜年何啻過商周

歸省道中喜晴奉似黃新淦黃德輿二使君

霏霏江雨灑江城况復春深尚遠征月映孤村開暮景鍾鳴五夜起新晴鳥啼花發村庄意野曠雲高驛客情遙憶故鄉春釀熟歸鞭同趁馬蹄輕

秋夜有懷靈谷上人　　南畿集

秋風淅歷動江千叢菊盈盈玉露漙萬里暮雲連海嶠乙天凉月散林端風塵大地明雙眼鷗鷺浮

生寄此官好是遠公青社在陶潛今欲共盤桓
金陵眺望
江城搖落思悠悠睥睨寒雲百尺樓地擁巖巒環
甸出天迴江漢抱城浮石頭王氣時時合樹裏人
家處處秋六代風流成往事夕陽宫草喚人愁
秦淮對月
十月宵寒滿鳳城征鴻飛帶夕陽明江門市散寒
煙鎖水幽雲收夜月清繞檻秦流雙樹影擣衣吳
地萬家聲開尊漫酌憑誰語醉向風塵寄此生

送張德中庫部歸養
當年鴈塔共題名幾度秋風別玉京日月旂常曾
典禮風雲圖陣此談兵匡時好佐宵衣治將毋偏
憐晝錦榮歸去五湖知自適東山遲爾慰蒼生
長至郎事
萬籟初潛一氣回南郊殷禮太壇開明堂道啟崑
崙入宣室齋居法從來玉律浮灰中夜琯金莖承
露萬年杯晃裳此日瞻天表共祝　皇鸞錫九垓
送王子才年兄考最北上

同省爲郎足勝遊江亭那復望仙舟轉輸吳會爨
中頼財賦東南天下籌月落秦淮雙短髩天迴楚
澤一高樓登知朝罷趨庭日荆領恩光到石頭
送焦孝廉弱侯赴對公車
白露蒹洲倚石城翩翩書劍送君行古今斯道傳
糟粕天地吾徒頼主盟春到薊門收駿骨雲生海
嶠奮鵬程　天顔喜賜臨軒問高賛唐虞轉玉衡
萬咏樓
北宮傲睨任行藏東壁圖書老鸕鷀藜杖翩翩時

獨顧草玄寂寂坐相忘晴雲入幕吳山遠白雪翻
歌楚調長好是仲宣渾得賦一簾風月映松篁
送劉中郎薦卿召入司馬署北上
春深楊柳思依依忽聽驪歌悵落暉星聚三臺聯
晝省雲屯萬騎擁朱旂江亭雨歇孤帆疾海樹天
空去鴈稀寒上匈奴今納欵漢家劉敬得先機
黄朋溪處士受比部郎封
初筵二月報芳菲溪上朋庭瓶翠微陸海籌傳雙
鶴下九天雲捧尺書歸堂開玉樹連青瑣露錫金

莖薦綵衣華髮朱顔應不改年年春酒對春暉

大雪三日奉酬鄭丈見過有贈

搖落江天酒一杯彤雲黯黯雪皚皚莫憐爲客南
金盡且喜豐年上瑞來城外千山浮玉壘省中雙
鶴下瑤臺陽春娛我非同調郢谷于今擅賦才

比士澤宫事竣有述　南征草

南國徵書下玉京漢官親駕督諸生隨珠般玉三
千士和璧光連十五城日下卿雲堪爾奏郢中白
雪許誰賡微臣薦達慚非分自擬王褒頌　聖明

輓族父靜泉先生二首

一夜寒郊隕客星故園空復想儀刑興來移日呼
浮白老去成書付殺青芳滿林塘春寂寂楊飛帷
幕雨冥冥阿戎愧我風塵在泣向南天薦楚萍

其二

何處仙遊卽大還風流如在草堂閒西窻月澹高
懸榻東閣春深早閉關相塚有經遺肘後淮園無
意出人間江南名勝多行徑總入詩篇好待删

題何公子園

城依邛子卜林塘司寇遺青手自藏賓主東南十
日飲縱横花卉四時芳樂欄燕拂春風碧脚脫烏
啼落照黄誰道習池能醉客吉陽今不遜襄陽

贈何次公

翩翩公子意何如幾度趨庭起伯魚詩續黍苗千
載後園依喬木百年餘清風家著先賢傳落日門
填長者車愧我中原衰白在從君下榻校遺書

上計

長安大道自逶迤風急霜清稅駕時千乘黄朱周

牧貢九天閶闔漢官儀金堤柳色春先動玉陛花
陰日轉遲四海昇平無以獻南山願上萬年卮

憶子及兼呈同舍諸公

秋風淅淅草萋萋萬里孤臣去路迷洮我日憐邛
子國憐君天遣夜郎西化行徼外來馴象春到蠻
方賽卜雞蚕晩賜環乘傳去空城花發鳥爭啼

其二

華省爲郎契䏲難一冠高揭喜相彈往來吾黨功
名薄交借諸公禮數寬春老鶯花頻中酒天清江

漢滕覲瀾他時努力崇明德海內齊盟總未寒

寄滿城齊令

風塵南北兩悠悠洛下相逢憶舊遊彩筆凌雲曾
爾賦郎官應宿古諸侯雙鳧縹緲飛花縣三輔謳
歌起麥秋蚤晚徵書愁父老攀轅遮乞使君留

從隨州量移檇李留別二三父老

花落山城一鴈飛放衙高閣坐忘機深慚郎吏無
長短敢謂人言有是非才讓劉生詞賦拙時清季
子諫書稀褰帷欲乞行春日騎置郊關問布衣

上司理王公奉酬見贈

千里嚴程在簡書離歌聲發沐恩初交疎傲吏蒙
推轂才謝騷人賦揭車濯濯風流西晉後翩翩霞
舉上皇餘薊門春色天涯遍爲報綸音下玉除

其二

五馬重麾豈薄遊古來名郡紀隋侯珠慚明月虛
相盼曲贈陽春寔寡酬路入中原跂漢廣天廻大
陸引河流長安籍甚推才子彩筆新傳賦楚樓

鄂州逢俠大量移成都賦此爲別

湘流不盡楚天開遷客逢秋共舉杯金馬漫疑方
朔傲錦江爭羨長卿才猿聲旅夢三巴遠雁度鄉
心萬里來行路只今難自見西征有賦總須裁

贈同行者見訊滕邑道中

曾謂東西南北人年來衡門未全貧洛陽賈誼空
懷國泗上宣尼勞問津尊酒相逢拚盡醉微名自
哂莫求眞天涯設道無兄弟谷鳥嚶嚶總是春

初夏方伯行部將至陪太守王公司理陳公
鼓枻迎之小集舟中凡再往乃值盖兩公

已沾醉云　浙中稿

書記翩翩檇李城褰帷此際共逢迎乘風人在蒹
葭遠落日傳懸蘭蕙情南國登樓千載賦中原草
檄一時名尋常則令淳朋中醉聽滄浪咏濯纓

七言排律一首

哭伯兄啓文先生　浙中稿

先生余少所從受書者以經生老歷春秋
六十又八好脩而文終其身不一遇合傷
哉爲賦近體輓之

代木丁丁聽聽鶯故鄉深處楚雲平隴西人去三鸛杳遼左天高一鴒横高足經傳推弟子廣文氊冷哭先生漢家伏勝開投老孱幽龔生不用名碑向千年稱有道情傷此日更無兄憐予短髮華簪在賦就招魂淚滿纓

五言絶句十首

題松坡二首　燕中稿

谷風自南來吹我坡上松松枝屈曲下滿地驚虬龍

其二

結茅傍青松鬱鬱秋陰繞幽人披素襟月魄開相照

題鶴軒

隱隱松間月亭亭竹外軒鳴琴有深意雙鶴共忘言

靈谷即事　南署集

雨歇山泉響林深古殿涼老僧將客子揮塵坐繩床

寒蟲鳴墮葉棲烏亂高樹雪霽撫蒼松鬱鬱虬龍顧

題節壽卷寫意

丹心照白日素節凌玄霜年年北堂上高潔領群芳

黄花晩茂圖吳歌四闋

春歸不可留花落令人愁東籬有黄菊青青含露秋　春歌

晳暘蔭南陌紅芳襲緑荷豈無勝此好涼露當如何　夏歌

喬木振高風萬籟鳴四野儂愛黄菊花荏苒東籬下　秋歌

青青堂背萱鬱鬱庭中桂共此歳寒心清陰互虧蔽　冬歌

七言絶句八首

鍾山　南署集

高皇有鼎定神京王氣東來擁石城　聖德萬年歌舞習微臣何以報昇平

齋居

手自鑿苔口自吟不談人事不關心山禽似解東君意深樹關關送好音

燕子磯

亭亭江帆亂山開滾滾江聲噴地來人道磯頭風浪惡漁翁夜月棹歌回

送張庫部歸養

江亭牽纜送君歸客裏風光動綵衣自有　主恩同湛露詎言寸草荅春暉

江下送友人

芙蓉花發度行舟客棹無心水自流日暮片帆天際落思君涼月下城頭

鳳凰臺

臺上鳳凰何窅眇空留名字寄荒唐梧桐月落秋江冷惟底群鴉噪夕陽

石城懷古

六朝勝事城頭月千載風流江上山只今月明山寺裏老僧常供佛燈閒

送王生

綠樹青山興不孤秋風一夜颭菰蒲五湖煙雨堪終隱試問潛夫著有無

六言四首

山居　南征草

幾點疎星天際數聲啼鳥林端花塢遊春夢斷竹簾窺月香殘

聽法

分火人家隔水鳴鐘古寺穿林落花流水春寂聽法焚香夜深

自嘲

自喜年無酒債誰知日有書佛時去駛如追學窮來技似屠龍

懷隱

五斗折腰堪詫四方餬口奚爲山水畫圖濃淡蛙鼉鼓吹高低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五

新安方揚思善著　雲上門人朱汝器校

序十八首

贈四遊山人序

聖人之道居則善其身出則善其人與世推移無所容心如斯而已三代而下聖人不作於是訓詁詞章之學興而上之人又設爲科條以取之蓋士之不得如三代久矣士生斯時而欲外誦說去科舉以善其出處也實難故夫軼宕奇瑰之士苦於其習不得志往往自匿浮屠方術醫卜之間以爲是足以自適也已矣余生今世學聖人之道將去夫科舉誦說而無由然而世之資以自炫者比比也乎乃知誦說科舉之移人而習方外衣食於醫卜者未可以盡非也數年來結社松門所接士多非塵土中人物意今之軼宕奇瑰者或在是與乃相見輙爲之禮時與之坐而聽其言率多曼衍敝傲雜以恢諧然而瀟灑脫畧亦時時有所新得蓋其去絺章句託名義以自利者遠矣嗟夫今之世

聞經生大言輙嘖嘖覩嘆自以不及而一遇方外士非吾類遂鄙夷穢詈幾欲操戈噫是豈知類識取舍能不詭于聖人者耶歲己巳余從諸友隱黟山之麓麓當叢林所遊多異人乎皆見之然未有若四遊山人之賢者也乎禮而訊之所言多合不爽於道嗟嗟山人其眞方外士耶其拘於俗學輙苦而棄焉者耶其初學聖人而過者耶其別有見不詭於道而其習也將有託而逃焉者耶抑吾之所習者非而山人是耶將出處有時而姑自晦耶然山人則既有見矣得乎言相與正之乎不謂之方外之士也乎乃今知軼宕奇偉之士果不必出於吾徒也山人留數日將北行乎因推其意而贈之

送焦國臣西歸序

焦君良字國臣太平博雅士也師授毛詩通要義以暑故避徙山中見予于僧舍之西堂一語而合溫如也因與語或連日夜聽其言和平而婉約得風人意旨乎于是乃喜曰君其可與言詩哉仲尼

聖人其從遊者蓋三千焉皆當世魁奇士然至語言詩者子貢子夏二人而已遐想二子豈嘗習訓詁勤講讀學爲今日之詩若文哉觀其學于聖門問仁問孝問友問政之外無一言及詩者獨稱衛風二章言下意殊而聖人喟然許之謂詩爲易言耶則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豈其道詩而聖人不稱謂詩爲難言耶則二子之于詩一言而悟此又何也蓋反而思之是非好惡吾心有良知焉固賀中全經也率是讀詩未有不勃然興釋然悟者二子之于詩亦得其勃然釋然者而已夫子嘗稱詩可以言可以興可以群可以事父與君今觀子貢子夏二賢辯且達宰於莒父輒治信哉夫子之言非欺我者也君今能言矣交于友得其群處于家二親安之假令出而爲政使絕域振國威宣主恵民以太和此特君餘事也國臣勉乎哉以國臣之賢予及見焉聞其言而私以自淑則予亦進于詩矣故于其歸也道其所以得者冀其來而贈之以詩

詔養集序

潘大夫冉公中年人也舉丈夫子二人伯治家人生產仲性嗜學補博士弟子員未幾以文學徵對公車歲辛未有詔舉進士四百人仲及高等已乃自念吾翁以大夫老吾賴伯子侍養得出第令伯子無恙吾猶將歸矧伯子病不起吾則何心於是具疏上其事情詞懇切　上報曰可仲奉詔喜訢訢亟治行歸鄉大夫及同舉者咸多仲賢贈別數千言言人人殊然至謂　主上以至德理天下僉次公歸主臣俱榮一舉並得此其指同也次公歸五年大夫無恙日侍膳承歡爲事養二鶴庭中大夫起置食次公心喜鶴且舞且鳴如佐次公於是大夫喜曰鶴有知宜不及孺子然仲所視事鶴輒來彼將有所感與仲善視鶴無問孺子矣次公唯而退因立鶴庭下吾惟有若以至於斯也若非吾益友耶我固當稱友鶴鄉人聞之喜曰善哉次公眞友鶴先生矣時方叔子除吏關東道過中牟中牟主侯交叔子雅道友鶴事甚備叔子遂過友鶴

將執子弟禮謁大夫於庭友鶴辭曰家大夫老而痺促膝之未能稹心蔡叔子耳叔子往居長安當友鶴上疏時病不能爲别聞友鶴事心竊竊然嘉之乃今友鶴歸大夫起居甚適第令就吏得挈升手之祿以效其親或不得一視寒煖以此易彼吾知友鶴不爲或謂友鶴誼從親胡然出出有合矣胡然復在告將無忘一人耶叔子謂否冉大夫老於家恃伯仲二人耳伯存則出伯亾則歸親老之謂何敢徼捧檄絕裾之誼友鶴雖歸可也是時王

侯居中年余居關東一時二三兄弟皆布列諸郡縣兢兢奉戒勤其官友鶴里居以孝友風境內之人無論賢不肖皆知蔡友鶴之能子翕然從之此其治效豈至山諸守令後哉昔庚桑楚居畏壘猶然尸祝吾安知中年非友鶴之畏壘耶王侯以治行第一遷天官郎渠渠念母於友鶴之歸也既壽大夫其家復次諸所爲贈言者序論而付諸梓余得卒業其文誠哉有味乎其言之也倘所謂忠孝俱者非耶余亦有父如友鶴乃遠仕違親又鄙憒

憒不及二氏遠甚則余之爲斯言也豈徒以似友鶴君已哉

夢萱詩集序

方叔子曰程君克正其天性孝友人也少奉親盡志盡物無何母孺人捐館舍克正哭之哀若翁宇之曰而毋慟也令傷我心克正勉承之日則奉若翁遊盡懽夜則湍泣就寢以故時時念母夢寐見之見未嘗不奉母輿居聆聲欬猶然生平也至覺乃益欷歔不自禁已復以父故忍隱云居數年若

翁錮食益從而克正受什一吳中視時廢舉而積市物歲用益饒諸所以奉親者視昔爲備而母氏不逮矣克正猶及孝養若翁而獨念母不置也蓋時時夢見之見夢之明又未嘗不欷歔改度也既已無可奈何則又倣古蓼莪之詩悲哀於邑形之嘆咏以見已之所以思親者生不及養而養不及物也悲哉思深乎克正之爲是詩哉詩多不出克正大都出於仁人君子所爲夫仁人君子之思親豈異克正哉克正之思親足以動仁人君子之懷

而仁人君子之言歌之適足以增克正之欷歔也
君子謂詩末言耳其爲用迺甚大豈不信哉詩三
百篇大抵皆出家人里巷之言太史采而陳之以
觀民風故謂之風言自下而上相諷動也以今夢
萱之詩弟令觀風者采而陳焉其諷動豈淺鮮哉
克正庶人耳身不饗一夫之入足不出都門至其
所以思親者且惓惓焉又况饗有祿位者乎 聖治多矣
聖人在上孝治方隆如克正者有光
乃若行如逸民積埒封君子弟方以文學起家當
必有傳克正者乎可無論也克正名子鍾姓程氏
別號松谷新安休易人

疑辨録後序

疑辨録者何先正周公録之成均以嘉惠多士者
也其說自六經而下達于語孟止乎發固詞斷理
明漢宋諸儒如復作也猶將退舍矧經生哉舊本
晦蝕弗存上黨楊公購得之伊洛部宁凡三帙公
懼其久而弗傳也則命所部吏翻梓之梓成以上
公公曰是足以訓多士矣斯周公之教也其未之
能贊也雖然辨生于疑也疑生於心也將心之弗
求而執經焉以說予懼夫疑之弗釋也烏乎辨烏
乎明則公之意荒矣公既以告梓人則識其說簡
端復檄所部吏曰此非予一人之言也亦周公之
意也子其爲說申之庶幾以供多士嚆矢予曰然
周公之用力勤矣吾公之命意精矣勘則不賁精
則不忒余復何言哉無已則廣公之說以爲多士
告也可乎夫易牙之辨淄澠之水也調於味也子
野之辨南北之風也適于音也君子之辨是非之

極也格于物也夫所謂格物者豈外求哉即物即
心而不以口耳二焉者也故所謂窮經者亦豈外
求哉即經即心而不以口耳二焉者也譚飲者終
日不醉譚食者終夕不飽何者此于飲食猶二之
也鴟夷不言而厭于酒刀匕不言而飫于肉此豈
外求哉夫惟不外求故物與心一經與心一物與
心一故物可格也經與心一故經可明也易曰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夫惟德行故默成默成故不言而信既信矣于神

明何有哉噫昔之辨疑也存乎其人今之辨疑也存乎其書夫苟存乎其書雖累千萬言猶不足矧玆錄特其厓厓者哉辨此則公之言其可以廣乎
公聞之曰可矣遂書之

直湖諸生齒錄序　　南署集

國初並建兩都制勢勝以馭寓縣蓋二百年於今矣生齒之繁奉邑之富林林總總乎蒸隆盛際哉

今甲民有繇田有賦卒有踐更工有復作每十歲郡縣各按其率籍之以上大司農大司農受而

藏之秘府凡群事爲籍既上　天子命當事臣董之歲以春秋直直則偕太學諸生通經術者往焉始諸生往也無慮三百人人各按籍操觚參伍以窮其事諸豪民大吏貧緣爲奸抗敵以巧法者無所售欺詐而尺籍用清久之禁罔少容奸人益買其智以舞法而諸生者習故事久則益相與優遊於是始募民有心計者欲以陰易諸生而諸生之事務用益簡矣然終無所更慮不替諸生會
先皇之末年郡邑又各以其籍上其明年爲萬曆元年諸大夫歲率諸生往稽之凡四閱寒暑又明年爲萬曆五年諸生往者百二十人自其生達長少有序吏胥有期書有程與偽有稽　先朝之盛事一朝而復之斌斌巳此可不謂達節通人哉故事有籍以紀諸生嘉盛會也籍既成謁不佞而徵言不佞乃諗於衆曰諸生挾筴而來四方之事概矣第今按籍東望渤海西屬流沙北顧朔方南瞻蒼梧即無躡蹻擔簦方輿可一覽巳諸生亦知今日所以盛乎夫自　二祖開基　列聖紹皇辟

地乎外方而休養乎內方者豈一朝夕哉拊之循之鞠之翼之不啻孺子然而後乃今盛若此也語云締造惟艱蓋按籍可睹巳夫是籍也有司貢之諸臣董之參驗毋奸詐也庋藏之然猶不免焉漶漫而無端夫籍人賦之所藏者而猶若是而況撫若人若賦者乎諸生異日得當有司有司將籍以獻　天子毋亦與有四方之賦事乎則不佞願有謂也夫撫若民也平若賦也諸生將何術而可哉將赫赫濯濯徽聲名乎將偲偲翼翼由舊章乎將

旅進旅退優以游乎將程功校能紹前脩乎將餬其口於四方乎將惕然遠覽守箎籥而謹蓋藏乎諸生始願寧不在此時易事易則爽矣不佞願與諸生盟也諸生憮然曰微使君言貿貿爾游也幸哉生之得聞斯言騷騷爾求也傳不云乎美疢藥石請籍之以為諸生貿貿者瘳也遂次其言以引其籍端

南畿考卷後序

今 上廣厲學官廢置諸博士弟子員其指具在

功令中蓋至靡密已兩都為首善地士一切挾筴觭用斯寓縣為斤斤于是 天子曰士不適用士之過也士適用而有司不舉有司之過也舉矣而適與不適者參焉或乃報聞此亦 縣官之過也吾使人廉問諸生中有實中其聲者乎收之有實不中其聲者乎汰之有聲實相副而卒盭焉者乎亟汰之于是直指之屬始出中材以下大抵皆遇汰而士有志者爭扼腕上書先資其言以自獻矣當是時三輔吳越江淮之間得士為多兩御史若大夫遞以最上明日 詔增此三臣者秩一等天子以為盡力無私不如是則無以靖能者彰為賢功且令多士日皆務不事事無以為也於哉簡書皇皇乎烈矣士生斯時而不一脩本業應明詔者非夫也使者業行郡縣間不一訪詰摩厲令士喁喁嚮風此亦使者之過也故事三年而比士士得一當澤宮無論適與不適使者卬首而報成事矣使者信多賢 主上無所督過要以進廬視學官軼遷軼居 簡書之謂何且安所求士進

也今 天子赫然下璽書有司者日奉以從事不暇矣猶將守簿書期會之故而已乎將遂株連其聲實而日討之也語云同明相照同氣相求由斯以談士固有合在所率何如爾矧在東南猶高皇帝所稱首善者哉使者誠一日稱 上意指風厲諸生斌斌具有質文諸不中員程者汰去將朝揭市朝而與道諸境上矣又況為 主上所嚮用將三年淹于此如使者乎哉使者所錄諸生高等者凡若干人其應 明詔而興者已若干人矣

其挾筴自奮扼腕而思一當有司之求者具在籍
中林林也亦研且覈已諸生之言卽人人殊夫安
有不攷信于六藝而應公家之求者乎夫粽皇王
道古昔者諸士之致也討名言陳矩矱者有司之
任也使者業已臚列諸生高等而録之言使者任
矣有如諸生棄將然挾已至估估然操觚而務上
人則亦諸生之過矣雖然士以使者爲鵠使者亦
以 主爲務士如竅言無當卽不遊使者之彀中
止爾籍令 上以是求之多士不以是應之此如
酤者倍讐傳者負進卽士無所求用獨不重任士
者之無所效務乎 上耶然則使者之録其言也
廪廪已録既成且出以觀多士余不佞往辱使者
推轂間得與寓目焉于是嘉諸生之言能不詭于
聖經而又惕然于使者之用意深也則爲申說其
意于末簡授之

刻書經集解序

自孔子雅言不廢詩書詩自周南以往大都諷詠
爲多乃若大經大法爛焉簡編脩已治人自天子
達則尚書備是矣秦火而後文分今古訓故家往
往離之卽有明經諸科猶法家之于案牘仍之長
語反之戾正謬滋甚耳何庸之與有哉說經者猥
云知遠其究鮮矣 明興取士之制監歷代而新
之士得占一經輒取高第說書者單神極能各有
所當卽人人殊哉其學一先生之言等耳不佞結
髮受書董董章句大經之謂何何以知遠爲矣迺
悉謝經師屏歸所從受舉子業旁蒐註疏庶幾以
間得之而人擅所長譬之聚訟當世誦法蔡氏不
啻雅言其于註疏諸家合者十三離者十七卽有
超然深詣之見將安所施夫士業已屈首經生非
蔡氏說不售柰何兢兢持論令一世人不好乃稱
快哉且也漢儒之同異不見卽雅言之大義湮雅
言之大義湮卽帝王之壇代幼眇弗著弟令後聖
有作豈能盡如說書者所云哉不佞盍媿之矣是
編也姑以集衆家之全爲訓故者稾簡則可耳若
夫說之可用與否則諸君在進而授之讀惟命否
而以覆醬瓿則亦惟命

焦弱侯社義序

昔人有言汙尊坏飲蕢桴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獻于親不爲啇饗於宥不爲野斯其時而可矣興時青黃以文犧尊反爵于坫侑飲于縣金奏在下笙歌在上主人聽之猶若有遺音爲唯恐賓之未有嗛志也于是時而爲汙尊奏土鼓神將吐之况于人乎世之變也日入于文三后之季作誓作誥而辭令興縱橫短長之變尚未有萌芽爲距之短長衰而詞賦盛詩歌息矣聲律乃繁其在

于今又析經術爲詞章蓋明經孝廉之科毋慮三變乃去古益遠矣江河之下也勢也激之在山則洄日月之仄也時也視之朝食則昏矣令虞夏之王復興魯衛洙泗之賢比肩而立將載犢以往聽其發策而臚列焉豈能易勢與時哉不然岩棲川觀之士以刻意尚行而可矣如當世何出彊載贄孔子猶遑遑焉今之文古之贄也二三子之遑遑于是也時則然矣脩之其家傳之其人匪以徼一時之譽已矣後有肎歛得以覽焉夫非興時明經孝廉之儔與里耳無大聲齊門無雅瑟諸君子勉矣諸君子者何余所友焦弱侯氏若弱侯氏所友者也弱侯明于孔氏之術其所論著大都繩墨之言譬之紹介而進庶幾無餙羔鴈哉

諸生送別姚侯卷後序

方叔子曰當世令甲率三歲一課群吏歲三爲考考三爲率中率者遷否者適大都以民事爲務若曰民事至重古建官分職以此恩至隆也厲民者勿論已卽夙夜元元自秋毫以往靡不采錄上之

給事黃門爲　天子中執法典至重也興時天下又安當事者見謂徒手可以致理于是設不然者以爲生事習文法者以爲老成然後希世取寵之士爭奔走焉然禁网亦少寬矣其後　天子震怒用敢鷙吏舉刺諸中外親民者擇其賢者能者而任久之不盭不易蓋自中材以下往往見汰其奉法脩職者愈益斤斤自樹樹矣而民任之此一時也則眞盛甚隆際哉余同年友姚君以　上命來宰吾歙歙故江以東善地也長人者大都兩端狡

者如獵馴者如牧一廢一興何常之有蓋善地始
汙萊矣自姚君涖是邑府人守莞籥吏人治爰書
農人謹蓋藏士人程軌物侯人斥望圉人干掫苞
苴不行萌隸按堵自父老相傳以為後先治新都
者莫能及信斯言也夫非良牧乎哉語云不習為
吏視已成事新都之已事寧不亦有獵者何必牧
乃姚侯之志在此不在彼此其天性固然不以族
吏貶節明矣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以余
所睹姚侯溫溫者也身若不勝衣與人言惟恐出

聲也此所謂愷悌者哉其往也不治行郎圖書帶
劍非素所服御不具往之日士民皆之邑北送其
壯者如去其父其少者如去其母其從侯習文事
者如去其良師傅于是　天子以為能既徵入特
擢給事黃門昭愷悌也侯往矣　上一日問民所
疾苦具以質對惟是江表元元處陬壤蒙沛澤緊
　主上之賜寧獨吾歙乎哉抑歙之人願得比於
畏壘俎豆姚侯而歌舞之其世世自今勿絕豈惟
一日

送光祿張公出鎮中山序

今　天子重舊京其在姑孰丹陽諸郡輒得比三
輔置開府臣鎮之先是光祿張公則從觀察河東
來涖開府事開府公寬仁喜士長者也吏治淳淳
而持大體事有不可不避觸屈詠之然無所夷滅
居久之府中無事開府乃益脩詞稱詩日與賢豪
節俠者遊當是時新安有汪司馬姑蘇有王廷尉
楚有吳知政西吳有徐觀察皆相與褰效攻西京
之文而兢兢此四君者業已著籍稱祭酒矣然聞

開府名如開府之聞四君名也爭願交驩天下知
名士有稱為文者時時竊藉其名以文其為流輩
所推轂至如此而言事者不悅稍騖于攻擊矣而
開府遂得請歸初開府之被人言也簡微爾或曰
以其文耶或曰非也詰問莫知誰何然開府之名
自是愈益重矣後頃之　天子復用人言起公視
鴻臚事無何遷光祿勳會孫中丞鎮中山以母病
聞有　詔賜歸侍養于是　天子曰中山重地也
開府巨任也將非其人不可其以光祿勳張其往

鎭中山光祿朝拜　命而夕治行行有日矣諸從
光祿遊者重光祿行咏歌之曰光祿往塡諸吳今
塡燕趙郎南北縣衡其爲三輔重等耳光祿不茂
東南豈憂燕趙哉光祿行矣且也燕趙西通上黨
南控齊梁東援漁陽北綰上谷有如匈奴南下而
牧馬中山直以右臂當之　天子所稱重地有以
也光祿以才被徵不虛矣蓋光祿始爲滑縣稱神
君滑巖邑也三輔賢豪大俠出其間藉令于振弛
嚴桴鼓四起光祿不難治滑豈難中山哉光祿行
矣於是諸從遊者遞擧觴觴光祿前光祿卒歠卮
起拜謝曰藉諸公力得完中山不佞幸甚雖然燕
趙之事我爲政三山之遊子爲政諸君異日不以
雅遊廢業不佞接觚而易爰書即四君者持衡寓
內有目攝諸君者乎不佞者乎諸君勉矣於是各
歌其所爲詩以佐觴光祿者前而命小子某操牘
記之

賀少司徒曹公晉秩大司空序代作

今上御極敬學親賢自九卿而下靡不籍名便坐
疏其賢者能者任之其不能者汰去群下稟稟咸
頌　主上聖明奉命不暇會太宰有缺主者上中
執法及兩司空　上輒報曰南司空可由是南司
空重得人矣始者太宰次者兩劉公次者翁公劉
公遷南太宰其繼劉公遷提府兵翁公遷典三禮
重可知已于是南司空復以缺上　上命少司徒
曹公爲大司空重曹公也曹公行矣而予始以廷
尉踵公後爲少司徒諸郎署業事公赴期會有年
矣乃請余一言爲公贈余不佞業已職事相[illegible]則
安能辭夫自文王居豐武王作鎬乃周公相成王
則定鼎郟鄏郟鄏者東周也召公以太保營焉蓋
實行司空事矣　國家竝建兩都以金臺爲豐鎬
以鍾阜爲郟鄏眞與成周比隆乃今淮泗之間爲
陵邑者四及鍾山　孝陵郊社朝市屹然視王城
下都殆滋重焉第令以四時行　園寢葺垣墉治
馳道非大司空事哉司空古三公也其重宜矣曹
公起縫衣爲廷尉平諸讞上必以經義傅之斤斤
多所平反竟論報無寃已出守渤海渤海大治化

寬仁之屬矣三年遷憲大夫視學青齊鄒魯之墟諸正學崇文率以簡書從事不務苛條先教後罰以故得士爲多至於今賴之無何居楚楚治居江以西郎江以西治已徵入爲京兆出鎮滇南蓋治效綦隆已公輒以寬大居之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訢訢如也時黔國有異志目攝撫臣謁入直馳庭中諸待事庭中者辟易公戒閽人毋内謁謁且入則持門扇胥之定而後敢將命其入也按轡徐行無馳已自是黔國始戢異謀不行其後數年廼敗

則公剪滅之也頃之徵入爲少司寇位列卿貴重矣猶孜孜視爰書視法士毋深文寬仁示人無異廷尉平時也居無何遷少司徒故事司徒治出内程書日皇皇不暇給少司徒乃開府而治綰漕江南粟以給中都官諸期門羽林無不待哺綰轂者屬大司徒缺公乃入攝治程書出則視持籌吏出内間復視尚方財物勾稽贏縮蓋至浩穰已公壹以長者尸之務持大體遒而不偪遠而不携澶而不緑廉而不劌蓋敭歷中外者三十年往矣而如

一日語云前事不忘後事者之師公已遷矣稱余適至夫非後事者之師哉公之爲司空也實肩重矣如以其故京兆則重民事也司寇則重民命也司徒則重民財也重民命則慈重民財則儉重民事則不敢爲天下先三寶具而六官舉矣矧司空哉昔曹參相齊進諸生而問治言人人殊其後乃師蓋公清淨寧壹卒爲漢相聲施異世漢後遂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持國秉焉以今覩昔司空豈平陽之苗裔耶何德之類也　主上方以寛大

理天下司空公往矣諸郎署以余言得當司空遂令侍史操牘記之爲司空壽

送王大夫分憲巴蜀序

高皇帝在宥式序中外紀綱之役以風四方士初試百里者以治行高第入爲郎官郎官按行尚書事察廉乃出而治千里要以均從事之誼毋使獨賢中外相維得益明習　國家之故此功令本指也諸不在此令者文學高等輒得補郎官部使者察諸郡縣吏廉往往給事黄門爲柱下史會方伯

監司之屬有闕主爵遞推臺省郎署諸臣皆以三
歲率課殿最以聞然後敘遷著爲令今上四年留
守司農郎王君出僉西蜀臬政遵功令也王君者
鉤町人博學多智寬仁下人自　先皇帝時入籍
奉常同籍者四百曹故事十一補吏時在事者務
折逆諸後進倍之乃取十三于是王君乃得補司
空署會三年上計遷署司農與時在事者以人言
去而大司空徵入爲吏部尚書大司空有冰鑑雅
識王君會西蜀憲大夫闕曰是宜無過王郎主爵
者竟上王郎　制曰可于是王君奉檄行矣諸同
署若同籍者咸謀所以贈之禮也同舍郎兩君與
在謀中過方叔子曰王君爲郎屬耳一旦持憲西
方上得交部使者若御史大夫驩下乃臨千里若
而曹百里若而曹偶偶嚮風王君以一言決策無
逆命者此可謂尊寵矣王君强食耳於吏事何有
哉或曰不然治千里者以千里爲政治百里者以
百里爲政此皆南面持衡乃若監司其所臨者廣
矣上無專治下無分民不專則治弗宜也不分則
民弗與也弗宣弗與將受成于有司決策一不萬
全而當事者睥睨矣此所謂難豈啻簿書期會間
哉王君勉矣方叔子曰由前言之則時所易也由
後言之則時所難也雖然豈所爲王君謀哉乃若
難易則有之矣　高皇帝以民數屬方伯以刑名
屬監司此兩者一能吏辦之而獨以分署潘臬重
臣蓋宮家重民命久矣民不息則經國無資刑一
不愼而民嗸嗸即流亾者歲益此其重可知已王
君分憲數郡取其重而肩之諸讞獄多所平反即
長吏以爲市恩藉令一聽其當即決曹以爲干譽
舉事未移牘而竊議者隨後夫皆咨議而後從事
元元之謂何且安所用重也故願王君難之憲大
夫執法其上下者太守以千石臨中二千石故上
多格令而下往往恣睢第令一持繩墨而本之于
至誠有治狀者任之否者諭之其不率者下之要
以火藩籬推心見示此其感假甚威嚴遠矣故願
王君易之史稱王陽王尊遞爲西蜀王陽斤斤好
脩自以奉親遺體爲念推此屬也可以得民王尊

急馳主命不顧其私推此屬也可以建功蓋王陽
知難王尊知易陽不以臨危貶節尊不以棘心沮
名此二君者可以治蜀矣王君當　聖明之隆去
李漢遠甚以彼其才而游蜀都不啻迎刃即高躡
二王亾論已顧此兩君者得當難易之說願爲王
君效焉同舍君曰蜀有文翁孔明皆先後以治顯
公不言公所言者兩王何也叔子曰文翁閑閑躬
化維先孔明廩廩陵夷是懲要以一切論治即兩
者猶將求多至各以其術匡時化忠孝之屬矣前
之言者王君已優爲之興日行部責成寬嚴並濟
不以一端望蜀　天子且無西顧之憂即太宰之
冰鑑猶在也王君當以其術用天下奚啻四君著
名西蜀已哉同舍君曰唯唯遂令小子操牘記之
爲王君贈王君拜手受筴曰賢不敏敢不夙夜無
忝二三大夫之言

送曹嗣山年丈榮轉司農署北上序

我　國家並建兩都財賦則倚東南戎馬則聚東
北都人士結軼而游其耤重視此矣乃今飛輓爲
急則歲計往往嗇轍學士先生日以文事自程無
令廢職而已繇是武備益以單外久者汰去
國家需材先劇後易在北曹者上治粟在南曹者
右治兵蓋遞相重已主爵嘗言兩都持衡南北其
輕重何常故治粟能往往調而治兵治兵能往往
調而治粟遞重遞遷惟其能可矣即南北無論也
中山曹君博學敦行所居以材能稱入司馬署三
年矣一日主爵視曹君籍曰是不宜南于是則遷
署都下司農夫曹君在南則南重在北則北重取
重則六事可矣何論粟與兵曹君感然曰聘惟不
能以至于斯也其日昔斤斤猶懼不免於戾何敢
以重自居幸賴二三大夫受筴而埤益我我則安
能于是曹君行矣諸黃門若侍御若郎署長相與
擇言爲曹君贈黃門君曰奉命主籍請以籍論
國家廣員不趐萬里歲賦蓋三千萬其在東南實
當縣寓十五官家一切經費倚辦東南非所謂外
府哉乃駢肩錯趾而爭尋常歲登徵賦歲侵徵庸
大都羯羠不均而日趨于靡麗蓋東南受困久矣

當事者猶將按籍徵之執左券而取盈乎外府困
彌甚耳曹君綰穀都下毋亦念東南哉侍御君曰
往起郡邑得持繩墨察郡邑廉凡所爲郡邑長者
以利民也非以爲利也朝發令而夕考成賦事一
不中貢程簿責至矣方今十一在官十五在民十
四歸子錢家故舉贏則時詘時詘則令張令張則
富者舉息貧者貸進大吏眈眈視之猶若有遺爽
焉若此者非所以爲利也何知仁義饗其利者爲
有德矣曹君主計其務重利民哉郎署君曰王者

寰海爲家重譯爲隣居者藏行者齎守者介而待
哺苟可以養不必藏于己苟可以勞不必爲己此
大同之誼也曹君業已治兵視尺籍而出大農之
藏糈令月置百兵歲廩千斛猶捐之也今更治粟
矣有如視帑藏知羸縮寧惜庚金毋寧寘兵何以
睽比隣禦侮郎在兵猶在農也豈宜異慮哉故練
兵以聚食制食以養兵一也節則肆肆則兩全廉
則不經不經則蠹曹君遊主二署則宜辨此哉曹

君勉矣于是曹君起拜命曰吾得黃門知東南之
猶駢拇也吾得侍御知郡邑之猶東薪也吾得郎
署知養士之猶沃焦釜也其不敏得藉二三大夫
之言庶幾夙夜無問重矣遂相與共張都門飲盡
觴而別

送唐中郎出守海南序

余嘗讀漢史記至孝武置珠崖郡不再傳而弃之
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崖人非吾人哉何爲
德不終也及今且長餬其口於四方披圖而觀海

南諸郡見所謂瓊州者相傳漢所置珠崖郡也自
漢至今不啻千餘年遞廢遞興蓋亦多故矣乃其
郡縣相錯若犬牙諸長吏陳椽其間除邊關通貢
市與中州埒化與文明齊聲則獨　今日爲然乎
君子曰德隆則化溥功近則浮臨非其相命勢使
之然也　國家施德弘化蓋二百年於今其於海
內如人身然京師元首也陳宋腹心也齊蜀左右
腋也吳楚腰也秦晉肩也閩粵兩趾踵也善養生
者摩頂至踵而元神苞矣其不善者反之朝夕斤

斤守其元而仁不及手足此之謂痿陽痿陽者秦越人所稱不治者也　上方銳意太平之治愛養天下不啻其身主爵上郡縣臣　上時時有所易置意至厚矣其在東南諸郡日月先照雨露先布雷霆先聲瓊去東南又且萬里故所以擇守瓊者特難會瓊守缺　上一日詢當事臣於是主爵言曰是宜無過唐郎唐郎者留守大司農屬也司農故治粟三年中都號爲廉平非夫董董署中稱才大夫者耶瓊之守得人矣先是唐君爲六安愛而敎之六人且尸祝焉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唐君之謂也於戲唐君非夫董董行間稱賢大夫者耶瓊之守得人矣唐君生西蜀以文章行誼雄里中事父孝與弟悌蓋蜀之人稱之無間言令德孝恭施于有政乃自古記之矣第令唐君足不踰閾猶然化其鄉人畏壘興於右腋粥其試六六治施於政有方哉由此言之瓊之守得人矣于是唐君請治行五日諸同舍郎迮然曰適百里者果腹適千里者宿舂適萬里者三月聚糧矣唐君蓋萬里遊請五日者何也唐君曰不然　主上鄉意東南不啻錯趾日月所照雨露所布雷霆所震蓋萬里一息焉豈容吏慮哉且也君父等恩臣子等分家國等親　主上不茂東南將置赤子股掌家丈人爲意孺子崖人日望神君此其情豈異致哉不佞如一日遷次即於媮安無論陜帖私情簡書謂何耳於是唐君定行同舍郎喟然興嘆曰善哉莊生之言眞人之息以踵眞人者至人也至人治身聖人以治天下一也瓊故人踵一昔不達則閡唐君第以其素治之廣　主德宣　主化兜而張之精神與通聲氣與應奚獨毋閡也乎哉枝體治而腹心不滑於和元首固矣此至人之術也唐君不難治六自腰以下達矣豈難治瓊哉唐君曰善其不敏請從二三大夫之言其海隅蒼生實受寵靈豈惟不佞

送方大夫子及甫上計序

方叔子曰余觀留守司農至方大夫蓋所謂董董者與大夫之先再爲主計尚書郎聲施至今大夫

以恭儉承之遇事办遊遇人磬折蓋稱其家聲矣居三年奏計北上最都受江以西委輸歲若干萬緡粟若干萬鍾轉餉中都官若期門羽林士歲率若干萬人勾稽大内錢楮刀布之屬歲須諸吏卒各有差又若干萬據其凡如是其詳具牘中可攷也始報大司農大司農署上考再上太宰若中丞凡再署無不從大司農諸郎聞之喜皆曰司農署有人矣大大夫行奏報　闕下　上一日覽計書下當事臣夫安知所以嘉大夫者有涯哉繇斯以譚大夫之爲董董可知也都人士聞大夫名籍甚爭願交驩大夫簿書休沐時時折節下士與都人士爲方外遊時而稱詩時而屬文時而歌呼時而曼衍都人士喜曰嘍啫壯士不以斗食自縻即涉世者難之已要以玄覽曠思猶然不失程物中程矣猶然沾沾自喜日與操牘挾筴者遊此何論躅躕尚苛禮者流哉即杜陵建安龍門而上不軼于此矣夫轉大木者于邪吹劒首者一吷何者物固有合也乃若洞庭之野非鈞天弗奏祝融之墟非陽春弗和耕令于邪一吷即掩耳過之矣以大夫之能遨遊上都夫非鈞天陽春之奏哉彼嚬嚬者何能當大夫大夫往有合矣方叔子曰廣哉都人士之言大夫也余謂董董署中者鮮矣於是都人士縱爲歌詩以張大夫而余爲之引其端如此

送丁大夫充宗上計序

上之五年武陵丁司農以奏最行抵諸大夫而言別諸大夫相謂曰司農治浩穰乃其剸劇若易削無若大夫賢大夫往矣吾輩所從決筴者何大夫曰其不敏得從諸大夫遊日受成事而已烏敢謂賢第今且行諸大夫有以振我我其不後于是諸大夫擇言曰洙泗之間蓋闇闇然講業其行也或贈或處夫非有官師之責而交誼用深者乎以大夫之賢從遊學士先生之間雅聞道矣道猶水也止而爲淵流而爲川滲乎其若底也濟乎其不得已也大夫居郎署三年矣此亦其若底之時也上一日視牘徵賢重用大夫夫非有不得已者乎冲而用之或不窮蓋談道者尚之矣願以是爲大

夫謁也大夫拜手曰謹受令諸大夫貽我厚矣雖
然不佞願有處也不佞泝長江涉洞庭而西也猾
猾乎難哉吾謹而維善而椑沿不與水爭利而千
里一息矣及吾舍舟北轅而望中山上金臺波視
陵陸維視榣衡不旬月而馬首南僊僊乎周道游
矣吾行如是吾何以處諸大夫哉諸大夫驩然曰
信哉斯道之途涉世之方也是足以處我矣遂相
與共具都門各賦詩而別

送李侯應召北上序

往對公車豫章李侯與余同籍時同籍者四百曹
不佞識李侯於四百曹中及李侯領寶應余亦出
刺弘農後三年從郡邑吏上計　闕下不佞復識
李侯郡邑曹偶中會鄉叔子居司寇署講業都下
過不佞都官邸中爲言李侯未嘗不嘖嘖稱善也
余曰然不佞待罪行間見治程書者矣未聞煦煦
愛人稱愷悌如李侯者也又三年李侯再以計上
有　詔徵郡邑循良吏李侯被徵則從寶應治行
行有日矣孝廉秦君王君湯君重李侯行願徵一
言爲贈余曰然不佞待罪司農関諸守令治行狀
矣未聞煦煦愛人稱愷悌如李侯者也侯往矣主
爵上諸守令最必先李侯聲名藉甚夫安事余言
哉三君謂余寶應居楚東偏受淮河下湊將漕者
日數百艘有司時時率吏民候水兩涘間則疏
滂塞决無已時微獨縣官蓋邑人受困久矣自李
侯受事六年於今勤政緩刑蠲逋振乏平繇若賦
鄖孤勸學興賢養老諸善政畢吏牘不能書彼且
孳孳務民和出捐數千金贖鍰以自臨塞决河爲
隄若干萬尺坊庸若干所以時蓄洩河淮流而邑
人按堵自如不知役所興卒諸吏民老白首榫河
功之不成皆曰吾乃今日知有土田之安若是者
諸與侯同賦事弗若也三人者雅知侯惟執事命
余曰然三君業已知侯矣三君第揚扢之尚安事
余言哉雖然三君之知侯未若余不佞知侯之習
也不佞往游諸公斌斌講業庋幾當世道德之林
故其稱曰道德者統萬有之名也無有不有無物
不物不有不物是謂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

窮今始受一職勤一官矣有而循之物而居之即世所稱循良沾沾耳李侯不然守純白循因應而變化於無窮此其中將有所不物者也由斯以談李侯之于道也深矣一澤國乎何有哉李侯行矣上一日奇侯令侯給事黃門領諸百官奏事其所言事皆天下國家大計也出入從車騎甚衆貴幸傾九卿第令李侯當之曾不能以一瞬何者彼固有所不物者也吾聞以身觀家以家觀國以國觀天下李侯恂恂若無能人其所臨爲官如故有如主上益明習國家事李侯乘間爲言閭閻疾苦狀如其在淮南時此何論東南其爲縣實賴之諸君則謂此何矣三君者曰善始吾得李侯貌今乃得其心矣請籍之以爲李侯壽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六

新安方揚思善著　門人諸允脩校

序二十首　南署集

送吳山人南歸序

當胡司馬在事時擁越姬犯前茅而敖然不訕者豈非吳山人虎臣哉山人自謂非狂然狂興甚久之司馬被人言死賓客稍稍散去已復于用事者權山人則憮然曰司馬雅好士不難千金交長者雖第令當司馬心無問嫚罵乃今衆厖雜載竟被惡言嘍啃者不一洗之尚安事客蓋山人抵汪司馬搤腕爲言其說具司馬事中于是山人之名始益重矣而好事者不悅始益浮慕山人實陰紲之曰山人者酒人也所交非賈裝家則屠狗者流耳或曰山人故名家子一飲斗酒一擲輒千金然其授簡稱詩即百家不能易也獨無奈其窮愁何耳山人聞之愈益沾沾喜也曰余雖遊於酒人乎余窮是矣而愁未也雖然余嘗下浙江觀稽柯求秦皇帝之所爲立石者讀之而字漫滅也則未嘗不

賦詩而弔之余嘗上姑蘇觀吳之故封庶幾有延
陵季子者出于其閒乎而卒然未見其人也蓋倚
吳門嘯歌焉余嘗汎輕舟渡江而踰淮望揚州之
保疆也曰淮南諸侯吁食客何多而者作一何偉
也吾舉酒臨長淮而誦鴻寶諸篇蓋爽然自失矣
廣哉山人茲其所謂愁乎彼且剪剪焉與法士者
揖讓而議禮者爭言即抵山人千金山人不易置
山人大司馬位山人翩翩去之若脫蹝矣由斯以
談山人之於酒也寧渠能已乎哉彼豪舉者何能
當山人山人往自適矣

送周山人東歸序

周山人者詩人也山人生永嘉其遊乃徧四方以
稱詩聞縉紳所居無恒樂遊則往勌則去久者一
歲閒歲近乃旬月遞就遞遷人莫窺其涯嘗意則
歌呼脫巾露坐旁若無人者不當意輒嫚罵諸豪
俠辟易莫敢誰何飲酒數斗歌數闋已長嘯不欲
休藉令抵千金寧弃千金毋寧易卮酒此其致也
然其胷中磊磊無它腸人以是多山人稱其長者
云山人爲詩肆而隱婉而善譬紆徐贍滀而莊嚴
讀山人之詩占知其山人矣于是山人遊金陵久
之思歸都人士諸公雅重山人爲山人壽山人請
受筴行高陽生曰山人休矣山人方以天地爲廬
日月爲駒食鳥共具風花入彀山人侈矣鳥用都
人之言雖然山人雅知言請以隱進山人曰善高
陽生曰日逐夸父滇涸精衛則若之何山人曰善
吾請息肩高陽生曰鳧脛雖短鶴趾且長則如之
何山人曰善吾請因是高陽生曰維海王谷維山
藏疾則如之何山人曰善吾請守雌都人士賀曰
生善隱山人善喻歸休乎山人始可與言詩已矣

送御史大夫吳公榮晉大司寇序代作

今　上在宥天下式序諸中外臣其在議法秉憲
之倫特崇　簡命蓋先務之急不勤於此矣會大
司寇鈌　詔下廷臣計宜廷臣推上御史大夫吳
公　詔報曰可吳公遂從御史大夫徵入爲刑部
尚書減騶從戒輕車遄往無暇禮也于是吳公行
矣諸共事留都者若三事大夫若侍御史若省署

諸郎以次上謁吳公吳公則各以次抵諸大夫言
別或贈或處誾誾如也偲偲如也一時都人士無
不嘖嘖稱嘆傳盛事云維時司大農務戰其虞部
郎魏某兩人者公往按楚時所舉士也公既在事
間則召兩人與語兩人亦數數從公受事無敢失
隊公既治行司農戰君先公行役某乃詣公請曰
某不敏辱處門下有年矣他時我公按楚楚治撫
虔虔寧入佐司馬運籌出視師塞上又踰年而始
秉憲南臺其德澤在三楚其勳猷在疆場其聞望

在　朝廷其文章在疏議其所取材須用乃在數
世之後士君子涉世久而建功深者宜莫如我公
矣　主上注用方殷何論司寇借也某之不得久
從公遊也則公所以命某者何公曰然信如君言
是　主上之所以屬不佞者甚隆也乃不佞所以
報稱　主上至淺鮮矣雖然學士不貴謏聞要之
道古人臣不靳厚樹要之致身不佞待罪行間自
尺寸以往皆　主上所建置也何敢言功第令蹦
蹦趨時務以其身市利即萬鍾千駟猶之一介此

不佞所素操也不佞以此事　上三十年矣茲願
以告諸君惟君則謂不佞者何某再拜謝曰公言
及此社稷之衛也二三大夫之望也抑某也款啟
寡聞之民也其何以贈下吏無已則誦所聞乎在
昔舜舉皋陶不仁遠去成周治洛司臬乃爲康叔
封何以故法者治之具也人者所以治也舍其無
治舍所以治無具故古者重得人　主上膺聖典
賢勸能陳紀正經以理天下即虞之好生周之刑
措不啻兼之矣乃者平大慭獻重辟至歷明罰詳

詳下吏一不稱簿責立至司邦憲者難之乃今
簡命在公此其意可想已公雅持廉秉衡所試輒
奏效苟利社稷不難以身嘗之人謂　上聖主也
公直臣也以聖主擇直臣是謂得臣以直臣事聖
主是謂得主異日者都俞吁咈庚幾明德慎罰之
風夫非萬世一時乎哉吳公曰善是足以振不佞
矣抑不佞雖鄙憒憒願得從君之言以終道古致
身之誼不佞幸甚

刻曉滇嚴君制義序

當世以明經試多士多士繇之奮興卽嘐嘐道古者流弗程弗售涉世者率以是爲羔鴈云予雅不喜作經生語往受書鄉先生所先生盍目擯之比試有司再試再絀先生曰然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當世董董以是爲文而子過之志弗章矣子姑就員程而學焉久之乃舉孝廉遄舉遄售乃今待罪行間遷入爲郎舍長視諸生時所操業不啻弁髦矣余于是乃嘆曰所謂文者豈非以時哉時之所尚而士附焉士之所附而文成焉其雲蒸霞變誠有所會其度非苟而已也要以理從衡均肉好意之所當體之所會操觚性複繁省殊致而寄興悠軼人人各適其欲此雖譏譏諸儒生言然百家不能易也故明者刱法後事者遞焉當時爲古何必閱世哉予友嚴君往同予舉孝廉業以其文臚列高第矣上春官試者三而不售者亦三非文之有售弗售其所謂時者否也夫嚴君之文縱衡理肉好均矣如雙瀨之禾連岐之麥見者知好好者知胥𡔷渠弗售也乎哉彼儒之竹矢夏后氏之璜非不瑰奇無當于日用矣是烏可與論嚴君乎嚴君命其文曰窺斑而以予言徵之予非知文者也烏足爲嚴君重易言之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予謂嚴君之命名也有當於易之言則次其所以論文者歸之

樂善集後序 代作

東平漢之建國王天下之賢王也自漢去今不啻千餘年矣其宮室王者章服王者侍御僕從王者斯皆一時渾渾與陵谷遞遷其與存幾何然王以其賢名時傳之籍記中令縉紳先生者流於謳之淊泆之而已藉令王在反其宮室章服疇其爵邑其所奔走指使不過趣馬菆卒之倫彼豈能局促賢士大夫哉由斯以談王之所重在此不在彼明矣予覩田先生所爲樂善集有味乎王之一言語云不朽有三夫王處一焉微田先生人且以王言爲口實矧先生之引物連類如揭日月而行卽家喻戶曉不啻豈患聾盲哉雖然有患王往矣其所以爲與其所以樂者不可見矣王將以其言爲糟

魄而予顧竊竊焉藉之不巳疎乎不然王言之先生籍之既巳勤矣東方持牘以聽曲終而吾奏雅如里耳何吾知先生之滋懼甚也雖然東平故王士氏故王氏乃今冠蓋出其都者無異曩時諸所爲赫赫不顧而獨思王之一言其所重蓋可想哉吾聞迹非履也而迹履之所出今之立言者非昔之立言者也寧渠不爲賢人君子之迹也乎哉不佞從洙泗聞雅聞學士先生之言于田先生言不啻有當也則爲具論之如是乃若爲善之言風風乎大哉其于以風當世覺後人則前之言者蓋之矣予何贅焉

石城脩禊詩序

萬曆六年歲在徒維攝提格三月上巳南海周子偕諸同好脩禊事于石城之西湖西湖者莫愁湖也湖之自名予不知其昉或曰魏公子嘗遊焉遊也遂以其姬名湖或曰非也然湖于四時有異景焉當其春日載陽惠風時至臨流洸洋壺觴自傾即耳目應酬不暇何愁之與有倘其陰雲霧霧維風及雨四顧寂寥載行載止莫然生愁不知其所此一湖也名烏乎定景烏乎齊而達生者睹之冥然物表矣余既感玆湖之可與慨昔人之陳迹遊于斯歌于斯而不能忘也于是乎遹追蘭亭故事賦詩行酒好事者又各形之丹青而次其詩左方無乃與玆湖爭名者耶然予聞江左風流依依猶昔予烏知夫後之石城不猶今之蘭亭也遂書其意使後有源者以覽觀焉

二京紀遊序

方叔子曰當世作者之林脩詞則自西京以往稱詩則本盛唐蓋其致也其次雖不能至然心鄉往焉以予觀方大夫所謂作者非耶初大夫舉進士高等隸都官有聲人謂大夫瑰磊多奇宜且施于名實始爲刺史即爲名刺史及爲尚書郎即爲名尚書郎蓋其效可睹巳乃大夫愈益自檢下考求當世之典而明六籍之歸此可不謂斌斌具有質文者乎大夫爲尚書郎三年上計　闕下羔羊之委蛇小明之靖共蓋義兼之矣其往也度長江而

北踰淮蹈泗浮濟與汶過青齊鄒魯之墟而稅駕于 神京僊僊如也翼翼如也此之爲遊曠哉乎樂矣其反也爲紀遊者二爲聲詩者二十有幾予受其副讀之蓋爽然自失焉彼豈龍門少陵賢豪間者耶何慕用之摯也雖然此一時也席恭隆之盛際而大夫能遊之惟大夫也才能遊而後樂之既樂而後鳴之亦惟大夫也才微大夫則貿貿而矣或曰以彼其才第令作而賦事夙夜謂何耳大夫則以遊鳴者何叔予曰不然詩不云乎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此天子所以燕群后也來遊來歌以矢其音此辟公所以獻天子也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此君子所以不廢其往來之私也方今隆古始賦文命三事大夫既以斤斤治政矣而大夫者於謳揚扢固大夫之私也亦當世之盛也遊不亦可乎於是或人失問傴僂悅佒遷延而辭退

張太公紫河册序

蓋西蜀山水多奇自昔記之矣由崑崙而東爲山者以百數而岷峨爲最岷峨而下曼衍迤邐崛起而窮奇者以十數而巴峽爲最由岷巴而東之又折而南行爲川者以十數而大江爲最江之始出也異派而同趍由於岷者爲岷江其西爲錦江出於涪者爲涪江又其東爲嘉陵江其可睹而記者蓋不能枚以數而江其凡也其山川之奇吾誠不知其何如其鍾而爲人物者可知已余讀山經地志歆鹽巴蜀之奇覩巨麗恨一覽鏡之而不能乃今得從蜀之賢豪長者遊焉余于此益訢然嚮慕之也庶幾哉山川之奇不盡於山經所云而賢豪長者之生有隱於市廛而不及聞者乎及予聞侍御張君所爲言先大夫紫河公者則所謂其人哉則所謂其人哉公所居嘉陵江者紫焉因自號曰紫河居士而日屏迹陳誼其間畝鍾之田足以備饘粥環堵之室足以蔽風雨美磯可蹲而漁嘉樹可倚而歌宇縣之和可俯仰而嚐四方之賓至可分席而坐公往矣其所遺者不知何人而始發于侍御侍御之恢奇多聞則紫河公貽之也江流如

故風景不殊公也既歌于斯遊于斯矣雖微侍御寧無睹景物而思公者哉又况侍御之繩公武而兢兢者乎抑予聞之王子長河已縈背山可礪蓋有味乎道家之言夫非以循數有極體道無覺乎我以無竟馭有極寘焉獨化雖閱世千百可矣公有道者其往也將無蟬蛻而能矯矣乎予烏知夫嘉陵山水之奇非公之姑射貝茨也于是縉紳之倫競歌之侍御紀傳之予乃爲之賦河水

送張大武庫得告歸養序

張君德中余同年友也舉進士高等試事奉常奉常典　宗廟社稷神祇之祀　國之大事在焉德中任職斤斤寅清夙夜居有常矣時母夫人春秋高以德中請至都下無何心思東歸於是德中乃上疏言曰臣鴆少孤賴臣母得無顛隮臣今竊食公家而臣母卽老且病日夜思歸先人敝廬有如犯霜露蒙不測之災臣死且不瞑目生何顏列於執事爲公家臣臣謹昧死以聞願得遷署留都以奉臣母竭忠職分計所爲公私甚便臣愚孝甚於是有　詔下銓曹遷君主留守武庫事居數月母夫人從東方來以起居之不時復嬰疢疾張君瞿然內憂往　天子念鴆母遷鴆南曹以鴆能奉母雖共職事恩至厚也母今老矣歲時之不常又懼於虖夫臣之事主子之事親一共一否豈其相兼哉臣且奄焉就列是兩當而不獲一也吾寧以異日報　主恩不願以茲辰捐親養於是復上疏請告終母餘年情辭懇切　天子惻焉心動報詔許之於是德中行矣諸都官尚書郎咸相與過從爲別一時聞者無不嘖嘖驚嘆咸願交德中驩其同年友若而人心善德中廼各爲詩一章咏歌其事既已則稱觴上德中壽遂與言曰競近世所歆豔而獵取者豈非榮名哉白首諸生咸願一試郎吏徒手而掇巍科卽不歷崇階不已也以德中入侍承明貴矣讓而就南南主府兵要矣讓而居里凡德中所爲再讓者皆世所爲兢兢捍當世之网而甘心者也第令德中負俗所爲猶然不易犯其孝思之誠出乎天性者哉臣子之於君親其道

等耳德中一念奉母不以榮名眩恩卽他日以奉母之道奉君何患不任哉德中歸矣隱不遺君政不出戶其德中之謂乎余亦有父不得請嘉德中所爲誼深愧之於其往也蓋竊有感乎其言

送何生序

新安何生翩翩當世奇士也自言詞賦小技壯夫不爲他作業雜庸保間亦足羞也遂杖劍爲脫身遊遊吳楚諸侯王聞諸侯王業已奇何生矣何生故工書法獨時時刻琢古文篆隸進之諸侯王所諸侯王爲傳飲食何生一再辭讓卒館穀諸侯王何生曰嗟乎震乃一布衣長揖諸貴人前諸貴人顧傳而飲食我若是者徒深知震也震奈何不一效曹丘生終滅諸侯令名于是何生下浙江浮五湖登姑蘇之臺再反而後稅駕都門也曰嗟乎震乃一布衣手不持一錢而周道遊者閒歲矣余見諸公未嘗不術諸侯王也幸諸公憐而厚遇我奈何不一效曹丘生終滅諸公令名于是何生復杖劍行涉彭蠡經豫章度五嶺登羅浮將從諸侯王復詔諸公或曰今之何生非昔之何生者也彼直爲方外遊耳諸公貴人幸毋從形骸間目攝生也

送王生序

王生行父黃人也自其父兄皆有文名薄諸生業不就則時時稱詩離詞類先秦兩漢人語遨遊二都卒業成均舍中卽落落不偶於時其途遠矣王生且歸謁行都人士都人士舉手曰咄咄王生資不適逢世耶何蓬累也王生曰不然予力田矣而未逢年安望粒食哉藉令不稼不穡取禾三百斯駔儈之雄耳余安能知之都人士曰不然語云不索何獲獲其所也夫將求魚于林卽禽于淵豈能有獲哉抑子之求獲是矣而索非也王生曰不然攫金者刑學沒者溺彼其求皆非耶牂生于突象罔獲珠事固有不蘄至而至者求何爲也都人士曰不然馬首南矣不見冥山非其御之罪也夏蟲疑氷非智不若其時篤矣今子以特操聞其時非也子其悔是哉王生曰不然太行高矣愚公摧之溟渤之深精衛實焉茲皆以人定勝天焉可憮也

三后以還文敝極矣盛衰由人其庸可諉乎文王旣沒文其在茲惟得人焉故也宣尼而下從風靡靡夫非後死者之責乎與時汝南北地押主齊盟佔佔者至今以爲口實奈何從大將軍後執櫜鞬而退舍哉都人士笑曰咄咄王生蒿目甚矣惟然故多蓬累也或以告方叔子方叔子喜曰蓬累何病惟蓬累然後見王生大直若詘道固委蛇生毋以途遠倒行哉

送天都山人南歸序

巫生曰天都之山有脩人焉其容瑰然其視眈然其言足述而歌也其事可瓌而志也以之飲乎酒浹辰而汔數石數石之間卮言十三寱言十七意其中有概者耶何發之多奇也何子曰是所謂隱焉而不素厲者也夫容瑰然者其神王也視眈然者其氣衡也言足述者肎乎其有蘊崇也事可瓌而志者不得已於世也卮言十三者買其餘也寱言十七者以警物也斯人也幾幾乎語未已中有嘆而起者安生安生蓋安期生之後云安生之言曰是所謂有道者與微然也則妄人而已矣道則其人也不則其物也物于酒而詩亂生焉斯爲不知有已焉爾矣俄而海上之鄙人至鄙人至而鬨餘語曰胡然哉而妄人者之妄人乎天都生也夫道者聖人有也聖人之始制禮蓋三千焉無問察察小者乃其建侯近爭歸賸近亂三讓近僞佾舞近戲笙歌近譁是數物者皆聖人所以達道之器也奚獨酒乎不然甘酒有誡群飲有誅夫以酒亾者不鮮矣而朝會有享私覿有燕鄉射有飲昏有

合巹祭有飲福何爲者哉書有二誥詩有大雅所以訓也其庸有甚乎抑天都生不在于禮而皆在于凶德則敝車羸馬足售其術轂中烏用酒酒之流生禍也以狂賈也心狂實難酒狂何害天都生果妄人也三千之屬皆足以佐狂者資奈何以其狂言蔽罪酒哉于是巫生曰善夫子果不爲妄人也命暨子酌酒者三天都生讓而舉嚼者三遂賦賓筵之卒章而退

刻方齊東公遺文序

當世文章家兢兢慕古乃其辭則從矣而持論何其陋也語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志衷也言外也當於外謂之言理於言謂之文誠其衷有合矣斯二者存可也亾可也衷之弗存二於何有譬彼浮糜炳然虎章哉誠發蒙而眎之眈眈謂何耳斯匪衷之謂也文蓋難言哉　明興二百餘年矣文章之士大都雲蒸霞變卽枚舉且難之然其至者左莊右屈人人旦暮遇之不者登壇而盟班馬直按揚劉之手矣斯皆一時左袒誰當前茅後死者

按籍覆之徒豪舉耳此犖犖者猶然見眥其它可知甚矣文之難言也新安故盛文獻代不乏人紫陽而上獻爲政弘嘉以來文爲政乃今則斌斌爾矣故予謂文之難非其文之難也有其文無其人焉之難也得其人矣而莫之文此葬論也故予所謂難者二焉從其志則野從其藝則史甚矣夫文之難言也予宗人齊東令者世所稱石岩先生也先生子子好脩學不苟從仕不苟合此豈所謂得其人者耶其爲文若干篇婉委有致大類紫陽受書者所爲殆所謂文獻并者哉要以輓近世所爲文而討先生則先生不能然以先生其才第令遵古始之業而脩之何患不至乃先生之志在彼不在此初爲齊東時脛脛高節與諸生論鄉射飲禮直屣綦弁棄之此之爲烈寧渠與持文墨議論者絜短長哉先生不難娉節而難長辭第不爲耳嗣子其褒先生之文而刻之并傳其齊東事賢哉嗣子則既知先生矣予何以頌先生爲先生名其字其于予爲族父行乃若系本操履則家乘備矣

壽雲山先生曹翁年伯六十序

留守少司農曹翁余同年友應麒父也應麒舉孝廉南中同舉者百五十人巳偕計對公車同升者又四百人盛矣今甲三歲一舉孝廉諸郡國舉者以賓禮禮之署行誼年以上及對公車籍名奉常諸式序禮文視此以故諸同籍者率先後敘視其年長者曰余兄也少者曰余弟也推本所生則曰此余世父大父也至其所自生則亦曰此余猶子也始應麒起諸生甫弱冠以家大人貫開府滇南

然應麒逡逡卻立若不能言無侈靡態諸兄弟竊
相謂曰盛哉曹翁于是乎有子矣居頃之翁入司
冦已復遷佐司農余始以郡吏得補司農郎署當
是時洪都甘德夫丹陽荆孝啓在比部嶺南周國
雍鉤町王元德在計部檇李張德中中山曹希尹
在駕部三楚魏子鳴豫章郭相奎在水部而雲中
翟棣叔則爲廷尉平皆先後余至都中始至輙上
謁曹翁兢兢執子弟禮翁亦以應麒故視余輩輙
盡其驩余與國雍元德皆屬吏也在禮不得交驩

而翁竟不以故廢禮禮下之已甚余三人者益自
財以誼非公事不敢至私署云是歲九月翁歷春
秋六十其日則公懸弧之辰諸兄弟相與謀曰應
麒以翁盛年就列國學即有大慶旦夕宜不得來
若翁吾翁等耳奈何以應麒遠仕至靳吾一巵酒
于是則謀所以壽之國雍謂余兄弟若而人或列
臺省或在行間其得朝夕翁者余輩二三人耳即
一言爲翁壽宜無若生其廼再拜與言曰翁以進
士起家試事廷平每法曹上讞多翁平反會論出

囚翁所當輙報可以是歳奏無寃已出守名郡能
以其德被郡人巳視學齊魯能以其德式齊魯士
人晉江右湖南藩臬暨領節鉞黔中復以其德波
及流施于東南之人比入而尹京兆貳法曹其治
大類郡守廷平而功則過之巳轉少司農少司農
置別署都中主筦漕江南粟以給諸南北軍飛輓
沓至月程遠近均出內巳復出入太府覈諸尚方
所藏時大司農闕翁領其事則復爲稽群吏程簿
書日皇皇不暇給蓋至勞瘁巳然翁行年始艾丞

理諸務署中及晏乃罷即寒暑不輟也以爲常蓋
翁之敭歷中外者三十年往矣歷階愈貴碩愈煩
而神益王五官之用益習翁于養生家言若相盭
戾而卒若是者是遵何道哉語云得全全昌翁所
謂得其全者與朋諸韓生道與世周旋者其建生
也長持祿也久翁之涉世深矣以道濟時方而不
割湼而不滓勞而不功可謂相周旋矣德以建之
祿以持之善建者不拔善持者不盈翁殆其是與
非邪又曰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

長生翁歷事　三朝殫精極能以忠　主職可謂不自生也已第令以其身勞于萬物勤于衆官而不自有翁猶將甘之要以無攖于世無誖于理畢物之數而無容私焉即耄耋則頤可矣矧茲六十乎哉諸兄弟相謂曰辨哉言也是可以爲翁壽矣遂書之

高封君八十序

方叔子爲諸生時則業已交高仲氏云高仲氏者和陽高生期也期事白門焦先生弱侯弱侯事天臺耿先生耿先生者以明經質行奉　璽書按行南服郡縣勸學興禮族學官弟子員督教之於是許弟子員咸誦法耿先生矣而弱侯異甚先諸子鳴諸子乃從弱侯游游者廣矣其後十餘年間大都散去甚哉交道之難觀於弱侯之門可知已弱侯謂叔子自耿先生倡道東南出入不誖寧渠無人哉以予所聞何落落也乃若攝衣而從服膺而往以父兄子弟相詔者則孰有如高生哉高生兄弟三人長者鴻臚君次者高生最少乃高季子而翁以鴻臚貴封視鴻臚於是鴻臚公行年七十老矣徵言於僕僕嘉其父子兄弟和樂也行足法也矜詡之語在封君紀事中今又十年而高封君尚無恙鴻臚乃出爲某縣簿簿能其官或有害其能也者而掎之簿乃歸曰是尚可以仕乎寧及無恙而事家大人與其鄙也於是簿竟歸率二仲居子舍而事封君封君益善飯間其履猶然相樂也誼愈冷然足法也諸生下其手曰賢哉封君和陽里人之大父行也上其手曰展矣夫子門下之士將誦法焉意復以言爲請惟僕不敏竊以往者既以誦封君矣無已敢以爲叔子望叔子則謂封君者何叔子改容而作喟然曰嘻弱侯休矣知封君者無弱侯若焉又何不佞之辭之有雖然封君詘精甚微封君不及此不佞敢辭不佞從諸生後誦法先聖之言自六籍百家廢幾習讀而知其傳將沒身而已矣乃今結軼以游而餬口於四方惟是身之毛裏嗸嗸者將待命焉子之則子以來也虐之則虐以醻也道之而民從法之而民散久矣夫寓

縣氏物之爲體一也語云得其一萬事畢通此誼者可以脩身可以理人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循常氏以上無論巳伊耆氏以其身化歷年百有七嬀汭氏以其身化歷年百十有禹湯百年文武九十以長斯皆以其身及其子孫而化者也姬姜畢邵之倫大都以其耆年宣化國家周柱下史不克以其身化而以壽化其年壽所極至與彭堅氏並稱玆非其近者及身遠者及子孫其精餘以爲國家其遺言以教後世者乎大哉道也斯其至矣高封君得之以壽其身伯子得之以化其人二仲得之以養其親苟有用我執此往矣第令二仲無往寧直爲諸生也乎哉養生家有言善養生者肆之而弗閼者也以予所聞封君之家季事其仲仲事其伯子伯子事其親親事其師友哲人贋文斌斌內外無間斯肆之善也仁之爲也何閼之與有人亦有言十年殖木百年殖德抑封君之殖殖其德也將十年百年以至世世豈惟一日弱侯籍叔子語而稱之曰亶哉夫學猶殖也不殖將落夫高氏者可以無落矣封君聞之嘅然燕笑陶然舉爵而飲

武太公八十序

往歲庚午天下大比士於鄉維時典試事留都者今大宗伯馬先生也先生選士澤宮得人爲盛乃武氏二仲實裒然舉高等蓋都人士推轂云越明年諸所舉士咸偕計北上引籍奉常者二十餘曹次公與焉頃之次公爲　天子令南徼親遠方遠方之人士日夜望使君來俎豆使君于是　天子謂能乃徵拜爲諫議大夫給事黃門諫議業巳從邑中奏最受上爵封其父如今官禮也余從周南從守度支乃得上謁封君封君拜起如禮無貴倨態余既兄二仲而弟之猶然家人子耳武封君固折節安所隆家人子而欲遼邈厚事之與封君謝曰賢君不遺二息武氏之惠也臣老矣恨不及蚤交諸君敢徼大惠于是復拜起之卒成賓主之禮而去居無何諫議持節入楚加封同姓諸侯王江東故楚徙也諫議里居在焉于是封君行年

八十春秋矣諫議刑紆車里中日奉觴爲太公壽諸兄弟若都人咸各以次稱觴佐二仲惟兄弟謂余武翁固而翁也詩不云乎旣有肥羜以速諸父願微一言爲封君壽叔子謂何矣余不佞無以謝二三兄弟願道所聞於封君者惟二三子財焉封君素饒以諸生卒業成均所交多賢豪長者諸賢豪長者數數從封君游游道廣矣封君乃益恭儉自厲訓子弟爲兢兢諸里中豪者月持爵校𢼸如不聊生視封君所爲不啻逕庭矣然封君喜士好施終不以故損貲晚年謁選當從事監司封君灑然去之人生貴適志耳安取大冠若箕躪𨇾武人後爲乞斯志也雖與穎陽比衆可也頃之二仲舉孝廉次公更貴封君遇之猶然布衣呼白耳諸守尉若令丞聞封君誼甚高歲時引㴱車迎封君傳舍用養老禮禮之封君聞命益恭[illegible]敬失隊斯斯鞠朝君子矣吾聞富而能振人者共其生也貴而能下人者挹其寵也長而好行德者離其祉也共則彌厚挹則彌藏離則彌厭慎斯物也以往百歲而可矣矧八十也乎哉且也綺里逃麂鹿門避漢豈非至賢然身不免臣虜之作食不過厮門之養何哉則所遇之時非也第今當盛漢之隆左右爲容弓旌爲先則此數公者豈至出焉石平津下哉由斯以談行誼本也隱見時也明矣當今　聖人在上尊尊親親尚德而貴齒此萬世一時也士徒手執一綬致位通顯無不推本所生爛焉與命而封君有子適逢世資此之爲烈過綺里鹿門遠矣于是諸兄弟喜曰都不亦善乎能養老者　主上也能老老者封君也能老老者孝廉君諫議也行一物而三善備焉愧于武氏之詩矣吾聞封君雅稱詩二仲具以毛氏詩發家聞斯言也足以興哉伯也吹壎仲也吹篪青衣行酒而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封君且爲起舞加爵無筭矣

請家大夫贈言序

家大夫里中所稱混泉處士者也自不佞爲陝州時會奏計上有　詔封其父如子官于是乎拜命之及始得稱爲大夫云家大夫兢兢操長者行

獨時借一言之譽於鄉人敢聞於　下執事雖然日服庭訓不力佚大人之光不振非子也敢私布之大夫始生王父走告曾王父曾王父喜撫王父曰善視若兒兒生得某甲子亢吾宗者必若兒也于是大夫始孩曾王父數抱之大夫弱未受室而曾王父捐館舍矣曾王父者世所稱居貞先生者也隱而儒通五經語孟諸書晚而喜易著數十餘萬言藏之山中居常以禮自矜不苟訾也不苟笑也歷八十年所如一日而得正以没也里之人至今稱之必曰篤行君子云自曾王父没而家益落大夫乃從王父農大夫泣欲受書而王父不欲也第易而田足矣何佔佔糟魄者爲大夫曰敬聞命乃朝出田歸上食王父母已而曾王母尚無恙夜治緇衣乃篝燈曾王母傍讀曾王父所藏書如是者竟歲終不令王父母知也而王父微知之乃陰喜而浮目攝之吾命若農若儒何也第從我江上廢居居邑若能之乎大夫敬對曰能于是復爲商商數年而世王父没有子二人不能商而仰給

王父商以居於是王父嫚罵兩人吾產不能千金息不及什二而令食若吾業俏矣乃卒分先人之田若干畝屋若干楹與此兩人頃之而兩人者卒亦不能有也於是復告急王父王父曰第令若息從吾兒商吾歸汝緡錢十二于是兩人乃喜當是時大夫益壯見甚爲生難重以呰窳失之乃爲兩家子約攻辛食棄出入無所芬華無何伯氏子遁去而仲氏子兩人則脫身從大夫游曰吾終不失約矣大夫謂善竟子視此兩人兩人亦恂恂自下父視大夫于是王父益喜曰若善治生吾請從此老矣諸從王父丐假者若干緡從大夫假者又若干緡一日王父字大夫是齋貸者窶人子也窶人子將不勝責而吾持空劵責之彼不質身子錢家則餓而待斃爾於是大夫從之爲折劵者數千緡久之不佞揚生而王父喜可知也曰是將食吾餘矣大夫雅好誼然諾不侵市豪多魚肉人者大夫輒危言動之豪者辟易一市人咸倚大夫爲平矣而貧不能存者往往視大夫爲外府大夫亦人人

濟之不厭其求然其解橐中裝終不能盈百金也
終王父之世奉之盡物養之盡懽未嘗以時詘服
禮然至其自奉徒草具耳久之教不佞讀曾王父
所藏書不佞時時從長者游而入奉家大夫指教
蓋相習甚也大夫雖游賈人間所稱說一當繩墨
揚不敏奉大夫教不力乃其蚤夜自厲奉繩墨爲
斤斤庶幾無督過長者前則家大人之教澤也家
大夫行年七十老矣藉諸君力得沾冕服之榮然
其從里中父老游猶然大布衣也居不几行不杖

斯所謂鞠躬君子老而不衰者與他所爲耿小者
勿論論其槩者如此惟　大君子揚扢之其世世
傳之勿絕豈惟不佞

贈胡文學序

初大夫爲諸生時蓋雅遊文學胡君云文學胡君
者斤斤操行之君子也受諸生業邑邑不得志則
往來江湖間意賢豪間者流有隱于市屠者乎然
終不迕久于湖非其好也則從鄉校之旁僦一廛
以居晉儀讀易聞者授易諸生于是大夫請聞文
學曰今天下所稱斯文者豈非諸生哉乃諸生所
操業適逢世資耳于斯文何當也大夫曰然言身
之文也誼言之質也夫橫目而脩七尺者非文曷
行非質曷立哉要以稱其爲人斯壹而可矣喁喁
者率以耳視吾烏能當諸文學曰然當于時謂之
合當于道謂之微吾寧求微耶抑遇合而可也大
夫曰弗微弗庸弗合弗彰庸者實也彰者聲也文
學哆哆道古無容聲矣無寧實之哉文學曰然僕
願有請也大夫曰依古以來上經天文下綜地紀

中盡人事旁蒐物理蘭臺金匱之所藏周冢秦碑
之所紀無不竟也文學將毋慕之哉文學曰廣哉
林林乎博而該矣僕願聞之茲病未能也大夫曰
寓縣之內駢肩錯趾而居夫非通人琨士之都耶
覽卜氏兄弟之諭緊鄒叟尚論之訓卽百舍重趼
以徼會其人何啻也而文學豈少之哉文學曰大
哉皇皇乎周而不比矣僕願執鞭以從茲病未能
也大夫曰靈臺之上神明棲焉微入無內巨達無
外迎之無始隨之無後神而明之瘖痱何有文學

將無俛之哉文學曰穆哉淵淵乎約而達盡而不汙僕願剗心焉玆病未能也大夫曰有術于此不勞而博不紹介而交不慮而獲如此則何若矣文學起離席曰恥哉大夫之論也僕願卒業焉大夫曰實實者虛寘寘者樞夫六籍之前聖者以有烏用博也不出于戶乃知天下烏用周也無思無慮感通其故烏用敂敂焉以自役也故所謂聰者非其聞彼自聞而已矣所謂明者非其見彼自見而已矣舊國舊都望之而暢空谷足音跫然而喜何以故則見見聞聞之說也今之所誦者凡若干言矣所內交者不啻更僕矣第令傳書其言即汗竹絕帛豈可勝載哉然而㬉㬉姝姝守一先生之謂者竟終身也則所謂以文滅質者也文學聞之惝然若失逡巡即席而語曰至哉大夫之稱術恥也吾行年五十矣而後乃知四十九年非也吾姑從子遊于無垠乎覩于昭曠乎宅于玄同乎玆吾所以蹈道之質哉不然文之不衷而顧彼之求當若掇空華我躬謂何耳大夫曰善君之克從此言也斯文之幸也抑縉紳先生其世世誦君之德豈惟不佞

壽程海瀾先生六十序

當世士大夫所脩辭率兩端耳其高者嘐嘐慕古輓近世所爲輒羞之其它無短長當意輒書曰以爲非此莫能讐也此兩者具在學官時時各效其能要以試有司中員程則爲經生語者往往見收而好古者至屈首終身不遂此其故可知已里語有之扉屨列肆麻冕弗市其斯爲善喻也者夫而近世文人始有程生子虛之屬初子虛好爲文自其少時已從方生所受詩日讀率數千言人人殊自博士先生不能辯之而子虛歸輒告其父曰某者西周之言也某者先秦某者西京然已不逮古矣黃初而下若濫觴然吾安知其所更始哉維子虛父亦奇士也聞子虛言目擯之曰是烏得此盤跚之言而嘐嘐讀舊書可矣然子虛父自是益奇子虛子虛乃益攻古文詞始事凌侍御公最後事汪司馬公一日子虛盡胠其所爲文曰吾技進

此矣吾將伍狒甫氏而與混沌者游毋令暨儒波及我也當是時鄉人陳達甫王仲房先後雅稱詩而吳虎臣潘象安業執旗鼓佐之於是汪氏仲淹仲嘉詹氏東圖方氏君在軼與軼盛一切刻羽流商賡酌大雅喋喋諸儒生言直敝帚視之矣而子虛游益廣技益精名乃益絀試縣官再試再殿于是程生竟罷歸一日裹糧而遊太學曰太學者衣冠之所遊天下知名士在焉吾得卒業其中日令賢豪長者適我畢吾事矣先是子虛父亦遊太學

中聲名籍甚試吏事爲上元簿上元故隸京兆治浩穰會盜起東南薄城下公日乘城夜則調兵食以佐軍須之京兆完公絕口不言功是歲民弗收公輸金府中以代賦一昔釋坐逋者數百人皆曰程使君生我也無何遷判均州治均州如故一郡大清後須之遷慶王太傅公乃嘆曰丈夫隱不減名仕不苟祿如是足矣吾終不以斗筲卒滅丈夫之名蓋歸數年而子虛始以文稱及子虛游太學而王傅公行年六十矣子虛歸則謀所以壽之人謂子虛仕不必公孤主于庸言不必當世主于文生不必延年主于不朽有如王傅公庸于其身而文于其後人仰未有年所爲不朽宏矣矧其操行猶然斤斤者乎鄙斯以談王傅公之年殆未有涯也或曰以子虛之才籍令少貶而趣當世青紫于何有其然哉其然哉平津雖貴江都不以其故損名執戟雖寥龍門不以其故貶節子虛之壽其親在彼不在此矣子虛曰唯唯余惟不能以至于斯也而又命僕僕將有所藉口復于而翁而翁幸甚

壽丁母太宜人七十序

余覩丁大夫所爲述其母太宜人事蓋三致嘆云太宜人姓酉氏廣信郡丞公之女也始笄則適贈君贈君者丁大夫先子也贈君捐館舍數年大夫始貴以大夫貴贈父如其官封母爲太宜人于是稱父曰贈君稱母曰太宜人云太宜人中年而失贈君失贈君之明年宜人哭泣盡哀蓋滕然喪明矣後十年而子大夫爲馮翊請治宜人萬端終不愈一日得醫者李萬庫於渭南始以金鍼刺其左

目左目明已復刺其右目右目復明如初于是宜人喜大夫亦喜中人以下無不變色易容者皆曰宜人之哭泣盡哀大夫之治其母不難千金而購異方人道也其卒膂以十年明於再刺天道也人可爲也天不可爲也太宜人之得天道也深乎初大夫爲馮翊三年考上考晉秩留守司農則從母宜人入司農署時母宜人年已七十矣其明年而不佞某始從周南量移司農署中與大夫爲朝夕遊大夫信多能顧獨親不佞不佞何敢私大夫交不一效曹丘于左右矧太宜人有懿行得天道之奇徵而躋上壽者乎由斯以談徵一言以佐孺子稱觴宜莫如不佞不佞乃拜手颺言曰始于聞太宜人重明事奇之蓋若天道云及聞大夫有裹言得所謂太宜人者甚備于烏知夫天道之不遠而近誣耶聊以人道徵之也初太宜人未字時通女訓習女紅事二親備極色養人謂宜人有紀季姬之風焉及其上壽歸寧還諸姊所遺匳釵事雖操行自謂夷由不能過之矣姊歸贈君贈君方讀法爲從事宜人日脫簪珥佐酒漿奉二姑氏不衰贈君乃益操行爲名高則宜人佐之也人謂宜人有梁氏孟光之風焉然其內主家政舉舅氏而上者七喪即烈丈夫猶難也舉子一人即大夫日授孝經論語竟日夕不休大夫用是爲諸生其卒舉孝廉爲名刺史皆宜人之教澤也人謂宜人有公父敬姜之風焉至其中年失贈君有子且貴猶然以哀毀喪明此猶人情所難哉君子曰子道尚孝也婦道尚順也母道尚莊也此三行者自上哲不能兼而況中人乎太宜人通士君子之行可契以責於天不爽矣大夫試以予言進寧不一當太宜人乎大夫褫然曰善哉叔子之言壽也是足以當吾母矣遂次其言歸之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七

新安方揚思善著　檇李門人馮伯禮校

序十八首

壽吳次公雙塘處士七十序　南署集

吳次公豈不誠才丈夫哉其居市廛其所內交多海內知名士蓋賈而隱者也兄弟五人其處于手其出徐徐人謂吳氏豈延陵季子之後邪何相讓之盛也次公曰嘻我何以讓爲哉是夫五人者左右手而已矣人戲而摻其肱則循體爲之掉吾直以循一體也非敢爲讓而加人也人曰然吳氏世有讓德其後皆讓彼所謂復諸者也雖然之五丈夫者大之以詩禮發家次之以勤儉作業而次公者以末致富用本持之雖所操術不同其於以保世滋大一也夫次公者既以爲大矣讓不亦宜乎次公曰嘻我何以富爲哉吾以爲有涯者知也無涯者時也人皆爭知我獨爭時吾不以有涯廢其無涯此吾所以治生之經也而世之剪剪者以利勤生直以爲物逆旅也吾第從而後之爾人曰然以瓦注者巧以金注者殙非知不同其所宅異也故知者愼宅宅廉則千金瓦甓也宅嗛則苞苴利器也彼且瓦甓乎千金矣何求不足何著不廢何仁不居何義不施蓋聚族而仰衣食者不知其幾千指矣而出焉若遺彼所謂有德可契者非耶淺之乎往者之論次公也次公曰嘻我何以德爲哉吾以爲財者所用養者也人者所養也吾聚財於天地散財於天地固其所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所用養易所養而忮者緜緜然私之吾以爲褊心故不爲也或人以之言也告乎叔子曰吾三舉次公而三不應豈子言無當者耶將有所進而未能也叔子曰是若論也秋水時至百川灌盈瞽乎大者莫河伯若矣俄焉至於海而不知其大也是若之所爲笑也夫次公者方且以無名爲始以無爲爲常讓而無讓有而無有德而無德三舉之而不加喜也三刺之而不加怒也舉刺有無變乎前而次公之爲次公者一也爲道者貫一此吾所以論次公也次公曰嘻不亦善乎吾行年七十矣而莫

子知知我者非乎非我者得乎傻哉游哉吾以有吾一乎叔子喜次公亦喜爲稱觴以佐次公歌因以爲次公壽而命侍史操牘記之

壽外父洪靜所翁六十序

語曰深山大澤是生龍蛇言物生有基也新安古稱名郡其山水則誠多奇自岷山而下至於匡廬峙於大鄣而其委在天目其鎮在金陵金陵者鍾陵也岷山故江上流一滙於洞庭再滙於彭蠡則濫焉盛矣然其流最下而新安獨以崇山絶之其漲也奔濤數十仞流沫三千里曾不能齧山之趾而與其洿者牟其濩落者可知已自江以南諸郡惟新安不濵於江而山高峭深其爲川者至不可窮而其委乃在浙蓋自有江以來而别爲一支以南入海秦皇帝所爲儠而從狹中渡以避之者也君子曰美哉泱泱乎山川也蓋天地道則能敏樹矣人物亦惟天所樹何論楩枏新安固江以南一都會也太史公記所宜自楩枏梓錫之外無稱夫非以山川多奇即所鍾者顧鉅麗若此耶夫物且然即其人可知已吾鄉故多著姓洪氏則其一也世多聞人其顯者載在學官勿論其隱而耕者猶知稱引古昔節宜禮樂斌斌乎質有其文以余所觀靜所先生則尤其較著者也先生績學爲文業已動諸生間會家大人病且亟迺悉屏諸儒生言不視視家人湯藥樊中已則課豎子爲農桑或田於耕或山於樵諸所以事家大人者務盡其帷事繼母以孝閭睨事仲父仲父安其敬養諸弟子若諸族子訢訢如也肅肅如也訓其義方諸取予交際一切以義持衡至其所自御者非其力即蔬茹不食也卓哉先生庶幾古孝弟力田者流耶何操行廩廩也余不佞業在甥館得侍先生下風若先生者所謂質有其文非耶即山川所樹宜無當於先生乃先生所自許不折不隨無鉅麗大矣先生行年六十攻苦食淡而神益王形益完由斯以往雖耄耋期頤可已楩楠之植也朞年而尚十年而共百年而高十尋何者其託根固其取利宏且遠也以先生之行天將樹之必固需之大鄣效其靈

六水行其波奚帝楔楠巳哉是歲十月實公懸弧之辰不佞碌碌署中無能爲先生役則爲述夫山川之奇與公之高行令小子操牘記之如此豎子歸上先生是宜無負山川者與是宜無負山川者與而進巵酒爲壽可矣

族父靜泉翁七十序

蓋古有養生之士曰知常知常之師曰太和太和之師曰無爲無爲之師曰無始無始之始爲生也不知有生也非惟不知有生不知有有也於是無爲問乎無始曰吾旁日月交乾坤吾奚爲而葆其眞無始曰不知也無爲莫然而應訢然而笑曰善哉吾師之於善生也俄而太和北面知常侍立無爲以之言也告乎太和太和近然曰是奚爲者哉[illegible]疑之再信之將發問而無爲瞑太和以之言也告乎知常知常曰何謂哉太和曰是所謂外生者也知常曰何謂外生太和曰達而喜怒慎而將迎桀然獨立不知其形何失非得何亡非存夫是之謂外形而長生黃帝曰無始至矣無爲幾也太和定也知常信也養生者以黃帝爲知言今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其說皆以爲有有也而未能無有也皆以爲勸生者也而未能外生也夫且以無爲堂以生爲構以應爲門以靜爲輿以逍遙爲行以恬愉爲息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族父子學甫聞其風而悅之優游乎六藝之林汎覽乎百家之圃房皇乎是非之途翶翔乎壙埌之野其於物也若無知也其於人也若無能也吟哦宛轉一寄於書怫抑沉淪一寘於酒漻乎淸冷淵乎靜虛一偃佒於泉石花木之間而其少者不知以爲父其訊者不知以爲師其嶓然隱几者不知以爲友行年七十而老靜泉　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賓玆其所謂外形而全生者與或曰養生之說其虛言與抑固有之也曰子獨不聞周之彭祖乎上及唐虞下及三后之季外史氏曰祖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然孔子自謂竊比乎老彭豈養生之說依古以然而老彭者第述而不作者耶不然周之柱下史孔子至以爲猶龍其文辭不少槪見何哉

乾之姤曰潛龍解者曰是生生之本也恍乎芴其中有物者也深根而寧極者也深哉易也孔子學之五十年矣乃七十而始從心從心者潛天潛地無有無形而合於道也是養生之主也叔子聚族而謀曰孔子七十而從心學父七十而忘形彼以天全此以酒全也全於酒未有不全於天者也是方内方外同於同也近世縉紳先生類能言孔氏而詆養生爲荒唐此不涉其庭不嚌其胾者也於是舉觴而過學父之泉歌曰德則魯宣年則老聃優哉游哉鼓腹便便學父曰嘻惟彼知我惟我知所取陶然一醉吾亦忘乎我

壽太學吳季公序

吳季公諸吳之孽子也其先明聖之胄代有聞人至季公而聚族者萬指文事烝烝起矣季公弱不好弄自勝衣以往聲名藉藉諸吳閒既冠游成均成均之人士多爲結内於是聲名籍甚都中矣季公雖賈人子乎然雅不喜聲色狗馬之戲第時時購求遺書古鼎不愛千金或人以其賈往季公曰賈也或曰非也季公乃爲其道所以賈者狀或人乃不敢言其精如此然季公家多藏書緡錢乃不滿萬一歲中入者千金出者千金季公雖富於財終不手持一錢也諸有當季公者率百兩一布爲幣語云君子富好行其德豈季公之謂乎或曰以季公之才第令一嘗有司上之且然功見言信其庸有厚樹次之修其本業亦宜縣書國門何直以貲雄里中也叔子曰不然鯤鯨一吸則天池爲虛偃鼠飲河不過盈汋何者彼其器誠有極也夫季公者既已有樹矣彼且以大冠爲箕以軒車爲狙夫慕榮名者非季公之一二汋乎吾子何爲嗛季公也或曰非也季公行年五十矣猶然以諸生屑髮種種矣而託命乎一息烝嘗之謂何何受分褰淺也叔子曰不然豫章之生也十年而共百年而成夫豈無菌若輪哉以爲速而朽不若遲而耇也夫種樹之與種德一也史稱百年來之以德夫季公者既以樹德矣將勤志服義以貽所不知者何人庸詎百年而止乎不然其聚族蕃矣其持盈久矣

豈其有世俗之債而不責券必不然矣於是或人作而喜曰微叔子言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厚也吾與季公交一臂而失之已眞視肉者矣季公者名琦其內人叔子之先伯兄之孤女也是其生也與季公同物年四十而舉丈夫子一人豈所謂豫章也乎哉是足以爲季公壽矣遂書以歸之

贈處士吳季公序

新安之屬邑曰休陽休陽之東鄙有阜隆隆然高也里之人因自署曰隆阜云隆阜於休陽爲督亢

九

諸吳聚族居之二百年來居民不見丘甲之賦率以口算輸錢民益息田乃益懇民至以一斤金易田一畝猶懼失之於是其老且稚率多受田而其壯者押受什一以歲遊江淮吳粵間廢居爭利而歸佐治田者壺飧不者直以坐待調饑安問作業古有司市司農不相易也殆謂是耶季公於諸吳中最長者矣猶然以什一起家一歲中子錢積者至數千萬他可知已吾聞治生之策寧廉毋貪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其致也以吾所聞於吳季公則眞廉賈哉季公其天資朴忠人也居家恂恂稱其長者體貌魁然絶人一市人相驚以爲難近者必季公也乃季公愈益傴僂下人人人自以爲交季公晩也季公曰嘻我何以當市人哉吾不爲利府居無何伯子周以逢衣卒業太學日與賢豪士大夫遊諸賢豪士大夫愈益交懽季公季公曰嘻我何以當士大夫哉吾不爲禮容久之季公行年六十春秋矣縣官布令陳敎與民更始聞季公康誼甚高類古三老五更者倫則相與設鼓執酳以

賓禮禮之季公曰嘻我何以當縣大夫哉雖大夫過而董振我我則安能然吾聞飲射讀法非直爲觀美哉乃有司明教焉僕柰何不及今犬馬餘年勉而一就席以成賢大夫高誼於是禮既成矣諸賢豪若市人聞之蓋沾沾喜也曰淵深而魚附焉山深而獸往焉人富而仁義彰焉果然必吾季公哉夫季公既已爲容矣不爲利府其有焉方叔子曰吾聞季公之言溫溫者與何謙讓之甚也夫季公者業已更富矣猶然視操行爲兢兢姑無論市

人賢于處士一等矣人謂季公廉買僩廉買也乎哉叔子以告諸生巢父巢父曰唯唯遂命惇史籍之

壽賓暘黃姊丈序

余聞養生家言物之延生非能引而延之也畢其數而已物生而後有滋滋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數數原於一委於萬究于無量善養生者反之反之而後數可究也何言乎反之曰古之善養生者後其身而身先忘其身而身存非能忘之夫將有不存者非能後之夫將有不先者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非他也一之謂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由萬而之一則反矣故曰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常者世人之所謂壽而養生者所謂畢其數者也輓近世不然芸芸焉動也動斯接接斯搆搆斯鬬智者以為行其所固然哉而不知反也則極矣極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知修則晚矣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蚤服深哉言也豈獨可以養生乎哉余幼習諸生言長而忘倦今且耗此以服官政矣要以抱道之真秉籥而握其樞意習誦之外當必有要眇者存乎及夫朝釋簿書莫勤簡冊蓋瞿瞿然病也然後乃胠篋而概肯老之言病且愈視事著中間則下帷而授老子既卒業則乃釋冊嘆曰夫非有道之言乎哉夫非有道之言乎哉得是說者可以養生矣易不云乎易逆數也生生之謂易由斯以談養生之說自古記之矣太學生黃君者予女兄家丈也往在諸生黃君脁不佞目攝黃君所為庶幾與養生家者異乎今也業在圭組錄錄未有奇而黃君者歷五十春秋矣黃君生富甚行於欲而流之年五十矣質厚而神藏有壽徵焉此何以故也然余聞黃君事父盡禮事後母盡物弟弟字孤盡其權追祖敬宗收族人而生養之盡其誠生平與人緩急必赴盡其信縣官有大徵會郎輸粟輸金為士民先盡其忠宗人有螫君者君曰我固當魚肉哉鄉人豪舉有齮齕君者君曰我固當牛馬哉抑君可謂盡其讓矣

凡此七者行之本也生之族也夫非所謂後其身而忘其身者耶夫非所謂嗇而蚤服者耶夫非所謂復而反之者耶若此者可以敦質可以凝神可以延年可以畢數於五十年猶一瞬矣易有大衍其數五十其究也先天地而始後天地而終余往所談者老氏也老氏之於易也深矣黃君之行與余言合余安知黃君之年所終始哉黃君聞之喜曰余烏知養生家言余將行于欲而不流矣遂相與擊鮮治具數過客而罷

族父白嶽翁七十序

按山經所載率以崑崙爲宗惟本紀之稱亦曰崑崙云而遊覽周遊之士竟亦莫能睹也自崑崙以來入中國者不知其幾千萬里而有積石由積石而斯之爲南北支北一支爲龍門蓋幾萬里而至於海而其南者不知其幾千里也而有岷嶓由岷嶓而東又折而南者不知其幾千里而有匡廬由匡廬而東者不知其幾千里也而有于新安之大鄣大鄣之掌爲天都天都者與天俱也其股爲齊雲齊雲者與雲齊也齊雲一名白嶽白嶽者不當五嶽之數而伯視泰華仲視嵩恒者也以其脉脉隆起來自西方故曰白嶽云或曰白嶽者白時也於諸神爲最尊其得數也最久赤金千年而齊爲白麋鹿千年而化白白嶽者以其栖黃冠修道而養壽也詩不云乎三壽作朋如岡如陵物莫近乎此矣而巖棲川觀之士往往失之非人閱世世乃閱人此何足以祈長年哉世父汝學公世所稱白嶽先生者也先生行年七十矣衣不重帛食不再肉居不几行不杖髮種種矣而有童顏此豈所謂修道而養壽者與何閱世無射也先生性喜觀書自其少時日誦數千言人人殊然皆得其解不得不乙也其後則寘目恣遊已矣問之則曰我何知吾不以有涯從其無涯性喜飲酒一飲千浮浮諸在坐者皆醉矣蓋屢傷惛惛而先生竟以禮罷酒也久之受懿戒終身不言酒人謂先生者先醒也殆不誣云先生少而受書卒業大學宜以其時受郡邑之事者也先生曰噫大冠若箕爾其如台

予雖遊於賈人乎予神王矣乃屏逢衣被楚服而麽著乎東吳里之人數數從先生遊而不知先生者謂先生嚴也乃其大知若敖不知若訑飲則如醉不飲如懟遯世如悶交利如涸此其中淵淵乎有不可以涯涘測者哉不然以先生其人第令出而涉世其知足謀也其度足範也豈其無世俗之償而竟沕沕以老乎無其大塊噫氣欲於天都白嶽之間者聊發祥於先生也吾聞赤縣之西有弇州焉其人恒中而無懼枝其俗恬憺而無呰窳其道以尚羊溟涬爲主若今養生者然或曰此白嶽之所從受坯凷者也先生豈得其術者與先生年七十矣而顏若童夫烏知其視七十也不若須臾乎夫烏知其視白嶽也不若部婁乎里之人猶然以七十爲先生壽者眇哉其爲先生壽也先生嘕然曰一瞚非近也而七十爲剽一卷非輕也而喬岳爲小吾姑服子言而消遙以老於是里人曰果哉予之論先生眇也夫不爲先生也者寧渠知夫先生也與哉先生壽矣

吳母程氏七十序

蓋予居署中寔雅重吳大學云大學予姻也忠信好古則以師禮禮謝君謝君過予署中嘐嘐道古其所推轂則宜莫如吳生居頃之吳有母且老將稱觴則介謝君徵言不佞不佞方告歸兢兢子舍唯是家大夫老矣以甘旨之不時庖人無乃不給予鮮惟旦夕共具是兢又焉用文敢辭客曰固也封大夫老而佚則再命爲之階吳生不能奉母驩惟微惠大夫之言惟母之有令德光于彤管斯大夫之賜也吳生之幸也抑詩有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類之錫也惟大夫能耳大夫何辭焉不佞業已重太學又申之以謝君之言雖予不佞其不能以醇矣於是乃爲布東嚮坐進謝君而問故謝君坐定則爲致吳生之言曰小子明不敏不明而隕先君先君初受室者程氏程氏母蓋嫡母也始歸先君先君則爲齊魯遊先君仰事則母類則二季一切倚辦孺人貽先君安後頃之先君爲吳越游念孺人不宜于置越姬乃舉子二人孺人拊而鞠

之不啻已出頃之小子明生而孺人喜可知也曰嚮昔之夢宗祏實畀予子曰吾爲若德於是視小子明有加恩也惟小子實篤不忘大懼母德之不克報久之他姬舉子者二蓋兄弟五丈夫云程孺人一切拊而鞠之忘其爲諸姬出也惟小子五人者之奉孺人懽逼進甘毳亦忘其非孺人出也於是孺人春秋七十高矣小子不佞將藉手以觴孺人惟孺人之令德列在閫內不敢以聞君子而蕪乃闕焉不宣爲諸母憂其小子寔懼不共敢煩[illegible]事於是不佞聞之喜曰誰哉而有此母也從而娘不爲矜其姑儉而廣不爲專其室慈而訓不爲棄其孤三德具矣而無惰容斯先古之所未聞也世非大同爲之親者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無相及也乃今愛而不偏周而不昵共而能安母也不獨子其子予也不獨親其親融融然洩洩然斯大同之誼也雖母德之盛吾茂以尚之矣微獨此也樹黨伐異惟丈夫爲斷斷故以醜焉則爭非有頼也受寄而字人孤久者棄之不啻弁髦矣故時易焉則志樹不厚則志不矜樹厚而矜之固其所矣其庸可替乎故志得焉則汰汰則不共忘則甚爭則鬩甚且鬩焉而奉之以不共德類鮮矣要以母之共德方于斯行不啻土苴然迺丈夫地能忍之嫕哉孺人微獨母德之茂嘉於賢者一等矣五人者視母如母不暱其私登先宗祏之靈果有以德母也乎哉人謂貝氏之有子以孺人也孺人之有年以令德也詩不云乎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嫕哉孺人福履綏矣令德不爽樂只成矣貝生者將率其五人奏塤篪笙南陔稱觴爵爲程孺人壽孺人壽哉不佞請爲之賦樛木惟生財幸於是謝君應聲曰家世受詩重言樛木之義乃今聞孺人賢聲中周南矣於是乃籍而諗貝生貝生敬諾

黃長公六十序

蓋吾夫子起洙泗則始以儒學主盟其時帝王之道復興百家廢絀譬之明后在宥三事兢兢九吏道通王會爲盛斯大同之誼也宜尼氏沒德始下

衰於是百家叢興異端聚訟乃誦法孔氏者流冒言攻之寖繁寖熾何以故託業是而操行非儒之不競固其所也君子曰君臣無訟儒墨無訟儒者之在誦説君子比之不君假令質行質言軏于正經即在異端猶之夷而進于中國斯亟取之矣又況秉禮服誼乃在王者之邦乎哉異時孝廉起於民間茂材興于行伍斯皆飯粱飯牛之朋安在其侏儒佔俾也余讀功令至閭右人材不廢選舉未嘗不舉手加額歌頌聖明夫讀父書不必能子持左契不必千金蓋聖人以斷之矣而輓近世不然貌儒貌言儒言則高其手曰是當世所幣聘而弓招者曼胡短後而行不離畦町則下其手曰是蹯蹯者安足算也即匪茹而菌儒儒者目攝之矣夫土苴之視珠玉即珠玉貴耳乃若魚目碔砆安在其足詫也而什襲藏之乎久矣夫名實之易眩人也余居南中南中蓋儒者淵藪乃其以儒入者十一出者十九猶爲儒有人哉以閒見禮諸生諸生者誦法孔氏即宴見不及其他然其概可睹矣斯亦儒者優也豈所謂鄙時孝廉茂材之儔與駕部汪君進余高原黃生黃生蓋從范南城遊南城善駕部駕部過從不佞有味乎其言之也所謂兩賢相得者哉黃生自言鏕有父曰黃長公故業儒既厭苦呫吟則以賈賈閩越間久之業息什倍爲閩越大賈後二年遊秦與楚復爲秦楚大賈嘗遊河南河南人知其賈者也多槖中金將夜襲之長公袒而大飲飲且醉無敢誰何時天淫雨行道中有某子甲者禦人也僞受直從公負擔若爲不疑也者厚遇之某子甲感而自新卒迸去比入秦秦中諸豪大說之交長公驩及入楚亦如之於是長公之名所至藉藉矣而長公終不以故自矜其居里中猶然着田間服而狎視人事親孝爲弟悌謙讓之風化其里人信哉黃生之言雖余不習長公如將見之矣玆豈所謂良賈若虛盛德若愚者哉夫乘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儒墨要之知道長公雖遊於賈人乎其所操行即誦法儒先之倫或不過也藉令當草昧之世起民閒即閭右人材必

以公爲祭酒二千石豈足多哉黄生又言長公行年六十宜杖于鄉夫養老親賢爲閭里率斯亦儒者事也長公誠以所聞不愧其鄉豈惟儒斯杖而可矣

吳母胡氏六十序

從子鼎受室吳氏吳氏諸父兄習賈賈楚之黄與黄之風俗人物也卜居之從子始受室則遊楚中依外家爲小賈其居楚也舉男子一人習楚言日與能楚言者伍亦樂之從諸吳受一廛將爲兒裘以老然其他兄弟常遊楚或在襄陽或在武昌倘亦有卜居之意耶吾聞楚故多材其儁者常在晉吳有家難諸公子逃楚楚子受而封之其後爲棠谿氏由斯以談才不必擇地用適者艮居不必故土得人者昌餘觀從子所爲輕去其鄉而就外氏豈亦習吳楚之故者耶從子歸則與楚言者男子偕時予歸省見有爲楚語者怪問之從子曰吾兒也受吳氏室始生吾不敢忘吳氏敢棄吳氏甥久於楚非吾志也從子言如是余曰唯唯否否不然丈夫始舉則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明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新安保界山谷三代而上實爲揚州保疆及楚始張新安或屬楚吳子胥伯大敗楚桐汭間自新安以往咸屬吳蓋迄漢而後至今一統矣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假令版于有土而輸南金郎吳人猶楚人何論彼是哉不然爭刀錐之末而困一隅其父子昆弟不顧于外家何有乃今家于王土列于宗親歌斯舞斯饗利是德其在二氏之懽將世世講之勿絶又何故國之遠之有於是從子喜再拜頓首曰微叔氏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厚也而後乃今知親親敬故之誼矣吳氏母猶母也姓猶姓也吳氏母行年六十春秋㠯將稱一日之觴爲吳母壽禮乎叔氏曰吳母壽哉夫甥猶子也子之於親喜懼集矣重其年之謂也逆旅之主人具觴觴客則客必正襟而坐扶伏而謝志于中不忘而況其親乎親之于子也施亡倦也子之于親也報亡厭也夫甥猶子者也可以義起矣從子唯唯

將具兼金端綺爲具母龐檷之資而惟具母之吐之也請于叔氏叔氏曰具母受哉兼金端綺母之有也其波及吾子者母之餘也伐木者知根飲泉者知源非其物之謂也重忘本也若子者不忘本矣母將子是賴又焉用辭從子則謂叔氏小子昂不敏不能奉母惟惟是不腆之金若幣以觴擕人寧不亦先之以長者之言鎮撫其宗祊而惟金若幣即母雅念昂其若鄉人與賓客何以爲具母籍叔氏曰具母籍哉母之過若不異其子母之治外不異其家夫若長子姓楚中者母故之以而以若故乎若籍母母安能籍若吾子往矣異時江漢之間文德遠洽男女蓋廉貞云以今方諸具母斯亦江漢之義也吾子習楚語乎其授子爲母楚歌乃歌曰江水兮湯湯搴杜衡兮酌流黃母壽兮無疆且復且兮楚天長遂歌曰漢末兮沛沛采芙蓉兮衆芳會將母兮無害登華堂兮水如帶歌再闋從子復再拜頓首請以爲具母觴

湖廣鄉試錄後序

今 上在宥天下 簡書皇皇諸所以勵學官布功令不一而足其大端可槩見矣七年之中蓋三比士士橫一經而至極言合道不詩 簡書其有司亟取以獻夫于多士則庶幾無負所長哉今某不佞濫竽校士之役士且各極所長爲執事重執事者將籍手焉無論不佞偷快其在二三君子寧不亦歆豔楚材而喜稱之雖然楚建國也環千里而都者十有五焉其川江漢其浸洞庭演迤汪洋即雲夢且芥蔕難乎其爲水矣鄭關北據嵾上雄峙衡嶽中起南盡九嶷其他陵夷從龍衡亘四塞非無巨麗觀乎然難于爲山矣微獨山水隋珠荆璞南金大貝難于爲寶楩柟豫章輪囷權奇難于爲材恐田賦粟歲率巨萬難于爲富夫此其小小者耳假令籍上世之故而哆談之則烈山光啓有虞視巡四載之功尚存二南之化先洽此其於稱帝而治者何如若其陳說理道弦贊中興嘯歌自娛北遊闕學即五臣十亂七十子之徒曾不過也語云粤無鎛燕無函非果無之夫人能爲之矣以

楚之都而稱材斯亦函鍔之屬也其于稱也不亦難乎雖然深山巨澤實生龍蛇蓋自昔記之矣始聖祖起淮甸猶然在封域中迨我肅皇入御即鄂郢江漢間世世湯沐夫非異時烈山湘澧之都與然則拓地啓疆不可謂功也博聞隱諷不可謂良也詞合風雅不可謂能也好遁不汙不可謂義也何者聖世千里而一士則猶無有也千載之下而得一人斯旦暮遇之矣故夫楚之山川猶故也楚之德產猶故也吾烏知夫聞道飾文者之無其人焉吾又安知大邦德補衮者之無其人也夫覽多士所奏記豈不洋洋纚纚哉循其言竊窺其所鄉往非二甫以上不足以當多士多士侈矣異日者託奉　簡書崇雅道出入不誖所聞惟爾多士儻然其希世取寵貌其榮名即稱洋洋纚纚徒歘言耳無當于時亦惟爾多士然吾竊以地以時卜之知多士所慕用在彼不在此吾故稱引其鄉先哲人之盛與其山川巨麗之觀為多士者持務多士倘有意乎不佞不佞且藉榮焉

送侍御郭公還朝序代作

侍御郭君按楚之明年令行禁戢諸吏民奉三尺惟謹無敢恣睢察孝廉抑豪兼雈苻不驚于掫解嚴舉於鄉得文墨之士若而人控騎之士若而人楚信多才侍御君所為尉薦之者不鮮矣故事及期而代則為上封事　天子自方伯連帥而下逮百執事咸得式序其能若否而請之比于慶讓至隆重也令之所集熛槩響應其操下如束薪然莫必其命至威嚴也以隆重之勢而濟之以威嚴鮮不仆矣法固有所弛亦有所張弛而不振則無法張而不已則無民與其無法猶及有民與其無民法于何有然則侍御之所為藉重者可知已往在皇序聞諸學士之言寧雀毋鷂以為是佔佔者語耳及其起逢掖列行間見有長人者曰使君生我吏或毛舉株連不遺餘力則曰嘻殆矣此夫務華絕根而諸父老所為睢盱者也故夫侍御之所為藉重者可知已今　上在宥敕法明罰而本寬仁功令之所布靡不傾耳以聽革心以化此之為樹

豈總總事三尺者比哉楚故建國諸侯王列第其
中有如錯繡　肅皇帝聖神德邵郢之間比於湯
沐蓋稱首善焉而論治者猥云威嚴不已過乎微
然也爰書之所傳無不摧折者發微之所及無不
祇肅者當是時武悍吏不勝其任則退而思雅馴
蓋其勢也以侍御之重皇皇簡書廉堅不摧廉鷙
不擊乃余所觀於郭公者大都引繩墨持大體而
已其于毛舉株連曾不數數然哉然卒以治異乎
赫赫者所爲此其故可知矣余不佞覛然在列仰
荷　主上之賜俯藉二三大夫之靈惟是楚之疆
埸莫敢不夙夜蓋余守封疆臣也其受事兢兢惟
撫綏是用則職任寔然乃使君者奉　明天子之
命而來所重在彼所用任此此豈暇與赫赫者挈
短長乎吾聞之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聖無爲
而百官察萬民治三后而降郡縣守內　天子無
事廵行而直指之屬始出諸所爲布功令奉璽書
一切明　天子之禁而已于人臣無當也故朝而
受命夕而達諸境上矣日中決事旦夕聞於輦轂

矣歲終已事則籍而獻諸朝以明人臣之義不敢
專也此君道也亦天道也故爲使君者布法境內
如揭日月而行威如雷霆澤如雨露尊如懸象信
如四時何以故則天道所爲寄也故爲使君者持
法利用嚴廩廩如也行法利用寬蕩蕩如也輓近
世不然高者鬻權卑者市利胥上無等至于損威
於是一切務爲因循藉口惇大法既不振民相譸
張於是綜核之政行而持文墨議論者溺其職矣
然則破觚爲圜斲雕爲朴物盛而衰因其變也第
令明聖復作循循善誘烏能勝其任而愉快乎由
斯以談羣儒之議皆誤矣持法者第不當如毛舉
鷙立何至貶威重以徇人行法者第不當如選愞
觀望何至慘覈寡恩令噭噭者喪氣以郭公所爲
當於侍御之職可謂得其要矣昔者周道棊隆化
行江漢其在聲詩騶虞用登說者以爲關雎之應
是也夫騶虞者白文而黑章其醜虎耳虎以殺爲
性以生爲豢乃今不然戢其威矣及其見也有生
之屬無不灑然變色易容者倘所謂王者之瑞乎

非耶楚國首善日月先照雨露先潤雷霆先奮懸
象先輝　主上仁聖天作好逑雖雖在宮無遠弗
屆乃今侍御以長者按部拊循元元而煦咻之又
得文武之士若而人籍手以獻輿口者發策大庭
設射貍首諸所推轂大都仁人君子之倫干城腹
心之輩徽獨侍御籍甚諸在事者並受其施茲所
爲王者瑞不旣衆乎天道生生不以肅殺貶其令
聖道蕩蕩不以刑法貶其恩蓋五行之氣善宜其
令執法之臣酌仁義而中用之吁嗟騶虞信不虛
矣四時運行一寒一暑乃其元氣所會則歸根復
命斟酌斗杓以侍御所爲觀於天道蓋歲功告成
時也侍御行且載牘以往致其成命雖以侍御之
厚無所誦功抑楚之父老寔受明賜二三大夫之
行表于江漢微侍御之力又何以顯庸四方而上
聞　天子乎諸大夫作而喜曰非侍御之德不能
當　天子明威非中丞之言不能當于侍御之德
興時垂紳正笏長爲　天子法從之臣宜不殺之
威行不言之敎汪濊之澤漸于寓縣又何曾楚其
楚之父老若士大夫實始受賜又何敢忘業以相
論說于二三大夫因與侍御公語而稱之

送太守張公榮擢水利憲副序代作

蓋予舉孝廉上公車者數矣時而方舟時而伏軾
流覽江淮河泲之區未常不三致嘆云國家以東
南爲外府其載在令甲者布縷纖縞之重粟米之
多象犀珠玉黄金之貢竹木鮑魚之饒一切倚辦
東南蓋至浩穰矣乃其道里轉輸之費十一在官
十九在民其所從來遠哉吳人以三江越人以浙
江荆楚人以九江漢以南者以漢江江以西者以
彭蠡江而嶺南桂林象郡滇南諸郡則由牂牁下
瀨諸江以逶迤灌輸於揚之保障而襟帶廣陵者
邗江也邗江實受諸江上流而北則淮淮北則泗
泗而上爲泲爲汶爲漯爲濰淄濟易諸水而後達
于九河九河者今所稱大河也去京師不四舍而
近而天下之委輸畢集于此夫受天下之委輸以
實京師非大河不可卒度然皆非有相入之故會
同之宜而一旦引而通之若田間之道然亂淪相

輸封洫相注也此雖玄冥復生鼎伯子起而左之
猶不能保其安流而欲以責百年不潰之計于今
之人難矣難矣何者水以海爲壑而陡之使無從
壑一難也河之性悍濟之性伏與他水之性殊而
欲南北一流以相灌輸二難也河濟江淮相距千
里者三高者下者夷者絕者墳盧而赤殖者此宜
不可與爭趨而務以人力勝之使若縣衡三難也
夫此三難者則既然矣而國家飛芻輓粟歲多至
四百萬然且賴之何也豈非天若造之地若設之

以利我國家者耶豈非百年之內鼎鼎謀臣有以
爲之利者耶豈其川原之利時離時合有不可常
而今第逢其合者耶雖然不佞者生也今且起家
爲　天子臣矣足之所涉目之所擊四方之所記
聞其大較若此矣而瑰奇多聞之士竊竊然憂之
非徒憂之而願以身嘗試其間苟有川我不難功
見言信者焉以予覩今太守張公倘所謂其人非
耶初公爲水部尚書郎奉　先帝命行水青徐江
淮間其勞勩具先司空朱公封事中可攷已當是

時司空所推轂惟張郎張郎逌盆逡逡讓功功故
不及無何張郎乃以憂去去而青徐之民所不艱
食而魚鱉者緊水部之賜哉於是水部之名愈益
籍籍江淮間久之而當事者亦思錄水部功不忘
也會鎮江缺守者於是始以張水部守鎮江鎮江
者故丹陽郡也南控具區北臨江漢其東則汪汪
濊海蓋東南轉輸則此其綰轂云於是乎以二千
石之重主名而籍張公重張公也再踰年辭輯民
洽其所興水利事如其在青徐江淮時部使者若

御史中丞先後列疏于朝大重張公無幾何而司
空復薦之　上上報曰可其以鎮江守張某爲山
東副使董治漕河於是張公行矣屬吏邑侯某榮
公之行而又惜其往也予不佞亦深惜之念無足
以留公者而某侯復徵予言以辭夫不佞則何以
贈張公行哉先民有言民猶水也所以載舟亦以
覆舟夫憂其覆也而防之使不流是防民之口也
防口者慰防川者潰勢有固然無足惑者公之守
郡也業已承上流而宜下情矣執此以往因之功

三廊之功五毋寧守儉與其崇陡毋寧卻顧與其盱衡此雖樹庸百世可也於三難何有哉予不佞無能爲諸公役聊以治民之說先焉語云天不人不因張公之習於民如其習於水也誠得習於水者如張公其人寧渠知天之利我國家也不將有合夫然則昔之三難非今之三難者也是爲序

中庸疏意序　　浙中稿

儀卿作中庸疏意已則授予簡序之余惟中庸蓋禮家言其說禮也者履也君子履之小人視焉小人如不可視君子弗履之矣迨德下衰忠信薄而儀容盛於是乎三千三百之繁董董存遺迹焉夫履也者迹之所由出也而迹豈履哉善乎端木氏之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敘一耳有所可聞有所不可聞通于此者其于言禮深哉柱下漆園之病夫禮蓋深于禮者也夫惟深于禮者而後可以語中庸矣儀卿所爲疏中庸蓋知病夫柱下漆園之病而以禮發蒙焉者也余懼夫世之人不察儀卿之意而狠以柱下漆園之病從而求多焉毋乃使人眩而失其眞夫中庸曰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夫不睹不聞非聲非色以此言禮反其本矣儀卿之說誠無當也中庸之說非乎莊生有言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夫不得中庸之意而求諸儀卿與不得儀卿之意而求之柱下漆園則不佞之爲斯言也敝帚久矣

六子要語後序

陳侯司理由拳淑問如庭堅氏不佞始至得從諸大夫後內交其人吏議之間不佞則過陳侯陳侯信多奇語時時合閒出一編示予則六子要語也其說具王長公序中若陳侯所爲小引者具載本指已予雖有喙三尺夫焉用爲雖然侯雅視獄請以獄論夫兩石交坐逮者數十曹其說則人人殊莫可端委侯將盡從其言乎將遂察其差不也第令甲乙競成書牘而示之背曾不一言而兩造决夫非執其要者與且也六籍軼諸子與無論柱下

漆園其以恢奇著者數矣有如書肆說鈐要于何有即六籍在也于諸生何補哉俟故博雅以視獄之指視尋書即六子殊致成其家言要以體虛用權合玆大道則百家不能易也俟所為輯六子大較若此矣

浙江鄉試錄序

令　上之十年天下復當大比士于鄉御史某來按浙中則遵　令甲循故事惟謹於是乃聘四方文學之官典試事比至則以某為考試官某某為同考試官提調則某官某某監試則某官某某暨諸執事廉以外者咸遴以充式遵　令甲循故事惟謹比入院御史則矢于衆曰不佞來按事奉簡書為兢兢乃今有事澤宮　上所急者惟士士比耦鱗次而進所提衡而校雋者惟是二三大夫今日之事所不同心一志以圖藉手　簡書者有如日月二三大夫暨文學官若諸執事咸應聲曰唯唯於是乃取提學某所選士二千有奇三試之拔其雋者九十人關錄其文以獻遵　令甲也御史謂某其颺言以諗多士如故事不佞自惟寡昧窮一經無所更事浙故善地多士濟濟其間乃今得以一日之試籍其言為先資于不佞為厚幸不佞夫復何言雖然浙故維揚保彊自神禹導三江登會稽於是制貢南金三品錯者竹箭其後於越以蕞爾國十年生育十年教訓乃得國中之士號為君子者六千人以左提右挈北擒勁吳遂伯諸侯夫非神禹之苗裔耶何興之暴也爰攷於越東不盡海西不及江南絕東甌北滌檇李即大都小邑相錯如繡不過五浙之一而財賦甲兵之盛君子之多至一切存食上國名聞江淮雖蠡種諸賢經略其間要之士固不外索功固不久需也乃今浙以十倍之土地百倍之士民而津潤翔洽于二百餘年間今　上在宥十年長養作成蓋萬萬分於越而一時紆靑衿號君子者至二萬餘員其亦可謂盛矣歲賦南金至巨萬萬以上他錦綺采錯稱是而三歲一貢士者至九十人玆其視蠡種肩倪阜成輩何如哉余於是有深喜也夫余即不佞

得以一日之試藉手九十人者以獻　聖天子
聖天子十年生育教訓恩至濡渥此九十人者大
都揣摩誦法于十年之間而持尺幅藝以取決于
一日之試即一日之試無當諸生百一然大較可
睹已此九十人者諸所揣摩不及縱横所誦法不
越孔孟語以慭種庸倪皇成翼不啻衙官膜之異
日者對公車謁承明三事六曹後先疏附夫非皇
王之輔乎哉則不佞所藉以報　聖天子者不啻
多矣頃　聖天子布功令厲學官諸博士弟子員
兢兢繩墨毋敢奇衺以當　璽書切責故今所舉
士大都洋洋纚纚簡而法奇而衷頌而不臾諷而
有直體說經經明策事事晰崇六籍紬百家上下
古今體要俱會茲不佞所藉以報　聖天子者不
洵美且仁哉雖然余竊懼焉諸士所舉者言爾語
不云乎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故曰君
子不以言舉人誠慎之也今多士且以言舉矣異
日者詢之以事而考其言明徵其詞出入不詩則
惟爾多士其進而飾羔鴈退而以弁髦之則亦惟

爾多士多士誠爾爾則不佞所藉以獻　聖天子
者謂何而將安所傳其罪哉且無論士夫貢金者
蒙以黄白雜以赤側則主藏者下吏矣貢文綺者
襲以玄黄間以敗紫則不崇朝而三褫之坐織室
矣今　上所急者非金與帛獨惟爾多士是賴爾
多士實後先之藉令徒以言舉爾多士亦以言進
　主上所皇皇側席而求者惟爾多士知之　主
上所為長養作成于十年間者亦惟爾多士故之
以而後乃今若此也則不佞敢不滋懼雖然言蓋
心聲故曰吉人之詞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
詞游夫爾多士之言則于業已錄之矣一日之試
十年之積也其漸靡于　聖天子者豈一朝夕而
且考鏡古今分辨王伯明習　國家之故而思用
之誠一日得當　主上安忍盡悖所聞哉則于雖
誦其言知其心矣語云百里而得一士猶之比肩
萬世而遇其人猶之旦暮今且旦暮而求比肩而
至其所憑藉寧詎何如哉不佞所為喜而中懼懼
而復喜有以也以彼其才誠生善地遭　明時操

孔孟之術以進而干有司者以覬一旦緩急之用
然且始顧急之後乃棄焉者則非夫也是贋金敗
絮之屬也必不然矣爾多士其善圖之斌斌具有
質文靡不一當　主上毋爲有司者所姍笑則御
史幸甚不佞幸甚是役也震疊捐綏文武爲憲則
有若巡撫侍郎某秉度貞敎加意作人則有若巡
鹽御史某而以使事涖玆土者則刑部郎中某工
部主事某南京戸部主事某皆觀成事偕燕喜焉
其綜理協共于外者則布政司某按察司某也至
某官某以入貿行某官某以遷秩行皆先事有勞
法得並書諸執事簾以外者錄具矣

兩浙歲貢士齒錄序

制科非古也自鄉舉里選之制衰而文盛文盛而
貢士之途堇堇存故事而已頃　天子下言者議
布功令厲學官斌斌具有質文一切取爲中率不
者棄去弗錄法至嚴也不佞受事以來無所更業
其在朝夕奉簡書爲兢兢有司歲薦士若而人錄
者若而人行修而辭中員程者錄不者棄去蓋聚
族二十而得三人焉逆至精也玆其雋者裒然舉
矣以齒于浙之謂也非所論于浙之外也士且往
試於春官對於庭有如行修而中員程者辭乎即
終錄不者即終棄去何者士猶珠焉售者夜光不
則魚目之矣士猶玉然遇則連城不則燕石棄之
彼誠異盻顧名實在我也士今往矣售耶遇耶毋
謂無舉士者第令故吾在名定全即齒於庭猶之
乎浙以東西也何憂弗售哉且也上之齒士也以
文以行士之自齒也以年文至矣行修矣而年弗
若則後之文猶人矣行猶文矣而年至焉則先之
何者則舉于鄉之謂也鄉之論齒以明讓也士之
崇讓以尚行也士之先行以立本也不觀鄉人之
場者乎場人之樹豫章也朞年而額十年而拱百
年而高十尋其日雖暮其爲器宏遠矣今夫楊倒
植之則生衡植之則生枋而棄之亦生及其飄風
發之凜霜摧之曾不崇朝而牧豎薪且樵焉何以
故則植本未厚而歷時鮮也故材無遲速貫時者
榮士無賢不肖立本者上今執巨麗於刀錐之市

則駴矣譚河漢於桔槔之圃則騣然笑矣士貴先
達者大者而竊竊然尋尺以自功歲月以見奇于
以適　明時而逢世貧也技不亦窶乎由斯以談
士貴適用不貴蚤服器患無當不患晚成爾多士
勉矣方今　主聖臣質士之儇薄者郄重厚者進
拘攣者絀通惠者庸非其年之謂也夫非其年之
謂也有取焉爾矣而士何患焉詩不云乎倬彼雲
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夫　聖王之作
人也以壽考也士之登庸也以老成也異日者人
而布教出而承流揖讓乎三事六曹之間俾鄉人
士齒而曰某也才某也賢某也能朝夕于簡書以
毋忘爾師氏則不佞與受榮施惟爾多士實貺不
佞不佞幸甚

奉賀少師徐公恭膺榮問序（代張軍門）

蓋嘗考論古今之際其君仁聖長有國家其臣蒸
蒸輔佐著旂常功爲儒者所喜談而歆豔者豈非
唐虞三代哉唐虞之際號令再嬗總之不閱二百
年諸五臣四岳十二牧之流大都周旋二帝間以
聖輔聖其合如券即勳庸異甚登天下上理固其
所也至于三代始以天下爲家久者至七八百年
近者亦四百年皆更數十主而後改物其受曆何
長也考其時皆不三四傳而中衰衰而振振而復
衰而後陵夷以至于亡其祖宗之德澤者碩之謨
謀與其一代之人心風俗今雖不可槩見然其大
要籍于詩書者可攷已夫以歷世至數十百年其
哲后不逮六七以上其良宰輔至十餘曹而止此
何以稱三后之季姬唐虞也且微獨此自古未有
仁壬竝庸而卒臻至理者亦未有惡直醜正而正
人卒以勝者唐漢之季以至于宋蓋按籍可鏡已
然儒者之論大都貴耳賤目譽之鐘鼎新硎于治
則見以爲大凡藏之百餘年非剝蝕則缺顧見以
爲奇而爭售之亦大惑已夫生今之世承　祖宗
之澤至二百年而餘其士大夫無所表見往往考
論先世遺文一意崇雅敦行其將卒雅歌投石賈
勇而嬉其坻隸博塞以遊其闠闠齒甘策肥無所
郄顧蓋唐虞三代之際所不及聞者今皆及其身

親饗之而不知其繇居乎抵掌而談當世則曰某
也善某也不善某也某也不類古昔以爲氣數日
漸以還而至頌詩書考求三代以往之故則唏噓
慨慕以爲已矣不可復作是遵何道哉余他無暇
論論當世之典至其君臣相與之盛即三代所不
逮者三焉開　國以來歷世凡十更　主十一
仁聖明哲先後重光即殷所稱賢聖何閒焉而世
世相承無所失隊此其不可逮者一也洪永以還
神聖擬諸五帝其臣莫及萬幾之際咨詢都俞無

不內焉一時文學之臣盡忠極慮無不各究其用
垂名至今此其不可逮者二也士大夫起家逢掖
大都兢兢孔孟之言釋褐而對公車謁承明之廬
綜核天祿石渠之故其于乃公事可謂無當矣然
皆明經術通世務允武允文憲於萬邦試與鄉者
築巖釣渭之夫絜長而量大豈能多讓哉此其不
可逮者三也且微獨此而已孝武以來國家殷富
后無所用衣宵食旰稱泰隆盛世矣其儉壬易以
入其仁贒易以離逖而居　肅皇在宥一意厲精

天下喁喁鄉風庶幾復見宣德弘治之盛於是袁
州之徒乘間而起伺上之所不慊而進其惟餙上
之所不言而關其說當是時　上之操下廩廩羣
臣莫必其命而壬人竊以其身嘗之僥倖不死以
行其計蓋大明無細察大澤多羙恩夫壬人者固
已見此矣當是時也正人君子將俛首而從之則
見以爲嘗已將卬眉而列之則見以爲沽直將脂
而韋之則見以爲沉鷙而匿形將吭而捬之勝則
無如社鼠者何而不勝則奉首而自殉勝不勝俱

無當也而蛇虺滋盆甚是正人君子之所爲難也
天祚　明惪篤生哲人如今所稱少師徐公者挺
然立于其閒其精忠信　主上其譽聖隆海內其
言行取予矜式薦紳學士大夫一時學士大夫咸
保少師而領袁州毋論學士大夫之領袁州即袁
州亦未嘗一日而忘學士大夫也而少師者不隱
贒亦不自贒不[illegible]功亦不自功與袁州兢兢然與
學士大夫亦兢兢然彼袁州者見謂嚴事已而學
士大夫者亦見以爲少師之禮視百僚也蓋兩家

各自得誠莫能端倪少師矣於是袁州有所廢置惟少師亦曰是宜廢置而大事卒以不聚袁州有所封進惟少師亦曰是宜進焉而　主上卒以不惑袁州有所搏擊而攘取惟少師亦曰是法固當然盍少委焉而善類卒賴以陰扶而不絕初袁州欲種族當世仁人君子頃之或殛或逐自喜無遺而少師者如豢猛虎順其欲而殺之亦若爲袁州左禮者頃之　肅皇震怒羣兇授首皆二三君子後先之力也何遂無種哉天下以此快君子之得朋而不知少師之陰已道地之也頃之壬人退君子庸明明在朝濟濟興事天下以此歌誦　肅皇之善始令終而不知少師之潛孚而默相者非鮮也且以　肅皇之威何所不什而先時言事諸臣皆以賜環父子骨肉之間非臣子所能得哉而萬世之計一朝而定宮府贄御睥睨官寮悻悻者不忍一擊以爲名高而調護維持卒以相安而無償事蓋此三書者皆哲后之所詠于時而上臣之所望于君者也而少師者不煩指顧不動聲色卒以優游容與而措天下泰山之安毋論漢唐末世即唐虞三代之隆五臣十亂之輩寧詎至如今者所爲哉當　莊皇帝時少師業受顧命不難身天下之重而任之乃定　國本開言路兢兢官府贄御之屬陽與其地而陰制之第令擊鮮服美而已此三書者世世無隊天下何憂不治哉頃之少師致相事去　莊皇帝垂衣而治施于　今上熙洽十年　主聖臣良相得益彰熙熙嬉嬉不啻登春臺而維太山治至隆也而少師者且焉蚤服且焉重積年日益高神日益王而　主上眷注日以益隆天下想望風采日以甚於是乎歷春秋八十矣輔臣日以存問爲請　上曰可其賜金帛使者乘傳以往毋後時皇皇乎大哉　主上之不遺舊臣也可以爲世世萬子孫法矣昔者伊尹既相而主致政以歸召伯請老姬公復辟此三大臣者其身雖退乃其心膂王室不遑但已此豈後世潔身自好務以恬于利祿者所爲其後陟也繼相穆公翕父夾輔王室夫非三大臣者所貽哉余備位行間

郎無當于少師秘計乃少師雅故推轂今太師公
太師公所鄉往宜莫知少師者諸所以輔 今上
覩若晝一少師然第令少師在事寧詎煩指顧易
絃理哉則太師公所晝雖謂少師之晝可也少師
有孫繼武庶幾與日穆公僉父者流然則少師之
貽又寧有窮乎哉夫姬公居東歟有鴟鴞彼管蔡
流言理固宜爾畢召同心猶然市虎彼呶呶者何
以加焉藉令大木不拔金縢不發彼姬公之駕不
知攸稅又何以終始稱元聖哉以少師處袁州百
於管蔡然不煩諷諫不假鈇鉞天無所動其威而
罪人以得正人以培雖 肅皇之聖過周成遠甚
哉乃少師之所以處危疑者亦何容易也生今之
時論今之事則見以爲易易耳萬世而下追論姬
公之所以難少師之所以易卽我 聖后之聖少
師之智庸詎埒 商周而居下風哉某不佞無所
吏事乃出入 鄉之間遠覽古今之際私臆竊計
以爲貴耳者過遂書以獻少師而質之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八

新安方揚思睿著 雪上門人朱汝器校

記七首

醒菴記

山中稿

人之身晝有爲夜有夢爲者有心夢者無心無心
者或兆之兆之而莫或知之此其有異於爲者故
夫晝所不爲而夢或爲之晝所不見而夢或見之
晝所不得而夢或得之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明而
爲帝幽而爲鬼無所不至而卒歸於無有此夢之
大致也人之言夢者未嘗不付之一笑何者爲其
僞也然嘗有夢者矣覺而言焉言而笑焉不知其
談夢者之復爲夢也是之謂夢之夢夢之夢者則
尤爲可笑何者愈爲其僞也嗚呼夢之可笑不若
夢之夢爲可笑夢之夢爲可笑不若不夢之夢爲
尤可笑也不夢之夢之爲可笑者何則晝之所爲
是也晝之所爲有心矣與於夢之無心矣然亦謂
之夢何也則亦爲其僞也噉名者曰吾得名矣欣
欣矣然名何有乎趣利者曰吾得利矣逐逐矣然

利何有乎不名不利而空寂者曰吾空寂矣沾沾矣然空寂何有乎此皆所謂僞也則皆所謂夢也夫夢則非覺矣然覺之易也夢之夢則難覺矣然猶有時焉而覺覺之無時瞶瞶焉而終其身此所謂不夢之夢夢之大者耶嗚呼難矣覺乎哉世之夢者多矣吾從而悲之非惟悲之又試呼之曰爾誠業名不役于名則名何夢矣爾誠業利不役于利則利何夢矣不役于名不役于利則心常虛而非空寂則空寂亦何夢矣如是醒乎其未也誠修吾身不斷名而名自至誠修吾業不斷利而利自至名利既不斷斷空寂乎如是可以醒矣雖然猶未也吾身苟修何取于名吾業苟修何取于利名利非吾物吾常自足自足則凡物皆足凡物皆足則能物物能物物者無物而無遺物之謂也果且空寂乎哉果且非空寂乎哉噫如是可以醒乎王人曰醒矣作醒菴記

陝州學田記　　中州稿

陝之有學田舊矣諸石勒可識者咸稱學田即其文按之無存者嘉靖中有鍾太守清閱田始得東倉遺址籍入之畝四十有奇歲僅收租八金以業學官如是者迨于今籍未有二也是歲壬申黍灘楊公旬河洛大興文教修廢事有記下郡邑各裒籍閒田學官于是諸郡邑咸取次報矣是時大中丞梁公撫河南河南之田自洛以西者賦特重諸衛士往往憑尺籍屯其中稍侵民田有司方各爲牘上其事梁公既署牘曰可令諸有司速清之于是陝業得報矣方按籍清其事乃奪諸豪猾閒田若干頃之楊公記至太守曰可矣籍既清以業貧民則或以爭然固無若籍鄉校者之爲愈乃爲牘報曰往州城有故倉基四十畝可爲田未有請也敢以公業學官城之東有堡焉堡廢矣有地七畝中堪以爲田去州東五舍所曰張茅唐文懿姚公墓在焉有石紀綸墓田四頃而餘没久矣今可以紀奪出之又東至硤石諸陵有民垣其巓爲廟廟廢垣以内者可耕方二畝許民不得私有也其南故陝縣治也去州可四舍寺曰大通相傳唐三生

公主墓麗焉其田没民間者二百七十畝有奇出之可又其南有玉皇廟玉皇天帝也民乃以其私薦之卽不廢然其旁曠地百畝可籍入爲學田從廟而北有曰與子圪塔者以山形名也其地可耕者凡百四十畝先時以軍民爭没入之今並可籍學宫惟當道命當道則亟報曰如牘奢卽印鈐其册藏之令毋得致乾没計凡民田之籍入學者千十有四畝歲徵租凡七十有八緡是一時經始學田之大較也繼自今學博士若弟子賢而乏者喪婚不能舉者諸迯迯新故近于禮而能聞其事于上者咸得上當道給之著爲類典殷殷厚矣太守方圖以紀其事得請楊公公則以太僕召行于是太守叙其事首末具晰也以付學官遂令學官召弟子前命之曰是田也以占民間則辜以業卿校則簪田顧所置何如耳假令置諸生而肆閒習罾買刀錐事卽諸生者賢于市人不幾乎然學官目攝之矣今　天子重儒術諸有重負鉅必以諸生其旦夕所需不啻田于士也爾諸生顧田其尚圖鉅重哉其尚圖鉅重哉是役也中丞梁公寔始之董其成者楊公暨分憲王公梁公諱夢龍眞定人也楊公蒲坂人諱俊民王公廣漢人諱諸一時俱崇尚文學云

復初書院記

書院以復初名期諸生也爲堂五楹扁曰聚樂樂諸生之聚講也遞登搆堂如初扁曰正經經正則庶民興矧多士也經者經也萬古不易之常道正之而後初可復也後正經堂曰翼道祠祠宋儒九明儒一濂溪明道伊川康節橫渠晦菴南軒東萊象山暨國朝薛文清公而十也是十儒者雖其造道有先後入門之頓漸不同其于翼道均也祠之以爲復初者式言復初如十先生者可也祠後結茅爲太初亭茅不剪椽不斲以象生人之初者所復也東西兩序爲齋房各十有五令諸生藏息其中欲其由諸生之業而知所以復初也若是則復初要矣諸生毋乃以其所肄嘗之則初可復乎曰非然也諸生不覩一日之初乎鷄初鳴而盥櫛其

氣清以越其情乎以舒其謀豫以定使且晝毋怠
昏暮毋渝卽一日聖哲矣又不觀一歲之初乎獻
歲令辰齋沐搢紳而事上帝既乃拜其父母于庭
兄弟于序親戚朋友於鄉定而從敢卽安就食豈
不斌斌有禮乎哉使且復且時復時終歲而不敢
有惰棄卽一歲聖哲矣又不觀一人之初乎子方
在抱知愛其母既孩知愛其父既齓知愛其兄見
嬰兒必喜知愛其同類見物必加恤知愛其同有
此於天地萬物豈非一體乎哉使冠如是壯有室

卽是長而且老不衰也卽終身聖哲矣然此特自
一人言之也聞諸父老　開國之初忠信愉素今
彬彬然彌文矣覽載籍而觀古西漢之初猶尚忠
質然已不及成周洪荒之初渾渾沌沌一變於虞
夏再變於商周乃其後濫觴極矣於乎使由　開
國之初遂至于洪荒之初也無暇論秦漢且安有
商周哉然則所謂復初者可知已或曰先生之命
諸生也以舉業也將遂如洪荒之初彼將破觚而
遺所挾筴直土梗耳如于世何曰惡是何言也夫

洪荒之初與一日之初等耳蕢桴土鼓其毋乃篤
于時非所以爲初也稚子之設爲老人也類乎其
容嗷乎其聲婆娑委蛇而進乎前也此豈眞老人
哉有如正立端服執業而從先生卽見者加敬不
啻如老人矣此復初之說也諸生誠能忠信以爲
基孝弟以爲柄游素　常孳孳汲汲以爲功此
以赤子進者也亦之何　兩舉業哉吾聞大行人
譚九夷之俗衣皮茹腥聚族而言侏儒無約束爲
此亦土鼓之爲也如諸生言卽中國文明顧不若

裔夷哉然則所謂復初者可知已諸生勉哉忠信
以爲基孝弟以爲柄游素以爲常孳孳汲汲以爲
功月有量歲有程終身有期庶幾無忝所生不遷
不易卽夷民可聖哲也矧諸生秀出者乎假令以
寡率衆以一隅及天下躋國家之盛熙然古初此
亦周程而下未竟之業也諸生勉哉是則先生命
士之意已今既成諸生就業有日則爲次其命諸
生者令孺子操牘記之

新創西館記

陜之公署自州治而下其東曰察院侍御史按部
者居焉其西則布政司其又西則按察司分司至
者居焉布政司而下迤南則為館從府至者居焉
館之西則往所遺斥隙地今所新之為西館者是
也先是冠盖至于州者常絡繹以故館舍嘗不備
則為除民間居之民既以為艱乃託居者又往往
苦不得公署有淤隘之嘆云是歲也憲臣按部者
以二月至諸分司若諸少府從既分部定矣有頃
諸司府以謁事來者凡數輩吏皇皇焉設張諸民

間逆之其所弗意猶前之過續者也久之按部者
告竣去太守乃走諸從事謀之從事以隙地對間
其主曰趙氏詰其直曰三緡於是遂易地命工授
傭者聚諸木石陶埴者咸以贖金鳩之無微費焉
既成則為屋前後以楹計者十四以尺計者百一
十有五東西以尺計者六十有五其東若址因故
墉崇之新築其西南缺穨焉繚廣以尺計者凡三
百有六十竈除溷廁咸視東館諸几榻器用斥于
中楹復塵之壯者一人司守之經始以三月壬辰

其成以巳酉紀其作凡十八日因民也牘具以上
參藩楊公楊公署曰館遂記之

慕齋記

余讀孟子書至人少則慕父母未嘗不瞿然竟日
夕云夫父母之愛人皆有之愛則親親則慕此在
孩提然矣乃至少而慕長而移老而衰且棄者謂
何哉赤子之心無他識故於父母有獨親而紛紛
可欲者彼且於我何與焉此殆其性然也及其知
識漸開而欲漸廣然後其情蕩而不專其愛餙而

意疎而至乎其親反漠然如萬物之於蒼壤此豈
其性則然哉質頴者其志鍾而欲廣者其情分則
其勢然也嗟乎父子之道天性也勢顧能推移若
彼哉余嘗博觀生民之道及乎品物盖於所生有
同異焉蠢蠢自息不知其佗然及見豚則呼見病
則悲猶知別所生而孰孰者此俞犢之慕也饑啼
乳寒號衣瞬息不離所親而相吁喔者此兒童之
慕也出入必關說飲食必先薦至絕乃思臨苦輒
呼焉者此衆丈夫之慕也少而戀長而依迴而不

軀遐而不遺處相安動相顧終食不以違終身不以替者此士君子之慕也士君子之慕尚矣衆丈夫之慕與兒童之慕皆有時乎忘之而貪饋者其性近而固而不知推焉然猶愈於爲人子而不知慕其親者也嗟乎爲人子而不知慕其親至不如貪犢且猶覗覗焉且猶犳犳焉然且號於人曰我人也我人也此一恒人辯之而丈夫子或蹈焉何哉其母乃不用慕乎余見翼邪者方其氣未至也旦旦而孚之余烏知夫親之誕我者非邪余見引習者翔之乎枋榆而集之乎桑穀懼王孫之彈丸已也盍左右翼之余烏知夫親之背我者非邪余見爲巢者微桑土而綢繆以朝拮而夕据也余烏知夫親之堂搆我者非邪余見狙之引衆狙也旅而遊旅而歸不勝懼夫物之爲若毒也余烏知夫親之防禦我者非邪嗟乎余又知予之視其子也不如吾親耶然則余之於親也焉往而不慕慕之者親之親之者愛之愛之故敬之敬之者敬其身之謂也敬其身也者終其身也夫終其身矣敢不慕與吾姻氏鄭君孝友人也事父母盡愛父母死盡哀既没盡思處兄弟能以父母之愛愛之生產與共育撫與推稱責與置不問子一人吾女兄事之孫復一人家四壁立然日誦詩與文論述皆孝友事此可謂性至孝矣晚年更以慕名其齋嗟乎余以士君子之慕觀世盖難其人乃今得吾鄭君倘所謂其人非耶世之人子觀於鄭君者所爲亦可以惕然興慕矣

重修忠臣廟記

南署集

我　皇祖起淮甸渡江而保金陵以太平爲股肱郡重守土臣于是許公瑗以特命往將軍花公雲王公鼎實先後之無何陳友諒以舟師抵城下太守日從兩將軍爲城守計時戍守者僅三千人而金陵援者不至賊擁舟薄城西南毀守陴者而入太守及兩將軍力戰死之友諒業已破太平然不能守踰年而友諒死于是　太祖命有司爲立忠臣祠祠太守及兩將軍歲時致祭如禮者令甲於哉　聖謨是足以光守臣勸來者矣久之祠圮

而尸祝者逸太守其公考定而脩祠具爲其說具
記中可睹已後四十有餘年而祠復圮祀用弗虔
于是太守錢公憮然曰是非予守土者之責與乃
就郡丞龍公別駕某公司理劉公謀謀且合會錢
公以計上劉公署郡則受爽錢公以從事于是鳩
工傍材出錢公所裒贖鍰以佐費環祠爲垣中垣
爲門門再入爲廣庭軒三楹拜祠者進趨焉軒後
爲樓樓下爲亭亭六觚由亭歷階搆廣厦其中執
祠事者禮焉由厦再歷階崇如其前而華如翼如

言言上者棲神所也祠成主祠太守其中次者花
公次者王公皆南向諸牲幣牢具悉如其故勿易
于是題其初門曰忠臣祠仍故稱也樓曰正氣亭
曰遂良今太守所稱名也祠成矣劉公來徵言不
佞乃拜守颺言曰爲人臣者毋以有己蓋自古記
之矣夫義不苟辱烈士不難殞生事有所激即婦
人豎子且自財焉等死死義爲不朽耳當許大夫
死事時兩將軍素賈勇第令後死而更慮背城借
一以徼萬有一全之功即存亡未可知且安所坐
受縛哉然則兩將軍之從大夫死者許定于餘也
大夫之以兩將軍死者正以義也三人者于是乎
能舍己矣承平以來士大夫老死不見兵革平居
奉法講業益相與爲斤斤儒者曰禮服之容我爲
政武人曰金版之事我爲政此其放恥恣睢久矣
異日坐帷决策令肉食者前驅此何異百人輿瓢
兒豎子牧伞哉無他故焉爲已者寖深而持誼尠
也今　天子席　累聖之業宣重熙之化無論大
冠若箕便便在列即萌隸圉人亦睹禮樂而誦詩

書矣他時縣官被命徵才百衆百適有如設不然
之詞而漫不可否事汰去矣語曰蓬生麻中不扶
而直言漸靡使然也故士生　明時覽忠義而猶
適已自快非夫也大哉是祠其亍以彰風教廣矣
余不佞爲亟其請也而書之若諸公治行高第則
有國之二史在

虞公祠記

劉公舉進士司理太平太平古姑孰也秉公行恕
一郡中皆稱其廉平　上五年詔守令當大計于

是郡守錢公以計上而屬劉公署守事劉公視事者閱月矣內憂奚錢公而外奉部使者行法政益辦民乃益和一日行部抵采石磯磯上之耆民請曰采石故有虞公祠廢勿治一黃冠棲其中尸上帝而祝焉瀆甚矣磯南有澗絕道中民至絕澗爲梁覆梁爲唐唐且圮恐卒病行者惟使君命公曰吾爲若徙唐葺祠以祀典祠虞公祠後乃爲上帝祠黃冠者主之歲時民各自財以祀不領于郡縣之祝官如是則而許我乎諸耆民曰幸甚祠虞公

勸忠也令民得祈祠上帝因俗也葺祠以其故唐不絕行者兼利也繼自今得世世贍禮神祠其尸祝使君抑且世世豈惟一日于是蔟日庀工飭材興牖凡作者若干人傭直若干算悉出公帑佗貲毋與民事民益欣欣自喜相率受功祠下以故工不再役費不重賦而命期告完凡爲祠若干楹周繚有垣東西有序有軒有庭有寢有碑言言如也翼翼如也足以顯忠其後爲上帝祠如其前祠森森如也足以妥神始進題其額曰虞公祠推本言

之明祀典也祠既成錢公上計且至劉公謁錢公而言故錢公曰不亦善乎是固而欲輸公帑葺之而未遑者也夫自宋室播遷東夷煽亂虞公乃以一文臣視師江上卒授方畧濟師封鯨觀而還毋論忠義凜然其討須亦多奇矣其卒延趙氏祚而全江左遺黎夫非虞公之本謀哉而姑孰倚江爲險雅故犁睨夷人微虞公不東走保建康即南竄死陵耳由斯以談姑孰之賴虞公保完異甚也撫與情稽祀典是祠可後乎哉劉公曰唯唯請藉一

言記之于是抵不佞其而徵言不佞拜手舉手曰信如兩公言者盡之矣錢公徵徃劉公訓來其于以導民忠義一也夫又烏俟乎予言請遂籍之以觀來者錢公名某越人劉公名某楚人郡丞龍公某別駕某某皆先後視事而樂成者因並列之

雜著十首

特義忠告引

山中稿

魯人講業於東海之上披褐而居捫蝨而談棘棘然病世之局焉而思以告也始得一人焉曰齊生

昹之文十弗一二避也曰嘻怪哉發人旣得一人
焉曰蜀生蜀生至則又昹之文文且許且愕十弗
三四合也則又曰嘻異哉曾人曾人乃不自毣亦
卓卓不忍尾諸生於是客有自吳中來者拇而諗
之意且合遂留海上燕覩筆硯之間習曾人弗一
日去也曾人因笑謂曰吳生吳生迹海內栖栖矣
今其來若有意曾人者曾人曾不佞迺今以病吾
子謂何哉吳生應聲曰然惟流斯濕惟燥斯熱物
固有相取者何特斯人人之秉性而函情其処也
有文其履也有行性其本也情其幹也文行其枝
葉也一而已矣故人之學也莫邃於性情莫彰於
文行感於情宜於文弗宜則情斯緼矣緼情者謂
之隱正乎情迪乎行弗迪則情斯豎矣豎情者謂
之汚汚弗㓕矣隱則何以異也世之人病汚而恕
隱且持論藉藉矣然其以爲舛也故質焉於夫子
者夫子則謂何哉曾人曰嘻其然哉吾始詫吾曾
矣迺今吾子亦曾者也吾嘗謂汚者誠汚一恒人
能訾之至夫隱者也依然于㫋由然而族愛之則

不知其底矣故吾謂隱之害甚於汚今吾之爲此
文也意投輒吐厭輒止寔然而思㴞然而書坦坦
然不知世之有貲毀者也是則予之曾也已言未
已有抵掌於床者曰夫子爲弗隱夫夫子爲弗隱
夫是足以爲扃焉者告矣齊生者名夷蜀生者名
倫皆與曾人曾人爲是不𢇁其名與吳生並以地
表云

擬顏率止齊求九鼎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王患之間于顏率顏率
曰臣請以義動齊君能止秦　王遣之顏率至
齊謂齊君曰今天下東有齊西有秦互雄于諸侯
然而不得混一爲王者以周故也周之力不當子
男利不克湯沐之邑而諸侯皆欲之者以九鼎在
也卽刼周而遷之若拉朽木而取寠卵然而環向
吞涎而不敢發者何居以西有秦東有齊而齊秦
亦兩相忌也今秦欲興師而取鼎卽不忌齊且易
之矣臣恐鼎西則秦有肆然而爲帝諸侯卒然莫
敢誰何齊其難之哉此臣所以爲齊恐也齊君曰

然則如之何曰料衆足一軍衆食而出齊郊舉言曰諸侯有謀取周鼎者大不義吾率師先諸侯伐之有從者臣否者賊吾且指軍先誅郎如此秦乃不出是君一舉而存周畏強秦振義天下也齊君曰善乃簡衆出郊先聲而秦兵退則謂顔率曰卿言天下西有秦東有齊今秦畏齊矣卿乘此移鼎而東齊且爲帝制羣雄天下稱一吾且封周千里世世爲賓是周喪虛器而得地十倍也顔率曰郎如君言徒手而遷鼎乎抑與徒衆也齊君曰料衆出郊無所返固將康之顔率曰秦之所以畏齊者以齊能伎大義也今試以此戰秦秦豈怯齊哉徒畏齊之義耳今師以義動而以利歸之秦且不獨出矣將𩣡一介行李惘然而布諸侯諸侯怯秦而忌強齊莫敢後者臣見齊之敵多于秦也此所謂慕虛器而來實禍臣爲君危之且諸侯盜不信齊而義戴秦秦得諸侯之倍以臨孤齊何詞之敢抗然則鼎今歸秦矣始以抗之頃則歸之臣不敢以爲君智也齊君曰善乃不求鼎而歸罷其師周鼎遂安

謁魏草堂文

中州 [illegible]

嗚呼余讀弘農郡乘縣兹土者毋慮十餘輩然竊奇魏公之爲人夫學不志穀自古以爲難矧㷔明之際流輩所推誦者固皆出而在上之左右黻玉朱黄而鏗鏘者哉然此特市稚子歆艷少知道理者且然而輕之奚足爲魏公誦乃等夷胡顔孟而夕伊莱者公皆視之固然若無事人盍諸英之休勩如勒泰恒之石揭海艦之旌公則穆風颸之慶雲過之又不少讓者然公豈直所謂加儕偶一等者哉嗚呼余讀公之詩辭富貴而作神僊若近誕而無當然君子身苟圖富貴焉已則固當辭不忍一息之安其視逃富貴如樊籠其於歸也振衣矯足飄飄乎林泉寧非先生所稱平地神僊者耶則公之用意遠矣當是時賢輩皆竝致高顯無有識賞公者以爲特一好奇男子立名字而聲宇閑嗚呼使當時而無公則如冠王二君子寧非翹翹天上不可企及者耶乃復知平地有此神僊也嗚呼

公之去今亦幾何年乃世態更訛若浮雲不可朝夕然則視富貴而不求者鮮矣何喙之敢容嗚呼居公之時列名数而躋富貴者如編戶然豈直公一人哉然今之存冊籍而芳人口者竟不在彼而在此何也余吏玆土苟富貴而朝夕若無所庸余于魏公豈徒奇㕛之盒竊有媿焉嗚呼魏公其賢于人也遠矣依古以來聖賢所爲殆其伯夷叔齊之流與余故語語不自閟吝以表公誼而風夫後之人者。

丈田告城隍文

當職奉命守邦實頼我賢瘠賢師布列執事共宏玆治諸大小屬吏皆奔走之以撫我　皇上元元宜布德敎責至重也乃玆土介在峭陵多山鮮田賦加于地民窘於賦有司因之習陋就固愈賦愈逋愈逋愈憊遂使賦在人移法弛弊生貧者病徵富者巳責地有不盡之利民有不賦之地里有不編之民　主上之德不宣牧守之職攸曠玆土之困莫知紀極有不忍人之心者寧無惻然大疚于心于是上討當道丈地均糧當道曰然爰咨有位暨於鄉者共誓有神始供厥事神饗玆土與同休冥冥之中鑒我職役自今以後敢有欺公玩法就富茂貧更置步弓增減地則使貧者立困富者漏網神其鑒之殛其職役籍其田宅離其戚屬絕其嗣孫其有奉公守法盡力盡心不畏强梁不倚窮困地有廣狹步弓爲主則有高下花穀爲辨不科之地量則加糧無地之糧照地除豁勺水不飲秋毫不犯國賦可徵民生攸頼如此則有司稱良士夫稱賢庶民稱義神亦鑒之增其秩祜保其室家蕃其子孫延其名壽諺云頭上有天心上有神欺天頭崩欺神心驚不畏于天不畏于神其如我心我則非人神其鑒之

景懅篇

南署集

伯子孟載儒者也十年學成而無所用其技盖十年而後棄之方其棄之也人或訑之曰伯子呻吟有年矣通於道塞於時工乎天拙乎人世之爲儒者爲如矣伯子何爲棄之哉伯子曰唯唯否否不

然是世之剪剪者儒也未嘗不如於涓之而卒内之以汙也彼已貌其榮名矣庸得不辱乎渙然於髙位矣庸得不勞乎吾獨以爲儒者不若是夫儒者方且以得爲失以存爲亡以名爲梏以達爲常優游敖倪無有迎將此吾所以習儒之方也吾獨何爲棄之哉且也世之所謂用者果且爲有用乎果且爲無用乎世之所謂是者果且爲有是乎果且爲非是乎吾與子交食於地而交樂於天吾得此已矣胡暇知乎通與塞工與拙哉或曰非也并

鳴消不問其功矣涉河者足濡不問其罪矣之智竊竊然以功罪爲務也而伯子猶然笑然猶未有樹也伯子毋亦務樹乎伯子曰吾哉吾何樹哉始吾求之訓故十年而得其形求之度數十年而得其聲既吾求之原委十年而得其情今吾求之十年而五十年往矣而求者不知所求也得者[illegible]所得也吾獨何爲樹之哉叔子闞而進曰善[illegible]伯子之言樹也是乃所以爲大樹者也夫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不

是者能是是不非者能非非是是非非者似之而非也是是而非非未若因是而因非者也夫伯子盍進乎此矣闞之曰璩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庸詎知其所謂非之非是耶所謂是之非耶庸詎知其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耶夫之於伯玉幾乎備其盛者也仲尼有言君子伯玉善哉伯子之塞也乃所以爲通也拙也以爲工也伯子所謂君子儒者非耶伯子遂君子則吾不能吾曰求吾寡過而已矣詩有

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於伯玉實然吾敢自謂已至乎叔子曰可矣吾伯氏益矣益而不知其益者大益也非持其益有益者也作景璩篇

書滸次公壽言卷後

盍滸次公抱處士之誼而食素封閲春秋九十所矣子孫兢兢受事足世其家乃公復偕孺人以老里之人無不艷乃公者然公者非有求人人則多公耳于是乎縉紳先生不愛其言媚詞交頌次公其詳具王廷尉汪司馬語中可攷已所公者登壇

執牛耳衖主齊盟自學士大夫間得其一言至以爲榮於華袞無論海內士重兩公言卽兩公亦自重其言耳次公皤然老人與司馬同宅里猶然未通名安問廷尉然兩公者交頌次公若宛孔氏之雍容若朱氏之成名三徙其它販脂連騎之徒乃在下風此宜有當於廷尉者乎何似司馬語甚也客曰次公信高年得兩公愈益壽次公幸甚予謂不然士君子尚論古今必取徵於文獻非獨文徵獻也獻乃徵文以兩公之才弟祗謳吟金谷揚扢玉堂無問兩公不爲爲將焉重乃今無傷孝子心契稱兩老人者高誼令天下端人軼士名堙沒而不彰者得自附于青雲者以勸潛者以創此眞吾作者所爲哉何啻爲兩公藉重也客唯唯于是次公之姻程君喜聞予言拜手曰兩公以言旣次公次公幸甚惟叔子言抑兩公且重有藉豈惟次公幸甚

書鴻雪留蹤卷後

余聞之莊生云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耶哉言也旣已忘矣且得有言乎旣已謂之忘矣且得無言乎然則善聽言者忘言忘也言言亦忘也不善聽者反是言固言也忘言之言亦言也比曹李陸二大夫相與爲忘言之言予不佞李與聞焉盒言者十九而解者才十一耳夫九之已忘矣而一之猶未忘予謂大夫何哉大夫謂予何哉或曰大夫之忘言也則誠忘矣而語若不倫者何予應之曰子不聞乎轉大木者之唱于喁乎餕者之啖鷄雁乎鷄雁無當粒食而餕者以爲適于喁無當五音而轉大木者快之今諦大饗于行丐人之前曾不得當一胾又何嗛也樂爰居以鐘鼓不躍則嚇又何顧也彼兩公者旣已忘言矣夫將善聽邪是于喁鷄雁也夫將不善聽邪是大饗與鐘鼓也彼又奚竊竊然計其語之倫勿倫哉或人應聲曰唯唯

莊疏評

方子曰道家多稱莊生以莊生之稱多擷生語云

晩世黄冠者流往往藉口莊生即莊生所寓言一切實之此非深于生者也生所言大氐汪洋自恣敖倪萬彙牢絡天地而一歸于自然故其書多怪迂詭漫不稽然其本祖黄老而蟬蛻塵徼之外即百家不能易也生所言惟深于生者得之而習生者沒以生爲口實大都詆訾孔子之徒其贋審矣今所傳及諸家所疏義往往見生一斑惟晉向氏郭氏先後爲註註多玄致爲諸疏冠然亦成其一家非莊生復起烏能一洗傳習之陋而歸莊生乎其後訓詁雖多其去郭氏向氏抑又甚矣生雖不經縉紳者所訶病乃其深中肆外睥當世縱横捭闔之數不啻引繩披根治之譬諸導引辟穀于以已病釜萬一之分云然其用志淵矣予覩芻狗土苴之喩筌蹄之訓此雖滑稽之雄欲以自解其所不經要以學一先生之言域進退而遺類者此又生之罪人也已

佛說

東方生曰佛教所從來久矣敎之流生亂也則其徒爲之也教之不同如五方之音然音游者習之入吳則吳語入齊則齊語無不入也不音游者反是故夫佛子之徒率佛教而可矣不然者直以其師之說導之亦無不入也奈何以吳語道齊人之前哉作佛說

靈谷寺僧如恩徧謁十方檀那作繪事百二十有奇旣已徵言于東方生東方生者中土士人也予沙門無當言將焉入雖然佛之說遍東土東土之人爲其徒者比肩此果遵何法哉吾聞佛氏之教不立文字直達本心如恩不聞佛子之說乎又何以丹青繪畫爲也雖然佛者覺也覺者性也性一而已一乃不一不一乃一此謂眞空眞空者無空可言無空可指凡可言可指者皆不離乎空者也寂滅非能丹青非所能所非空夫空者豈足以爲哉有其爲之空也無其爲之空也一也不二也凡夫此上智此東土此西土此丹青作此文字立此吾言言此爾聽聽此此無不明此無不見此實無

聞此實無見有聞不聞有見不見亦復無有此謂眞空亦復無空無復丹青無復文字無復佛與菩薩諸名無復護持看經諸法爾時三千大千世界種種名法亦復如是乃白世尊而說偈言大地山河諸色相是名色相非色相名色與相尚有名有名一切俱生滅生生滅滅總無常過淸恒河沙世界是諸衆生一切法名爲衆生一切法衆生種種自無生一切法無有法者無生無法復無無生法法生生滅法以玆生滅相嬗易如車轉輪不可已

譬如兩手掇空華得華不得觸生惱苦中津津口食果食盡不盡無何有諸般苦樂一切行剎那剎那無多地轉展循環黑海中千萬億劫永無窮世尊發大慈悲力憫玆衆生無窮者馮空說法偈慈航普度衆生一切苦是諸法相皆無有何況非法與非相一念貪如樹菩提菩提可樹還可伐一念惡如種烏喙烏喙自生還自殺所以無上無二法虛空不立貪惡名虛空法如風與塵風不自起塵不生風力剛柔塵聚散聚爲假合散假息聚散條忽如幻相是名聚散本無有水中明月鏡中花的的可指不可捉探花覔月競悲歎本來虛空只平等終日圓通無節礙四邊上下都非是行任坐臥不離恁所以不離者云何衡行直擣彌八方此是無生眞實義

閔君道行字說

閔君道行受黃老術於伯兄所有年矣術既通售者彌衆刀圭所投觸弗驗也日謁予司農署中余習聞閔君名笑謂閔君道果行乎其未耶閔君曰

然斯先人之命也某未之能易也抑先生有以教我我其勿忘不佞辭不獲則坐閔君東嚮詔之曰凡名以賓實也字以表名也父尸之師訓之友告之無襪焉而後卽安斯生人之大較也易此必敗故君子重名有其實而無其名焉則晦實未至而名焉則夸名已至而寔未孚焉則汰汰近亂夸近謾晦近鄙與其及也寧鄙汰謾寧謾毋亂亂之生也則名爲之階重不亦宜乎於是乎父尸之師敎之友告之盍其重也名重故字尊字尊故義嚴義

嚴故其稱物也芳而取類廉廉則不誣芳則不俚惟其稱之謂也斯重名之義也道也者道也夫人由之以有生而莫之由者衆也於是乎茂五典惕五禮威五行何者惟其以爲餘食贅行焉而身可無藉此也夫無藉者衆所藉也衆之所藉而于一人焉何居斯道外之說也夫道豈外也乎哉駢拇枝指毋當於體然齕之則啼矣飄瓦摽木無當於人然鬪之則驚矣道殣相望無當於親然見之則悲矣若是者何也人身之枝也物人之黨也身道之邪也故以道濟人者人無不濟矣以身行道者道無不行矣以道存術者術無不周矣閔君如欲行養生之術者必自身始矣未有身不濟而能行道者也名以道行芳也字以汝身廉也術以濟人稱也物莫近乎此矣斯重名之訓也願從師友問爲閔君告閔君曰敬諾

策問十首

聖學　南征草

問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昔談尚之矣帝王者各殊時而興制乃其學則曰執中曰建中曰敬修曰敬止固昭昭載籍間也諸儒生所誦習宜不外是矣乃至有不同者何耶輓近世設科取士士一切習讀而守其傳訓故詞章濟焉者衆去帝王之學益逕庭矣昔人之論豈謂是與不然明德新民修身知本固自天子達者也豈亦有不同者歟方今聖明在上孜孜問學經筵日講務求厥中固爾諸生所與聞也諸生幸際斯時有不與敬應之思者非夫矣然則韋布之所誦說果可以爲　當宁獻否與抑誦說之外更有裨於　聖學者與語云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度子之所學宜非先王不談矣有如道古準今不一而足曾啟口一無當斯弁髦視之矣宋臣有言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不知其要而亟焉以譚雖謂之韋布奚不可也願諸生愼言其要毋以支離

守成

問繼體之君與創業異創業之時法自我建功自我成變古非矯因俗非襲胣以爲與時勢然也距

之中葉循功守法雖無爲而可矣何有一二繁更
大都去其不奉法者以明法而已故書稱率祖詩
歌由舊記載武周之孝則以善繼善述爲稱此其
意可想也嘗卽漢事論之漢之爲漢謚四十年孝
文守之卒以謙讓未遑兢兢當世之務功非加建
法非加立也而卒以大治漢武而後施於孝宣表
章六經宏擴土宇禁網少密制度逾新功加建法
加立矣而議者以爲譏豈守成之主有爲者未足
尚而無爲者顧足多與後之論者又謂孝宣優於
孝文此其意或有指與不然瘡夷之後或宜鎮之
以靜而勢漸於積衰也顧非更化不可與 國家
承平二百餘年矣法明令具禮備樂和 祖宗之
德澤方深 列聖之家法猶在卽朝委裘而天下
治可也乃我 皇上御極以來孜孜求治二三碩
輔務以秉德明恤一當 上心豈所謂法祖至矣
而狃於承平者或可慮與無爲奢矣而一於因循
者或當振與夫率祖本于欽止由舊要于不愆此
詩書聊論也諸生其極言之以爲圖治者獻

史官

問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從來遠矣唐虞以前好
古者稱引墳典丘索之文果皆二史所載乎否與
孔子刪書斷自堯典其不足采也明甚然至其論
史必以闕文爲正丘墳雖怪迂總之不離古文矣
乃孔子刪之者何與唐虞夏商之文紀載者何氏
乃其言非翊聖眞明王道則固不聞也豈禹皐伊
萊之儔卽司紀載與不然孟氏所稱見而知之者
果何指與自孔子作春秋左氏撰傳記其言非不
犂然著也乃亦有不同者何與豈成周之季史失
其官而得於傳聞者或有爽與柱下職藏書御史
掌察紀漢而後太史令世其官官非失史非闕也
唐設使下宋置起居始未嘗不祗肅而卒眞贗相
雜者何與今 上內輔臣議申 祖制而新之左
右備官言動必籍卽唐虞之盛不過矣語稱君舉
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夫今之史後之觀也然
則嘉言懿行如 皇祖之聖政所記者不當紀而
傳之與 廟謨所定有與會典相沿革者不當著

爲令甲與史病文勝辭尚體要乃自古記之矣茲欲仰承　德意舉要删繁令與二典六官竝述將奚道而可諸生請以臆對執事者將藉口焉

風俗

問風俗之變其來尚矣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政非不善也乃其後則流弊滋焉說者以爲聖人爲之梁然與否與將聖人之政始未嘗不斤斤獨治而其後稍陵夷衰微與三后之季一也乃流風遺俗之善必歸于商豈所謂賢聖六七君者作新于上固自有別與晉秉周禮齊尚功利說者以爲周公太公之遺固也乃豐鎬之都周用以延秦用以促邠郿之鼎成康歷世平王衰焉豈地利民風固亦有時而爽與唐之儉魏之褊鄭衛之淫燕趙慷慨吳越禨祥荆楚剽悍斯皆一時習尚使然也說者至今引而稱之豈其俗尚更千年而猶不爽與秦漢而下郡縣寓內而一統之斯其俗不宜地異矣然秦失之暴漢失之懦東京而降遞有所失斯其故必有在也可得而指言之與　國家之初其人淳厚其言爾雅即三代盛時不過矣其在于今乃文盛而實衰言從而行斛豈其俗亦有所流而莫之返與夫秉禮立教使天下同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然則識其機而善反之于誰責而可

重民

問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之重也審矣文吏詠于其說一切務爲因循武吏矯而過之或溺其職甚者嗷嗷毋恩矣酌二者而用之果何術而可與夫民有三有新國之民有平國之民有亂國之民其民殊其所以法之者亦異果一切而可則是忠信者獲罪而吞舟漏網也豈將有補與夫所貴乎重民者重其力耳重其財耳重其情耳是三者國之需也豈能一切于民而無所奪與夫無所奪則國病奪之而罄則民病君子之病民也寧以國易耳古之重民者類如此自周之東七雄爭長聚天下之民日擾擾鋒鏑間而民卒以不咋此豈其民可輕與無亦其所以相恤者有道與方今承平

日久民不知兵家自爲臧好衣媮食非有頭會箕斂之暴也非有發徵期會之勸也非有荷殳揭竿成守踐更之擾也此其所以重民者不啻至矣或終歲不一再役役猶不從有司兢兢繩墨稍一持其敝而更之謗者四起此何以故哉將所以重之者尚未至與語云極重者不可反恐異日者之一旦操權于上而莫知反也則其所以劑輕重之等而善用之者固自有說與夫洪範三德所以用乂也其在今日果孰用而可願各攄其臆以開聵聵

田賦

問體國經野所以爲民也自阡陌開而井田廢民不授田者有之矣願治之主圖治之佐屢欲取而更之如所謂名田限田之類是已乃卒未有成效者何與有田則有租制未嘗不善也其後漸以相謾爲姦矣度田非益寡度人非益耗也而賦愈不足者何與或言井授之制當復矣乃襄鄧多曠土吳越多遊民必將移民而徙業之于地利非習也不然將塹山堙谷以居之于事勢非便也其制終可得復與或言限田之令宜下矣乃中人之產業者數世田非蕪穢賦非逋負也可遽奪而授之他人與遊手遊食之民方以轉移執事爲業欲籍而授之田令其必耕此有釋耒而遁耳其令終可得行與無已則履畝而稅可乎然齊之訪田賦又何不見對于孔子也不然籍在官也田在民也將二十而稅可乎夫兼并之家欲去其籍久矣今將按籍而求之寧詎有愈乎度田之制業已行之數年乃或行或否旋亦報罷是有司之無成勞也然則令民以田自占俾下無隱欺上無持空券以責將何術而可諸生起里閭橫經而至將必有槪于中也其尚質言之無忽

禮樂

問禮樂之爲用急矣說者以爲不可斯須去身是也乃至謂積德百年而後興者果何說與商周之先積功累仁者數世其興禮樂易耳漢唐而下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中其於積德何如也乃亦必有禮樂豈其不待百年而亦可與與信斯言也將

百年之間禮崩樂缺而遂可但已乎夫玉帛以爲禮鍾鼓以爲樂聖人盖嘆之矣乃議禮之家其名聚訟究其所論不過聲容度數之間也後世古樂不作往往吹律以求黃鍾曰黃鍾得而樂正矣此豈有出于玉帛鍾鼓之外者與聖人方欲求諸玉帛鍾鼓之外而晚近世則孜孜于其內豈其所求者同自有說與語云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此其意盖有在也率諸儒之論將無謂其爲亵言與不然禮樂之實舍器數而歸孝弟者又何指也夫古今之變所從來尚矣禮樂果不可以相沿而偲偲焉非古不道夫非曲士乎哉方今禮備樂和盖亦一代之制矣乃諸儒家猶有遺論者何與叔孫氏有言俗儒不通時變甚哉有味乎其言之也諸生明習禮樂之文久矣果有概乎其中負俗極論毋以兩生爲大叔孫爲卑而勦其說也

變禮

問古今之變極矣論治者多稱引古昔考求載籍解在傳說之對高宗也乃荀卿則曰法後王其意豈有所激與將繼治者道同總亂者事異三后之季其法亦有所宜變者與夫井田封建之制尚矣秦一更之而後世至不可復豈所謂法後王者此類是與舜造漆器諫者數十曹乃其後則象箸玉杯矣然卒相沿而不怪者何與臧氏山稅以居蔡也其後庶人以錦繡文土木矣何盛世亦無討與終日危坐禮也後世至不能以瞬息一獻百拜禮也後世一再辭讓猶以爲煩脫屨即席俎豆獻酬孰與几筵爲薦揪七絮羹者之爲便褒衣博帶邪偪若衕孰與襲裘華舄黃金皐比者之爲安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豈古人之智反不逮與將後世之所爲與者固有得有否也夫治諸生家言駿而道之古則若然喜駁而與之商時政考近世則必咈然不悅矣然則因時者果可非而循古者果爲是與世之人多貴耳而賤目此在凡民可耳諸生泛覽載籍上下古今其于當世之務識之蚤矣願討其便而悉言之毋爲叔孫嗤也

兵政

問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盒兵之設也所從來遠矣
軒轅氏以前非傳記所載縉紳者不道其詳靡得
而記云虞有三苗夏有有扈商周革命鬼方玁狁
斯皆所謂帝王之師也其制亦可考而原乎春秋
以逮有以節制稱者有以技擊勝者有以武卒雄
者有以丘甲賦者有以乘廣相犄有以崇卒致師
者斯皆有所長非苟而已也可得而較言之與宋
儒有言無事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
信斯言也宜莫如漢矣然南北二軍卒制諸呂之

變期門羽林孝武用以鞭笞四夷斯皆聚且食於
縣官也迺漢用以振何耶材官報罷東京寖微比
徵諸將兵而表曹之釁起此豈有監于聚且食也
矯焉而反失之者與府兵聚而唐王兵權釋而宋
弱兵之大較亦槩可見矣　國初籍民爲兵戰勝
攻取其制非不善也乃其後則尺籍徒存而勾稽
者四出矣邊備已弛而司農者告匱矣此豈亦聚
且食者之過與無亦法善而行法者過也諸生皆
誦法孔子孔子所慎在戰所備在武願據其所誦

法著于篇毋以未學藉口而可

漕運

問漕渠之設尚矣虞夏以前載在典籍其法九牧
貢金甸服輸粟非一賦也萁術碣石揚沿江淮青
兖由濟漯雍兼陸非一渠也乃今則道淮泗徑濟
汶由河渠直達矣其法果同歟否歟兖當河下流
自夏后氏之智必作治十三載乃克底績此其故
可想矣其在于今則由兖南徙患在徐揚更十餘
年旋決旋塞竟未有成勞也豈疏導者殊術與抑

任人太數責效太速而成功鮮也乃者　主上神
聖斷用輔臣之議專任責成曾弗踰年河用底定
此豈非所謂專一之效與夫慮當世策時務宜無
過漕渠矣謀慮數十年奏功一旦卽玄圭之錫不
勤于此也倘亦有玄符嘿相河伯效靈之自與抑
鑿已事計將然或更有可慮否歟二三年間深計
遠猷之臣或欲沿江海夾碣石或欲省輸粟之半
令貢金或欲多穿漕渠如膠萊之屬至備也乃今
可盡格不行否與抑歲漕有常河涉靡定先事而

預計之者毋啻多方與諸士子明經術習當世之務久矣尚相與極言之以覘有用之學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九

新安方揚思善著　檇李門人馮伯禮校

行狀五首

族父後山公行狀　南署集

後山公者余世父行也諱某字某負山而居因自號曰後山居士云後山公其先周人封于河南則以姓著河南自漢徙丹陽復者丹陽爲漢名族漢後再封于黝黟故丹陽屬邑也至唐之季有方千者詩人也居鑑塘由鑑塘而再徙是爲白雲源白

雲源者歙之東牧也自白雲源而下徙柘源柘源之有方則自處士桂始也由處士下逮或處或遷處者三之遷者五之其遷于羅田者別子也在禮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於是處士浩然者居羅田遂爲羅田之宗矣自後山公上遡處士凡六世五世而至公父某四世而至公大父某皆以受田起家人謂方氏世有隱德蓋不誣云公生而穎異不好弄以閒居孳兒中岐岐如也似爲成人者然常多疾疾而受書鄉先生所也蚤朝吟夕呻所讀輒成

誦誦日千言終不以疾廢聲公之父謂公曰何哉
君所爲佔佔者豈以六尺易兹儻來哉乃卒謝鄉
先生不果從然公之所讀者已數十餘萬言矣上
自義軒蒼頡以來下至當世大之治亂興亡之際
小之醫巫農圃博塞諸書無不時時覽觀通其大
義而其工者乃在醫經始公以疾廢書其究也以
書治疾語云三折肱爲良醫夫非公之謂耶久之
疾良已乃轉而學鼓琴琴者敎之倚歌爲鼓一再
行而反之反之而琴者卒弗若也於是琴師大樂

之曰異哉方生何技之不能而乃以琴見巧乎師
卒謝去然公雖習于音終不以是顯名也乃復爲
賈人遊遊吳越閒吳越之士夫則數數目攝賈人
然至公未嘗不敬禮曰何物賈人乃有博雅好士
如方君者乎爲方君易直爲賈人難耳於是公名
則徧吳越中公性愿慤不忍欺人人亦不忍欺之
久之人以公爲長者可欺矣會某子甲者大猾也
爲窶人狀以嘗公公憐其窶人也盡解橐中裝與
之與之數歲而收責者弗讐一錢也公曰天乎長

者不負人人乃負長者也乎哉乃卒折券已責之
公用是大侵子錢而某子甲者卒無後也四方聞
之多創某子甲而大義公所爲矣率一歲中讐者
半負者半乃貸者輒輻湊歸公而公終不以是薄
施也第令求者十九應者十七公猶然日逆之曰
傷哉貧也吾爲德不終矣其急於振人類如此久
之公老人勸之歸歸不踰年而吳越之人思公而
問遺者不絕也乃復往來駔儈閒大驩吳越人公
體貌纍纍似不勝衣裳而神乃益王日食一蔬脫

粟之飯冠大帛衣大布諸有所芬華不御也與人
言輒煦嫗自盡惟恐傷之及其當大議有所不合
不難以身持之雖艮謂貴胄不能奪之矣公老白
首公父處士尚無恙公身自上食甘旨必嘗衣冠
浣漱公輒自親之雖湔澣紞不以使人也公父蓋
年九十矣卒之日公猶然孺子泣如不欲生或勸
之食飲公食不過一溢飲不盡一卮煢煢如也人
謂公老矣猶能行三年之喪此眞人情所難哉公
晚而喜易數數爲人占如其自占布兆陳繇明天

人分際亹亹數百言不休也聞者愈益嚴公謂公大有風刺云公既以疾故則數讀養生家言養生者善攝蹻導引辟穀以求長生公乃自爲養生言而非其如此既已則一切屏去膏腴攻苦食淡而時以藥物左之諸有疾者非求公也公輒敎以已疾者術疾者試如公言病竟愈蓋歲活者嘗數十百人而公卒亡德色也病者愈益多公公乃竊自喜曰吾生雅不知醫乃疾而知醫吾術不祈長年而卒以年豈非天哉公之謙德下人雖他皆如是人以此益服公爲長者矣歲在丙子公年八十有六以春三月易簀蓋身無疾而終於戲傷哉公生弘治辛亥迄于丙子歷　五聖人之朝國家乂安娶孫氏又偕老也先公卒者八年舉丈夫子四人女子一人孫男七人孫女四人曾孫男六人曾孫女四人公皆拊而字之林林立也伯子某且受書博士充弟子員軒冕非榮列鼎非富緊善人之謂如後山公者可謂善人矣矧其卒也又以考也語云君子曰終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某不佞無能爲公重聊述其梗槩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而志焉

程次公行狀

程次公滋者新安人也字德化別號海瀾程氏之先蓋出重黎其後世始封于周爲程伯休父程之得姓蓋自程侯始也伯休父而後子孫或封或不封散處中國非有爵土無舊史世傳之文其世系不可得而盡明云至晉時有元譚者守新安因家焉新安之有程蓋自太守譚始也自太守而下數傳而至開府公靈洗實以鄉兵破走侯景卒謚忠壯忠壯公有子二十四人皆著新安自是而後新安縣縣皆有程而歙之西略曰拓山者歙輿區也程氏世家焉拓山之有程蓋自宋處士嘉厚始也嘉厚傳十餘世至用祥用祥生和和生有諒有諒生公初公父配孺人曰孫氏舉子一人公伯兄也及賈於曹曹人以女妻公實蘇氏蘇氏乃舉子一人則次公也次公生而頴異不好弄乃翁占知其度也第令治家人生産以嘗公公曰諾爲賈人子固當近市知貴賤耳他尚何敢言然吾聞古有儒

者治六經明天人分際此眞大丈夫所爲故滋願從鄉先生遊矣翁曰不然儒大業也累世不能窮焉吾今若爲之吾不能待若成也次公乃號泣不肯從一日竊出從其兄沔貿篋之山中盡受諸經大義閱三月謝其師歸師自以不及也翁聞而喜曰孺子可敎矣吾聞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子盍往游焉蓋弱冠游成均日講業孫文恪公之門文恪公者東越孫公陞也諸郎斌斌日引程生爲友公乃日引程生徧見諸公當是時淮南李相公新

昌潘太宰並在太史皆引程生爲布衣交以其在文恪公之門而公之雅故推本程生也一時都人士無論識與不識皆嘖嘖稱程生云會某子甲亦在成均舍中某子甲者程氏家人子也竊主貲反持主長短公雖與同舍弗善也一日請執金吾訴之執金吾方爲行捕某子甲亦訴公中車府令以窘公公乃扼腕自奮誓不與豎子俱生會一諫議大夫與其人善也亦善公卒爲居間而媾於是乃大張樂奉卮酒爲壽行酒至公半膝席公不爲禮竟罷酒不敢出聲其嚴如此明日乃詣諫議謝罪諫議始益多公公所居立名義然諾不侵其於勢利澹如也每族中有貧者輒捐金賑之有急輒往救雖難不避會宗人議爲祠祠先太守閒府之屬公輒解橐中裝得千金搆之搆成宗人宜以其分買金償公公弗爲意蓋入者半負者半竟絕口不言功族中有女新寡其家貧甚欲嫁之議定適徐某者爲妾矣公乃怒髮上指家即簡微柰何以一女子辱吾族之名卒不與令其家訟之官奪還

守制公雖諸生然多大略初授上元簿攝行縣事會東南夷薄城下羽書相告日聞公日夜調兵食不勸士卒得無饑渴虜後遁去都城保完則次公之力也後二年奉天殿災有　詔輸荆楚材都下材皆合抱漬淖中率萬人輓之不得出公乃出方略爲機引之牽以巨緪前者唱于後者唱禺而大木起濘淖行矣公居縣明敏喜斷人不敢干以私大猾郭甲寇江中一昔捕至公業已得其情矣其徒乃夜雜衙官入幕中抵公五百斤金爲郭甲請

一等之罪公曰嘻是尚有殺越人於貨而不死者
乎亟叱之槓金者大慚卒逃去明日遂抵甲罪縣
令丞聞之以此益重任公上元故隷京兆治浩穰
公乃徵賦賦久不辦諸小吏率歲易民逃公賦如
逃寇讐公乃爲期約諸逋者來會事公謂諸逋若
何故亡諸逋兒曰非敢亡也罪重恐不勝楚質耳
公愀然曰嗟乎柰何以一逋故棄此喁喁哉疏之
得七十人逋止百金乃皆罷歸曰若等皆去吾爲
若償賦矣乃卒爲輸奉錢萬一縣大安公吏事精
研然負奇節毎休沐則數伏謁公卿間公卿多爲
結内不以簿遇公公事令謹與諸寮信郎諸公善
脫簿猶然磬折夫非逡逡鞠躬若子者與佐上元
五年遷判均州均州故以太嶽名會大中丞行部
至均州登祠太嶽從者千餘人馬千匹官寮百輩
車百輛皆仰給郡中故事中丞檄且至則先爲期
徵會會者數千人干掫戒嚴閲月始解去其費不
貲公曰中丞之禮祠名山也爲此元元徼福也有
如以一檄勞民福于何有乃不先期徵會會者以

旦夕解嚴民力大紓時汪司馬方守襄陽亦任行
中聞之嘆曰程别駕爲民不爲身矣居均州三月
奔喪歸歸踰年而遷慶王司理公卒未之就也公
爲人廉好仁喜施一歲中食客嘗數百人人人各
盡其能務當次公次公性喜飲飲輒數斗毎諸客
至命豎子灑掃庭下治具張縣客西鄉坐次公東
鄉坐客有爲次公擊筑者次公則爲客倚歌羽聲
忼慨一坐盡傾相樂也以爲常次公晚年復師計
然客遊江淮間江淮之人士業已聞次公名矣其
脫身遊者賢人也次公輒出子錢齎貸之或無以
爲家則又爲作室家諸此遊者衆矣大都以次公
忘亡然讐數倍次公絶不忍責一劵也都人士以
此益輻輳歸公終公之身無一錢恃入者語云貪
賈三之廉賈五之第如公所爲曾不能收什一安
問五也公性不喜神迂怪妖之説被服造次非儒
者不苟從可謂有禮矣始寢疾形神猶平生易簀
之夕諸子侍立達旦奄然而逝蓋絶口不言家事
云距生某年月日卒今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一配

余氏先公卒側室李氏吳氏舉丈夫子五人女子
一人長本正亦先卒次本中余出也娶汪氏爲太
學諸生有文名次本符娶余氏次本華娶汪氏俱
李出吳出者曰本固幼未聘女適同邑余時遇孫
女三人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潭先生汪公行狀

先生諱尚寧字廷德別號周潭其先汪氏世居歙
之東鄉竦川里里中聚族居者萬指或程或汪皆
闕右也父昊母胡以正德巳巳生先生里中先生

生而有貴徵也里中人聞之皆賀汪氏有子矣大
父淮肄諸生業不售則奇先生一日先生問大父
今天下有聖人乎大父愀然曰白沙陳先生者當
今[illegible]人也其徒則甘泉湛先生矣先生唯唯即日
[illegible]是爲聖人當是時先生生九年矣邑人唐太史
大奇之乃以几几周公爲命先生聯句先生即應
聲曰翼翼文王心太史曰然他日不徙以章服顯
者必是兒也其明年先生生十歲善屬文里中程
長公者諸程才士也異先生從乃公乞先生爲巳

子故先生爲程氏而同母弟曰德曰宣留侍親從
程氏試有司有司聞其奇童也亟試之先生上下
趨詳口對嚮應無窮者諸曹史竊窺識之咸嘖嘖
驚嘆以爲難而先生自視蔑如也年十四補郡弟
子員是時江方伯民瑛者邑人也長先生一年而
同籍有文名蓋邑人交慕之頃之先生以春秋應
鄉薦舉孝廉第四人明年成進士是歲　肅皇帝
八年也先生時年二十有一矣故事年不滿三十
輒不得給事黃門及執法殿中或有勸之增年者

先生曰不然　上幸用臣臣雖少猶任馳驅竭其
愚忠第令署年以往覬非常歟　主上毋乃詐忠
於臣乃不增年聞者莫不器之一時聞人如楊斛
山羅念菴輩爭爲內交矣時同籍者三百曹須次
都下或論文或稱詩刪乃徵會六博讙譁而浮大
白耳先生悉謝卻之弗與通曰吾以宦學可也當
是時廬陵歐陽子嶺南薛子閩中柯子咸兢兢講
業都下庶幾東越南海復興先生則從之遊曰是
眞吾黨也吾知所稅駕矣蒙泉孫先生者廣而儉

簡而可親先生與之交分廂而處更僕而出怡怡
也居頃之請告歸寧將受室然鄉所稱白沙先生
之徒湛先生者乃宦仕留都下列九卿先生聞之
喜念自其少時用慕聖人者慕先生今不一摳衣
進見後無復有事入者矣於是乃卒禮見之都下
稱其門人歸省程氏父母則私覲其生父母乃成
氏仍蓋周氏云頃之北上授行人司行人由行人陞
司副奉 詔冊封楚國諸侯王使事竣反命闕下
乃乞 恩封程父母報施也久之遷戶部員外郎
遷陞戶部郎中先生職度支出內惟謹不以奇羨
交私尚書梁公大賢之梁公者名材舊都人也簡
重嚴毅居戶部有聲官晉少保而歸都人士至今
稱名公卿者必曰梁公梁公云時 上幸楚諸司
悉用才臣以從先生與在行中爲主計毋 上有
所徵用出入一切倚辦先生先生在行間最爲賢
勞矣然逡逡避匿終不以行日功人以是益多先
生知先生不獨才臣蓋賢者也是役也從事有勤
而暴者掠人衣先生入署則呼從事勞之曰跋履

山川以出入先後予者若也吾今賞若若褚人衣
何也然適足以去矣卒罷遣之居舍中凡幾載諸
驟進者咸以爲淹先生曰固也人臣受命于 君
與天等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其庸可幾乎是時
汪太宰鋐者宗人也而淹先生人謂先生之言信
而有徵矣久之遷知兗州府事先生時年三十二
矣未至人謂先生治劇莫若嚴治馴莫若寬兗劇
郡非嚴不可先生曰不如公言律身莫若嚴信也
乃涖民則以寬耳何劇爲比至郡郡故建國諸侯
王暴横甚有司或以禮匡王王不用甚者陰求有
司長短挾持之有司以故任從臾王有所請寄雖
曲意不敢不與也先生知其然始至郡即詣王門
上謁曰 天子之守臣某來謁王王善飯第令以
府內付相國以境內付有司足公事矣王應曰諾
先生知王易與也而某甲者席王貲王用睚眦諸
長吏於是乃求親暱某甲者數人往說之王善若
若以善導王即得全全旨不者即失全全亡推此
類極言之某甲頓首謝罪曰主臣所不導王爲義

者非夫也由是王視先生有加禮異于他守會郡中無積錢諸侯王歲廩百千往往先期而告急于者以爲憂先生曰不然君依于國也國依于民也民不足矣王與守當分任之安得乘時之詘而獨取贏乎於是有先期告急者戒勿與急者且讙詬王王曰賢守也慎無與爭事蓋行之朞月而人安之府有藏錢矣無何獨山之大盜起勢剽疾若無扂人先生乃出藏錢廩諸嘗擊賊者一鼓平之保境內完諸侯王聞之愈奇慕先生矣時漕渠阻東

郡上聞　天子　天子命守臣從便宜治之先生計日程功不愆于素民不再役而漕者便焉先生治郡務持大體不求小苛諸所以興利救弊宜而教之者一切辨治而先生泊如也若無事事者以故治東郡者須先生尋陞陝西副使備兵潼關始諸復汪氏姓隆所生也關故有斥地萬頃居河壖舊牧地也久之河且徙而斥地者可田諸豪右請田其中田既腴而賦輕爭者起矣先生既按部乃預令田者悉以籍自占而日選能吏度之再閱月而

履成民以不爭西延之間有隙地兩部民交田之田者莫屬先生復按籍爲作爰田民乃大安關故要害令甲爲宿重兵戍之世世勿絕久之勝兵者戍他所諸子弟則置鄉校教之先生至則飭武備尤重文教弟子斌斌向風由副使陞參政分部慶陽增築城七十餘所堡數百餘區務以外扞虜夷內護諸邊吏越幾年陞雲南按察使尋轉右布政使時波石徐公爲左布政使而那鑑以酋長倡亂直持刃刺左布政使殺之欲以盡發諸府庫金而

卒惶急一府中皆相顧錯愕不知所爲以故徐公得遇害頃之救且至那鑑得脫身逃而府中金亦無發也而先生獨盛怒立草疏聞　上請亟發兵征之頃之亂且平乃捐俸錢數千緡賻徐氏孤歸其喪尋轉左布政使諸所以礪身御吏不啻兢兢會黔國公死無適立其弟欲褻其遺孥也而立之於是兩家各行數萬斤金請其事先生悉郤其私伸大義　黔國獲全帑中餘歲萬緡異時以充捆載也　一悉籍其數比藏錢遂從官絕不持一緡也

及秩滿書最率得貤父母封故事先期上最書籍
政府貤乃得請或以告先生先生不可乃不先期
上書而通政府會政府亦望公居久之廼以先生
爲南光祿卿實遷之也居光祿閱月而冢宰有知
先生者請于朝乃以先生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往撫南贛汀漳等地方是時先生年四十七矣而
政府方用事在部中先生董董以禮接之他所爲
兼兩一金不以往遺也於是政府銜先生欲以
中之先是東越王先生亦撫是鎮控湖南踰嶺表
輻輳閩粵之衝蓋屹然重鎮也而王先生者孜孜
講業不以武事先文教其所稱述大都濂溪周子
爲多一時學者爭師事之已而先生來則爲祠祠
兩先生其中而羣諸弟子敎焉時湛先生聞之蓋
沾沾喜也乃爲詩紀其事語在湛先生集中其後
閩人葉春魁者諸閩大猾也僭號稱亂欲以傾動
縣官先生至則廉知其無它迫饑寒出非意郡兒
相恫愒耳乃爲授方略擒渠魁誅之諸脅從者遣
去遂寢勿問或言寇且平定以聞 上上必有以
重報公先生曰不然春魁豎子耳所以稱王者欲
以爲聲賴 主上明聖諸君用命先其未集平之
猶寵上騷除何功之與有於是遂置不以聞久之
彗星見西方上惡之時執政方深念欲以譬上心
猥云以諸大臣爲解上卽喜有 詔條諸大臣以
下不職者以名聞會執政有所嗛者大宰也遂去
之太宰素善先生維執政亦嗛先生也併去之於
是先生歸矣故御史大夫歸諸縣道悉持贐鏹以
獻先生悉置不受曰吾以充吾橾也歸而生父母
尚無恙先生展覲畢則怡然以喜曰壯而事 主
長而從親于臣子分足矣他尚何求一歲中居子
舍者十七居外舍者十三其居外舍也從諸弟子
講業閭則過從賢士大夫庶幾洙泗之間誾誾如
也如將見之者聞人善唯恐不及亟稱述之人或
以不善聞則曰恐不如公所言者咋舌自退以
故人人願事先生先生身不滿六尺如不勝衣白
皙少須眉而美盼視瞻端詳徐而聽其言卽切切
如也偲偲如也而和與人交雖盛怒聲無惡容無

厲墨墨如也人莫能窥者然事有不可或見對先生即先生勿言人知其意非適也立自責若無所容矣晚年一意問學優游新安宛陵刪務以獎進人才闡明斯道爲已任諸公卿大人知先生者交薦之朝或有強起之者先生則爲好語謝之曰老親尚在寧未敢以事人也頃之父母沒持喪過哀服既除益絶口當世事或有薦者復以好辭之如初每郡中有大役或興革諸守令必咨先生先生輒爲盡言不以謝事自諱其汲汲生人欲以利之類如此他所爲細行更僕未悉然聞先生名不問可知爲君子儒也或見之先生遽見之即先生無所言學者無所請事望其容可知其爲有道丈人也一時學士若鄒文莊公則師之如湛先生若蔣道林錢緒山周都峰則兄事之他如貢受軒沈古林梅宛溪諸君子列在鴈行矣所至爲會會必交其賢者其不賢者或竊聽之亦赧然汗下知先生非庸人也諸與人言者及訓子若弟子多名言具在家集中總之不離東越南海之學溯而上之由

考亭達于孔孟醇如也先生初所受室者周氏周氏卒繼室以畢氏畢氏復卒最後娶昌溪吳氏先吳氏所舉子無存者乃後季弟之子自治撫鞠之及自治長且成而吳氏始舉子一人曰自涵諸所爲撫鞠自涵一與自治等弗異也先生所著有周灃集質貿錄日錄及四書晚抄事物圖說諸書所督修有新安諸志所置有義田以給宗人有義學以訓子弟有和積倉以輸公賦有山課種樹以繕三氏子姓其他鄉人貧者賑之有闕者居間講之或以誣被逮縣官則陰爲白縣官出之而陽謝不知也會自涵冠且娶先生一酌古禮行之曰禮時爲大吾其從時娶閱月而先生病諸子請見諸醫先生不許曰吾向者病也誡勿食二日愈吾茲亦然安用藥諸子持案具食以請先生復不可則勿食五日而終蓋　今上六年戊寅九月二十五日也屬纊之夕神益完命益不亂曰乾知大始大始者純乾也吾茲驗矣他所以屬其子者悉置勿談蓋其正也間歲彗星復見其占爲大臣當越明年

江方伯先二月卒先生繼卒倘所謂天道信不爽也非耶方伯享年七十有一先生享年七十昊天不弔奪鄉人兩先生嗚呼傷哉先生子二人長即自治太學生娶嚴鎮孫太學繼麟氏女是爲大理正忠顯公孫次即自涵太學生娶歙城江文學自溢女女一許里中程太學世準氏子孫男四長仁祁聘嚴鎮阮太學尚禮氏女仲仁祥未聘叔仁裕聘宣城弟子員王有塈氏女季仁穀未聘孫女二長許徐村徐栢芳氏次子次許磻溪方一元氏次子不佞辱知先生第愧不足以發揮萬一姑述所聞如左俟秉筆者採焉

李將軍行狀

李將軍錫者通州人也其先高王父成從 太祖起濠上有功授千夫長備禦山東之沂州成生順順生琛皆世其官琛生瀚章則將軍父也瀚章以法當調而沒則調將軍於是將軍始以千夫長衛新安挈家自沂州遷焉新安保界山谷四塞以爲固將軍從東北來踰領入郡中道爲險絕矣猶自

負其母孫從㕓中度曰夫人無恐吾從枕席過母矣一時聞者莫不壯之而將軍始授兵輒調調輒江以南也衣一褐脫粟之飯俛居幕府旁徒四壁無若湫隘囂塵者何而將軍意豁如也善騎射射輒中命居常落落不求聞知然性喜客客至無以供具將軍輒爲解衣母夫人脫簪珥佐之務以當客客去即饘粥不給朝夕將軍猶然自喜矣客有程生應龍者過將軍將軍屢謝不能厳事客客以故願交將軍知將軍非常人也頃之客有所北面者唐公唐公者故毗陵太史也微服過客客稱將軍則微服過將軍將軍雅重客適爲太史布南向坐師事之及守令微太史欲候之謝客歸矣由是諸守令始知將軍將軍名由此起久之東南夷淳吳越吳越之間騷然發動矣會總督者楊公識將軍則召將軍吳下從叅將某討賊青村當是時倭夷已破東園堡勢張甚叅將之諜至則聞倭夷已保東園大畏之去東園十里而軍於是將軍曰安有圍賊而相距十里者乎乃獨率其所部五十人

為先鋒將軍既前顧謂所部若姑待我乃擐重甲躍黃馬遶堡外致師賊一人從上射之甲堅不入因招五十人曰賊無鳥銃易與耳宜來乃皆近堡射賊斃賊二人其一人伏者未射也乃以長矛刺其袪伏怒且起方投石將軍一矢中賊賊應弦倒於是叅將兵見謂徒手可以取賊矣且前且譟人無闘志賊突圍出殺官兵數十人而西而陳萬戶至將軍念萬戶不能西乃請其服矢自益率所部自馳賊賊且戰且却俄分左右翼迎將軍左乃陷淖澤中右旗亂將軍乃分其兵半當左翼而自引輕騎擊賊右偏大破之會唐公起毗陵視師淮上檄將軍爲中將兵將軍引兵偵賊至廟灣賊且至將軍策馬登橋從橋上射賊賊不得渡則壁岈上當我師我師以將軍故不能退射抵暮賊遁乃還時唐公夕則謂將軍吾召子三子三拒我然卒無害者何將軍曰固也我進則賊渡彼銳我歸害滋甚矣不如乘其未濟引之譬諸憑山而陳險在我矣是安能柰我何吾所以乘橋者不徒勇也於是

唐公益重將軍時大司馬李公方提督淮上諸將兵則業已重將軍矣其明年上諸將拒賊功擢將軍指揮僉事把總大河口無何賊從海上來將登岈壁見將軍部伍輒逃去見俾如此俄遇賊中途勢張甚衆武以爲憂將軍曰兩軍對合衆寡不能分志有之師克在勇不在衆也麾兵而進大戰不能休日且入將軍計曰賊衆矣可以奇取未可以正勝也明日壁潮溝選致師者十人從溝外挑之箕踞袒裸賊以爲誘師也竟不敢逼去之比日中賊有乘船泊七星港者將軍曰兩敵如不相聞也聞且合我將不支乃戒致師者勿動而自以壁兵鼓而西西賊遂遁於是將軍曰賊有懼心俱遁矣乃乘夜馳其東賊賊果奔斬首六級而歸後頃之賊復至斬首十六級賊始大創而奔名震江淮矣頃之以叅將分守揚州遷狼山副總兵會某子甲私煮鹽聚徒史家庄謀爲亂總督馬公則屬將軍將軍曰以錫之不肖得藉中丞之威乘其未發襲之可無戰而降也乃先爲檄招之賊猶豫未決會

有巫能爲鬼言者將軍遣往說之巫曰衛聖言耳將軍謂巫衛言何害第令毋聽神語斷頭矣巫卒如將軍指說賊賊果降將軍擇其精悍者百餘曹籍士伍中餘悉遣歸農境内安矣又明年以都督僉事鎮守福建當此時賊酋首一本者故市豪也擁衆海上闌入閩廣爲奸諸道兵望風奔潰有詔兩省重臣會討之先是大將軍戚繼光禦倭海上屢立戰功則設水兵分五寨屯海上法至善也當事者欲倚五寨爲安曰以此禦夷亦以此禦賊蔑不濟矣將軍不從當事者進將軍而問故將軍曰倭者外夷志在内侵酋者内寇重在外保内侵者利其刀劍外保者固其檣維故此五寨者以禦倭則從矣而禦寇恐其衄也於是主者別遣遊擊不用將軍頃之遊擊兵敗主者始謝將軍曰不用將軍言以至于此乃一切任將軍將軍乃爲造戰艦備火器修甲胄戒期誓師而酋一本之屬道乾實驍卒將軍乃遣使媾道乾道乾受命則下令曰賊轉戰連勝其鋒不可當吾斂舟據狹中賊不得戰則必舍舟而徒吾從野戰犄之然後可以水兵角也諸兵受命而趨賊果登陸初敗之於竹林再敗之於鹽埕井州賊既失利乃乘舟抵銅山我師不虞賊至有懼色將軍立斬逡巡者五人徇于軍將士股栗則殊死戰大敗賊賊潛走柘林將軍乃分部舟師追出海榜人跽請曰是日支干某則害于師請無出將軍曰然彼不虞我進故也遂進舟賊大敗無復紀律退保蓮澳是日也將軍疏屬者李月實在行間月有所白事詣將軍將軍厲聲曰吾以爾爲衝鋒爾見敵怯耶何事白也月感奮登舟攻沉賊一艘賊遂敗厥明大戰從辰至酉賊又敗會颶風且作將軍折梶毀檣將軍仰天呼曰錫不佞無能爲社稷役誓不與賊俱生今賊未滅也而錫先死此者何入暮隱隱雙炬導舟前風亦旋息旦日起視則赤蛇長亘舟繞舟前後如負舟然非將軍忠誠格天宜不及此神矣神矣他時將軍斥海壖建廟祠之隆報祀也賊既屢敗知閩軍難犯乃引兵西頃之火發舟中賊亂官兵前後游之遂擒

一本海上悉平初將軍治兵閩中倭夷嘗一再犯皆報全捷及彭湖南倡亂泉東將軍爲一出師聞聲瓦解矣閩當殘破之後出入六年地方寧謐將軍之力也頃之即軍中授大將軍印移鎮廣西廣西傳患府江兩岸三峒諸猺獞惡爲甚將軍盡護諸道兵往討之始攻古西岩口斬首虜二百餘次至高天巢地極險隘官兵至則仰攻之矢石雨下人人憚于先登將軍乃縣購先登者人十金夜就寢泗城兵潜薄登巢殺守者呼聲震天賊惶遽不知所爲諸道兵繼之人人無不一當百乃盡斬虜諸酋數百人他所過諸巢無不底定俘獲四千有奇蓋三閱月功成府江平矣已思懷遠當事者慮財詘欲一切從便宜撫之將軍曰不然懷洛諸猺根盤棋布譬之室中之寇固垣崇墉即欲招之有跳梁自若耳故爲今之計莫若厚集其勢而破其巢勢不厚集而欲破巢自古及今未之聞也當事者業已重費則持兩端曰撫之易恩勦之難濟勦之不足撫之有餘故策懷遠者撫之便將軍曰不然有其勦之故敵可懾也有其撫之故敵可從也乃今先未勦而撫之負固謂何耳故策懷遠者勦之便由是當事者莫難將軍從將軍計是歲十有二月進兵克板江以下八寨爲巢百五十餘斬獲渠惡三十有五人馘俘萬計其明年春克洛斗以下諸巢斬獲首惡七十三人馘俘萬計諸脅從者悉以便宜撫之如將軍策當事者始益交重將軍無何寇起羅旁虔劉我民人遏略我商旅脅虜我臣妾叛逆我王章蓋四方之多罪逋逃淵藪聚之矣時太司農殷公者郡人也提兵廣東西蕩平諸寇聞將軍名藉甚數奇將軍比及代則屬將軍凌公他日所必釋憾于羅旁者必將軍也及凌公有事羅旁悉從將軍計策乃先後誘降諸猺若干人爲鄉導披草萊川林木進攻賊巢凡五百餘斬獲數萬諸降猺內不自安將軍曰百年之寇一朝而滅之長此安窮矣乃召諸猺謂曰若親戚子女有爲士卒俘者乎第往自取之皆頓首謝曰有之如將軍教乃先戒諸軍士諸猺至者悉掩殺之諸

徑果纍纍入行間軍士從須取之無得脫者語稱除惡務本如去草然芟夷蘊崇之不遺餘力獨將軍能耳距始征迄班師凡五月師未至會城將軍道病抵幕府踰月病增劇無何卒幕府中是歲夏六月九日也先將軍未卒時主者上羅旁功狀加將軍榮祿大夫柱國實授都督同知子孫世襲都指揮使別除一子百戶世其官他所賜金以兩計者若干錦綺以端計者若干皆異數也將軍起弱冠則調新安跋履山川負母趣險可謂壯士及其單路籃縷不擇地而安之廢夕餐以共客不斷多間可謂善藏其用者乎西而程生北面太史名聞江淮推轂閫外即將軍豈不稱才乃其剧薦周爰于士大夫者豈尠也當大農提兵兩廣間將軍在事喋血乘勝日聞矣大農雅重程生迺程生為將軍客一時諸公聞之愈益慕程生而賢將軍人言將軍面赭豐下美須髯平居沉毅寡言及其料敵制奇畢舉羣策雖自謂嫺兵不能過之矣起具越歷閩廣大小凡百餘戰皆身親之未嘗一經敗衂戰將以勇大將以略將軍兼具是耶將軍字某號某娶某氏舉子五丈夫距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五十有幾云

九池方先生行狀

先生諱大治字在宥別號九池子宗人也其先唐徙歙世而居聯墅為聯墅里人又數世徙巖鎮里居之遂為巖鎮里人里人以方氏者十家而四先生之先乃唐從子祖在唐曰雄飛者稱詩也而先生之祖務實雄飛諸弟蓋同系云始居聯墅里者曰珙公居巖鎮者曰關住公關住公而上或遷或不世次具在家乘中關住生積師積師生永祖永祖生宗安宗安生富禎則先生王父也王父喜客以喜客問舉子鑾雅不好弄而讀藏書遂以好古聞里中慕方氏父子興甚也於是乎稱王父者曰雪舫公稱其子者曰石谿公云石谿公以正德丁丑十月十一日舉先生時雪舫公亦舉子釜先生生而岐嶷自其結髮受書已綦然成人矣顧弱甚如不勝衣父母念之不置若第當戶歲賦不三百

厚足公事矣卽佔佔治諸生言者何爲先生應聲
曰然大人有臧書不能讀非夫也兒將以經代食
無問家人産矣於是父母竊喜卒許而儒甫弱冠
以經義首諸生從諸生試澤宮再試再詘先生矯
焉自負初不以屑意也然先生之名藉藉都人士
矣都人士愈益交先生雖如其在父若大父時先
生旣詘于時而名藉甚然至其居子舍出入里門
逡逡如也若無他長者人以是高先生行願交先
生礽先生之大父之少子釜亦爲儒弟畜先生先
生以其諸父也嚴事之頃之先生有季弟法者石
谿少子也抱而才然不爲儒而任俠以稱詩聞里
中其所爲書皆中古文書法人謂方氏子信多才
庶幾雲間二陸竹林諸阮之儔與無論濯濯等名
卽操行過之矣當是時里中有潘惟和氏方定之
氏邑中有江民璞氏王仲房氏業已薄諸生言而
道古間者稱詩相和睥睨一時然皆相視先生而
爲莫逆遊諸邑人相慕效者弗與也久之先生
居父喪哀毀如禮事母黃及大母吳皆恂恂孝謹

各盡其驩黃孺人治家嚴先生賴之諸米鹽靡密
一切倚辦孺人及其飲啖宴息頤指所承非先生
卽孺人亦不適也大母吳有弟子溥而孤甚愛之
及大母亡喪大母如母而撫其弟子孤卽手足戚
不啻也服旣除治書下帷而攻苦久之頭岑岑也
旦夕莫能仰視者先生曰固也第令兩豎子夾持
之而吾以手支頷猶然不廢呻吟矣乃以諸生遊
太學卒業舍中後頃之就澤宮試者三卒不售會
母孺人黃氏沒哀毀如初當是時也先生年四十
有五矣往江民璞方定之潘惟和俱宦達而王仲
房亦謝諸生於是先生曰業卒矣而遊不遂夫非
命也乎哉彼宦達而縣車吾倦遊而裹足其于自
適等耳會伯子士極試有司補郡弟子員先生曰
可矣若善爲游吾老乃葺別業爲漱芳園悉按署
而翁所藏書徙居之日夕程書觀焉間乃周游吳
會稅駕眞州所至輒多吟咏語在三山江上諸集
中一時通人逸士如朱耆父蔣氏二仲輩蓋爭相
慕也先生性恬淡不御芬華家故厚藏先生澹然

處之不問刀布初大父所與季子釜者孽出也而
先生爲冢孫乃三分其產而二授先生一授季子
先生義不可則爭之彊於是中分之後頃之叔氏
釜宦游亡其貲先生時時奉甘毳事叔氏母如其
大母及叔氏里居先生嚴事勿怠迄白首無閒言
季弟法受室程氏而客死時年十八矣其明年程
氏婦死節語在樵乘中女兄適江氏子堦而亡後
先生念姊寡卒爲經理其家歲時省封樹修餽祀
不鈌夫弟婦以死顯名而女兄抱節江氏以老者

徙以有先生也始受室鄭清歸舉一女而卒繼室
以程氏程氏者海陽博士程周祜女程氏賢婦先
生悉以家秉任之程氏拊鄭氏女而擇壻得吳修
武理中子銳嫁之修武故廉吏諸子董董受清白
貽先生乃解橐中金業之家用不削生平周窮賑
乏雖疏屬不遺有爲先生私者寠人也先生輒捐
數百金濟之人無知者其它好仁喜施皆此類也
性喜古文書瀍工篆隸及漢小印尤精繪事蓋老
而不衰故與朱子价黃淳父許元復周公瑕及文

待詔之二子游夫當世爾雅之士或以篆隸或以
繪畫或以書法猶之以一技顯名具于何有乃今
先生兼而有之譬之輿人爲輿一器而衆工聚斯
爲已難矣晚年抱疾自守一切罷客獨時時從里
中諸鄭游尋舊好也里人有言先生以博自肆以
約守之以儉居室用禮持之居家庭訢訢然里中
有議侃侃然假令及門而遊洙泗夫非文行俱者
耶聞歲踣于道得良醫而愈其居室也猶然聞諷
誦聲越明年正襟危坐取詩几上而逝蓋　今上

六年戊寅歲也距生之年歷春秋六十二矣鄉人
弔者莫不盡哀某子申素有慽於先生及其喪也
與於弔賓而出涕人謂先生長者也德及於怨矣
先生所著詩文及書法人間多有之故不載載其
軼事子三人長即郡諸生士極娶里中鄭公桓女
次士模娶鄭太學銑女次士枝娶程光祿照女女
二長即吳修武介婦次適汪尚脩叔子泮孫男四
人胤焜聘孫文桱女胤焞聘汪康女胤烜聘黃民
安女胤爋聘吳太學時堯女孫女四人長適吳太

學學埈伯子士鐸次許聘程象伋伯子如崑次許
聘吳鴻臚輿季子一言共一未字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十

新安方揚思善著　檇李門人吳邦俊校

傳二首

徐松鄭處士傳　　南州集

徐松處士者新安人也姓鄭氏名孔曼字子長鄭故名家自其先世已多聞人至　國初有鄭忠者强學好詞以有司辟充郡文學官四傳而至庸齋先生先生故長者居一室服御蕭然曰吾言庸言行庸行固當以庸名齋矣先生舉子一即子長子長幼有大志不好弄受論語孝經鄉先生所皆通大誼一旦弃去曰吾如是足矣終不效鄉里小兒沾沾呻嗶令流輩豎儒我也於是日從鄉先生長者游鄉先生長者或稱詩唯子長亦稱詩詩不求工要以曼衍大倪庶幾哉康衢擊壤之流于是子長之詩鳴里中矣當是時里中子弟多貲家日事生產作業侈箇溢左而庸齋君方病視諸所齋貸平持空劵不收庸齋君乃嘆曰烏有子如吾兒而長貧困者乎子長聞之起自責也秋芟於閭劍及

于楹車布于里門之外已乃從伯兄受什一踰異
蹈楚適梁與宋居賤者鬻貴者諸奇羨不至十三
率弃弗售曰非吾財也子長歲數歸歸則抵廓齋
君千金廓齋君曰烏有子如吾兒而長貧困者乎
彼里中兒非能徒豪舉耳盍書而後可知也然子
長雖少年所交皆其大父行梁楚之名士也性喜
飲酒適賓客客至行酒已輒歌歌數闋一座為傾
客字主人曰誰謂子長狂生子長雖遊于酒人乎
終長者也及子長壯諸公無所暬過聲聞梁楚之

間一日子長嘆曰人苦不自足吾業已操先人之
贏歲出歲歸千金遊道廣矣吾終不以游故遂荒
先人敝廬乃歸營故居將為菟裘老焉已復自念
身吾委蛻也天地吾蘧廬也大丈夫直為方外遊
耳土于何有于是復去新安徙金陵金陵者舊京
也鍾阜石城三山二水之勝在焉衣冠之所遊賓
客舟車之所奏夫非父母之邦乎哉彼跬步不踰
里門淺之乎涉世矣金陵中諸公爭慕子長籍甚
即婦人孺子莫不習子長名盍子長三徙三致貲

豪長者之遊居常慕誼如渴愛人若字士以緩急
來請已事赴之有鬪輒為居間而解士以故亟多
子長子長病且死誡其子曰毋桐於逸毋䩄於爭
毋得罪於賢豪長者歸養吾母若而母吾瞑矣吾
百歲後無忘新安而歸識我先人之兆哉處士卒
家子其將其季其扶櫬歸葬新安從治命也方叔
子曰語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不數也新安山
水多奇則自昔記之矣諸鄭之先其顯者載在郡
乘勿論論其軼行以處士之誼藉令在事夫非董

董者與徒以三徙成名壽不渝中人而卒客死命
也夫然處士不數窮即名不載四方新安信多奇
士得處士而益彰者乎詩歌舍命禮云丘首處士
兼之矣

黃贈君傳

黃贈君賜章者休寧人也字廷錫以子貴贈知縣
文林郎又明年　今上覃恩加贈南京工部主事
承德郎贈君之先有諱積者晉新安太守也守有
民譽卒官因家焉是為黃墩黃氏四遷而居休寧

之溪口故溪口之黃總之太守積後也守積而下凡若干世矣或顯或隱語具黃氏家乘中王父復辭儒于財至父禮業削矣削而後贍君生也生數年禮府君捐館舍于是贍君曰嗟乎宴安鴆毒烏可懷也舊德未食烏可弃也吾將下桐廬遊浙江修先人之業息之倘庶幾乎柰何以一隅坐斃也于是卒辭其母程孺人遊錢塘爲小賈贍君之爲賈也寧知毋鬪寧將毋爭頃之賈大息家用益饒乃請命程孺人娶室符氏符氏者賢婦也始歸贍君共謹有禮日念姑所以起居者狀恨不克親迎姑惟贍君亦念程孺人也乃卜築錢塘迎程孺人老焉久之生產日盛諸所以爲祭養具者廢一于休廢一于杭各按部不遷也而禮府君尚未葬于是贍君曰嗟乎生不逮養徃無及矣喪弗克舉生何爲矣且夫休者吾土也歌斯哭斯先人之世澤存焉吾柰何徼一時之利而弃父母之邦乎乃從形家卜休之水伯墟而封焉志不忘也無何程孺人復即世則扶服歸葬其墟之旁歲時伏臘走墓下奠一巵悽然風木悲矣因自署楓林處士云舉丈夫子四人皆習爲儒無更賈者邑人相矜以久賈衣大布而比素封是安用諸生語而稱之大冠若箕飲啖之謂何何以爲討之便也贍君曰嗟乎狙而衣之恥無教也豕而交之恥無禮也無教無禮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乃身自爲賈如故而束脩加璧日佐諸子師事爲儒者于是伯子尚邑以武經教授諸徽侯子弟仲子金邑舉進士爲尚書禮部郎叔子季子斌斌克博士弟子員他日所以亢宗者未艾也鄉人無論識與不識咸多贍君曰賢哉贍君央㚟蚤矣黃氏世有舊德食其舊而新之意在斯乎吾聞贍君雖遊賈人然能通黃老佛子諸書平居蔬食布衣日事神明惟謹非他賓客過從不爲市肥擊鮮見有市會若魚者輒買縱之曰吾不忍其齒机箓也嘗居粟穀節駔會爲康賈頃之歲大祲穀賈踊貴贍君輒出數千斛貰貸之已復糾米囊爲貧人衣活者萬計他日或嘗京布授染人染人盜質其布也贍君贖出之再質再贖染

人懼而逃終勿罪也某子甲誣訟贈君贈君謝曰甲訟固當弗與校俄甲病且死貽君躬視湯藥紀其喪其所爲長者行類如此龍泉博士某坐逮抵杭時天寒甚博士行積雪且僵贈君問知其博士也急解推救之已復力調護還博士官然終不受博士謝也昆弟子絕無後家多遺財諸宗人掎其嫠也蔡取之君置勿問世父沒無後徒贖于禮耳當後者叔子中色也卒後之符氏外家孤貧諸所以奉事者與子姪埒此其獨行負俗大彰明較著者也其他細行稱其爲人不具述公生享年七十有二諸子起逢掖諸孫振之貴盛矣厝于杭歸葬于休從治命也始繕部君爲晉江而貽君卒卒後踰年始以德興最贈貽君由德興入守司空凡再命榮矣榮矣方叔子曰予交繕部君悛悛儒者也雖自謂鄙諄私心鄉往之矣乃今聞繕部爲言其先贈君則所從來者遠哉貽君不爲儒徒治黃老言耳間者誦佛子書予觀其所爲放禽若魚食淡而分甘誠然其子次公卒以儒術顯豈皆里其華

者耶世言儒者則絀二氏二氏亦絀儒者此何以稱焉

碑二首

水衡郭君榷政碑 代王中丞

南畧集

予不佞少而學道壯而斬行之曾未當爲分一也乃中年概然興懷跡休乎山樊者二十年所矣子言之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某之稱斯言久矣而竊竊然愧之屛居十三旅居十七庶幾曰通邑大都有長人者能稱斯言而布之政乎吾將亟見之亡寧有隱君子者處而其俗有化之者乎吾將亟問之頃過蕪蕪故水衡分部地也鄉人爲予言水衡榷利事予未之應頃之談耳目所睹記以水衡至者十餘曹然其言也有得有否予未之盡可也于是鄉人乃爲予言水衡郭君之爲人也靜而正坦而淵博雅而不爲容溫而有直體吶吶乎其似媿乎滲乎其不可測也意其中有概而不舍者夫何言之許而有味也詩其人有深相德者耶何去之久而言若是夫靜而正者嗜欲

辟也坦而淵者人我宜也博雅而不爲容者詎不
在博也溫而有直體者直其性也吶乎其似媿者
名實弁也滲而不可測者冷然遠於世也之人也
之德也所謂學道而進者非耶微諸君言吾將亟
見之矣比入鄱郡君復有事陵巖已乃分部眞州
其所爲道商筭緡一切辦治視分部無中不啻云
予於是乃嘆曰道之難言也久矣乃諸生家則亹
亹乎言之談何易哉夫道也者性也性也者天也
天也者神也神之爲言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無
爲而無不爲者也夫無不爲者可以治無爲者可
以運治矣凡鄉人之稱郭君者既不一而足乎哉
乃鄉人服其治君子服其運治則既有別矣夫治
者迹也運治者所以迹也彼署無即無治移署眞
州即無州治者皆君之迹也然則鄉之人且焉蹤
而稱之又況交君而得其所以迹者乎吾聞學於
郭君者衆矣虛而往實而歸者有焉進亦旅退亦
旅者有焉夫不察其所以而猥云學道甚矣夫談
言之易也鄉人請予言碑之碑之所以志愛也郭
君之愛稔矣猶愛之迹而曰夫郭君也乎哉不
請以道頌無問迹矣

表忠祠碑銘 擬作

高皇帝在宥天下操下廩廩一不當輒施之第任
職居官即沾沾著尺寸功無不采錄以故人人自
效不顧其私士君子起章縫爭自濯爲名高至一
切刀筆與臺得任爲吏往往著忠孝節與士人埒
建文君襲位歷當世而師古　文皇帝秉誼靖之
光復鴻烈一時與難諸臣靡不決筴以死或曰商
周革命步玉改矣天下背夷齊之死猶或非之乃今
舉正歸餘國不易姓在昔微衍姬武非與則諸臣
死者何也君子曰非然也人臣以君爲天烈女以
夫爲天天一而已媒妁先之宗廟命之禮既成矣
姣夬夫強委禽焉即時女不踰國而隕身姣何爲
也諸臣之死死其天耳乃若迹往事居耦居無猜
一廢一興何常之有兆由熊之扇也求婦者豈暇
顧哉嗟嗟諸臣或死事先或死事後禦者死郊守
者死宮不屈者死圜扉或死無遺噍或死無完膚

或死而潛其名氏里居盍余覽鏡戢籍諮爰舊聞
諸死義者布寓縣矣乃舊京則烝烝焉稱盛何居
舊京我 國家豐鎬也 皇祖之首畬在焉與時
長養作成家喻戶習乃其流風遺響則至于今不
衰盛可知已初 文皇以師至諸臣用命逆之若
敵國然彼一時也生也爲敵死也爲懟豈不爾聲
抗顔哉乃其中則無他腸第爲其主用職耳 文
皇不屑恣睢小詬輒往往優容之其卒柄事大臣
過爲王計與敵敵與懟懟株連毛舉不遺餘力治
之非 文皇帝意矣會方孝孺氏逮且至 文皇
帝勞之曰先生何苦巳練子寧死某子甲掎其鄉
人欲上變告 文皇帝輒怒曰子寧尚在固當用
之於鄉人何有大哉王言此豈有意誅夷之耶由
斯以談諸臣非懟欲得其死所耳 文皇非忍諸
臣殆以完節畀之[illegible]而事夫非社稷之役
乎哉 列聖相承諸在係者出之謫者還之一時
任事諸臣往往宣 上恩惠微其藏書訪其餘裔
忠誼之在人心死且不朽盍可見如此矣今 上
御極一二藎臣輔之首下 明詔表錄與時死事
諸臣命之建祠命之致祭 簡書具在煌煌乎烈
哉可以揚 聖祖之休可以光 文皇之德矣臣
某舊守京兆職在承宣於是乃卽衢所衷述得死
事留都者凡若干人奉 明詔拓地搆祠祠之祠
在冶城之東爲門爲楹爲堂爲寢言言如也森森
如也足以妥神扁曰表忠遵德意也歲時聚衣冠
陳俎豆登降祼將斌斌乎四方於此乎觀禮焉君
子謂是役也可以明制可以茂庸可以惇典可以
訓忠衆美具祭統成矣非際 昌辰應 明德其
孰能于之臣是以慶其會也則爲之揚扢其事而
勒之銘銘曰赫赫 皇祖長養作成忠義用章簡
在帝心俾輔後嗣綱紀四方王師靖難諸臣决奬
溝壑無忘湯武扶義厥有夷齊比迹隨光先民有
死死非其所百歲猶殤桓桓舊京烈烈忠魂千載
流芳思皇 丕后纘乃令緒遠邇成康褒表忠誼
以觀來者 簡書煌煌小臣受命鳩工程物廼搆
廼堂僾爾籩豆以時肹蠁珮玉鳴鏘爾靈不昧與

長江鍾阜永作金湯凡我有官悉行行止盡惟忠
艮

誌銘六首

仲兄子仲壙誌銘

於乎仲兄生五十年矣而卒客死豈非命也夫仲兄諱康字子仲父爾母鄭余再從世父母也大父邦彥大母汪爲余從王父母而余曾王父尚明府君之冢子也曾王父舉子二人自其冢子再傳而至子仲子仲之伯兄曰忠先子仲十年卒余既哭之哀而撫其孤曾不浹歲之辰而再哭兄昆仲嗟嗟天乎命也其信然哉仲兄生而不慧頹然其形吃然其爲言也先生授之書已不能書或教之握筭已又不能握筭則從其家人子田久之見謂不能田也而之宛陵山中都養從子父歲釀千瓩着犢鼻褌當壚欣然意得也父字子仲若此者可謂能矣子仲曰能於是陳椽宛陵山中積十餘歲不再三歸而父母命之食食也命之坐坐也盆頹然吃然爾既壯宜有室父母欲授之室子仲吃然曰有室舍矣無柰兒女子攣人者何吾不願受此也年四十世父母相繼沒子仲猶能行哭持其喪服既除則吃然向人耳語曰所不受室者以自適也如彼親何乃受室江淮間而忘其姓握粟出卜卜人曰吉於是乃不告廟而以爲妾也舉一女女不見省而啼子仲謂人曰焉有啼其子不慈而可爲母者遂出之終身不娶或勸之娶曰吾向者舉子男也則以爲嗣女也則兄之季子可吾柰何以其孱年復令兒女子攣人也當是時仲兄年四十二余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出守弘農又四年入司農署仲兄謂人曰吾弟宦學有文名吾安用此頹然者也乃修孝睦恭敬之行乃整衣冠接賓客遂遂士人人謂子仲蚤以質勝中年文之庶幾先進禮樂之倫與其神雖王其形羸矣家大夫一日命駕抵其居曰盍歸乎來母謂他人父也子仲始願不及曰吾病且愈吾來及余以書請之如大夫言子仲則悔其歸之晚也促治裝歸而病不起矣距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年僅五十爾可悼也

夫卒之日宗人其爲治其喪葬兗陵山中而計始至唶夫夫夫始舉遂有事天地四方兗陵非仲所有事也乎哉仲順可矣遂志其隊道之石而爲之銘銘曰爾貌不颺性有恒兮爾才不慧識其眞兮爾生新安坳兗陵兮魂無不之魄可憑兮嗚謂爾天壽中人兮兄子爲子嗣嘗蒸兮求爾原隰娓未能兮誌爾墓石永無崩兮

水部程先生孺人方氏孫氏合葬墓誌銘

盆水部程先生之卒也在　肅皇帝之十有五年其葬也在　莊皇帝之元年方其未葬也毗陵唐太史公已豫爲之志其墓矣當是時安人方氏先水部卒者五年矣嗣子某卜合葬不吉於是則謀改卜之改卜之而又不吉也則繼孺人者孫氏又死矣而後乃謀合葬焉初太史爲志時卜葬者水部也而別葬安人吉壤故太史之不銘合葬有以也乃今太史徃矣而嗣子某復謀合葬合葬禮也而銘不及安人夫銘安人者不亦難乎久矣太史之後無人也嗣子某請銘于予予又不佞雖然水部公予之鄉先生而安人故予之族皇姑也予又安能辭按安人諱其姓方氏族大父月潭公中女也月潭公故奇此女欲予士人擇對而得程生程生者故水部程先生烈也先生自少攻書從羣兒就塾師昂然露頭角盆鄉先生不能畧之矣而先生父處士也處士雅奇先生而雅不喜諸生之言先生日則承處士懽退就子舍竊出藏書讀之夜篝火爲伊吾聲不絕然終不令處士知也無何試有司臚列高第充博士弟子員乃先生年才十八耳而安人歸先生初安人歸先生也治女紅執婦道不衰身自辟纑御機杼爲饘粥資先生日夕呻吟至丙夜有聲安人亦丙夜纂組機聲軋軋相和也以爲常如是者十餘年矣里之人未有遣先生出敖者室之人未嘗聞安人叱咤者乃安人攻苦食淡日省視舅姑并毳居娣姒間怡怡然御臧獲秩秩然即桀黠婢子有所嘗安人者譴死矣安人遇之猶然不生煦嫗也先生少負氣遇有不可不稷然諾於人處士數以爲言先生唯唯然終服誼

勤禮不失儒者之雍容則安人內助力也久之處士卒姑氏病痰且劇而安人母復病豈不起也安人乃日夜泣卒治其喪而佐視湯藥者無怠益其慎也先生治諸生言日鬖鬖起聲譽而作業大損故昔諸布帛菽粟烝嘗賓客之事一切仰給安人益其詳哉而安人亦一切辦治也豈無長物儉無廢禮人謂程氏中衰矣非安人不能與而安人內憂外勞乃竟病脾以死傷哉安人卒踰月而先生舉於鄉其明年先生上春官成進士又明年爲肅皇帝之九年先生授官水部郎而安人始以恩贈榮矣榮矣舉丈夫子二人曰軫曰彩女子一人他舉而不字者又若而人而安人之生也僅三十一年所可憾也已繼安人者孫氏孫氏從水部公北上也安人見夢孫氏舟中叔氏仁只願以二孺爲託覺而與老婢子言故老婢子曰哀哉是夫贈安人方娠者也孫氏卒字二子如其乳子嫁女黃氏如巳女也安人有知寧渠不瞑也乎哉若孫氏者足稱安人矣遂爲之銘銘曰水部惟程厥配惟方若則有常生也共牢坳也同壙終焉允臧繼室於孫恤孤皇皇職思其良逢村之原卜其新岡負陰面陽爾年則短爾名則長太史之章子孫孝享禴祀烝嘗是曰不亡

文林郎知永安縣袁公墓誌銘

莊皇帝四年予成進士同籍者蓋四百曹豐城袁邦士氏余同年友也謁選得廣東之永安越明年政聲大洽部使者列狀上請得攺金華未及之官以疾卒長子伯科奉其喪歸越七年始克襄事伯科以狀來請銘予安忍辭按狀公諱應旂字邦士東雱其別號也系本袁氏袁氏著姓汝南爲漢名族建安之後陵遲衰焉永嘉以還諸袁有宦仕者號爲冊府豈皆其苗裔耶非傳記所詳故不載載其可攷者自韶江漁隱翁德始德之始遷豐城也自新建余年鄉其居爲雩部里云數傳而至公高王父孟振者尹襄陽襄陽之人尸祝之曾大父其大父某皆隱德弗仕然子姓繁衍矣大父生公之父漁佔佔習諸生業弗就世稱守素居士云守素

配孺人吳以嘉靖丙申年六月某干支生公公生
而岐嶷四歲輒拈紙筆爲戲六歲而就塾師受書
成誦一日讀禮至鷄初鳴咸盥漱卽喟然興嘆曰
爲小兒禮不當如是耶於是鷄鳴輒興盥櫛珮用
如禮出入庭中馴馴受弟子職盒居然成人也稍
長從鄉先生受易自田何以下大都悉究其歸嘉
靖乙卯補邑諸生試縣官輒取高第人謂守素公
業未竟意在斯乎甲子領江西鄉薦乙丑上春官
不第歸益發奮下帷歲丁卯守素公捐館舍公伏
哭盡哀骨立支牀水漿堇堇入口不滅性而已服
既除始理舊業辛未舉進士待次春官署中當是
時嶺南侵滛兵華壘吏往往射利爲奸賈法與盜
盜吏民苦長吏日甚當事者病焉粵故九州上腴
肉食者視爲外府異時長丞以下取備官何論賢
雋廉吏瘠欲死族吏肥欲死死等耳何以爲憒憒
者懲艾乎於是有　詔盡汰嶺南諸吏輕者罷去
重者施之盒自是始用士人爲郡邑吏矣而公遂
以進士爲來安來安者初設縣也介博羅歸善間

制度草創吏人至者適披草萊以居毋問芬埜矣
公視事數月瘡痍者起鷙者馴頑之鄉有約里有
社什伍有連庠序有教簿書簡期會信刑罰不設
而民向風曰使君何來吾曹得生道矣會士龍者
賊酋長也公以計擒之諸脅從者散去干掫辯嚴
邑故負山萌隸往往保其嚴阻不爲編氓公爲科
條教之令其長者比次爲偶各率部如章其少而
可教者籍博士弟子員令與衣冠者伍盒化之也
居久之民有家者始繇有田宅者始賦郡太守曰
賢哉令也無若蕞爾小邑者何何以齒牛刀矣藩
臬諸守臣曰賢哉令也朞年報政自上世以爲難
乃令所樹者何濯濯也邑人幸哉部使者署君上
考不啻如諸守臣言御史大夫下檄亦如之主爵
者聞之求所以旌君伐者不置也令宜來安來安
不宜詘一賢令於是乎金華之命下矣公加意拊
循至忘寢食疾既作猶視事如平時卒之日正襟
危坐命諸孤曰吾業以身事　上不遺餘力以經
課若不遺餘貲於吾分內足矣吾何求哉傷哉公

也生也以瘠死也以勤惠不昵同貞不絕物可謂得正而斃也已矣是歲隆慶六年十一月也享年三十有七娶鄔氏舉子二人長即伯科娶參知朱雲坡公孫女次伯秩娶侍御陸池山公孫女女一人未字諸孤以某年月日卜葬石山之陽其具葬其封斧其向午賢哉諸孤夫既師公儉矣遂爲之銘銘曰孰爲公前襄陽廩廩有開必先孰爲公紀末安循良龔黃紹美孰爲公堂石山之阡卜祺無疆孰爲公後清白是貽奕世昌阜

潘太學圖南墓誌銘

潘圖南者潘汀州從子也潘故閭右以多材雄里中及汀州起逢衣諸從斤斤嚮學自丱角以往偏治博士家言已乃稱詩屬辭恨不一當作者一時里中冠盖咸揖讓後諸潘圖南盖少翁子諸父二人諸兄四人母方氏晚舉圖南愛之甚惟少翁亦愛之甚也舉而命之名是曰圖南冠乃字之鵬舉則有味乎莊生言之也當是時汀州方倜用縣官而次翁子京南若近屬諸兄緯咸以稱詩聞里中名相埒也而圖南竊心慕之矣少翁久賈更富則謂圖南若善治生修先人之業息之於若足矣圖南唯唯退而深惟潘氏世有名德抱處士之誼而文之所不足者非財也第令圖南轉徙率歲不過千緡渝則債耳如學廢一歲之積藏書五車即足不涉殊庭何異究委於是乃請其父竟爲儒今上五年始入貲游太學將從四方之士卒業舍中居無何病溲挾日死矣傷哉始少翁命生名志未常不萬里及生稍長辭其父習爲儒此其志不扶搖天池豈息哉然卒夭死何也嗇乎達生之言陰陽爲炭萬物爲銅躍冶非祥命化爲宗假令垂天之翼窅焉而絕四海視下則蒼蒼爾槍榆印首其視猶蒼蒼也疇謂弗同哉吾聞生有孝行友諸兄譬諸趙璧完且歸矣烏[illegible][illegible]化哉汀州歸哭圖南遇於一哀而止可謂[illegible][illegible]生年二十有八卒葬某里舉丈夫子一人女子一人皆黄甥也以是親諸孤辱在父兄宜必有繼諸潘者遂爲之銘銘曰孰全而天孰嗇而年天之全矣曰惟大還年之嗇

矣不亡者存剌肥乘堅皓首爲賢是謂丘里之言

亡姪壙磚銘　南征草

曾大父居貞處士有子曰伯彦仲傑也彦舉四子曰善正質簡善正無後質二子自畜外家簡亦二子曰忠曰燕忠舉二子而燕亦無後後忠之次子曰敷而長子者敏也敏年二十娶于汪汪余姑之女之子也姑之女于余盖爲表姊云余既喪兄忠而撫其孤者二人敏性戇不能少羣余懼爲而遊四方者十年矣余一日不忘敏敏以故時時從余遊余以子愛之不欲以子督教之則其孤然也孤既戇時時病悖病且發則怒詈諸奚奴諸奚奴雖不言不能無少望余以子愛之不欲以奴故督過之亦惟是孤故之以當是時今　上萬曆七年也余從隨州上計其明年郭正月改丞嘉興孤尚從奚奴乘六艬南抵彭城頃之孤病且殆余撿方書作湯液治之孤食盡一匕許而泛其餘余時爲言然終不飲蓋其戇也後頃之從廣陵之邗溝南渡江夜半傳發不終食乃浒余問孤尚食不孤應曰諾余腹嘸欲食亟無柰哽不能食者何頃之命奚奴取水漱漱巳沃盥盥畢則復便便臥如初日入不語余亟視孤問之若何故不語孤瞪目視予轉盼作强起者狀竟無所語而終傷哉孤也始以戇不能羣卒以戇不能壽是歲萬曆八年三月之十二日也余艤舟丹陽歛之歛巳扶其櫬歸葬某山之陽余祖傑孤之從曾王父也孤祖簡於余爲再從父云嗚呼爾祖年七十爾父年五十爾父即不淪中人爾祖壽矣詎意爾之年董董也盖再決辰爾余安忍銘諸余安忍勿銘諸銘曰子子者孤有名時敏字曰子來俾爾深省爾性不慧爾生不辰無爾貌聽誨言諄諄有毋未終有婦未乳二十四年溘先朝露徃歌來哭如此中堂如朴未漓無常斯常三旌非榮百年非久凉彼九京同歸茂草崇山之阡爾惟大還神奇攸復於蕩斯年

族大父以鑰公偕孺人程氏墓誌銘　浙中稿

自不佞爲兒時宗人聚居者無慮萬指矣始宗人居柘源柘源者焉源也聚手指千者三之轉徙而

居羅田手指千者五之久者十七盇其盛也然自
始遷之祖下逮至大父行蓳蓳五易世耳大父之
兄弟若而人緦者若而人今所稱以鑰公則吾大
父之兄而緦者也始大父壯不宜子盇殲而舉子
一人曰封大夫封大夫壯不宜子盇再渝年而舉
不佞不佞之始生也以鑰公則及見之發襁褓而
摩其頂謂封大夫善視若息異時亢吾宗者必是
兒也封大夫唯唯一日有事宗廟進大父而與之
言如其謂封大夫大父唯唯大父歸而命封大夫
如其聞以鑰公之言封大夫唯唯余既冠則受諸
生家言封大夫日以所聞以鑰公之所命之余亦
唯唯時以鑰公卒十年往矣後十有五年而當隆
慶四年余舉于鄉明年成進士又十年而公之子
若孫謀葬公于𡵨山之原而以志屬不佞不佞雖
不識公而公業識不佞襁褓將安忍辭按狀公諱
鎖字以鑰姓方氏其先睦之白雲源人至宋而遷
歙之馬源為馬源方氏入　國朝復遷羅田為羅
田方氏方氏之先世多顯者非宗人本支故不載

載其近者則自子善公始子善公之遷羅田也舉
子四人其三在羅田其一在馬源曰令後世萬子
孫無忘馬源也在羅田者伯曰以清公叔曰以原
公季曰以升公居馬源者仲子也以原公生功悱
功悱生尚衡尚衡者公父也以升公生功復功復
生尚明尚明生邦傑盇不佞大父云公生而魁梧
有奇氣公大父功悱愛異之稱其家兒也始功悱
不為儒然多質行長者會里中將漕赴都下功悱
當行於是上將漕者名太守太守謂能後數數召
見悱禮遇之間則訪以時事見重如此太守者孫
公廉吏也郡之人尸祝之功悱卒公始勝冠於是
家人之產削矣公乃即父謀謀所以治生者曰山
有木主則度之父有基子則拓之鎖不敏柰何棄
先人之業而從窶人子遊乎乃入窄源山求大父
所善吳公使主之當是時吳公則起家逢衣舉進
士公既至問知為功悱孫大悅之乃為部署傭作
倉頭悉伐山木胥水次一昔水暴至大木乃行公
乃入謝吳公從始至竟公行與公語未嘗不移日

也遂下浙江從駔儈市之收息三倍公歸初公所
娶潘孺人者卒於家公之姻請爲公繼室公辭久
之歸自浙江道遇孫長公於途長公目攝之曰異
哉此子此吾故人功悱之孫也公跽而請長公長
公進公前而問故公曰僕少失婦始欲議程氏婚
程氏翁則難之於是長公曰有子如是不難請程
氏婚有僕居閒不難得所請於程氏程氏令許子
矣於是程氏女竟歸公是爲程孺人孺人治家嚴
事舅姑謹與先後信諸米鹽靡密一切以身任之

即臧獲最下者必察其情衣食之人無閒言者公
以此無内顧憂得一意從事賈人賈人雖仰拾顧
取無怠錙銖然公以信義勝初遊檇李出糴錢數
千緡市豪易其少年也將斛之米且盡糶以糠覈
然反倍其出者五十釜明年公再來市豪者將復
犄公公悉出奇羨補讐之無所負進乃始知鄉之
出者果倍也而後愈益德公嚴事之公識時物知
取予雖重失利然不侵唯諾於人一市則然待公
一言而定然以專利而欲渝盟即千金不難敝屣

棄之矣公持議平晝筴奇然多大畧即緦緦利害
不動嘗從舟遊抵孟河舟且覆喪資六者十五公
脫身免徐曰固也是善操舟得無傷人即足矣安
得封侯比乎已至錢塘錢塘饑其子甲者請公錢
貸之已而有勸公勿貸者公曰不然天灾流行何
國茂有吾懼不能厚國謂厚身何於是卒貸之明
年復饑貸者不能舉其券人言公當責券公曰不
然天灾流行何國茂有吾縱不能厚國謂厚身何
於是卒折其券已責之後復至錢塘錢塘人德之

矣德之斯償之公或謝無券人終不以無券故負
公此豈所謂饗其利爲有德者耶何遇公異甚也
公始遊吳越繼遊荆湘再散再聚千金所至交懽
其大父行及樂與賢士大夫遊賢士大夫亦無不
知公者以此爲閭里率閭里之人多稱之居父喪
哀毀踰禮盒病而不能起者三年程孺人請曰父
喪而毀人情也如不起當如老毋何且何以慰大
親於九原也於是强起之從形家得吉壤將營宅
兆焉公之季父謂公曰吾與若翁手足也即而翁

封一杯土耳當棄吾兩人度外乎何手足之爲也
於是悉聽諸父益溝而合墓者三勿離之公既襄
大事乃治廬舍公日雅遊吳楚而程孺人居中家
道殷殷起矣益逾年廬舍乃成然程孺人不宜子
壯而後舉子一人曰儒是時公年四十有七矣將
爲公置側室也再逾年而程孺人復舉子一人則
今所稱太學諸生仕者也里中聞公舉子兩丈夫
則持羊酒來賀曰公冝而施孺人能而不妒是爲
足以兩丈夫子夫久之復舉鹽筴吳中吳中人士
素已德公矣公持大較不數數刀錐間人以故益
德公而公亦以此爲鹽筴祭酒居常貿者十三進
者十七然公終不以故取施當是時閹人某者鎮
吳中吳中賈人遇之多被螫至於公卽不問頻縮
紳之士遊揚之名以此益聞吳中公歸而皓首偕
孺人老里中里之人望之未嘗不舉手加額稱其
爲百歲人也長公子六人次公子三人程孺人嘗
言吾嘗夢二子十孫今何九也已而次公之媵吳
氏復舉子一人益孺人之夢不爽云當次公卒業
成均時則數以文學舉高等及數數推上孝廉顧
後次公於是次公之髮種種矣而程孺人亦老不
欲朝夕遣次公　令甲諸生遜上舍者法得補郎
吏員郎吏位卑奉薄諸生往往乾沒其中而次公
性庶乎不肯就吏於是孺人復念次公重遣之乃
卒葛巾野服營菟裘而請老則孺人之爲也公生
某年支干卒某年支干享年八十有八孺人生某
年支干卒某年支干享年九十有一益後公卒者
幾年以某年月日合葬某山之原其位某某向某
至其子孫嫁娶牀備矣遂爲之銘銘曰秩秩漸干
奕奕羅山遵被甫田我族居間濬發其祥五世其
昌我大父行莫之與京不顯惟公無念厥祖經德
不回是遠服賈服賈維何惟吳與越曁於湖湘好
行其德其德不顯天監在茲子孫繩繩勿替引之
新阡纍纍爲岡爲陵爲方處士爲程孺人滄溟維
臣高岍維谷於萬斯年銘焉攸鑿

方礿菴先生集卷之十一

新安方揚思善著　檇李門人許應培校

祭文十三首

祭房母文

於惟房母天何奪之速耶吾聞令公之生也母育之其結髮也母教之令其以南宫起也于母重有華矣乃既承　天子命爲吾邑吾邑之僵者立蒙者發蹈蹐者引伸而強梁者折慵其爲父母于玆邑弘矣微獨令公乃吾民之沐其德而覩其化也有不眞以爲父若母者乎即房母之非吾出然心乃依切之矣當夫令公在政提吾民而噢咻之農者爲藝賈者爲貿居者爲桑爲麻而其秀者爲詩爲書以業其職而供其賦税固將載歌謳以歡吾令公而令公之母在焉又將汗手足發意氣以獻其所欲于庭而日斤斤也令公視吾民豈不誠然哉令天不憖降凶令公令公遂以憂解吾邑於乎令公何不幸弗克終其孺養耶斯民何不幸失大母並失父母耶父子天性蓋自古記之矣令公之去也豈忍棄吾赤子哉乃大母恩重即捐黃綬乘布車嗚噎于苫塊之上且不足以云也爲吾民者爲位而奠攀車血號雖一飲瞬猶念令公不覺淚蔌蔌下也於乎令公之擗吾民亦彌歲月耳且其縫綣于民焉若此矧大母之于令公固鞠其身者乎於乎痛哉令公去矣僵者復仆蒙者復困蹈蹐者強梁者又相將僨矣天吊吾民　天子念吾民或將得如令公者來也吾民豈不終幸哉雖然良保月易不如慈母之久而安也大吏日行不如良牧之日近而親也吾民既安令公矣乃天又奪之而倐焉以去即如家老既逝隣丈弗親惘然虜騎奴之見傷也且不暇而暇思嗣親哉吾以是益悲令公之不幸未若斯民不幸之甚也於乎痛哉予櫪下駒日懼折轅泛駕乃承令公與而進之誠哉增價一顧者令且當之千里矣乃始鉤衡入市而伯樂旋棄棄焉以去柰何哉柰何哉予既傷邑人之失父母又自悲其得知己者而卒不偶也乃潸焉出涕爲文而吊之嗚呼房母其尚有知耶聞鄙

言而有愴耶知孝子之在旁耶經不解而思親耶知赤子之在塱耶食不咽而思君耶於乎痛哉

祭古泉汪先生文

嗚呼先生今其已矣先生生于人世七十有九年齒則延矣視人士之㷀㷀者得歲月或引或促其生死先生顧眄闇者踸踔也先生視之且若朝暮然先生寄人世安且久今其歸也適矣先生豈有慊哉顧余在先生若不釋然者先生醫者也挾筴遊吾鄉閭凡二十有三年諸羸且痌瘝求攝生言者就先生若羣兒之塱乳媼也先生仁且惠凡有就意輒向憐之一指顧輒得其症液之膏之艾之石之惟所宜施施不妄危者息息者康歲登理效縷縷也先生試其術習矣諸有療者輒驗驗且讐雖厚薄不計遇貧病者輒憐而捐之意豁如也予嘗習攝生者矜其術日以無競毋遇病必貧富問始行入門得厚贄始一發視視病幾微無他端必危言主人以要大利予遇若輩多矣其視先生大氐何如哉且先生長老茲術中其爲見也卓矣一聞病言輒戚戚若不能効每一投劑則廢嚥食以思既思則竟病始終行其術不甲乙易爲是受診治者無旦夕效然終竟得生則先生之賜也嗚呼悲夫人有子弟病者不一視視而不戚戚慮豈人哉然視而不已舉而付之良醫則已矣今先生受所付輒不自安入其幕按病人苦樂不絕口問視爲下行爲徐寢食爲思須病已廼置此其視病豈啻若子弟然哉嗟嗟先生其有德于生人溽矣先生爲人周且正諸與處無論久近率春容坦夷無𦍑芥獨業茲術淹闇闇不顯其聲然先生宅心仁抱量宏操術甚公以溥故諸衞生者咸受先生賜若其術然而忘乎其爲人嗚呼操濟人術理生人至使人忘以嬉此其爲人豈暇論擬擬以術自取活者哉先生仁且壽不足爲憾獨余獲侍久一旦見捐几衽以歸則夫今之世有祈請者不得承先生惠而思何如也嗟嗟悲夫先生已矣先生之功始而忘久而思鄉人思公今茲始矣思之思之曷能起之輿言出涕曷維已之緘哀遣吊先生其覵

之

瘞露骨祭文

出自西門禱雨蝦蟆之泉過見城壕隙地白骨四布心甚惻焉爲之買棺聚而瘞之祭以香炬而祝之辭曰於乎爾生不辰獲禍于天後先相瘞不知何年狐狸過之牛羊牧焉既破爾封遂發爾潛白骨暴露精魂夜冤我來見之深爲爾憐聚骨一棺瘞城西偏昔也異丘今也同穸爾無號怨庶幾歸全非余意之行路同泫掩骼埋胔自古以然尚饗

祭許襄毅公文

於乎予讀九邊論一書知公之用意遠矣諸縉紳簪指國家事未嘗不在北方然至其所立言則類懸斷臆引或迂大而無當能言矣措之于行不爽矣然又病於肘後之持於乎孰謂公之起當時也獨不然哉予生也晚又僻南服弗克及公之世而與幸也今公之殁幾紀矣而予始來乃哀榮之典始下又出中書省貴臣督之營封鬣焉蓋旦夕檄閭左以奔走襄事如公之新喪而民之蒲伏焉以救之也則予之於公也爲不後矣於乎公蓋世家子才遠而文蹟華據要而安公何所不足於胸中哉乃朝夕皇皇爲國遠慮若其所賦詩歌今頁其詠猶業業然動人者蓋公之于國才而不有功而不居身安危而不言至今邊徼之人猶能言公之狀廟堂之上猶能議公之勞耆師故老猶能論公之世而擊節乎中州也於乎公豈所謂後其身而身先捐其身而身存者乎即今之榮卹可徵已當先帝時公蓋以世臣擁重兵於外上功司馬門者數四而未聞也時　先帝有意北方諸詿誤者率先及焉而公弗逮蓋公之受知　先帝久矣　今上即位大覩舊臣功載乃遂承　先帝德意而省行之於惟休哉予聞諸道路　先帝神略　今上神哲非神略不能用公于危疑之秋非神哲不能顯公於沉晦之際於乎三世五公兩朝累命若公者豈特爲門戶之光嵩洛之慶哉其昭有道雪舊臣宗激勸振華夏又曷有既焉則予於是奠也其關大矣公之功勳在　王室精神在宇宙貽澤在

後昆其於負也蓋無不格焉則予今之來也安知
無御泠風驂祥雲而上下乎河濆華麓間耶於乎
大哉非公其孰爲之

祭少師楊虞翁文

嗚呼少師公之生也豈非鍾光嶽之英關盛衰之
運天下屹然以其身爲安危者哉公孰筴起家甫
弱冠則從先少師公受事三秦是時先少師公方
修阜晉龔黃之業名震關中乃公猶然自樹軼芳
蹕而馳驅至今三秦榮之傳述宇內古稱忠貞世
篤非耶公居縣日立萬人庭下剖決不殊老吏至
受成先少師公卽踦蹐如書生猶懼督過此其忠
孝則天性然哉居頃之先少師公執簡入計事行
衣繡持斧出行郡縣中公則以年未及壯也遂召
入爲司馬郎時司馬方視師東方則以公出公每
至則輒有所彈指諸材官將吏不畏司馬則輒多
畏公曰司馬易與耳至如郎者服中皆甲兵也郎
卽在事若曹可復肆耶比事竣反都中都中之人
藉藉指司馬郎嘆美矣然公卽恂恂在署中無異
諸同舍郎郎亦以此大推公是時　先皇帝方在
宥天下獨時時伺察諸公卿間以故雅知公謂公
能吏不宜久在郎署乃奉　簡書出視學山東山
東古鄒魯地先聖生于其鄉以故習博士業者斌
斌大都文學公益推明聖道務以作興砥礪至今
出門下者多得察孝廉爲時名卿則公作興力也
其後遞遷遞貴秉鉞開府漁陽時北虜猖獗邊吏
日以告侵　先皇帝翕翕多公謂公重臣不宜久
勞行間乃召入爲司馬當是時也虜持兵入寇者
日以萬計烽火達於郊關人謂微公則關輔且不
保矣嗚呼終　先帝之世精兵良將多在北邊伺
奴數犯而數遯去固一時開府諸臣能也要以運
籌決筴令在事者逡逡受功非公其孰能尸之然
則公之關社稷者宏矣而今其已耶公爲司馬幾
年輒遷吏部已在告家居輒起司馬已復遷爲吏
部蓋前後位上卿者二十年往矣乃公之齒逾長
神愈王卽歷事　三朝直與書生不異　天子方
倚公爲元老爲阿衡一時在事諸臣無不舉手讓

功鼓厲頽而頌盛德也而今其已耶公之爲吏部
也都人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嘖嘖巷語爲邦人
休其在外服交相報其所知謂吏部者楊公果若
人言諸駢人女子絶口不及朝政至傳説吏部則
猶知有楊公時時稱之嗚呼此豈易得哉公以身
負重塈承 國恩典文武選者無慮十年海内之
人郎以百歲爲公壽猶然少之也而今其已耶往
袁州之亂諸善仕者喁喁率先苟且要以工護效
諛波流茅靡久矣如賈豎日評賀駔儈間奄焉籍
名博士無不揖讓者乃公起而振之觺然不滓一
時士風大氐皆變此豈兢兢循簿以序進尋吏者
所能致哉非公其孰能爲之嗚呼當猲奴首禍都
人恟懼有能係單于之頸懸致 闕下不難以萬
戶捐之蓋 先帝厭此久矣此時不可無公北方
既定二孽内訌機畿我人才搖蕩我舊章桐落我
人民淪棄我名德籍令二三豎猶在 國家謂何耳
此時不可無公 先帝末年恭尚玄默隆慶之季
矯枉過直幸賴 祖宗在天之靈起廢舉遺不替
舊德諸紛紛者賴以調停此時不可無公公以耆
年淵德方與一二元輔協恭贊治内則百僚師師
外則庶尹烝烝庶幾復見宣德弘治之盛此時蓋
尤不可無公也而公乃已耶嗚呼公有子四人長
公以名進士起家視學中州既乃入爲太僕次公
射策武科登上第已帶御帶禁兵仲公復舉進士
高等待詔公車季公治博士業駸駸著名三晉郎
以討借走闕下直旦暮間也公以此四人者事君
公足以老公所取文武士無下千人或爲干城或
膺民社大都有樹一時先後均之公以此千人者
事君公足以老公爲司馬日侍帷幄爲謀臣至令
島夷碎易匈奴稱藩此百世事也公以此百世之
計事君公足以老夫廟堂之上不可無公者四泉
石之下公足以老者三然不可無公而公則亡公
足以老而公不待悠悠蒼天此何爲哉嗚呼自先
少師公起縫掖至于長公蓋三世列通顯矣 先
帝操下凜凜獨少師公得當 先帝俊功名終北
郤強胡南平海島長養成就一時文武兼列以待

所不知者何人公以此持獻　先帝地下足矣公
師百世長公仲公繼起而役社稷門下之士相與
輓而推之共修前烈與國咸休則少師公貽之也
公已矣朝廷之上猶能須公之德邊徼之外猶能
術公之功公之子若孫猶能繼公之業食公之報
無窮萬世之下竹帛之間指公名字而追思自以
不生公時爲憾者又不知其凡幾也然則公之所
謂不朽者宏矣嗚呼古稱銘鼎紀常配天而作元
祀非公其孰宜居予生晚不及事少師公猶幸得
爲長公屬吏則其于少師公之逝也宜莫能已其
嗚咽哀慕之私於乎哀哉尚饗

祭雙堤劉太公文

緊大塊之混成兮菴鍾美夫令人先賦以嘉則兮
復中命以虛均擘皇初之妙質兮晞寥廓之無垠
酌天府其葆光兮備純白而恂恂際黃虞之在宥
兮蹇獨和夫天鈞抱箕山之婞節兮紛嘉尚其焉
臣佩江芷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嶙峋紉芰荷以爲
裳兮擷皐蘭以爲純朝發軔於瑤圃兮夕稅駕乎
天津飲沆瀣之飛液兮餐瓊靡以長年叶羌既好
此奇服兮蹈禮義其無𢙼叶衆𦋐𦋐而雜處兮惟
是程乎先民夫惟潛德之弗耀兮鍾麟趾之振振
曾城虒之迭奏兮洵公子之美且仁自古在昔兮
楚材爲珍伯也雄飛兮推轂時論既從遊而勸爲
兮策皇輿其駪駪信馳驅之有節兮展容與其絕
塵典皇墳以吹藜兮逖淮甸而埋輪美章服之煌
煌兮歸膂命乎嚴親蹇周覽此南服兮曰余朝夕
乎承顏叶出既宜此皇威兮入高堂其告存叶苟
仁壽之未艾兮將忠孝其兼循夫何昊天之不弔
兮隕秋風乎大椿帝下戒以巫陽兮聿逍遙其上
賓路曼曼其蒿里兮靈遙遙其九原叶嗟侍御之
孔亟兮摧五內其若焚叶遂布車之轔轔兮歸襄
事乎江濆叶咄嗟此邦之人兮慰耕公子之威信
叶既扳轅之莫及兮事公子其何因悲來者之不
作兮思逝者之日湮采芙蓉兮木末搴杜蘅兮水
濆挹椒漿兮北斗薦桂酒兮芳芬叶望靈輀兮敬
奠荃尚鑒兮明禋重曰三湘之涘七澤之都毓元

神些依古以來恢恑憰怪產異人些滔滔江漢實
生劉父洵天民些有美公子來旬南服播陽春些
天不憖遺奪我壽耇若角崩가些公子扶歸誰其
嗣之漭泗頻些我酒旣淸我肴旣珍寫下陳些薤
露薤露歌以唁之嗷吝艾些靈胡不歸以正首丘
反其眞些于嗟邦人蒲伏往告來遂廻些尚饗

祭故少司馬吳公文

吁嗟嗟兮哀哉公以敦大之體獨智之資潛心於
六藝之林旁覽於百家之詞託虛舟以馭世能致
柔乎嬰兒先人後已重積薄施其學宗乎孔孟而
用惟其時其心尚乎義黃而知守其雌其沉鷙本
之乎燕趙而不吐不茹其精華得之乎南方而有
猷有爲亢矣君子居也先知台衡在望流輩共推
昊天不弔哲人見萎吁嗟嗟兮哀哉公之筮仕也
二紀而渝公之歷年也躋艾望耆綽乎若姑射之
容頹乎若畏壘之尸與木鷄乎比德與猶龍乎同
師治越越理撫梁梁宜傳循吏者羣乎竹帛紀方
岳者銘乎鼎彝在天下方籍之爲口實在我公則
視之爲土苴此眞昭代之黃耇百世之龜蓍胡河
淸之不俟憯墓木之見悲九原莫作二豎何之典
刑已矣空墮裳衣吁嗟嗟兮哀哉皇皇司馬曷此
簡書踰關絶塞薄言覗師僊僊往駕累累言歸何
恙不已　賜告踰期千里凶問裁信載疑竟成長
逝若之何其某等後先從事範我驅馳推之挽之
周道委蛇我思古人文其在茲不憖遺老涕泗交
頤旣祭我酒旣炙我鷄陳詞跽奠靈其鑒之尚饗

祭吳黃門文

於乎往所稱吳中博學善屬文者豈非吳君哉君
自結髮受博士尚書試縣官輒舉高等蓋誠千里
駒矣以彼其才決策而鳴當世第令賈董復作猶
綜揖讓其間于今人何有乃今籍名諸生累十餘
舉不遇其胸中恢恑憰怪則誠多奇其屈首下帷
若數矣而後乃今得一遂志于吳褎然爲諸生冠
其取分也後矣此果謂何哉長沙遠覽江都締思
亦旣遇主矣猶終其身焉無成彼其中誠有所扼
之者也以吳君之才不及蚤發猶當晩成何詎知

十年决拾一發飲羽無所柅而卒中蹶耶　國家
需士爲急士得占一藝者自鳴纍纍綰綬猶授之
也吳君不難操一藝以鳴世豈非資適逢世者耶
乃卒跉踔而行齎志以沒者何也昔伏生逃秦晚
而始授夏侯受尚書義乃在扉中彼或晦而章或
詘而信此積厚流光之說也吳君跧伏東吳亦既
晦且詘矣　主上嘉君博雅方置君乎交戟之間
令得以典謨訓誥進焉何進未踰月而竟長往耶
且也蟪蛄罔秋朝菌無昔鷽鳩榆枋鷦鷯一枝何
以故其受分未宏其器誠有所極也乃若冥靈大
椿天池之鵬彼將朞年而植百年而其息以六月
扶搖萬里將不知其所從始又安能蚑蚑蠕蠕計
朝暮而度尋尺耶人謂吳君厚積而薄施蚕索而
晚獲彼且爲冥靈彼且爲巨鵬而今也三歲行間
一月瑣闥攝衣而往銜縫而歸蓋逆旅之宿不勤
于此矣胡才若冥靈而與朝菌齊壽耶胡力若巨
鵬而與鷽鳩絜飛耶於乎跖也死利夷也死名等
死死名爲不朽耳以吳君之才第令善仕而遇合
錦衣美食貴至公孤極矣卽百年猶一日安在其
長不逝也今也爲學吳中吳中之學士先生嚴事
之爲政趙衞趙衞之民尸祝焉入燕燕之賢豪長
者爭願交驩吳君庶幾吳君識我此有焦神極能
耳終不餘力而讓名矣而吳君獨得此于斯人也
謂何哉豈非吳君自成不朽者乎且夫五帝之聖
焉而死三般之仁焉而死十亂之才焉而死七十
子之學焉而死而學士多稱焉語云死而不亡者
壽茲皆所謂不亡者乎而吳君者尚友仁聖學廣
而才且全雖未及流光其積厚矣吳君有靈且籍
此以瞑目何汩汩也聞吳君有弟若子足世其家
安知流君之光繼君之志不在其後之人耶吳君
遲之蓋儽儽上遊矣余輩謭在同升聞君之訃而
不及襚也則泫然以悲澗毛潢汙聊以爲奠魂兮
歸來其尚洋洋乎歆饗之也

祭仲山王先生文

於乎公受博士尚書起屋邑而師縫衣者流不知
其幾十百輩矣仕于時所治有聲　朝廷方倚君

爲柱石臣而公顧毅然請老也蓋偃偃乎歸依者四十年往矣此豈所謂以道祇身而座視軒冕苴視天下者與將所謂難進而易退明于人臣之誼者與抑所受者大所慚者遠而不屑小試與無已高世之才天將假之以陶鑄當世士而不欲究其用與不然公自弱冠起家四十而籍奉常翺翔乎六曹之間所以勤公家著聲稱者豈不斤斤公蓋有意于用世也已七上公車一何勤也晚登仕籍一何蹇也朝司徒而夕司馬又何淹也中受命爲憲大夫簡書之謂何而翩焉在告又何勇也淵哉穆乎公之積慮哉吾莫知之矣謂公爲晚成耶胡弱冠而雄飛謂公爲善仕耶胡爲龍而爲蛇謂公爲狹當世耶胡偃蹇郎署而不敢敖人以亓所不知謂公爲慕榮名耶胡 簡書朝下而夕遽尋其初衣公之才如杶榦栝栢胡厚積而薄施公之道如泰山喬嶽胡後出而先歸公之用如鷙鳥之將發胡深藏而顧違公之量如滄溟之夙茹胡酌焉而不盈終已受戒于漏巵於乎達士有言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蓋余觀于公而後知其庶幾矣公也游心于澹蚤杜德機功有所不就才有所不爲矯焉若冥鴻之横絶見焉如威鳳之羽儀樊籠不及排矰繳不及施此豈若犧尊之致飾無異乎大樸之自存黜聰明于混沌挽茅靡于狶韋世皆知有用之用公獨爲而不宰以貽所不知者何誰天乎不得損人乎不得益公殆其人乎非與於乎公以其學則昉于言游公以其年則過于宣尼公之著作士方列爲鐘鼎公之行誼世方視爲龜蓍有子象賢與論攸歸德音不瑕邦家爲基然則公之所用于世者又無已時矣余輩後先通籍情如故知聞公之訃涕泗交頤哲人萎矣若之何其緘詞遠質公其鑒之尚饗

祭封光祿劉公文 代作

嗚呼公之先在唐爲伊耆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在晉爲范氏范氏以此爲不朽豈不誠然乎哉乃叔孫氏以謂不然何也夫叔孫氏之稱趯矣有如潛德弗樹有言而左功

此不于其身即于其子孫耳安在其不世祿也且也伊耆氏之有天下也非叔孫氏所謂不朽者哉嬀汭一禪天祿不繼非御龍豕韋久矣其沒沒矣君子曰明德之後必生達人兩漢而下蟄蟄繩繩其斯爲不朽之徵乎吾鄉劉光祿公蓋所謂明德之後已方其始爲諸生也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可謂有其德矣操觚授簡譯乎仁人之辭可謂有其言矣獨其所謂功者未見耳要以操行麋麋不詭不隨表士士端居鄉鄉化孟氏所謂守先王之道者非耶則公之於三不朽也不啻具體之矣而公也猶然困諸生間更十餘舉弗遇楚信多材乃公猶稱連犿卓佹者哉詭遇未能獲于何有蓋自古嘆之矣自公舉丈夫子卓犖多開結髮游鄉校間聲名籍甚公乃始釋冊冊嘆曰吾有子矣吾將遺之一經以報官家所謂不朽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無多讓焉居無何廷尉君起縫衣對公車矣無何佐天官司奉常矣無何歷光祿入廷尉矣譬諸晨然光祿公襁褓之廷尉君粒食矣譬諸獵然光祿公掎角之廷尉君擊鮮矣公也自首君也青衿公也敝吻君也千里此果謂何哉殖殖穀者以朞年殖木者以十年殖德者以百年其殖彌久者其報彌厚也公之殖也久矣自公之先世固已培之而廷尉君之貴也食其報方始矣公將執左契責諸天以遺所不知者何人而曾特一廷尉君哉由斯以談公之不朽在其身公之世祿在其子孫也審矣今之七十年也烏足爲公壽而其卽世也又烏足以爲公悲然則余輩之所爲戚戚者老成逝也爲不可起也典刑替也爲不可式也縣官方鄉用廷尉君而廷尉君奄然倚閭矣此余所爲戚戚也公方御風乘箕逍遥乎祝融之墟均天廣樂翺翔乎洞庭之野七澤三湘反其眞也澤蘭湘芷薦明禋也郢調巳欲操南音也僊僊來賓惝故人也壘壘楚雲悠悠我心愧余未往公其鑒恍也尚饗

祭馬相公文

維年月日文淵閣大學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馬公卒於京師訃聞　主上震悼賜祿若賵易名一

惠他所以哀榮之典視昔有加禮也門下士某某具官南服弗克臨則束芻絮酒介行李徃奠于堂而授之辭曰吁嗟嗟乎哀哉若吾師者所謂百年之名世皇國之維楨者非耶粤自大河爲塞終南爲屏帶涇縈渭太華崢嶸斯天府之最勝上世之所謂湯池金城其山巃嵸以勃崒其水浩汗而澎湃其人沉鷙而磊砢其風博大而雅馴自　皇圖之光啓暨　列聖之忱恂歷載禩之二百質文武其斌斌乃若受　三朝之眷命輔　少主于昇平則未有若吾師之忠厚正直得尚中行者也吾師起家逢掖卒業麟經裒然首舉濯濯厥聲時則謂師爲賈生與董傳著文望於西京及其陳治安策天人賢良高等學博詞宏校藏書於天祿備顧問于承明時則謂師爲淵雲之爾雅爲子政之忠貞肅皇之季士風靡靡文亦大都澆漓而亡淳師也荐甄多士斯文士黜浮崇雅先民是程封非不遺于下體桃李含滋于陽春時則謂師薄季長之家學重伯起於鄉評皇皇辟廱　天子以養賢士禮老更師承簡在中心屏營典樂敷教攸叙彝倫庶幾乎虞之后夔登翅爲漢之桓榮抑抑秩宗以典三禮以交百神僉謀惟師爰列春卿罔不夙夜惟寅惟清依稀乎伯夷之敬讓卑視乎叔孫之逢迎當是時也有輔有拂有疑有丞股肱耳目洵美且仁　帝命宗伯汝左右予爲德爲民於是乎朝夕靖共不有其身順布若天之五氣都俞若舜之五臣既而呂公告老　帝命用申咨爾多輔欽哉四鄰夫何昊天不弔奪我老成遊觀九原夢奠兩楹鳳鳥不至鵜鴂先鳴昔姜望之皓首輔二后以配天在公孫之晚達延令聞于平津斯皆保功名於末路下膏澤乎蒼生胡我師之宿望蚤受知于帝庭賢雖徵於夢卜功未副于輿情懷一德以永逝嗟莫起夫阿衡霖雨悽其未洽乘箕尾乎上征維我　皇之在御天祚命以孔純爰篤生乎夫子寔河嶽之降精伊三事與六官咸協恭以同寅胡一籌之未運歘二豎之見嬰豈皇穹之無意抑梟生之不辰吁嗟嗟乎哀哉裘雖千金一腋委塵大

履渠渠梁木先傾道有爲之蟲廢身實係乎重輕豈歳事之在龍抑司原之獲麟某等不佞實藉陶甄聞師之訃中心欻欻非夫人之爲慟憯乎哀之怦怦蓋上以爲　一人哀悼下則以爲元元震驚若夫遺書可讀不啻荷薪則公子之振振者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死者將儀刑焉終不令泯泯已也某等何爲悲且論哉於乎椒漿蘭藉情則真矣一昔千秋叫重旻矣帝臣格天亘古今矣傀傀乘風鑒明禋矣吁嗟嗟乎哀哉

祭汪母太淑人文

維萬曆六年歳在戊寅秋八月之二十有六日左司馬汪公之母太淑人胡氏卒于家既成服閱月矣其姻家子司農屬方某受事署中弗克臨則炙鷄絮酒命其子時化哭諸其室而授之詞曰於乎是爲汪母余里中所稱太淑人者也豈不至賢哉當太淑人歸封司馬公時實生司馬及子仲貴盛矣母嚴事司馬公及老白首不替司馬公亦以嚴憚不啻如賓司馬頃在告居于舍中兩老人起居

適矣而嚴特甚人謂司馬公有側室其所有佚志即近幸側室母無乃川軟軟乎然母事司馬公業逾五十年終身不見幾微之色即誶語不下堂廉此其事司馬公不薄獨柰何以側室故裝恩乎母則賢哉初司馬公爲東海遊海上之人或言丹砂可化爲黄金者蹵言也公不難千金致之久之技且單或驗或否而公尚未厭厭也自壼內外母一切以其身任之勤斡濯以待公公歸而問故業猶是也公乃籍故貲忘亡非夫母也烏能致是乎母則賢哉母之偕司馬公老也非鳧鴈不宜非琴瑟不御及司馬公以子貴三被　璽書之榮微夫人之力不及此人謂母且休矣司馬公尚善飯諸姬悉抱衾裯以從蓋油然意得也母柰何兢兢壼內一切無所芬華乎乃母之性勤儉猶故耳喜無情容慍無厲色不啻以嚴事太公母則賢哉司馬起逢掖歷巨卿出入行間幾年於此矣至其斤斤務爲名高不隕厥問則兩尊人之教澤也人謂司馬公賢矣獨念母起田間諸所習米鹽凌雜第令其

子招權額金錢且甘心焉抑何所受命而好修若
是母蓋賢之賢者也當司馬請告歸寧日上食兩
尊人所仲子日夜七箸佐之諸孫繩繩以孝謹聞
乎郡國即漢之萬石君家曾何以過哉　主上方
修孝養理天下開諸儒資行英賢司馬旦夕將柄
用之曾無幾何而母淑人之疾革矣於乎母德之
茂孰如太淑人哉相司馬公即公之家事治舉子
兩丈夫即大者厚樹小者厚修所厚固殊于以亢
宗等耳　上方嚮用司馬哀榮之典載在令甲郡
之人無問識與不識且焉樂聞母德而亟稱之母
緊鞅鞅也乎哉彼千秋而後睪如墳如雖至貴倨
直一丘之土耳要以賢如淑人有後嗣如淑人即
眾庶載之形管籍之雖千百祀不朽矣寧直爲鄉
人戚里光哉於乎若母者瞑可矣瞑可矣潢汙可
酌蘊藻可羞眇予小子言念實昏咽咽而不能休
也母如有知庶幾乎歆饗之哉

祭陶師文

維皇帝三年吏部左侍郎陶公卒于京師　天子
悼念不已哀榮荐施贈官宗伯加謚文僖司空授
綏歸葬有期門生故吏踴躍陳詞越明年始克襄
事窀穸永寧門人某等服役中外聞訃孔悲思匍
匐之蕢往聊爲位而哭之日月不居奄及大期哲
人已遠後學何師於是某等相對泣曰哀哀我師
既已不可復作矣今且正首丘封若堂也吾與若
受師厚恩擢諸布衣薦之有司其可以無言而默
默于茲乎含主之德不宜忘主之教不思非夫也
乃相與炙鷄絮酒束帛薦芬馳奠于故贈禮部尚
書陶老先生老師之靈而屬之詞曰嗟嗟老師天
何奪之速耶師乃祖乃父世惟忠良厥有成績紀
書太常人謂陶氏如金如張幼而岐嶷長而愼重
治經下帷文如泉涌人謂陶師如賈如董肅肅
世宗俊乂登庸褎然首舉實惟陶公在　帝左右
爲夔爲龍歷事　三朝靖共無失　聖主幼冲論
思宥密人謂陶公爲伊爲畢既知貢舉遂典銓曹
桃李若狄啓事如濤推賢讓能爲我心勞溫溫恭
人吉辭惟寡德行顏曾文章游夏我　皇用豫推

師大雅一人有道二后同心經筵進講猶其德音程范有作師其所欽不怒而威不言而信　朝廷有人四夷歸順韓富之儔望師猶震嗟嗟我師實惟周行百辟具瞻莫之與京昊天不吊夢奠兩楹身繫安危計存社稷梁木其頹典刑焉式朝野傷心靡識不識眇予小子雖垂見收惟恭惟儉誨女同遊言猶在耳欲報何由嗟嗟我師薦賢為國我則非賢業已任職正學匡時以彗師德潢汙之水澗谿之毛千里緘哀憂心如熬幽明路隔景行山高嗟嗟我師有子濟美以子事君鞠躬無已九原有知可用憚矣尚饗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十二

新安方揚思善著　檇李門人呂元學校

南畧集

祭文十二首

祭世母吳氏文

於乎世母之卒也盖庚寒若矣不佞聞其訃傷之守司農署未際也既而啓殯于庭朔于祉妣矣不佞又無所與執紼也待命署中弗克解職事以去思一往哭之原間而草芊芊矣不佞將何所用其情耶不佞結髮受書母氏見背則從世父之二子遊二仲盖弟畜而兄事之寻雖不佞既已嚴事世父矣乃世母則沾沾喜也命伯子曰善視叔子叔子猶而弟也命仲子曰善視叔子當過而兄無不及焉於乎二仲之遇不佞盖有加禮矣間執經從仲仲遺之簽曰兹吾母之所絜簽也日或設醴曰吾母之桮圈在焉不佞舉手曰敬聞命乃飲必盡巵不敢以酢辭也啜不寫器不敢以飽辭也非夫飲食之謂繄世母之命則然毋寧以小人之腹勿屬厭乎他日客至堂下問知其叔子在也輒喜

雖草具必母親共之叔子去仲或從他客遊問知從叔子所遊也母又輒喜雖出敖不以爲憂知叔子能左右吾兒者也賢哉世母無問視不佞如子盦深知不佞矣今乃棄孺子而去也悲夫初世父肴家大人世母則肴予母氏也於是兩家子相得甚歡矣及母氏卒家大人遊不遂予小子栖栖然一歲中館世父所者十九穀者十三乃今遊大人以成名夫豈其材足頼哉譬諸共梓父植之母苞之世父若母則灌溉而樸斲之矣今雖倦遊尚不敢以一介易其兢兢徒務爲名高耳如二親何何以報施吾世父若母也十年之間不家食者八年往矣家大人日撰杖屨從世父遊猶然徒食徒行耍在其封大夫然猶可曰兩老人有子而傳起居適矣迺今吾母往矣曾不克逮一朝之養世母往矣曾不與於哭泣之哀嗟嗟天乎不肖雖木石耳寧渠無所動其情哉異時婦從不佞署中過辭世母世母執婦手曰行矣自保吾不及見婦歸矣乃今婦歸而果不及見也寧渠知異時之言遂成永訣乎哉傷哉母也生無以爲獻沒無以爲含吾何人哉肉食者鄙吾殆鄙也夫吾因世母念吾母而嗚嗚其痛欲絕也世母有知將從吾母地下道不肖之欸欸悃悃竟弗克從捆載者歸也而遊復不遂則不孝之罪將擢髮不足以數矣又况既節於吾世母弟其渺小者哉吁嗟乎若世母者偕世父老皤皤矣長子孫庭下繩繩矣世父肴堪輿家言將得吉壤爲世母千秋之宮畢如也母之月宜不啻瞑獨恨不肖無以報耳既已無可柰何則漬斗米絮炙鷄於其歸也往哭之原間而告之母如有知其亦無非薄不肖而歆饗之也

祭胡文學君文

吁嗟嗟乎哀哉胡君其竟不起耶月之九日豎子從江上來胡君報我以尺書遺我以茅最意殷殷焉厚也余發封讀其書如對面談而沃我以清冷也既而問豎子豎子曰胡君安哉獨恨某郎天耳曾未渝夕而君之凶問至其信然耶抑夢耶使者至問知無胡君書怪之及讀君之姻友書而後乃

知君之卒也信然矣君之入都也形尫然羸矣而
色笑自若也飲啖自若也余方謂其可以長年而
今乃不起耶吁嗟乎哀哉君自蚤歲受書遊鄉
校隆然起聲譽矣其於以致身青雲猶掇之也乃
再試再絀絀而復試不已也已又復絀君曰然所
不足者非才也學未博也已而學博矣君之絀猶
是也則又曰然所不足者非學也時未偶也歷歲
三紀而終不一遇豈其時皆非耶於是乎蓬累而
行而形始尫然羸矣則又曰吾所不偶者時也吾

將修業有常而取伸於後世乎於是乎汎濫百家
明其歸於六籍盖時益不遇而文益奇好古者愈
益相慕尚也而形益尫然羸矣則又曰吾形雖羸
吾神王也吾將優游卒歲將遂成夫一家之言於
乎庸詎知夫言立而君不起耶君之志將在四方
而跬步不出國門君之業將在萬世而諄諄者不
踰五十此果謂何哉大塊載我以其形勞我以其
生生之不全形之不修有臭之謂何此以人滅天
者也其得死也宜爾乃若修身以俟之性不盡不

虛立形不踐不虛生此其於天也不違矣柰何人
之不違天也者而天顧違斯人哉且也大年綿綿
小年填填大智閑閑小智佔佔其修短大小雖殊
其歸等耳君操行兢兢庶幾蹈高踏厚者倫持論
卽與人殊人無應者盖大聲里耳其不合正宜也
乃竟不得於人復不得於天何哉豈君之志大矣
而操術者非耶抑君之分約矣而所求者奢也夫
生也有涯知也無涯君於此兩者不嘗審矣君飲
不盡一卮食不過一筭終歲一褐有狐貉之溫焉

此亦以有涯受命者也君可謂得全其天而竟弗
克年何哉君以覽揆始艾余不佞爲文誄之庶幾
養生家言挫銳解紛將或有當於胡君也居無何
胡君至自江上擎跽拳曲遍謁諸公及與不佞言
未嘗不移日也嗟乎清卽不斂柰何能忘大夫之
言大夫其識余言冊中予朝不謀夕無俟河清矣
吁嗟嗟乎哀哉庸詎知異日者之言也遂成永訣
乎朝菌不羨冥靈鷦鷯不圖萬里斯消搖之義也
君年已五十亦既有聞矣舉三男子二女子未食

之報將以貽所不知者何人勝君者視君已無不足不及君者羨君已不啻足將與君等者又若忘其足與不足也君何哀哀君何爲也哉江芷可藉行潦可酌聊以慰薦君於九原非敢效兒女子嗚嗚怛化也君將與日月兮齊光與山川兮比壽寧獨無洋洋聆歆乎哉

祭鄭封君竹坡公文

嗚呼語云明德之後必生達人以吾觀於鄭封君家豈不誠然乎哉鄭君世家會京其居在鍾阜之

西石城之址有山西址出而雄跱者大類狻猊俗號獅子山云獅山之南有沃土焉宜竹宜木下者乃宜桑麻詣山以外則所謂岷山導江而東匯者也鄭君家其中據勢擇利而殖農桑益所居多植竹因自號爲竹坡公竹坡公其天性孝友人也鄉人謂公居善地履善道終身不求聞焉而老竹坡將所謂天與善人非耶其猶將有待者也無何舉丈夫子一人則吏部君是已吏部君始生時無日不討與刑而講之自弱冠以往益明習當世務所占屬無非格言君乃猶然諸生即鄉人所以謂竹坡公者猶籍籍也公有子矣猶弗克竟自知名當世倘所謂天與善人非耶其猶將有待者也居久之吏部君舉孝廉上公車以進士高第攝理東土又三年察廉爲郎乃始入司空釐課最入司馬署以 恩例得封竹坡公如子官會大宰之屬缺君乃補吏部尚書郎鄉人曰嘻信矣以竹坡公之居善地履善道也而不得一登仕籍乃今以有子被寵命也豈非天哉君子謂竹坡公得天之厚也鍾地之英也與人之周也其不仕也能善藏也吏部君之事親也其不解也能錫類也不有先者孰開後人不有與者孰光世德則是父子相先後以成此名也籍是三者而重之以世德足以年矣乃翁竟以中壽沒也何耶種種者髮諄諄者言河清不俟隙駒難還高山頹矣仰止奚存將齒角足翼受分固有所限抑祿位名壽大德猶將不全於乎天與善人不於其身於其子孫益予觀於鄭封君尤信乃今年踰七十壽其身矣以子事君壽其國矣

其鄉人歌舞封君之德而日誦法之即令名且不朽安在其以世祿爲君家後也然則封君之靈方且峙而爲山鍾陵不足爲其高沛而爲川大江不足爲其波而又奚數數然於一丘之貉也乎哉然則吾鄉人若之於封君亦可以無憾也已淵谿之毛潢汙之水庶幾不昧將公九原公也不忘首丘其亦無游乎鄉人而歆饗之也

祭方母林宜人文

嗚呼士君子負四方志游大人以成名斤斤著忠孝節非獨其丈夫賢也蓋亦有內助焉以余觀方大夫起縫衣守桂林入爲民部無論文學操行乃宦業蔚然在人耳目非夫游大人以成名斤斤著忠孝節者哉及余入署中得與大夫同舍兩家子相驩甚業以筆研相成於是號爲通家矣大夫舉子三人其一在抱余舉子者再再與其子同生及其相屬爲文辭偉哉泠泠乎大夫子之爲文辭也蓋吾兒亟推之乃大夫子退然如不勝亟視吾兒於是兩家子交驩視吾兩人者特甚一舍中舉奉巵酒爲兩家壽也吾兩人受博士尚書先後出牧已先後入計曹於是兩家子交驩推本所生則兩家母又數以榛栗筐篚相問遺蓋世所稱莫逆交第丈夫能耳知子之來雅佩以贈非宜人素秉女德庸詎能勤禮若此乎往吾兒對其母則亟稱方母賢不虛矣及宜人病大夫子輒告吾兒吾兒輒歸告其母也問之已病少間大夫子亦輒告吾兒吾兒輒歸告其母也問之少間矣大夫子何不出也曰病尚未瘳也亟問之今何時也大夫子亟憂宜人而宜人竟不起矣亟哭之微獨吾兒即吾與同舍郎亦數聞宜人賢而亟傷之也則往往易哉而哭之哭之而大夫辭也曰無祿中人逢天之感不佞誠心傷之顧二親在堂色養謂何耳不使其不得受私弔敢辭辭之而同舍郎誼重違之也緘[illegible]炙雞而奠焉嗚呼宜人相方大夫出入四方距其始舉之年至於即世蓋三紀爾矣舉丈夫子三人女子二人玉立蘭馨閫內言言如也肅肅如也即云不知其婦視其夫不知其母視其子宜人有

賢徽矣矧兒輩所稱母儀猶然卓卓者哉嗚呼徃
大夫治經有士譽則宜人以鷄鳴相之宜人賢哉
巳治郡廩廩有民譽則宜人以保子相之宜人賢
哉孝養二親友於兄弟家庭之間無間言則宜人
以中饋相之宜人賢哉入爲度支稱詩屬文所交
多賢豪長者宜人至脫簪珥佗觴無巳時宜人賢
哉宜人之於女德備矣修於行短於年畐於人嗇
於天蒼蒼之謂何何賦命之奇也嗚呼大夫亦世
家子亥身恭儉戔戔務爲名高終歲厭脫粟之飯
披大布之衣此何以適宜人宜人且芉心焉獨時
時規大夫大都繩墨之言此尤人情所難哉宜人
徃矣伯子雅修詞稱諸儒生祭酒仲子讀父書率
歲十餘萬言季子挹觀卜相者前卜者奇其有貴
徵矣異日者挾筴遄興烝嘗宜人語稱吉觧畬事
非耶則今之奠也非以抒其哭死之情且令宜人
有知將僊僊乎尉薦於九原也尚饗

祭族父後山公文

嗚呼天與畬人自古記之矣太史公傳孤竹氏徃
徃抵其說不論好事者至今稱焉信斯言也爲畬
者懼矣余家自受姓以來代有聞人庶幾語所謂
明德之後者與自十世祖著籍　國朝遄盛遄遷
今其存者三族族無慮數千指業人人殊然其秀
者受書學官其壯者受田闢者受十一要以秉仁
敦誼崇禮著信肫肫乎無懷氏之風焉此其大率
也其後文教日盛都人士爭相蘼爲名高文足以
滅質機足以滑和久矣夫熙朝之興　國初也雖
吾族僻在南服振行斤斤然其喜游者衆倡予和
女其漸靡巳然矣是故羣而不巳則爭聚而不巳
則各相尚而不巳則驕相尤而不巳則汰蓋至此
而畬人之黨孤畬人之俗澆矣嗚呼天實生之人
則孤之天實樹之人則澆之此豈特有關於一人
一族巳哉其　國家之治化天運之斡旋實攸係
焉故畬人之生也關盛衰畬人之保完也昭勸戒
天道一日無畬人則廢長國家者一日無畬人則
憂畬人之榮也生畬人之哀也亡於此見天之與
畬人厚矣不高爵而貴不加祿而榮不綺轂而華

不阡陌而豐於此見天之與善人賒矣商周之際析圭儋爵者千八百國豈孤竹獨存哉乃孤竹之名得其子而益彰天之與善人也益窮而彌厚久而彌光矣太史公何慊慊也余族丈後山公口悛悛不能言貌瞿瞿不勝衣擇地而趨覘時而往定交而求其質行牖炙人口殫竹帛不盡昔年八十有五矣而老山林其伯子受周禮學官孝謹尤篤然卒白首而屈諸生其季尤稱卓然者哉動法古人乃至子然一身澁焉蚤世余昔嘗爲文哭之矣嗚呼善人莘公一門烝烝盛哉乃天道寥寥何也余讀孤竹君傳嘆嗟太史公之爲言乃今睹後山公家愀然有感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有概乎其言之也夫孤竹君有子矣吾何以知孤竹君之賢哉以此此兩賢者相讓而爲仁人卒以中子延祿乃今後山公於孤竹吾不知其孰賢然伯子以善固窮季子以善蚤亡而二仲駸駸廣其生業夫安知古今人之不[illegible]哉商周之爭孤竹以讓顯名皇[illegible]後山以厚植節天道昭矣世運旋矣茲豈特爲二氏光其風化人心寔賴余故爲文哭之且以慰公九原而振夫後死者尚饗

祭沈太史公文代作

於乎大江之源其始濫觴耳及其洶湧澎湃滙之爲九澤衍之爲三江盒舟楫灌漑之利不知其幾千萬區矣而濫觴者推深焉太岱之高崔巍巑嶫累迹脅肩而不可陟者豈不隆然高哉斯亦天下之極觀也而陵夷漸積始於平麓故夫推太岱之高者不曰太岱而睹大江之流者必曰濫觴何者物固有所本也天惟昭昭也而無窮地惟一撮也而廣大天地且然而況於人乎況於河岳乎由斯以談哲人達士之生名世之間出豈偶然哉吾師乎吾師乎道含三極而不爲長學羅萬象而不爲侈智先名物而不爲巧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而退焉若儒夫孺子斯豈非其生有自者耶茲豈非得兩儀之間氣而鍾祥於巨族者耶茲豈偶然者耶盍吾槪於天地之大河岳之靈而後知吾師之生者非偶然也太史公之積德厚也發祥深也雖

然太史公厚且深矣而終身林泉也終身自食也是果謂何哉於乎斯吾所謂濫觴者歟斯吾所謂平麓者歟濫觴不已而大浸稽天平麓不已而卑視寓縣其末至與天齊而其澤且源源不竭若斯亦林泉之所不能窮而目力之所不能圍也偉哉太史公乎往矣不足艾其來亡矣不足喪其存有涯矣而無涯者逍遥乎滓溟之間若吾太史公者亦可以無遺恨矣而且錫命著於旂常哀榮光於窀穸惟是不朽之事惟吾師在塞天地横四海施後世語稱明聖之期而吉袝奢事也非耶則太史公之於九原也良足慰矣其叨與門墻情誼孔至於公之訃也誠不知其涕之何從而竊附孺子炙雞絮酒之誼也然則公其有感於通家之故而鑒乎恍耶否耶於乎哀哉尚饗

祭封少師張公文 同籍作

今 皇帝之五年秋九月日封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太學士張公卒於家有司以訃聞上上爲哀悼者久之日遣使慰勞相國相國請命奔喪三請而三報聞也相國乃復泣血披瀝以請有 詔固留相國而遣中使往護其喪與禮郎一人行吊祭事司空郎一人爲起冢復土黄腸題湊悉出尚方錢治之而史臣共者相國之嗣子而封少師公孫也 主上特爲亡告令歸重相國也他所以哀榮少師有隆勿替嗚呼盛矣自三事大夫以下至百執事業已受成相國休戚同之聞茲訃也悼往拊來情何能釋於是乎含者襚者賻而賵者往唁而陳誄者介相紹道相屬也而其官南服者爲諫議則有若某某爲侍御史則有若某某爲尚書郎若廷尉平則有若某某某皆相國門下士也既已爲位而哭之矣則相與辦香束帛拜而授使者辭而往奠之曰嗚呼江漢之間翼軫含精篤生異人爲邦家楨惟此少師烝開至道天牖其衷被褐懷寶離經辨志展也大成濟南逸老稷下先生洵矣楚材資不逢世其風肆好爲吏爲惠旅光飲和卒歲優游有子象賢爲伊爲周教以不言用以無用布衣肩冠爲天下重 皇皇厥辟令子

相之鞠躬盡瘁追恤其私　帝曰休哉咨女相國
尊尊親親垂于常式嘉爾有相孰貽之謀爰以上
公爲親者讐抑抑少師再拜稽首　天子萬年報
于何有赤芾金舄載趨載翔宜爾壽耇式豫以康
不吊昊天命靡有定奪我少師三精晝瞑嗚呼哀
哉九原不作二豎何殃埶埶相國徒跣踉蹌　帝
曰吁哉典刑已矣予孰無親親孰無死孝貴錫類
壽在不亡資親事君咨女無爽煌煌　簡書不壹
而足生也何榮沒也何穀司空復土宗伯陳哀稱
天以誄魂其歸來恭等無似爲門下士聞訃盡像
霣涕如兩聚順者百不朽者三少師瞑矣而我何
領維溪之毛維潢汙之水維靈之來思維鄉雲纚
纚嗚呼哀哉

祭吳自湖先生文代作

嗚呼岷山之東厥有匡廬滙爲彭蠡萃於洪都南
金絢采神劍光瑜英材輩出史不絕書惟我吳公
鍾彼間氣人傑地靈相因而至詩禮發家賢良高
第公年幾何雅有大志爽鳩初試惟允惟明既司
邦禮載寅載清耽耽相國兆其鄉人公曰弄哉我
生有辰七禩郎官一麾出守實惟揚州是彊是阜
宣勞孔多受益不少譬彼先哲邵父杜册備兵齊
境視學胥邦允武允文多士用章出游入臬綱紀
四方不失其馳于康于莊乃來旬宣于吳若越司
馬軍興東人毓愆家削幣餘供其匱闕舉骴卒藏
伊誰之烈煌煌誼問簡在　帝心賜爾鈇鉞於梧
桂林念彼黔首干戈日尋勿逆克奔以痛矜人
帝曰咨爾來相司馬期門羽林軍容閑雅百發會
息優游林下身雖萬衆望係　胡野東南天府淮
泗咽喉爲時患者浩浩洪流公也無忘宵衣是求
單車就道周爰咨諏啓居不遑胼胝是力淮流泱
泱金堤翼翼轉滑攸寧玄圭方錫不吊昊天奪我
明德嗚呼哀哉黃金屖比韡如神僊之才之美有
命自天光輔　皇圖實惟諸賢既曰命之胡不少
延功則不朽仁者斯壽公也兼之報于何有盡瘁
匪它惟臣自道九原有知金湯永保其等不佞辱
在同升及哀往奠涕泗如瀧蒸嘗之事有子是承

撫孤悼往愧我友朋嗚呼哀哉

祭世父靜泉先生文　　南征草

維　上之七年十有一月望日隨守兵之未守隨
也則世父靜泉先生卒於家先生雅遊所至輒題
咏其山水通形家言其少時嗜學古之文詞不斷
仕進自方以內外靡所不遊盖不名一家而歸本
于儒者儒者爭鄉慕之如先生之鄉慕儒者也可
謂君子矣卒之日鄉人無論識與不識如失其師
不佞將爲撰次先生所以爲人者狀紀傳之令漢
泉之事急竟未有以云也維先生之行陳誼甚高
卽更僕未易悉然大較可睹矣余居楚爲復習楚
歌執紼之未能則授簡豎子歸而以聊虞殯斯可
矣豎子其以吾言䟽而布之几筵而告先生曰夫
何昊天之不弔兮遺巫陽其下筮惟靈修之是求
兮曰先生其鮮儷兮既好此俶奇兮又申之以愷
悌曾無初之弗覯兮亦靡交之弗締譽所服之有
常兮違衆好其何討般紛紛其雜處兮煢獨往有
深詣豈曰莫予逮兮固終温而且惠愴懷居之匪
士兮嘆蜉蝣之如蛻軔蒼梧而朝發兮駕東海而
夕稅何榆枋之是搶兮何匏瓜之可繫荃既滌此
玄覽兮相九州而去之踆山川其跋履兮雖至老
而靡衰陟彼岡而盼睞兮察地脈之依違源潺湲
以澶洄兮卜形勝其何居廼稽墳典載索哉丘占
象繹其靡爽通晝夜而周知既欣欣而有獲爰賦
物而稱詩大莫大于毫芒兮眇莫眇于泰秖樂莫
樂乎新知兮憂莫憂乎仳離雖壺飧亦足飽兮卽
洞酌其攸宜倘餘生之一昔兮將萬壽之無期荃
既負此獨覯兮固疇人之所駭彼以我爲非人兮
時女帝之懸解緊大塊其遽廬兮歸萬有乎渤澥
視三旌與萬鍾兮弃之乎如敝屣悲獨醒之不然
兮挾高陽之酒徒謂鴟夷愈于挈缾兮頌酒德之
非誣彼千鍾非聖者兮胡一白之莫呼惟瑰士之
達觀兮將有託而胡盧夫維七尺之如寄兮何悋
醲以千酤吁嗟乎先生以彼其才兮卽經綸其焉
如歷國都而登庸兮沛霖雨乎九區捌爲乎牖下
老兮獨集于枯吁嗟乎豈無徵人時固各有屆也

豈無機利人固各有志也將安是圖未爲無所遺也文共在茲先生爲之地也吁嗟嗟乎悲哉天不憖遺兮邦之老成哲人既萎兮後死共肓斯文氒兮疇將主盟地爲流澌兮泉咽天爲黯澹兮雲横樹江漬兮行潦搴芳洲兮杜蘅望南天兮雪涕酹靈修兮九京吁嗟嗟乎哀哉

祭封司馬汪太公文　浙中稿

於乎茲吾左司馬汪公伯玉之封大夫司馬公也司馬公寔丰神魁然其大丈夫哉始司馬未舉時公乃以良家子爲鹽筴商吳越中吳越中多賢豪長者公皆與之遊惟是賢豪長者交司馬公益相得懽甚也而司馬公挾不貲遊不薄且焉落落無事刀錐諸賈人子咸睥睨公矣而公益自喜謂黃金土壤耳何足事吾將事黃白爲方外遊乃遇異人售其方歸而以方自秘也築一室驗治之而公雅故推本儒家不專方外以故用功不深而方亦多不讐頃之司馬生授禮家言舉進士高等補吳越中巖邑三歲則以循良徵入擢爲郎故所從司馬公遊者爭嘖嘖中郎矣而公起家鹽筴不欲遷業戒諸子弟善師吾術其勿與賈人子爭刀錐乃歸治黃老言出入方以內外如故資益五十始衰而髮種種矣然其居家理其治生易其與人不侵然諾而善振人于危急閭里之廪廪山立而神益王志不少衰也者其素所敦尚足以自建而臻吉祥也夫古之雄夫俠客所負多奇而往往澶漫跅跑不軌于正養生者流煦嫗呼吸曾不得齒于人倫而能久視彼皆有所長非苟而已也而縉紳先生多耻談之何以故嗜欲深者天機淺此兩人者皆有所嗜嗜名者長于名嗜年者長于年夫唯聖人無所嗜而有事有事者固無事也而後乃今遊於世道之外而與天遊夫司馬公者所謂遊於天者耶非乎夫生而豐下斯足以壽恬於勢利而適四方斯足以壽其操行不名一善而能貽所不知斯足以壽閑於刀圭而善用之黃金可成蓬萊僊者可見斯足以壽以無爲自用而以有爲者貽其子若孫斯足以壽大哉司馬公也斯百歲而可矣

而曷其遂巳耶豈其有所嗜與買而不利儒而不名黄老而不爲身斯其嗜者鮮矣嗜名名立嗜年年引公惟不嗜年也豈故不久延與將解於帝縣歸於大過即烏烏者毋巳恒化也公年七十有七不爲無年司馬伯仲業以文章起家不爲無後鄉人士多稱述司馬公者施於呉越不爲無名生平聚散千金鄉之人有搆不難以身居間而講斯其及於人者溥矣不爲無樹微司馬爲社稷役以功名張公固自顯融也又况司馬濯濯者乎而仲氏矣且仁又稱其家兒也公之目足以瞑矣余不佞於司馬爲忘年交嚴事司馬公不啻諸父於其訃也潸然以悲不知其涕之何從也意公習黄老言久乃不死而自化去玆豈其然耶吾望天都大鄣之間白雲英英清風穆如舉酒西鄉酹地而呼者三公之神其毋孺子我而薄我羞我潢汙也於乎哀哉

祭伯兄同野先生文

吁嗟乎哀哉先生行必擇乎地義必食其德定交而後求易心而後語蓋儽儽然古之人也余少從先生遊長而知學覩先生所爲樹不啻厚矣而今遽仆耶先生樹厚不宜仆者三不宜仆而仆之不可知者五少稱岐嶷長成敦敏得於天者全乎而先生是巳其不宜仆一也操行凜凜諸世所玩好無足一當其心霽臺昭曠瀕瀕爾洞洞爾其不宜仆二也官止神行無縣不解思深哉其猗韋氏之民夫雖時時以酒全曾莫能涯涘之其不宜仆三也天以全畀先生先生有所用其全則爲天光無所用其全則爲天倪天光葆矣而卒以仆其不可知一矣有所用之天倪以庸無所用之天倪以常夫無以庸又無以常其不可知二矣操之存也舍之亾也既從以存又反以亡是謂重傷先生無所亡而不存是謂襲明然卒以仆其不可知三矣官止則玄神行則同玄同之極合於帝則夫非參疑太始之倫與然卒以仆其不可知四矣酒之德也齊萬始和五情機心忘純白備惟先生全之也者夫然卒以仆其不可知五矣夫不宜仆者三宜樹而莫之樹者五悠悠蒼天其竟何如哉且也先

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吾無所用於天者而天忌之耶微然也先生何爲以仆也人道惡盈謂其取精多而用物弘也先生衣一升之布食脫粟之飯果然而止不求其他人將以其盈也惡之耶微然者先生何爲以仆也夫爲學不斷多聞爲生不斷多取其羸在天地間者物物得而有之而物掎之耶微然者先生又何以仆也物固有全於同毁於獨者先生遊今之世而從古人其所謂獨者非與則先生宜仆哉萬有出於機入於機其機即殊其出入等耳先生出靡於機而其出同入靡於機而其入同夫先生者非遊於機遊於天矣則先生宜仆哉先生遊方以內則過而不有遊方以外則肆之而不失嘗無方神也有方器也先生遊於神也者而卒莫能器之而毋乃數數焉以器求先生其求愈多其得愈鮮矣然則先生雖仆猶不仆也夫而嗟嗟者何也夫知也無涯而生也有涯先生方啓有涯之門而余類以無涯傷之竊竊然謂不宜仆而何以仆此亦夫務華絕根不知先生者也先生已矣歷春秋六十有八其世業在子若孫其傳在其徒其無窮者在方內外矣余何以哭先生哉余何以哭先生哉沼沚之毛潢汙之水聊以稱余臆而薦先生也先生其庶幾乎歆饗之哉

祭檢討錫川何次公文

於乎是爲何大復先生之仲孫次公者也次公舉於鄉爲壁經第一人已薦南宮爲國史檢討顯榮矣而竟不祿謂何哉初大復先生起逢掖有文名一時薦紳先生嚴事之以爲唐之韓宋之歐不過也兩先生即有文名其所著詩賦卑卑弱矣乃大復先生者其文類韓非其賦類長卿其古詩類康樂其近體類摩詰而其立朝風采則自董江都賈長沙以往有長沙之慷慨而去其激有江都之組藉而去其迂斯其得於天者不全哉何年不渝強仕官不過中大夫而竟沒沒也蓋薦紳先生競吊之已則曰天道遠哉夫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蓋自古記之矣安知夫大復之後不生達人乎已而封學士公生矣舉於鄉令於懐遠丞於德安則又

曰未也是晨星始爛矣於是乎學士公生而後喜可知也曰大復公之後有人矣修大復公之業而光大之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則又曰未也是旭日始旦矣已而檢討公生而後喜滋甚也蓋學士公之舉於鄉也歲在大梁爲壁經第一人檢討公之舉於鄉也歲在大梁亦爲壁經第一人語稱國士無雙今且雙之矣檢討之後復舉季公其文事駸駸起也疇謂平輿之郡非鄉者河東鳳耶蓋至是而後大復公之論稱天道者定也已學士公方柄用而以太夫人之訃去學士公去而檢討之病遂不起矣吁嗟乎哀哉倘所謂天道定耶否耶大復公之業當萬萬禩無朽而至其孫遂有斬此豈所謂報施善人者哉學士公卽大拜其宗祉元元幸甚海以內賢人君子彈冠而相慶者不知其凡幾輩矣諺稱河潤九里學士公之潤且萬萬河而潤不及其弟此果謂何哉豈天將大學士公之用而顧斬於其弟耶抑大復公以其未竟者貽之子若孫而子若孫者又以其未竟者貽之所不知者何人耶吁嗟嗟乎哀哉次公之生也文行卓茂等大復公大復公之年差強然不登於中壽大復公之秩差貴然無當於國衡都人士鄉往次公不啻如在大復公時也次公者食舊德而新之世世以長而遂已已乎要之士不苟生生貴無忝生必有死死貴不亡以次公之生當學士公積矣將幾幾乎難稱弟矣業已稱詩屬詞修當世之務而登作者之林矣有如次公不死其所精進庸詎有涯哉然則次公之生卽有涯何所忝於當世學士大夫也次公往矣其精爽寄天地其誦法寄詩書其不食者貽之後人其不朽者傳之世世俾學士大夫皆曰大復公之後又見兩大復公也後之仰止大復公者皆曰大復公之業得學士公而澤流於天下得檢討公而名行於後世卽次公往矣其世世可稱不亡而且嘐嘐天道謂何哉自江都長沙韓歐之後汶汶齊民大復公文行業已兼之而又有世其業者如學士公而次公有子若而人異日者褒衣博帶將繼季公及學士公之嗣子而興也庸

遂有涯哉吁嗟嗟乎若次公者可以瞑矣余不佞生無所述於時而再臥病弗克及次公之含而匍匐往以唁也次公死而余何以情爲則不佞所爲嗛嗛者有以也次公有知尚克鑒予衷而饗之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十三

新安方揚思善著　檇李門人王體元校

書牘四十五首

與焦叔子　山中稿

客歳稔聞緒論鄙吝灑然夫古今人不相及自昔歎之于此焉得一人軒之無前輊之無後常人以爲是固然而卒不知其所從此所謂古人非耶則今叔子是巳予句讀于少聲律于長私心輒鄙陋以爲人之所以爲人不若是乃欲進焉而求所謂古之人輙莫得其當而予心益不敢忘冀終其身得一遇今見叔子乃若此此其可不喜且幸耶別來入黄山且易寒暑矣緬想灑然之時復何如哉方予居于山習于澹講肄于徒率與靈谷不異而獨所見聞者皆今之人得不愀然蓋誠以爲憶叔子而不見見有如叔子者而可矣對一帙焉曰陽明集予乃讀而掩掩而讀讀而玩不巳也然曰此真叔子弱侯耶予昔聞弱侯之言而冀伯安之學今也誦伯安之言而又知夫弱侯者之益真

非惟知夫伯安蔣侯又知夫孔子孟子者之益真也夫孔子孟子之學豈有異哉能不失人之所以爲人者而已矣太平焦君國材將執幣請見于門國材好古士也其于予言既不以爲非則其于叔子也當必有所合矣予懼夫去古人遠鄙吝生而志之荒也故道其所以講朝夕者而願以請焉惟叔子教之無金玉爾音也

上鍾師　燕中稿

某聞之君子之欲行其道於天下也始以待其身終以望其人其身之不行猶有人焉以行之身行矣而不得人焉則有時而或窮故夫君子之於道苟可以行不必其身者其爲計甚公而其志大也當今之世其懷道于其身類可識也修于窮矣或不能達于行達于行矣而其位或不甚貴其權力亦無以作天下之賢者而傳之乎其人蓋至傳之乎其人而後其道始擴而其及亦甚弘其也藏此于胸中久矣始者讀載籍而時慨慕焉以爲斯人也第聞之而不得見也乃今見天下有鍾夫子則豈所謂其人耶當其待命金馬門爲　天子侍御其所爲文蓋徧海內騰英聲藉藉矣某初跂而嗛之以爲安得一親其人以覿其道之行有間　天子以爲五經使者而某因得以經生望顏色于庭今且借計荐春官行授綬舄矣方其與計偕也夫子進而教之期之以必遇而望之以必行蓋夫子且有東山之志矣而其于某也猶若是則今之居豈飄然無意於斯世者哉乃其行道之志不私于身而公于人誠公于人而其身之所任者愈益重也夫其昔之所藏者既幸得一快諸其耳目而又獲以其身親爲斯人之徒則如某者又其可不謂大幸耶雖然某竊有憂焉身爲君子之徒寧得不如君子焉以行其道于天下故竊嘗意之以爲君子之道高至于天經地緯陰陽性命之微而細至于芻馬刑名錢谷戎方之屬慕其高者鄙其務于不屑而習其細者置其理于不談以故不鶩玄理而滋周章則勤小物而闊大體皆不聞道之過也聞道矣而行之又甚難方君子之出而有爲也吐

之則逆人茹之則追身傾之則爲懟而委之則爲佞不吐不茹不傾不委若是者其于道之存亡何如耶此行道之難又有甚于聞之之難也居今之世欲行道而列君子之林者宜何從哉某之所以爲禍憂者此也夫子既教我于前矣其于今也寧能以隱隱乎此某九頓竊有望也辰下暑氣方侵伏惟爲道珎重偹緘微儀具在別楮臨封無任南瞻悚息之至

與汪環麓

日來舉子業必且大進可曾如吾徒在黃山時否爲文須有進時須有進而不知其進時大要成家驚人方有下落科第事亦非可浪說命也志于飽則得食矣志于温則得衣矣志于歸則得家矣自古及今志道德志功名而不得者寧幾人耶此幾人則信可謂之命矣今人曾不得其一二胡可言命爲文之說黃山時畧已盡之茲故不及及其所以處爲文者

與塾師汪丈

別來不覺易歲兒曹重沐提命感激何如大兒可令讀易吾家先世曾有著述故也族中子弟俱沐寵光得一二長進佩服之私又豈在一人已耶風便聊寄區區伏惟順時加愛緒及吾宗幸甚幸甚

與洛中同官　中州稿

昨見野倅道及獲罪足下謂不佞宜善爲辭不佞亦多寮方難調攝夫寮佐大氐多出兩途其一高潔自矜往往以其才慕上加禮一不稱則領之其一瑣屑不任至以其身博一日之飽榮過則靦顔去耳夫此兩者其志行不同宜有以異遇之加禮推誠小過必赦所以遇高潔者也恤私嚴禮正已帥之過則易置其下所以遇瑣屑者也今野倅方以託于高潔而足下以凡視之或加警焉易有之近而不相得則凶寮友之屬是也足下無亦釋舊憾修新好推赤心置彼腹中何一夫之不相容而疾以亟乎不佞非直爲野生地亦將以辱足下之愛而思以報也伏惟足下少垂督焉

與鄉大夫彭公

僕鄙人也奉戢無狀乃辱長者推轂曰賭來諭輒傾言屬之汗未嘗不浹背至踵也部中水利久淹民至掘地二三百尺所得泉爲艱以故從一二耆民尋講遺跡出陳粟役飢者計日疏之蓋踰月而告成民之力也二三當道之教也鄙人何功之有辱長者明問引而歸之鄙人感媿駢矣往瑞蓮池中有水亭題曰仰止蓋召康公故之以日鳩材新之工且成願與高賢長者落之計秋深可了此良晤也

復鄭令君

往承教洛下具領高情卽事以來日治程書不暇無由一通竿牘報命所知乃蘧使儼然撫之寵惠蕩至鄙人將何以效尺寸稱明德也諭及邑中多故公移旁午高賢直此正當遊刃第部內久虛要以烹鮮治結徐徐理之不宜旦夕責效此龔子所以治渤海也足下秋霜烈日芳譽遠聞卽翕翕詆訕何由鼓吻足下勉矣約已裕民共相砥礪贊毀利鈍付之無心請以備足下韋絃之萬一良時自愛不盡願言

與唐凝菴

不佞蹐滯周南惟是二三故人日疎日甚乃吾丈自天而下辱貺鄙人西發星軺竟迫冬日遠方賤吏得與仙郎並駕遨遊二陵之間踏層崖觀底柱吐吞洪流表裏秦晉蓋惟古今之故更數千年曾不能當吾兩人一瞬於斯辰也方外與遊神物與遇又安知有仙郎之貴守吏之賤耶鯤鵬寥廓鸒鳩榆枋非智不若其所遊異也繇斯以譚逍遙生之于道也深矣來書諭我過厚規我實多捧誦再三不忍釋手弟卽不敏敬聞命矣其朝夕怠荒是懼庶幾無負先生長者修我要以一切高尚去功利心去聲聞心去人我心廓然大通而游于物之初然後可以語道此孟氏所謂囂囂而今日之竊鄉者也吾丈家學淵源世衍經濟來書所云適足以自名耳一意聖學無附無偏底柱中流惟君在矣敢以是爲吾丈壽焉珍惠優渥何以報之勉謝故人爲道自愛

與曹近陽

往入計歸寧造謁門下幸及接席爲擁跨年始克南遷南中吏事頗閒要以過從數數足當吏事十九即深居簡出自適巳事率月不再三焉力不盡瘁公家而卒以竟日稱勞攘此其故可竊歎巳年丈閎識雅量鉅細齊觀始試遂領度支待一意推求習知天下經費與日者提府兵典三禮廢置當世才賢率以精核出之可無遺慮非貌言也弟不佞聞兄褎言敢不斤斤褰請第恐方枘圓鑿如當世何巳受教鄉先生勿忘繩墨此吾二三兄弟所相涖盟者也吾丈以爲何如

與徐中菴公祖

明府之始下車聞者見者無論識與不識咸山生我者明府也舉欣欣然誦誼無間言不佞辱在編戶中聞此而喜可知矣始從縉紳後宜一布兼兩爲賀今家大夫行之不佞復踵行之無益祇勤閽人耳盖瞿瞿然中止也自爲諸生時明府與有澤宮之事不佞始得一當有司方以不及出門下爲慊其後明府列在春官而不佞惘然外屬蓋私心竊往者久之無何明府分符敝郡而同舍郎唐君適以使事至都下于是乃得悉明府之爲人自其操行秉心孜孜訪求治道即當世無雙蓋有味乎其言之也唐君雅遊然諾不侵其所內交皆天下知名士也其爲予言明府獨諄諄然以此知其選矣不佞是以敢盡其私而爲明府陳之敝郡列南服好誼尚纖猶有先民之遺風焉其敝也直而徑啇而喜爭凡今之習詐而沓者非其質也其漸然矣故其稱爲難治而實則不然吾尚節而偸者應吾尚讓而和者應吾尚慤而樸者應吾尚斷而輸情者應凡吾之所注措朝揭諸市朝而暮達諸四境矣或者不然持以先入而示人以好惡之端右民而左士役鉤距以得事情而去悶悶崇皎皎此皆以遁心應之其效止于聽治而不能以無訟昔之稱爲難治者化此屬也今明府以平持法以睦教民以禮待士以詳涖官以明御吏六邑之民欣欣而誦誼者不虛矣故不佞聞之而喜有以也明

府强食自愛治如是足矣凡貴賤貧富大小遠近强弱賢不肖此十二等皆明府子民也誠一意以平以睦以禮以詳以明治之不遷不易此雖以卧治可矣矧高誼雅聞如明府者哉不佞與于編民困知忌諱明府幸採其樸而恕其狂不佞幸甚

復殷石汀大司徒

揚鄙夫也何足與論大臣之道幸列鄉人得藉司徒光寵卽思以效梗槩酬明德未能也日承司徒下問過而厚遇我我何人斯而不一與耿耿之懷乎雖然微獨鄙人凡天下之所謂懷才抱奇者有能出司徒之門下而一吐其未試者乎一或吐之司徒既已先得之矣此天下之士所以望下風而趍雖然如是而遂可矣自爲謀則善矣非所以爲司徒謀也凡司徒之所貴者非能爲大能用大也用大者不自大故能成其大故夫今之諤諤喋喋者皆司徒之所願聞者也嘗試論之司徒掌錢穀出內之數一歲中所入者幾何所出者幾何所不當入且出者幾何此不可不令　主上知也故會計之録當愼也天下之賦已足矣而與商人較刀錐之末司権酤者日甚一日而猶嗛嗛焉例不足者此非所以安富人而重國體也故征商之吏當愼也三代而上雍爲上田冀爲上賦自漢滎陽成臯之戰猶輸關中粟以餉之此非無督亢之地沃野之土明矣而今至轉輸江南粟以盡給此三邊隔江淮汶泗河漳諸水絶數千里之險而于以爲終歲之計若此者非所以擇地利而制便勢也故塞下之田當議也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此豈待發徵期會哉京師固朝市之集也度一歲用粟幾何用帛幾何不待有司徵募而鬻粟與帛者繦至輻湊于京師矣何也其用多而利厚也官家漕粟之費十倍賈人而賈人自貨以給京師者十居其七然聞士人畫漕粟之策而不聞其有議優恤于賈人者計亦左矣故輸粟之賈當恤也生財之道在生之衆而爲之疾不在徵求今至以徵求爲不足而酌令開納夫開納起于何時哉豈非以正景之間費加于邊餉而爲是不得已之計乎今已

非其時矣而復興是議何也故開納之例當禁也人君之德恭儉爲上書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是也今以天下之財供國家之用平居無事則不啻足矣一旦有師旅饑饉之變則此廩廩之積將何以佐之故取用之端當杜也古者皆有勸農之吏委任而責成之故農事興今郡有守縣有令舉一郡一縣之事而屬之一人其簿書期會之煩已日不暇給矣而又責之勸農可能哉不專其任不習其事而欲以責厚民之利難矣故勸農之吏當專也錢法之弊久矣其難言二百年來閒有鑄錢之令矣未聞有行錢之令也今一旦而行之太驟禁之太嚴此恐非所以利國而宜民要以新舊兼行如周時子母相權之制則可矣然聞有行舊錢之禁欲一切收而銷之此傳言耳果然殊非長策何也新者可以一旦鼓鑄舊者非藏之數十百年不能有也故錢法之利獘猶當熟講而後行者也凡此皆鄙人之過計蔵胷臆中久矣幸籍司徒寵靈無所督過故畧不辭讓而妄言之然其有當與否可行乎不可行乎此則司徒事也司徒博取而審行之其宗社元元實賴豈惟不佞

與殷肖築

不佞獨行踽踽足下不以爲過而交驩焉此足以覘高誼矣足下釋諸生之業履功名之途行高而聲隨迹動而敵應此足以驗所養矣而非其所以養也世之君子駕風行雲快心一割者皆欲以逞其所養而不務涵其所以養夫不務涵其所以養者猶之夫苗而不秀治而不藏者也其成能幾何語云大巧若拙所以藏巧也爲道日損所以全昌也不佞以爲此兩言者有當於足下故坐而進之世有爲直而加人者不佞非其人有陽浮慕之而陰訕其人者意足下亦非其黨也故不佞喜而進言復愳而致戒云

復洪畢兩先生

不佞爲諸生時錄錄無所知名每習聞鄉先生未嘗不心慕其名誼也頃從薦紳後留滯周南蓋五年得一郎吏幸矣顧瞻桑梓邈莫能即私心所鄉

往又未嘗不如在諸生時也屬邑人入署中拜命之辱兢兢蚤夜唯恐不稱長者任使在禮令有所當議上書太守守上諸省臣所當議是也然後報開邑中越郡而徑關白當事者以爲非制郤之宜矣願明公更議而徐圖之　主上方愛養元元長人者御以從事計必得所欲矣惟二三君子圖之敢不唯命

復徐中庵公祖

郡人囂囂相搆將徼惠于仁人長者之前心匪他也公祖稅駕茫域適會其度當事者奉于繩墨將致其大討于邦人而公祖處之晏如不吐不茹蓋不佞聞之始未嘗不索索爲鄉人懼而其後稍于于然喜也夫敝邑之民欲寬索賦之誅猶之五邑之民欲郤賦以自紓也其好生之心同而終乃夌誶相加者豈其謀則不善哉所謀者善而所以相爲謀者左也故爲六邑之民謀者皆未有耐爲六邑之民謀者也公祖者將以子姓視六邑而兄弟之矣此其中豈有所謂敝邑之民乎所謂五邑之民乎夫惟無敝邑五邑之民焉于胸中而後于以平六邑之賦也無難矣故不佞以此爲公祖祝而下以爲六邑之喁喁慶也夫隣人有兩孺子相捽者其父兄未嘗不氣相矦也未幾墮乎井中身不暇顧而從井救之者愓如矣何也其怒輕而無知者直可憫也公祖業已攉難解紛不遑寢食蓋病此久矣而郡人俛首塞兌寧不亦見其可憫者重而亟引手乎然則不臘之譽雪而偏枯之疾平矣此如天之貺也鄉人之望也願嗇思葆和近醫藥以自輔其邦人實受榮施豈惟不佞嘉惠下頒精手拜賜謹附使者宣謝伏候台存

與汪南明司馬

鄙人不任涉世厭而不能去也獨時時購覩先秦兩漢諸書鄉而不能至也日惟兩端如炙轂然于作者何有都人士皮相不佞謂不佞能司馬何從而得貌言亦謂不佞能虎臣故俠士業已受盟而止酒頃從二三子遊復以狂飲遘疾蓋其致也不佞過虎臣常奉司馬之詔詔之報聞而已茲所謂

肆之不善而又闕之者耶于養生無當矣司農公長者也司成公方脩古之言行以開來者僕一以北面事之于僕侈矣他如黃郎汪郎相揖讓乎僕介之間斷斷如也司馬聞此當爲不佞進一卮酒乎左氏寥寥千餘年盟既寒矣藉司馬力而知其解直以旦暮遇之可無愉快乎哉家大夫再蒙眷命不佞無出一從子舍稱觴喜不勝懽司馬幸肺腑不佞亦欲藉華袞於一言顧未敢請耳司馬郎病痁今良已其謂不佞何行李南還附言爲謝諸催絅中

與汪仲淹

頃從吳山人所得足下手書不佞尉薦甚無何山人以酒病疽發于背而足下書再至不佞未受讀而省山人役得足下所爲報山人書乃知司馬病狀公亦病頃聞甚未有瘳也距之從事來挾日矣兩公病良已起居飲食相樂也不佞聞之喜可知左氏語如游龍司馬得而屠之問者如周彝商鼎文無款識得司馬睨之具贋具列亦平生大快事也吾黨信多聞從此道力勁矣足下以爲何如仲嘉近作何狀爲我謝曰五嶽縣峙萬里司馬力而攝之宇下有趾者可以遊矣

與李杞縣

中州共事四年往矣惟是二三兄弟曰以名節相濯磨豈有瑕纇哉乃其間幸者擢去不幸者被言此其故難知之矣吾丈稟稟自好謂宜以操行見推而竟不免豈非命也夫道之興廢曷嘗不由人而及其究也雖人亦不得自由是由人與不由人皆不可得而知也夫不可得而知者物有宰之矣此君子所以貴知命也同年而舉進士者蓋四百曹今其達者幾人沉者幾人物故者又幾何人矣其往也僅七年而猶若是而況其近者三四十年而遠者五六十年哉雖五六十年則遠矣而以今日觀之是特須臾也然則貴者其誰耶賤者其誰耶三公之位萬鍾之祿曾不足以當吾之一瞬而吾亦安所不足也達此者方將逍遙乎無爲彷皇乎涬溟豈非四百人之一人而獨貴者乎吾丈強

食自愛得舉子若而人足矣訓于其身而龐于其子孫此亦自然之符而可爲仁人君子祝也者他又何贅焉艮肸未緣臨封眷戀

與羅聞野

吾丈出宰嚴邑入侍　當宁爲中執法臣可謂遇合矣往結髮受書所圖自樹者何二三交遊所厚望于下執事者何此一時也可以自樹可以答厚望于交遊知執事之必有慨于中無疑也雖然爲人臣者舉事易立言難舉事一不當朝更而暮達于四境弊可釐而利可復究也故曰易立言者不然設不然之詞則見以爲幸旣探非意之策則見以爲名本祖經誼則以爲襲常陳說習聽則以爲無當而依違時論常推其後者則其說雖售終自敗也此于立言差易而有志者創之矣故曰難蓋信乎其難之也吾丈侃侃遇人不侵然諾其于國家諸務若別黑白而陰陽之矣不佞知吾丈之易于言也故敢以難進語云愼慮而思熟慮而從此上臣之策也不佞敢以是爲吾丈望焉策名清時願善自愛

與陳梅原

漕之利害惟習于水者得之丈仁人也蒿目而憂當世久矣在事者方廪廪河淮間誠得習于水如吾丈者數公理之何憂措注哉不佞之喜可知也三后以前賦菽粟者止于畿內其他則織縞齒革竹木之屬比于晚世十財二三故轉輸之費大減今時民得以水陸間行無憂不濟自勝國徙都金臺一切從舟徑達而河海兩運作矣然其視我中夏大都奴虜使之費雖不啻曾不能當縣官一將此何足以稱也今天下乂安　列聖仁愛一有失所不啻煦嫗拊之故不佞以爲艱漕病國治漕病民民病卽國病也當事者重於治漕而輕于經費何也夫河決然而東兩涯遷徙不過費地百里止耳何患之爲乃今遏其東行之勢而汗漫者且將藉之以漕由此觀之國家之治河非治河也治轉漕渠耳故河雖奔潰吾且藉其奔潰之利第令河水不盛流將不繼此豈漕之利哉語云治國有經

恤民爲本此恥論也吾丈借重水衡此豈司榷酤治漕船已耶君子者不盡利以遺民不佞敢以爲吾丈獻焉淮人歌舞盛德聲聞兩都知其不難水衡審矣尚安事不佞喋喋爲辱在知愛故敢布其私如此嚮用方殷願言珍攝

與程魯庵

明公屈首受書邑邑諸生久矣一旦射策而籍奉常領名邑居常負以不在其位今爲政矣詩有之不懈于位民之攸塈民之所塈如子弟然飢寒昏扎杖于父兄者靡寄矣主人鄙而宴于家子弟救而索于市時之不爭富于何有此坐困之術也丈人猶不能治其家況君子乎由斯以譚位之不可懈也審矣明公居邑中習聞有司者數矣或曰其也賢其也不賢賢者必以廉勤官者也不賢者必以傲濟墨者也濟墨墨敗勤官官舉不然彌縫其闕而陽浮慕之以市此榮名也鮮不仆矣公道在人久而不沒君子所以貴不懈也不佞奔走周南錄錄無一善狀入署以來日聞先生大人格論追惟良吏所以塈民舍不懈無從也明公治當孔道縮轂東南辨色視事宵旰不遑食焉入視簿書出奉賓客雖自謂怜邹抱關不勤于此矣要以承流宣化爲師帥于民使君所重在此不在彼於以決策兩端從事不懈豈不尤難乎哉明公善自愛也愼思寡欲得一意與吏始令嗷嗷者席以爲安此大惠也辱在世誼故敢質言如此惟下執事擇焉

與姚順山

自事騎北上邑人之思使君不啻其始至然有孚之惠固令人鄉慕如此此可以覘政矣得政則政善得言則言行一也不詭不隨言出而人孚之令當事者廪廪此豈獨一家一邑之慕已哉夫不宜言而言與宜言而勿言者無當于執事業已羞稱之矣語云信而勞民民不俍爲厲信而諫上上不適謗焉夫信者士人之大寶也吾丈既已信于欽之人矣愼斯術也以往何憂言責哉故不佞願吾丈之信之也鄙人數語具汪生贈行卷中茲不盡述聊述其所望于下執事如此惟下執事財焉

與曹春宇

蓋嘗覩于水乎方其洸洋浩淼而漲也勢至排城郭漂居邑始未嘗不怒且驚及其瀉荆蜀之材輸江南之粟以成國家之鉅麗而充斥太倉也又未嘗不籍其勢之渾雄而懼其中涸焉矣天下之事集于人才而才之消息也以氣不佞以爲猶夫水也方足下之起邑屋而對公車也其才卓然氣勃然聞者驚以爲未有而見者卒願一交其驩以此遊世其于天下事何有哉今者受事司農署中經費之盈縮閭閻之消長咸得關白而節宣之蓋潤澤之功伊始矣而不佞以爲生才甚難得養則達氣無終盛貴其有以蓄之九學士先生所爲親賢下問講業而愼脩之者皆養之蓄之之術也足下以爲何如夫水以灌漑過則爲涝用才之道亦若此矣不佞嘗私識之未知其當不也吾丈其有以教我不佞將印首注望焉

與趙定宇

屬得邸報惘然心驚偉丈夫所爲固如此奇矣惜也人之度量相越之遠也吉水左遷猶然以病南陽乃今南陽何病獨病不爲南陽者耳吾黨浩然正氣宜非悻悻自好者倫願益崇茂明德思其所未至而圖其終角巾私第集古方書古之人有行之者矣不然苑軿當世遺問成一家言傳之令後炊者有所攷述寧不亦豪傑有志之士愉快乎哉何直令沒沒巳也吾丈勉矣　主上仁聖二三碩臣佐之賜環且有日願爲天下傢登此身郎藉幸豈惟僕

與汪南明司馬

邇者玄象示異　主上方易置諸大臣御史請汰諸曹　詔報曰可一時以言被譴者五人其在三事六曹至廩廩矣　上聖主也荆州賢輔異時所啟沃者謂何何震怒至是也語云緜緜不絕將尋斧柯彼以操下如束薪欲一切張而不弛斯巳甚矣司馬里居無恙寧渠能忘情耶歲晏討郡吏脛脛者直可扠臂安能澳涊事人也司馬其謂我何大公過都中不佞第以諸生相過無問體矣近言

數首欲獻諸左右屬病要脅睽隘不可屈伸繕寫未能尚容異日臨封卒卒不盡願言

與方采山司徒

不佞宗黨後進也我公不鄙而推轂之其榮施於不佞隆然厚矣曩戚里有郤或宗人相齮齕我公輒爲[illegible]之[illegible]其鉅者在天下其緒餘乃在一鄉若大人先生之作用可見於此矣不佞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豈[illegible]其口出耶日承手書見問備領萬情與時史氏若干家其如劉舍長所寄封識如故令從事册遊上之外邇記一部附獻下執事惟下執事存覽爰田事屬在司空與京兆業已行勘不具論

復王如水侍御

不奉光儀久矣緬惟吾丈借重領南倏焉五稔惟是休養生息之仁戢在南服榮問可知頃聞持斧按吳中吳中之吏民無不凜凜奉三尺法其自二千石以下持廉布教匪一手足之力夫非使君之故耶微獨此也國家倚東南爲外府其在吳會則東南隩區計一歲漕粟幾何貢金幾何大吏自催科而外率無長時蓋至浩穰矣又以積逋連歲有司莫可誰何賴侍御寵靈軫念而關說之令東南之民得息肩焉其在守尉令丞且得寬于縲紲之外脩其職事此之爲烈實世世受其榮施豈惟一日辱承明問遂不鄙陋而布其私要以欵言無當將受其大討于下執事惟下執事存之不佞須矣

與林丹山

君侯文學政事無論當世即耳目睹記中蓋不數數云項王太史敘論雄文上下二百年間無能爲太史役者君侯直以片言當太史心此諸生語耳猶鄉慕而稱之如是第令逖古始評性命遊覽四方之艱哀然成一家言即太史宜何稱哉然此君侯之餘也不佞願求其至而不可得則私心竊往之君侯儻然過都門不佞將紹介而交驩之庶幾其許我乎未耶請俟君侯之間矣

與程巢父

讀足下文彬彬金石聲也足下胄中國多奇乃其

貫穿古今諸詩書百家語者不少矣語云長袖善舞多錢善賈夫非有所馮藉致然哉蓋子產博物乃稱潤色倚相習事語楚材者先焉六籍于治一也譚天炙輠而語不稱先王君子以爲窾言無當者耳雖然必本祖仁義譚遮名理則見以爲勦說然乃高探要眇無所附麗則見以爲鑿空此兩端者詞家往往離之故脩詞者爲難以今足下所爲文于兩端孰當哉夫無當于兩端而後乃今成一家言矣願足下財焉足下不屑而圖不佞足下苟屑而圖不佞不佞須矣將朝夕實賴敢忘大惠贈吳季公言殊沐瀆無次亦惟足下財幸

與夏仁吾

其鄙人也自釋褐上公車得與海內諸名士同籍自是始得識吾丈于都官久之爲促膝譚益親且習于吾丈矣于是一言一藥一畫一石蓋不佞誠心向迮之非直旅處于二三子已也吾黨涉世不難遇合難之乎自樹耳自樹誼也遇合時也誼之不明而顧覗頫以趨時幾哉當世論人鮮不冀從利而庚幾乃若操行則弁髦視之矣此不佞弟所拊心而竊危者也吾丈斤斤行此其自樹有過人者以此涉世何憂不合哉不佞所爲鄉迮者以此非從吏也願吾丈自愛自信時出其緒教之令小弱弟藉幸焉不佞須矣征車過往不盡依依

復宋通山

通山據江上遊俗尚纖嗇長人者往往難之以使君之才喣濡而拊循之不大聲色而民至相守如父母第觀輸賦一事後發先至民不稱厲公無從期無論楚之賢良即東南郡守相以下豈宜多得哉士君子懷奇抱瑰嘗恨不得一當有司當矣又恨不得展其驥步誠得如使君其人當而展之裨益匪淺尠也不佞喜之甚望之甚惟使君愈益自愛終其功名茲豈惟不佞藉之其自楚之吏民實受其賜異時璽書褒美增秩賜金如漢察廉守令故事則使君者褎然爲舉首矣不佞將敬須之承貺孔多報謝如狀

復齊生作霖希說

不佞待罪行間無能爲役乃其中則曰某所有賢者即裹糧而從之不啻云二周之間山川毓奇而灌秀自昔然矣頃讀足下二三君之文乃知山川所寢蓋有當乎何瑰瑋甚也賢才之生有自其用而遇合也有時足下第操所自而待時無憂不合矣近作二首纍纍蠙珠小有瑕纇無損照夜光也足下勉矣子潔固奇士何乃過推不佞爲不佞讐所説書爲子潔累者兩月今過而付梓人毋乃木災雖然是書亾矣賴足下之力乃全璧歸不佞願以是爲兩公拜賜間歲與賓足下當褎然舉首與于潔聯轡長安不佞朝夕望之願善自愛

與楊生玉潤

不佞識執事于諸生中舊矣嘗彼凌風宜脩六翮而圖南者也何乃與搶榆枋者下上乎然執事息不久奮不力則執事之縣于天者有待也不佞受事署中黍苗三秀顛毛種種如故人何足下存問不佞者再不佞直耿耿丌于足下何能爲然念足下獨深非獨奇足下才有使其才者也誠一切屏迹宾然故吾此之受益寧渠些甘哉明歲籍名賢書必且高等不佞當持左券竢矣

與陸雲臺

不佞踰爲俗吏日側其口四方受事司農逯逯無短長策即弱侯諸君子亦不克時時過從室邇人遠鄙可知已吾丈篤信好學内則師友父兄外則勞[illegible][illegible]不置諸所見聞益深益邃比者以緒言貺不佞廼然足音此之爲教即詩書所稱何加焉乃猶嗛嗛稱之似欲過推不佞者不佞負鄙憒憒耳何足以當季公雖然精季公力以弱侯諸君子不棄鄙人而耳提之庶幾誦説以往不訏所聞則如大之福也非所敢幾也其朝夕兢兢不息敢忘大惠他論議奉教僕自守官來諸請謁無所與至羅生則業爲説吳百端終不令羅知也而季公又命我我其敢辭使還草次具復諸侯秘駕都門時恣之

與汪南明司馬

日家大夫老而傳以徽惠于司馬司馬不遴而徵

之辭既藉以不朽矣又薦錦加璧而重貺家大夫家大夫重違司馬不敢辭惟不佞聞之益愧然自失也不佞攝衣從仕猶然諸生間者問道自算食貳飪不益安所從先生長者後藉盛禮而稱之異時顓蒙未發士大夫一意蠛蠓無所芬華不佞心鄉慕之乃今日御水紘齊民以祿往帶郎姻婭之交不一而足又第其卧小者也司馬主盟中夏將脩古道以化齊民請自近始則不佞願執羈紲以從哉譬諸草木臭味同之司馬倘無忘酢酬乎不佞幸甚

與陳葵心

日小兒過部中徼惠于掌故者賜之騶從導之出疆盛大惠也僕聞之且喜且懼惟使君長者盻邑之民如其民焉業已子弟畜之故喜而不然者直以功令討之乘傳謂何耳故懼也凡使君所以拊循其民甚有恩意而月奉文者無害上下恬然相安殆非務名稱赫赫者所爲然歲計有餘矣古稱龔黃要以長者勝不求爲異僕於使君蓋再見之云匪從史也日者不佞有人言方閉閤謝事自訟使者儼然來辱重之以褢言非長者負俗獨行宜不及此不佞乃頓首受書介使者而報命乃其鄉往之私則日日以長矣

復鍾師

碌碌署中奄焉三稔每懷老師疇昔之言時時督教以所不及不啻子弟畜之即身自庸下固已兢兢夙夜奉成命以周旋邇來事人不謹爲同舍郎齮齕蓋閉門謝事者久之事之顛末未易以明要以方正不容邪説害公同堂而語遂成按劍此郎重有憑藉一切恣睢不肯身奉大教冒突梯脂帬以逢若人乎事白尚苟容不且棄去惟義惟命不肖終無所蠛介也老師其謂此何拜命之辱展讀燕書文獻具徵將于是乎在又安用不佞之言爲哉雖以老師之命不敢不勉然恐不得一當于鉅麗觀也別駕人旋先此脩謝屬草且定會當齋宿而布腹心敢告侍史

與黃健所

日者屬車之巡行邊縣也斥堠無警牆人成功往匈奴大入大利小入小利今也崇古始棄前怨相與交易而休息乎無為此之謂不爭而善勝俱利而兩存之之道也吾丈恭而得代以一見勝百聞其安謂此將謂此為萬世之計乎抑謂其以便計一時也軍旅之事智者謀仁者守勇者斷玆皆孰與領此吾丈其必有所概于中也不佞日彼人言而願聞此其將使人謂我其為溺人善笑也者夫其子甲業已吹形覺覺者復以吹聲天下事豈復所知哉臺省主盟公道當必有諤諤者與乎無間交遊矣

與管東溟

往讀丈封事言天下務甚悉私心急之憾不與丈面談而抵掌也屬不佞有人言大為知己者玷此中怦怦念之語出同官嫌疑易搆事干錢穀心迹可誣非夫端人達士視遠惟明鮮不為浮言惑矣吾丈視不佞第為何如人哉三朞之間乍賢乍佞昔人嘆之與今豈異時也其子甲起釁之由乃在歲終大察謂不佞有所中傷主者今宗伯公言可覆也考功物色此君不佞力為講解及伊請為考功通謁則力辭之今反棄大德思小怨是遵何義也衙門公費相沿已久非大農釐正于上固將安之敢立異耶事有通行二京而不可聞于　上者往往而在彼自揚文貞之時　國初已然又可盡議乎小廉曲謹凡人能勉為又況立義不侵然諾者而猥云若是區區去留惟義惟命一犯言說已墮坑塹中顧二三相知有不容終嘿者聊復爾爾惟吾丈裁教焉豪傑有志之士雖超然遠覽一破拘攣之見乃其繩墨自在闔闢惟時滃而為雲流而為川鳶飛自高魚躍自下未嘗不戒懼未嘗不中和此不佞所願學而未能者也吾丈自驗此學以為何如其亦有以教不佞者乎毀譽是非中正足自考吾丈指之更當有得朝夕望之

復汪南明司馬

司馬以言貺家大夫家大夫藉以不朽不佞露盥讀之恍然若涉殊庭而聆廣樂也惟不佞將有所

誦法而脩其詞亦藉以不朽稱觴之日不佞舉酒酹地三祝于天南望白雲悵焉神往惟是不得于友將不得於君親老之謂何又以受成而遺色養臣子之誼兩無當矣空以貽司馬憂拜命之辱聞之司馬致饋于家大夫焉錦加爵上尊饟羊家大夫再拜受之重明賜也微司馬有加禮宜不及此乃不佞以爲多矣他時告歸之田終不令六藉外有長物飯土匭啜土型宜何以報施司馬哉司馬善飯惟　先皇之二三臣將次第徵拜不佞休矣

與吳氷壺

不佞之守郎署三年矣受事大農庶幾不失繩墨猶然視三尺爲兢兢其在諸大夫或推之或輓之亦既内之周行矣而事有大謬不然者含沙起于江干委蛇與于道左即易象負塗詩歌反側宜尚不足以云喻之且微獨此而已文致者兩人也陰賊者同舍諸君子自郎舍長以往語侵大農此之爲計亦無禮甚矣藉第令齮齕不佞猶且甘之而所齮齕者况迺不啻不佞一人已乎然則伯寮制命臧倉斡天雖不知量噂沓固已然矣不佞閉閤省詧日益思所未至何暇與兒女子爭言辱承明問聊一布其梗槩如此事白得請買舟麤糧畧僉焦涉太湖泝湘江之流而西上僊僊乎歸省矣執事愛我其將待我乎江郭吳門之間效貢後命

復李裯源父母

不佞謝事歸寧猶然編戸即君侯一措注遂與二三父老藉之語云至仁無親非君侯謂耶不佞方與二三父老稱君侯之誼而歌舞之君侯不尸其勞惓惓進諸生而問治此非獨丁以觀政蓋學士先生所述不能過也不佞業已失律扶伏而歸即時事宜談安能中率辱君侯下問徒有厚顏而已使者反命附布腹心珍錫瑤函不能道謝萬一統容躬叩臺端敢告御者

與郭靑螺

吾黨任事太眞持已太隘則自貽之厲階悔于何及語云良醫折肱良相茹酢誠有之也彼翦翦者何能爲哉然足以難正人正人所鼎用穹壤與大

萬類與衆一經齟齬直退而奉身耳于國家何有哉漢有周陳唐有婁狄以此知其選矣不佞待罪以來深自內訟律以斯誼愈益汗顏行且遡賻遺書日相與校庶幾曾點之所謂狂漆雕之所謂信有超然獨契于遺經之外者乎則不佞終老可矣縱不獲而再試豈其悻悻一决而以爲能必不然矣吾丈高明其克有以振之乃其仰君之行食君之餘則百喙不能悉矣

代家大人爲兒俊請期

伏以詩咏好逑誼實隆于四始書稱釐降倫莫重于三親士行一以刑于婚禮六而顒若晃親迎于百兩輪始御乎三周振古如茲于今爲烈茲敬賣者童孫時俊緣契月書偶坦王生之腹數由天幸遂吹龐女之笙譬玉樹倚蒹葭如錦堂厠韋布卜諧飛鳳氣王乘龍茲預苟于采新年踰志學往過從而典謁貌類詩綴不佞欲乘天佚之年藉擕持于杖履敬諏星躔之夕兪許託于蘋蘩是用不辭唐突敢布腹心宣悃愊于氷人告休祥于月者歲在巳卯月用嘉平其日庚寅其時丁丑卜云其吉施厲莫于堂禮取合巹迓魚軒于門止衲由親結綬自婚將宛彼穠李肅雍成九十之儀咏茲摽梅滋實迨七三之吉端應當年麟趾夢符他日熊祥于沼于沚人人羨季女之有齋宜室宜家世世麗斯朋之不億謹有陳于下執事願無傲于老成人其無任瞻雲仰斗懇悃祈矚之至

與張少司成

其也憒憒欵啟寡聞不自訾量竊從遊於二三君子明公高誼獨行雖不能至私心鄉往久矣頃借重成均間一再見無論容聲皆德乃月擊道存眞令人飲醇也被劾歸來台光漸遠日居子舍視膳老親一切機械心庶幾退聽雖稅駕未敢知乃波流靡眩矣明公冲抑有道業已進不佞而教之倘不棄嘗厠而賜之以裏言則其也願受繩墨惟侍史者財幸

與師謙齋

不佞如春蒲在水小草在山苛虛未來淬礪日甚

原缺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十四

新安方揚思善著　檇李門人呂元肇校

書牘四十七首

上何師　南征草

某也鄙無能為　社稷役不自意完得復視事于騰誚稱或推之或挽之非門下之力何以及此某即憤憤私心竊識之矣屬走人之太公所致起居且則老師之使者從長安來慰之以褒言貺之以殊禮某即不佞無以稱明德之萬一乎然藉幸可知也使者反命蓋九頓首而後致詞芹曝之私未敢附麗茲戒不腆之儀先討書發屬從孫山臚於門下惟下執事命之領贈法座不盡惓惓統容異日請命

與族孫鍾嶽

碌碌周游僅能餬口宿負五百新故相因此賀喬梓之所知也車騎北還故人相慰不佞曾無一字登人情耶凡今所以相寄者勉副交情耳殊不足成享也見老師及諸公幸為不佞謝罪

與周耿西

辱承手教足仞不遺所謂伊人不翼而飛漢宜中與兩疏拂衣後之視今與昔豈遜努力周叔楙勛明時几席非合千里非睽許由洗耳后夔陳詩鯤鵬九萬鶺鴒一枝達人覷世道悖同歸憲老乞言宗伯是資刪述蒙莊中丞何誰敢布腹心惟仲命之

復許同寅

不佞碌碌無能剪焉自棄幸藉寵靈得從四方餬口主爵者不以督過叙而遷之惟是隨之士民未有厭志蓋視事五閱月奔命者十七焉雖神哲無所見功何論不佞不佞蓋自是始多愧也明公卓爾大雅闡流搢紳二千石啧啧高賢曾不容口不佞辱在同官意可知已別來草草撫由一通問候明公儼然撫之増我慚召謹附使報謁用布腹心事竣南轅尚容異日請命

與隨州諸生

行役勞苦一昔不得寧安問筆研諸生所誦說尚

在負擔倘然方冊以南吏事少間卽直已陳得願爲諸生嚆矢其肅有佚志諸生勉旃凡民有興豪傑亦興此兩人者不可同年語在乎有待無待之間耳諸生興哉其亦有待乎無待乎願善自擇

與何仁仲 吉陽公子

海以內聞吉陽先生舊矣先生講業東南不佞猶然襁褓及齒始壯則先生謝客里居蓋楚人嚴事先生比于尸祝不佞之始鄉往不啻若自其身見之惜也薄遊後耳明公所爲其後人者斌斌行誼列在縉紳間乃過而推不佞此何以稱焉不佞之處南曹所從者無慮六七公皆未有推不佞者要以操行斤斤庶幾往昔卽先司冦公復起寧渠能無灑然明公業已咀茹道眞其緒餘乃付剞劂倘亦有過庭之遺聞乎非然也則不佞願請其至者知明公之勿金玉吾黨也屬方行役栖栖在途明公有以振之敬須後命

與劉生訥

不佞鄉往先侍御公不啻自其口出每有興慕輒難爲言蓋其愼也明公興時寓書解司城矣日者又重以王公之命命之不佞雖不能詞敢虛重委屬在行役劻勷倍常強事筆研大都長語先侍御稟焉千載奈何以一昔易之不佞是以過而深惟非有嗇也明公倘然在宥則願以他時爲請無多談

與李雲夢

郞漢從遊依依疇昔故人千里能勿悵然屬方受事海邦力小任劇如棘斯撓宜何以戡明公利刃新硎恢乎有地後發先至行將賈餘不識鄙人得聞緒論否也隨使北還附此爲問德音毋玉不佞朝夕須之

與許潁陽司成

不佞出守漢東量移檇李近奉功令仍從楚吏質成雖僕僕不啻勞於遷人分侈矣司成公出入兩都揖讓二事人倫師表當世榮之何論鄉人耤甚不佞以家大夫之言徼惠于二三君子惟是二三君子所爲耤手以榮家大夫者咸以爲莫宜司成

公司成公業已心許之矣今且奉徵書往也倘然惠顧齊盟不忘舊好惟下執事不則簡書月引二三君子共敗盟焉亦惟下執事敢布腹心而下執事實終圖之其在二三君子咸有所籍豈惟不佞

與楊復宇

已事而竣命駕南下惟我二三兄弟瞻焉顧之此非啻手足戚也耕籍之前一日車發都門後十有四日抵彭城其明日則季春朔也方舟淮泗之間入境問俗則編氓食草實者已閱月矣漕渠且濬如元元力詘何又挾日始渡江登北固望金焦徑丹陽放姑蘇稅駕檇李之墟則又十八日也東望大倉瀰遊莫郎廷尉公雅故嚴事無由一涉其庭雖從門下請書竟疎介紹門下吏事勞苦旦夕當得遷消息倘來幸語不佞羽王大自寥落今竟何如往失報書敢溷行李惟下執事留意焉不佞幸甚

與張羽王

鄂州過從未嘗一移日語晴川之約不佞乃後明公仲宣之賦未成庾公之興復淺鄙哉肉食寧有道在眉顏間哉明公道莫能容貧不逢世依依五斗謂彼舉肥者何要以貿俗獨行不與流輩爭尋尺之利則知已者可與道耳薄遊欲倦弭耐習情達憶故人子及在萬里之外讀明公之詩蓋爽然自失矣子及猶詩甚然迺推轂羽王不佞何能敢鳴瓦缶茲楊刺史西上附布腹心良晤未緣臨封瞻溯

東汪南明司馬

分符上計十年凡再治行譬彼蓼蟲苦不自知矣相君正已率屬一時號爲廉貞要以暮夜抵金兼溢一布主人賢也聊持素縑相報不者直耽耽爾此其人大都陽浮慕爲名高而陰以其身爲溝壑郎有捐介誰能嘗之日者廠程在道弗克紆車里門兵越司馬舊遊無能請問心旌蓋搖搖已司馬不忘已事惠我好音不佞其將敬受繩墨異時奉以周旋無所失隊其在部之人士實與其休敢忘大惠

與陸五臺尚書

某不佞碌碌南曹中言者慽幾乎不免虎口矣幸賴門下寵靈得從貶秩一時搢紳先生長者知有兩人或加推轂大都皆門下賜也門下負俗獨行庶幾古賢豪間者以兩人之不肖援引過當遂使譁譊者流鼓風闞說於門下無所瑕釁其虧貶罔其甚矣茲從漢東貴移叨承大郡某雖不肖其朝夕兢兢以從敢忘繩墨門下師表人倫吏茲土者無不憑藉矧在不佞通籍有年不佞其再拜以請敬須後命

與陸仲崔

某不佞習聞大教久矣　朝車紆里門是天假之緣而嘉惠乎不佞也日有徵會門下儼然辭之雖庖人之不共其母乃重棄不佞而加之適以從政之新弗克摳衣請間惟是嚴程在道以從　簡書即門下亦安可留滯也門下倘不慭棄而以振我則願以異日無寧改盟

復陸平泉

某結髮時知讀宗伯公之文琳琳琅琅蓋仁人之言哉比入仕得浮慕海以內諸賢公卿至宗伯公則未嘗不舉手加額稱述明德庶幾乎知其人焉乃今稅駕由拳去雲門爲只尺提封縣隔即一介不得通蒹葭之什有味哉風人其言之也顧念方深忽承飛翰後生小子榮藉實多拜受裏言敢不圖稱臨封瞻溯不盡願陳

復丁太公年伯

某不佞得從令公子遊凡在父子兄弟中世講其好以不敏不明碌碌爲餬口計天不厭棄復令待罪境中雖某不佞則無以加矣拜命之辱露盥而卒業之温温裏言令人悚息異時執事有閒毋寧操几杖以從敢告侍史

與海防揮使

不佞木強人耳無所聞知明公干城好仇爲　國倚重頃以簿書之例僭喙相聞史人司直敢告圻父明公無所督過斐然從之雖古稱從善轉圜曾不是若微獨不佞憒憒其在縉紳者流必坐明公

東嶠何敢厚誣屬以新從政事跬步不出國門異時軍政有開士卒投石超距而戲不佞將循海以上馮軾觀之願明公為東道主毋寧瑕纍不佞不佞幸甚

復王把總

海上訛言縉紳先生稍稍僦居城郭不佞方心急之無何偵者報命乃始知其訛也明公赳赳干城重為東人枕席材官失護明公復領所部樓船即干掫戒嚴足紓東顧憂矣不佞重有馮藉其何能忘屬方伯分部且至將有事乎若霅之間下吏稍閒覵與將軍會諸海上將軍倘有意乎不佞敢聽成盟

與王揮使

不佞往習莊生有味哉秋水其言之也夫聞道百莫己若彼誠挾以為無復加耳誠得夫海也者而觀之庸詎知胸次之奇毋寧忝塊也而澆之微然也百川之浸浩無涯涘雖非天下之奇斯亦其人鉅麗觀也將軍陳兵海上有年矣暮則為餘潤怒則為洪濤假令馮軾而觀蛙鬬閧三軍將賀餘何論射獵不佞新從大夫之後已受程書克詰戎兵則惟諸將軍在圖書具列朝夕得覽焉敢忘大惠諸不具談

復郭汾源

不佞自受程書跬步不能出百里外惟是先轉運公之鎮弗躬弗親蓋不佞方心歉之矣屬聞海上有警卒卒東行干掫戒嚴桴鼓無震聞浙以東小有俘馘茲豈其流沫耶海巨浸也觸浪乘風雲陰滅沒士伍抗濤而戲如鷗斯浮鄉讀秋水篇胸次廖廓則以為如鄙人者何以觀焉及誦唐人積水不可極之句而後乃今爽然自快也恨力不到興不盡有味哉望洋之言然以司馬公方斯茂如誠不知其愧汗之無從也聞道百莫己若而司馬所為不佞稱者將多其聞不佞益津津汗下哉司馬休矣史人有間願無金玉徽音

復方溽南

連日暑甚簡出遂疎故人倨恣哉異君手書如面

重以故人之命命之敢忘大惠雖然布衣起徒步操白刃而得擐甲戎行遊遂矣可復憾乎也與哉足下既地朱家朱家業已名聞海上顧諸將軍在事無間安所從推轂哉不佞得間則亦願見朱家恨薄且劣無由一引手耳兵君之使者至自雲間乎毋已則寫書足下抵不佞也爲我謝兵君羅爵之門安與薦士獨此中耿耿徒不忘耳他無言

與袁肖海

門下嘐嘐道古庶幾當世作者之林不佞何人敢與辭贊聞之道路修詞稱詩不難難于渠矱渠矱不難難于立義而獨行之夫立義而獨行之則一一則成章成章斯達不佞奉斯言也久廼悠悠爾則野獮獮爾則竟鑒空也而門下也者陳誼高聞道蚤其于以事斯言不啻其身親有之夫何容贅雖然易之敎微書之敎達詩之敎婉春秋之敎嚴禮樂之敎暢以易皆非一時有所關而襲之卒以孤特介立自成一家今其書具在可覆也而後之人竊竊然慕之夫何幾近之而卒不類也不佞之在門下無異碔砆然其言可采門下不難舍已從之矣敬質侍史以胥後命

與蕭漢冲

往兩公卒業南雍則人士翕然稱二蕭矣斯時也以義疏覲兩公耳及公上春官數大對嘖然擧高等爲海以内多士先則海以内又翕然欣覽二蕭矣斯時也以科名覲兩公耳及公讀秘書謁承明之廬與諸史臣相揖讓而次公者又復待次都下不必且爲六曹郎海以内所占兩公者又不在文章勳業間哉雖微不佞卽兩公所爲斤斤濯厲以副羣望者寧不亦如前者所云乃不佞則所爲求多于兩公者不在此也夫虞黃盛際厥有元愷成康重熙八士聿興凡今以伯仲起家者不下十餘族焉此豈所謂天祚明德族生多賢以鳴　國家之盛者耶然則區區義疏文章何足爲公重也科名烜赫何足爲公榮也凡天所以受公與公所以答天者公宜知之矣語不云乎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夫惟知天之所以爲天者而後可以知人矣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既行且生矣而又何事焉此天論也相君者得此而天下無遺才矣夫惟不有其才而後天下之才進公將宰　國當衡以閣興日者之大樹則其於不佞之言也寧不亦有合乎哉碌碌簿書無足爲門下道敢以質言進左右惟左右財督之

與張羽王

入楚得交足下憔頃之別去郎簿書終日念足下不置也足下翩翩書記無能奮飛天不欲貴足下而阨足下以顯其才亦足下盛遘也足下登浮慕嶷嶷豪舉而姑置此耶俞生公臨念足下者不置逡買舟爲楚游主與國以喑明卿惟足下善視生生且出其歌詩與足下倡和足下之遘茲益盛矣無多談

復某同官

釋氏悟道云空亦空言此身若太虛然孔父所稱絕四有以也明公業已孤俗獨行初豈求人知哉求人知而不爲求知具者拙也不爲求知具而謂其求人知者誣也不求人知卽人不知者常也不求人知而人知者亦常也雖人不知而不失爲可知者眞也門下業已安常抱眞何誣何拙然則門下之往也合道有味乎孔父之言無論釋子已來諭諄諄如對光霽萬里言別未遂摳衣不佞蓋媿之矣行期稍違當走人一候郭門伏惟存宥

與杜楓泉

共事地方無由一握爲笑蓋良晤之難如此明公投劾而歸能事畢矣獨如二三大夫何哉屬有簿書之役聲問未交萬里秋風僕夫況悴不佞無能布幣敬具扉屨鄙也愧之惟是琴鶴舊遊依依左右故園三秀開逕行觴則明公之樂事修矣羈人塵鞅碌碌者何足挈短長哉不佞所爲明公增者以此他何多譚

與方訒菴

萬里壯遊昔人所嘆足下翩翩書劍不啻其身親歷之途之不窮亦足覘矣滇故漢初郡俗雜華夷其氣多燠少寒宜於羈處花晨月夕一咏一觴知

必有曠懷在也卓吾乾齋提封千里養吾續亭布政宣教閶足下陳說高要以相更疊絃凌雜米鹽已卯郎君大自濯濯日寓書黃生所暢然如見郎君亦大愉快哉惜也生之不遂南無由一報郎君也足下復舉子行且孩笑日雛弄太公前足下得專意西方無復東顧稱詩屬文當令毛生禿髮楮先生裂帛矣別駕西鄉附布腹心別駕弟啇子虛炎方亦可與語者惟足下論交之不盡不盡

與荊養吾

異日者之過丹陽星軺尚未發也頃之貫齋楊水部至則觀我門下手書朱明載途萬里行部皇皇簡書得無後期否炎方振鐸如揭日月而行秉禮隆師翕然顧化異時譚道留都半在官下風靡景附庶幾化人之都誰謂滇遠于　聖澤爲首沾覆獨溥也乎哉子及罪銳才高離逖鄉土萬一記存則二三君子在焉耳昔伯安督郵用修徙戍文章道德益困益純登天罔大受子及耶何落穆也屬程別駕赴任之便附布腹心別駕雖出他途然亦廉吏門下持此以風所部見功深矣臨封贍溯不盡願言

與李卓吾

明公倡道西南雲合響應足稱不孤矣不佞無所師授道聽而途說之竟負繩墨五月漢東奏計道徃晉移檇李奔命爲瘕幸藉寵靈得從二三君子之後聆其謦欬雖無所發明當不至落莫矣明公於西南不啻尸祝業已駸駸乎化柰何中道棄之乾齋拊循隣封養吾督視鄉校此皆益友又何忍囂囂獨往自營菟裘老也明公近作大有長慶風致登此一時也立文字落言詮耶洵據德依仁而游藝者也明公不遠萬里其有以振我矣德中畫褫衣鉢書二匣謹寄從吾道人明公無念

復劉肖舉

徃在漢東去錦城爲只尺思一取道宇下瞻拜光庭錄錄簿書竟爾縣隔僕之疏節蓋可見如此矣門下其謂僕何暮春南還受事檇李頃之陳將軍携手書至則驚喜備至焉六故廷堅封國庶幾淑

間之遺以門下儼然撫之斯亦元元煦嫗時也門下豈薄是遊哉不佞淺中又持方枘入圓鑿其合鮮矣幸藉門下寵靈量移內地此　主君之賜也二三執政之力也不佞何敢忘哉㕘秀水家人子歸附布腹心爲問竿牘且至會屬車已被命行私衷恐不達耳冗書二種奉入記室惟下執事存之他不具論

與唐使君

異時使君出守瓊也不佞實遷守舍中議議鄙人因以瑕釁蓋岌岌乎殆矣以使君寵靈儌天之幸得復甦全于茲及今不死之年戮力　公家庶幾一當使君之顧無所失隊斯亦異時同舍郎之賜也語云他山之石豈王君之謂耶不佞蓋心鄉往之矣日延慮南海海上之人士再荷生成非獨士人戶祝使君抑使君亦將聲施海邦大樹不朽之業百世一時信不虛矣不佞碌碌小吏宜何以稱焉屬劉令之官瓊山附言爲訊令故高士門下必以異數遇之不佞無容綴煩萬里舊遊莫能將命則不佞愧矣

與陳梅源

往不佞入由拳則包大夫以門下之眖眖不佞不佞私心急之一涉簿書遂成闊歲無能報謁疏節可知漕渠大治門下實先後之當事者竟爾報聞不以功多門下茲雖少讓亦門下之希遘也夫黃鍾大呂不貴煩數而貴優游岱宗太嶽蹤等者廢于半途而逡巡者戍于先至由斯以譚謙謙者有終脛脛者難全蓋自古記之矣以門下其才第令敘進其所樹豈後人哉異時在事揖讓孤輔之間則必以斯言爲左券不佞雖播遷滋爲吾黨慶矣屬敝寮高君督漕淮上勒狀以聞襭增卿雲何勝縫綣

與鄒大澤

不佞守漢東時則聞公名藉甚矣頃之入計公視不佞獨親即所論不踰尺幅間乃期望於明公者非止此也公業已脫穎而用世矣如有即藉而從郡縣宜何以應公家夫涉世不深其建立也不厚

文人墨士之所高談而抵掌者于斯世無當也門下之于時義曲而中矣第今以此應務有不恢恢乎迎刃解耶門下自愛宅心欲大積慮欲深當事欲雄臨機欲密不佞竊有志焉而未逮也辱在知契敢以奉聞惟門下財幸

與姚順山

不佞弟最無狀耳門下不加督過引而置之几席之間語輒移日卽不佞盡其愚於門下殊無當也頃入由夆憒憒終歲故人天上無由一候興居不佞之疎節可知已日在播遷行法俟命遲速衰厚庶幾一切聽之倘藉寵靈得延狗馬之齒效勞中原斯亦雨風露雷之敎也其爲受賜豈淺鮮哉屬從孫北上附布腹心門下知己之恩舉家並受其福雖日百喙無錄鳴謝矣家大夫借承推愛報塞無能令不肖致命如此他不具陳

與鄭甥

甥遠遊不遂吾心念之今歸省祖省親于人倫不啻厚矣卽菽水可承權安事金帛且夫不善事親而多畜財徒爲安飽耳以此易彼甥寧浮慕之哉不佞髮種種矣惟是 公家之役不遑寧居實寡弟兄獨兩女兄而又薄劣不克以時奉甘毳爲朝夕資則不佞愧無地矣甥業稱詩今早囊盈者幾何願以告我

與陳鵂溪

往者將軍有逮不忘故主之思爲法受惡誼至高也久在行間露居蓐食爲 國家廓清東北之塵身至勤也乃今錦衣上駟內與三事等威而外與大將軍匹此雖殊遇本非庸衆人所克戡也而將軍者陳誼高積功勤卽古名將何加焉然且謙謙下士推本由來槩有意乎不佞不佞雖不識面識將軍之心矣方今 主上仁聖將相調和東有執訊之勛西有和戎之利諸所憑藉詎有涯哉而將軍者又益深溝高壘挾纊投醪爲 國家有備無患計則不佞雖越草野當上爲 國家慶而下爲將軍誦無謂從臾矣屬在簿書無能報謁材官馬首且比附布腹心不腆之儀以將從者伏惟執事

財幸

與朱虞峰

不佞聞高誼之日久矣郡中斌斌具有文質不佞自結髮時慕之乃今得以執事之末優游其間上之懸車下之待聘無不通介紹焉斯其遇亦隆郅矣而明公者方且褰帷行部不憚簿書之勤岀數千里外儼然存之如習門下士者斯其爲遇不可謂不益隆且郅矣與時有間得逢迎彩鷁於江之于相與抵掌而談促膝而陳契慕將所謂見見聞聞于斯爲暢者也門下豈有意哉伯子方從諸生燕見不佞不佞殊心急之第不佞憒憒無能即欲有加于伯子乎未也非才冗職于名郡殊無當惟門下財敎不佞幸甚

與王古菴

往騶從過由拳蓋不佞始承光霽云從政及期無能爲役即雅故推本如門下者堇堇以逆旅過之節之疏也斯焉甚矣頃聞紆車里第瞻望用勞盈盈一水如隔蓬弱異時有幸得復望淸塵於郡郭江皐當暫艤僊舟一叙鄉人之雅斯亦門下之嘉惠鄙生也何敢忘哉屬故單令王公來自吳門造不佞而告急不佞且踦踔如王公何倘藉門下之力一引手焉涸鮒之望固不啻足也惟桑與梓惟門下幸許不佞且藉甚豈惟單令

與袁了凡

蓋聞雖有拱璧不如坐進此道道之貴也人人談之矣小子不敏聞足下之高論竊心異焉自家子弟以下欲一切嚴事之日請于門下門下業有成言敬脊命矣從事齋沐持不佞書以請惟足下臨况不佞再拜東鄉以俟

與俞定所

日在簿書無能奮翮仁人長者不遺憒憒屬有裏言感甚籍甚奏最以往三月聚糧司理齋中得無縣磬雖然取予一也不知所以取而取之其名曰竊不知所以予而予之其名曰濫君子與其竊也寧濫七[illegible]辭也非古人之所以充類而至義盡也門下日行古道今茲往也毋寧以溝壑視諸

公乎微然也則操一介不予之節焉可矣門下尚
難任此耶一粲一粲屬有海上之役不克逢迎不
腆之儀以幣行李伏惟下吏財內

與許鴻川

門下陳誼高諸誦說者以為莫及不佞不得一交
門下惟稱引知已歎可知已待罪郡中短長莫見
門下不加督過同聲而頌言之此豈不佞所望於
門下者耶不然以門下之重不難一言譽之豈不
佞亦有所試於門下者也語云大巧若拙拙也者
吾黨操行游世之要妙也門下觀于斯世其願為
拙者有幾今夫千金之子高僮與僕則必擇其拙
者任之非謂拙者之能有用貴其能無用也夫惟
以無用為用者始可以託千金矣天下國家之任
何啻千金乃俱知用其有用者而莫知用其無用
者此亦不善用拙者也門下自愛拙於為身必工
於為天下夫工於為天下者不必且為天下重矣
不佞不能為拙而願為拙以方門下庶幾臭味同
之不遇門下將無以其無用也而遂棄之耶夫用
之拙也不用之者謂其拙也用與不用而安焉安
乎其為拙也若不佞者以方門下將無已甚矣語
之深者不敢以瀆左右他日有間願得賜清閑之
讌而一抵掌焉不佞幸甚

與陳右山

將軍露居海外不忘故人可謂能安其危矣士卒
兢兢約束大都將軍賈勇之功海波無驚內地憑
藉踰月飲至司馬紀功不佞將釋簿書之役觴將
軍於鹽官之區將軍當為吾鯨飲乎則不佞抵掌
矣前茅在望不任馳神

復徐存齋少師

某生也晚不得一出大賢之門與聞末議斯鄙人
之所望也雖然就李雲間相距不數舍許王長公
遨遊兩郡得內交其賢士大夫簿書之間嘖嘖當
世名賢則少師公一人而已鄙人弗克從遊門下
乃長公所誦說則有味乎言之卽魯且賤穆然如
見其人矣屬有嘉善之役伊邇雲間景星卿雲日
在指顧第令非公事而越境寧無偷快其如　簡

書何哉使者儼然拜命之辱露盥讀之懮然自失不圖憒憒者之見收於門下遴何道也雖以朽散之質無當于時得門下士鞭而策之坐進斯道斯如天之貺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而門下士實終惠之某也幸甚

復徐仰齋

相國里居無恙倚重清時不佞辱在鄉人末由披睹乃私心所鄉往則庶幾如見羹牆非貌言也往在中州曾荷季公傾蓋頃游檇李則長公賢喬梓貴後先臨況焉即語未能移日乃冲和色笑依然先民之典刑也不佞蓋膺服者久之以相國之重譬之太華溟渤孰能測其高深乃今接其後人而後知其家學之淵源者非鮮也不佞乃今得望大洋而涉足殊庭矣長公過從不數數然者不佞方心望之何眷眷不遺而過賜之耶夫飲人以和者其澤深沃之以清冷者其稱物芳也長公之貺不佞一而足矣何美且多也如是夫對使登嘉汗淫淫下雲間在望不任馳情諸容異日請間不具論

行七縣學校

學道且至將以行誼求諸生優者若而人劣者若而人惟執事終教之五日內實封以來不佞幸甚

與汪南明司馬

頃在簿書日與從事爲伍出入刑名間乃延見諸士大夫強顏應接非其好也吾郡阻山爲塞然乃據浙上遊腰約五千緡一葦可溯小子狂簡不勝歸來之思主爵者見謂無當直解冠待耳司馬飲禪後將尋初衣乎將復意人間事也長者去就宜非後學所得聞要以文學武功當世所稱殊絕第令在事寧復有加乎哉封司馬公且矍鑠二仲競爽翩翩乎作者之林季也發豪胸然亦人間大愉快事第令晉孤輔司　國衡寧復有加乎哉不佞即淺中語多潰亂爲司馬方外友毋寧弁髦他語敘寒溫者不次

與王公祖

頃者二三元元被逮臺下法當走而聽成顧泣訴中庭纍纍可憫不佞廉其無它即所稱盜者殊無

左驗第令孖靡就道彼安能俛首受汙初舉詞者業已無驗法當坐誣倘然僥天倖藉寵靈原其家之被劫也未滅之卽郡人幸甚不佞幸甚諸容異日請命不盡願言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十五

新安方揚思善著　檇李門人魏仕傑校

書牘五十一首

與李中齋公祖　浙中稿

門下視事月餘吏民無不兢兢繩墨知門下嚴明正大不敢干以私也嘗之祥麟威鳳非仁聖之瑞乎哉乃見者無不辟易驚喜何以故其瑞不恒有而施澤溥也門下卽數月業已如此矣第令僥天倖借寇如河東者一年諸吏民宜何以愉快乎哉家大夫重荷高情謬加優禮此又諸士民所不能與也而不佞父子並受寵靈豈非幸之幸也與哉語云太上以德化民其次莫若猛蓋觀水火之喻信哉治民之不可無術也雖然以太上爲治者至也思其次焉豈得已乎哉其地其時或有宜焉君子以爲一而可矣門下令行民信之後故敢進以此說惟不鄙其迂而采內焉不佞幸甚郡民幸甚

與武夢江秦川二仲

都門一晤同袍爲懽過從未幾適值太公凶問弟

誼在世講情如之何餬口以來再踰寒暑性是二
三兄弟或離或合無能仰逑太公之槩稱天以訴
疎節甚矣屬余生卒業南中報書潘雪松所雪松
館穀公家費哉主佳哉賓也二難弁矣謹附一言
爲問兼致候私不文之詞聊以告之几筵惟門下
采內幸甚

與喻楓谷

往不佞釋褐時則門下謁選主爵所蓋從曹偶中
望見顏色云久之門下且左遷不佞亦以罪逐雖
其才其望未能步門下之後塵庶幾臭味同之令
喁喁者並稱遷客則不佞榮藉甚矣屬寮友陳君
至備述高情先是楊君念洵亦數數爲不佞言門
下不佞之望門下猶大巫也其見而辟易不暇何
敢出聲門下不里不佞穆然思之此自門下高節
顧不佞非其人也不佞後先聞之迮焉而喜可知
已委吏陳曰贊故漢東抱關者也不佞識而賞之
茲其人復得備員貴治不佞乃以門下之愛不難
緩頰爲委吏先惟門下財幸諸容異日嗣布不盡
願言

與吳雙石

往者渡江而南也中流而抵金山友人奉卮酒爲
壽且以別也金山固以山名然多水勝先時浮慕
金山不得至至而悉心焉其日風從雲興悠悠然
惟舟所適爽然快也頃之大風從西北起濤聲如
雷波光如霧倏忽只尺不辨牙檣不佞先飄風時
方舟舟乃克濟北顧金山蒙蒙似煙霧中矣此一
時也風從則舟輕風駛則濤壯非獨舟游然也游
世亦然塞之馬楚之弓前人之言有明徵矣良非
謬也不佞薄遊十年再蹶再振吾道非耶吾不知
其虎若兕龍若蛇也守已愛民行法俟命茲吾孔
氏家法耳丈何不聞焉臨安蓋宋畿內其民習於
詐利而尚攻訐至今猶有餘風焉難可知已不逆
其詐而覺之覺其詐而善馭之無以忿疾此所謂
平易近民者杭司理同袍也爲門下地甚急不佞
實與聞之茲以達于陳公敢不如命

復徐鳳竹司空

往者膠萊之役重在臺下常事者一聽成焉小子某屬在司農含中知是役也非當事者不能藉臺下重非臺下則亦不能已事而竣也頃之言者見謂無當議且報罷語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信然哉斥逐以來周旋楚越徒得升斗之祿以糊其口安能爲　公家役如臺下者所云讀臺下手書滋益增媿耳秕僞由拳爪期已及三入鹽官一登秦柱雄哉海波第令無風而濤猶訇訇然若雷發地奮也會一避海而南視師澉乍之間褰帷揭張蓋周視捍海之塘如砥如矢屹然如干城之在禦斯亦天下之壯觀哉一時婦人孺子皆能口大司空公之功而尸祝之奚啻二三故吏已也日者颶風連辰海水爲溢拔木飛砂勢不啻洶涌矣按臺下所修塘則凝然如故也別駕張君視之間以語小子某小子某蓋訢訢然滑工且無再役民且無再勞也一時婦人孺子愈益鼓舞歌誦大司空公之功惟是共工小臣免于罪戾又愈益喜談而樂道之矣臺下不忘舊遊鰓鰓在念自先正周文襄公塘海業不過是斯小子所爲嘖嘖驚歎無敢從臾也使者反命附布腹心専候未緣徒深悚息

與董潯陽先生

臺下駒涵武庫材發鄧林者碩　三朝典刑百代譬之泰山喬嶽遠而彌尊景星慶雲出而快睹乃今何恙不已高卧林泉跂予望之無能排闥使者再臨申命惓切仰惟臺下與善之公觀過之誼交相贊焉不佞何人敢徼天幸北來洊息稍定吏議稍寬倘藉寵靈獲令自濯斯二三當事之賜也臺下之惠也不佞即木彊無足爲知已報乃其狗馬心則何嘗一日忘左右哉玆者節屆高秋籌添九九東籬之菊沃若南山之興悠然以大人先生如臺下者觴咏其間即禽鳥來親門戸自在三編稷契一挽羲皇斯亦臺下之自樂其樂也而不佞者碌碌何由一越樽俎而代庖人爲哉不腆兼兩爲羮果先敢以獻之大庭助庖者治一昔之具臺下多傳舍客其毋以惡草棄之不佞幸甚

與黃裘陽

不佞落落十年貧不逢世豈命實然哉不佞駑駘與有力焉門下不加督過推之挽之此之爲誼加于同袍者萬萬矣不佞卽不言謝亦豈能以謝言哉儀卿殊急不佞爲不佞地者甚至恐爲人一念太重或非中庸門下共試商之大都臣子出處有義有命以命自安以義自重同歸於正何慮何思此不佞所自盟也門下以爲何如

下七邑

近見邸報山東以度田先期受上賞此　德意愼重可知不佞業已受成不敢不勉諸高賢在其能無憑籍耶願少閣簿書一意從事月終得以冊上不佞得覆核此百世瞻仰之舉也願諸公無緩圖不佞幸甚

答李將軍鳳山

大將軍卽世天爲隕星兄曹偶乎簿書未間不自走唁惟是不腆楮幣布之几筵而執父者麾之非有他故明令將軍之不家於喪如此也今將軍報賜過當無寧以厚爲道諸吏人曾未出境楮幣未將而將軍反賜之是委之溝壑也敢辭敢告御者將軍方在衰絰無多讀

復彭冲溪

不佞木强耳他無所長而猶短於詩歌年來諷誦古風欣然有感謂詩以言志也志之所觸而言生焉言之不足而長言之歌咏生焉要以吾咏吾性非有所依而咏之也今稱詩家乃大異是明公不彼是取而獨于不佞乎稱之豈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也者而以爲禮耶抑果有當于明公否也大篇盈帙卒業未遑爲破病顏莫過乎是三復神怡飲嘆明賜無惠大矣敢不拜嘉

與顧侍御警宇

僕無似習聞高誼之日久矣頃不自引分受事隣封法從森嚴無庸忝竊乃其狗馬心則竊竊然鄉往矣屬以使君之命督發漕粟軍民紛拏日甚一日不佞惆焉念勞人之直歲侵也常輸之外一切禁止誅求部伍其人簡稽出內一時吸吸維喙已事而竣諸父老見謂無譁庶幾稱引以爲漕法夫

士伍驕悍好作氣蓋疇昔已然第今持衡稍偏安
背頫首以從吏治此臺下之所知也而舳艫相啣
渡淮踰濟凡三越月漼輸太倉蓋貴郡之粟爲十
萬斛者三而杭之衛卒所輸十不滿二所不足者
百之二三此果盡出民間所輸者耶凡漕卒之奸
臺下業已燭之無容不佞置喙第以二三武人不
得逞志於有司者而一旦鼓譟都門變亂黑白非
賴臺下寵靈居間講解則不佞戔戔將何所傅其
罪哉臺下之施及不佞者實以貽所不知乃不佞
之感恩頌德固將何時已也屬黃太史從事之便
附布腹心外服下寮不勝唐突伏惟臺下財幸

復某郡紳

某甲不能爲夫陰妻邪謀致支解人而爇以薪卷
案第欲保某甲完不深究也天道神明人可妄殺
不佞處此實難爲言將從二三大夫之言則陰惡
未洩將一一持爰書以從事則重違二三大夫之
雖如此凡二三大夫所以訓誨不佞者忠與恕
賫　國家之法以全私情則幾不忠財庶民以
法而開倖孽則幾不恕不忠且恕身于何存此二
三大夫之所爲不佞罪者柰何以此爲不佞墍也
不佞獲從明公後稱爲同升即肺腑所存敢不吐
露茲爲明公再思某甲殺人以妻與其身殺人何
以異釋一某甲復釋某甲妻則幾無法矣不佞欲
爲某甲正其夫綱法某甲妻以全某甲於明公云
何且不佞非能主殺者也第行殺者耳不獲承命
敢忘大惠明公財幸

與袁了凡

儀卿抵都下當在何時渡大江浮淮泗歷青齊登
黃金之臺而從觀禮樂衣冠之盛見見聞聞有不
暢然者非夫也而況儀卿乎多病故人憒憒無似
儀卿何以振之夫獲上所以治民信友所以獲上
今儀卿視不佞其能信者有幾善之未明身之未
誠不佞罪也敢求信於儀卿哉口語在人誠難動
物此身墮落久矣儀卿則又何以振之知已天涯
心鬲相照儀卿自愛毋遐遺我

與許穎陽

僕生也晩不克蚤聞道於君子之門志行孤睽動見顛躓雖欲自直終無繇也幸賴門下之力拚之挽之不即削籍此令小臣自効耳顧君門萬里自古歎之端委之詳更僕未悉即欲爲書以干執政如先入何詩不云乎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不佞誠議耳九牛一毛固于何有夫非門下居間而媾即喙三尺柰何不佞十年餬口尺寸未伸一朝褁足涓涘莫報不佞非敢戀戀驅馳亦非敢悻悻自好徒欲得當以報知遇而終以皮見相不獲我心不佞是以尤譊譊也門下財幸焉顧瞻五雲何勝繾綣

復姚指揮砦

曩日者之遊海上與將軍會獵焉疎雨洗兵橐鞬載道風雲叱咤若爲將軍賈餘不佞何能軒然生色以將軍之威庶幾得息兵革諸長人大吏將藉以考成焉何論不佞異時覩兵三塞紹介而見將軍拜命之辱敢忘大惠

與范遊擊

將軍爲國漕粟士伍紀綱嘖有煩言非將軍本指也往者呶呶偏將軍實有力焉今雖已矣一時漕政紛更閭閻騷動厲階則誰生哉言之可爲於邑書稱一言僨事良不虛也將軍陳師海上凡在東兵實憑藉寵靈餘波所及于不佞乎有賴爲幸厚矣使者儼然來辱錫我瑤華足仞注存佩服何既異時有間當與將軍戮力中原其庸有報志茲左券也何敢忘哉良晤非遙臨封瞻溯

與仇謙謙

明公陳誼高持論正庶幾古之逸民伯子雖處褰業過諸生遠甚即不佞矜式焉何數奇也要以明公其才伯子振之斌斌文學寧不一當作者茲固昔人所稱不朽哉然則得于天者已厚何謂奇已不佞憒憒無能又以簿書小故廢此大業髮短心長于明公茂如矣大篇浩浩卒業未進褁之末七何以云報茲不佞所終憒憒也者夫良晤非遙尚容異日請間

與馮具區

卧病閲月人事如不與聞竪子為言崇朝太史僊舟且發一何遽也江皐出祖在禮為宜起居太寧遽爾分背即太史有以處我耳曰能承謹專人上謁并以為謝惟太史之所命之

復張誠所

僕不佞賴明公翼蔽之得以甌全明公陳誼高矜不自功乃不佞則數數然矣邇來血氣日衰因以積勞二竪屹然居間遍醫藥不能達意者天將佚我以老故慇懃二竪子招我以山林耶業已謁之當道請告歸寧當事者猶然惜之不令遽去無乃見不佞之形未見其裏也厚在桑梓之末契合方殷貶斥之人蒙此推轂誠不知其報禮之何從也屬在湯藥筆研未親翰惠自天灑然驚異鄉丈即厚念僕僕何以得此寵榮也異日者不即枯槁得執簿書以從其涉足殊廷頓首稱謝使旋草草奉復諸容專布不宜

與黃葵陽

太史月侍禁垣要刪典籍即忠　主上垂鴻名于臣子至願遂矣退食委蛇復與長君考論文字上下古今休沐之日從二三君子一理玄談儀卿間乃過從庶幾古之益友太史之于勝事不啻洽矣故人憒憒無異守株時而倦游時而強食惡我藥石所忻慕焉每承季公問遺道太史盛德事則私心竊竊焉矣屬家人子北上附布腹心良晤尚遥有懷縷縷

復史直吾

不佞有狗馬疾力不能任郡事惟是簿書之役罷不以聞使君斬焉衰絰聞問未通不佞方心怍焉拜命之辱貺以文綺使君之情則摯禮則隆矣當如不佞何且以使君之賢邑邑不遂如不佞直將牛馬走耳語稱與聞不彰朋友之過斯不佞所為罪深哉使者跋涉重趼百舍無已勤勞報謁未能私心鄉往惟使君之才之望久已著聞天道張弓大受有在使君其無過慟不佞卬為南望鄉雲情神飛越

與劉印沙

足下翩翩高舉不佞實受榮施閭閻聞焉私心鄉往執事從政新持三尺而廪廪乃部使者行郡輒多執事而推轂之此遵何術也曰文墨之士常先名理而詘法家謂法家文刻深不若儒生平也要以兢兢繩墨惟廉惟明議疑者輒以予民無令次骨庶幾古之淑問即法家者胡可少焉足下之名列爲刻爲諸李先良有以也語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言持後之難耳足下其崇茂明德益令始終第令三事六曹執此以往可矣辱有一日之雅故以質言足下有以振我幸惠德音不佞將敬承之謹胥後令

與陳定菴

卧病踰時筆研爲寢四方之遊者至大都以皮相之不知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也吳門杜生大中者雅稱詩詩亦多奇欲望門下顔色請予介紹予既不能主生得生一遊門下足矣他不具談

與彭揮使

中軍冠軍也非賢且勇者不能以將軍之賢無推轂者斯亦諸大夫之恥也大中丞業已舉紈袴子下吏何敢聞聲將軍自愛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將軍等是也惟胥後令幸甚

與許悍所

卧病四月人事罷不以聞乃今強起而從執事猶然尫也門下治行北上小子何不聞焉携手未緣竟成契闊即闊闊可通曠焉南北矣陳生雾起睚眦遂破室家躬自厚而薄治人猶然光復舊物門下業在肺腑其以不佞之言詔之亦一時相與之情也門下以爲何如從事北征附言爲復且以疎節之罪爲請惟門下在宥

與陳鳳嵎

卧病久矣人事罷不以聞吏治兢兢無大罪狀不知門下所聞於諸公竟何如也門下釋文法吏而詢武人敬以武報此等行誼爲上操持次之技擊爲右心術後焉直指君如行部中法其太甚可也倘然苛求材官無瓩全矣門下藉以報命願慎圖之異時扣關至廛枉顧雖不獲承教愉快甚矣敬

告侍史

與陳豫吾

使者將命讀之三四不覺爽然憮然異時連牀對語兩人者各自得也即抵掌擊節何能罄其懽哉今則美人西矣將懷好音誰爲爲之是不佞所爲爽且憮也以門下其才如樹豫章大國之郊匠者至睥睨而不顧或以爲當或以爲無當也是遵何術哉雖然木之植於地也則其天全其用于人也則其器宏夫天全者固所以爲器宏者也門下待之矣南曹清宴至法從所居更有加焉足以自豫矣不佞雖不敢爲門下賀敢爲門下不豫哉之任何期敬胥後令

與黃葵陽

卧病三月強從簿書齋中殊無長物藥果而已兵農之變竝起武林賴當事者平之庶幾安堵乃所以絶希覩杜將然即吏玆土者寧詎晏如已哉夫六經之治貴於未亂惟幾惟康言慎微也第令以啬治人以儉圖末諸不急務一切予民即擊壤鼓腹比屋可封何至遽如鄉者所云哉　廟謨密勿宜非外服所知太史從容館閣當必有所概于中矣僕願與聞焉屬令弟行附此以往他溫存語不具

上軍門張公崌崍

某自惟庸劣放逐是甘不自意完復叨末爲台臺不加督過溢格遇之某何能終圖報稱頃承明諭委以屬辭某肺病未蘇強從鞭策談及古今之際心竊欲之而力未能非退託也伏承台臺下委不敢不畢其詞頑技止此耳於台臺何當焉且今學士大夫論述當世作者則必以台臺爲登壇令即以某之詞進徒令識者指其贋耳台臺其謂之何明禁森嚴不敢越境上謁區區芻蕘之見猶欲請間而謁其愚玆不敢贅文稾一册併呈電覽伏惟采擇而斥揮之某幸甚

與何太公

客歲陸生至則覩不佞手書露肘讀之隆然加禮知學士公之不遺下吏如此頃之都試陸生始入

發中督學使者來生乃見詘當是時數數請書以報不佞以爲未也生且再試將圖所以籍口者於是乎有大夫人之戚而後病滋甚也已聞次公史氏不起則痛益加甚哭益加哀屬走一介往唁而狗馬之疾作矣居久之病且益甚甚者日唾血數升盞五閲月而後色有起焉當是時也上念長公老師之恩未報不得死所將觀九原而從次公遊也如不欲生乃今而後生可知也兀兀齋居無若存亡之感何已夫開不弔弔不及哀君子以爲亡於禮焉卽封學士公念僕當如不佞何不佞是以痛滋甚愧滋甚也閧大夫人有年次公史氏有子可以瞑矣願學士公加餐自愛以膺新命其自門下之士無不藉榮豈惟不佞

與王見菴

足下之事與不佞稍稍同然不佞病也以病爲事遷也以遷爲職毀也以毀爲其當然事則行之職則奉之當然者訟而修之聽其消息不欲以一毫與也此不佞所爲願學焉而未能者也今以爲足下請足下豈有意于斯乎夫周游不遂要之皆境百逆橫生要之皆緣營營擾擾要之皆識去識忘緣去緣忘境去境忘有去有忘忘此雖上乘第在揮臂回頭間耳足下毋難此語毋生厭心毋忘信心如此則在在樂地人人羲皇事事過化物物順應此等色相要與凡夫齊耳夫花鳥融和萬物生意然感時則濺恨別則驚天地之大可謂容矣而出門有礙至謂無所容身此豈天地花鳥之常哉夫惟得其常者而後可以無所不適矣足下有道之士不佞故以此言進不識以爲何如

與劉印沙

足下所以餽我不啻厚矣不佞則何以截足下自愛凡所稱引於足下者皆足下所已至者也夫投其所未至故其間可入而其說爲可行今以足下之才何所不勝以足下之氣何所不斷以足下之明何所不察以足下之文章何所不行雖然至人有言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夫足下既已有矣所從生者安在哉生于無而持之以無故愈用而愈

不匱持之以有而不知本其所生則殆矣此足下所至而未至者也不佞所持以報足下無踰此矣雖然無至矣衆人皆有而我獨無衆人皆然而我獨去則殆甚矣夫惟以無處我故能視我如無視我如無者則無不備矣此和于衆之說也郡之同官皆長者足下後其身忘其有而處之乃克有濟足下高明其尚有間可入乎不佞藉口以報他無多談

與熊成吾

拜違之後寥寥閱月時事遞變不啻若寒暑爲楚晉更霸亦氣運使然哉善仕者爭爲交私躐等以進第蹇修者落莫耳翁丈以爲何如督學使君行郡去取何如往年聞未生汝器者奇士也竟寘下第謂何哉滄海遺珠莫此爲先也非有求不佞第以其素稱屈耳翁丈幸首錄而進之使君或將得當也不佞辱翁雅愛不揣唐突惟門下原之幸甚

與馮小山

不佞宿疾相嬰幾於卧理諸先生長者爲閒無能一效鄭莊其在門下奔走舊遊摳衣未皇亡於禮而禮矣門下不加督過數數存之又數數損惠以賜不佞則非人哉何以紓胸臆稱明德也郎君猶子翩翩冠玉秋風鹿鳴聯璧不異矣不佞敬以爲候他無多談

與王寅長懋軒

與門下別蓋閱歲華人事天時遞更新故頃之舊長公至兩高公相遷代陳公秩滿得遷南曹蓋與舊司理汪公同舍人謂兩長公俱起法從兩司理遍入舍中亦一奇覯也頃之妖僧之變起於潤州士卒之變起於武林虐焰方熾閭閻之民鼓譟而犯直指君直指君且爲避舍他可知已一時人情洶洶未有底極逮張司馬公在事始獲息肩浙故善地游者靡不壯之乃今則總總卻顧矣門下倚青瑣過白駒曾幾何時而聞問若此不亦可詫已乎不佞抱狗馬疾閉閣半年日日思歸無能請告今雖小愈然精神飛越矣門下知我故以相聞萬里神遊徽音莫嗣知門下之不遺故人猶不佞之

依依知己也封丞歸便附布腹心臨封縷縷伏惟
珍重

與范晞陽

郡中諸君子彬彬一時姱節好修哉乃其治行秉
美卓范人羣則未有能如足下者不佞習此而慕
可知也不佞碌碌簿書兼之善病幾欲一聆尊教
得所以董振之者而未能乃足下優游留都自公
之暇時得與一二同志抵掌玄談愉快哉聞問闊
焉悚息斯甚顧知陳義高者之必不以疎節討之
也乃矜自恕已敝寮南上附言爲候鍾雲在塑曷
罄我私倘藉裏言敬𠞰後命

與汪登原

道之行也有緣來矣大而若訓動而愈出彼突梯
韋脂無足論哉而矯矜卓鷙要不可以槩諸中庸
然夫夫所爲若此者無異故未明夫屈伸故也夫
子于龍蛇尺蠖詳哉乎其言之俗士謬致戚欣拘
儒妄生分別其究皆未達此此道之不行未必皆
其人之過也不佞善病因病生悟則而未至學而
未能遐思天上故人心知其大有所得未緣何時
一造膝語耳兹豚兒歸具道所爲瞻光範沐殊禮
者不佞爲增感戢敝僚南行附此爲候几席在懷
肝膽可照良時自玉惠我好音

別各校諸生

不佞于諸生最寥廓矣諸生念我實多引喻過當
諸生榮我諸生愧我矣謹此宜謝惟是貧生行役
耿耿有懷高賢轉致焉不佞幸甚

與陸五臺尚書

不佞碌碌無似淹及三年惟此赤衷國于何有日
者量移實踰望外受命飲氷內熱不啻矣門下公
忠正直前無古人侍側而聞謦欬之音令人鄉往
兹且行弗克朝夕從闕人請閒惟是鄉往心竊竊
然敢布不腆之幣用攄下忱木桃瓊玖古人記之
門下倘然不棄菅蒯而賜之言其九鼎大呂藉之
何論瓊玖不佞屏營敬須後令

與姚禹門少宰

不佞結髮受書則讀學士公之文擷其華矣已壯

而結騆遊則習學士公高誼不啻願以其身事之
乃今僥有天幸受事名都淹終三年側耳明德區
區之私欲望顏色而親炙之久矣顧小子不敏不
明自惟形穢詣門上謁心竊竊然鄉之第學士公
在告謝焉俗吏何敢瀆謁其私惟是鄉往心起自
卻奏則朝夕莫能忘耳日者量移實渝分湀受命
之夕不啻飲冰茲且行皇皇　簡書弗克從諸大
夫摳衣請間此不佞之所爲歉也謹布兼兩於下
執事用展微忱天祚明德太和祿合于學士公其
百兩三旌　徵書且旦夕下不佞將戒飭牽途諸
境上庶幾及其身親見之則學士公之惠也不佞
之幸也敢布腹心而下執事實鑒存之

與孫歷川尚書

三年羇人淹於名地惟是簿書之役猶懼或失之
安能有所短長爲門下述門下微惠於郡社稷之
靈不遺葑菲而辱收之不佞幸矣日者量移實渝
望外循牆是懼何敢即安茲且戒行弗克朝夕從
諸大夫摳衣請間卽門下無忘不佞其若遐易之
吏何用是敬修竿牘附展微忱伏冀亮存走也幸
甚門下不忘已事猶然振之其朝夕兢兢徹胥後
令

與江念所

榮質、壹不克一奉乘兩爲賀非敢自外於有道
者之門亦傲吏疏節耳碌碌無似不自意完量移
大郡益踰其分日惟不共是懼何敢即安門下辱
在交遊何以董振方今　主聖臣良中外乂安利
害因革之間言事者以爲大戒非苟爲默蓋法當
如是也以門下其才不難一鳴以増　國重顧乃
公何如耳南北縣衡鄭簡旦夕將達徽音可繼無
忘故人舒魯源公祖奄焉即世良可悼哉遺孤藐
然賴門下視之善可謂爲郡人報德矣願終始調
護之不佞幸甚

始淮武林授典謁謝鄉大夫

鄉大夫先生長者不佞宜踞而請教者顧狗馬之
疾猶然未平日在簿書不共是懼惟是徹贊好問
之志耿耿于中力薄之謂何何以徽惠於鄉大夫

長者倘然僥天之幸已疾而從簿書其掘衣趨庭跽而請命即鄉大夫先生有以命我盛大惠也不佞其何敢忘謹令豎子布告屬車伏惟在宥

復胡望梅

令夫日當其中天必且昃焉當其戴明必且伏焉造化且然而況於人乎先司馬氣奪羣雄威加海內閃灼一時斯已烈矣三至之投功高不賞蓋其晏也惟是伯仲倫德而辟有美含之庶幾善仕又善隱焉至于今上之先司馬之忠昭然暴著下之即伯仲未食其報食其報於伯仲之後人自西徂東興起孰禦則橐籥之理然哉不佞所為閭長郎君之舉而驩然以喜也食舊德而新之光大先業此一時也中心耿耿趨賀未能遠勞信使惠賜溢格感媿兼之矣令兄所云所以為先司馬地者不佞敢有斁志得為為之勉從諸大夫後斯不佞能事也佇旋附布腹心伏惟亮督

與李太守

榮擢漢東不足為年丈賀顧漢東不佞舊遊仕楚者之善地也其人樸茂其產富饒其俗易與為治不佞以五旬修完外郛工成而民不知概可知已其士夫醇謹有禮一切不干有司有楊春元名者敝鄉同年友也居里孝友無他腸丈一見知其為君子儒矣謝先生獨宗者高賢可尚諸君不一一記存然大都皆謝先生之流亞也諸生質美未學須門下一至振之有王生夢贄者少年而抱美資蒸蒸鄉往近聞中飛語以其父獄逮之非其罪矣不佞進諸儒童校之則首王生令其事倘可白乎惟門下在不佞須矣

與呂雅山

不佞之在門下臭味同之每一過從相索形骸之外非一日矣屬者量移攝生境上名園日涉緒論時聞狗馬之疾雖力哉翩然有生色矣大雅之門闃然如市則亦惟是不佞之以愧也何如兹以十日抵任從事將歸附布一言為謝為問諸容異日布狀不盡依依

與陸五臺尚書

不佞辱在世講之末得侍門牆碌碌四方曾弗及内屢門下乃門下急於推擇始不佞中言者憾門下不難以身完璧於秦功施到今一蹶即振則非門下之賜而誰賜也不佞私心竊之不數數形之齒頰以門下陳誼高非可以尋常報施論也日者量移大踰其分雅故排轂大患難忘綿力薄才門下其何以董振之終始大患不佞須矣從事言旋附此爲謝諸容異日請命不宣

與殷肖築

不佞憒憒無狀善仕者揶揄之來諭匡我甚多不佞藉甚司寇公幾幾在事兩公遨遊上都美事壯遊鄉人馮藉不佞辱在石交愉快可知已雖然不吐不茹詩有名言知足知止遂稱格論止足之誼已明吐茹之權斯運人臣之上節也不佞從事未能復承明教慊然異矣雖然司寇公旦夕柄用海宇具瞻譬之庖丁解牛游志時矣善刀而藏養生爲主門下以爲何如哉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得名者愈于得位不佞狂態鄉吾兄不免妄發惟兄亮之可以裨於過庭不佞願爲内祖

與傅愼所

不佞有聞竭忠爲國榮辱惟君臣之上也惟言予違後先必悟情之致也年丈誼不顧身蹇蹇諤諤雖已遭際此乎然方古烈士不啻上矣今者　聖天子在宥沛澤流於四裔異時赫然發德音下明詔求輔從必於忠諫之門舍年丈其誰焉年丈須矣二三兄弟引領而觀大君子所作爲豈有涯際斯不佞所爲愉快也拜命檇李修候武林鄙人疎節亦可槩見惟是年丈大雅庶幾其惠原之耳顧瞻鄉雲情神鄉往臨封軫結不盡依依

與楊寅丈

秀水薄喪妻及身二櫬淒楚萬焉遺孤惟仁人君子在倘藉門下寵靈稍加優恤茲豈惟不佞其若皇天后土實鑒存之功德何量伏惟照原

與方訒菴

滇之賢書至手之數過以爲賢於鄉時遠也比諸方具薦賢書反覆讀之無若滇之雋永者一時共

事諸君豈不稱贊乃授簡而視其成無踰足下不佞以此億之當百不失一矣足下以爲何如榮任何時不敢舉賀視事之後當從容請間耳屬使人返道部下敬布曠懷不盡之私尚容異日

復劉巨室某 時議徙處州

故家大臣一蒙不訾則閉閤思過置 國事不以聞君侯里居故處守尚無恙何從而知徙者不佞即從亦入境內乃得有其人民君侯毋寧不審而聽人言輒通竿牘請寄文成而在廩廩家法當謂君侯何君侯休矣勉修明德上報 主恩毋過佚前人光爲青史汗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十六

新安方揚思善著　檇李門人陸從諭校

公移類十七首

勸農示

陝州爲地方事看得民者邦之本食者民之天食有不足饑餒隨之弱則流亡強則攘竊故爲有司者未有不以民食爲重者也然食主於穀五蔬次之木果又次之故無穀之郡必佐以草木之實雖不可以爲常然亦愈于不爲穀而待僵殍者也今該州田三山七穀價騰踊每斗百文民至屑麥覈粟以爲食苟求無死而已此豈其地致然邪抑民之不力而自貽困憊邪將吾爲有司者優游以終日美食安坐而莫庸民也以吾計之凡地必有利無論沃磽凡民必有用無分勇怯今州之爲田者夫既以時殖穀無異矣其有田不可耕者爲之開渠畎縱一道橫一道尤有渠不可開者爲之分畦畎縱二畦橫四畦畦之外圍以高畛畛之上種樹丈二株可田者丈一株其全不可田者每畎縱四

列横四列每列樹一株凡一畝合該種樹一十六株稍濡者植桑稍沃者植梨植棗植柿或植胡桃間則植椿樟杏梓椒桐之類近水則植榆楊近山則植松樫有宜檜栢者亦相土植之或竹或葛或藍木緜或荆棘茨蔾之屬可以蓋垣或樗櫟無用之木可以爲薪亦在所宜參伍雜植大要三年之内取次成材六年之内多寡獲利如此不廢子孫相仍荒年則取實以代食豐年則化易以儲用上可以完 國課下可以粒爾生數年之後利倍于

穀富加於前是爾民一勞而永逸十計而百成治生之策莫良于此者也吾今告爾爾民宜無不知尚相與告戒爭先遵示去爾遊逸勤爾生理敬爾朝夕慮爾後先保正以此課勤惰鄉約以此記善頑里老以此程上下大約一歲之內有易田百畝開渠百道種樹千株者爲上農易田五十畝開渠五十道種樹五十株者爲中農種三拋七閑田太多不足一歲之用者爲下農上農者復其身免其門候火夫之役中農者半給之仍各賜門額號曰

力田之家其下農則有罰每荒棄田畝以十分爲率棄九分者罰作公工三月五分者二月三分者一月一分二分者亦減半罰之仍各書名記過每月朔望將栽過木植若干株開過水渠若干道築過淤塍若干所逐一具結呈遞以便查考仍於每里每村報僉殷實公平勤勇者二人或一人署爲勸農老人各於該管地方時督人工開種修築朝令夕申本職時時取便巡行爲爾民勸或東西南衙或各屬官或地方官分投巡視時月不怠爲此

合行出給示諭爾民一體遵守施行無得遲延後時以孤本職厚民之意其坐視明文不行依奉者訪出嚴拿責治仍枷號示衆决不輕貸須至告示者

迎春示

陝州爲禁約事照得該州迎春一節 國有正典費有常經似不可缺但禮主於簡濫則難繼財出於節奢則易窮以易窮之財供難繼之禮民何得不貧賦何得不竭有司日斤斤焉施敲朴以催科

者且不給而又因襲舊套承逐繁文是重民疲敝
也其謂喁喁何何父母之爲也本職到任以來盛
筵不設聲樂不御騎吹不張夫何故亦將以儉德
爲爾民先節財正俗意至厚也乃今歲令初須民
稍樂業閭閻之下將有張燈以自娛致酒以相過
雜俳優聲妓以相博謔者爲吾有司方過自貶抑
躬率爾民共敦雅道而乃侈張靡文迎春鼓賽以
與爾不更事者張赤幟而助之其何以居上敎民
而宜　國大禮哉除已行照例迎春合用春牛芒
神花鞭金鼓不禁外其一切兒戲繁文盡行革去
仍仰示仰在城在鄉居民知悉自今各守爾分各
省爾財敢有仍前縱肆張樂携妓搬劇賽神及一
應信惑異端燒香布施者許諸人報官拿究仍各
枷號示衆決不輕貸須至告示者

條陳中州事宜

計開中州事宜　一曰農桑當興中州之西地瘠
賦重民生其間者往往重土著而輕流移故家大
族百年而不遷則亦惟田宅畜牧樹藝之利故夫
爲政之要宜莫急於興農桑也夫民有田而耕有
土而樹如有子而敎之有食而烹之自民生日用
事何待勸也然民往往棄其田而不耕其土廣袤
十餘仞而不見一草一木之利者何也賦役重而
未知其利也夫賦重頻也役重使也有司宜何如
以輕之而未知其利者有司且不能家喻而戶曉
也則又將何以開之曰賦重則莫若分之以限而
寒其旁出之源役重則莫若使之以時民未知其
利則莫若預爲之程而督之旌其先事者而罰其
不能中州之賦大都過限而徵越歲而輸此其因
循已久不可遽變聞有一二郡縣夏徵而夏輸秋
徵而秋輸此其大率宜不能當十一安可以十一
而例求十九也且十戶爲甲甲有首百戶爲里里
有長有司不能戶戶而徵之則將惟首與長之求
此其計宜甚便而小民僻居郊關之外者往往以
一輸二而不致於官何也其首與長且牟之以爲
奸利也故爲今之計莫若寘首與長而令民自輸
其所輸限如往歲者聽不及往歲者計其程誅之

大要以完　國賦而止毋令大亟此之謂分之以限而塞其旁出之源古之役於民者有四有府史胥徒有伍兩卒旅有比閭鄉黨有閑民轉移執事今之門禁隷卒此胥徒之屬也步騎民兵此卒旅之屬也保甲正副此比閭之屬也驛遞夫徒郡縣青衣此閒民轉移之屬也凡此數者皆以義使民民忘其勞有司者豈稱得已哉然郡縣之所役者往往出於四者之外本役既勤加役復繁如此而欲其三時務農一時從役不可得也故爲今之計莫若有以清之諸一切不經之役盡以報罷而民力稍稍獲蘇此之謂使之以時古者授田以井諸平衍沃饒率令民田此外城郭宮室山川原隰之屬則盡以教樹藝畜牧別令虞官掌之今中州之民其平衍者率耕爲田而山川陵陸之屬往往以蓁莽棄之此其民特未有以教之耳有爲之令者曰田一畝樹其畛樹者二山一畝樹其阿樹者十其樹以土宜或桑或棗或榆或椿或杏或楮樹如其數者以懇田之例賞之不及數者以荒無田之法治之有治田百畝積粟百斛積木千章者賜爵一級如　國初里士社士之類其不及者量誅以法仍罰作之此謂預爲之程而督之旌其先事者而誅其不能如此而後農可益耕桑可益樹不過十年廩有餘粟陌有餘蔭旱潦有備而公家之用給矣伏候鈞裁　二曰禮教當復中州古帝王自立之地賢聖迭出之都以故其氣勁而直其俗樸而文陵夷至于勝國習戰爭之事而薰夷虜之風則其直者且變而悍樸者且流而野矣開國以來設學校以養秀民頒　聖諭以曉平民建里鼓以戒罷民申　誥令以警愚民此其法可謂至詳寄矣乃今風俗日漓奸詐日興訟獄日繁刑罰日加而民不加變治不加進者何也則是法勝於彌文而禮衰於不舉也爲今之計宜莫如崇四禮以敎之箇六行以旌之選師儒以表率之明鄉約以聯屬之中州之民未蓄髮而冠冠而短襦赤趾是冠與未冠者同也則冠禮廢矣同姓而婚外姻有服而婚尊卑異等而婚割襟指腹少女相易而婚而

婚禮廢矣親喪不舉飲宴爲樂雜以倡優咒以巫覡居喪嫁娶恬然安之而喪禮廢矣嚴於事神薄於奉先繪畫齋戒迎賽數日至問其先人高曾而上且不知名何者宗譜不修而祠堂鮮也則祭禮於是乎廢矣四禮既廢人道愈輕於是乎唇舌以相交神怪以相眩智者以法相弄愚者以氣相使相爭相紛而一切自輕其生此其俗漸靡致然而實起於禮教不明也禮教之明先於學校學校之所不及而鄉約濟之鄉約之所不及而法令規之法令之所不及而後誅戮行焉則誅戮者所以救敝解偷而非所先也有司之先在於學校學校之正在於師儒今至使經師督之開之以經義而課之以文章能者居上品而不能者列下乘假令坐而致效則經生得矣其如人才何哉其如風俗何哉故區區之見以爲當世之所患者非經生也風俗薄而忠義之士寡也宜擇經明行修之士無論科貢而一切列於學官訓之以四禮率之以六行使其體用俱備言行合途然後取以待用如此而有進於道者不待科貢而以異格推之而其不肖者亦重有以懲之使不得肆然後舉鄉之良而有齒者列爲鄉正使率其鄉之人而約焉日敦而四禮崇而六行易而傲志濯而淫俗如約者與敗約者刑一告之不率再告之再告之不率三告之三告之不改而後刑罰施焉而有司日以督率其上使不得惰要以薄書期會之事備於學官之末而日斤斤焉崇禮訓士明法疏惡示以意嚮率以本行而後旌別之以賞罰如此而後禮教可明風俗可厚而人才庶乎烝烝盛也伏候鈞裁　三曰倉儲當實中州土薄賦重力農者稀以故郡縣積貯往往闕略積貯既已闕略則其一旦師旅饑饉相仍而至有司者宜將何以紓之且歲豐則穀賤而病農歲凶則穀貴而病民此古人所計爲常平倉法者也歷代行之業有成效豈晚近世嘗試漫爲者比哉方今承平二百餘年矣公私之蓄大氐告匱往年關內訌恫江淮流移一遇歲祲荐生他變此豈非常平不行積貯廩廩有以致然與所以爲

常平之法者有三一曰糴本二曰分貯三曰城堡先時郡縣積貯率以罰鍰罰鍰多則積貯豐此多罰鍰之利也然罰鍰多則獄訟繁獄訟繁則民生傷此多罰鍰之害也欲享罰鍰之利則毋惡其害欲去罰鍰之害則毋牟其利二者既不可偏廢則莫若以糴本資之所謂糴本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也其勢亦必取於公家今夫里甲之費既經之以會錢則此會錢者非民之錢乃公家之錢也既已爲公家之錢則當爲公家節之始焉十而約一中焉五而約一終焉三而約一計一歲郡縣所費大者千金中者五百金最下者二百金夫二百金而約三之一則歲可積金七十矣五百金而約三之一則歲可積金百七十矣千金而約三之一則歲可積金三百矣三百者歲可糴粟斛千百七十者歲可糴斛五百七十者歲可糴斛二百夫此特其一耳公家之用其可節而貯者尚多也凡此類者皆出而助罰鍰故一曰糴本郡縣之積往往重於城郭而輕於鄉社何者懼其散而莫之攷也一

旦饑饉荐至聚郡縣之民而仰給於城中近者數里遠者百舍此其勢豈能遍給哉勢不能以遍給而待給者日多此有相聚爲殍耳故古人有社倉之法謂舉一社之人而爲斂散也今第宜倣而行之要以人百戶而上用千畝而贏者視其居遠近覘其中而貯焉貯歲百斛令其鄉之有力而廉者主之春散秋斂歲收其息十二五年之後十一收之十年之後二十而一收之不出十年積貯充閭里矣自此而上千家之聚萬畝之阡貯斛千之歲所斂散收息一如其法其初願以官本給之其次有納粟授級者就其鄉貯之其次有願輸粟爲義者其次兩家訟而求平者其次荒蕪田地者皆以勸罰行焉如此而後積貯可分分而益多豐則取其有餘凶則賑其不足民之饑者坐而得濟無百里受粟之苦而賑益廣矣故二曰分貯積貯既多緩急宜備故郡邑必有城鄉社必有堡城堡不完竊奪必興猶未積貯也因高積土加以茅茨猶無城堡也中州諸郡往往據要害聚衆力故其城多

厚完其次州邑而下一切因陋守舊增卑補薄萬一有警卑者可躍而乘薄者可衝而入也此豈足恃哉千金之家葺垣崇墉諸所爲禦侮之備無不預給此豈藉人力待約束哉何者彼以爲適己事也今至一郡一縣之賦而不能完一城此豈其力不足耶其富家大戶不赴公家之急而有司獨以區區之身當之有限之費給之且有司之始至也日不暇給中年而賦事朞年而聚財功未及成而主者以遷去緩之功不就急之易生謗此有司之所重以爲創而不敢議者也然則爲今計宜何如曰公家之用竭矣集而完一城且以十歲故莫若因民民之富咸募而徙城中如古者居民田邑相半之法使其一旦有警憑城以爲利害則吾有司之修戚乃所以護千金之家爲之葺垣而崇墉也其赴役將不暇而又奚事督責哉城既成矣然後使其倣而崇堡小急則收堡而大急則乘城此豈特爲儲積計哉故三曰城堡三者既備積貯可多緩急不傷豐凶不異如此而國不殷富教化不行者未之有也伏候鈞裁　四曰民兵當練中州之民性悍氣勁上勇喜爭此於兵事宜不習而人人能矣然衛卒踐更苦寒怯戰民間應募僅給使令其平居無事持戟而備行伍彎弓而命拾決者非不多也一遇有警即令追亡捕遺格鬬扞敵此豈能紓緩急哉然則向之尚勇喜爭者皆安在也曰民猶故民也或灼於積威或靡於豢養或迫於凍餒或困於胥靡此四者兵之所由弱也夫奉公者積威則鼠首以聽役治生者豢養則畏死而重生凍餒者無聊則亡命而爲非胥靡者不振則落魄而汨沒以故盜賊之中往往大聚機智勇力之士而機智勇力之士稍稍畏法而不敢肆者率多自竄緇黃屠博之間今之響馬鹽徒礦賊刼殺者流其勇力大氐以一當百此豈非吾民哉要以詿誤起之饑寒迫之則其一旦奮然輒相聚而爲盜者非得已也情有所可原而勢有所難反也夫情有原則優恤之道在我不在彼勢有難反則召募之權在我不在彼夫在彼者非得已而在我者多

未盡則夫盜賊之繁而卒伍之弱也豈足怪哉爲之法曰凡盜未殺人而自首者免其罪有勇力過人足充求盜者卽收入爲民兵其次有機變能覺發摯盜者收充警跡其次能轉移執事者列爲編氓爲人傭作皆給與符驗令得自新而其已應募爲民兵者則又當有以厚之夫民兵一名歲受傭錢七千有奇此其八皆服役在公不得一日休假而其衣食自給父母妻子之養咸無與焉且其强有力者其志氣必多自負其飲食必能兼人其所

欲者奢其所入者約柰之何欲養其勇而責其死也故爲今之計當倍其直而重用其身夫倍直則彼當無慮於治生而重用其身則使令簡而操技日以精練以精練之夫無治生之慮彼將賈勇超距日求所以報效公家而又何盗亡之不可獲緩急之不可備哉然議者必以爲郡縣之兵歲有定數養兵之費歲有常額如加直於兵是加賦於民也兵可養矣如吾民何職則以爲民不可加賦兵不必加多夫兵貴精不貴多蓋自古記之矣假令

精兵五人可以格衰朽之兵十人則吾何惜於去衰朽之十人而不以養精兵之五人也夫五人者豈其皆精哉要以十人之内選其堪操技者七人時而較閱歲給十人之直養之再歲則七人有精絕者矣復汰其不能者二人歲留五人而以十人之直養之夫養之旣隆練之旣數而公家之役終歲不一及之如此而兵不精者未之有也然議者又或以爲郡縣之兵大者不過五百人中者三百人下者百餘人今卽以其半去之如卒然有警何

職則以爲兵患不精耳精兵一不啻當二鈍兵二猶不能當一然則務多者勝乎務精者勝乎且郡縣之兵不止此也又有保甲之兵夫所謂保甲之兵者自食而自衛此誠古者兵農合一之遺意而惜乎今之未盡其制也要以十家爲甲甲有長擇其殷寔有力者爲之十甲爲保保有正又擇其甲長之知兵者爲之如一家之中不能具男子三人者今當一夫之半十家而俱不能三人者止令朋當五夫要以五家而居五家而守迺相出入迺相

守望其中有通文字知禮數者僉爲木鐸效讀及鄉約長各一人以月之朔望三六九日羣聚其保之人而聽約束焉無事則習爲行止進退事上率下之節有事則習於追捕掩殺相援相護之方如此而後人可爲兵家可禦侮而在官之民兵不爲專恃則又何患夫兵之寡與弱哉伏候鈞裁

守令芻蕘 答贈同寅　南署集

一舉憲綱　憲綱者官箴所由立民瘼所由通也視爲彌文有司常事上司以此覘知人才故必逐件舉行逐款條答大書揭于座右始終不渝中間未盡事宜訪求故典參酌時論斷以已見而慎行之鮮不中矣

一嚴禁令　禁令者所以肅官府防奸僞也到任之後即以關防詐僞傳示各屬令其通知再以禁止問謁送迎酌宜曉諭再以禁止節令生辰謁賀經過按涖州縣堂宴下程次第酌爲紙牌先行禁諭着實舉行他不在此例者比率從事用節惠流寬嚴著矣

一清案牘　案牘有二有奉行上司之文移勘合有准行各屬之詞訟追提事久人頑年增物故前件愈難完矣于上司者爲之清查詳奪由本府者徑自裁酌註銷不但案牘易清而吏書無所貿緣矣

一謹庫藏　庫藏財利所聚兵農國計所關一或不謹大則借貸那移小則輕重出納小人藉以蚕食吾輩因而點汙甚矣其當謹也謹之之法有三一在交盤之初留心驗兌一在早晚之際加意巡緝一在出納之時親行校定平法使內者不至多收秤頭出者不至陰易輕法即須督載道奸盜消戢矣

一重催徵　催徵者各屬事也本府不過行文催督而已然各屬該管員役恒視吾期會之緩急以爲遲速之機故某縣錢糧若干某縣錢糧若干一一遵照布政司坐派色數明立通行文簿嚴立期限按期比較官則以是定考吏則以是行罰糧里之多收火耗斛面書算之妄意加派小民設法預

防與各屬同心禁革其銷批倒解貯庫等項本府
更書尤得假以勒騙關防更宜加愼
一愼廉訪　廉訪一節各屬賢否所關託之匪人
黑白倒置不惟有妨乎君子抑且受欺於小人蓋
近日以此爲大戒矣然知人自古爲難寮友不能
盡言下人多糸毀譽偏聽生奸同聲失實過刻則
君子難容過信則小人先術此太守之所以爲難
也知其難而愼之反其難而参伍之卽知人之術
盡矣同寮考語多從自撰或有賢否不能盡形之
紙筆者一字之間微以見意上司當倚信矣
一省宴會　宴會者政事所由精而財用所由耗
也嘗聞一二高賢與寮友最爲親密者略遇政事
之暇約爲期會便服便坐自辦酒餚不用鼓吹屏
去跟隨人役合歡卽止不費里甲不妨公務情旣
浹洽禮又森嚴會期可頻上下無議此最得之至
於鄉先生宴會一以此例酌行會不至暮歲不四
三花幣筵戲定行裁省縱不得已用戲用樂亦當
請奉明例不亦可乎

一禁追攝　各屬人文未完等件萬不得已不可
差人差人無益於事止增騙局且上司聞之亦多
不憚戒之愼之
一裁比較　各屬吏役未完文簿按季赴比此大
害事止令按期塡註已未完緣由開立數目或五
件或十件以上或不及五件以下俱令馬夫健步
人等每次總類公文一角文簿幾扇印封差人投
遞本府查明十件以下免究十件以上或事雖不
及十件而緊要當完不完者量發一票拘解該管
承行吏一名量行責治以警其餘
一謹僉判　僉判公文有二上則照詳照驗下則
催徵追提一或不謹上司致怪各屬增擾故每日
公文多者兩次僉判少者一次量宜行之仍令各
房吏書先行逐看看完發行庶無失事作弊之患
一省詞訟　詞訟有二有被害控訴有逞刁訐誣
先覺固難審准宜愼或面審或暗審酌宜行之每
月不過六告每告不過准十餘張少則四五張極
多不過十四五張也所准之詞徑批本縣有事情

重大或曾經該縣申詳未安者方可親提或關迯
各廳如有刁告官吏者更宜詳慎毋得輕信准行
致傷善類以長刁風
一薄罰贖　詞訟贓罰自有定則情法俱當必不
可恕然後行罰人知懼矣其情輕法重則當原情
法輕情重多方酌議務俾法行而人不怨斯爲得
平不在紙贖之多寡也
一銷請託　士夫居鄉子弟所籍果有迫切登容
勿言但須詳審權宜不茹不吐彼知勝負無大懸
絕請託不妨公平亦將安心聽理無事鑽求矣然
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爲難此人皆視吾守令
之行藏吾誠潔已奉公省刑薄罰不以聽訟爲能
務以無訟爲貴此心此政表裏一貫不言而信不
怒而威士夫雖多適足以彰吾之名譽巨室雖衆
適足以感吾之恩信耳又何必焚衆懸魚杜門謝
客而後爲得哉
一慎興革　興利除害古人所難易於革弊明示
之矣輕信非度輕舉非勇輕斷非智輕成非功訴

云因者君之綱也爲高因丘爲下因澤爲政因先
王先難後獲稽衆舍已慮善動時三令五申而後
從事焉此雖常談實格言也各屬有所建白先察
其人之賢而後從之彼誠賢矣何事之不慎何功
之不成何害之不除而又從中制之覆叅伍之疑
且迴矣何由共治哉
一清犴獄　犴獄者奸人之所容也痛楚宜知厲
疫宜救牆垣宜固械繫宜嚴禁卒宜選夜巡宜慎
因糧宜充重犯嚴閑輕犯疏放時時點閱時時決
斷則犴狴自清外患自少矣
一練軍實　承平日久武備漸弛一爲整刷動飭
[illegible]文當加意講求慎用選募時行各屬同心講武
蓋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善用則敵愾不善用則爲
盜此國先務亦爲戎首不可不慎也然兵有三有
尺籍之兵衛卒是也有顧募之兵民壯是也有閭
里之兵保甲是也今以尺籍責之該衛雇募總之
該廳保甲行之各屬而本府時時省諭督責考成
小則稽警內賊大則制禦侮夷人可爲兵家可爲

戢而東南保障在矣
以上數事大略規模至於興禮勸學善俗作人愛
養小民收恤鰥寡重農抑末崇祀勤政種種色色
難以枚舉要以精神命脈與一郡士民相通庶始
厚終先勞勿倦此自仁人君子之餘事也區區狂
瞽之說何辱問焉

隨州關防示

隨州爲關防詐僞事照得本職原籍徽州去隨二
千餘里徽處江以南隨處漢之東惟是風馬牛不

相及也郡之人逐什一之利者皆非親若族然聞
亦守分非有所憑籍爲奸恐一切遊食棍徒冒稱
本職親族恫嚇州民即州民固切齒於本職何賴
焉守始至州州之民或不見信反信此等轉相誑
誘守不時使人巡問事覺究問此等如律併坐伏
匿傳引之家示至各相體諒即有此等許諸人反
接前來用示懲戒杜後至安元元稱爲民父母之
意守雖固陋所言由衷非以相諼也幸毋藐聽故
示

禁諭吏書示

仰六房吏書人等知悉本職到任伊始百度維新
凡我吏民宜知守法法猶火也火近則焚法猶水
也水玩則溺故法不必殘民犯之抵罪水火不必
害物蹈之取凶假令守法以自衛儲水火以待養
此有身名俱全利益日甚耳何由致禍哉吏民相
須待守爲治吏舞文則害及窮民民頑嚚則攻擊
循吏此自然之勢也守至州無所聞知然不可不
先示意嚮令吏民烝烝趨於繩墨夫所謂繩墨者

法也吏民不得法不齊木不得繩墨不正故善守
法者令吏民畏法如水火信法如四時人皆謂守
嚴嚴者所以成寬也法嚴而人尊尊則信信則從
吏不敢舞法而民不敢告吏豈不兩賢相得哉賄
賂不行決獄平允上無貪墨之聲下有安全之利
微獨吏民受賜即本職不佞亦與有榮施焉吏獨
安取彼而過棄此本職甫任與諸吏民約法行自
近始吏書人等有犯先行重究誅株連毛舉無可
瑕疵即詞訟亦稍稍屏息矣不然是有胸無心守

將據法而處之豈有更慮哉示至各宜謹守遵依毋以身試法且區區之身亦不足試也故示

禁誣訟示

隨州爲禁止誣訟事照得隨故漢東大郡成周二南之化先焉民非素嚚俗非素薄也邇來地曠人稀民或貧薄吏不得久于其職則相與苟且一切因循吏益徙而輕民益踞而重猾豪買其餘智愚者訹于奇譎轉展負緣動相扇惑大者破滅小者流離若此者非所以爲利也訟端一起長人者視爲頑民痛繩以法不得齒於齊民若此者非所以爲榮也久者相訟數年近者半歲一人在獄舉家狂奔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婦不織或受之寒今至使舉家聽成數年不解然則饑寒之患何由免焉若此者非所以爲安也凡守所以來爲朝廷愛養爾民意至厚也去爾害令就爾利憐爾辱令被汝榮慮爾危令貽爾安今爾尚猶緦緦守其故俗誣訟不已或受人金錢代人申訴或聽人撥置妄生事端或賄市豪爲奸或通吏胥作弊此不獨下不知有身家且上不知　國法愚悖甚矣守奉三尺惟謹豈敢違道干譽長奸於民示至各相省改毋固毋吝果有冤不獲伸疑不得決或以強欺弱或以衆暴寡或以智偭愚守雖不敏不明敢不盡心審克以孤爾民質成待命至意故示

鄉約示

隨州爲鄉約事照得鄉約之設原以勸善懲惡助守爲理責至厚也約正副業已負厚責而不孳孳爲民盡心禁諭或以虛名應文全無實效此則約正副之不肖已難率人又何紛紛　聖諭之談爲鄉人領袖乎守自入郡以來釐正夙弊清查財賦伸理冤抑舉行民利雖所爲未就業已殫精極能無晝夜焉此城郭約正副所具知也今守已孳孳爲民務求至理善者能爲之主保其身家惡者能寘之刑剪其芽蘖爾約正副助守爲理其將何以稱之示至務相與洗心矢天一意更始除朔望齋善惡文簿赴州投見外每月初二十六查集鄉民講明　聖諭雅以爲善陰隲爲惡陰報等言令其

通曉仍申以孝弟之義做以律例之條利害並陳禍福具列即鄉鄙小民目不知書口不道舊亦將聞言醒心赤而汗背善者固能自信惡者亦必自新是約正副之責塞而助守爲理之效行也如或不遵明示仍舊虛文抵塞忝竊衣巾優免排火等役此非能爲約正乃頑民也或倚勢行兇武斷鄉曲藐視　聖諭不行集講此豪民也果有此等爲害非細許諸人首告查明定行究革決不輕貸故示

嘉興府關防示　浙中稿

嘉興府同知爲關防詐僞事照得本職原籍徽州去部內不千里而近士人之遊學商賈之往來順流東下輻湊于斯蓋至繁夥矣然其秀者往往尋師問道不涉公庭其壯者操其奇贏頫拾仰取以求自然之利于本職非有賴也本職素性簡淡不爲私交諸鄉人贒者猶能信之姑無論其親者即疎者亦業已閧之稔矣假令以疎爲戚夤緣爲奸買法與盜盜此最不肖者所爲無論本職棄之即鄉人自好者亦公棄之矣故今遍告爾郡七邑人士毋恫于法毋訹于私毋惑浮言毋混贒否其贒者能諒本職本職愛而敬之豈忍陰爲請託其請託者非疎而無藉必至愚不肖者也夫無籍者至愚不肖者豈本職之所敢庇哉縱令有舊亦當絕交無舊無交猥云鄉里又重之以不肖之名交引以犯重憲即爾七邑人上亦何賴焉自今告爾無有後言如怙惡不悛浮言妄聽一體訪拿究治並坐安歇飲食之家如不係實緣請託者聽其自便各屬吏民毋得謬加恭敬亦無得妄生事端違者與前同坐故示

卹海民示

爲撫卹沿海居民以重邦本以固疆圉事照得本廳職掌海防軍民兼統凡有利病所宜周知臨任以來廣詢博訪不明不敏無補爾民然爾民之貧困艱難備聞之矣獨未之目擊耳聞爾挈妻負子蕩漾孤舟朝出暮歸僅僅餬口風濤旣習戎事漸通一遇非虞同心捕截非但有稗保伍抑且大振

軍功由斯以談爾民吾民也固有司所當優恤爾民勁兵也尤官軍所爲唇齒然吾又聞之爾民之貧苦艱難者勞筋骨暴體膚終日得鮮食卽足矣安知其他乃有四方逋逃偷生賈勇或闌出市物勾引番商或略誘良民姦法爲利彼皆混迹漁人藉口貧困一觸法網株連爾民爾民實受饑寒虛蒙訴禍且爾以魚爲命以舟爲家一涉公庭如之死地故與言及此誠可爲爾民痛哭流涕長嘆息也夫爲有司者不知爾民之苦過加疑慮一切以盜賊視爾民是吾有司之罪也若夫不體有司之美意而過從非類遠出大洋外引番夷內通奸宄是亦爾民之罪也自今與爾民約凡罪自有司者吾能禁戒之無論軍衛有司均以仁賢相下若罪在爾民者爾民亦當自愧自悔更始自新卽有怙終繩以律例爾民雖欲公懟私悔其過亦無救矣爾民其聽吾言其守吾約其有犯於非類忍心不悛者爾民其共惡之公行首報吾當重罪此輩重賞爾民本職雖至不肖決不食言其三聽之毋忽須至告示者

詞訟示

爲詞訟事照得本職素性疎庸謬承鉅郡不明不敏寡過無從所賴上有大寮下有賢屬時加提挈與受厥成至厚幸矣第職在承行法無專制所有一應詞訟須經大堂准行縱涉軍務盜賊急情亦須上奉院道批詞近接本堂准送然後依期聽理惟公惟平固不敢玩日愒時亦豈敢濫受擅斷爲此示仰各郡民軍人等知悉今後遇有本廳應管事理俱要先赴大堂呈告聽准施行如不係軍務強盜重情捏詞膚愬希圖准理者審明具由送堂以憑重究縱有別情可鞫亦須立案不行庶職掌有歸民聽不惑非但求清刑罰亦因漸厚民風仰各遵依施行須至告示者

查水陸門柵示

爲查修水陸門柵以遏寇盜事照得郡治瀕臨江湖積水四會冠蓋交集舳艫相啣蓋居然一都會也語稱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五民所居羯夷豈鮮

閭歲稍侵待哺者衆罷民腸饑民以爲市駕言奮
貸實則盜攘哀鳴于官司而暴横於鄉里甚可慮
也近來田野頗收蓋藏加謹有司繩以　國法去
泰去甚即有一二豪猾漸就芟夷第恐法未盡布
民未周知一涉寛疎萑蒲輒起查得郡城内外循
水兩涯陸有栅門水有水栅栅門設有總甲水栅
置有栅夫法具甚也邇來損壞頗多人役解嚴一
有竊發猥云强禦聽其奔逐無以遏之除行各屬
嚴加查修警飭外爲此通行示仰各總小甲栅夫
人等知悉今後務宜謹守分地晝夜巡邏人定戒
行關鎖門栅差出巡兵哨船人等一體用心互相
譏察未發則多方巡警已發則極力追踪倘事主
未告而先機討擒或事發竄逃而阻截拿獲者查
實一體重賞決不食言若其息玩因循怙不加警
或知風故縱或生事害人查出及被人告發一體
從重究治決不輕貰須至告示者

條陳浙郡事宜

蒙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帥憲牌仰職即將事體有
便於官而不便於民宜於民而不宜于官者有當
因而革當革而因者及民間有未收之利官司有
無名之征諸凡應裁正者逐一諮訪詳悉依限呈
報等因蒙此照得嘉興浙以西孔道也中具五民
俗乘吳越民非衣冠以上概以火塟其親家即無
能不儲衣必帛食必魚祭祀必醵金而崇二氏二
氏之黨流於境内境内之氓隷敬愛之靡然嚮化
海濱古鹽官地斥鹵不宜稼而民貧則往往作奸
賈鹽以舟爲家以鹽爲命官兵散而四布力多而
勢分遇諸途格鬭不忌官兵莫可誰何而縱其逸
逸者利縱者陰收其息道地之或不得鹽而恣睢
則往往乘間爲盜盜者亦不得盜則復轉而賈鹽
且郡澤國也萑苻之所聚舟楫之所杭出没不常
踪跡靡定官兵援桴而起即散而雜商賈之間大
豪不爲盜而主之勢益陵轢其勢甚于大盜而無
竊發之名此其抵也郡濱海實受太湖苕霅委輸
故諸水能爲郡灾其壖腴亦籍爲利下者宜稼高
者宜桑若麻蓋沃壤也水泉盛或高于田於是圩

塘興而田始稼田者歲收其息而不知推本圩塘
於是圩塘日以卑薄而水始災田者多傭奴歲稱
其責主人而爲傭田田災而不收則徃徃聚曹偶
而行糴主人主人不能已責又復以收息驅之於是擾
剣爭奪之患興而獄訟繁矣獄訟既繁吏胥舞文
爲奸小者易昔大者滅籍其勢益以浩穰而莫能
禦大都郡之盛也中民之家歲以有秋上無官逋
下無私負而富者益富崇于文學其敝也田者數
數被災久者不息而千金之家亦以稱責不售轉

相消耗此貧與富交受敝之時也而俗不加儉用
不加節文物日盛而閭閻虛此則一郡之大較也
杭湖之間其俗大類浙以東民漸土著俗漸商人
物遞相盛衰要以敷政陳教因俗而利導之此數
郡者不可同日而語效何者太上因之其次利導
之最下者與之爭故夫觀於民風而吏治亦因可
舉也職奉職無狀於纆墨爲兢兢謹著所聞條其
可擇者肆端而台臺垂督焉一曰教民儉二曰教
民禮三曰興民利四曰除民害　何謂教民儉儉

者德之共也民不知儉在上之所率之多其訊問
華其簡牘此交際之盛也肆筵方丈雅俗歌呼此
燕會之盛也木被文繡土襲重茵此居室之盛也
執贄無等庭實無算此問遺之盛也諸如此類必
自上始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然後刑罰加焉以
威則從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固其所也又安
可施法乎此在全浙爲然而在嘉湖務尤切也伏
候裁奪　何謂教民禮語云國奢則示儉國儉則
示禮禮也者所以坊民也民之在禮如水之在堤

堤坊一穿滔天莫禦故欲禁民奢莫先以儉欲示
民儉莫先以禮禮之節文數度具在學官教非弛
具非鮮也而民弗由者此亦厚責乎下而無以率
之之過也率之之道在乎學官第令春秋讀習以
禮淑慝旌別以禮禮以涖官禮以行法士民有禮
俗者因之弗率禮者敎之因而成俗不可化訓者
法之如崇二氏之敎幾無男女之別矣水火以爲
葬幾無父子之親矣家富子壯則出居家貧子壯
則出贅幾無宗族之誼矣富則甘爲僕隸貧則棄

如寇讐幾無朋友之信矣若此者禮之所不載法之所必誅也而其他服舍進式嫁娶進倒習尚皆瓜一切視爲先務以禮齊之如此而後浙乃可治也伏候裁奪　何謂興民利利者民之所欲不學而俱能者也世頗有遺利而民頗有餘力此果謂何哉民知目前之利近而不知後世之利長也民知一已之利專而不知一國之利溥也夫田不素耕難以望歲水不素蓄難以備旱穀不素儲難以救荒此三者皆民之所爲世世利者也而以目前奪之則民日偷故夫浙以西之田膏腴之田也而賦則極重以極重之賦冒膏腴之田而民不稱貧者膏腴故也然而水澇頻年則閭閻稍稍告匱閭閻日以告匱而擾奪起何者此知目前之利而不知爲世世計也夫所爲浙西世世計者則無過于圩塘矣今其遺址具在有完有否誠一修而葺之用民力于三時之暇則猶無用也取民積於百分之一則猶無取也圩塘既修水旱有備即凶年可變爲豐年三易可變爲一易將從其粒米狼戾莫

之知借貸無立錐莫之知貸此又知爲一家計而不知爲一國計也故義倉之制取民之餘振民之乏要以爲民通財而實非以厲民爲國持平而實兼以足國此所謂世世之利一國之利也而非上之人率之則民固不知予也伏候裁奪　何謂除民害俗靡則民貧民貧則爭奪興爭奪興則訟獄繁訟獄繁而民敝矣敝而不已轉相譸張或倜侗以禦人或奸法與盜盜蓋生民之多故則職此之由失今不治將遂釀成巨奸乘間竊發有司即欲窮正其罪莫可端倪故所爲民害者非一矣發遣發配者之逋逃也鹽盜略誘者之窩引也曹椽之舞文也兩造之敎唆也白捕之詐欺也少年無藉者之株連蔓引也緇黃之煽惑愚民十百爲輩也此皆民害平居不可質問而其一旦至于不可勝誅者此屬是也此屬不除獄訟愈繁爭奪愈興俗尚日益靡靡閭閻之間蠢然發動故此非獨一郡即東南往往而是矣然其平居非有大故其黨與未成其機變未著在有司者見輒取之毋爲姑息

即衆可散爲募暴可化爲良而不然者往往藉其口以增毀譽則有司且不能保而又何民害之敢除哉故知此屬之當除而又知除此屬者之能任怨則有瘳矣伏候裁奪

丈量凡例

一黄冊開縣之初田地若干蕩若干屯田若干此所謂原額也今當取據節年黄冊增減不同皆出積書老奸之計不足憑也　一節年逃戸告除原糧若干積荒若干湴沒成蕩若干此所謂失額也今當查確　一公佔之例如城如池如縣如學如察院分司如預備倉如便民倉如城以内外總鋪如城隍廟山川社稷邑厲等壇如南北義塚如官亭官碑巡司兵馬司如習儀拜牌公寺如官街空地如各民間所捐義冢如各區里鄉厲古壇如傳流古塚遺跡皆爲公佔與實在田地同作實數不在開除之例　一今次實丈田地作一款目蕩等作一款目屯田作一款目如一區十圩五圩圩有圩總區有區總以十圩總合一區總務求無差

然後以一區所統里數原冊田地蕩屯彼此相對如有增損明白開註以便查考　一區總分別幾圩冊總分別幾里某里分隸某圩至明白也近來各圩業主賣買不一里甲互更要以大數乘之大約一區冊總田地若干一區圩總田地若干彼此相對不至懸絶某區如少若干則某區必多若干務使以多補少不失開縣原額之數方可造冊

一外縣田地坐落本縣者要見何年推收奉何明文憑據如天寧寺庄此未分嘉善縣時已有本寺猶可言也至如各戸三畝五畝或一二十畝業戸三年五年或一二十年管業者既無常主辦糧者亦無源流暗相兌換彼此更名而不更縣甲乙更主而不更糧此民間宿弊也雖承流已久不可以久弊冐作原額果查有明據即開收明白登列冊籍可也不得仍前暗推暗收以滋隱射之弊　一城以内外坊市等地價倍於田何者以其人煙湊集貿易往來取利厚也以故毎地一畝當田一畝五分者有之自五分而上下者有之此因價而定

額非因步而定田也如一槩以步乘田以田成額則減賦太半矣且鄉田有荒有熟有淤有灘故有增減負郭之地日擴一日止有增耳安可減耶故今算城以内外市地悉照原額無得比照積荒塌灘事例妄求減額以累槩縣賠補　一各圩積荒田地原為惰農鈌修堤岍致令渰没遂爾成荒假令歳歳修圩時時耕種安有荒田之理凡所稱積荒者有二有圩田本少附蕩瀕湖工本既虧官法不至此實荒也有一年二年曾經水灾致無花利遂冐積荒之名業主逃竄召佃紛紛其後糧差既以荒而減輕人力遂因年而致熟名為積荒實乃膏壤此所謂詐荒也今次丈量田止據見在實數不分何熟何荒一例徵派額稅一面查勘堤岍應修者修原田應種可種即人力果有不及亦預以官錢濟之設法修築如北方之民查無牛力種子一體官給豈有坐視吾土之荒吾民之困而不為料理徒以一縣之民槩賠其賦槩應其役而曰仁政耶此法一立奸弊頓清有田有糧衆擎易舉所謂丈田有益於民此類是也　一冊總既完須清撒數欲清撒數須歸戶單假如天字圩業戶幾人戶田幾畝地字圩業戶幾人戶田幾畝俱照原報圩圖以田從人以人從里此所謂歸戶單也歸戶既清造冊有據造冊有據派糧無差即以原報號單塡註實徵二稅家給人曉有田有糧推收既便賣買亦明此所謂百世之利也在民則段段分別是為田畝號單在官則比次成書是為魚鱗圖冊官民畫一上下互持即有更移彼此相証此所謂百年無弊之善政也　一田畝既清徵派為便徵派之法歳歳有常近因一二積書高下其手舞文交私利及一人害及萬姓此槩縣士民所切齒也而不知其由下刺其隙雖有大罪莫可加刑今以積書積弊姑舉其凡夫國初之田所謂田額國初之糧所謂粮額載在内府行之民間二百餘年通守無失糧輕者歳輕糧重者歳重豈有歳歳更移日異而月不同之理所不同者亦有其故一曰本折之數二曰帶徵之數三曰均平均徭之數何謂

本折之數假如有田十畝該徵平米三石此歲歲有常者也去年平米一石徵本色米五斗徵折色銀五斗今年平米一石徵本色米五斗一升徵折色銀四斗九升至明年本色者或多一升二升折色者必減一升二升矣本色者或減一升二升折色者必加一升二升矣此歲歲互異者也要之本折之數雖異必無更易每畝三斗之理故田畝既定坐派一明雖三尺童子可按而知也何謂帶徵之數假如漕糧一石該三四銀若干貼役銀若干漕糧歲有不同則三四貼役等銀亦歲有不同矣要之知本折之數不能變每畝平米之數則帶徵之數亦必不能變每畝平米之數矣此雖鄉里愚民不識一字亦可閭閻而知也何謂均平均徭之數假如槩縣士夫若干例該優免若干實在應派田地若干原額公用銀兩若干今歲新增若干裁減若干實用若干每歲優免之數既有不同每歲公用銀兩又有互異以銀乘田以田徵銀自不容以一歲定矣要以每歲公用銀兩若干實徵田畝若干以田與銀相乘每田一畝得銀若干歲揭一榜以曉吾民亦無不知其數之理此雖鄉民不入縣城亦可訪問而知也凡此三者皆積書所藉口或高或下愚惑百姓以其小不同者掩其大同者遂謂槩縣田糧原無定數得富民之錢則減其糧問之則曰今歲糧原輕也減富民之糧則灑貧難細戶每戶止增一釐百戶千戶則增至兩許矣問之則曰今歲某戶某戶逃亡某圩某田積荒例應包補者如此伎倆如此奸計雖神明邑宰尤不能查而況區區小民乎故今丈田之舉原爲此等田畝既清徵派遂定勒之石碣藏之縣庫家給一紙田揭一數至於每歲本折之數該縣通查算派則例大書榜文懸示百姓使家家可以算糧人人可以知數則積書雖巧萬無藉手作奸之理此丈田之利究竟受用處也

上憲長劉公條總仍革議

本月二十二日接蒙手札下問條總仍革事宜卑職奉命皇皇詢訪至再參考郡志反覆思惟既而

私計浙以東西諸瀕海者五郡往年倭夷外侮郡
盜內訌一順風潮一憑鄉導𤰈之大創庶幾息肩
然防貴未然兵宜常選故諸有事而加設者大都
仍其舊貫以備將來即今夷人乘大創之後無內
侵之謀止以風潮之便窺伺漁船得其食以備餱
糧得其人以充奴虜且又假道海壖乘風取便而
入閩廣其本謀也毎歲四五月中鯉魚盛生漁者
頗衆南風甚駛裒泊最輕故浙以東諸郡比歲有
警然輒遇輒𠜊無能全歸者以參遊諸兵設之有
素而備之蚤也鄉使兵不預設而取一時則節年
之戰功恐亦未必如報捷者所言矣今浙西諸鎮
數年無警者以浙東為之先聲也微獨浙東松江
則有金山參將吳松把總蘇州則有憲臣兵備太
倉有武臣守備瀵河以故烽堠相望舳艫相銜會
哨諸兵晝夜往來不絕然後乃得一歲安堵鄉使
蘇松無備嘉興無備而獨斤斤備浙以東則數年
之戰功恐亦未必如報捷者所云矣故浙以東之
得奏捷者以浙西為之備也第今風且東潮且利

則由羊山許山以東直抵三山海寧間由羊山許
山以北直抵陳錢馬磧諸與由陳錢以往則歷蘇
松而入嘉湖無難也由三門海寧以往則徑趣嘉
杭易易耳故風不東潮不利夷船不泊浙西者時
則然也非可恃以為常也國初十年之間再犯海
鹽海鹽之受兵𤼵非獨嘉靖中矣然則浙以西之
參將當仍乎當革乎一指畫可睹也蓋國有大事
則命大將一員兼領之各將領畫地而守相機而
戰悉聽指揮而後從事事平之後輒以符命歸之
朝廷無專設者何以故以事定之後兵固不可使
聚而將亦不可令握重權也即今內地以寧海波
不興一二草竊旋即授首蓋撫臺陰符之教諸參
總用命之功非必大將身握重權而後辦此也故
區區之見以為去一參將不若去一大將之省費
多也留一大將不若留一參將之防守要也萬一
小警東西相罷如布棊然呼吸指使如驅童僕而
奔走之誰敢不用命者第令去浙以西參將而風
且東潮且利夷船且來如此者將以大將當之乎

抑取辦該衛指揮而足也夫該衛指揮委任既輕才勇又薄而夷情叵測朝發夕至大將建旗鼓於千里之外安可卒至至而調兵應敵則勝負決於內地人情怯於無備如此則無論嘉湖諸郡即浙以東亦安可高枕而卧也故策以為留浙西叅將便且朴臣之言當事之見要以錢糧虛費無裨實用云耳請自今去僥倖裁冗食選水兵停召募諸冒功者寧賞以財毋授以官及諸把總名色而大將卒不可去亦先汰其麾下之冒濫者及內地練兵遊擊之屬如此則錢糧可省實用可裨而緩急有備不至復議添設則久安長治萬全之計也假令萬不得已而議易置則請留一叅將革一備倭把總何者把總止統水兵以四五月出防外洋而汛畢無事似為稍冗把總既革每歲擇善水者頭目一二名令其出汛而叅將專督大兵海上以防不虞則既不以無事撤有事之備而又能以有用省無用之費計之萬全無出此者卑職謹述所聞略叅臆見而臺下俯詳奪焉地方幸甚卑職幸甚

上熙院馬公稟帖

蒙臺發告人徐汀除問明照詳外二月二十月蒙批查究主唆等因奉此遵將徐汀提審至再訊其主唆之人堅不輸認徒服罪受責而已職以小民之爭非主唆者不能成訟無情之訟非矯誣者不能從准故郡邑無教唆之民則訟端息訟端息則囹圄空囹圄空則田野除田野除則百姓足甚矣教唆之民之不可不為嚴禁也本院洞鑑斯弊與民驅除甚盛心也卑職受事以來兢兢于此往在中州令代書者籍名于官保伍相結每當開告之期必署名詞尾而進凡詞不出此數人者不准凡數人者多為虛詞必逐故一時號為小理蓋以有司者得按籍而查之故也爾者郡當孔道中具五民嘗欲如中州之法令代書者籍名于官而屬邑難之議論紛若才劣分卑竟不能主持斯議徒託空言頃奉台命捧誦皇皇訊之告人則告人决不輸認據詞內所稱代書者一物色之則又類多詭名籍令多其耳目設為叅伍則恐以詐御詐終非

為政之經而以似求真反攸誅求之擾況本院尊嚴非事詞之重大者不得准理故愚民無狀亦假事情之重大者以售其奸若不量其無知釋其嚚訟則對簿者雖日罰作城旦可也卑職伏蒙批示不敢擅專謹布腹心伏候裁奪如蒙准允姑免查究卑職無任戰兢感激之至為此具稟須至稟帖者

杭州府關防示

杭州府為關防詐偽事照得本府原籍徽州去杭六七百里而近士夫之冠蓋日相望也商賈之舳艫日相銜也且以杭為東南都會百貨萃之五民居之矧境壤相接地形相錯如繡者乎故郡民所居郡人襍焉駔儈之雄交遊之習姻友之好非一日之故其來久矣此等大都自食其力自息其貲祖父子孫世守其業名為鄉人實與部民等耳本府奉命而來與茲大郡其守三尺謹管籥率羣屬和人民庶幾四境乂安九邑響應中夜無警蓋藏日充斯非本府遽敢謂能然皆本府職也至如骫公法植私交庇售知貽民害此雖鄉人自好者不為而况于進此者乎今日之事法為重情為輕太守治民有分義在他何敢卹本府素以忠信待人不逆詐偽顧法所當禁不可不布告爾衆令咸知關有公惡焉夫冒名于姓詐為衣冠先聲有司譸求加禮詐也者從事彩籍名家僮護送所知出入境壤希求關津無譏得遂所欲詐也或以祿命或以形家漫刺袖中冒入官府希指延見禍福動人以賈利焉詐也借名公差承委訪察摭拾浮言妄逼竿牘百方左驗以希崇信詐也諸如此類不可縷指名其為詐一切預防度使上下相安聽睹不惑有司便于行法士民樂于信從豈非本府所深慶幸哉自今告洪九邑官吏士民凡有請寄一切裁之以法毋為奸人所窺伺即諸詐偽計無從生倘不其然怙終舞法其三尺具在何可私庇須至告示者

方礿菴先生集後序

卓哉礿菴先生之詣殆未可端涯其篤志在聖域其精忠在天家其實澤在生靈其芳名在寰宇其衣鉢在吳楚鉅儒名公卿其箕裘在伯子余小子伯子之門人也快淑先生之淵源茲

又天幸出守乃在先生之故治祠祀廟貌與遺施聲實赫耳目焉余小子所繇獲步趨也余于先生非偶矣嘗見古今諸名家文集其裒集可得而論也詞章家集以部以類名理家集以地以年然概諸先生有不其然先生寔以名理凜爲風節發爲政事詞章其表見之者也故舊見先生家藏諸本爲山中稿爲中州稿爲南署集爲南征草爲浙中稿茲也伯子捧就賀銓部校正遵遺命也銓部之言曰先生事業本性宗宜語錄第一褆身

盡四箴矢國盡十論宜箴論第二至其文章未嘗不大家敵也宜經之以部以類緯之以地以年善哉銓部海內清望余向所謂衣鉢蓋其首出耶余也有門牆再傳之誼有故部後塵之遊今又有遺集殺青之遴何余小

子之多幸也余知進矣遂敬書
末簡志余之慶僭憂集之由以
告後之仰止先生者
賜進士第知嘉興府事前刑部
郎中門下生兵國仕頓首拜撰

方初菴集十六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方揚撰揚字思善號初菴歙縣人隆慶辛未進
士官至杭州府知府是集第一卷爲語錄二卷爲
箴論三四卷爲詩五卷至十六卷爲雜文其語錄
箴論尚皆切實惟詩文多酬應之作末附涖官時
諸告條尤爲冗褋揚本有山中燕中中州南署等
稿此集乃其門人賀燦然所合編也